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〇册目次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　（清）溫達等撰
御製親征朔漠紀略一卷（二）　（清）聖祖玄燁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

（清）溫達等撰

御製親征朔漠紀略一卷（一）

（清）聖祖玄燁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內府刻本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三

五月丙辰朔。自察罕布喇克起行。

上諭曰。察罕布喇克地方。草已無多。後三旗兵前來不必在此安營。過此八九里。有水泉處。令其駐扎。

上諭行兵部曰。內府管駱駝首領郝尚圖等。星馳運米到此。著傳諭八旗夸蘭大。每旗給米各三十石。古北口宣府綠旗兵。給二十二日米及牛羊。其米經留貯。不敷八十日者。亦著補給。是日

上駐蹕拖陵布喇克。

上諭兵部曰。前曾令後三旗兵。於明日至察罕布喇克駐扎一日。後日至拖陵布喇克。今不必令其駐察罕布喇克。令明日至忒克布喇克地方。後日至拖陵布喇克。兵部隨移文鑲紅正藍鑲藍

旗大臣等知之。定隨營牧馬法。內大臣等奏言。防護馬羣。甚屬緊要。先到之前鋒兵。及漢軍察哈爾營所設防護人內。應將現在此處五旗。每旗派護軍五十人。增入周圍防護。再每旗各派大臣一員。宿於各旗防護之處。

御營內。領侍衛內大臣。及護軍統領等。仍照前輪班行走。今既逼近厄魯特竄處之地。

御營內。既添設宿衛。其防護等處。不必著侍衛及內府護軍前往。奏入。奉

旨。甚善。侍衛及護軍等。皆不令往。亦爲未可。伊等各有馬匹。無人看守。且牧馬處有信息。亦須令其來報。應著三旗內。合派侍衛九員。內府護軍十五人前往。又傳

諭曰。馬匹最爲緊要。嗣後安營。不必向南。宜各隨

其方。惟視有水處。周圍環繞。令兩黃旗居御營
後。其餘悉照旗分。次察哈爾兵漢軍火器營兵
又其次綠旗兵。於御營外。環立大營。勿令踐營
中之草。其馬匹。則白晝於各旗營外近處牧放
至夜若有消息。卽收入營內。斯馬匹不艱於水
草。而兵行甚爲有益。著議政大臣會議具奏。議
曰。

上諭極是。如此。則營制堅固。而馬匹於水草不致艱
難。兵行良有裨益。應卽遵
旨行。
從之。酌留人馬於拖陵。以原任尚書杭愛領之。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尚書班第曰。步行厮役。及羸瘦
馬匹。應留於拖陵地方。著留總兵官白斌標下
綠旗兵二百名。馬進良標下綠旗兵一百名。令

其踞水濬濠築壘。扎立一營。擇曉兵法能管轄
大臣。令其總管。杭愛人材壯健堪任管轄。著留
杭愛於拖陵地方。令其總管。總兵官岳昇龍所
領兵二百名。人材壯健。著撥給白斌。以補所留
二百兵之缺。又八旗滿兵內有馬匹疲憊不能
前行者。亦應察明留之。又遣使往噶爾丹時應
將所擒厄魯特四人發回。著一併會議具奏。又

諭議政大臣等曰。喀喇沁王扎西。公沙木巴喇錫
等。亦有步兵。此兵或留或否。著問明扎西王等。
會議具奏。議得問扎西王等。據扎西王云。我所
屬步兵須盡帶去。不留於後。公沙木巴喇錫
云。我旗下赶車步兵共七百名。今現到者惟
一百十八人。其餘俱未到。此數內五十人。我
等料理帶去。其餘六十八名及未到者盡行

留後應俱照扎西王等所言行。奉
旨。公沙木巴喇錫所留之兵。著交杭愛。其餘知道
了。理藩院奏。拖陵地方所留喀喇沁公沙木巴
喇錫旗下趕車步兵六百五十人內。現到六
十八人。俱無口糧。應將噶禮所運米糧給與。
其後至者。若有餘米。令其食用。若亦無口糧。
則令左都御史于成龍。原任尚書杭愛。量其

食用。將後至車內米糧給與。奉
旨依議。著再留牛十頭。羊一百隻。若有米時。則不
必用。其已斃者食之。在後米糧陸續可到。若未
到不能接續。即將牛羊節省食用。著明白交與
杭愛。
丁巳。
酌留人馬於拖陵。併縱所俘厄魯特。議政大臣

等奏。令大兵進征。勦滅噶爾丹。其步行厮役。
羸瘦馬匹。一遵
上諭。留於拖陵地方。應留總兵官白斌標下兵二百
名。馬進良標下兵五十名。令其踞水濬濠。築
壘扎營。此所留兵丁。應酌派官員。著原任尚
書杭愛留於拖陵。令其總管。又八旗滿兵內。
有馬匹疲憊。不能前行者。亦令各營大臣率

領大等。查明奏留。先經會議。到拖陵地方時。
再行遣使往噶爾丹處。今遣使往噶爾丹。應
將所擒厄魯特四人。一併放回。或於本月初
二日初三日遣往。俟
旨定奪。奉
旨依議。著明日遣去。
命免官兵所貸俸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這次中路西路兵所乘馬。人各四匹。內借官庫銀買者幾匹。出私橐買者幾匹。著移文尚書馬齊。令文一到。即將馬主姓名一一察明存案。又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這次中路西路兵所騎四匹馬內。有借庫銀買者。著盡免還庫。佐領下兵丁各出私橐買給出征人者。著官給馬價。即遍行曉

諭。又

諭曰。出征護軍校及護軍等。俱得官馬。大臣侍衛等馬匹牲口。俱各自備。自出師以來。俱於斥堠防護等處行走。衆皆獲有恩賞。惟大臣侍衛及內府官員並無可賞之物。著將大臣侍衛內府官員等起程時。預支八月一季俸銀。俱免扣除。

又

命總兵官岳昇龍等。凡官兵退縮者。先斬後聞。

上諭行兵部曰。征討莫要於法令。奮勇登先者錫之恩賞。怯懦退後者議罪。俱整定例。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人材壯健。饒有韜略。繫簡選任用之人。其所帶來官兵。皆願効力。具呈來者。今已逼近厄魯特噶爾丹。若遇敵交戰時。副將以下至兵衆人等。有退怯違令者。著該總兵官正法奏聞。嚴飭督運于成龍。于成龍移咨行在兵部內

開兵部咨稱。四月二十七日傳

諭。令中路大兵。已逼近噶爾丹。西路大將軍費揚古兵。亦已甚近。大兵糧餉。關繫甚要。兩路大兵合在一處。則需用糧餉甚多。著速行文于成龍。令其多方設法。將所運之米。作速運至。爲此移咨前來。我在和爾博等處。督催車運。於沙上

鋪墊柳枝令車輛易過將直隸八運車內所
餘米糧酌留和爾博等處因此車輛稍輕於
二十九日盡出沙磧又將山東第一運車內
米糧亦令酌留已過喀爾圖地方我師於二
十九日自滾諾爾啟行盡力催趲前運車輛
將後運車內米糧亦令酌留令侍郎李鈵左
通政喀拜親身催趲前行所留餘米即便交
付三省道府等官令其接續轉運至喀倫內
諸驛站得
旨于成龍報內止稱米車已出沙磧並未開寫運
至何處及米糧數目著兵部再移咨去
優擢藍翎侍衛與永朝郎中喀禮
上諭內大臣等曰藍翎侍衛與永朝前因其自大性
躁故爾革職今因其有膽氣人材壯健著署副

都統於鑲黃旗漢軍火器營內行走又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喀禮將第一運米星速運至
殊有勞績其人亦堪用著於其應陞之缺遇缺
即補
召裕親王福全等前赴大營
上諭吳達禪曰今日裕親王恭親王簡親王勿宿特
克布喇克著至此地宿仍令諸王親帶厄魯特
逃來阿木呼郎多爾濟塞棱偕來可令彼在前
行
五月初二丁巳
上諭皇太子曰比來未得汝奏章朕懷懸念今汝奏
至得仰悉
皇太后萬安因待費揚古之兵駐蹕數日馬皆稍肥風
土水草與前示汝者無異恐敵人知覺前哨仍

附近大營未令遠去此時彼聞知與否無由能悉朕躬固安但早夜焦勞洵為至極諸皇子諸王并諸臣工以及將士皆好皇太子佳否在京諸皇子俱佳否此處別無他物惟有砂石耳四月三十日車林渣卜等七台吉至伊等與納木渣爾托音同在一處向被噶爾丹搶掠敗遁渡克魯倫河北在俄濃一帶地方因馬匹疲乏今

始得向內地移營來言其故并遣送所獲厄魯特二人赴京與朕差往烏爾輝之人相遇因來傍大兵之後朕厚加賞賚諭以噶爾丹去此不遠爾等速入喀倫車林渣卜欲來請朕安願為効力止將伊眷屬遣入喀倫身赴朕營喀爾喀之車陳汗亦來今尚未至自京師所賫奏章於五月初二日辰時至朕在此整齊軍旅於初四日進剿敵人情狀尚未得聞相距二百三十里地已漸近規模略可見矣四月二十九日頭運糧車至八旗綠旗內府兵蒙古兵及職事人員酌量增給支放米糧時營外堆積如山觀者擁塞內喀爾喀諸人云我等意料滿洲斷不能如此而來由今觀之凡聖主所經可將京師諸物盡載行營中也真為可畏莫不撟舌驚駭將士

志氣與在京同其勇奮情狀未能備述朕之心思則非如在京時矣事體重大期出萬全非可苟圖僥倖故既殫心力復默禱

上蒼以行之耳特諭

戊午

命繪陣圖傳示八旗

上諭內大臣公常泰曰綠旗兵著列於鹿角中間綠

旗兵之次。將兩翼八旗之漢軍砲位鳥鎗排列。
漢軍火器之次。將八旗滿兵馬上所載之砲位
分翼排列。鹿角後之頭隊兵。令各按旗分。排列
鳥鎗護軍。次列護軍。又次列鳥鎗驍騎。凡八旗
俱照此排列。二隊兵。著於頭隊後排列。傍隊兵。
既無砲位。將漢軍子母砲。每旗給與兩位。此砲
位著滿洲鳥鎗手驍騎兼管看護。陣勢著分張

排列。爾與議政大臣等會議具奏。常泰等隨即
遵照
上諭。繪圖陣勢式樣進呈。奏
旨。這式樣甚好。著議政大臣等同閱議奏。欽此。臣
等會議得
皇上諭旨指授。俱已周到。應即照此遵行。交與兵部。
曉諭八旗。并行註冊。

報可。
命各塘報到驛米數。
諭行兵部曰。令第一運米車米馱。若至某驛站。即
令管站人等。問明所至米數。急速報聞。
命衆軍節省米糧。
上諭行兵部曰。米糧關繫緊要。後隊米糧。恐不能即
至。朕盡力節省食用。衆人亦應各盡力節省。各

營內。若某營米糧先盡。俟回京時。朕必嚴察議
處。某營米糧因節省有餘。多食數日者。朕亦必
嘉美格外視之。著曉諭各營。又傳
諭內大臣等曰。八旗前鋒漢軍火器營及綠旗兵。
著今日飯畢即行。離此十里有水泉處扎營。明
日著在大營行李前啟行。
命設驛於塔爾渾柴達木。以便輓運。

史080-008

上諭行兵部曰五處驛站人及馬匹著留於原任尚
書杭愛處其前途設站人員馬匹照常帶往安
設俟御營至克勒和朔即遣賢能官一員前往
杭愛處將所留五處驛站從搭爾渾柴達木一
帶速行安站令運米車輛由此站路行走俟五
處驛站安置畢將歐德哈爾哈一路驛站撤回
以內大臣阿密達等分隸兩勝軍時內大臣阿

密達閒散宗室哈爾薩都統喀代護軍統領
桑格俱奏請効力
上命內大臣阿密達護軍統領桑格在左勝軍中出
戰閒散宗室哈爾薩都統喀代在右勝軍中
出戰
己未
命趣運糧至拖陵酌留米於喀倫近地以備旋師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移文運糧左都御史于成龍
著將後運糧內六七千石選擇牲口作速運至
拖陵地方預備其餘米石俱著留貯喀倫近地
以備凱旋之用如此則米糧得以速至牲口亦
不至困乏矣著會議具奏議曰若將後運之糧
盡行運送不能即到且牲口亦致困乏應皆
欽遵

諭旨行奉
旨依議
遣長史多禪等賫
勑往諭噶爾丹先是議政諸臣議俟到拖陵日遣
使於噶爾丹奉
旨准行至是以
勑書賜物及所俘厄魯特窩齊爾等四人交公宅

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令一等侍衛喀尕爾
達。一等台吉阿喇卜坦。以兵衛之。送至燕圖
庫列圖。厄魯特窩齊爾等四人。俱賞以衣服。
曉諭以師來之故。
上諭喀尕爾達阿喇卜坦曰。爾等不必到克魯倫。度
其地形。古爾班土爾罕巴爾代哈當有敵人戍
守。爾等若往克魯倫。則略迂繞。彼必截爾等之

後。爾等勿得過燕圖庫列圖。即從彼地遣伊等
前去。未遣伊等之前。縱我所擒四厄魯特。往致
聲息。續遣我使臣可也。倘遇厄魯特。勿與之戰。
但令勅書使臣到彼則已。
勅諭噶爾丹曰。朕統御萬邦。惟以人命為重。從來
不喜殺伐。爾厄魯特喀爾喀。向皆奉我職貢之
國。爾等交惡搆兵以來。朕並未嘗偏徇喀爾喀。

而於爾有異視也。喀爾喀為爾所敗。投朕乞命。
如朕不救之。則皆饑斃矣。朕之濟人。非特於喀
爾喀如此也。凡諸國人有窮迫來歸。朕即救之。
與此相同。已明諭爾數次矣。爾奏章來索喀爾
喀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言之不已。
朕始終不以喀爾喀為直。曾諭爾此事。非懇議
所能結。當會盟以講之。爾又以生計窘之。不能

前來。又以誓書所無之言。屢向我使臣喇嘛支
吾回奏。阿爾尼巡行邊塞。猝遇爾兵。不待朕旨。
與爾交戰。特遣王與皇子。與爾議好。爾屬下人
又先擾害吾人。不能默坐。是以與戰。其時所發
他路之兵。朕急遣人止之。勿與汝戰。爾前年就
水草野獸之地游牧。至巴顏烏蘭。遂掠喀爾喀
之納木扎爾陀音。朕部下喀爾喀不安。特遣問

故又約與議盟。今朕與汝若不覿面明議此事而定之。不但爾國難存。而我界上人民。亦不得寧居。因爾來既近。故欲與會盟。朕已秣馬縛備。朕躬於三月初旬起行。西路之兵。於二月十八日起行。黑龍江兵。於四月初六日起行。盛京寧古塔兵。於三月起行。今朕躬及各處兵。俱已出喀倫。與汝逼近。西路之兵。俱已到土喇河。東路

之兵。俱已涉克魯倫河而來。朕向崇禮義。順天理而行。不恃勢力。戕滅他人。朕果恃勢力。則不遣使矣。竟統各路之兵。而勦滅汝。無所不可。朕乃不忍生靈橫被鋒鏑。是以抒誠。特遣使命。朕與汝等。覿面定議。指示地界。爾照舊貢獻貿易。則爾國安生。而我邊民亦安。乃協朕保乂國如赤子之意。豈不休歟。朕斷不以計誘人。爾勿疑

畏。爾若疑畏而避去。則事無了期。今爾亦有識之人。何不曉事如此。朕來欲與各處將帥閱兵。已傳令伊等勿戰。此非朕虛言也。爾如不信。可遣人往視。若再不信。可留朕所遣使臣內一人在於爾地。倘各處兵進而攻汝。汝即差所留人沮而止之。一面遣汝舊使前曾廷見朕所識之人為使。爾遣大寮。朕亦回遣大寮。朕為統

御萬邦之元后。斷不誘人而破滅之。爾或不信。妄動而去。則虛朕種種美意。而生靈有不利矣。朕茲開誠。特賜汝緞帽蟒袍粧緞掛純金鞓併巾纓帶一條靴襪及幣十端銀二百兩。以公主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為使。爾其籌之。五日內。遣汝使偕我使來復。自古以來。雖敵國無害使臣之理。況朕與汝向無隙乎。若期內不來則必

害我使矣。特諭。

庚申。

上駐蹕阿敦齊陸阿魯布喇克。

命蒙古兵編為行伍。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蒙古兵未諳戰法。著議攻大

臣等將領蒙古兵之大臣。會議派出具奏。隨以

蒙古大臣等職名入奏。奉

旨。著將阿爾尼拜音察克西喇喇錫派出理藩院

開列外藩隨

駕出征。札薩克喀爾喀王以下。附丁以上。共一千九

百九十二人入奏。奉

旨。著問其中有欲爭先効力者。爾等編為隊伍。具

奏。理藩院隨會集札薩克喀爾喀諸王台吉等

遍問之。諸王台吉等。皆願頭隊行走。爭先前

進。奏入侍衛關保傳

上諭曰。部院大臣等。今亦編次隊伍。可諭土謝圖王

達爾漢王等。爾等編次隊伍。今已如何。朕意欲

令札薩克喀爾喀王等。領其護衛隨從一二人。

侍從朕側。其餘共為一隊。選其能者使領之。俱

在一處侍從朕後。隨所指授。即令前進。若不如

此。伊等俱聚各札薩克處湊合之人。與在內熟

練之兵衆。共在一處。不諳隊伍。不通言語。必致

錯亂。與在內兵同編隊伍。似為不妥。據土謝圖

親王等奏云。臣等前因不諳。故欲在頭隊行

走。爭先前進。蒙

皇上明白傳諭。臣等今始得知。我等蒙古。俱聚各札

薩克湊合之人。不諳隊伍。言語不便入隊行

走。

上諭極是。臣等一遵
上諭指授行走。土謝圖王達爾漢王又奏云。臣等札
薩克人內。年少者多。喀爾喀等。又俱係新人。
不諳軍法。我朝軍法素嚴。理應明白曉諭。奉
旨。欲曉示軍法。甚善。喀爾喀貝勒西地西里。貝子
盆楚克俱令在朕處。其編次隊伍。亦宜照此行。
公沙木巴喇錫。亦令率所屬兵。入此隊行走。其

札薩克兵。著貝勒巴克席姑爾為總統。將十人
列為一小旗。現今人多旗少。著添給小旗。每旗
選一材能者為長。編為隊伍。令其操演。理藩院
隨議得。札薩克喀爾喀諸王及貝勒貝子公
札薩克台吉外。自台吉以下。附丁以上。十人
為一小旗。十小旗為一甲喇。俱照例設參領
一人以轄之。伏候

欽點。至兵部律例。向譯蒙古文。俱已頒行。今當再
發行。
行。著貝勒阿必達博木博爾原封王之俄七里。公格
勒爾沙木巴喇錫。車木楚克納木濟爾阿玉西
等。管領甲喇。伊等敘功時。俱同台吉等敘功。令
各旗推台吉等為長。旗內官員及閒散人。令其
背旗。餘依議。

辛酉。早。
上於途次。命蒙古兵設伏。
諭科爾沁巴克席姑爾貝勒。喀爾喀車木楚克納
木扎爾公等曰。額爾班圖爾漢等地方。有賊所
設哨探。彼處有阿思哈圖山。爾等可在彼埋伏。
賊必出阿思哈圖山。來窺我營。我軍前往追擒。
爾等即行接應。是日

上駐蹕枯庫車爾。
命扎西王兼領察哈爾兵。
諭行兵部曰。扎西王人材壯健。其屬下兵亦堪用應令兼領察哈爾兵行走。着會議具奏。隨議扎西王。人材果健。其屬下人亦好。且繫王爵。察哈爾兵應令兼領總管而行。
上從之。

喀瓦爾達等奉差護送多禪等。還役
命。先是遣發公主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賚
勅往諭噶爾丹之時。使一等侍衛喀瓦爾達。一等台吉阿喇卜灘等。率前鋒二百名。護送多禪等。
上諭喀瓦爾達等曰。爾等勿得過燕圖庫列圖。即從彼地使伊等前去。如遇厄魯特。勿與交戰。但勅書使臣得到則已。至見喀瓦爾達等還奏。臣等五月初五日。到克魯倫河。不見敵人蹤跡。想敵人已去。不甚戒備。而厄魯特自山上探望見之。初六日黎明。有厄魯特千許人。來截取馬羣。馬羣中護軍伙軍人等。發矢射之。收馬匹至本營。我兵排列。正欲交兵。臣等仰遵
諭旨。喝止諸人勿動。

勅書重大。必達之始善。遂令侍讀學士。殷扎納帶厄魯特名俄齊爾者前去。殷扎納往控丹濟喇馬勒言曰。我等係
聖朝使臣。不得無禮。又厄魯特俄齊爾自言。既不殺彼又
賞賜遣回告之以
聖上親來矣。將軍費揚古。亦下俄爾洪土喇而來。丹

濟拉大駭失聲遂領
勅書收兵急去西等亦收兵而還
上諭皇太子曰朕所統大兵以初四日前進會天雨於五口進兵軍丁馬徒在京所給馬有全存者亦有存四匹三四二二匹者大衆整肅此行也喀爾喀及內扎薩克蒙古甚得其力凡偵探斥堠單行差遣之處皆用此屬一一書示不勝其煩

旋師之日面言之朕所遣羅卜臧額爾得尼台吉來據奏俄濃下流有塔布褰烏特引弓之人千名胡倫布爾之土爾希木地方有齊卜齊努特數百家今阿里牙扎薩克之阿爾薩蘭衛寨桑等似欲全收伊等向喀倫前來此等人若歸降則巴爾呼喀爾喀更無餘矣此亦大快事也今漸近克魯倫河我蒙古馬徒故於初五日射獵野騾黃羊蒙古喀爾喀等陸續來會者一千有餘遣用有齊給以軍律署爲官校編之部伍車陳汗來見其較前頗優茲已過瀚海山川形勢雖同而草漸蕃廡初六日次枯庫車爾湖此地即去年噶爾丹掠納木濟爾拖音之處也去克魯倫百七十里

壬戌

命大兵排列前進時已得噶爾丹所在實音
上重列軍行次序
躬率前鋒兵行次八旗前鋒兵排列而行次綠旗兵居鹿角之中次左右翼八旗漢軍砲位鳥鎗兵次八旗滿兵馬上馱載砲位俱按翼排列而行其鹿角後頭隊兵列各旗內鳥鎗手護軍次列護軍次列鳥鎗手驍騎排列而行二

隊兵亦照頭隊排列傍隊兵每旗子母砲客
滿洲烏鎗驍騎兼管協力看護此後三旗大
臣侍衛等領龍纛而行諸王及
皇子等各在纛前進發內府官兵執事人等部
院官員及蒙古兵俱排隊伍按列而行
御用行李及各營行李按各旗分隨兵後行俱有防
護行李官兵軍威之盛瀰山遍野不見涯際

前一日微雨是日天氣晴明蒙古地方寬廣
大兵整齊嚴肅寂然無聲旗纛甲冑火器刀
鎗日中晃耀奪目深可震怖噶爾丹雖素內
悍瞭望軍容未有不膽裂思遁者矣
上在途時一等侍衛喀丟遣人來奏曰臣等奉
旨前往阿思哈圖山探視遇厄魯特數人俱牽散
馬前來潛窺我軍營壘賊遂見我等倉皇逃
遁追至阿思哈圖山之東遇巴克席姑爾貝
勒等一同追逐
上笑曰何必追逐任伊等往報噶爾丹可也
駕至燕圖庫列圖地方將駐蹕所有水泊俱涸衆皆
憂之鄉導大窘四走覓水
上見之諭喀爾喀和碩額駙噶爾臧云此地向為有
水之地今忽無水豈

上天欲我軍直抵克魯倫河乎但步兵已行五十餘
里今又行四十餘里無水之地倘遇敵人何以
進戰況後隊之兵日暮乃得至爾今即往可諭
爾父杜稜王札什率其兵千餘人立於燕圖山
之高處殿後以俟大軍過畢倘有聲息令一面
出戰一面來報如無事則至黃昏後由北撤歸
慎無使之知覺又遣侍衛伍什率鄉導覓有水

之地。伍什馳至一平山。即見一泉下流六七里
水甘而甚大。大軍兵馬可足一夜之用。回奏
上大喜。亟往前閱立營掘塜之地。明示各旗。遂駐蹕
西巴爾台。
諭護軍統領托倫蘇丹等曰。明日駐扎地方朕親
身指示駐扎。各將行李須跟隨兵後結隊而行。
切勿零星散走。又
諭衆等明日黎明。着各炊飯。食畢起程。中路督運
于成龍報稱。直隸第一運郎中噶禮米一千
石。第二運遊擊劉澤宸米四百石。第三運都
司丁延祥米六百石。第四運按察使劉皚米
七百石。第五運編脩宋大業米七百石。第六
運叅領陳鏐米三百六十石。原任知府于翔
漢米八十石。俱已過第十五站格德爾庫地

方。現在第七運郎中席爾登米六百石。第八
運候補知府祝鍾俊米六百五十石。俱於初
四日至第十四站之和爾和地方。山東省第
一運員外郎碩色米六百二十石。至第十二
站之蘇勒圖地方。後運山東河南兩省之車
輛。侍郎李鈵。左通政喀拜。督催陸續而來。又
郎中噶禮報第四運叅蘭大劉皚從和爾博
驛。將米七百石。麪八千觔。以駱駝馬騾馱載。
於四月十六日起程。五月初五日。至第二十
三站西巴爾台地方。初六日。自西巴爾台起
程前去。
命彭素克格隆。隨中書阿必達。往諭噶爾丹。時中
書阿必達等賫
勅往授噶爾丹。還奏曰。初六日清晨。臣等未起行

之前厄魯特千許人來截前鋒營外馬騾之
而去。臣等急捧
勅書。至前鋒排列之地。侍讀學士殷扎納侍衛琴
色亦與臣等前進往說厄魯特而厄魯特近
薄臣等竟不通問奪去馬匹。使臣等步行。臣
等回至前鋒營。取賞噶爾丹之衣幣果品。負
於駱駝之上。臣等進覓噶爾丹踪跡。遇厄魯
特二十餘人。伊等謂臣阿必達曰。使臣請回。
已於前使口中聞
聖上親統大軍而來之實音。乞
聖上大兵暫停。倘或即來。則我厄魯特震懼。我噶爾
丹在土喇地方。不在此處。往返須數日。乞暫
緩師。若即來薄我。我當避去。若必窮追。我亦
能拒。乞使臣代奏

聖上。今請留一使於此。
聖上勅書。已連夜送我博碩克圖汗矣。俟覆本到。當
付所留使臣齎回。今令汝還。恐中途遇我國
之人。妄行邀劫。我等發哈什哈二人。送汝歸
去。遂給臣身及家僕二人。又多禪僕人二人。
坐馬五匹。兩哈什哈率十餘人。帶弓刀。持鳥
鎗。送臣等。來至燕圖庫列圖地方。遠見我軍
之形。伊等乃返。
上諭阿必達曰。噶爾丹處。爾曾一往。今復差汝。汝若
獨行。噶爾丹之人。亦不汝信。札薩克喇嘛彭素
克格隆。告請効力。故遣與汝偕行。
諭彭素克格隆曰。喇嘛爾可與中書阿必達。今晚
宿於前鋒營中。明晨往赴厄魯特。宣朕之旨。爾
等若果富足。豈盜我前鋒之馬乎。惟不足之故。

乃竊取耳雖取馬百匹亦不汝責汝等勿懼而
走務追及倫馬之厄魯特宜朕旨而歸阿必達
等請帶鄉導
上曰爾可帶撥什庫諾爾布前去告厄魯特云朕此
來乃為諸蒙古不得安生之故非必欲殺汝等
也今汝等欲我緩兵我師在此地乏水明日到
克魯倫河後當再緩行其以此明告之是日密

諭大小營中大臣等令安扎營壘如故而營內盡
撤去帳房即
御用行幄幔城亦俱不設各處皆伏兵空壁以待之
抵暮
上親巡視營伍
癸亥
上親追噶爾丹向克魯倫河前進時

上以克魯倫河乃噶爾丹至要必爭之地賊若欲戰
必於克魯倫河拒戰矣乃將兵分布隊伍
躬在前鋒前行
上於途次率數人登高執圓鏡遠望見河不見人形
上待後軍坐於高登高執圓鏡爾德尼拖羅海山西
有山麓從處見東有額遜接河岸隱見不真
上諭科爾沁土謝巴爾代哈邁達爾漢親王班第孛

爾喀車陳汗納木扎爾王西第什里貝勒盆楚
克貝子曰汝等各率汝屬下蒙古十許人往據
西方巴爾代哈山麓高處佯作全軍從此經行
之狀敵人來犯勿與之戰誘之前來敵若有備
則大兵爭先據河阿必達遣撥什庫諾爾布還
報言臣等到前次追見厄魯特之地視之厄
魯特皆已去矣臣等追躡又行數里至克魯

倫河。有厄魯特七人。望見我等。卽遡河馳去。
又視馬矢。似遁去二日。故阿必達及喇嘛。遣
我還奏。伊等仍追踪去矣。
駕先抵克魯倫河。見無賊寇。河北界有賊安營之跡。
賊去未久。
上顧左右諭曰。向言噶爾丹熟練戎行。攻拔西方回
子千餘城。收服四厄魯特。殺其兄弟。全滅七旗

喀爾喀。所向無敵。今觀其不據克魯倫河拒戰。
則其怯懦顯然。所言有俄羅斯六萬。亦僞也。今
我軍不復有與戰之期。但追之爲急耳。於是候
各隊領軍大臣畢至。
上謂諸大臣曰。噶爾丹若於克魯倫河拒戰。我兵奪
河交戰。猶稍費力。今觀其不於此拒戰而竟逃
竄。噶爾丹於行兵之道。一無所知。是自開門戸

以與我也。除此地外。於他處斷不能拒我軍。審
其情形。未必駐扎他處。必連夜逃遁矣。當輕騎
急追之。諸大臣奏曰。此與
聖明所豫料者。一一相符合也。是日
上駐蹕額爾德尼拖洛海。克魯倫布隆。乃設哨卒。南
向巴爾代哈。北向達爾幾爾濟口。生古爾口。
東向額爾德尼托羅海。西向克魯倫河上流。

內又立八旗防衞。
上顧前鋒親隨侍衞喀克爾達曰。明日擒敵一哨卒。
獲其生口。則有實音矣。正商擒之之法。統領碩
鼐擒一厄魯特至。問之言
天使到後。我噶爾丹尚不信
聖駕親來云
皇上不在中國享安樂。而飛渡此無水大沙漠乎。及

向釋回四厄魯特。遂一一問及黃幄布城網城進止。方信是真。今日親身至北方孟納爾山。立觀大兵營中。見行列規模。大驚曰。是兵從天而降耶。此無水之沙漠不知

聖上率如許兵衆。如何行路。此兵不比烏蘭布通之兵。極其精練。我等難以脫免。惟乘夜遁走。可幸得生耳。不則死於是。兵丁遂傳令衆人。欲

盡棄廬帳器械。乘夜逃去。

上命賜所擒厄魯特衣服。使撥什庫諾爾布。追送與兩使臣。又遣喀尨爾達。往額爾德尼拖羅海。探視有無賊寇。

諭內大臣索額圖曰。車臣汗喀喇沁王札西。奏厄魯特噶爾丹。不能抵敵皇威。已經逃竄。願帶臣等蒙古兵追勦。伊若抗敵。即行奏聞。以俟大兵。伊若逃竄。即隨後進勦。以掠其妻子。此事關繫重大。著會議具奏。會議王札西所奏甚是。但今遣去。若兵力微小。恐致危險。

聖駕親臨。又不便分兵。以重勢遣往。自明日著往塔爾吉而郎倫枯爾河地方。躡尋蹤跡。如是則可得的信。王札西仍令遣伊兵追趕尋蹤偵探的信奏入。得

旨。俟明日再行斟酌。又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我兵甚勇。器械整齊。又遵法度。無可議處。止兵丁僕從人等。一切宜加意謹慎。毋令懈弛。致煩厭處。將此著徧傳八旗。以至僕從人等通行曉諭。

上諭皇太子曰。我師以初五日發拖陵前進。初四日。即遣公主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齎勅諭與噶

爾丹。令阿喇布灘喀瓦爾達等二百人。與之偕
往。朕曾訓之曰。汝等勿至克魯倫河。觀地方情
形。古爾班圖爾漢巴爾泰喀等處。敵人恒駐有
哨兵。汝等往克魯倫河乃紆曲之道。彼必來截。
汝後惟從顏土庫烈圖地方。卽將伊等遣發。未
遣發之前。將我軍所獲厄魯特四人縱之使去。
令其傳信。我使臣相繼而往。乃伊等於初五日

徑抵克魯倫河。以未見敵哨踪跡。意謂哨兵已
去。疎於防備。厄魯特人從山嶺見之。於初六日
黎明時。厄魯特近千人。將馬羣搶截驅逐。馬羣
中護軍及跟隨人役。將厄魯特人射殺。仍驅馬
羣回營。我兵整齊排列。放鎗殺厄魯特數人。我
兵雖有數人爲厄魯特鳥鎗所中。因綿甲骨未
透。惟一人微有傷痕。時喀瓦爾達令我兵且勿

與戰。勅諭事大務期必達爲善。令侍讀學士殷
渣納與厄魯特人俄七爾偕往。彼卽將丹濟喇
之馬挽住云。此乃聖主遣來使臣。不可加以無
禮。於是俄七爾將彼蒙不殺之恩賞賚遣回。及
聖主親臨。將軍費揚古從俄而渾土喇順下流
而來。告之。丹濟喇失聲驚恐。卽領受勅諭收兵
急去。喀瓦爾達等亦收兵而回。於初六日申時

到。初七日駐蹕於庫烈圖西巴爾台布喇克地
方。中書阿必達從厄魯特營中來奏。厄魯特人
之言大聖主請稍緩師。若卽來我等甚懼。我主
今在土喇地方。往來必需數日。求少待之。初八
日早。一面向克魯倫河進兵。一面仍遣阿必達
往蘇克格隆。往諭彼曰。汝等勿懼。惟議和好耳。
我師不駐克魯倫河。則水泉不給。遣去後遂抵

克魯倫河。河之兩岸皆山。山大概多險峻。而少
平坦。河亦甚小。較之南苑中河差大耳。是曰厄
魯特處處哨兵皆見之。不知其實在何處。今我
師相機而進。彼宜於我師抵克魯倫之日。迎而
拒之。不以河與我而戰爲是。乃卽令河爲我有。
其庸懦誠可見矣。向後情事。俟再報。將士志氣
皆奮勇精銳。恐汝等在京懸念。急示知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大學士滿尚書等。咸令觀看。特諭。

甲子。

遣大學士伊桑阿致祭克魯倫河之神。

上以統大軍。臨克魯倫河。於是遣大學士伊桑阿祭
其神。文祝曰。朕統御寰宇。懷柔百神。遐邇內外。
罔有殊視。凡乘輿巡歷之地。必虔告所過名山
大川。所以昭秩祀也。頃因厄魯特噶爾丹悖德
逆天。侵擾邊境。朕躬統大軍。遠出親討。以期殄
寇安民。茲已行次克魯倫河。惟神夙以巨浸名
於絕塞。溯長源之濬發。引千里之衆流。朕率師
涖止。臨觀嘉嘆。是用備陳牲帛。遣官申祭。神其
丕彰靈應。默贊軍威。迅蕩條夫穢氛。永澄清乎
朔漠。冀日垂諸史冊。蔚有休光。惟神鑒焉。

皇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噶爾丹倉皇遁走。是

後數日。沿途大獲所遺器械帳房食用等物

是日

上距克魯倫布隆駐蹕十八里地方。甫到。卽傳
旨。著各營合爲一大營。日間將馬於營外牧放。夜
間於營內牧放。於是馬皆得飽。而昏夜復無
遺失之虞。誠至計也。又
諭內大臣等及大學士伊桑阿曰。明日路程稍遠

將帳房行李乘早馱載豫備完畢欲行即行著
僕從人各近伊主行走若遇戰時令僕從人稍
後如此齊行凡事俱善況今日得遺失馬百餘
匹非皆兵丁之馬乎朕若遇此等人必即行正
法決不姑貸須加意謹慎馬匹著將此徧行嚴
諭八旗又
命留步兵於後輕騎進巴顏烏闌進勦噶爾丹時

厄魯特逃人來言噶爾丹初不信
御駕統軍而來及兵馬爭渡克魯倫河分隊而進厄
魯特哨卒俱被逐散言進克魯倫河之兵計
有三隊不知幾萬遂爾驚動下人言曰
皇上不好殺戮陣獲之人尚賜衣放回吾輩隨噶爾
丹何日為了期無不嗟怨欲來降者多又厄
魯特降人言

皇上親統大兵已到克魯倫四路大兵亦到噶爾丹
隨即逃去
諭內大臣索額圖曰今日據投誠厄魯特人言聞
朕親率大兵而來四路並進噶爾丹即行逃竄
朕若率綠旗步兵前進則率緩遲悞朕意揀選
綠旗馬兵會合大將軍費揚古向巴顏烏闌追
勦噶爾丹其綠旗步兵應留大臣管轄著隨後

緩行前來滿洲兵每旗留二十名應派章京護
軍校管轄綠旗步兵著全留宣化府取來砲二
十四門亦著留下漢軍砲十六門能帶則盡帶
往若不能帶著留砲一二門所留之兵應派賢
能大臣一員統轄克魯倫之克勒和朔地方去
此地一百三十里朕作二日程前行到彼所留
兵丁著作四日程前行到彼擺鹿角兵有不能

到者著漢軍大臣等酌量調撥帶往前去大營
上伊桑阿爲派大臣管領所留之兵開列領
侍衛內大臣以下副都統副都御史以上職
名入奏得
旨內大臣阿密達著充將軍副都統胡什巴沙濟
左副都御史阿山著爲參謀令從此分四日至
克勒和朔若有調遣著酌量遣行前來

命放馬於大營內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曰今晚將馬匹俱入大營內牧
放若有將馬於營外牧放被拿獲者將厮役及
伊主併正法著將此通行嚴諭八旗是日喀
爾喀扎薩克一品台吉齊旺巴爾珠爾旗下
閒格佐領下驍騎杭吉代聞知
皇上親征前來進馬六匹奉

旨彼蕞小人前來進馬甚屬可憫著照良馬例加
賞於是厚
賞杭吉代
後追中書阿必達費
勅往諭噶爾丹中書阿必達還奏曰臣等本月初
七日晚附近前鋒營宿次日黎明起行至厄
魯特盜馬之地見厄魯特皆已遁去躡蹤追

至克魯倫河見有七人望見臣等隨向河上
流而走又視厄魯特馬矢去似兩日矣乃遣
諾爾布以此事回奏
皇上臣等循克魯倫河而上追一日夜有燈火光見
克魯倫河岸有馬二匹近往視之地上棄烏
鎗一桿並下一人匍匐而行執之問曰爾係
何人在此何爲爾噶爾丹今在何處其人言

我乃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人。名庫濟。
欲來倫爾軍中之馬。故我厄魯特。其下餘人。
來盜馬而去。我兩馬俱乏。故獨留在後。我衆
夥昨已棄我去矣。至噶爾丹本身。則率兵往
克勒河朔云。
上諭阿必達等曰。著以爾等所擒厄魯特庫濟爲鄉
導。賫勅前往。授噶爾丹。爾等乘驛而往。酌携乾

糧。仍帶撥什庫諾爾布同去。爾等見噶爾丹行
踪。即遣諾爾布回奏。爾等徑入。朕駐此待爾等
三日。賜以蟒袍及馬一匹。
賜所擒厄魯特庫濟。
諭阿必達等曰。爾等往傳諭厄魯特云。朕在途中
蒐獵。遇河捕魚。恐厄魯特聞朕統軍而來。倉猝
遁走。朕非來伐之也。朕斷不伐汝。欲與汝議約

而來耳。汝若不懼。親身來議。懼則於丹濟拉丹
津俄木布杜噶爾阿喇卜灘內。遣一二人來議。
不則於寨桑內前曾克使爲朕所識者。遣一二
人來使之定議。則善矣。汝勿遁走。如或遁走。則
事不能了。而汝身與下人俱敝。朕塞上居人。亦
不得安。爾等追三日。如不能及。即回可也。於是
以

諭噶爾丹勅。授阿必達等。令之起行。
勅文曰。朕以仁御宇內。養育羣生。惟禮義是尚。以
祈天眷。是以昔曾發勅諭汝盟議。爾又以生計
極艱極窘。不能前赴爲辭。於是朕一切俯備。來
至克魯倫河。欲與爾會盟。使之永安度日。抒我
誠心。朕與汝覿面定議。汝仍照舊職貢貿易。則
汝下人得以寧居。而朕邊民亦得休息。朕斷不

愚誑他人。汝勿疑懼。汝若疑懼避去。則事無了
期。而朕種種美意皆虛矣。近遣我使偕汝向日
克使朕所識認之人前往。令五日內遣回。特使
賞賜汝銀幣。以公主司儀長多禪中書阿必達
為使。不知汝國人受我使否。得至汝所否。朕使
又不獲聞汝之言。是以又特遣扎薩克喇嘛彭
素克格隆。仍以中書阿必達為使。朕今已到克

魯倫河。爾其反覆熟籌之。或會盟或另議作速
遣使來告。不則爾下人未必盡知爾心。爾未必
安枕也。爾當細思。隨遣使來。復朕。用是抒結好
之心。賞賚汝馬疲落後之人。使之引導。遣至汝
所。特諭。
諭皇太子曰。因噶爾丹逃遁。特示知之。初九日早。
我軍中遣拿活口之新滿洲擒厄魯特一人至

問之。彼云。因我馬疲乏。衆人棄我而去。我言汝
等不挈我往。我食已乏。今將殺馬以食。衆言汝
勿殺馬。但急隨我等蹤跡前來。言畢而去等語。
朕於是賞賚之。令同喇嘛及中書阿必達偕往
辰時。從厄魯特逃來人云。噶爾丹始不信皇上
親統兵至。昨見爭據克魯倫河。分隊進兵。彼處
處哨兵。俱被追逐。星散逃奔。皆言向克魯倫河

兵三隊。不知數萬。已抵克魯倫。聞語遂爾潰遁
其衆私相議曰。康熙汗。性不嗜殺。於陣前擒獲
之人。皆賞以衣服而遣之。我等從噶爾丹何所
底止。因大相怨恨。欲投誠而來者甚衆。觀此則
噶爾丹逃遁是實。我揚古之兵。當前堵截。我師
追隨於後。荷
上天之眷佑。成功大概可期矣。故報京師知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亦令咸知。正在軍中倥偬之際。未
及詳悉書來。爲此特諭。

乙丑。

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獲厄魯特人。言噶爾丹
逃往巴顏烏闌。入樹林內。尋險固之處棲身。

駕次扎克寨。阿必達使擺什庫諾爾布還報曰。諾爾
布隨阿必達等到克勒河朔。見厄魯特下營
之地。盡燬其廬帳。棄其什物而走。臣等緊隨
其遁跡前往。遙見有一人。中書阿必達令諾
爾布拘之。問噶爾丹已到何地。其人言我乃
喀爾喀。自巴顏烏闌逃出。今已兩日矣。不知
噶爾丹今在何處。我聞

聖主收養窮人。故逃來投降。爲此解其人來奏。阿必
達緊隨厄魯特蹤跡前去矣。

復遣大喇嘛垂喇克查木蘇格隆。賫

勅往諭噶爾丹。

上諭垂喇克查木蘇格隆曰。茲遣爾賫勅往諭噶爾
丹。爾其以勅書賜幣。追及噶爾丹授之。言我聖

上。並非來勦。但爲衆生求與爾定約耳。

皇帝勅旨諭厄魯特噶爾丹博什克圖曰。朕惟治道
原期有益羣生。朕親統大兵。欲與爾共議。俾羣
生享其利益。故至此與爾相近之處。兩次遣使
其到否未知。爾何竟無一次遣人來也。朕爲天
下大一統之主。斷不肯欺罔人而行。已經屢頒
諭旨。爾仍不信。逃遁而去。朕視爾所逃之路。將
兵仗器皿。盡皆拋棄。爾所屬之人。乞降而來者
甚多。爾生計廹蹙。朕所深恐。爾前此奪朕使臣
之駝馬。令其步行而歸。今次又劫朕使臣之衣

併奪隨行之人駝馬朕皆不介意將爾逃去遺
棄疾病之人與來歸之人盡皆收養朕若實存
戰征嗜殺之心豈肯將爾所屬之人收養之理
爾仍不信遁去朕西路大兵已至巴顏烏闌朕
親統大兵至克魯倫河諒爾亦必知之黑龍江
盛京寧古塔等處大兵今皆會集於克魯倫河
再斷爾歸路之大兵亦已至厄爾巴爾查地方

爾即欲遁去安可得乎朕不忍生靈之塗炭故
復遣使前來爾可將丹濟拉丹津俄木布阿拉
布灘三人中遣一人前來朕非欺罔而行彼自
可見爾仍疑而不信將所屬羣生塗炭爾安忍
坐視之乎否則爾所屬之衆恐皆散而歸朕爾
豈得晏然而已乎朕言出至誠爾猶不信日後
雖悔無及朕以道法為念故遣使前來並不欲

將爾勦滅出自誠心賜爾緞十疋著大喇嘛垂
拉克查木蘇格隆為使前去爾試反覆思之若
欲免生靈於塗炭而來歸順可於丹濟拉丹津
俄木布阿拉布灘三人中速遣一人來為此特
諭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三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四

丙寅。

上躬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噶爾丹遁。大獲其遺棄甲冑。併所奉金佛經卷等物。是日。抵克勒河朔駐蹕。

遣人探西路大軍聲息。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前曾兩次遣人馳書賜大將軍伯費揚古。其至與未至。並未奏明。商南多爾濟至。始知西路兵於五月初。可至土喇。初七可至巴顏烏蘭。於是又遣人賜書。至今仍無音耗。朕親統大軍追勦噶爾丹。問所獲噶爾丹之人。及阿拉布坦之人。言於巴顏烏蘭之西。曾聞砲聲。不知與何兵交戰。而其事又未知若何。因爾奏未至。朕深以為憂。故遣蒙古鄉導持書馳

往。偵探信息。人到時爾即繕疏。著一曉事人賚來。

命將軍阿密達駐劄克勒河朔。

上諭議政諸臣曰。此者三日。見噶爾丹盡棄其老弱日用諸物而遁。其去之狀甚急。今我遣兵追之。將重砲留於此站。每佐領留護軍一名看守。兵部隨以統領大臣奏請。得

旨。著阿密達率兵前來於克勒和朔駐扎。此處所留之兵。令其一併統轄。或召使前進。或遣令先回。俱候旨行。

申嚴押護輜重班次兵部以驍騎校西代等防護輜重曠班擬罪具奏。

上諭曰。哨探防護之兵。所關甚要。各營諸王皇子大臣。俱宜知悉。大臣等既輪班行走。此後若稱不

知將諸王皇子大臣等一併議定
上諭皇太子曰。初九日將蘇。分派兵隊前往追逐。初
十日抵噶爾丹所住之地。觀彼形跡。亦不甚衆。
馬雖有而不多。牛跡甚少。羊跡亦少。有之帳房
釜鍋及稚子婦人。所用之物。鐵器鎗柄網罟帳
房椽桿。以至釜中之羹。盡皆棄之而遁。跟隨人
役拾取者甚夥。觀其生業可謂窮困至極矣。師

行之際。自厄魯特投誠而來者相繼于道。咸云
噶爾丹住此地。阿喇卜灘住於巴顏烏蘭。噶爾
丹初不信皇帝親統兵至此。於縱同厄魯特四
人間此無水之地何由可至。答云。我等隨行。聞
其不待尋覓水泉。但皇帝所指有水之地。搴往
掘取。掘未畢。輒水泉湧出。咸足給用。又我師進
克魯倫河之日。跟隨人於草間遺火焚燎。向古

爾班圖爾漢之地厄魯特人見之云。康熙汗將
火與兵齊進。誰能抵敵。即令其衆帳房輜重悉
焚棄之。身先逃遁。衆厄魯特咸訕笑之曰。始因
何而來。今因何而遁。又有自阿喇卜灘處逃來
者云。阿喇卜灘在巴顏烏蘭。噶爾丹中夜傳來。
告以皇上親至。阿喇卜灘云。汝乃無眷屬牲畜
之國。我乃有眷屬牲畜之國。滿洲兵誰不稔知。

我斷然不與之戰。遂棄之而回。未至之前。阿喇
卜灘之衆。牛皆離叛。尋又聞西路大兵砲聲。厄
魯特皆倉皇潰遁。不知所措。至於大亂。今汝等
追兵。於來日日中。當可追及其後隊牛羊矣。朕
於是熟詳謀畫期出萬全。決不輕易。朕所統之
兵。盡皆整齊驍勇。馬悉肥壯。觀厄魯特之馬。如
我軍下等馬者有之。我軍未至克魯倫河之先。

旱甚草木萌茁聞此數日來草皆茂生未知果否我軍逼臨賊境每日懽躍凡大小臣工以至跟隨人役喜悅不可勝言喀爾喀等亦因以奮勇言我等從前視厄魯特人馬精壯今隨皇上大兵來此觀厄魯特之形貌舉動較我等奴僕之下更不及矣皆願效力哨探擒拏活口因聞入綱城泣告求往由此觀之人心惟在于鼓舞

節制洵不虛也凡在京之人焉能知如此喜悅故於少暇時將始末情事大槩檃括書遣示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并宮中及滿大學士尚書內大臣侍衛等咸令知之伊桑阿想亦有信至特諭

丁卯

上躬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噶爾丹將器械甲冑帳房及臥病稚幼盡皆拋棄乘夜逃遁路獲一老嫗詢問言厄魯特之衆倉皇潰散彼此交怨沿途自相戰闘有

旨檄知阿密達厄魯特今已潰敗著將營伍馬匹牲口日夜謹慎防備是日

駐蹕拖訥山海稜爾哈圖之東

酌議班師運糧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曰厄魯特噶爾丹逃竄已遠沿途潰散人亦不衆今應選兵裹糧躡跡窮追官軍米糧所關甚重今兵丁所帶八十日口糧日期將滿于成龍所運米尚未到若大兵前進則距所運米太遠同時糧餉必至窘匱應使大兵迎糧而還朕備有牛羊斷然不致缺之西路大兵亦由中路來料理糧務甚要著議政大臣等

議奏。
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爲平北大將軍。領兵追
剿。
上諭曰。朕今日瞯賊踪跡。及問所獲之人。言厄魯特
噶爾丹。狼狽驚惶。內自潰亂。亡命奔逃。量已至
巴顏烏蘭矣。若我全軍追赶。似不能及。應選兵
輕騎追逐。除喀尤爾達所領前鋒二百外。其餘

前鋒盡行派出。滿洲火器營兵及親隨護軍。亦
盡派出。著追至巴顏烏蘭。過巴顏烏蘭以北。不
必前往。昨所發大砲八門。及滿洲漢軍馬匹所
載之砲。盡行遣發。應派出大臣率領前去。著將
大臣等職名。即行開列具奏。其參謀大臣。無庸
多遣。人多則反致煩雜。諸王等所屬之人。若自
有二十日糧。不用官糧者。亦令同往。其同囘之

兵。但留其至拖陵所需五日之糧。將餘糧收取。
著各旗大臣親驗給與前進兵丁。議政大臣等
列大臣等職名啓奏。奉
旨。著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爲將軍。給與平北大
將軍印。都統巴渾德齊世護軍統領鄂克濟哈
爲參謀。都統都思哈爾。石文英。王永譽。噶爾馬。
李正宗。護軍統領蘇丹。蘇赫。桑格。副都統達禮

善。莫洛渾。齊蘭布。孫徵灝。達喇克圖。雷繼尊。孫
渣七。費揚固。禪布。愛維邦。巴賚等。令其隨征。閒
散宗室哈爾薩。副都統張所知。亦著隨行。
臣謹按兵者國之大事。平居則足食。師行
而糧從。是以籌畫軍餉爲第一急務。
皇上念大兵出塞征討。需餉浩繁。輸輓之事。關係尤
重。

特簡于成龍總轄運務。既全備車騎。使飛輓不滯
又足給官兵。俾防護有資。並以行止之節
巡警之宜。及酌量措置之方。周詳指示。于
成龍等不能遵
皇上之訓。誠轉運稽遲。致逾限期。顆粒不到。官兵幾
至匱食。
皇上仍前追逋寇。務期勦滅。至數日後。度米勢不能

至。倘再深入。兩路之兵會集一處。需糧益
多。大軍必致窘乏。乃分兵均給所存之米
交將軍馬思喀。窮追噶爾丹。
聖躬親統餘兵。迴回催趲。又遣管駱駝首領官赫善
圖驅駝馬。趲運米糧。西路官兵。始得飽騰
旨旋。以此觀之。將帥能遵
旨而行者無不成功。違節制者無不僨事。

聖明廟略。與臣下所不能及萬一者也。
諭皇太子曰。自前旨諭汝之後。於初十十一十二
此三日。前進窮追。其潰竄狼狽之狀。總不堪覩
婦人稚子。悉自殺戮。棄之而去。獲一老婦生口。
問之云。其部落自相攻殺。重被傷殘。晝夜奔逃
已前去四日。由此觀之。其去益已遠矣。若費揚
古兵得及堵勦。此賊決不能脫。若更衍期。噶爾

丹或得乘閒逋去。然此賊膽已喪落。斷不能存。
禾永敗絕矣。我師欲悉徑追逐八十日之糧。已
盡萬一。爲軍食所窘。我如許全盛而至。官員軍
士。已奏成功。爲何因此逋誅殘寇。致重困我師
職此之故。與諸臣僉謀公議。前抵費揚古之師
以追擊之。不及則還。酌量簡選士馬。遣發前征
此於伊桑阿所報之外。特頒諭旨。咸令聞之。朕

於十三日凱旋啓行。朕躬安好。恭請

皇太后慈安諸皇子諸王大小諸臣以至軍士告候。以

我全師。歡欣懽樂。風聲所至。克敵摧殘。此皆

上天仁愛。俯垂協應也。幾務至多。無暇詳及。此進

皇太后慈覽。宮中並使聞知。特諭。

戊辰。

上視平北大將軍馬思喀啓行。統軍回鑾。

上諭馬思喀曰。爾等以五日程。追至土喇。然斷不能

及也。今噶爾丹已極殘破。朕所目擊。彼決不能

復來。但當于行止小心防護耳。西路兵之糧已

久。今朕速回拖陵。凡所到米。不支給御營軍。取

道愆發土喇。以濟西師。俟後隊米到。量發數日

糧陸續催趲。致汝軍中。是日。

駕至克勒和朔駐蹕。內外諸王貝勒大臣文武各官

至

行宮東門。跪奏曰。厄魯特噶爾丹。肆行暴虐。剽掠

臣服我之喀爾喀車臣汗。

皇上親統大軍。出塞征討。一應調遣糧餉營壘斥堠

等事。俱重煩

聖慮。籌畫周至。噶爾丹震悚

天威。望風鼠竄。

廟謨駿烈。超越往古。今日事成回軍。甚屬

大喜。臣等請行

慶賀禮。傳

上諭曰。朕自出師以來。唯欲前進。並不退却一步。或

因駐蹕之處。稍有未妥。欲退回數步。安設行宮。

朕亦不允。今大將軍費揚古兵稍遲。想亦將至

巴顏烏蘭。又給發兵衆糧米日期將滿。六軍以

糧餉為命。關係最要。凡此衆兵。俱屬朕多方保
全至此。其中若有一二人艱於粒食。心實不忍。
故一面以馬思喀為大將軍。將衆兵糧攢足二
十日給發。令其追赶前去。尾從兵。止留七日口
糧。一面領兵迎接糧米。向拖陵地方回軍。西路
兵。及兩路米糧。皆未完備。俱不稱朕本意。朕猶
有憾。諸王大臣各官跪奏曰。大兵糧餉。實係緊

要。向所期約之地。糧餉不至。致有躭悞。因此
預防回軍極是。
皇上天縱神武。聞知噶爾丹所在。輒
親在前鋒前行。深入敵境。噶爾丹魂飛膽落。盡棄
其鎧甲器械帳房輜重老弱。偷生夜遁。軍威
振於遐荒。大事成於俄頃。臣等於此毫無馳
騁之意。欲即行

慶賀禮。
諭曰。朕預料噶爾丹必遁。已密諭費揚古等。令截
其歸路。令馬思喀兵。又進巴顏烏蘭。兩路夾攻。
噶爾丹料應難逃。大事已成。爾等欲稱賀良是。
但從征諸王以下。文武官員以上。以至衆軍人
等。皆欲在朕前効力。奮勇交戰。而不得一見敵。
以遂其意。於朕心猶有歉然。著少俟馬思喀信

息。爾等勿固請。諸王大臣各官又跪奏曰。
皇上神武天威。噶爾丹望風狼狽逃竄。
皇上又預遣兵截其歸路。費揚古馬思喀等。雖殄滅
噶爾丹。亦由
皇上廟謨先定。並非臣等所能與。臣等祈
皇上俯慰衆心。俞允稱賀。
上諭曰。馬思喀信息不久即到。姑暫候之。

藍翎侍衛殷濟納賚大將軍伯費揚古疏來
覆
命。先是
上以手勅遣殷濟納等賚送費揚古。至是始以其疏
至。言臣等率大兵於四月二十六日。至杭愛
山之喀喇拖羅海口駐扎。藍翎侍衛殷濟納
等賚

皇上手勅至。着留陝西兵於塞稜格路以遏噶爾丹
之逃竄。仍令自領大兵隨後進發。欽此。臣等
率領大兵隨後進發外。其將軍孫思克所領
陝西兵因來時途遇風雨。馬匹遲悞。前已奏
聞。令選滿洲兵二千。綠旗兵二千。趲隨大兵而行。
若留此四千兵於塞稜格以遏噶爾丹之逃
竄。則兵勢單弱。臣等仍依前所奏。一路進發。

今已聞噶爾丹順克魯倫河而下至達爾漢
奧喇地方。與
皇上所統大兵相近。官軍無不抵掌歡躍。俱欲速躡
賊後。仰仗
聖主天威。從其後擊滅之。但臣等材旣庸劣。而大兵
行七十餘日。牲口疲乏。不能亟到。伏乞
睿鑒。存西路官軍畢生顏面。

皇上稍緩師行。費揚古又咨奏言。前運糧正卿喻成
龍等至臣處。言水草旣闕。牲口又直從太原
來。今已疲瘦。臣等令將十五日糧留貯喀倫。
其三十五日糧以小車駱駝運送。僉得右衛
兵所賚八十日糧。于五月初四日期滿。京城
兵所賚八十日糧。于五月十一日期滿。前曾
檄運糧大臣。將所運口糧乘此八十日口糧

未完之前。速行運到。而彼處同稱小車四百餘輛。裝載米石。於四月初九日。已自喀倫起程。竭力趲行。於地土堅硬處。一日止可行三十餘里。沙積岡阜處。一日止可行二十里。若遇大風衝擊。不能逆風而行。隨其所至。天晚即宿。所賚八十日糧未完之前。不能運至大軍之處。臣等已將駱駝七十餘匹。於四月二

十五日。自按宿地方。遣回迎取米石。令分留十五日口糧於喀倫。將三十五日糧。作速運至土喇。雖經移文。尚不能趕及大軍。乃因路途遼濶。馬力不及之故。則土喇以北運送糧餉。益難趕及大軍矣。今噶爾丹既在達爾漢與喇地方。則臣等所率大兵。不及待西路所運之糧。但俟駱駝所載米既至之日。量八十日糧一完。即酌量撥給。率此大兵。前赴

皇上行在。俟至

皇上行在後。乞

諭運糧大臣。將中路大軍之糧。分給臣等所率之兵。

命侍郎阿爾拜賚糧。隨大將軍馬思喀軍。

上諭行兵部曰。著侍郎阿爾拜。留於此處。俟劉暟等

所運米糧一千十九石麪八千觔。到日。隨平北大將軍馬思喀兵前往。

命公常泰為將軍。統領還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明日起程。前途水少。不能容八旗應與大將軍馬思喀。作為後勁之兵。著滿洲兵各以四旗一日起行。其次著前鋒及八旗漢軍綠旗兵一日起行。此兵共留一大臣為將

軍。議政大臣闕列內大臣都統副都統等名銜
入奏。得
旨。此番諸大臣內。公常泰行事甚善。著充將軍。
命原任侍郎四格子赴大將軍馬思哈軍中。大學
士伊桑阿奏曰。四格子前因革職。告請效力。
今發兵前進。應否遣四格子隨征。請
旨定奪。
上曰。著將四格子交馬思哈。有差往噶爾丹之事。令
其差遣。無則軍前効力。
上諭皇太子曰。朕因中路兵糧。每日焦勞在念。多方
措施。皆得無悞。而西路之糧。甚為可慮。非全力
催運。不能有濟。是以朕躬親率師衆。迎糧而邀
擊。節已到之糧。豫濟西師之用者。正此意耳。是
日辰時。五色雲由東南而起。遠望如樓臺亭

閣之狀。輪囷離奇。非煙非霧。散成五彩。總之
皇上愛兵恤民。凡事上合
天心。故
天示此瑞兆。古所謂慶雲。蓋即此也。
己巳。
上自克勒河朔啟行。侍衛額林辰等。賫大將軍伯費
揚古疏至。言五月初一日。侍衛額林辰奉到
皇上手勑。臣等欽遵
上諭。當即率大兵星夜前進。但大兵行程遙遠。牲口
少疲。而噶爾丹自布爾察地方以前十餘站。
盡焚有草之地。是以遣人在前覓草地。遄行
臣等率大兵。仍亟于初三日至土喇。以擣噶
爾丹之後。但祈
御駕稍緩。留臣等畢生顏面。至藍翎侍衛殷濟納等。

四月二十八日回時臣等曾以陝西兵不便
分析仍作一路進及西路口糧不能追及大
軍之事開具兩疏付殷濟納等往奏不知殷
濟納額林辰到
御前者孰先故將前兩疏重繕一併奏
聞又一疏言臣等率大兵而行曾委梁扎薩克在
大軍兩旁稍前邏探五月初一日正行至半

途喀爾喀蘇泰宜爾登公遣其子陳盆台吉
來報有厄魯特男婦十餘人過爾往西去矣
即以前鋒一隊授署前鋒統領碩代追至十
里許獲婦人五口童稚八口馬十二匹駱駝
二頭有犢乳牛三頭羊及山羊十五隻其男
子三人走遯山中追五十餘里盡擒之問所
擒厄魯特朱爾布等據稱我等皆阿喇卜灘

之弟丹巴爾之人隨噶爾丹下克魯倫到肯
特山我王待我不如前是以逃回欲捕捉禽
獸爲生聞前者曾求援兵於俄羅斯國前月
俄羅斯使者二十餘人來約至青草出後助
鳥鎗手一千及車裝大砲發至克魯倫東方
界上所差使者尚未歸噶爾丹聞
聖上大軍來故由克魯倫而下以赴俄羅斯援兵之
約我等小人聞之傳言如此謹奏

上在途次於馬上閱之喜向衆大臣曰費揚古之兵
於初三日已至土喇彼曾云懇所聖恩稍加寬
緩若不因等待伊等而行今且早已竣事回師
矣朕統大兵追逐五日若再前追噶爾丹當爲
朕所獲因不得費揚古兵消息兼之于成龍所
運之米又不至故湊米與馬思喀之兵遣往追

逐朕即統軍尙而迎糧今費揚古於初三日至
土喇則於朕本計相合噶爾丹諒必不能竄去
矣內大臣國舅佟國維大學士伊桑阿奏曰
皇上所籌無有不合所料無有不中
上適言費揚古聲息今日必到佇待再三而費揚古
之信果至
先見之明何其神也費揚古之兵誠爲大幸

皇上親追賊寇賊勢已極窮困費揚古等至彼竟可
立奏成功矣
上曰費揚古又曾請糧於朕朕念我兵之餉所繫至
要而西路之兵又必至糧餉困乏因預給駱駝
首領郝尙闕以駱駝騾匹令將頭運噶禮所運
之米盡行運至已給此處兵丁又著將次到劉
猶宋大業所運之米不可支動令迎接西路之

兵卽行給與今軍餉無復憂矣但先曾與于成
龍言定八十日之內不用彼米若滿八十日時
始用彼所運之米將彼米運至土喇以備向北
進征之用今于成龍所運之米不但不能到土
喇卽克魯倫地方尙未到顆粒豈有遲悞如此
者乎佟國維伊桑阿等奏曰若
聖上未及周詳籌畫不但費揚古兵卽此處大兵亦
必甚至缺乏于成龍之米果屬遲悞

駕至塔爾渾柴達木駐蹕
上以大將軍伯費揚古前後奏章傳示諸大臣
諭議政大臣曰彼不將西路情形早奏而朕遣侍
衛由捷路往詢乃留之如許日始令來覆言西
路絕糧請撥中路之米遣期三次此等事朕已
洞悉俱預籌之矣今此疏到汝等皆見以爲何

如泉咸奏曰。
皇上預籌已定。雖兩路之糧稍有遲悞。兵丁僕從無
一人窘乏。反移中路之米。撥給西路。調度多
方。臣等不勝欣忭。
上諭曰。御營內官軍。除有糧五日以外者不查外。其
有一二三四日糧者幾人。及竟無糧者幾人。著
察明具奏。又

諭曰。大將軍費揚古疏。著抄送大將軍馬思喀。并
諭云。費揚古之兵。今已至巴顏烏蘭。爾其儘力
速往。協勦窮寇。朕親在拖陵。料理爾等兩路軍
餉事務。今又交侍郎阿爾拜米一千餘石。麪八
千觔。令運赴爾等軍矣。
命內大臣明珠。駐克勒河朔。趲運米糧。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諸務俱畢。但西路大軍來會。需

米甚急。應多撥上駟院馬。併發所餘騾匹。朕營
內大臣並後營諸王以下官員等。有情願捐助
者。令捐助馬匹牲口。俱交運糧官作速運到。著
會議具奏。隨議
上諭誠是。應將上駟院馬匹。及所餘騾子。發出。再曉
諭御營官員及後營王以下官員等。有情願
捐助馬匹牲口者。將數目送到之日。交運糧

官。速行運送。併移文左都御史于成龍。其所
管情願効力官員內。量所有馬匹牲口。取交
運糧官員。作速運到。
上曰。令牲口疲乏之時。雖使捐助。其能幾何。可以內
廄騾駝三十頭。馬一百匹。發給移文于成龍。路
途遙遠。可留內大臣明珠。往克勒和朔地方。駐
扎。撥米隨所到。即著駝馬幫運。未至糧米。令頻

史080-042

行催促其劉璫給以才能鄉導一名從朕來路
而去明珠既在克勒和朔地方駐扎著不時偵
探賊寇消息
上諭皇太子曰伯費揚古兵已過土喇將噶爾丹去
路盡皆堵截特示知之○十四日朕所遣布庫殷
濟納新滿洲護軍奇雅楚鄉導波羅等至奏云
伯費揚古之兵於初三日已過土喇將噶爾丹

所必由之路嚴密堵截以待之精銳驍勇之兵
一萬四千人已到其地後隊又相繼而至馬之
肥壯雖不及朕所領兵然亦甚健朕聞之拱手
向
天再拜朕之微介於懷者惟此耳今可永遠廓清矣但
接續聽報噶爾丹消息賊之情形已全在目中
朕今惟舒懷喜悅經理糧餉接濟朕躬何以致

斯福祐克稱所懷此皆
祖宗默祐
天地眷顧之所致也朕在此不勝懽欣踴躍此二三日
間即有成功捷報以此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以及滿洲大臣侍衛等咸令知之
特諭朕班師移營已二日在拖陵布喇克駐蹕
數日亦未可定此書寫於駐蹕他爾渾柴達木

之地斯處水泉稀少朕躬自鑿井帷幄既設寫
此書甫畢大雨傾注水遂足用朕復向
天拜手以謝
庚午
命後軍分站緩行
駕至顧圖爾布喇克
諭曰由塔爾渾柴達木至顧圖爾布喇克地方甚

遠朕今日自塔爾渾柴達木來駐於顧圖爾布
喇克地方。甚覺失宜。遣鄉導波羅往後軍。令其
自塔爾渾柴達木來宿於布嵩圖地方。自布嵩
圖來宿於顧圖爾布喇克地方。將此遞行傳諭
後隊之兵。
命晨炊早行。
上諭內大臣等曰。馬已疲瘦。僕從人俱係步行。若行
李早行。則得早至。著衆早起行。若禁舉火。恐行
李到遲。不及炊飯。著免禁舉火。今日陰晦。德勒
素草甚多。令割取預備帶往。其通行曉諭內大
臣明珠奏曰。前因劉暄米車遲緩。故以駱駝
馬騾運至。今應將在後陸續運來米糧。交與
于成龍將所管効力人等牲口。並伊等預備
牲口。馱米運至。

上是之。
大將軍馬思喀奏報西路捷音。是夜馬思喀
報至。奏。臣等十三日啓行。行六十里許。至渣
喇地方駐營。隨遣人行文前鋒統領碩鼐。令
躡噶爾丹逃去蹤跡。視所逃方向。如後尾相
近。即酌量而行。若有不可行之處。作速遣報。
我即率兵隨至。彼時又著新滿洲侍衛及紫
古王納木渣爾等。於兩傍山躡緝。並無別往
蹤跡。止循克魯倫河逃去。觀所住之處。釜猶
在。發拋棄帳房銅鈸及獵犬而遁。爲此奏
聞。馬思喀又奏。臣等於本月十四日。至巴顏烏蘭
以南十五里地方。遇前鋒往哨之喀死爾達。
帶得投降厄魯特人奔苐前來。問其情由。云
噶爾丹於特勒爾濟地方。遇大將軍費揚古

兵交戰噶爾丹敗遁退回復列陣拒敵我軍
步戰而前兩軍對壘之際見噶爾丹兵散亂
有奔竄形狀即逃出投歸
聖主前來臣等會議著前鋒即行起程臣等率兵次
於額格木爾地方次日作速倍道前進又派
選喀爾喀納木渣爾王盆楚克貝子十人令
騎官馬賚文前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處將戰

後情形開明作速移文前來謹將投降奔第
一併解送得
旨此事著作速檄知京城
上諭皇太子曰伯費揚古兵已將噶爾丹戰敗特示
知之十五日夜四更時將軍馬思喀奏章至稱
臣等于十四日距巴顏烏蘭十五里追及前鋒
兵探哨之喀瓦爾達將厄魯特人奔第來問之

彼云噶爾丹於特勒爾濟地方遇大將軍費揚
古兵交戰噶爾丹敗北而退復列陣拒敵我師
步戰衝突而入兩兵正交戰時見噶爾丹兵有
潰散奔敗之狀我遂逃出投奔皇上等語并將
奔第遣來問之奔第彼云噶爾丹不信皇上親
統兵至乃復驚駭恐懼日禱於佛前雖欲慰輯
其衆而不能人心遂大搖動自見聖主兵威衆

厄魯特私相謂曰康熙汗其速來攻取我等似
此生活有何底止交戰處噶爾丹兵不及五千
馬既極疲瘦又聞聖主追逐已近諸凡器物盡
皆委棄今雖遁去何以存活等語於是即以所
聞于五更時寫書馳示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及諸大臣咸令知之此後相繼報
至即時遣發特諭

辛未。

上諭大臣侍衛及僕從人等朕望爾等騾駝馬匹善爲牧養勿致失棄一匹此番特爲駝馬朕親行掘井勞費心神之處皆爾等所知著遍行曉諭衆執事兵丁僕從人等知之

曉諭大將軍伯費揚古以接濟西路軍糧事。

上諭大將軍曰爾於十三日擊敗厄魯特噶爾丹之

事據厄魯特降人奔第來告朕甚憫然自五月初八日朕先士卒疾追五日噶爾丹窘迫拋棄器械刀鎗鳥鎗甲冑鍋釜帳房等物及羸病幼小乘夜遁竄朕親率大兵追至拖諾山再欲往追因爾各路兵會合不遠兩軍既會需米甚多糧必不繼恐至缺乏糧餉關係重大量此窮寇以爾兵自西而來此處又發兵夾攻即可勦滅於是朕統大兵回迎糧米以內大臣馬思喀爲大將軍授之大兵奏給二十日糧隨以帶來牛羊遣繼爾後又趲運爾路兵糧留內大臣明珠於克勒河朔地方料理朕又給發馬匹騾駝充運糧之用其王以下大臣官員幇助馬匹騾駝交與明珠將現到米糧陸續運至汝軍朕帶回官兵於拖陵地方酌量稍給米糧俟到喀倫給

足前行運到喀倫米糧甚多爾將軍遇將軍馬思喀將爾經行西路所有留下人畜應作何派兵帶回使無他虞與馬思喀公同議定一面施行一面奏聞爾親率餘兵由朕所行之路而來則米糧必不致缺乏也

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留兵二千於索岳爾濟山餘皆遣還

上諭議政大臣等駐扎索岳爾濟山地方盛京烏喇
黑龍江兵共六千名內留黑龍江兵一千名盛
京兵一千名著將軍薩布素副都統穆泰帶領
駐扎索岳爾濟山直至七月其餘兵丁令各回
本處此回去兵丁酌量其可至彼處之糧給發
其餘米糧盡撥給索岳爾濟山駐扎兵丁前曾
有

旨留皇長子胤禔料理糧務至是傳
諭行兵部曰皇長子處所留大臣俱皆徹回相應
留部院衙門大臣協理各營糧務隨將侍郎安
布祿等職名具奏奉
旨留常泰常綬松桂於皇長子處著協理糧務大
將軍馬思喀等復報西路捷音疏言臣等兵
正欲於本月十五日平明起程據噶爾丹部

下丹巴哈什哈遣阿喇普來降稱噶爾丹之
兵於十三日申時於特勒爾濟地方遇西路
大兵交戰大潰逃竄察罕西達里哈什哈同
丹巴哈什哈帶百餘人來降先遣我來明告
統兵將軍及商南多爾濟臣等會議若不使
人往迎則或致疑懼亦未可知一面遣商南
多爾濟附於前鋒一百名出前鋒哨口往迎
一面臣等即行起程行至三十餘里商南多

爾濟帶丹巴哈什哈等前來詢據丹巴哈什
哈等稱噶爾丹聞
皇上親率大兵至此震懾
天威正在逃竄
皇上復躡跡窮追至拖訥地方選兵急擊噶爾丹聞
信窘迫奔逃遇西路軍迎戰大敗僅帶四五

十人逃去我因前為使臣來見
聖主時得蒙
恩邱故我同察罕西達里哈什哈各帶子女人口
馬駝等物來歸
聖主為此奏
聞
諭皇太子曰朕十六日駐蹕古土爾布拉克地方

經理同京士馬午後將軍馬思喀奏報伯費揚
古兵大破噶爾丹所倚任之丹巴哈什哈等率
衆投降我師等因將此奏報抄謄發去今大事
已完朕惟待大將軍費揚古奏章至拜
天以謝為此特頒諭旨可奏聞
皇太后傳知宮中及衆朝臣知之
壬申

纔至西拖陵大將軍馬思喀復報西路捷音言十六
日寅時奉到
上諭臣於十五日因投誠厄魯特陸續來降以致行
路無多止行八十里次於工噶勞圖之日據
鄉導云交戰之特勒爾濟地方去此約二百
里臣等過此一夜明日可會大將軍費揚古
兵矣為此奏

聞又移文行在兵部言本將軍十六日平明啓行
至十餘里前所遣喀爾喀十人回賫大將軍
伯費揚古文來內言已遣阿南達往奏但阿
南達皆乘自備馬匹不能速到亦未可知將
原文飛遞願
皇上早聞捷音又言大將軍伯費揚古兵已回至塔
爾布喇克地方我等行李亦止於文到之處

等候。奏至得
旨著示議政大臣。侯阿南達到時。即得明悉。
侍讀學士喇錫以降人丹巴哈什哈等來。
上命丹巴哈什哈等近前。問之。奏曰。噶爾丹向來有
才。亦得人心。自悔其深入烏闌布通之戰。乃
近居克魯倫土喇等處。思以言語煽惑喀爾
喀及內地蒙古。使首尾不相自顧。彼時可圖

大事。滿洲聞之。必然出兵。師少則與之戰。師
衆則委地而退。滿兵既旋。復躡襲其後。如此
不數年。自然財賦耗竭。必致疲敝。是以蓄謀
而來。其心志本係今不意
皇上統如許大兵。渡人所難行之瀚海。俄頃而至。尼
魯特之衆。望見軍容。莫不喪膽。於初七日早
潰遁。自此拋棄諸物。連夜遁去。噶爾丹原欲

拒戰於拖諾山。而不能止衆。暫立。又欲於額
黑穆布爾哈蘇臺。在柳林中。臥駱駝接戰。聞
西路兵聲息。噶爾丹乃傳令曰。中路兵甚猛
烈。不當與戰。可擊西路兵。俘掠之。遂向土喇
行。因後追者甚迫。心驚而去。十三日於特勒
爾濟地方。突遇西路大兵。其時我兵有五千
餘。烏鎗不及二千。克魯倫河巴顏烏蘭以上

大旱。寸草不生。五晝五夜。疾行於無草之地
困窮已甚。沿途委頓。隨去者少。見西路兵先
據高阜。已得地利。我厄魯特就一小坡。徒步
拒敵。大兵亦發鎗砲。甚整甚暇。不知在前者
爲何物。擁木而進。又以圖丑紅之物。蔽身直
前。既到十步內。矢下如雨。噶爾丹先遁。繼之
丹濟喇丹津俄木布亦遁。阿拉布灘之衆仍

與相拒於是滿洲騎兵圍而攻之併我輜重
妻子不遺驢馬無算牛二萬餘羊四萬餘盡
取而有之我所目擊阿奴喀通中鳥鎗而死
載巴圖爾綳桑中砲連貫四人而死博羅和
卓中箭而死後復短兵前接更有一隊非鎗
非刀衝突直入所向之處人皆披靡死者無
算思我主背誓得罪於

聖主天實厭之至於此極我輩素行殺戮折人妻孥
故今禍及身耳我知勢之無成又念前者充
使三次來京俱荷
聖上深恩殆必活之再四思維自惜生命故棄主來
降生之殺之一惟
聖斷又問之以噶爾丹情形告曰交戰之際先衆而
奔後大兵合圍我等出於未圍之先故其後

情形不得而知
又問滿兵如何奏言我等於烏蘭布通之役已知
之矣茲克魯倫土喇之來我厄魯特舉國之
人皆預知滅亡僅噶爾丹不悟常自言有成
耳此皆天數彼固不知其然而然矣我等四
征諸國所向無敵如滿洲之敵天下所無我
厄魯特自當滅矣

問噶爾丹能遁出乎抑被擒乎奏言聞噶爾丹率
數十人而走擾亂之際我未之親見縱使得
脫無以養生亦餓而死耳尋大將軍馬思喀
解丹巴哈什哈察罕哈什哈及青海博碩克
圖濟農之羅卜藏厄木齊等一百餘戶口至
內大臣公常泰等奏行
慶賀禮常泰等奏聞侍讀學士喇錫解到厄魯特

降人之言五月十三日賊人噶爾丹與無遠
大將軍費揚古戰噶爾丹大敗盡棄其妻子
輜重僅以身免其餘紛紜竄散臣等伏思
皇上欲思邊塞部落人民免於災患預定
廟謨精練官兵設立火器全備糧餉諸務
皇帝不憚勞苦
親統中路大軍前行至克魯倫等處噶爾丹一聞

天威盡棄其婦女幼穉而逃
皇上出師之前早已洞知噶爾丹遇大兵必自克魯
倫土喇遁走便西路大將軍費揚古整飭車
馬火器兩路大兵約期而進
聖上廟謨若合符節噶爾丹果自克魯倫走至土喇
與大將軍軍遇大敗棄妻子破散敗走此皆
皇上深謀遠慮之所致也恭遇凱音臣等不勝歡忭

之至謹望
行宮行慶賀禮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四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五

癸酉。

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勦滅噶爾丹於
昭莫多之地。羣臣入
賀。
上駐蹕中拖陵。大將軍伯費揚古為勦滅噶爾丹事。
遣副都統阿南達來奏。

上出幔城外。
親閱所奏疏。疏曰。五月十一日。遣喀爾喀鄉導隨
藍翎侍衛布達禮探噶爾丹行蹤。伏
聖上親統精銳大兵臨巴顏烏蘭之處。厄魯特噶爾
丹心胆破裂。魂魄迸散。逃遁而來。五月十三
日。臣軍正向昭莫多行。布達等至特勒爾濟
口。見厄魯特蹤跡。遣人來報。臣等即令署前
鋒統領碩代。副都統阿南達阿廸等率前鋒
試挑之。如厄魯特力寡。即行勦滅。多則徐誘
之來。因厄魯特勢眾。碩代等誘之至大軍。將
及昭莫多。厄魯特來逼前鋒之尾。碩代等率
前鋒。且射且却。一面遣人來報。臣等令將軍
孫思克綠旗官兵居中。京城西安滿洲漢軍
官兵察哈爾諸扎薩克蒙古。就東方山之高
處。右衛滿洲漢軍官兵大同總兵官康調元
綠旗官兵喀爾喀扎薩克就西方沿河布陣。

謹遵
聖上預授之策。令官兵皆步行。噶爾丹率賊萬許對
陣。向前逆戰。官兵奮勇。發鳥鎗砲矢。自未至
酉。敵人將潰。官兵上馬鳴角。伏
聖上威靈。擊噶爾丹而大敗之。分行追逐。至特勒爾

濟口。勦殺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
餘人。及昏黑乃鳴角收兵。大獲子女駝馬牛
羊兵器什物。理合奏報。謹具本奏

聞。
閱畢。批曰。覽卿所奏。率官兵至昭莫多。厄魯特噶
爾丹率賊萬許拒敵。卿令大兵皆下馬齊列。自
未至酉。奮勇力戰。賊人將潰。令我軍士。上馬衝

入。噶爾丹大敗。追逐三十餘里。斬厄魯特二千
餘。生擒百餘人。大獲子女駝馬牛羊兵器什物。
卿調度有方。官兵奮勇。殊爲可嘉。在事有功人
員著從優議叙具奏。
上問阿南達交戰情形如何。阿南達奏曰。費揚古等
前奉寄

旨。截噶爾丹逃竄之路。前至昭莫多地方。噶爾丹

被
皇上親追。心膽俱裂。日夜奔竄。困乏已極。至特勒爾
即地方。署前鋒統領事碩代等。率前鋒軍誘
之前來。隨令發砲。賊不能當。即行衝入。遵
皇上訓旨。令官軍俱步戰。自未至酉。賊始潰亂。遂令
軍士乘騎進擊。大敗之。追奔四十里。費揚古
恐涉誇張。故於疏內。皆約略言之。其實交戰

處。斬賊三千餘級。其被創逃竄死於山谷中
者。屍骸枕藉。生獲數百人。殺噶爾丹之妻阿
奴。及賊之渠首甚衆。獲其子女駝馬牛羊器
械等物無筭。惟噶爾丹引數騎逃出。其零星
逃散之賊。投降大將軍馬思喀者千餘人。問
陳獲厄魯特之人。皆云。前經哨卒報稱

皇上躬親征剿。噶爾丹尚未信。云。

皇上定不親征。必遣將前來。此何足懼。故不設備。後其所親信并從我軍放還之人至彼。具言
皇上身先八旗前鋒而行。親征果真。彌山布野。軍威甚盛。實難抵敵。噶爾丹乃懼遁。但云我等今不可進。遂抱頭鼠竄亡命潰遁。噶爾丹所屬人多怨懟者。噶爾丹云。我初不欲來克魯倫地方。為達賴喇嘛煽惑而來。由今觀之。是達

賴喇嘛陷我。我又陷爾衆人矣。
上問曰。爾等之兵。前若如約於四月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闌。則更當何如。阿南達奏曰。誠若是則賊盡授首。即一人亦不能逃脫矣。於是衆皆歡呼。聲震天地。衆扎薩克蒙古王貝勒台吉等及喀爾喀汗王台吉等無不踴躍歡忭。

上顧謂衆大臣曰。此番師出。即奏膚功。皆
上天眷佑也。應先叩謝
上天。乃於
行宮南門外設香案。
上親率諸王
皇子等。文武官員及蒙古王汗台吉等俱按次排立。行三跪九叩頭禮畢。

上入行宮。大學士伊桑阿張玉書恭捧諸王大臣文武官員慶賀表入奏。表言。臣康親王傑淑等竊惟帝王之師。無征不服。軍國之事。惟斷乃成。從來用兵殲寇之烈。未有如我
皇上今日北征之盛者也。
皇上統御萬方。子育兆姓。遐邇內外。視同一體。雖在荒徼絕域。無一民一物不容保於天覆地載

之衆。乃獨厄魯特噶爾丹。自棄生成。恣行悖
逆。竄伏塞外。擾虐我臣服之喀爾喀。屢頒
諭旨。怙終弗悛。蠢茲頑梗。難以仁綏。
皇上誕布天威。聲討有罪。遂
親統六師。從中路撲勦。而以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
由西路刻期並進。一切調遣機宜。悉經
宸斷。維時廷臣惕於震悚。交章請留。而
聖意但在除殘。謂非躬蒞行間。不能相機從事。且
皇太子篤孝性成。久習機務。在京政事。付託料理。
自無不協。於是昭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禡牙啟路。諏日遄征。自二月出師以來。

皇上嚴中軍約。法令詳明。加意拊循。訓勉周至。偶遇
道路險隘。或陰雪間作。輒傳
諭愛護馬匹。並遣大臣侍衛協督車轂。復頻祀山
川風雨之神。以迓天和。百靈默相。無不立應。
而又日御一餐。以與士卒共甘苦。給衣甲廐
馬。以為士卒壯折衝。頒賚牲畜。均發將士。更
時撤
御饌。令會食。以示優勞。其外藩諸部王汗貝勒貝
子公台吉等。先後會師來朝者。
皇上恩禮褒加。錫予尤渥。至于邊塞行師。每憂乏水。
蒙
皇上周覽井泉。親視疏鑿。因有靈源溢湧之異。師徒
百萬。無不利濟。又餽饟道遠。自古為難。仰廑
宵旰焦勞。多方籌畫。趣令所轉之粟。陸續達於師

中。而軍食不匱。以此連營軍旅。士馬飽騰。罔不踴躍前驅。爭欲滅兇頑而後朝食者矣。若夫營伍之遠近。進止之疾徐。刁斗之嚴明。皆一一稟自

睿裁。而斥堠哨望。尤軍中所重。每煩

聖駕親行巡察。故軍士倍加謹愼焉。初大軍之分幟而行也。

皇上常御旌門。令諸將士乘騎徐進。以次簡閱於旌烝徒之銳。驅馬之蕃。外藩君長。環立侍觀者。咸歎爲軍容極盛。迨五月初一日。師出拖陵有諜者言噶爾丹近在克魯倫河之地。

上廼大喜。遂令八旗官兵及火器漢軍綠旗諸營並蒙古兵。畢會。申命策勵以鼓士氣。分賜諸王。駝馬。及將領衣服。隨酌定營制。指示陣法。悉

教以前後左右。步伐止齊之宜。變化不窮。動合經緯。自是師行之際。諸軍萃集。我武益張。甲冑旗旄。彌滿山谷。而按列就伍。無有越次。仁義節制之師。所向無敵。豈區區小醜。所足當一擊哉。噶爾丹自去歲潛入巴顏烏蘭。彼自以爲窮荒朔漠之區。天兵道阻。不能驟至。卽使興師遣將。亦必俟夏秋之交。而

九重至尊。遠臨大漠。尤所不敢預料。而戀水草以任牧。假食息以遷延。及我兵進逼克魯倫河。

噶爾丹忽見

天子躬統貔貅。行已壓境。而將軍費揚古偕舒恕孫思克等。又祇遵

廟算。以五月初三日統西路大兵。依期抵土喇河。斷絕歸路。乃相對愕眙。謂

王師殆自天而降耶。師衆如此。何以能猝至無水
之地也。遂倉皇而遁。初八日。
皇上親統大軍追勦噶爾丹。
聖駕前行。每見高山深谷。輒遣哨搜捕逃匿之賊。往
輒就擒。其奉遣者逆
上指示則獲利。違即失事。衆皆驚異。是時諸將士無
不鋭意俘馘。而

聖心如天好生。猶以抗命者。唯噶爾丹一人。其餘脅
從皆吾赤子。不忍盡殲之於鋒鏑之下。
特頒勅旨。示以誠信。諭以歸降。且宥所擒厄魯特
人。賜之蟒服。令隨使臣偕往。而噶爾丹昏迷
惶惑。惟圖倖脫。竟跟蹌棄輜重遁走巴顏烏
闌。初九日。
皇上命留步兵大礮於後。

躬率先鋒兵前進。追至克勒河朔。沿途見賊遺棄之
物無算。所謂狼奔鼠竄。惟恐偷生之不速矣。
十一日。
上命約斂器物。留於克勒河朔。十二日。
親統大軍。追至拖諾山地方。賊盡棄帳房盔甲刀鎗
器械及老弱人口於道。乘夜遁走。訊之俘獲
之人。具言噶爾丹無晝無夜。遁走者已三日。

車駕親行追寇。閱五日。
今當過巴顏烏闌。於時
駐蹕拖諾。
諭曰。噶爾丹盡棄輜重。宵遁求脫。計西路大兵亦
將抵巴顏烏闌。則噶爾丹遁無所之矣。但兩路
大兵。會師一路。需糧甚多。關係緊要。輓運之米
現在稽遲。今宜酌遣精鋭追勦。朕親率大軍回

而迎糧經畫兩路兵食乃
命馬思喀為平北大將軍授以精兵往追之諒噶
爾丹必被擒就死但恐兵丁乏糧
上乃於十三日班師十四日大將軍果以軍糧事馳
奏與
聖慮所至毫髮無爽噶爾丹因
大駕統兵急追西向遁走北至昭莫多適與西路大

軍相遇大將軍伯費揚古等隨布陣奮勇力
戰大敗賊衆追殺三十餘里陣斬二千餘人
生擒百許人獲婦子駝馬牛羊器械甚多餘
黨皆潰噶爾丹辜恩負德自取滅亡逆天者
天必誅之此之謂矣
皇上於用兵之初即分遣西路大兵遏賊歸路至是
而其效始明見焉在昔殷高宗之伐鬼方三

年乃克周宣王之伐獫狁千里旋師然皆命
將徂征猶且傳為盛事我
皇上六龍時邁直渡漠北從萬難進兵之地深入其
阻計程約三千餘里為時僅八十日而絕塞
兇氛悉行掃蕩何成功之速也從來蒙古烏
集獸散靡有定居倏去倏來蹤跡飄忽故窮
搜最難今合諸道之兵環至夾攻一舉而盡

殲之
皇上料敵之奇如指掌用兵之道如神明隨征滿漢
蒙古諸王大臣等咸以為
聖武天授非人力所及自此沙漠永清邊圉孔固駿
烈之奮揚聲靈之赫濯信為史冊之所稀聞
詩書之所罕載而漢於匈奴唐於突厥非所
論矣臣等幸叨扈從欣聽凱歌自媿弇陋不

能形容盛美。欽惟
皇上勤一身以綏輯烝民。勞一時以貽安奕禩。惟
聖人之至仁。乃能定大業。
聖人之至斷。乃能建膚功。勲邁百王。光垂千古。伏冀
遠布捷音。宣示中外。以上荅
宗社之靈。下慰四海臣民之望。其告祭及頒
詔事宜。俟

聖駕還京。所司具儀題請。臣等特此先奏微忱。不勝
懽躍忭舞之至。奏入。
上曰。朕爲中外生民之主。綏輯海寓。愛養元元。惟以
率土乂安爲念。厄魯特噶爾丹擾亂邊塞。心懷
狡詐。逆天虐民。不容不行勦滅。朕親率大軍。遠
出塞外。聲討有罪。噶爾丹聞風遁走。希圖倖脫。
適與西路大兵相遇。大將軍費揚古等。奮勇力
戰。大敗賊衆。擒斬無算。盡獲其人口牲畜。從此
邊境寧謐。不煩遠事征討。四海蒼生。可共享昇
平之福。朕心深切喜悅。覽王等奏。知道了。應行
事宜。所司詳察典例具奏。諸王大臣文武官員
進
賀表出。
諸王子在幔城內。諸王及文武大小官員外藩諸
汗王台吉在幔城外。三跪九叩頭行

慶賀禮。
皇太子奏言。爲
天威遠震。窮寇潰亡。仰申慶賀事。臣竊惟噶爾丹逆
天悖誓。忘其死亡。棲於邊塞。侵掠喀爾喀等
部。
皇父奠安生民。廓清寰宇。不惜勞苦。親統大兵深入

敵地運籌

聖算布昭

天威

躬先將士統率前進奮揚我武跋涉徂征噶爾丹委

棄輜重狼狽潰逃其所屬之人來歸者甚衆

臣聞之不勝欣喜即傳集文武羣臣宣布提

旨大小人員聞知之頃罔不懽忭此皆

皇父一人獨斷籌畫周至調度精詳噶爾丹何能出

皇父謀略之中乎今

神威遠播其所屬之人皆已流散噶爾丹必然就擒

邊疆安定臣但願速見

天顏不勝依戀謹請

皇父萬安奉

旨朕于六月初十前可以至京

臣謹按古來出塞征蒙古者徒糜糧餉疲

士馬有驅逐之名未嘗有誅勦之實我

皇上天亶至聖度敵之情僞瞭若指掌鑒事之始終

炳如懸鏡謂狡寇一日不除則生民一日

不安爰

躬統六軍進勦噶爾丹而滿漢大小臣工請罷

親征遣將出師者甚衆蒙

俞須發諭旨示以爲闗布通前事不能已于

親行之故後羣臣復請二月方寒邊外冰雪未消請

展期至三四月

上念行師之道以速爲貴不允所請至中途喀倫地

方諸臣又以噶爾丹聲息杳然斷已遠遁

大兵可不煩深入而

聖意益堅嚴飭諸臣刻期前進至獲噶爾丹實音諾

臣又請當陳兵前列。
御駕居中而行。
皇上神武天授。躬先八旗前鋒。窮追五日。噶爾丹窘廹已極。狼狽西竄。而
皇上豫遣西路之兵。適與相遇。大敗之于昭莫多之地。軍鋒一接。立就滅亡。倘果如衆請非

上親涖軍中。又或展期啟行。稍有濡滯。則噶爾丹得以早覺遠遁無踪。何能七旬之中。滅一大國。百日以內奏凱旋都乎。從此邊塞鞏固。中外永寧。國家享萬載無疆之福。皆
一人躬親勞苦之所致也。
皇上非常偉績。誠與天地同不朽矣。

命收捕陝西邊塞內外噶爾丹種類。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曰。朕率大兵至克魯倫河。噶爾丹一聞風聲。拋棄子女帳房鍋釜等物。乘夜奔竄。於五月十三日。西路大將軍率大兵至特勒爾濟地方。遇噶爾丹潰遁。與之交戰。厄魯特賊衆大潰。斬殺甚多。其餘逃散者。陸續投順厄魯特。噶爾丹止帶二十餘人逃竄而去。應作速移文陝西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

等。將邊外邊內之多巴西寧固爾等處。凡有噶爾丹所屬之人。俱即行收取。尚書圖納。習知地勢。著馳驛迅速赴陝西。會同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料理此事。若非噶爾丹之人。勿悞收取。將此即作速知會。

命撤青海諸台吉捕噶爾丹及其餘黨。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曰。噶爾

丹先於烏蘭布通地方敗潰之時。首頂威靈佛
云。乃鬼魅引我來進皇上喀倫。不然我豈敢擅
入。此後不但扎薩克蒙古之在喀倫以內者。即
歸附皇上之喀爾喀。若騷擾一人。此威靈佛即
誅戮我。因有此盟誓。朕停止大兵追勦。使其悉
還。噶爾丹之究逆仍不悛改。去年至克魯倫地
方。又侵掠歸順之喀爾喀納木渣爾拖音。朕用

是震怒。今年調遣各路大兵。朕躬親六師。欲親
行勦滅。至克魯倫河。厄魯特噶爾丹。一聞聲息。
拋棄子女帳房鍋釜等物。乘夜而逃。西路大將
軍伯費揚古。率領大兵至特勒爾濟地方。遇噶
爾丹敗走。戮力交戰。厄魯特賊寇大潰。斬殺甚
多。子女駝馬牛羊等物。盡行俘獲。其餘逃散者。
陸續來降。厄魯特噶爾丹。止帶三十餘人逃竄

想噶爾丹冀免誅戮。遁逃西去。亦未可知。應着
理藩院選才能官一員。併筆帖式前往。知會青
海地方台吉等。若傳諭伊等所屬。可通西路地
方居住人等知悉。各相防備。偵探信息。若遇厄
魯特噶爾丹。即行拿送。或既遇而不拿獲。或既
經拿獲。不行遣送。明知故釋。此後即永以賊論。
再將呼戸訥爾地方。現在居住噶爾丹所屬人

等。著盡行拿送。將此情節。令理藩院譯蒙古字。
迅速馳驛往送青海地方。
命諸蒙古兵各歸本部。侍郎安布祿奏曰。昔議叙
喀爾喀貝子盆蘇克之事。奉
旨俟至克魯倫後再奏。今貝子盆楚克出征未回。
應俟到京時再議。奉
旨在後喀爾喀蒙古兵。俱令散歸各家。至秋月赴

京敍功之時。一併具奏。
上諭皇太子曰。侍讀學士喇西。引丹巴哈什哈。於十
七日到。朕素識其面。非下流無知識之人。令喚
入賜坐問之。其應對言語。眞實明爽。云噶爾丹
素有謀爲。亦得人心。每悔深入烏蘭布通。輕易
交戰。近思於克魯倫土喇諸處將喀爾喀及內
地蒙古。用計煽惑。令之首尾不相自顧。彼時希

圖大舉。滿洲聞知。必然出師。師少則與之戰。師
衆則委地而退。待滿洲旣旋。復躡襲其後。如此
不數年。自然財賦耗絕。必致疲獘。是以畜謀而
來也。伊心志本侈。今不意聖躬親統如許大兵。
度人所難行之瀚海。俄頃而至。厄魯特之衆。窺
見軍威。莫不喪膽。於初七日早。卽行潰遁。晝夜
奔馳。棄其生計。因追兵緊尾其後。狼狽流離。又

於十四日。在特勒爾濟地方。突遇西路大兵。時
厄魯特兵五千有餘。烏鎗不及二千。自克魯倫
巴顏烏蘭以上。極其亢旱。莖草全無。五晝夜倉
皇敗走於無草之地。沿途委頓。隨去者少。曾見
西路之兵。先據高阜。我厄魯特據一小坡。徒步
拒敵。天朝大兵。亦徒步與戰。火器齊發。整肅從
容。相逼而進。其前有舉棍者。有將紅圜之物遮

蔽其身者。漸戰漸近。至十步內。箭來如雨。先從
噶爾丹所領之隊敗遁。次則丹濟喇丹津溫布
亦遁。阿喇卜灘一隊。尙相拒未動。於是滿洲騎
兵將厄魯特大營圍繞。其婦人稚子及馬駝。俘
獲甚多。牛二萬頭。羊四萬隻。又見阿奴喀屯。爲
烏鎗所中而死。戴巴兔爾寨桑。中砲。連貫四人
而死。波羅特和卓中箭而死。後復短兵前接。更

有一隊。所持非鎗非刀。衝突直入。所向之處。人
皆披靡。斃者無算。思我主背其誓言。獲罪聖主。
天實厭之。至於此極。我等素行殺戮。離拆人之
妻子。今輩歸巳身。輾轉思維。愛惜性命。故背我
主。而圖倖免。殺戮存留。皆出聖恩。又以滿兵如
何問之。云我等會於烏蘭布通時。即巳畏懼。今
來此克魯倫土喇。我厄魯特傾國之人。皆豫知
滅亡。惟噶爾丹一人。以爲不然。猶妄言有成。此
乃天之定數。彼不自知其然而然矣。昔噶爾丹
征討諸國時。所向咸剋。如滿洲兵者。實無敵于
天下。我厄魯特如何抵當。適自取覆亡也。又問
噶爾丹得脫乎。可擒獲乎。對云。聞噶爾丹僅率
四五十人而走。擾亂中未經目覩。然雖得脫。無
以資生。殆困餓以死耳。昔此正欲遣發十八口

中。副都統阿南達。齎至平滅厄魯特奏章。遂一
併附件。其陸續投誠之厄魯特二千有餘。亦全
獲其妻子牲畜。勦滅厄魯特之事畢矣。將此情
節。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咸令知之。滿大學士尚書及內廷
侍衛大臣亦令知悉。朕巳率衆望
天申謝。諸王大臣亦行慶賀。特諭。

甲戌。
命皇長子留駐中拖陵。料理兩路大兵糧餉諸務。
上諭皇長子曰。大兵人口。逐隊回師。爾可於此地酌
給糧食。至于成龍處。著于成龍撥與到京口糧。
使之前往。
命以騎給徒行人衆。收養遺留僕從。
上諭皇長子曰。大軍之行。兵丁內或有一二無馬步

行者亦未可知有于成龍給口可取使乘用我兵趕眾內有不能携帶僕從棄之而去者交于成龍給之飯食用其力使挽車看馬帶至家中交還原主大兵還家兵丁棄其盔甲器械什物亦未可知倘有不能帶回者有米完空車令裝載車上帶回

諭八旗諸臣回師禁令

上諭皇長子曰著諭八旗大臣衙等皆朕簡用之人今噶爾丹不能抗威聞風而遁諸大臣雖不得與戰惟約束官兵不擾沿途居民不飲酒不妄行搶奪善飼馬畜就水草小心牧放不盜刈田禾以飼牲畜不踐踏田禾不遺一人一騎全使到家此即汝等之所以効力也如肆行搶奪遺留人馬事發斷不輕恕

命安插厄魯特降人於邊外

上諭皇長子曰天時炎熱應令厄魯特降人暫居張家口外俟丹巴哈什哈等家口到後酌給牛羊鍋帳等物到張家口後恐糗糧有悞可自于成龍取銀五百兩交侍郎西喇小心照管暫令居張家口外候旨

撤偵古爾塔爾吉爾濟地方哨卒先是以偵古爾塔爾吉爾濟處恐有寇警

上遣侍衛十五人護軍三十人赴明珠所以探聲息至是

上聞大將軍費揚古既已擊敗噶爾丹無庸哨探矣若留伊等徒糜糧食耳著檄明珠酌留數人其餘遣回明珠隨奏留新滿洲十五人其餘侍衛護軍俱遣回明珠報按察使劉瑠運米五百

石麪七千觔于五月十七日十八日陸續到
克勒河朔。隨給駝馬助運。交侍郎阿爾拜。同
劉璀于十八日起行。解赴大軍。都司丁廷祥
運米五百一十九石。以馬駝往迎。自五月十
九日起。陸續到克勒河朔。又原任知府于漢
翔等運米八百石。亦以駝馬馱運。到克勒河
朔。交理藩院馬爾漢押同起行。解赴大軍。

駕至察罕布喇克。
命檄催于成龍趲運。

上諭行兵部曰。大軍運糧事務。關係甚要。因于成龍
才能可用。選出專令督理大軍運糧事務。凡所
題請。無不允行。初在京與于成龍面議時議定
八十日以內。用兵丁自備之糧。不用伊所運之
米。八十日期滿。即用伊所運之米。著伊運米至

土喇地方。為土喇以北進勦之需。後將兵丁自
備八十日口糧內。又減留二十日口糧之時。伊
會奏云。兵丁自備口糧。原議至八十日期滿。方
用臣所運米。今兵丁各減留二十日口糧。只餘
六十日口糧。至食完即用臣所運米。車輛必不
能至。朕即命駱駝首領郝尙圖等。將減留二十
日口糧。照數分載運至。補給兵丁。今八十日已

滿。克魯倫去京一千九百里。原議糧車日行三
十里。以今計之。已經行過八十日矣。若日行三
十里。應過克魯倫。且至土喇。今于成龍等糧米
不但未運至土喇。雖克魯倫亦未有顆粒運到。
以此觀之。一日只行十里。或十五里而已。噶爾
丹一聞朕親征信息。從克魯倫河逆流遁去。朕
率大兵窮追五日。再欲前往追勦。因糧運未至。

朕不得已率領大兵而回。其西路糧運全然遲悞。土喇地方。亦未曾運到顆粒。西路大兵遇厄魯特噶爾丹大敗之。盡獲其子女牛羊等物。猶幸克濟。若不將噶爾丹大敗。與彼相持。則將奈何。悞事非輕。現今西路大兵因糧米匱乏。皆由中路而來。厄魯特歸降之二千餘人。其子女人口甚多。已經著于成龍作速運米七千石前來。

伊止將米一千餘石。著劉暟宋大業運過拖陵地方。餘米全然未到。今已行八十餘里。糧車尚未見一輛。詢及沿途倒斃牲口。皆云係運糧馬騾。觀其所駐扎地方。皆不按驛站擇有水草之處。俱於無水之地妄行駐扎。不但兵丁。雖伊等運糧人夫。量亦缺乏。因糧米不能多到。朕會官兵。止給七日口糧。俟趲行至喀倫地方。將米補給。況伊等運糧大臣官員無一人先到。即漢官宋大業。亦未令滿洲官員同行。使其獨運米前來。兩路大軍。糧務關係甚屬重大。著作速移文于成龍文到。即將糧餉迅速運來。毋悞軍需。若仍遲延。將糧米不行速運。則于成龍等於遲悞軍需之中。又加遲悞矣。

乙亥。

駕至西巴爾台。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報到索岳爾濟山。請停收生巴爾虎。薩布素等咨行兵部日。三月十六日奉

旨。著盛京烏喇兵照將軍薩布素所奏。前來駐扎薩布素領伊所屬一千五百名兵。帶三月行糧於四月初旬起程。向克魯倫而來。若遇生巴爾虎等可即收取。欽此。我兵於五月初四日。自喀

爾喀河和洛思台地方起程。本月初九日至索岳爾濟山後五十里之噶爾達燕台河。因與安地方之北。應加防備。於是相視水草。在噶爾達燕台喀爾布爾勒木布爾根等處屯兵。其

盛京烏喇之兵。遣人先來報云。十二十三日可到。俟衆兵齊集之後。遣人至索岳爾濟山吳爾

揮地方。探侯大軍信息。倘有厄魯特警報出兵之際。宜暫停收取巴爾虎。俟事畢回時。將巴爾虎收取。或抗拒或逃遁。酌量施行。乞大部一併議定。報

聞。

丙子。

駕至席喇布里圖。留牧喀倫蒙古王等行慶賀禮。留牧喀倫之阿霸垓王吳爾占噶喇布達馬林沁。上蒿齊忒王達爾馬戩禮第雅本披爾阿爵哈納爾貝勒卜彌貝子額林辰達席協理吳爾占噶喇布王旗分事務貝子車林敦多布協理旗分事務台吉德木楚克等來迎

聖駕。慶

賀勦滅噶爾丹。在

行宮前三跪九叩頭禮畢。傳

上諭曰。爾等意中。曾料朕此行。所乘之馬。可直抵克魯倫。立奏大功而還。如是之速乎。其直陳之。朕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在京時飲食宴樂。無不備具。皆爾等所共知。此番出征。朕日食一餐。羊肉以外。並無豬鵝等物。夙興夜寐。櫛風塵而沐雨

雲。每至一處。朕皆步行。及聞噶爾丹確信。朕親
率前鋒窮追。凡此特欲速滅兇寇。使爾等衆扎
薩克得安生之故耳。今噶爾丹已滅。蕆奏膚功。
不但爾等此後永無侵擾之處。得享昇平之樂。
朕亦不復爲爾憂勞矣。王吳爾占噶喇布等跪
奏云。
聖主垂問。臣等安敢隱昧。我等蒙古地方。三四月間。

草不萌生。牲畜饑瘦。
皇上念我外藩蒙古。不辭勞苦。七十日之內。於無水
草之地。行三千里。立滅一大國。所乘馬匹。騰
驤而回。誠世所罕有之奇事。乃
天佛特相祐助耳。噶爾丹爲人兇惡。侵掠我外藩蒙
古。任意縱橫。未有敢與抗敵者。今我
皇上加以天威。霆擊電掃。不但我等蒙古世享太平

之福。萬邦之人。聞
皇上聖德神功若此。誰不傾心歸服。傳
諭曰。此番出兵。各旗蒙古王貝勒台吉等。於引路
探信牧馬掘井諸事。甚爲効力。凡差遣處。隨所
指使。無不應機各當。誠屬可嘉。朕必使各得生
計。重行賞賚。至於喀爾喀等。此番亦甚効力。朕
先以喀倫之內。視爲一家。今土喇克爾倫以內。
皆爲一家矣。吳爾占噶喇布等叩頭奏云。臣等

受
皇恩深厚。於軍國之事。自當効力。今
皇上又沛
綸音。如此軫念。臣等更有何言。但願仰托
皇上洪福。優游樂業。子孫世世。効犬馬之勞而已。
皇太子奏至。言五月十九日接到

諭旨。進
皇太后覽。奉
皇太后旨。前所遣書來。知噶爾丹聞大兵聲息。殺其妻
子。棄其生計逃遁。予心已即欣喜。今更悉知
皇帝籌畫。果與費揚古兵遇。先戰一次擊敗之。再戰
大敗之。予聞不勝欣喜。
皇帝之威福。

天地
祖宗。皆同眷佑。所到成功。奏凱而還。予惟叩謝
天地神祇。中心悅豫。並問
皇帝安好。又奉
諭旨。宜示宮中。訖。又奏言。臣奉
皇父旨。留居京師。伏念
皇父俯爲生民勤勞

聖體。殫竭心思。馳驅跋涉。深入喀倫以外無水瀚海
北邊之地。臣晝夜憂念於心。前聞近克魯倫
寇所居處。
天威所至。賊聞風遠遁。今又於五月十九日。捧接
皇父頒到諭旨。聞大將軍伯費揚古兵至。殄除賊衆
喜音。臣不勝懽慶。謹拜
天以謝。此皆

皇父預料逆賊。決策破滅。籌畫素定。分路遣發大兵
調度期會盡善之所致也。黎庶得以安息。皆
皇父念切國家民生感通
上天之故。即傳集文武羣臣。宣示捷音。咸令聞知。臣奏
請往迎
皇父。候
諭旨一到。即便起程。急欲瞻仰

天顏以抒誠懇之念。孺子依戀之心。爲此謹先稍前
申賀奏至得
旨。用兵事務。京師喜聞捷音。故接連馳報。今武功
告成。惟迅速還京。此外更無多語也。
上諭皇太子曰。遣中使之後。德木楚克台吉。於二十
一日到。云十八日。曾見兩處將軍會合。賊於伯
費揚古軍中投順者。同子之阿卜都什汗厄魯
特之車林渣卜台吉。巴兒爾台吉顧魯黙爾根
台吉韓度台吉梅寨桑馬木顧英寨桑厄林辰
哈什哈顧英寨桑畢車七大喇嘛畢西勒爾兒
綽爾濟被大兵勦殺之後。來降之厄魯特云。丹
濟喇於交兵時未動。師敗自刎。阿喇卜灘兩處
著傷未見脫出。曾見其所乘之馬。殆亦死矣。吳
爾占渣布死于陣前。噶爾丹所率約十人。奔僧

枯爾上流前往。噶爾丹有言。今已矣。難以存留。
惟前往不拘何地。餓餓以死而已。如此怨咎而
行。此番被殺與投順者。朕皆素知爲噶爾丹信
用之人。今已殆盡。但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丹
津三人。未知消息。投順于費揚古之人。二千有
餘。投順馬思喀之人。五百有餘。將軍等遣人四
面覓其踪跡。脫去無多。擊賊之地。我兵常隻身
獨行。撿拾賊物。有廓然蕩平景狀。朕曾遣侍衛
馬五往觀。俟回日。明白詢問再諭。朕恐汝等懸
念。故屢示之。將此情形于
皇太后前奏聞。
丁丑。
駕至烏喇爾幾地方駐蹕。
命留米于西喇布里圖。

上諭行兵部曰同知卓國佐所運米一百石著留於
西喇布里圖驛俟大兵到時散給兵丁
諭曰給米之事關係甚要前途無一大臣選人至
于成龍處令乘自用之馬速來
命查收達賴喇嘛交通噶爾丹書札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曰令行文大將
軍費揚古馬思喀等著徧諭我兵及扎薩克蒙

古喀爾喀沙木巴王等王貝勒貝子所屬人並
投誠厄魯特等將達賴喇嘛班禪庫圖克圖第
巴交通噶爾丹之文或唐古特字或蒙古字俱
查明收取交一曉事賢能官作速馳驛送至御
營事件不可遺漏
戊寅
上駐驛撫德國戶部奏請撥給現在
御營人口七日米糧奉
旨交與于成龍著大學士伊桑阿看給
命沿途休養士馬
上諭行兵部曰自喀喇芒鼐以前其草甚茂著諭後
營大臣疲乏之馬匹不可遺棄須從容調養務令
前到步行僕從亦必加意撫恤勿遺一人前令
步行僕從所到驛站即與飯食曾經給發米糧

今朕回鑾途遇步行僕從人等問之驛站並不
給飯著傳諭各驛站自此以後若遇步行僕從
務與飯食酌量給米遣發至交與疲乏馬匹必
揀水草佳處牧放同時交還本主留皇長子於
大兵後沿路稽察如有違悞不遵者察出定行
正法決不寬恕
命于成龍李鈵喀拜分駐三處供應大軍糧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給散在後二路大兵米糧關係緊急著于成龍李鈵喀拜三人於拖陵駐一人蘓德圖駐一人拖陵蘓德圖之間駐一人應付大兵米糧除已過拖陵之米不議外其纔到拖陵之米著暫留拖陵前路若有取用俟明珠移文運往其已出喀倫未至拖陵之米免運至拖陵隨所到之地即行留貯已有明旨諭皇長子

及內大臣明珠矣其未出喀倫之米亦免前來隨處留貯俟大兵回時沿途應付此應付米糧之事亦已明諭皇長子及內大臣明珠其已出喀倫未出喀倫之米除應給大兵外所餘米糧運至一緊要處或賑濟窮蒙古或別有取用再行定奪爾等會議具奏隨議

上諭已極周詳俱應欽奉而行其左都御史于成龍侍郎李鈵左通政喀拜俟奉

旨派定各駐一處之後再移文

皇長子併內大臣明珠得

旨著于成龍任拖陵李鈵任拖陵蘇德圖之間喀拜任蘇德圖

己卯

駕至科圖

命安郡王馬爾渾暫駐喀倫爱必罕西喇穆冷地方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等曰駐扎歸化城安郡王馬爾渾等著往艾巴哈西喇穆倫之喀倫於大兵進喀倫之前暫行駐扎如有厄魯特潰散逃竄來投降者令其收取安郡王等無兵如有用兵處可酌調附近蒙古兵如無用處不必調遣

命加恩喀爾喀從征諸部長。

上諭理藩院曰。此番出師。喀爾喀之扎薩克等。隨朕前來。一無俘獲。而服役甚勞。著賞車陳汗銀一千兩。緞十疋。若彼已歸。可即使人送往。其餘扎薩克等。各賞銀三百兩。內扎薩克貝子盆楚克著傳旨諭云。爾此番甚著勞績。俟至京之日。議定應封爾何爵。即遣人賫勑印往封。又協理旗下事務人員著各賞銀一百兩。將此交明尚書庫勒納。又喀爾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渣爾旗下鄉導齊旺言我喀爾喀遭亂之時。臣妻與妹。俱被厄魯特阿拉布灘等擄去。今既大破厄魯特。奪其子女。設或尚存。伏乞

聖恩給臣完聚。爲是叩

闕。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鄉導齊旺。此番頗有勞績。著理藩院移文大將軍伯費揚古。若齊旺之妻與妹尚在。著察出給與完聚。

庚辰。

上於塔爾奇喇

賜留牧阿霸垓王吳爾占噶喇布達馬林渣卜。高齊忒王達爾馬幾禮地雅木披爾阿霸哈納爾貝勒卜昭貝子額林辰達席等宴。

賞王貝勒貝子銀各三百兩。台吉等銀各一百兩。原封喀爾喀扎薩克貝子伊爾登濟濃達禮等。喀爾喀台吉之妻等。皆衣蟒服。喀爾喀男婦。扶老携幼。以及孺子。齊集

行宮東門。匍伏稽首跪奏曰。噶爾丹乃我輩大仇。恃其強悍。虔劉我輩。已至極矣。今不意噶爾

丹亦有喪亡之日也。
皇上從天而降。滅此兇逆。救我喀爾喀通國之患。實
非常之舉。我輩今已得報之矣。請謝
皇上再造之恩。傳
諭曰。朕君臨天下。統御萬邦。本無分於內外。即海
隅荒陬。皆吾赤子。一體眷念。厄魯特噶爾丹。逆
天肆虐。恃強陵弱。擄掠喀爾喀等國。故朕不辭

勞瘁。親統大兵征伐勦滅。今厄魯特之禍。靖則
朔方永清矣。汝七旗喀爾喀。自今以後。各自樂
業。圖報國恩。以副朕家視天下之至意。原封貝
子伊爾登濟濃達禮等。稽首跪奏曰。臣等先
為噶爾丹所敗。窮迫已甚。特投
聖上而來。
聖上將我輩容納恩養。後噶爾丹又侵擄我土地。肆

行擄掠。蒙
上恩恤。令我輩移居喀倫之內。今又勦滅噶爾丹。以
紓我輩之大患。自今以後。我輩子孫。世世得
安生業者。皆我
皇上之殊恩。譬人賴天之覆。恃日之光以生。
皇上即我輩之天日也。但祝
聖壽萬年。與天日同悠久耳。又我輩衆人數百里誥

据而來。所得仰瞻
天顏。再四叩懇。奏入。
上命以次引入幔城進見。衆皆叩頭呼萬歲。
皇上隨宜訓諭。均賜茶出。復遣掌膳章京吳洛渾等
賜宴。仍
賞銀幣衣服有差。又阿霸垓王卓禮克圖毋妃。王
吳爾占噶喇布毋妃。各

賜衣一襲。及銀幣。自是以後。至獨石口。皆依此例
每日汗王貝勒台吉等。來
行宮外。行慶
賀朝謁禮者甚衆。坐立之處。至不能容。蒙古有名
喇嘛。及王貝勒福金等。男婦挈挐而來者如
歸市。無論貴賤。悉出誠心。貢獻駝馬牛羊。不
可數計。

駕行時。男婦老幼羣集。拜跪路傍。合掌稽首。絡繹不
絕。附近衆扎薩克及牧場蒙古。率妻子迎獻
酒漿酥酪者。沿途環擁。
上有時下馬。令衆
皇子文武大臣侍衛侍坐。取蒙古等所獻。分須飲
啜。凡執事以及僕從。均得沾渥。蒙古來迎男
婦以及稚子。皆令環坐。

賜以酒脯。歡聲動地。謳歌遍野。
命獨石口內五站。豫備香薷湯
上諭行兵部曰。獨石口內五站。每站各煎香薷湯豫
備。以酌飲凱旋軍士。時方五月下旬。盛暑之際
車駕所至。或隔宵降雨。或日間陰雲輕翳。氛埃不
起。涼爽襲人。直抵京城。類皆如此。
命皇長子回京師。

上諭行兵部曰。皇長子令回京。其散給軍糧事務。交
明珠于成龍可也。
壬午。
上駐蹕蘇勒圖。喀爾喀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
圖汗西地西里貝勒向衆台吉至。慶賀剿滅
噶爾丹。因請謝
恩。

上召入行宮內見之土謝圖汗率西地西里等叩頭
上曰爾年已老不必叩頭命扶起土謝圖汗跪而固
請曰噶爾丹係臣大仇事皆由臣而起臣已
年老欲見噶爾丹之殲滅度必不能念已絕
矣今得目覩夢寐中亦不料及此臣死亦無
憾矣伏惟
皇上不自惜勞苦軫念衆喀爾喀等遭罹患難將狡

惡克賊噶爾丹立行勦滅如此
洪恩大德衰朽殘軀敢不叩謝奏畢叩頭不已
上命御前大臣扶起賜坐土謝圖汗復跪奏云臣之
隨徃出征人等言
皇上夙興夜寐日食一餐一應大小事務俱出
睿裁焦勞至極此舉特為七旗扎薩克喀爾喀驅
除災害使得永享安樂臣今年老不能效犬

馬之勞惟教臣子孫世戴
洪恩以圖報效臣喀爾喀等國雖滅較之噶爾丹
之滅尚覺榮幸蓋臣等七旗扎薩克喀爾喀
雖為噶爾丹所破臣等尚識時勢將妻子及
所屬人等保護來歸
皇上蒙我
皇上廣如天之仁即納臣等仍復舊封享受

皇恩如此顯赫今噶爾丹悖天縱惡
天威肅臨其國立亡妻子被戮不能保護一應奴僕
牲口盡為俘獲雖帶數十騎隻身鼠竄終不
能脫死且無葬身之地矣臣較之噶爾丹相
去懸絕奏畢傷感淚下
上溫旨安慰之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俯身合掌奏
云我係出家人以殺生為戒不敢行慶

賀禮。但驅除兇暴。以安衆生者。乃佛經之所崇重。
皇上欲使宇宙羣生。各得其所
親歷諸般勞苦。立奏絕世膚功。我喇嘛不勝驚異。自
此以後。惟願
皇上萬壽無疆。日於佛前誦經祝禱而已。
癸未。
賀不。察罕諾爾。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平北大將軍

馬思喀等奏至。疏曰。五月二十一日副都統
阿南達至。傳
諭曰。西路糧餉。未到軍前。朕深切軫念。如之何則
可。爾兩大將軍會議。欽此。臣等查西路大兵五
月十三日。於昭莫多地方。仗
聖主神威。大敗噶爾丹。後撥給察哈爾叅領品級章
京塞音察克察哈爾兵一百名。酌量派給官

員。遣往翁金。有零星結夥兇食散行之厄魯
特。亦未可知。遇時即行勦殺。并令曉諭翁金
看守米糧之西安副都統西爾哈達。與運糧
侍郎王國昌等。又移文副都統西爾哈達侍
郎王國昌等言。託
皇上洪福。大敗噶爾丹。或有零星逃散妄行竊盜者。
亦未可知。米糧關係甚要。應加意防守。嚴緊

斥堠。若遇厄魯特人。即行勦殺。知會後。又撥
給察哈爾叅領阿木朗郎等。察哈爾兵二百
餘名。酌量派給官員。令往迎米糧。交戰地方
山林之內。或有零星逃散厄魯特人。亦未可
知。遇時即行勦殺。米糧到時。防護向大兵前
來。本月二十一日。又遣喀爾喀昆都倫波碩
克圖多羅郡王濮布旗下色爾濟等十人。照

上諭將寫賫送齊思希忒克本齊克等處尋覓根敦
代青去矣我
皇上意圖萬全因西路糧米未到奉
諭極其周詳臣等議派出中路前鋒百名護軍百
名揀選西路前鋒護軍驍騎百名每旗派章
京一名每翼派夸蘭大一名正欲遣往臣費
揚古所遣往迎米糧駱駝及正卿辛保侍讀

學士范承烈總兵官毛來鳳郎中鄂奇等自
備駱駝二十九隻所載趕送大兵米糧於本
月二十二日已到其留於翁金之米正卿辛
保等送往那拉特地方運送之米既到此後
並無可慮之處故停止派遣兵丁為此謹具
奏
聞

命示議政大臣
命賜土謝圖汗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各銀一千
兩多羅貝勒西第什里銀三百兩
命賜土謝圖汗諸台吉妻女銀一千四百二十兩
命賞修道鑿井監牧人員先是
上諭侍郎安布祿等曰阿霸垓兩旗阿霸哈納爾兩
旗蒿齊忒兩旗內此番修路掘井牧馬之台吉

官兵等職名著照吳爾占喀喇布王所開翻譯
奏覽至是安布祿等奏言此次修路掘井牧馬
之蒙古台吉官員兵丁俱於所司之事盡心
効力應欽遵
上諭加
恩賞賜阿霸垓兩旗阿霸哈納爾兩旗蒿齊忒兩
旗以上六旗台吉一百四十三名舅舅子孫

三名應各賞銀五十兩都統三名副都統四
名各賞銀二十五兩叅領四名長史三名各
賞銀二十兩一等護衛七名佐領三十八名
各賞銀十五兩護衛三十五名典儀三名達
爾漢一名驍騎校二十四名各賞銀十兩兵
丁附丁共二千二百零八人各賞銀五兩共
銀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兩將于成龍帶來銀

內動用現今六旗扎薩克王貝勒貝子贊理
旗下事務台吉等俱在此處應交與伊等使
賞各旗下台吉官兵等俾沾

皇上賞惠奉
旨此次賞賚將蘇尼特兩旗亦入此數內再召尚
書班第著馳驛前來到時著照前議監視行賞
其餘銀兩不必隨朕帶行著留此處現有員外

郎帖圖一人在此再將部院才能官員派出一
二人同帖圖管理所留此處銀兩馬匹僕從人
等等候大兵于成龍所運之糧既無用處若使
載回反勞牲口人力留此備用似猶有益著將
此即行會議隨議
上諭極其周詳俱應欽遵
諭旨行令應往召尚書班第將蘇尼特兩旗之修

道掘井坐塘台吉官兵數目查明照賞阿霸
垓等六旗例亦將于成龍賚來銀兩支賞之
此賞八旗人員之處交明尚書班第及扎薩
克王台吉等或賞同本處賞給或俱傳集於
察罕諾爾地方班第親同扎薩克等會同監
賞著班第酌量而行將于成龍賚來銀兩現
在此處者即行賞給餘銀即留貯此處俟尚

書班第至時。賞給阿霸垓等八旗之修道掘井牧馬及坐塘之台吉官兵。其餘仍交于成龍原齎官員人等。齎回京城。于成龍所運之米已過察罕諾爾者。著撥給後隊官兵。餘俱令載回察罕諾爾地方。其未至察罕諾爾之米。及和爾博以南驛站所留之米。亦交于成龍等。俱運至察罕諾爾地方。或酌量收貯。此

收貯之米。著于成龍等小心謹慎。苫蓋堅固。勿使雨水浸濕。以致霉爛。察罕諾爾地方。去蘇尼特阿霸垓部落甚近。量派此六旗官兵。著輪班看守。此處所留人衆牲口銀米甚多。今祗有帖圖一人。著再留隨征之給事中能泰李沙。會同料理。將此所留人馬。俟後隊兵至時。各交明本主。尚書班第于成龍李鉌喀

拜等至時。著同派官兵交明米石。再回京城。其取用所餘銀米之數。著尚書班第于成龍等奏明存案。奏入奉

旨依議。

皇長子胤禔奏報撥給米糧事。先是。

上諭皇長子曰。大兵糧餉。若尚可支幾日。將這一路糧餉爾與明珠商議。沿途節次存貯。隨大兵所

至地方支給。則車輛牲口。俱得歇息。兵餉亦不至有悞。至是。

皇長子奏曰。臣等自克勒和朔。運往迎接大兵米一千零十九石麵七千觔內除給過往迎西路運留特勒爾濟地方米糧官兵外。所餘米麪。俱撥給撫遠大將軍官兵矣。今現到克勒和朔米二千零二十四石五斗麵四百觔將

此米除給平北大將軍官兵一千石外餘米
一千石麪四百觔再給撫遠大將軍官兵兩
路大兵既有此米已可至拖陵地方現今拖
陵有運到米三千一百石零為此移文于成
龍著沿路運糧夸蘭大官員等將未到米糧
接續於驛站處停止外又遣郎中噶禮隨其
所過著於驛站處停止又奏曰奉到

勅令臣回京謹將糧務交于成龍明珠臣身於二
十六日自拖陵起行矣報
聞
甲申
嚴飭擅用官馬
諭行兵部曰朕回軍以來於沿路沙岡處見于成
龍等所留挽車牲口盡皆肥壯至揀選帶往前

去牲口則疲瘦者多捐運贖罪人等將官馬馱
載伊等私物以致糧餉顆粒亦不能依限至克
魯倫此皆由于成龍等留肥壯馬匹在後捐運
贖罪者將肥馬擅馱私物遲悞官糧朕路遇捐
納人等用肥壯馬馱載私物者痛惡之已將馬
追取散給兵丁矣將此移文知會于成龍
定凱還告

廟迎賀禮禮部奏言今
皇帝親統六師剿滅噶爾丹查
太宗皇帝征朝鮮受降還師諸王大臣上表迎接進
京之日請
皇子行三跪九叩頭禮又告祭
太廟又查明朝永樂年間上躬率師征蒙古回京之
日遣官告祭天地宗廟陵寢承天門旗纛之

神布告天下。陞奉天殿。受臣工表賀。今
皇帝大捷回鑾進京之日。應自和碩親王以下。有頂
帶官以上。俱穿蟒袍補服。過清河郊上跪迎。
排列儀仗。自土城至
皇子。從軍不從軍諸王大臣。皆隨
皇帝赴
堂子。聽鳴贊傳呼。行三跪九叩頭禮畢。排列儀仗。自

堂子至午門。
皇帝回宮。其獻表慶賀告祭宜布天下應行事宜。俟
皇帝回宮之後。逐一查明議奏。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隨議
皇帝親統六師。謨略預定。勦滅噶爾丹。
功德甚大。古無與倫。應行典禮。俱應如禮部所奏。
上從之。

上諭皇太子曰。朕入喀倫。見草長甚佳。諸人之馬留
在喀倫者。皆更肥壯。衆蒙古云。比數載以來。不
曾見如此草長茂盛。雨水調勻之年。自今春牲
畜肥壯。四種牲畜之孳息。並無損傷。此皆我聖
主所賜福慶。惠及我等者。又內扎薩克喀爾喀
翁媼及婦人稚子迎於路次。喜而言曰。以我聖
主之威福。不惟一噶爾丹。即十噶爾丹。大兵一

至。亦立刻破滅矣。今聖主建立大功。奏凱而還。
我等來迎叩首。從此共樂太平。又有老婦等言。
我等初以爲聖主不在富盛之地。寶幄之中。安
居逸樂。而當此寒苦之時。何爲來我曹此等地
方。我等聞遠過瀚海。前往克魯倫河。我等老朽
之人。不覺眼中流淚。每日哭泣。意中思念我主。
爲何深入如此荒遠悍惡之敵地。忽聞將噶爾

丹剿滅奏凱而還方知我威武聖主之來誠大慶幸也若非如此我等今生何以生活皆歡欣忭舞謂胸懷得以開暢稽顙至於破裂哭者哭者一時雜遝今正蒙古牲畜肥壯之時極爲殷阜較我師去時迥相懸絕比時未經遣聞今特

諭知可進

皇太后慈覽並使宮中知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五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六

六月乙酉朔發

駕至昂吉爾圖

命二郎保賚勅往諭青海薩楚默爾根台吉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侍郎安布祿曰今當會議遣檄

下青海之事矣如當遣檄即自此地遣去爲善

議曰發檄諭青海甚是請將檄文即自此地發去如青海諸台吉擒噶爾丹之女及其屬下人昇我或令二郎保親身帶來或差人解來請

旨定奪

上曰著自此地遣撥什庫一人帶羅壘額木齊夥伴齎巴星馳至二郎保所令二郎保賚勅往諭如執噶爾丹之人昇我著二郎保親身帶來再一

面將微青海台吉之文。發往京城。作速照樣刊
刻刷印百餘張。星飛驛遞二郎保所。令二郎保
遍諭沿邊居人。理藩院差撥什庫巴特馬。同羅
壘額木齊報件善巴賫
勅赴二郎保所。其文曰。理藩院檄仰青海薩楚默
爾根台吉。搏碩克圖濟農。欽奉
上諭曰。爾青海諸台吉。歷世尊奉達賴喇嘛法教。敬

事本朝。聘問貢獻。恭順有年。朕亦頻加恩賚。未
嘗有間。乃噶爾丹壞達賴喇嘛之法教。不遵朕
旨。稔惡不悛。朕乃親統軍至土喇。剿而滅之。不
可不明諭青海諸台吉也。噶爾丹前於烏闌布
通敗走之時。朕如全發所調兵馬。無不可追而
誅滅之。噶爾丹首頂威靈佛像。立誓言鬼物誘
我進皇上邊汛也。我何敢知而闌入乎。自此以

後。不但邊內扎薩克蒙古。即歸降皇上之喀爾
喀。如害其一人。聰威靈佛立刻誅之。朕乃罷各
路追兵。宥其命而縱之。噶爾丹頑悖不悛。朕屢
勅曉諭。竟不遵奉。索我降人喀爾喀不已。去年
又渡克魯倫河。掠我降人納木扎爾陀音。朕遣
員外阿爾必特祜等爲使問故。不見朕使。奪其
所乘馬駝。遣令步歸。後遣侍衛克什圖王事保

往爲使而往。又不之見。亦奪其馬畜。使之饑餓
徒步而歸。朕乃震怒。發西路大兵一枝。俄農巴
爾濟路大兵一枝。克魯倫上流大兵一枝。朕親
統大軍。由中路而進。既近克魯倫。猶不忍羣生
橫罹鋒鏑。又差長史多禪等往諭。朕來與汝會
語。朕無殺汝之心。我大兵已截汝後路矣。不信。
則遣人往視可也。又奪護送使人之馬。揣使人

之衣且不遣使人歸後又差扎薩克喇嘛彭𠂭
克格隆往亦不遣歸朕乃親統大軍近逼噶爾
丹正俟所遣使人覆音衛克魯倫河徐進噶爾
丹聞聲畏威棄其婦子廬帳釜鐺而遁至特勒
爾濟遇西路大將軍費揚古兵噶爾丹又先據
險我西路大兵始奮擊之遂大敗噶爾丹陣斬
阿奴及有名寨桑甚衆殺厄魯特人四千餘餘

盡降全獲其子女駝馬牛羊廬帳噶爾丹僅率
二十餘人遁去其降人丹巴哈什哈等人衆及
所擒羅壘額木濟係博碩克圖濟農遣往噶爾
丹者俱言達賴喇嘛歿已九年矣夫本朝爲達
賴喇嘛護法之主禮待六十餘年其沒也第巴
理宜奏聞而第巴匿之反惑衆誘噶爾丹與我
第巴之罪大矣且噶爾丹台吉青海諸台吉并俄

羅斯國人。與彼同攻中國。又潛通中國回子。從
中助彼。許得中國後。立回子爲中國主。彼則取
其賦稅。是以至克魯倫。及敗走之時。猶語其衆
曰。我至此克魯倫者。非我意欲深入也。達賴喇
嘛言我南征吉大慶也。我是以深入。此達賴喇
嘛殺我。而我殺爾等矣。思達賴喇嘛。與朕道一
風同。相敬有年。達賴喇嘛尚存。斷無此事。此皆

達賴喇嘛歿後。第巴指達賴喇嘛。以唆噶爾丹。
其跡顯然。除另勅發第巴外。今噶爾丹亡命西
走。亦未可定。應傳諭青海所在諸台吉。如欲仍
前修睦。則通行屬下西路所通地方人等。俱各
防守。探聽聲息。如遇噶爾丹。即行擒解。過而不
擒。擒而不解。知而故縱者。此後永讐之。至噶爾
丹之女。嫁於博碩克圖濟農之子。即當解送噶

前州之人現在青海者。亦令盡擒解來。上項原
由着理藩院譯蒙古文帶羅壘額木齊之人一一
名飛馳傳諭。
內大臣明珠等報週西路大兵於多羅特之
地。以糧給之。行兵部奏曰。據駐扎克勒河頭
內大臣明珠咨言。前者劉暟等。運到克勒河
頭。米五百石。麪七千觔。已交侍郎阿爾拜。星
速解赴大軍。與劉暟同於五月十八日起行。
又都司丁延祚運來之米。自五月十九日起。
陸續到克勒河頭。交員外達嶽等。星速解赴
大軍。已令起行。俱在案。今阿爾拜報稱。職所
運米五百石。麪七千觔。於二十一日俱到拖
諾。二十二日。擇駝馬騾內之可用者。率劉暟
等。運米二百八石。麪七千觔。到扎喇河頭。遇

平北大將軍。迴往迎糧官兵。共二百二十二
口。給米四十四石四斗畢。即起行。到多羅特
地方。次日撫遠大將軍兵到。以所餘米一百
六十三石六斗。麪七千觔。送至大將軍所。已
分給衆官兵矣。又據侍郎阿爾拜。亦以前事
報部。爲此奏
聞。
諭
堂子免陳旗纛畫角。行兵部奏曰。
皇上親統六師。出征噶爾丹之時。排列八旗護軍旗
纛。火器護軍旗纛。所謂
堂子敬行。粤稽
太宗皇帝往征朝鮮。受降凱旋。祭纛於郊。詣
堂子行禮。

回宮。今
皇上親統六師，勦滅噶爾丹，凱旋進京之日，請
堂子行禮，應否排列八旗旗纛畫角，請
旨定奪。
上命議奏。議曰：八旗旗纛畫角，俱在後軍，詣謁
堂子，請停排列旗纛畫角。
上從之。

丙戌，莊親王博果鐸等奉
表稱
賀。莊親王等奏為敬陳
聖略覃敷，神威遠播，滅寇奏勳，普天胥慶事。臣等於
五月二十二日，伏讀捷音，具聞
皇上躬行天討，身先士卒，直抵賊營，巨憝震驚，望風
奔遁。

聖謨神算，早已預料其必逃，分道夾攻，務令窮蹙，其
所往，果爾勢窮，突遇我銳師，鋒鏑縱交，殲獮殆
盡，賊渠隻身窮竄，妻子悉已就擒，輜重牛羊
盡皆收獲，脅從羽黨，莫不歸誠，梟逆迅消，膚
功立奏，茲蓋我
皇上深謀碩畫，治軍無所不詳，制勝宜威，應敵無所
不盡，方噶爾丹之蠢動，致喀爾喀之受侵，衆

謂何煩遠馭
乘輿，但應特假節鉞，倘非今日之預計，或同前此之
疎虞。乃我
皇上決意親征，謀成獨斷，師興四路，無不適合機宜，
令稟一心，所以動關機要，但從來軍行糧餉，
勢必致民力輓輸，而
皇上頒發帑金，民不加賦，屢頒恩賜，兵有餘資，莫不

願効馳驅。咸知盡心供億。且時當春仲。新埶
方萌。更地值冰消。又難出牧。臣下拘之見
皆以為當暫緩期。惟
皇上審料之深。
特命乘時進發。果至塞外。馳馬毫無匱乏之虞。漸進
西陲。道路益有菁葱之盛。
六龍親邁。履砂磧而易若坦途。一怒廓清。搗賊巢而

潰同鼠穴。往者逆藩叛亂。雖
廟謨以次削平。海寇逋誅。屢
宸衷倏焉殄滅。今茲醜類。迅掃無餘。向後兇頑萌芽
永絕。從此屬藩消侵凌之患。各遂生成。即且
邊境省捍禦之勞。共遊熙皞。
鑾回伊邇。快看飲至軍容。俯罪賓縈。喜見輸誠革面。
千百國奔聲靈而恐後。孰自外於範圍。億萬

年臻上理以無加。罔不涵於浩蕩矣。臣等無
任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上報聞。
巳丑。

命侍郎多奇等留後。禁踐踏偷盜田禾。
駕至獨石口。城中居民。及二三百里居民。扶老攜幼。
排列香案跪於道旁。擎拳奏言。
皇帝為我生民。遠行征討。滅此番寇。自茲以來。永享
太平。耳不聞厄魯特之聲矣。但願
皇帝為萬歲。歡呼稽顙。沿途不絕。是日
皇太子率諸大臣迎

駕。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親統大兵往征厄魯特噶爾丹大勳既集奏凱言旋進獨石口見今年麥禾俱大盛朕衷欣悅念大兵陸續歸來民皆倚此田禾度日如或踐踏或偷盜餵馬小民何恃以餬其口今將獨石口至懷來縣交侍郎多奇自懷來至京城交侍郎馬爾漢率地方官與伊等隨行部員及扈從部院官沿途巡察如獲踐踏田禾偷取餵馬畜者立拿參奏如遇而不拿拿而不立參後朕聞之必以軍法從事決不姑恕。

辛卯。

上駐蹕懷來縣時懷來縣地方稍旱

駕臨是地即沛然雨足其民同聲言曰真神異也。

皇上除寇以快天下今日

駕甫至即霈甘霖甦我田禾歡欣踴躍跪叩道旁。

癸巳。

駕進京城先是以獨石口至京城天時炎熱

命沿途備冰水梅湯香薷湯官兵皆得其益是日復

命沿途仍前備之以足前軍之用辰時

駕發清河縣排列儀仗

皇太子率諸皇子諸王及在京文武大小官員俱穿蟒袍補褂於郭外五里道旁跪接八旗護軍驍騎步兵近京鄉紳士民工商耆老男婦皆扶老携幼排列香案門戶懸綵人各捧香跪迎皆叩首奏言

皇帝為萬民除害實勞

聖躬遠臨絕域大勳立奏

功德超隆。天高地厚。誠古來所未有。臣等仰戴
鴻恩。佴祝萬壽無疆而已。臣等一聞凱音。衆心不勝
歡悅。急欲望見
天顏。已候數日矣。
上命前驅者勿警蹕。於是父老扶杖。率其婦子前行
塡塞街道。城外環集者數百萬人。歡聲如雷
上由德勝門入。詣

堂子行禮畢。詣
皇太后問安。
回宮。
臣等伏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威德廣被。自往歲三逆掃蕩。海嶠輸
誠。東西朔南。聲教暨訖。雖殊方異域。莫不梯
山航海而奉朝貢。厄魯特噶爾丹。荒徼頑孼。

狡焉思逞。竄伏西陲。煽誘外藩蒙古諸部落。
曩者烏蘭布通之役。衆已入我網羅。幸獲免
脫。猶然怙惡不悛。近且逼處巴顏烏蘭。時時
侵掠我歸附之喀爾喀。悖逆天常。志懷叵測。
皇上洞燭情形。綢繆先事。頻年來訓練師徒。簡閱將
帥。我備久已修飭。若不乘此時亟行剪除。蠢
爾兇頑。勢必搖蕩邊疆。馳至驛騷內地。流毒
蒼生。爲害滋大。非赫怒不足以安民。非一勞

不能以永逸。乃遂決計
親征。命八旗皆儲峙以待調發。維時廷臣震悚。不敢
以寇賊之變。仰煩
君父。方且交章乞留。而
睿謨已定。不撓羣議。爰是祭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犂非致討。禡牙啟路。尅日啟行。分遣撫遠大將
軍費揚古等。領兵由西路前進。以遏其西奔。
復令黑龍江烏喇將軍。領兵分駐近地。以防
其東竄。而大軍出獨石口。由中路進發。三方
布置。萬里連絡。時尚春寒。塞外水草未豐。

皇上加意拊循。軫恤周至。櫛風沐雨。與士卒同勞苦。
甚至日御一餐。步行沙磧。而又時
頒賜賚。激勵同仇。故凡列戎行。及外藩助順諸王貝
勒等。人人感奮。咸爭先効力。而
聖謨廣運。舉凡決機制勝之要。調遣策應之方。動必
萬全。悉臻至當。測料賊情。洞若觀火。指畫地
勢。葬若合符。至於頒牧放之令。以節馬力之

疲勞。飭飛輓之程。以籌糗糧之接濟。定營伍
之制。申斥堠之規。無不上煩
宸慮。禀受
指麾。乃或水泉素乏之地。忽湧靈源。雨雪沍寒之時。
或逢晴霽。
天心孚協。瑞應駢臻。良由我
皇上為萬姓除殘。至誠昭格。故得

上天眷佑如此。噶爾丹恃險遠。井蛙自大。猝聞
聖駕親臨。遂爾倉惶潰遁。
皇上身率前鋒。窮追五日。噶爾丹盡棄輜重。晝夜狂
奔。而
皇上所遣西路之兵。早已按期截其歸途。奮力邀擊。
擒斬無算。蓋自出師以至
回鑾。不滿百日。往返五千餘里。而大功告成。自古用

兵。未有若此之神速者也。臣等竊惟行軍絕
漠。古昔所難。我
皇上神謀獨斷。克奏膚功。電掃飆馳。崇朝底績。惟至
仁。故能勞一身以靖蒼生。惟至明。故能居九
重而見萬里。惟神武。故能摧勁寇如拉枯朽。
遐稽上古。如軒轅之戮蚩尤。虞舜之格苗頑。
功德至隆。然皆用兵寰中。未嘗遠及域外也。

至如殷宗之克鬼方。爲役三年。周宣之伐玁
狁。不及千里。漢唐及明。雖屢征朔漠。未著奇
勛。以覯今日。眞邁越前古遠矣。從此邊隅永
靖。四海無波。億萬斯年。蒙樂利之休。享清宴
之福。孰非我
皇上神功聖德之所致哉。
甲午。禮部擬上
皇太后
皇帝尊號告祭典禮入奏。留
中。先是莊親王博果鐸等奏言。
神威遠播域外。邊境永清。敬陳燕賀之私。請布捷音。
上發該部詳查應行典禮事宜具奏。至是禮部奏曰。
粵稽
太宗皇帝。出征朝鮮。受降凱旋。諸王大臣上

表迎接。入京之日。詣謁
堂子。告祭
太廟。又考明朝永樂年間。上親征蒙古歸。遣官告祭天
地宗廟社稷陵寢承天門旗纛諸神。頒詔天
下。上御殿。受大小臣工表賀。今
皇上親統六師。剿滅厄魯特噶爾丹。
功德宏大。亘古無倫。應告祭

圜丘
方澤
社稷
晉安奉殿
孝陵遣官致祭
永陵
福陵

昭陵及旗纛之神。
天安門太歲礮神及五嶽五鎮四瀆四海歷代
帝王陵寢孔陵亦應遣官致祭。請上
皇太后尊號。
皇帝尊號頒
詔天下。
皇帝陞座諸王大臣官員上表稱

賀。各省督撫文武官員亦上表稱
賀奏入。
上留中。
命封喀爾喀郡王善巴為親王。貝子彭素克為郡
王。
上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昔喀爾喀王善巴奏
言噶爾丹不可使據克魯倫。當討之。而此役盡

出其馬以助軍。勞勣丕著。殊為可嘉。貝子彭素
克。聞悉都逃。即發人追之。是役執訊偵探。勤勞
茂著。其遣移扎哈爾等哨探也。諭之曰。此去如
不獲實音。不擒生口。皇上雖不加罪。吾必誅之。
蹤貢如此。朕向拖陵而來。正思於歐德哈爾哈
以下探聲息。故問鄉導地里形勢。而彭素克人
來。奏歐德哈爾哈以下。已遣往探。正合朕意。如

此等事殊爲可惡彼所遣人員朕俱已加恩善
巴彭素克理當議叙著交與理藩院查明具奏
理藩院奏曰查喀爾喀郡王善巴擒解噶爾
丹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所差綽載六鄂羅
斯之奸細尼爾巴格隆又向噶爾丹使人博
喇特和卓問明噶爾丹事情來報又遣其人
德得黑舍津於庫克納他喇納偵探收復汪

舒克部落巴圖達等五戶來解又遣其副都
統扎爾等至庫倫白爾齊爾偵探又善巴之
諸子自巴爾哈蘇臺地方以外遣人偵探且
善巴奏言不可容留噶爾丹在克魯倫是役
効勞於西路大軍中盡出所有馬匹給軍士
乘用喀爾喀貝子彭素克當惡都逃去時彭
素克差其子在覓殷扎納其身追惡都與戰

又遣人於其屬下台吉厄爾德尼阿海使追
惡都收其子媳而來分遣人探噶爾丹惡都
聲息又對噶爾丹設立哨卒奏入
上命以郡王善巴爲親王授貝子彭素克爲郡王以
示奬勸可會議具奏僉謂當遵
聖旨加封其原封善巴信順之號原封彭素克伊爾
登濟農之號俱奉

欽定應仍存之換
冊之事請交該部
上從之
命以餘米存貯察罕腦兒
上諭内大臣國舅佟國維等曰朕沿途視邊內田禾
甚茂邊外所種之苗五月初間被霜略損是以
復種邊外蒙古未必不致乏糧于成龍所運米

供給兩路大兵。尚有所餘。前諭于成龍察罕腦兒地方。前歲曾耕田築室貯糧。有此現成房屋可往存貯。如不能運到。酌便留下。今應將此米。詳議預備。朕又見來路仍有解馬騾捐助者。大兵已還。米無所用。今令捐助。則此事如何完結。朕原諭于成龍捐助人員車馬騾與米俱到土喇者。准其作數。而于成龍請于京城收馬駝騾。

原諭未在八十日內。運至土喇。不但不能至土喇。即八十日內。至克魯倫者亦少。今大兵已還。仍使捐助可乎。若不預定。後必紛亂矣。着會同定議具奏。議曰。于成龍所運之米。供應大兵。餘剩者甚多。察罕腦兒地方。有現成貯米房舍。取餘米貯備。大有裨益。應欽遵

上諭而行。將于成龍供應大兵餘剩之米。即派其隨行人員。運致察罕腦兒。謹貯現成所有倉內。倘房舍不敷。就近擇地收貯。勿使雨水霑濡。即交附近扎薩克。小心看守。至大兵已勦滅噶爾丹而還。其米無庸前運。應停止捐納馬騾。其捐納車輛馬騾。已運米至拖陵者。准為捐納。如不至拖陵者。不准為捐納。應行文于成龍。將運到拖陵者幾何。不到者幾何。分晰

查明。開造清冊。星速具奏。其不准人員馬騾。仍各發還本人。

上從之。

乙未。

諭用兵之道。在得天時。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觀此番出征。地方形勢守亦可。戰亦可。但得天時甚難。兵蚤出。則天寒無

草乏水。兵不能行。兵進出則天暑雨水多。倘連
雨數日。則樵採不敷。必致窘乏。此番兵出。遇無
水之地而得水。無草之地而草生。寒暑俱調。此
特
上天眷佑。故滅寇而成大功。並非人力之所能也。其以
是語九卿。伊桑阿出傳
諭九卿。俱跪而奏曰。

上天爲民除害。
皇帝亦爲民除害。
皇上德量如天。
皇上雖不自居。豐功偉績。誠皆出自
聖心也。
命增察哈爾護軍之餉。加
恩外藩蒙古。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此番出征。視察哈爾兵。人
材矯徤。甚爲効力。其護軍當每月加餉一兩。至
四十九旗兵丁。此數年間。戍役勞苦。其中路西
路出征押送糧車監牧坐塘鑿井修道兵丁。應
每人每年六兩給三年。不出征兵丁。每人六兩
給一年。著議政大臣集議。議曰。查八旗戶外游
牧所在察哈爾前鋒護軍共八百二十二人。

每月各加一兩。給一年。需銀九千八百六十
四兩。至四十九旗兵。共六萬四千八百九十
一人。其內中路西路出征。及不出兵。押送糧
車監牧坐塘鑿井修道兵丁。行文該扎薩克。
將名數逐一查明。送到後。其出征押糧監牧
坐塘鑿井修道兵丁。每人每年加銀六兩。給
三年。其不出征兵丁。每人加銀六兩。給一年。

其不出征之兵。分別殷實有停貲與正貧乏之
者。每人六兩。給一年。行文各該扎薩克。將名
數逐一查送後。共需銀若干。具奏分給。以此
開入
詔敕。
上從之。
安郡王馬爾渾報奏

旨起行赴愛必哈什喇穆冷喀倫。兵部奏曰。安郡
王報稱奉
旨於本月初五日起行。赴愛必哈什喇穆冷喀倫
地方。以土默特兵。交土默特都統阿必達副
都統綽爾濟雅克。其隨來宣府等處綠旗步
兵一千名。交原領都司陳福等。在歸化城住
候部文。爲此奏

聞。
上命綠旗兵歸本汛。
遣御史鍾中保賫糧迎給各路回軍。費揚古
奏曰。臣等西路兵所攜八十日糧。至五月初
四日已完。運米牲口。程遠乏水。而兵行又疾
是以不能赶及。兵丁正在缺糧之際。
皇上早見西路之米不到。於迎賫米內。將一百六十

三石六斗。麪七千觔。五月二十三日。前遣撥
糧內大臣明珠。戶部侍郎阿爾拜。員外達賴。
運到多羅特之喀喇烏素地方。臣等率官兵
叩頭謝
恩。內給兵丁訖。二十六日至拖諾。續運到米八百
七十一石。令右衛及陝西寧夏大同發回官
兵。節減而食。計口分給。俟至納喇特將西路

運到之米。算明伊等到日支取各起本汛訖。
六月初一日。至克勒河朔。以運到克勒河朔
之米一千二百一十四石。許京城官兵。赴京
西安寧夏官兵。及厄魯特降人口數。均給十
五日米訖。蒙
聖上為官兵乏糧。周詳籌畫。特遣大臣。預將米糧陸
續運到。迎給官兵。得免乏糧之苦。此皆

聖上周詳籌畫。
隆恩之所致也。厚比
天地覆載之德。仁逾父母養育之恩。雖粉骨碎身。
不能報於萬一者也。同聲歡頌如此。奏至。
上諭曰。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右衛兵寧夏兵。自拖
諾這回納喇特。前者朕聞西路之米。今從驛路
納喇特而去。並未報西路之米。已到何地。竟不

知其所至。恐兵丁乏糧。亦未可定。應撥鍾中保
等能員二人。隨便取歸化城喇嘛官員殷實人
戶之駱駝車輛。裝運湖灘河朔之米。迎往者台
議具奏。議曰。
皇上熟籌而有斯諭。俱當欽遵行之。請遣御史鍾中
保。再能員一人。乘驛速往于歸化城喇嘛官
員殷實人戶。隨便取駱駝車輛。裝載湖灘河

朔之米。親身帶領。星速迎往。其押駱駝車輛
官兵。應取諸歸化城及附近旗分帶去。奏入。
上從之。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噶爾丹等遁走情形。阿
南達奏曰。訪之降人。言噶爾丹本身。逃向何
方。知之不明。丹濟喇、丹津俄木布、會阿喇卜
灘于博羅之地。不久即別。率其屬下百許人。

往覓噶爾丹。阿喇卜灘率其屬下五百餘人
順博羅河下流而去。我等俱自彼地來。聞滾
占之妻。率其屬下人。從愁山南渡土喇河瀨
察稜河遁走。其內自亂。伊德順柯爾察柔等。
叛而內來。滾占之妻。率兵與戰。伊德順柯爾
寨柔敗。又噶爾丹所設尾後兵。明吾特布喇
特兩部落千許人。正當噶爾丹敗亂之時。見
阿喇卜灘屬下人婦子。從特勒爾濟口。向博
羅河而走。此千許人追及之。奪其畜產婦子
中之佳者。往投喀爾喀和托輝特之根敦帶
青而去矣。此語雖未真。謹據所聞奏
聞。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大臣。
丁酉。將軍孫思克謝

恩併報赴京事。孫思克奏言。勦滅噶爾丹資仗
聖駕親臨。發兵勦寇。臣等恪遵
皇上訓旨。滅賊於昭莫多之地。臣等並未能効纖芥
之力。樹尺寸之功。乃
皇上優加恩賜。以示寵眷。五月十八日。
侍衛一等侍衛馬武。到營宣
旨。召臣來京面
聖。正治裝赴京之時。五月二十一日。副都統阿南達
來傳
上諭。令西安官兵。綠旗官兵。赴京安息。官兵聞
旨。俱欲進京。但鎗礮火藥甲冑軍器什物甚重。全需
牲口馱載。然牲口甚少。而又疲瘦不可用。倘
載火器等物到京。又載回陝西甘肅。則京城
與肅州境上。相去五千里有餘。程途遙遠。空

勞往來。臣與將軍傅濟會商。俱不便赴京。今
將軍傅濟副都統馬白德滿州漢軍章京共
二十六員。筆帖式一員。酌帶滿漢兵五百名。
臣與總兵官潘育龍等四十五員。酌帶綠旗
兵五百四十五名。隨大將軍一齊赴京。外。其
餘西安滿漢官兵。交副都統巴林。綠旗兵。交
副將守備等官。由歸化城一路入邊。各自遣

歸本汛。至赴京官兵甲冑器械。俱交遣回本
汛官兵帶歸外。又滿漢綠旗官兵以至僕從
在克魯倫一帶沿途地方。蒙
皇上屢次加恩。賞給口糧。官兵領米。俱歡呼得食矣。
皇上如此隆恩。我等何以報効。但捐軀為
國家立功。邊疆盡力。以報
皇上之恩。皆向

闕叩頭謝
恩。求臣等代奏。
上諭曰。西路大兵。糧運不到。恐大兵乏糧。朕心殊以
為憂。預為籌畫。陸續撥中路糧運。迎至拖諾山。
足給軍中。不致匱乏。朕心始慰。
戊戌。
宥大學士伊桑阿罪。免革職。先是。以坐塘官阿林

不將委付馬匹小心看護。致多倒斃。
上諭內大臣曰。呼什穆克驛坐塘阿林等。所留馬六
十匹。倒斃至三十五匹。其餘俱未蘇。近見奏言。
內府佐領馬匹。又多倒斃。馬者。軍之急需。伊桑
阿理兵部事。竟不劾奏。以請懲治。一味模稜徇
庇。兵部之事。亦流而日懈。不復可觀矣。爾等今
卽拿坐塘阿林甘應選白奇到京。責令賠馬。內

大臣等詳交該部　議。吏部議伊桑阿理兵部
事而不預爲嚴飭。使在水草佳處。小心看護
以致馬多倒斃。後　又明知馬多倒斃不劾奏
懲治。務爲狥庇。殊　玷職守。應將伊桑阿革職。
上曰。此事俟到京後再議。至是部議仍擬伊桑阿當
革職。
上曰伊桑阿從寛免革職。著降三級罰俸一年。

己亥。
皇長子胤禔以兩路大兵至拖陵沿途備米之
事奏
聞。胤禔奏曰。臣　於六月十一日。到滾腦兒。探得軍
中聲息。言馬思喀兵。初一　日可到拖陵。費揚
古兵。初六日可。到拖陵。至馬思喀費揚古自
拖陵起行。何日可到邊。已遣人往探。俟得實音

奏
聞。臣　自拖陵起行之時。遵
旨將糧務交清明珠于成龍而來。探得撥糧之事。
自拖諾至邊汛。共給過四千一百七十九石
零。所餘一千六百一十三石零。于成龍等以
空車攤載。運赴察罕腦兒。查視在後步行僕
從各色人等。驛中俱有米。恐後又增人。亦未
可定。已交喀拜。使每驛增備米糧自拖陵至
滾腦兒。沿途俱有運米在。
上報聞。
庚子。
命將軍薩卜素駐防科爾沁偵探聲息。
上諭議政大臣曰。薩卜素現領兵駐索約爾濟地方。
軍中所備之米。扣至七月初五日爲止。今不預

爲鄂度兵丁必致之擲著起盛京兵千名同附
卜素攜來兵千名利畨地方有現貯米在可率
之至此駐防偵探著行在議政大臣集議成奏
言
諭旨甚是俱當遵行。
上遣侍讀學士伊道隨將軍薩卜素而往。
辛丑。
命以鄉導汪舒克等八人爲達爾漢理藩院奏言。
奉
上諭以蘇尼特杜稜郡王達林扎卜旗下鄉導汪舒
克郡王額駙薩瑪扎旗下鄉導博羅扎卜。阿蔚
垓卓力克圖郡王達馬林扎卜旗下鄉導達瀨。
郡王吳爾占喀喇卜旗下鄉導桑阿阿爾哈納
爾貝勒布昭旗下叅領鄉導伊魯兒圖。鄉導索

諾木喀爾喀貝子程伯兒旗下司儀長馬哈杜
喇兒八人俱授爲達爾漢。查得
太宗皇帝時。以肯濟赫同阿賴呼魯克追毛明安。引道
有功。賜達爾漢之號。免其賦役。子孫承襲順
治三年十二月內。以烏朱穆秦車陳親王護
衛達喇海。於和碩德豫親王率兵追騰機思
之役。引道至喀爾喀國有功。賜達爾漢之號
免其賦役。承襲三次。今汪舒克等鄉導八人
應作何承襲。伏候
上裁。
上命汪舒克照肯濟赫例。博羅等之達爾漢。准其承
襲四次。
督運于成龍奏報撥給大兵糧馬自拖陵起
行。于成龍奏言。臣奉

旨與內大臣明珠同在拖陵。給平北大將軍官兵
僕從。綠旗官兵厄魯特降人。俱照人數共米
五百二十石零。給撫遠大將軍官兵。西安官
兵綠旗官兵僕從。土黙特蒙古厄魯特降人。
亦皆照人數共米七百二十九石零。至備帶
馬騾內。撥給大兵數目。俟到京造册另報外。
六月初九日。自拖陵起行。帶回餘米一千六

百七十三石。向察罕腦兒而來。
上報聞。
丙午。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西路兵回喀倫
遣將軍舒恕侍郎滿丕赴歸化城察探各路
回軍及糧運聲息。先是。
上遣侍讀學士喇錫傳
諭費揚古曰。喀倫地方。水草佳美。費揚古一枝軍馬。

到喀倫後。當暫駐守。乃彼未完之事。伊等如一
徑到京。似有可虞。朕亦思事之無常。在彼進兵
之路。使安王等駐愛必哈什喇穆冷。續其尾後。
今善巴王昆都倫博碩克圖王等。由納喇特之
路來。正當愛必哈什喇穆冷。不論從何處來。總
之愛必哈為形勢之地。且其行也。務留一妥幹
大臣。於其軍後保護看守。勿使拖沓疲乏者。致

於遺棄。朕之行亦如此。是以一物無失。至是費
揚古報遵
旨率官兵於六月十九日已到喀倫駐扎。
上曰。前日諭將軍薩卜素兵千人。駐扎喀倫科圖地
方。今大將軍疏。但言奉旨駐喀倫地方。已於六
月十九日到喀倫。其兵數。及投誠人。俘獲人。綠
旗兵。併于成龍之米。作何截留之處。並未明晰。

如此則日後又將生枝節。作種種難事矣。況阿爾薩闌衛寨桑進追噶爾丹。喇什又率車陵扎卜之兵五百。進而追之。至遣回綠旗兵八千。西安滿兵。席爾哈達兵。運米之車若何。寧夏未嘗一報。此等事。或西路大臣內。有明之者。朕心猶疑之。著議政諸臣將此內事情。逐一詳議具奏。

議曰。大將軍伯費揚古之兵。作何留後。投誠人。俘獲人。綠旗兵。作何措置。于成龍之米。作何截留。並未詳盡申說。此項事。如目下不議明。則日後又生枝節。成種種難事。彰彰明矣。目下阿爾薩闌衛寨桑進追噶爾丹。喇什又率車陵扎卜之兵五百。進而追之。此乃費揚古未完之事。則費揚古等之兵。允宜留後駐劄。近

諭將軍薩卜素。率兵千人。駐扎科圖地方。今應令費揚古等之兵。亦留一千。費揚古親率駐扎。歸來兵丁之馬。與留後兵。酌便調換。其餘官兵。及將軍孫思克博濟兵。仍遵

旨赴京。至投誠人。理當速發安插。相應扣給口糧。交明領回軍大臣遣行。投誠人到張家口日期。亦著預報。其留後兵。應支幾月口糧。著將軍算明。向于成龍等支領。率兵起行。及支米數目。卽令奏明。除回軍之俘獲外。其留後軍俘獲有願帶回者。許令遣行。又查費揚古等遣回綠旗兵。西安滿兵。席爾哈達兵。未知歸到本汛否。米車已到何地。今已如何。未嘗一報。近奉

諭旨。遣兵部理藩院官各一員。至寧夏歸化城。探

聽費揚古遣回諸軍歸到本汛與否。米能接濟與否。聲息如上項情事。費揚古等有所灼見。著作速奏明。至米到在何地。或已運回。應檄王國昌等。令彼作速奏明。其領回軍而歸之大臣。伏候

欽點。

上曰。前使莫里渾駐扎寧夏者。特欲其報此項諸事

也。寧夏綠旗兵。留駐翁金副都統席爾哈達兵。費揚古早已遣之使歸矣。是軍之歸到本汛與否。莫里渾並不來報者。將軍舒恕。侍郎滿丕。乘驛速赴歸化城。將伊等遣回之兵。席爾哈達等率領留駐翁金之兵。已到何地。米得接濟與否。查明具奏。王國昌。輸成龍等所運之米。如何已到何地。曾否接濟回軍。所設驛站如何。作速差

兵部官。往問王國昌。輸成龍等。令去員親身查明來奏。從納喇特前去之兵。何時過去。給米與否。亦差官一員。查明來奏。將軍費揚古措置已畢。將軍薩卜素到科圖後。著費揚古回京。將此速檄費揚古可也。

丁未。侍郎西喇。奏報遷入厄魯特降人丹巴哈什哈等。西喇等奏言。厄魯特降人丹巴哈

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等夥伴。一百六十口。及大將軍費揚古送到丹巴哈什哈家人西虎爾。共一百六十一口。臣親身同鑲黃正白兩旗察哈爾兵參蘭大多爾濟扎卜等。率察哈爾兵二百。防護而來。六月十九日。到張家口外十八里臺地方居住。又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等跪告曰。我等來歸

聖上。蒙
皇恩宥而不殺。且使我妻子兄弟完聚。遣我等在張
家口之時。
皇長子惠給牛羊米麪茶葉廬帳釜鐺等物。
皇上如此隆恩。終身不能報答。願得赴京。以供
聖上道路灑掃之役。伏乞轉奏。
上曰。著諭丹巴哈什哈云。爾等雖係降人。俱有用之

材。今卽使至此。天時炎熱。不但爾等不宜入居
卽我出兵歸來者。當此暑天。猶苦瘦瘠。如是炎
熱。爾等何以堪此。自夏而秋。自秋而冬。以漸相
習始可也。爾等姑在口外。俟將軍軍中所解降
人。俱到之日。當另有諭旨。又丹巴哈什哈等。無
衣與鋪蓋。著於張家口章京何芳處支領。

庚戌。

敘賞奉差偵探蒙古。理藩院奏言。據尚書班第
咨稱。欽遵
諭旨。者將班第所差偵探人員記名。俱加恩賜。查
前差往偵探者。乃蘇尼特王薩木渣達林扎
卜。阿霸垓王達瑪林扎卜。阿霸哈納爾貝勒
布昭。喀爾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扎兒衛徵諾
顏阿玉什貝勒汪濟兒等旗。識道路記山川

之台吉官員兵丁。共選擇一百一十七人前
往。其內喀爾喀車木楚克納木扎兒旗下庫
爾登佐領披甲鈕索和。二次告請往厄格穆
爾布爾哈蘇臺等處偵探。且遞書於根敦帶
青西卜退哈雖巴圖等。蘇尼特杜稜郡王旗
下鄉導完舒克。阿霸垓王達瑪林扎卜旗下
叅領畢喇什。阿霸哈納爾貝勒布昭旗下叅

領伊爵兒圖薩爾濟佐領驍騎校塞特爾伊
等。俱告請効力前往人員伏乞敘賞查員外
阿爾必特祜隨行鄉導鄂欣楚楊博羅等。俱
奨賞蟒領羊皮褂各一件緞各二端布各二
十匹。披甲巴爾米特等九人。各賞緞二疋布
二十匹在案。玆披甲猛索和。鄉導完舒克。叅
領伊爵兒圖等。已在軍中給賞不議外。叅領

畢喇什。驍騎校塞特爾。請賞緞各二匹布各
二十匹。其餘賞緞各一匹。布各十匹。
上從之。
辛亥。以第巴使人羅卜藏凱尊發部拘禁。先
是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達賴喇嘛班禪
達賴汗青海諸台吉使人至則照例安插定所。

食物俱依舊供給。但將第巴使人令收禁理藩院
中。撥兵看守。至是理藩院奏言。達賴喇嘛使人
郭尼爾羅卜藏帕克巴格隆等。在今日到。查
前此達賴喇嘛使人來。城外有爲達賴喇嘛
造成舍院。隨便掃除院內。搭蓆棚安插。撥官
兵守門。今亦照前例。令在達賴喇嘛房院內
居住。其第巴使人羅卜藏凱尊等。拘禁臣部

撥官兵看守。
上命議政大臣與大學士集議。議曰。在召班禪庫圖
克圖第巴阻止之。而復與噶爾丹爲一體。其
使應遵前
旨拘禁。
上報聞。
徼責通政司通政使覺羅莫里渾。理藩院奏

言。擾什庫常任。往迎達賴喇嘛使人回。問之
曰。西路遣回之兵。曾到寧夏否。言遣回之兵
已於寧夏見之。歸中衛之兵。亦曾見之。
上曰。遣回之兵。恐乏糧食。朕深為憂慮。向使正卿莫
里溥任扎寧夏。欲其奏報諸聲息也。今遣回之
兵已到寧夏。而莫里溥並不奏報。爾等可移文
責之。

安插厄魯特降人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
等。理藩院奏言。據大將軍伯費揚古咨稱。奉
皇長子令遵
旨。將方炎熱者厄魯特降人。暫居張家口外。欽此。
將軍可帶至分路之處。使吳巴什拜察克阿
玉什阿廸等蒙古大臣。逐隊分開。擾察哈爾
兵護送。與侍郎西喇所解丹巴哈什哈等會
同遣行。查本軍中陸續來降者。厄魯特內。有
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厄魯特台吉塞冷
扎卜米寨桑等。共一千九百三十四口。歸降
之後。或逃或盜馬。情罪可惡。正法者。共一百
四十三人。病死者。三百四人。又扎薩克達爾
漢親王。喀爾喀善巴王。昆都倫博碩克圖等。
各扎薩克蒙古軍中降人。五百五十九口。

乾清門侍衛馬武王。傳
旨云。投誠俘獲人等。俱候朕酌量措置。卽遵
旨。將伊等檢點交付訖。又正黃旗五品官鄂欣認
出弟兄三十口。將此除出。其餘男婦兒童。共
八百九十八口。交付土默特副都統阿廸阿
玉什。擾八旗章京八員。兵三百名防護。於六
月二十日遣行。使送交解丹巴哈什哈往張

家口之侍郎西喇此項押送官兵或令駐札
張家口獨石口等處與大兵一同進邊或令
徑赴京城乞定奪檄知查厄魯特降人既俟
秋京安插善地其押送官兵應於安插之前
暫駐防守俟安插後回京此項官兵及厄魯
特降人口糧應交戶部將張家口所有之米
撥給

上從之
昆都倫博碩克圖郡王滾布以厄魯特鳥鎗
及甲來獻滾布奏言聞
聖駕出征臣滾布雖老願從軍効力蒙
上允許臣乃率我子孫起程自哈喇厄魯特地方在
大軍前行擒獲三次偵探之時敵人至副都
統阿南達令臣登山乃在山上交戰一面往

報將軍適遇誘至之敵與戰後布陣之時將
軍乃令臣在後然聞大礮之聲欲再在山上
視之見發礮將軍諸臣分頭掩擊領兵者不
令臣等過去而從旁繞入與戰放鳥鎗以殺
其人聞擊敗噶爾丹捷音臣原思親赴
行在稱賀緣年老路遠天暑是以在此叩頭上奏謹
遣臣子台吉托堂護衛綽代賫所獲鳥鎗一
桿甲一領綿甲一領駱駝三頭馬三疋上
獻

上受其鳥鎗及甲交付所司
甲寅議復遣使於達賴喇嘛先是內齊陀音
庫圖克圖等賫達賴喇嘛等奏章還
上命放達賴喇嘛等使人入京至是以達賴喇嘛使
人郭尼爾羅布藏帕克巴格隆等已到京城

奏
聞
上交該部。以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知此事原委。爾等可與索額圖宣旨。諭來使曰。噶爾丹敗於烏蘭布通遁走之時。首項威靈佛像設誓云。不但盟上屬下人民。即喀爾喀降人以外。再不敢復犯矣。去年又背誓。至克魯倫地方。殘害喀爾喀。掠我降人納木札爾陀音。於是朕親統大軍往討。噶爾丹僅而奔遁。適遇我防禦之兵。誅殺過當。噶爾丹率數人僅以其身免。餘者盡降。厄魯特遂滅。厄魯特降人告曰。達賴喇嘛久已脫緇矣。天下蒙古。皆尊奉達賴喇嘛。如達賴喇嘛身故。理宜報聞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喇嘛之教。繼宗喀巴之法。乃匿達賴喇嘛之喪。指達

賴喇嘛之名。唆訟噶爾丹。朕屢遣使問之。第巴皆不使與達賴喇嘛相見。偽居高樓之上以示之。第巴原係達賴喇嘛下管事人。朕優擢之。封為土伯特國王。乃陽奉宗喀巴之道法。陰與噶爾丹比。欺達賴喇嘛班禪。而壞宗喀巴之法。前遣濟隆庫圖克圖至噶爾丹所。為噶爾丹誦經選擇戰日。朕為眾生。往召班禪。沮而不遣。朕無責達賴喇嘛達賴汗青海諸台吉之意。朕今遣使於達賴喇嘛。果達賴喇嘛尚在。則面見朕使臣。曉諭噶爾丹。遵朕旨行。朕凡事俱無所復言。亦略無所介意。若仍拒我使人。不令相見。斷不輕止。至噶爾丹之誓。濟隆庫圖克圖等現在其地。問之豈有謬乎。今將遣使。如彼來人欲全歸。則聽其皆去。欲先擇數人歸。即遣先行。爾等可

召集達賴喇嘛達賴汗使人宣旨。其噶爾丹降人喇嘛格壘巴兒珠爾同憨都台吉降人喇木札木巴青海羅壘額木齊。著侍郎西喇帶之星速前來。俟其到日。偕京城大喇嘛貴勅前去。應遣之大喇嘛。著爾等查奏。索額圖等以扎薩克大喇嘛蘇爾根綽爾濟等名開摺具奏。

上命派出次等大喇嘛津巴札木素。著查前隨副都

統阿進泰保濟出使識認達賴喇嘛者。或經他事前往識認達賴喇嘛者具奏。索額圖等覆奏云。烏思尼哈畢咱雅塔之德木齊索諾木臧布。係漢人種。曾去五次。見之必識。願往効力。察罕喇嘛俄木布垂札木素格隆。係漢人種。曾去五次。見之必識。今雖年老。願往効力。大仁寺阿旺羅卜臧格隆。係阿木道種。曾去三次。烏思尼哈畢咱雅塔之左特巴格隆。係漢人種。曾去三次。西達達爾廟阿旺納木札兒格隆。係漢人種。曾去二次。俱認識未真。

上命派出德木齊索諾木臧布保往。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六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七

七月乙卯朔，

皇長子胤禔奏

聞遵

旨領行之事。胤禔奏言，臣於五月十九日，留駐拖

陵，八旗兵漢軍火器營兵到後，宣

父皇旨，

諭領兵大臣曰：八旗大臣皆朕簡用人員，是役也，噶

爾丹不能抗威，聞風而遁，諸臣雖不得與之戰，

然嚴轄官兵，不擾害沿途居民，不酗酒搶奪橫

行，愛養馬匹，小心牧放水草佳處，不盜刈田禾，

餵飼馬匹，不踐踏田地，不遺棄一人一騎，俱令

全歸，此即伊等効力之事也。如橫行搶奪，遺棄

人馬，斷不輕恕。諸臣奏曰：蒙

聖上豢養隆恩，原欲遇噶爾丹捨身報効，仗

聖上天威，賊人聞風而遁，臣等不獲立功，謹記

聖諭，竭力行事。於是給伊等到邊七日口糧，其到京

之米，令于成龍算給。已遣行訖，丹巴哈什哈

等家口到後，酌量撥給牛羊帳釜什物。又恐

到張家口後，糗糧有悞，自于成龍處取銀五

百兩，交侍郎西喇，小心押護而行。暫駐張家

口外候

旨。已遣行訖。遣行之時，丹巴哈什哈等叩頭奏曰：

臣等之來降也，因昔嘗來使，蒙

皇上厚恩，臣等思俛倖偷生，是以來歸。不意

聖上免我誅戮，

賜坐賜茶，大加恩眷，又

命查臣等妻子兄弟家人，使之完聚，又以天時炎

暑。使之暫居張家口外。自拖陵起行之時。牛
羊米麪帳釜什物。無不賞給。臣等皆萬死之
人乃出自望外。加以
隆恩使得其所。祈速令進京。留之
御前効力。以完臣等之心。又遵
旨行文于成龍等。將有病僕從。撥車裝載回京。後
留步行僕從。給之飯食。用其力使挽車回京。

其因馬匹傷損。留下盔甲等物。俱裝上空車
帶歸。其護軍驍騎執事人員。竟無馬者。各給
馬騾一匹。使之乘坐遣行。又宣諭八旗大臣
之時。諸大臣兵丁。歡呼而言曰。在京時蒙
聖上人給肥馬四匹。重加賞賚而出。臣等毫無効力
之處。又恐臣等乏馬。至於步行。撥給馬匹。天
高地厚之

恩。殺身難報。叩頭稱謝。歡聲震營。五月二十六日。
奉
旨令臣速歸。以糧務交明珠于成龍。隨行文將糧
務交明珠于成龍訖。臣軍中前鋒內府護軍
執事人員無馬者。酌取于成龍馬騾。使之乘
坐起程。臣沿路而來。查視邊外貿易之蒙古。
俱不爭競。市易和平。並無恃強買賣者。滿洲

蒙古。皆大歡悅。各驛遵
旨。以飯與米。供給病人。及後留步行僕從。皆口有
所食。身有所倚。咸謂蒙
父皇之恩。得以重生。靡不歡忭。臣二十三日。入邊之
後。見沿途遵
旨。備香薷湯梅湯。官兵僕從人得飲飲。竟不傷暑。
皆懽呼曰。

皇上俯恤臣僕。無所不周。我等何以圖報。皆遵法不敢踐踏田禾。略不擾害百姓。地方老少。皆稱頌曰。凡大兵所過。無不踐踏田禾。擾害地方者。今統萬萬兵馬而行。路旁田禾。略不踐踏。小民什物。毫不侵犯。聖上仁愛兵民。至於此極。誠亘古之所未聞未見也。踴躍歡呼。成羣結隊。排列香案。稽首謝恩。

上報聞。且以示所司。

喀爾喀公蘇泰伊爾登獻俘。蘇泰伊爾登奏言。臣遵旨與大將軍擊敗噶爾丹。俘哈什哈二人。獲鳥鎗一桿。甲一領。羊三百。請以上獻。

上受所獻甲鳥鎗及二人。還其羊。

丙辰。員外德兒格爾等查報分給西路兵糧事。理藩院奏言。員外德兒格爾報稱。職於六月二十六日。到歸化城。二十七日。都統阿喇納亦到。問之阿喇納。據云。西安兵綠旗兵。蒙古兵。俱已遣回矣。又問之曰。目下俱到何地。米於何地接濟。阿喇納云。西安兵綠旗兵。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間。可到歸化城。喀爾喀諸王之兵。扎薩克喀爾喀達爾漢親王諾內本身及兵。已到所居之地。至六鄂爾多斯三吳喇忒毛明安之兵。俱向其所居之地而去。今盡已到矣。米則未嘗接濟我軍。右衛護軍統領費揚固云。我等至拖諾。給我右衛兵及西安兵綠旗兵。俱八日糧。自此得食至察罕俄布。又蒙

皇上令鍾申保運米來迎。相遇於察罕腦兒。已給我
軍。又西安佐領沙濟云。我等在前隊副都統
巴林軍中。聞副都統西爾哈達親身領兵自
翁金起程。隨我軍之後陸續而來。爲此報部。
謹以奏
聞。又鄂禮奏言。臣奉
旨。六月二十八日。到歸化城。右衛護軍統領費揚

固西安副都統巴林。領納喇特一路兵而來。
問之。據云。我等自拖諾別大將軍費揚古。而
趨納喇特之路。曾領八日糧而來。西安兵於
六月初三日到納喇特。初四日過納喇特。右
衛兵於六月初七日到納喇特。初八日過納
喇特。我軍在此路。並未得糧。蒙
皇上軫念。遣御史鍾申保以米來迎。西安兵至歸化

城一百六十里外巴顏俄傅地方。與之相遇。
遍給官兵。右衛兵至歸化城二百里外。西里
巴賴地方。與之相遇。亦遍給官兵。奏至。
上曰。此事交戶部尚書馬齊。將德兒格爾報文。一併
發大將軍。朕恐兵丁乏糧。故預發米爲備。著彼
將本路運米情事具奏。
垂喇克扎木素格隆有罪。發部拘禁。先是差

垂喇克扎木素格隆賫
勅追授噶爾丹。五月十四日至圖喇。見大兵擊敗
噶爾丹。噶爾丹遁去。是以垂喇克扎木素格
隆。往副都統阿南所。求爲彼代奏。至是。隨將
軍馬思喀兵回京入奏。
上曰。此喇嘛差往噶爾丹。不到而回。著拘禁。
戊午。侍郎西喇以噶爾丹去向來奏。西喇奏

曰。奉
旨問丹巴哈什哈曰。
皇上今使喀爾喀車陵扎卜等七台吉根敦帶青阿爾薩爾衛寨桑等。率兵追討噶爾丹。不知噶爾丹何往。爾等之意云何。丹巴哈什哈慈都察罕西達爾哈什哈等曰。我等之意以爲噶爾丹更無他往。必投達賴喇嘛去矣。其所以不他往者。昔鄂齊爾圖車陳汗之子噶爾旦木巴之女阿海。原與策旺喇卜灘議婚。康熙十八年。娶阿海至。不配策旺喇卜灘。噶爾丹自取之。二十七年。居和卜屯時。策旺喇卜灘之弟索諾木喇卜灘在噶爾丹所沒。後策旺喇卜灘率兵五千而逃。噶爾丹率兵二千追之。及之于布克德厄吟哈必爾罕之地。爾策

旺喇卜灘曰。爾何所恨而來。策旺喇卜灘曰。我原議婚之妻阿海。爾取之。我親弟索諾木喇卜灘。爾殺之。又恐殺我。故畏懼而來。既有是語。噶爾丹至烏闌布通。後策旺喇卜灘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又有是釁。是以策旺喇卜灘所。不可往也。若圖爾古特之阿玉奇所。有讐人鄂齊爾圖車陳汗之弟在。道既遙遠。而阿玉奇之女。又嫁策旺喇卜灘。是以阿玉奇所。亦不可往也。噶爾丹與俄羅斯。差人貿易而已。原不相好。往俄羅斯之路。有洪郭與及罕二道。罕之路。有明安特忒稜古特諸人在。伊等俱係讐人。是以俄羅斯。不可往也。噶爾丹向達賴喇嘛之去路。哈密雖係讐人。有噶爾丹屬下回子在青海左側。有番

子二千家在噶爾丹如向達賴喇嘛而去則
青海諸台吉雖不留之於其地然亦不沮之。
如得到達賴喇嘛地方則噶爾丹與第巴甚
好且噶爾丹於喇嘛存日居班禪庫圖克圖
所謂唐古特國之托卜察一城人乃噶爾丹
前生尹咱庫圖克圖時之徒弟故使爲屬下
有征賊之人在沿途可得馬匹糗糧而無沮
之之人丹濟喇丹津俄木布如與噶爾丹同
在一處斷不相離必偕往達賴喇嘛處也。
聖上今遣人率兵追討噶爾丹其獲噶爾丹與否何
從知之但收離散者問之自得噶爾丹去向
實音也。
上報聞。
使給厄魯特降人憨都等夥伴口糧侍郎西

喇奏言噶爾丹降人憨都等夥伴二百四十
三口六月二十七日至張家口外十八里臺
地方已併入丹巴哈什哈等其噶爾丹降人
授六品官阿木呼朗之父母五歲之妹俱令
與丹巴哈什哈等一同暫居張家口外俱交
郎中滿圖左翼四旗察哈爾官員看得憨
都等夥伴食米已完方今奉
諭給發丹巴哈什哈等夥伴口糧則憨都等夥伴
阿木呼朗之父母亦應給口糧請仍交滿都
以張家口倉中所貯之米計口領給。
上報聞。
巳未發喀爾喀台吉賓圖等克察哈爾軍籍
內大臣索額圖等會同理藩院奏言喀爾喀
伊兒登卓禮克圖之子賓圖等去年在圖獵

之地。告請從軍効力。今年又奏請從軍。乃遷
延不赴。誑詐之罪。殊爲可惡。應將賓圖等四
台吉。及獨石口外所在三百五十二口。一併
俱交內務府發新者庫。使當苦差。
上免其沒入內庭。查下五旗察哈爾丁壯缺少者。編
附隊伍。著令披甲。
庚申。

命檄探西路回軍及糧運聲息。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王善巴請安使人來。問以
西路遣回之兵。副都統西爾哈達之兵。及西路
所運之米。爾等曾過見否。言我軍路翁金駐扎。
何軍及粮運。無所聞見。未知遣回之兵西路所
運之米。已到何地。著兵部理藩院。行文本差探
聽官員。作速探實。如身不能馳馬。明白備文。交

驛卒速報部。
檄大將軍費揚古。查驛卒聞糧事務。議政大
臣奏曰。先是費揚古報西路大兵已回喀倫。
會議奉
旨。著費揚古留兵一千。駐剳科圖。俟薩卜素到後。
費揚古回京。遣將軍舒恕。侍郎滿丕。乘驛往歸
化城。查明回軍給糧安插降人諸務在案。今費

揚古疏內。但稱俟薩卜素到科圖後。領兵回
京外。舒恕滿丕乘驛往歸化城去矣。至回回
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厄魯特台吉塞冷扎卜
米寨桑等。一千九百二十四口內。降後復逃。
偷盜馬匹。情罪可惡。正法者一百四十三人。
病死者三百四人。扎薩克達爾漢親王。喀爾
喀善巴王。昆都倫博碩克圖王等。各扎薩克

蒙古邊汛來降者五百五十九口。旦使彼各
自防守安插。又認出五品官鄂欣兄弟三十
口。將此除去。其餘男婦幼稚共八百九十八
口。給以二十日糧。交解丹巴哈什哈之侍郎
西喇等語。而薩卜素未到科圖之間。將喻成
龍之米。如何截給其軍。所給之米幾何。其所
發回綠旗兵西安滿兵西爾哈達兵運米之

車。今已如何。竝未奏明。且薩卜素領兵千人。
暫駐科圖。倘喻成龍等之米。已過其地。而復
運回。必致岐悞。應檄費揚古逐一詳查速奏。
上從之。
命給小民供應草料飼養馬駝價值。且免次年租
賦。戶部奏銷宣化府喂養三旗馬駝草料。
上准行外。又

諭曰。近者朕親統大軍出征。聞宣化府喂養三旗
馬駝。急需草料。俱預派龍門赤城蔚州小民供
應。先用草豆。後給價值。恐小民不能如數支領
者。該撫委地方賢能官查明。照價估給。務令小
民得沾實惠。以副朕愛惜小民至意。此地之民。
竝未肯有悞急需。人皆勉力供應。修大兵行道。
亦甚勞苦。殊可憐憫。爾等誌之。至冬月獨免諸
處次年錢糧。

辛酉。內大臣明珠等報糧致西路大兵。又上
言稱
賀明珠等奏曰。前奉
上諭云。西路大兵來會。需糧甚急。今發內廐騎駝三
十頭。馬百匹。諸王大臣官員再助馬駝。交運米
官作速前運。留內大臣明珠往克勒河朔往扎。

米到隨助馬駞使之運往其未到之米頻加催趲留侍郎阿爾拜於克勒河朔俟劉暟等所運之米一千一十九石零㪷八千斤陸續到後遣將軍馬思喀之兵而往着帶兵部之馬三十一匹前去臣駐扎克勒河朔將按察使劉暟等運往之米一千七十石零㪷七千斤零使侍郎阿爾拜及員外達賴雅圖等押迎大兵已經撥給翰林院編修宋大業等陸續運往米二千七十石零俱經撥給兩路大兵運至拖陵之米共三千五百八石零㪷一萬八千二百斤零已給兩路大兵一千二百四十九石零仍剩米一千六百石零此米已運回察罕腦兒矣自拖陵至察罕腦兒各驛所貯米一萬三百四十四石零自滾腦兒至和爾博各驛所

貯米七千五百九十三石零共米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七石零此米俟督運中路大兵糧務都御史于成龍等給米事畢之時另行報銷至

上駟院駱駝三十頭馬百匹內以駱駝十七頭馬二十一匹交都司丁延祥用以運米駱駝八頭馬四匹交守備申天祉用以運米所剩駱駝五頭馬七十五匹俱交理牧孳事副都統達禮善諸王大臣官員捐助駱駝十六頭馬騾三十一匹及侍郎阿爾拜帶去兵部之馬三十一匹俱交劉暟用以運米臣見沿途喀爾喀大小諸人俱言此番

皇上親統大兵深入敵境勦滅噶爾丹自此以後北方無事我諸蒙古俱長享安樂我等之大幸

大怒。得以伸洩。此皆
聖上親臨之大恩所致也。如
聖上不親臨。斷不能一舉而即能如是大剿之也。踴
躍歡呼。舉手加額。向
闕稽首。又
大賚喀爾喀汗諸扎薩克王貝勒台吉及坐塘驛
丼修道台吉官兵。諸蒙古言爲彼之事。

皇上頻駕出征。反勞我等。加之
隆恩無不感戴稱頌。恐西路大兵乏糧。發
上駟院馬駝。又令諸王大臣官員捐助。催中路
之米。運致西路。大兵得以接濟。無不懽忭。感
戴
皇恩。又以大兵凱旋。軫念小民。恐踐田禾。
申諭再三。復遣大臣官員彈壓。故田禾畧不踐蹈。

又每驛留米爲食。以飼濟後病人。下逮僕從
無一人傷損。又遣官沿途備香薷湯梅湯。以
飲官兵。下逮僕從。畧不傷暑。
皇上諸事具舉。下至纖悉。無不周詳籌畫。故兵民僕
從歡聲載道。天心和順。雨水時調。今歲麥秋
豐稔。田禾茂美。欽惟
皇上以噶爾丹棄閒抵隙。犯我北邊。討安生民而發
大兵。諸王大臣奉

皇上之廟算。誘賊已至網羅而不能誅之。憤怒殊甚
數年悒鬱。去歲噶爾丹掠納木扎兒陀音。進
巴顏烏蘭。將掠喀爾喀在彼窺伺。
聖上赫然震怒。思一舉而掃滅之。
躬統大兵而出。噶爾丹聞
聖駕親臨。魂飛魄散。不能抗拒。其內自亂。中夜遁走。

皇上率大兵追至拖諾、噶爾丹窮迫、棄其器物、狼狽
奔逃
皇上廟謨既定、指授徧詳、爲勦滅計、遣費揚古等兵
遇而擊勦之、每事恰中
睿算。略無稍異、北邊萬里之外、無復纖梗、永遠安樂。
功成於百日之內。
詔旨所頒數千里之事、洞燭於目前。

御駕深入敵境數千里、如行無人之地。臣等考之史
冊、未有如
皇上之謀勇俱全者也。臣等欽惟
皇上功高二帝、
德邁古今。擴前人所未拓、亘古未入之版圖、悉
收爲內地、平時念切民生、宵衣旰食、屢免錢
糧、遂使富足、訓練士卒、增置火器、整飭營壘。

以是兵皆精銳、所向無敵。臣等愚劣不能記
憶、
皇上神功事蹟、疏內開載不盡。幸逢
聖世、恭遇凱還、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奏。
上報聞、發所司。
癸亥、以降人厄魯特綽克圖巴圖爾等歸併
丹巴哈什哈安插、理藩院奏言、安王馬爾庫

解到降人厄魯特綽克圖巴圖爾唐古特察
桑等。問之據云、我等來降者、有莽奈哈什哈
尹什登哈什哈、都喇爾巴圖爾班第哈什哈
恭桑札爾呼齊什奔達爾漢寨桑蘇穆齊札
爾呼齊阿哈雅札爾呼齊胡什哈札爾呼齊
畢力克札爾呼齊等、皆厄魯特杜爾伯特之
阿兒達爾台吉之孫台吉車陵之屬下人特

來歸
聖上令王先遣我兩人來備
皇上之詰問。我弓箭手一百十八人。喇嘛四人。婦女
童穉五十四人。共一百七十六口。爲此奏
聞。得
旨著給綽克圖巴圖爾唐古特察桑茶飯衣服。著
員外舍稜帶此兩人。赴安王所。令酌發此降人

厄魯特內。配以蒙古兵。收服厄魯特之離散者。
其厄魯特降人家口。著舍稜好爲防護。還至張
家口外。與丹巴哈什哈等。一同安插。沿途給伊
等口糧。小心帶來。駐劄後。照常給以口糧。員外
舍稜入請
訓旨。
諭曰。爾往收撫厄魯特離散之人。可帶喀爾喀仝

車木楚克納木札兒衛徵諾顏阿玉什蘇尼特
薩瑪札玉之子台吉多爾濟思喀卜博木布貝
勒之次子台吉蘇達尼等前行。與爾偕行之兵。
可令伊等酌選帶去。鄉導汪舒克博羅。俱上等
鄉導。可帶此二人而往。爾帶此厄魯特至張家
口外。歸併丹巴哈什哈西達爾哈什哈一處安
插。帶丹巴哈什哈等之夥伴內有識認噶爾丹

等者一人。到安王所。選王護衛強幹有功者。二
人前往。以綽克圖巴圖爾交王。令王擬護衛將
綽克圖巴圖爾夥伴。沿途給之糧米。好爲看顧
解來。與丹巴哈什哈等。一同安插。爾帶唐古特
察桑等去之時。視其內強幹者。再選二人帶往。
爾到喀倫後。傳諭眾喀爾喀札薩克。凡厄魯特
離散之人。有往爾等旗下地方者。嚴查解理藩

院如問侍讀學士喇什歸信爾等卽回勿得前
往
以西路餘米
賞給王善巴等七旗議政諸臣奏曰據兵部員
外常明疏稱臣常明到巴顏布喇克地方問
王國昌喻成龍等曰糧運如何已到何地能
接濟回軍否所設驛站如何王國昌等言我

等前遣辛保范承烈等運往二千七百石米
內以二百石零追送大兵及之於圖喇外一
驛已經分給所餘二千四百石零運至翁金
外烏什欣驛從納喇特之路前往因驛已撤
不知能濟給回軍否我等督運米一千八百
石已到察奇爾馬克臺俄兒金呼嚕克地方
回軍不從此路來是以將此米運回喀倫一

日或行十里或行十五里我等所運米內給
牛羊牧羣人察哈爾兵總兵康調元標下綠
旗兵一千五百石零外現在喀倫地方之米
共四千一百石零其餘俱因車壞牲疲不能
運回俟續奏請
旨又大將軍費揚古撤驛文到六月初七初八等
日陸續將驛站盡撤矣

上曰王國昌等所運之米俱到吳喇忒喀倫地方應
將此米卽於彼地附近給王善巴旗下及達爾
漢親王諾內三吳喇忒毛明安四子部落旗下
著議政大臣議議曰
命以王國昌等所運之米賞給王善巴等旗兵丁
乃愛養外藩非常之
恩應將現在四千一百石零之米合計運往人員

歸來之日。支與口糧。其餘查明王善巴等七
旗佐領數目。兵丁數目。均攤分給。給米之時。
應差理藩院司官二員監發。
上從之。
命于成龍喀拜駐劄喀倫給糧。李鈵回京理事。議
政諸臣奏言。于成龍疏稱駐劄喀倫大兵。臣
身及侍郎李鈵通政使喀拜三人內應留一

人給發兵糧。何人赴京銷算米數。查車上牲
口。料理挽車人夫。發回綠旗兵事務。伏候
上裁。
上命議政大臣會議。議曰。應留喀拜於喀倫。給將軍
舒恕之軍糧。事畢回京。令于成龍李鈵在察
罕腦兒等處地方。料理糧務。事畢回京。料理
未完之事。

上命于成龍喀拜。留喀倫給糧。李鈵作速回京。料理
未完事件。
督理運務于成龍奏報捐助駝騾數目及
撥給事。議政大臣奏曰。據于成龍疏稱共計
捐助馬騾一萬一千六百九匹。駱駝六百三
十頭。臣親收交三省官員。總於一處攙雜餵
養後因運米車重。奏請每車給牲口四匹牽

挽。五千輛各加一匹。給過五千匹。增造車五
百輛。給過二千匹。給過兵部馬一千匹。給過
八旗兵丁馬騾二千餘匹。撥給牲口時。俱自
各牲口中攙雜選給。至所助駱駝六百三十
頭。所剩馬騾一千六百餘匹。與各部院八旗
江南等省。大臣官員所助牲口。贖罪人牲口。
攙雜一處。共備取四千七百餘匹。於密雲縣

古北口及十八盤嶺博和齊嶺森濟圖山地
方以至砂磧之地見牲口皆瘦不能牽挽疲
乏者甚多是以每車一隊換給七十八十九
十一百餘不等既經此數次更換臣撥雜酌
給不能分別何人牲口得到拖陵何人牲口
不到拖陵又查所助騾駝皆從和爾博地方
馱米解往克魯倫等處又自拖陵運回餘米

牽挽兵丁留下盔甲礮子等物又牽挽西路
砲車宣化府砲車給如許牲口爲米車之用
而不能運到緊隨大軍臣之死罪也設無此
項捐助牲口則米斷不能到拖陵等處伏祈
皇上睿鑒急公捐助之情加以
天地高厚之仁出自
聖主洪恩等語查得向使捐助駱駝馬騾者欲軍需

之無悞也且
諭于成龍捐助人員車馬騾與米俱到圖喇者方
准算數而于成龍在京收馬騾駱駝送至兵
糧遲悞則不到拖陵者不得算數仍行文于
成龍將到拖陵與不到拖陵作速查明造冊
具奏
上曰大兵之行不能如朕意而到者皆因糧遲悞之

故也于成龍疏言加以天高地厚之仁出自聖
主洪恩糧悞不能到可加恩乎著行文于成龍
將到拖陵與不到拖陵之處作速開具清冊來
奏至疏內惟有于成龍之名而無其餘大臣之
名此事著運米諸臣會查詳奏
御史鍾申保報迎給大兵糧米事先是
上諭理藩院曰西路回軍糧運之事問之常明已得

問其詳癸辛保范尕烈等日下在於何地著行
文鍾申保併將東方坐地人員俱過來否今巳
如何查明速奏至是理藩院奏言據鍾申保等
呈稱保等於六月十五日到歸化城湊集駱
駝牛車十九日自湖灘河朔運倉斛千石米
二十二日到歸化城聞兵來將近即起行迎
往二十四日於巴顏俄博地方遇西安右衛

兵一面給糧一面問之領兵大臣以駱駝負
米遡迎大兵尾後俟米給完後保等親來另
奏外二十八日過理藩院主事和尚奉大將
軍費揚古差往取翁金之米問之據云按察
使龔吉理所運之米與彼同於是月十四日
俱到納喇特地方寧夏右衛兵巳過是以不
及其先又有辛保所運之米前到納喇特地

方亦不知及云聞
皇上為此米之事特差官往翁金覘之恐
皇上有問是以將所聞呈知奏入
上曰朕恐兵糧遲悞故遣人以米迎往接濟著將此
事及今日會議具奏三事俱檄費揚古知之
恩賞兩烏朱穆秦克西克騰坐塘人員理藩院奏
言尚書班第疏稱請查明兩蘇尼特修道鑿

井監牧坐塘台吉官兵數目照賞阿霸垓等
六旗之例亦動支于成龍携來銀兩給賞設
驛之時亦令克西克騰台吉官兵坐塘議賞
之處未經議出等語查今年五月內議政大
臣議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爾兩蒿齊特等
旗修道鑿井監牧坐塘台吉等每人五十
兩都統副都統每人二十五兩叅領長史每

人二十兩。一等護衛佐領每人十五兩。護衛
典儀達爾漢驍騎校每人十兩。披甲附丁每
人五兩。奉
旨准行在案。今尚書班第。既稱爾烏朱穆秦克西
克騰旗下台吉官兵。亦曾坐塘。議賞之處。未
經議出。應以二十三旗坐塘台吉官兵給賞
阿霸垓等旗台吉官兵之例。動支于成龍帶
去銀兩給賞。將賞過人員職名銀數造冊交

戶部。
上從之。
革通政司通政使莫里渾職。大學士阿蘭泰
等。爲莫里渾陞授都察院副都御史事覆奏。
上曰。使莫里渾駐扎寧夏者。特欲其報諸事也。自至
彼地。不報一事。而奉差章京。有事聞報。欲列其

名。又不肯列。莫里渾爲人甚劣。著罷職撤回。
甲子。
命副都統阿南達駐劄厄濟內古喇奈昆都倫布
隆吉爾等處地方偵探。理藩院等衙門奏言。
奉
上諭曰。噶爾丹爲我大兵所擊敗。今已無所往矣。阿
南達現在圖喇。應令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
兵。駐劄厄濟內古喇奈昆都倫布隆吉爾等處

地方。偵探聲息。內大臣索額圖明珠大學士阿
蘭泰爾等。可與議政大臣會議來奏。議曰。
諭旨允當。今噶爾丹爲我大兵所擊敗。已無所往。
請檄阿南達速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兵。
駐劄厄濟內古喇奈昆都倫布隆吉爾等處
偵探聲息。如得噶爾丹實音。即相機堵禦。擒

而誅之。
上從之。
己巳。禮部請行告祭
文廟勒石太學。
留中。先是國子監祭酒孫岳頒等奏言。竊惟自
古聖帝明王。爲國計民生。謀久安長治。則有
負固逆命者。必命將出師。恭行天討。殲厥醜

類。以奠安中外。然或近在封域之閒。非盡遠
踰邊庭之界。卽使躬親鞍韉。亦必歲久成功。
故漢之武帝。唐之太宗。未嘗不開疆拓宇。而
不能迅奏膚功。明之成祖。亦屢出塞征討。地
猶未遠。不寧惟是。殷高宗之克鬼方也以三
年。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亦僅於太原
而已。未有親統大軍。出險涉遠。不數十日而
大功告成。廓清沙漠。又安邊境。如我
皇上之神武首出。夐邁百王者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灣。南朔東西。並
奉正朔。凡戴髮含齒之儔。咸思向風而效順。
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者。辜恩背德。獨自外於
聲教。狡謀出沒。擾亂邊陲。逆天虐民。罪在不
赦。

皇上念逆寇一日不靖。則邊氓一日不安。非速行勦
滅。曷由共享太平。雖諸王大臣請緩
親征。而
睿謀獨斷。衆論不撓。且軍需皆出
天庾。轉餉數十萬石。將
須賞賚。師有餘資。總以安四海生靈之命。綿
宗社無疆之庥。故不憚

六飛遠邁身先士卒而天人叶應白䜩師以迄大捷
僅七十日耳從此邊塞不聞金鼓之聲斥堠
永無烽火之警胥遊化日共樂堯天是從來
未有之大仁也師出之日水凍草枯及
御蹕經臨掘地則泉湧牧馬則草肥蓋天將地脉已
早決於
睿算之中非臣下所能測識其萬一且分布大軍為

三路調度規畫並出
皇上之指授噶爾丹既凜
天威之降臨復聞大軍之四集釜炊不及餐妻孥不
暇顧棄而宵遁自謂可以免脫不知
神策秘謨預定於前遏寇西奔
天戈東指諸軍會合環而擊之背水阻山擒斬殆盡
餘黨星散絡繹就降子女牛羊俘獲無算擒

其巢穴沙磧一空是從來未有之大智也巴
顏烏喇克魯倫河等地最為險遠行間持戟
尚憚馳驅乃
皇上親舉玉趾櫛風沐雨日進一餐勞苦與軍士共
之率數十萬貔貅之衆踰天山渡瀚海如履
平地而走康莊莫不忠義激發驍騰百倍兵
刃未接先已披靡乘勝窮追摧枯拉朽逆寇

既就滅亡塞外諸藩益復畏威懷德是從來
未有之大勇也十五日
午門宣捷二十三日又
午門宣捷臚聽萬呼誠懽誠忭凡屬臣民舉趨首
皇上廻鑾告成功以彰顯烈臣一介腐儒荷蒙
聖恩簡擢不獲負弩執殳効力塞外伏查禮記王制
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魯頌泮水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
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是三代時皆告捷於學
也昔漢唐以來僅於丹鳳樓前及午門外受
俘未有告成於國學者似於詩禮為未符
皇上建千古未有之功則漢唐未舉行之盛事請自
我
皇上始之郎

聖朝寬仁不必有事於訊馘而專行釋奠之禮昭告
文廟勒石太學原本六經非由臆說不妨與祭告
闕里並行將見文德武功並光昭史冊於無既矣
臣愚鈍無知遭際
聖明僅據經生之見仰塵
天聽
旨下所司議至是議曰恭惟

皇上親統六師剋期勦滅噶爾丹武功既盛文德益
彰應遣大臣一員詣
文廟祭告成功自
皇上發駕以至
回鑾一切訏謨勝算凡將士之踴躍百神之効靈
允宜纂大綱進呈
御覽勒石國學更將碑文摹搨頒發直省督撫轉交

各府州縣學宮俾萬代士子咸知
皇上遠踰瀚海親履絕域屏去帷幄晝夜
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殄滅寇賊
聖武神謨開闢未有疏
留中
壬申
指授阿南達以地方形勢擒噶爾丹之策理藩院

奏言據副都統阿南達咨云本部文令阿南
達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兵駐劄厄濟內
古喇奈布隆吉爾等處地方偵探聲息達即
當遵
旨乘驛而往但布隆吉爾河之長過哈密城嘉峪
關距哈密城千餘里昆都倫地方距甘州東
北千許里昆都倫布隆吉爾兩間相去有千

餘里如達身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兵屯
戍哨探亦可支吾但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兵
少難以擒噶爾丹原宜往請
訓旨以啟我未達未喻之事但達原無識見之人
今益加惛憒似不預先備兵則不能濟事必
致逸過難追關係甚大非達之所能任也乞
堂臺明白請

旨遣將領兵而行奏入得
上旨向者大將軍報阿南達奏俱云厄魯特俱盡滅
噶爾丹所率不及三十人逃入林中是以謂噶
爾丹攜數人往投青海投達賴喇嘛而去令阿
南達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少許人以禦之實
不知噶爾丹得脫之人之衆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之兵之寡竟與原奏異況哈密之地已爲策

旺喇卜灘所取邊塞左右有綠旗兵在果噶爾
丹自此而去阿南達即當來報分行擒之何遲
難之有著阿南達仍遵前旨速往
撒坐塘員外石保任繕理藩院奏言據員外
石保任呈稱本年三月初九日奉
旨著侍郎安布祿趨赴大軍俟之於都蘭哈喇克
勒俄博左右留安布祿同行賢能司官一員照

安布祿行事。欽此。遂留保住駐扎於此地。自此地至張家口。湊取兩蘇尼特兩霸哈納爾阿霸垓卓力克圖王旗下四子部落八旗察哈爾馬匹。一驛馬十五匹。各撥本旗官兵自去年七月起。尚書具奏設驛。今本驛並無緊急應馳報之事。此等旗分管驛人員糗糧什物。各自家中攜來。往返奔走。殊爲煩苦。況即有

事。取供應之馬而行。保住所居沿途蒙古。驛次稀比。亦不至有遲悞。乞堂官具奏撤去此路之驛。據此具奏。請如員外石保住所呈。撤去此驛。

上從之。

議敘庫濟根穆扎哈爾軍功。理藩院奏言。奉

上諭長史庫濟根護衛穆扎哈爾等於是役軍中効力。奉差偵探。每次歸來。已賞銀兩。而部中未經議敘。著查伊等職名議敘。及與伊等同行偵探人員。亦著議敘。查得蘇尼特杜稜郡王旗下鄉導汪舒克等十八人。皆各賞銀五十兩。授以達爾漢之號矣。今喀爾喀王盆楚克護衛穆哈扎爾王納木扎兒長史庫濟根。此役軍中。至克魯倫額古德哈爾哈伊扎爾額爾格納

克山等處偵探。往視阿爾噶賴之路。有功。應照汪舒克等之例。授以達爾漢之號。與伊等偕行者。乃一等護衛博羅海。二等護衛額林辰。應俟都統副都統缺出即用。丹津丹濟哈什哈與巴什西喇卜阿玉什等。應俟本扎薩克護衛佐領缺出即用。察哈爾前鋒納木什爾撥什庫努木代塞稜等。應俟各佐領護軍

校驍騎校缺出卽用。本部撥什庫誶爾布已
授拖沙喇哈番等職。鄉導索諾木。已叙爲達
爾漢。齊旺已賞銀五十兩。應無庸議。奏入。得
旨。庫濟根穆扎哈爾授爲拖沙喇哈番。賜達爾漢
之號。餘如所議。
甲戌。撤吳爾揮河所留蒙古兵。理藩院奏言。
先是。留科爾沁扎薩克圖王俄齊爾等十旗

蒙古兵暫駐吳爾揮河。至於孟秋之月。今兵
糧已完。或令駐吳爾揮河。或令歸家。請
旨定奪。
上曰。今並無事。著兵各歸家。
命以翁金所貯之米。速解大將軍費揚古軍前。兵
部奏言。據寧夏偵探王事已什納呈報西安
副都統席爾哈達以滿兵一千。分爲二隊。按

叅使襲吉里運到頭隊米五百石。使滿兵五
百。同襲吉里於六月初七日起行。往解大軍。
續於十二日。巡撫舒恕運到米五百石。又使
滿兵五百。同舒恕往解大軍。所餘之米。令叅
將張獻午等。在翁金看守。奏入。
上命速發至大將軍費揚古軍前。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西路軍糧諸事。費揚古

奏言。右衛護軍統領費揚固之兵。來自拖諾
於六月初七日到納喇特布喇克。因不聞糧
運聲息。起行而來。至西喇穆冷界上。遇
皇上遣御史鍾中保等來迎。支七日糧。右衛之兵。於
六月二十七八日間。陸續到歸化城。土默特
都統阿喇納共礮七十九門。於七月初二日。
俱可到歸化城。又留八旗官兵。待後解大礮。

為之防護此內有馬匹俱無不能前行及疾
病之兵二百九十九名既得
皇上迎賜之米使拴帶留兵口糧携正黃旗費揚固
佐領下達嚴等四十七人而來續後正黃旗
吳勒佐領下舒恕等三十七人亦到其餘一
百十五人已隨總兵官毛來鳳等歸去護衛
諾爾布等所解牛羊俱已帶回交各牧羣至

右衛西安寧夏兵散歸之時
皇上遣迎之米不以給京來官兵儘米之數給伊等
八日糧俟到納喇特再支米前行因納喇特
地方不遇米糧故無所支而過蒙
聖上預籌特差鍾申保迎之以米西路兵始得飽餐
以全其生命至正卿辛保所運之米六月初
八日已到納喇特十二日土默特副都統多

爾濟到言彼留住十日糗糧俱完故給多爾
濟等米一百石其餘俱已運回又侍郎王國
昌等所運之米沿途一帶直至察希爾馬克
台俄爾津呼都克地方各驛計日貯米共一
千六百石零因牲口俱疲車輛盡壞不能運
至納喇特行文在案至副都統席爾哈達押
蔽癸吉理之米五百石不到納喇特遇辛保開

大將軍及衆將軍等之兵於五月二十七日
已回故於解到五百石米內令彼官兵支取
一月米而還又西安副都統巴林所領西安
滿兵寧夏綠旗兵俱於六月三十日陸續
到歸化城大同綠旗兵於六月二十七日到
歸化城臣軍中官兵西安寧夏赴京官兵於
六月十九日到喀倫率圖地方照部定口數

俱支一月糧。共支米二千一百四十一石六斗。侍郎李鉥通議喀拜。留於科圖之米三千七十六石二斗三升零。奏至。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

聖上洞見西路糧運不到。則兵丁匱乏。預遣中路之米迎給西路官兵。又詳計西路分隊遣回官兵途中乏糧。特遣御史鍾申保往歸化城迎

給米糧。官兵俱不至匱乏。各得平安歸家。大將軍既經詳奏。遣回官兵。已經起行。及本軍到率圖支糧。應無庸議。留待防護大將官兵內。馬匹俱無。不能前行。及疾病後留。一百十五人。既經覽總兵官毛來鳳還應著毛來鳳查報。護衛諾爾布所交牧牽牛羊。應行文總管內務府。交慶豐司。侍郎李鉥等留於科圖

之米三千七十六石二斗零。儘足給將軍薩卜素等兵一千名。應行文于成龍。俟薩卜素到。須給有餘。以其數報部。發往西路之砲應俟大將軍到後。問明當存貯何處。該部具奏

請

旨。

上從之。

以噶爾丹降人董羅卜等。附於羅壘厄木齊。

理藩院奏言。先是董羅卜偕青海博碩克圖濟農下羅壘厄木齊。自噶爾丹處來降。奉

旨。俟羅壘厄木齊到時。應作何安插再議。今已召羅壘厄木齊來。交默爾根綽爾濟。使居弘仁寺。問羅壘厄木齊。言去年博碩克圖濟農以已爲使。往噶爾丹所時。曾遣董羅卜爲己僕

役。董羅卜者。乃博碩克圖濟農屬下托賴哈
什哈部落之人。又問羅壘厄木齊偕來之噶
魯。言噶魯乃博碩克圖濟農納賚之人。亦曾
遣之爲巳僕役。據此。應將董羅卜噶魯附於
羅壘厄木齊。
上從之。
乙亥。彭素克賫
勑往諭噶爾丹還復
命。彭素克奏曰。臣等五月初九日。賫
勑起程。中書阿必達。及臣兩人。隨噶爾丹去蹤前
往。十二日。至滾噶牢臺地方。見無厄魯特形
影。覘其踪跡。有向圖喇河去之踪跡。又有向
克魯倫河上流去之踪跡。臣謂阿必達曰。不
知噶爾丹所向何路。我等馬匹俱疲。軍機緊

急。我將獨追噶爾丹。爾可携疲馬回。以此情
事。奏聞
皇上。臣率厄魯特人名庫濟者。躡其行踪而往。至於
岐路。庫濟言前路迂而遠。後路徑而近。踰一
三嶺。是夜可到特勒爾濟矣。臣於是遂由徑
路而往。時至二更。到特勒爾濟地方。正坐而
歇馬。噶爾丹下諾顏格隆津巴車爾貝寨桑
兩人爲首。率千許兵來。擒臣而去。晝夜奔逃。
五月二十二日。至俄爾渾河。是夜。臣携
皇上勑書逃出。藏大林中宿一日。次日向內而行。遇
厄魯特敗走之人。奪臣等坐馬糗糧衣服而
去。臣步行十四日。於六月初七日。到特勒爾
濟河。遇喀爾喀阿里雅扎薩克所率五人。告
以臣之情事。引臣見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

闢衛寨桑。彼言我等奉大將軍令。往慈山準莫多地方收集逃潰之賊。既至於此。糗糧俱絕。我等原居俄爾巴兒濟。俟到本地。備牲口糗糧。送汝赴京。因行二日。於初九日。到烏朗海河。恰遇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闢衛寨桑之前鋒。因徒而來。住扎後。臣將歸帳。見特勒爾濟河叢薄中烟起。有犬吠聲。臣以語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闢衛寨桑。率布達里寨桑之兵三百人。擒厄魯特男婦子女共百餘口。及其牲畜來。又語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闢衛寨桑曰。爾等發兵二百。登山上。淨搜叢林內。倘有存留之厄魯特。可即收捕。乃以兵二百。授策旺台吉前去。二十日。又擒厄魯特男婦六十餘口。并其牲畜而來。又以兵二百。授

達爾漢寨桑。於噶爾丹奔逃之路。收其遺棄之物。後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闢衛寨桑兩人送臣起行。於其俘獲內擇男婦三十人為獻。六月二十五日。向內起程。行三日。到克魯倫河。侍讀學士喇什。員外多爾濟。喇都渾。率喀爾喀七台吉等之兵來。其撥什庫先到。見臣之跡。即馳回告喇什等。二十九日。喇什等到克勒河朔。見臣。臣問其來由。喇什言在搜索地方。

皇上命我等。率喀爾喀七台吉之兵。往覓噶爾丹之蹤。探彭素克格隆之信。死則覓其尸而歸云。臣以行事告之。喇什議使多爾濟護送臣。又率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闢衛寨桑所俘獲三十人。入邊見大將軍。將軍言如許人同行。

則程途躭悞。當擇數人帶去。遂使俄木卓力克圖巴克什等六人。與臣偕來。奏入。

上賜彭素克格隆

御饌。

諭理藩院釋放部中收禁垂喇克扎木素格隆。又使副都統吳達禪。問卓力克圖達爾漢巴克什津巴卓力克圖之意。曰。汝等可遣歸使於

噶爾丹乎。卓力克圖曰。我乃噶爾丹之人。因遣我送書於車陳汗而被擒。津巴曰。我乃隨從丹濟喇之人。阿爾薩蘭衛寨桑等。自噶爾丹之地。擒我而去。卓力克圖曰。我乃隨從丹津俄木布之人。因臥病不能行。俄齊爾杜喇兒携之而來。我等並非背噶爾丹逃出來降

聖上之人。今

皇上欲遣我等。使於噶爾丹。願往効力。噶爾丹殺之。則受死。如不殺。當竭力曉諭之。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卓力克圖達爾漢巴克什等。既願行。應遣伊等使於噶爾丹。撥理藩院官一員帶往。至於喀倫。在附近旗分。酌撥坐馬口糧。撥鄉導指路。督令起程而歸。

上從之。派出般什。

使大將軍費揚古率蒙古兵。駐劄善巴王喀倫偵探。議政大臣奏言。據侍讀學士喇什疏稱。七月初八日。宿滾噶牢臺。有噶爾丹屬下額圖格等來。言我等乃歸降

皇上之多爾濟塞稜族弟。噶爾丹為大兵所敗。逃脫之後。我等即欲來降。而不得其隙。後到他米爾地方。噶爾丹屬下納克薩爾噶爾馬。及我

四人。各携妻子。竊取多約特納木扎兒喇木扎木巴之馬五十匹。來投

皇上。多約特納木扎兒喇木扎木巴知之。遣人來追。奔回納克薩爾噶爾馬兩人之妻。我弟哈什哈之妻。許五人馬四十五匹。我等三人。乘馬奔出。又言戰敗之後。噶爾丹向喇卜灘丹濟喇丹津俄木布寨桑喇嘛。皆紛紛散走。噶爾

丹先到他米爾之台庫勒地方。遣人收回。阿喇卜灘丹濟喇丹津俄木布等。俱集於一處丹巴哈什哈等來降

皇上。其一二小寨桑喇嘛。往投策旺喇卜灘達賴喇嘛青海。其他大寨桑喇嘛。全集一處。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亦往與之合。大略兵有五千餘。牛羊甚少。無廬帳者多。議往洪郭賴。則近

於策旺喇卜灘。而無產業。難以為生。往達賴喇嘛所。則

聖上必遣人往索之。不若往翁金之路。或瀚海四圍有人。掠得牲畜。如根敦帶青逸去。暫且偷生。或往哈密。如哈密人衆。仍前和好。則資其米糧。以度今冬。如哈密人衆與之反顏。即攻而取之。以為根基。議既定。六月二十八日。自他

米爾向翁金起程。迤邐而行。至於三日。我等逃出。又六月二十日。達賴喇嘛使人俄木布來。不知其情事。傳聞俄木布之言曰。噶爾丹不當敗。噶爾丹言曰。想或戰日不吉耳。其使人仍隨之而行。又因往他米爾地方。二十餘日。我衆之馬已肥。聞根敦帶青在桑稜格云。

據大將軍等疏言。黑龍江將軍薩卜素。率兵

而來於七月十六日已到科圖臣等遵
旨原欲領兵回京據侍讀學士喇什報稱噶爾丹
敗逃後於他米爾台庫勒地方阿喇卜灘丹
濟喇丹津俄木布等俱會於一處共有五千
餘議由翁金之路往倘瀚海四圍有人欲掠
取糧食已於六月二十八日自他米爾起程
其事倘實不可不預報知為此一面飛報云

是以臣等率官兵往科圖候
旨令噶爾丹為大兵所敗困迫已極或往投達賴
喇嘛或往投哈密俱未可定去路無食必致
劫奪驅脅之略爾喀應令大將軍費揚古親
身沿邊而往酌調善巴王之兵及附近旗分
之兵駐劄邊汛噶爾丹前來即迎剿之其與
將軍同處之兵將軍孫思克博濟俱令赴庭

其他總兵等官俱有重任著令率兵回汛奏
入
上曰此事乃大將軍費揚古未完之事著率薩卜素
兵五百酌取蒙古兵往善巴王邊汛諸地方偵
探聲息噶爾丹或在翁金或有過去之信相機
迎剿至西路之米已有旨給賜王善巴等七旗
兵丁今兵在翁金著將此米令大將軍扣兵酌

爾所剩給賜七旗著將軍薩卜素率所剩五百
兵駐劄科圖如有厄魯特來降令其收納歸去
則天時寒冷著令來京整裝遣去餘如所議
以厄魯特洪津席喇卜杜喇兒等歸併丹巴
哈什哈議政諸臣奏言據侍讀學士喇什疏
稱六月二十六日至克魯倫河之克勒河朔
下營後有噶爾丹所屬諾顏格隆下洪津席

喇卜杜喇兒冲丹格隆等男婦十六人來降。
問之。答曰。乃蘇米達爾喀吞之人。住居俄儂
噶爾丹來烏蘭布通之年。掠之而去。隸諾顏
格隆之下。噶爾丹與
皇上大兵。五月十三日一戰敗散之後。我隨諾顏格
隆。向特勒爾齊而逃。在阿喇克台河。引使臣
扎薩克喇嘛彭素克格隆前往。我遂與噶爾

丹下席喇卜格楚兒。以我等之意。告之。彭素
克格隆。原欲逃來。後彭素克格隆歸日。我等
不得其便。及在俄爾烘圖喇交界地方。與席
喇卜格楚爾夥伴五人。逆我六人來投之時。
遇冲丹格隆夥伴男婦十人。一同來降。問洪
津席喇卜杜喇兒。答曰。聞丹濟喇丹津俄木
布在阿喇卜灘之前行。其意似乎相避。不知

其棲止何地。總會於一處否。據衆論以為噶
爾丹。舍達賴喇嘛。別無所歸。觀其狀。僅各保
其身命。必然强欺弱。至於劫殺。又無糧食。未
必能到其意想之處也。又疏稱彭素克格隆
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蘭衛寨桑等。以其所
俘為獻。其內又有厄魯特屬下台吉一人。言
有人知噶爾丹去向。隨後帶來。臣乃宿克勒

河朔。待之四日。厄魯特之人到後。始以扎薩
克喇嘛彭素克格隆阿爾薩蘭衛寨桑等人。
併發赴京。臣等親身與扎薩克台吉車陵扎
卜。往會前所遣兵二百。共率六百兵。由噶爾
丹行蹤前進。採根敦帶青聲息。自克魯倫河
對岸。察罕齊勞台起程。據此則應行文喇什。
仍遵前

旨行。目下帶到厄魯特。交理藩院。暫行收管。將獨
石口外所留厄魯特。該部差官一員。小心押
護而往。歸併張家口外丹巴哈什哈。其獨石
口外所有降人。及現到此地之喀爾喀台吉
馬哈什黙爾根格隆洪津等人。各令歸併本
扎薩克可也。奏入。

上從之。

命圖喇偵探舍稜。率蒙古兵駐劄安王汛地。
上諭內大臣福善等曰。前遣舍稜。與蘇尼特郡王額
駙薩瑪扎之子多爾濟扎卜。貝勒博木布之子
蘇達尼。喀爾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扎兒衛徵諾
顏阿玉什等。親率其兵。往圖喇偵探。今可不必
前去。著率伊等暫駐安王所居汛地。待大將軍
費揚古至。聽其指揮而行。

給事中王原祁等請勒石以紀
皇上功德。時據禮科給事中王原祁奏言。欽惟我
皇上撫綏方夏。奠安邊隅。凡血氣莫不尊親。無一夫
不獲其所。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乃者厄魯特
噶爾丹。自外生成。上干天怒。
皇上親統六師。躬伸九伐。天助順而豐草生。地效靈
而甘泉湧。兵威所指。迅掃長驅。外藩君長。靡

不輻輳
行在。抃舞稱慶。然猶軫恤士卒。親行慰勞。甘苦與共。
三軍咸思自奮。一以當百。逆闘駭竄。醜類盡
殲。邊塞業已永清。六合罔弗寧謐。此誠萬古
之奇功。曠世之偉績。載諸史冊。傳之無窮。眞
足度越百王。亘古莫並者矣。伏思漢唐以來。
凡屬命將出師。成功閫外者。咸令磨崖紀績。

頒告中外。即明永樂屢次出塞。勳烈遠遜
今日。猶且勒銘以張武功。況我
皇上遠御親征。深入沙漠。櫛風沐雨。尅期奏功。仰請
於
聖駕經行地方。
御製鴻文。建立穹碑。以垂不朽。御史劉珩奏言。竊惟
皇上聖德神功。遠過堯舜。普天率土。莫不沐浴

恩波。咏歌
化日。不意有厄魯特噶爾丹者。甘外生成。逆天負德
凌我外藩。不可化誨。
皇上親統六師。直抵亘古所未到之地。克成亘古所
未有之功。總賴我
皇上豫定廟謨。分道夾擊。使其進不敢戰。退無所逃
征返神速。不踰百日。而且天心助順。地脉效

靈。枯草先青。甘泉遍湧。尤見
聖德感召之奇。臣竊覩史冊所載。未有天子自將成
此大功者。古者大功告成。不惟臣民頌德。往
往磨崖刻石以示後世。若峋嶁之碑。岐陽之
鼓。至今傳而賡之。況我
皇上洞燭情形。迎機決勝。建此曠古絕今之大業乎。
臣愚以為

皇上駐蹕之拖諾山。及破賊之昭莫多地方。或立豐
碑。或磨崖石。恭請
御製銘辭。遣官鐫勒。以昭示後世。
上命該部議奏。禮部議曰。仰惟我
皇上親統六師。遠出絕域。
天威所至。逆
命者無不殄滅。歸化者無不得所。功業之鴻駿。自

古帝王所未有也。應如科臣王原祁臺臣劉
珩所請。凡
皇上經臨駐蹕之名山。以及勦滅逆寇之昭莫多等
地方。允宜磨崖勒石。俾塞外億萬載臣民。咸
瞻仰
駿烈神功於不朽。俟
命下之日。所立碑石。交與工部。其應行立碑地方。

由理藩院差官看定議奏。其刊刻碑文。由翰
林院請
旨遵行。

酉中。
癸未。
命副都統祖良弼。獎餘糧以防寇掠。議政大臣奏
曰。據通政使莫里渾疏稱。副都統祖良弼。移
文副都統阿蘭泰云。副都統席爾哈達與按
察使囊吉里同運米五百石。赴納喇特地方。
弼身待巡撫楊副將等解來之米。而巡撫舒
恕。臥病昏沉。不理諸務。乃與副將楊林共商。
將運米二百石。赴納喇特地方。已行四站。不
料六月十八夜。遭大風雨。負米之騾。凍斃千
餘頭。弼於巴罕厄里根地方。候我官兵。據此

查得近者侍讀學士喇什報稱。噶爾丹由翁
金之路而去。應差理藩院賢能筆帖式一員。
乘驛速往祖良弼所。將此米支給祖良弼官
兵口糧。獎所剩之米。作速各歸本汛
上准行。併檄知大將軍費揚古。
取回京城發往西路火礮。交八旗漢軍都統
兵部奏言。據大將軍費揚古咨稱。京城解來

冲天礮。子母礮。交總兵官康調元收貯大同。
俟古到京後請
旨。其大礮八門。業已攜來。將親身帶回。令奉部咨。
令將此礮。俟古到京日。問明應留何地。聽該
部請
旨。則此礮八門。或仍令古帶回。或留何地。乞大部
作速檄知。查得大將軍費揚古。已往善巴王

邊汛去訖。今有都統伊勒愼自科圖回京。應
將此礮。檄令撥官兵押護解到京城。交八旗
漢軍都統收貯。如伊勒愼已回。則交都御史
于成龍解來可也。
上從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七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八

八月甲申朔

命召肅州總兵官潘育龍赴京。
上諭議政大臣曰。著追召肅州總兵官潘育龍偕孫
思克來京

員外二郎保奏報青海諸台吉情事。先是
上命二郎保賫勅往諭青海諸台吉。如伊等執噶爾

丹屬下人與之。即令二郎保親身帶來。併以此
勅遍諭沿途居人。至是二郎保報曰。臣身自甘
州起程。由西寧邊口。至青海之察罕托羅海
地方。見善巴陵堪布。齎部發印文。使之聞之。
又以擊敗噶爾丹斬殺俘擄之事。備告堪布。
臣乃言堪布者。乃達賴喇嘛所遣治青海之
政而管理其事者也。青海諸台吉有不聽堪

布之言者乎。堪布之意如何。堪布言此事大。我不得獨主其議。今青海諸台吉俱來會盟。俟諸台吉同在盟壇定議再覆。七月初八日。達什巴圖爾等三十一台吉全到盟所。以檄文授之。達什巴圖爾遣臣至其處。彼言東方有

聖主。西方有達賴喇嘛。二

聖同好。為年已久。我青海諸台吉。住居近邊六十餘年。未嘗生一事。噶爾丹殺我窩齊爾汗。取我屬裔。與我亦有仇。但噶爾丹之女。嫁博碩克圖濟農之子。乃聞之於西方結姻者也。我等俱達賴喇嘛之徒。我等諸事俱啟聞西方。視其言何如。遵依而行。非可任我等之意。覆奏也。為此謹奏。

上命議政大臣會議。議曰。青海達什巴圖爾台吉。既稱噶爾丹與彼亦有仇。其女當聞之於達賴喇嘛。遵而行之。應令達什巴圖爾等將遣人於達賴喇嘛。作何定奪之處。備文覆部。並將此等情由。增入達賴喇嘛

勅諭內。

上從之。

命暫停經理多巴白塔兒番回之事。刑部尚書圖納等奏言。臣等會於蘭州。正尋議多巴等處番子。禁其輸租於蒙古。併遷白塔兒所在番子回子。令入內地之事。隨據西寧送到員外二郎保咨文內言。青海諸台吉。以收噶爾丹屬人等事。推諉於達賴喇嘛。臣等仔細尋思。噶爾丹之人。在西寧所屬地方者甚少。與青

海諸台吉毫無干涉。尚不肯收而給之。况多
巴輸租。有利於彼者乎。若併欲收白塔兒衆
回子。番子雖與言之。必不從命。彰彰明甚。如
此。必至遣兵於蒙古之地以收之矣。我內地
回子與白塔兒回子交易牟利。則收白塔兒
回子。必無掣肘。然西寧等處兵民。大半皆是
回子。以回子征回子。甚覺可虞。且陝省兵丁
之馬。俱用之於進勦之兵。目下陝省馬匹亦
盡矣。即急催補買。不能立辦。今雖邊塞無事。
如我兵馬不齊。亦似難行。且目下總兵官潘
育龍標兵鼓譟。至劾署總兵官事遊擊王之
秀。兵丁之心始安。今若外征而內地無可虞
之事。始可以行。今青海諸台吉之情。我邊內
兵丁之形。有掣肘大可虞之事。不得不密聞

於
皇上。且多巴之事。奉
皇上訓諭云。視青海諸台吉情之順否而行。今其情。
與
皇上所洞見者。纖毫不爽。應將措置多巴白塔兒之
事。暫且停止。或可或否。臣等會商。具本密題
以請

訓旨。又臣等駐劄甘州。其輸租於噶爾丹之西喇
古兒黃番人等已經招降。現到頭目。開呈人
口數目六千許。未到頭目。亦報起行而來。俟
到日。將人口數目及措置之事。具本另奏。
上命集議。皆以為應如圖納所奏行。其招降黃番事。
目下無庸議。
上從之。

命商南多爾濟赴大將軍費揚古軍前。
上諭商南多爾濟曰。大將軍駐劄善巴王喀倫地方。
正在有事之際。爾可乘驛往會大將軍費揚古
約會駐劄之處。著費揚古預遣人通知。
命運米官兵。各歸本汛。召岳昇龍赴京。運米侍郎
李鈵奏言。臣等運米。有都御史于成龍隨行
總兵官岳昇龍携來副將王起龍等官兵。及

管兵衆官。事畢歸來。京中無伊等之事。應令
官兵皆各歸本汛。御車人夫。諸項工匠。俱交
地方官遣歸本地。其陸續歸來武弁兵丁人
夫工匠。隨其到日。俱遣歸本地。得
旨。岳昇龍著來京。餘如所議。
命議糧運事務侍郎李鈵奏言。臣與左通政喀拜
於科圖地方料理西路大兵給糧之事。

欽召臣至京。料理未完事件。臣已於七月十三日
起行歸來矣。科圖地方。所存正米三千七十
六石餘。不知西路大兵駐科圖幾月。科圖所
存米。足與不足。有餘無餘。不能遙定。臣等以
車七百五十九輛。馬騾二千八百三十五匹。
夫八百五十三名。兵五百一名。留科圖備用。
又都御史于成龍堆貯察罕腦兒地方正米

三千八百四十八石零。堆貯奎宿地方正米
三千七百七十六石零。又運米兵丁夫役食
剩穀米四千五百九十二石零。
上命李鈵議奏。議曰。奎宿等處所存米。俱都御史于
成龍親視堆貯。交該汛扎薩克蒙古官兵謹
守。不議外。科圖所存烏喇將軍薩布素官兵
支剩之米。應交都御史于成龍左通政喀拜。

以留在科圖之車裝載運至察罕腦兒于堆
米之所堆貯空車仍交各原管官牲口愛養
解回其陸續到來車輛仍交工部。折助牲口
俱交兵部三省原備牲口。仍交三省官員。各
帶歸本省暫養。
上命集議。議曰。三省原備牲口。俱係各省官俸衙役
工食所買。應仍交三省原解官帶回。聽該撫
料理。其完全車輛。分給八旗滿洲蒙古漢軍
佐領藏貯。其廢棄損壞車輛。免其補造賠償
著諸大臣收交原價。其所存之米。應如李鈵
議。
上從之。
乙酉。
命免防護牧圉輜重曠班各官罪。先是正黃旗驍

騎校署佐領西代正藍旗驍騎校署佐領巴
錫鑲紅旗護軍校署佐領伍什。正藍旗護軍
校署參領阿米達等。俱防護輜重曠班。正白
旗漢軍驍騎校署佐領王惠民。防護牧圉曠
班奏
旨。俱革職交部嚴加議處具奏。至是兵刑二部會
議。以為定例雖無防護牧圉防護輜重曠班
作何治罪款項。但行軍以防護牧圉防護輜
重為要務。西代等係實授防護輜重防護牧
圉佐領官。而規避曠不赴班。坐此應將西代
巴錫伍什阿米達王惠民等。俱枷號三個月。
鞭一百。
上曰。西代等從寬免枷責。發黑龍江披甲當差。
庚寅。

命查巴拜台吉屬下人歸之。先是喀喇沁王扎西
旗下附籍厄魯特台吉巴拜因屬下博克察
桑來請
安。附奏云。聞投誠之厄魯特在張家口外者有臣
屬下人二三戶。
上諭尚書馬齊曰。此厄魯特乃先降有功之人。著擬
官一員。帶此二人。乘驛而往。查認具奏。至是馬

齊等奏曰。臣部差員外諾木齊代帶台吉巴
拜博克察桑前往認識。回文云。巴拜台吉屬
下。共男子六十三人。婦女六十口。童男十七
人。幼女二十三口。格隆班第十二人。以上一
百七十五口。令相識認。俱云係台吉屬下人
是實。
上命歸巴拜台吉。

辛卯。
命督運于成龍事畢還京。于成龍報曰。科圖所存
米三千七十六石二斗內。先給撫遠大將軍
同駐科圖官兵。後給大將軍隨行官兵。總兵
官岳昇龍標下官兵。共三百二十一石零。又
黑龍江將軍薩布素七月十六日。到科圖。至
八月十六日一個月口糧。支四百九十一石。

所剩之米。二千六十四石零。于是問烏喇兵。
再支幾月之米。將軍薩卜素言。我不能預定。
俟一月終再支。目下科圖所在牽挽米車人
夫。及綠旗兵。以京城備解穀米一百四十日。
已將給完。或再給烏喇將軍官兵數月。及給
剩之米。或在科圖。暫俟烏喇將軍。或運回至
察罕腦兒貯米之處堆貯。總俟部定。奏至。

上曰。科圖所在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官兵。給至十月初一日口糧。歸途行糧。不必支給。即將坐糧爲食而歸。押車人夫綠旗兵丁食米。若完。亦於此所剩米內酌給。勿使困乏。此事著于成龍等八月內料理完畢回京。

壬辰。

理藩院員外舍稜奏報厄魯特丹巴哈什哈之妻諸人來降。及噶爾丹情形。舍稜報曰。臣率喀爾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扎兒等。向土喇前行。至一地名衛徵克勒德地方。差公車木楚克納木扎兒旗下佐領蘇布體博羅。長史查木巴拉。配兵各十名。分三路哨探。蘇布體前往。見一隊行人。即近前視之。乃厄魯特人也。因擒之而歸。問之。供言皆噶爾丹屬下人。

吾名莽奈。我夥伴十四人。我等在噶爾丹地方。聞我厄魯特之人來降。

聖上不殺。加以厚恩。特此來降。我等以外。別無他人。七月初四日。自塔米爾地方來。我等戰敗。各自逃竄。至塔米爾。見噶爾丹欲會盟以議行止。往召阿拉卜灘。阿拉卜灘至。噶爾丹言欲往翁金。掠其界上人。取糧以往哈密。丹濟拉言。我等之力。不能往翁金。欲往阿爾台。阿拉卜灘丹津俄木布言。欲掠俄羅斯之哈喇特布喇特等之糧。往阿爾台。衆論與噶爾丹之意不合。故無定議而散。阿拉卜灘丹津俄木布不願往翁金。而敗遁之時。噶爾丹屬下馬駝。被丹津俄木布屬下竊騎而去。故相會之後。噶爾丹查此馬駝。使還原主。丹津俄木布

不從。是以內自不睦。阿拉卜灘與丹津俄木
布善。故叛噶爾丹去。路過明古特人等。收而
取之宿于吉齊根特之地。隨走洪郭爾。阿拉
卜灘等。自得明古特之後。有兵二千餘。噶爾
丹丹濟拉土爾伯特之車陵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俱同往塔米爾。我等不知其所往。噶
爾丹有兵千許。阿拉卜灘未叛噶爾丹之前。

噶爾丹下人言我等居無廬。食無食。衣無衣。
從彼以死而已。盍於未寒之先。覓一有國土
之地乎。下人互相嗟怨如此。至我等來時。達
賴喇嘛所差使人達爾漢俄木布到現在噶
爾丹處。于是查厄魯特降人。討箭手十一人。
婦女三人。內有丹巴哈什哈之妻。丹巴哈什
哈之兄。索諾木之妻。又有丹巴哈什哈之兒

子名胡代。丹巴哈什哈之妻達氏言我自則
我丈夫。隨噶爾丹至塔米爾地方。聞我丈夫
在此。我乃告於丹津俄木布曰。我夫妻向與
爾無仇。我丈夫既往降
聖上。乞爾使我與丈夫完聚。丹津俄木布曰。我將遠
避噶爾丹。定一栖止之地。欲遣使於西方策
旺喇卜灘。併遣使於

聖上。俟遣此使時。帶爾同去。我欲待使人偕行。恐其
遲久。故我先逃來歸降
聖主。於是以丹巴哈什哈之妻等十三口。送交安王
等。沿途小心押護。給之糗糧。送與丹巴哈什
哈完聚外。臣不往土喇。率兵回至喀倫。以待
將軍費揚古。爲此將收獲厄魯特之事奏聞
併以降人莽奈。交小校俄木克圖解往。

上曰著以此示議政大臣。

癸巳。

命遣官召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赴京。先是郎中滿都密報曰。回回國阿卜都里什特汗及其子額爾克蘇爾唐。自厄魯特噶爾丹處來降。告曰。康熙二十一年。噶爾丹遣人於我誑言議事。我等往所約伊里地方。噶爾丹盡執我父子及從人。帶我等各處行走。今
皇上大兵擊敗噶爾丹之次日。我等纔得脫身。來歸
聖朝。近聞厄魯特人言。噶爾丹本身。有二千許人。在古爾班塔米爾臺庫魯地方。廬帳什物皆無。噶爾丹既窮蹙。斷不能久居塔米爾。殆往青海耳。舍哈密土魯番葉爾欽三路外。别無他路。如從哈密往。則哈密與嘉峪關相近。嘉峪關有
皇上大兵必不去也。未必不奔往土魯番。若葉爾欽則有我回回兵二萬許在彼。土魯番則有五千兵。哈密則有五百兵。又聞策旺喇卜灘住扎博羅塔喇。我父子受噶爾丹拘執十四年之苦。我今已老。雖入中國。蒙
聖主天恩度日。並無可報效。噶爾丹不但有執我之仇。我回子通國俱有仇。現今噶爾丹敗困流行之際。我願得留我子媳諸孫於此。我身携我妻默民白克往土魯番。以
聖上好生之德宣諭我屬下衆回子。策旺喇卜灘所居博羅塔喇。與土魯番相近。往與策旺喇卜灘合謀。如噶爾丹來。人少則執之。以報我父子十四年受辱之仇。謹奏。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
皇上神威擊敗噶爾丹而回回國君阿卜都里什特即入降今欲留其子媳諸孫於此而其身往土魯番以
聖上好生之德宣諭衆回子且與策旺喇卜灘合謀邀執噶爾丹誠心請請自當准行令理藩院差官一員往召阿卜都里什特併其妻默氏

白克至京加之
恩賜擬賢能官一員送至嘉峪關令地方官量撥本地回子足給坐馬口糧遣出嘉峪關
上曰著遣官召阿卜都里特本身及其妻子諸孫星速赴京可傳旨云其妻子諸孫俱一同遣歸不必留此
命議收撫巴爾虎之事先是理藩院奏言前令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如遇生巴爾虎收之而來後據薩卜素以收巴爾虎之事復行奏請得
旨巴爾虎之事已經遣人往諭該屬車卜登貝勒矣俟所遣人歸當再遣人往諭將軍薩卜素今
奉
旨云著將軍薩卜素於回汛之時乘便來赴京城修整行裝遣使歸去則收巴爾虎之事當如何

處置爲此請
旨
命議政諸臣集議至是議曰今將軍薩卜素來京則收生巴爾虎之事不當交將軍薩卜素應檄貝勒汪扎兒扎薩克台吉阿里雅阿爾薩郎衛賽桑等云生巴爾虎等可收則收之如不可收則將巴爾虎所居何地人數幾何奏

明之時再議。
上曰。今無生巴爾虎矣。汪扎爾貝勒屬下齊巴齊努特他布囊古特六百戶。在扎薩克台吉阿里雅阿爾薩郎衛賽桑處。其夥伴五百戶。在呼倫之烏冷地方。已有旨諭汪扎兒貝勒之毋波底素克云。爾可收汝之人。如不能收。朕將收之。至呼倫所在他布囊古特。則車陳汗奏言。奪竊其牲畜臣之人民少。如皇上以此給臣。臣將收之。倘收而不服。將以力取之。亦已有旨諭之云。伊等俱有主。汪扎兒貝勒之毋波底蘇克喀通將收此他布囊古特等。如不能收。朕另有裁奪。不便將伊等給汝。
命暫停屯兵之議。先是理藩院奏言。自正藍旗察哈爾界上。至喀爾喀河。理合屯兵。請差大臣

往視。俟
肯屯兵之地。應否差大臣往視。著集議。至是議曰。
今
皇上親統六師。擊敗厄魯特噶爾丹。噶爾丹棄其妻子。孑身逃遁。窮困已極。滅在旦夕。應暫停差大臣往視屯兵之地。俟噶爾丹實有聲息。其時再將往視屯兵之事。應行應止。復議具奏
奏入。
上從之。
甲午。
遣使賚
勅往諭達賴喇嘛班禪達賴汗第巴策旺喇卜灘。先是達賴喇嘛達賴汗第巴等使人於六月三十日到京。

上簡次等大喇嘛晉巴扎木素德木齊索諾木臧布
主事保住爲使實
勅往諭達賴喇嘛等至是保住以其行事繕摺奏
請
訓旨第巴倘仍如前以達賴喇嘛坐禪不可得見
爲辭則將如何若第巴以爲將遣班禪來則
臣即携之來乎抑先遣人奏

聞乎倘到彼地而遇策旺喇卜灘使人則當如何
宜
諭至噶爾丹流散之人及其四圍居人有願降者
即率之來乎爲此具奏請
旨得
旨托言達賴喇嘛坐禪不使相見之事勅內開諭
甚明如第巴堅執不使相見爾等取其根據决

絕而歸如云遣班禪來則先奏聞衆厄魯特有
來降者俱携之來晉巴扎木素德木齊索諾木
兩喇嘛但爲彼識達賴喇嘛之面而差之耳非
爲行事也保住朕倚用爾此行事關重大爾對
第巴言諸事須著實緊峭照常尊稱達賴喇嘛
班禪如第巴又言達賴喇嘛將使垂楞爲之上
爾但詰之曰垂楞所禱祠者惟達賴喇嘛耳達

賴喇嘛尤有問垂楞而行之理乎至達賴喇嘛
身故果眞則言使班禪主喇嘛之教待爲至尊
爾務索濟隆庫圖克圖而來如發濟隆來萬事
俱休如第巴以殺濟隆葦喇嘛爲疑爾則極口
保之如不遣濟隆來爾則謂第巴曰爾爲一人
而傷億萬生靈有是理乎如不從聖上之旨我
聖上豈輕已乎凡事爾當深計日後雖悔莫追

矣。至勅內閣敲使遣汝等歸。及正月到京。爾但一到即言奉聖旨。限我等正月到京。如正月不到必殺之。爾如略使久畱。我等亦居於此耳。斷不歸去矣。爾等欲殺則殺。我等數人。無甚關係或有為之報仇者。亦未可知。併將爾往使於噶爾丹。噶爾丹拘禁爾三月。使徒步而歸之事。俱口語第巴。如在其地。遇策旺喇卜灘之使。爾其略加平和。以噶爾丹前後諸事詳告之。言我聖上無誅噶爾丹之意。至今猶使將軍畱大兵以招撫噶爾丹。保住又奏曰。保住一介庸愚。蒙

皇上簡充信使。事關重大。願得欽遵

聖諭行事。星速歸來復

命。如與達賴喇嘛使人同往。恐行遲日久。請攜達賴汗第巴使人前行。

上許之。令保住十一月起程。尋理藩院奏言。達賴汗第巴使人。偕保住先起程。達賴喇嘛使人。於本月十五日起程。

上曰。善。

諭達賴喇嘛曰。朕統御寰區。以生成為務。尊崇佛教。以道律為本。故特往召班禪。將以化導悖亂中外禮法歸一也。爾喇嘛與朕。從來意誼如一。交好六十餘年。想已將朕深眷之心。宣告班禪是實。但第巴與噶爾丹比。恐嚇班禪。言噶爾丹之兵。將要而殺之。不之遣行。先是烏闌布通之役。達濟隆庫圖克圖。為噶爾丹誦經。擇戰日。及噶爾丹敗。又誘我軍講和。遂使噶爾丹得以遠遁。朕與喇嘛。向來同心。相好有年。深知斷不作此舉動。明皆第巴指喇嘛之名而為之也。至噶

爾丹大敗於烏蘭布通將走之時頂爾所給咸
靈佛像於首誓不復犯歸降聖朝之喀爾喀矣
乃去歲背誓至克魯倫內青城地方掠納木扎
爾陀音朕數遣使問故而怙惡不悛不見我使
敢行無禮奪其馬徒步遣歸朕乃震怒調兵親
統六師近逼噶爾丹彼猶不知朕不忍遽加誅
滅矜憐衆生死亡諭噶爾丹會盟定議喀爾喀

之事差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賚勅且遣所擒
厄魯特生還彼以我兵各處堵截之事噶爾丹
又奪使臣護送兵丁之馬褫使臣之衣朕又遣
彭素克格隆等問故而竟不遣歸朕沿克魯倫
而上以探使人聲息噶爾丹不能抗朕之威棄
其廬帳器械什物遁至特勒爾濟地方遇我堵
禦西路大將軍費揚古之兵噶爾丹復先擄我

我兵即大破噶爾丹甚俘之臨陣阿奴等諸貴
人亦被殺斬有名賽桑等甚多共殺厄魯特二
千餘其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等皆
來降盡獲其馬駝牛羊噶爾丹棄其佛像經籍
以及各色物件僅攜二十許人先衆逃入林中
朕留喀爾喀兵務索噶爾丹執而誅之噶爾丹
敗好兇惡已極以致絕滅此喇嘛來使親身灼

見而去者也至降人厄魯特言達賴喇嘛卜云
噶爾丹東征吉此種指使噶爾丹及阻止班禪
之事皆第巴目無爾達賴喇嘛之所爲也朕明
知之朕不以爾事之有無介意是以別降旨於
第巴茲爲滅噶爾丹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
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特遣使賚往併發伴勅
禮緞十匹又朕嘗遣員外二郎保往諭青海達

什巴圖爾等台吉云如有噶爾丹之人在汝等地方執之解來據二郎保報稱青海達什巴圖爾等三十一台吉俱到盟所已將檄文遍給諸台吉矣達什巴圖爾邀臣至其廬彼言東方有聖上西方有達賴喇嘛兩聖同好歷有年所我青海諸台吉近邊居住六十餘年未嘗生一事噶爾丹殺我俄齊爾圖汗取我屬裔於我亦有

仇但噶爾丹之女嫁博碩克圖濟農之子乃敢闖西方而結姻者也我等俱達賴喇嘛之徒我等凡事皆啟聞西方彼地之言如何則遵而行之不得據我等之意覆奏故檄達什巴圖爾等遣人於達賴喇嘛後作何定奪速備文知會理藩院爲此諭達賴喇嘛知之其達什巴圖爾台吉等蒙古原文併發

勅諭班禪庫圖克圖曰朕撫御萬邦無分中外一視同仁尊崇佛教以道法歸一爲要務令以達賴喇嘛已老爾庫圖克圖道法不二勤脩不倦誦經行善特往召爾庫圖克圖朕將與爾同化導悖亂使中外道法歸一而第巴心懷嫉妬與噶爾丹朋比恐嚇爾庫圖克圖言噶爾丹兵將要而殺之阻不使行先是烏蘭布通之用兵也

第巴亦指達賴喇嘛之名遣濟隆庫圖克圖爲噶爾丹誦經且擇戰日及噶爾丹敗後又詭言講和以悞我軍使噶爾丹得以遠遁朕已別有勅諭第巴指出第巴種種助噶爾丹之事及阻爾不行之舉當噶爾丹大敗於烏蘭布通遁走之時頂達賴喇嘛所授威靈佛於首誓不復侵歸降聖朝之喀爾喀矣去歲背誓至克魯倫內

青城地方搶掠喀爾喀納木扎爾托音。朕屢遣使問故。而彼怙惡不悛。不見我使。輒行無禮。奪其馬。徒步遣歸。朕乃震怒。調兵親統六師。近逼噶爾丹。彼尚不知。朕猶不忍遽滅之。憫念噶爾丹之死。諭噶爾丹姑來會盟。定議喀爾喀之事。使公主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等賫勅釋所擒厄魯特生還。曉以我兵各處堵截之事。噶爾丹又

奪使臣護送兵丁之馬。褫使臣之衣。朕又遣彭素克格隆等問故。竟不遣歸。朕於是循克魯倫而上。噶爾丹不能抗朕之威。棄其廬舍器械什物遁。至特勒爾濟地方。遇朕所遣堵截西路大將軍費揚古兵。噶爾丹又先攖侮我軍。遂大破噶爾丹。盡俘之。臨陣阿奴等諸貴人亦被殺。斬有名賽桑無算。其殺厄魯特有二千餘之數。其

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等人俱來降。盡獲其馬駝牛羊。噶爾丹盡棄其佛像經籍以至各色物件。僅率二十許人。先衆遁入林中。朕留喀爾喀兵。務索噶爾丹。擒而殺之。噶爾丹敗好。兇惡已極。至於永滅。特遣使諭知。併發伴勅禮幣八端。

諭達賴汗曰。朕欽崇佛教。總持道法。但敗道法之

人則嘉之。悖道法之人則懲之。爾自顧實汗以來。同心專尚宗喀巴之道。與本朝和協。至爾汗之身。益誠信不渝舊好。頃者噶爾丹陽護宗喀巴之佛教。陰主悖逆之邪行。詐傳達賴喇嘛之語。遍地興戎。殺掠喀爾喀。毀壞道法。而第巴反從中慫恿。爲剛布通之役。遣有玷僧規之濟隆庫圖克圖。爲之誦經。且擇戰日。及噶爾丹敗後。

又借講和以悞我軍。使噶爾丹得以遠遁。後又
揑達賴喇嘛之言。南征者。大慶也。種種煽誘。噶
爾丹遂敢背誓。至土喇克魯倫等處。刼奪我納
木扎爾陀音。朕始親率大兵出討。分路勦滅之。
夫第巴者。乃達賴喇嘛下司事之人。理應篤敬
道法。今反不遵達賴喇嘛而欺凌衆人。是以朕
別有旨。深加責誚。惟爾汗不渝前好。朕使之往。
依然敬待。每對使欵接特。頻以噶爾丹之事。落
使聞之。朕灼知爾不忘舊好。甚堅且篤。凡敗壞
道法。煽誘噶爾丹者。汗殆知之也。至青海諸台
吉。亦與之無涉。是以特遣使以示褒善貶惡之
意。併發伴勅禮幣八端。
諭第巴曰。朕崇道法而愛衆生。故實心以護道法
者。加之眷祐。陰誘人以壞道法者。加之罪譴。爾

第巴原係達賴喇嘛下司事之人。因爾不違達
賴喇嘛之旨。輔助道法。朕是以優封爾爲土伯
特國王。今覩爾陽則奉宗喀巴之教。陰則專與
噶爾丹比。欺達賴喇嘛班禪庫圖克圖而壞宗
喀巴之教。先是爾以久故之達賴喇嘛。詐稱尚
存。遣濟隆庫圖克圖至噶爾丹所烏闌布通之
役。爲噶爾丹誦經。且擇戰日。及噶爾丹敗。又以
講和爲辭。貽悞我軍。使噶爾丹得以遠遁。朕爲
衆生。遣人往召班禪庫圖克圖。爾又誑嚇班禪
庫圖克圖。謂噶爾丹將要而殺之。而不遣行。青
海博碩克圖濟農。潛與噶爾丹結姻。往來通使。
而爾又不舉發。如噶爾丹博碩克圖濟農。無爾
之言。有相與爲姻者乎。噶爾丹信爾嗾誘之言。
故不遵朕之旨。昔噶爾丹在烏闌布通大敗而

走之時首領威遠佛工替乃拚棄拔占去年至
克魯倫左側掠我喀爾喀降人朕特遣員外阿
爾必特祜爲使問其事因乃噶爾丹不即見我
使臣遲之日久反盡奪其坐馬徒步遣歸繼又
遣侍衞克什圖筆帖式薩哈連等爲使仍前盡
奪其馬匹徒步遣歸其後又遣主事保住爲使
亦如此遣歸是以朕大震怒調集各路兵馬親

統六師近逼噶爾丹即欲率大兵勦滅之又不
忍衆生橫罹鋒鏑特遣公主長史多禪中書阿
必達爲使賚勅往諭噶爾丹曰朕將與汝會好
言定議喀爾喀之事爾勿疑懼朕斷不欺罔人
也不意厄魯特噶爾丹仍兇惡不已奪我使誑
送兵丁之馬褫使臣之衣又遣彭素克格隆賚
勅特問其故仍未遣歸朕正待所遣使臣聲息

逃克魯倫而上噶爾丹畏朕之威棄其子女廬
舍而遁至特勒爾濟地方遇西路大將軍費揚
古等大兵噶爾丹即來拒戰大兵乃進擊之噶
爾丹不得旋踵遂大敗陣斬阿奴併斬沙津車
陳賽桑古英寨桑孔郭羅額爾克寨桑根敦寨
桑依爾古克圖卜新寨桑額爾克台吉楚呼拉
格隆厄魯特人二千餘被殺回回國王阿卜都

里什特厄魯特台吉韓都塞冷扎卜梅寨桑馬
穆古英寨桑巴圖爾台吉顧祿默爾根台吉額
林辰哈什哈古英吳巴什筆齊齊等及厄魯特
二千餘人皆來降盡獲其子女駝馬牛羊廬帳
噶爾丹僅率二十許人而遁丹巴哈什哈察罕
哈什哈等來降博碩克圖濟農遣往噶爾丹使
人羅壘厄木齊等被擒皆言達賴喇嘛殁已九

年矣。達賴喇嘛者，乃係大菩薩喇嘛，本朝爲護
法之主，尊奉六十餘年，則其訃音即當奏聞於
朕。爾乃匿而欺衆，倚噶爾丹以興戎，其罪甚大。
降人丹巴哈什哈又告曰：噶爾丹聞上親統六
師已到克魯倫，遁走之時，傳語衆人曰：我來此
克魯倫，非吾意欲深入也，奉達賴喇嘛之言云
南征元吉，大有慶也，我是以深入。蓋達賴喇嘛
殺我，而我殺爾衆矣。達賴喇嘛與朕道法合一，
相敬有年。如達賴喇嘛尚存，必無此等事。明係
達賴喇嘛亡後，爾私指達賴喇嘛誑噶爾丹也。
爾之所行，爲道法乎？抑爲已行詐乎？朕乃養育
衆生之元后，彰善癉惡，斷然不爽。爾果改過，仍
思遵宗喀巴之道，奏明達賴喇嘛已故始末，尊
恭班禪庫圖克圖，使主喇嘛之教，副朕之召，遣

之使來，仍濟隆庫圖克圖以與我，解青海博碩
克圖濟農所娶噶爾丹之女，朕仍前待汝，以尊
崇之禮。不然，數者或缺其一，朕必問爾詭詐欺
達賴喇嘛、班禪庫圖克圖，助噶爾丹之罪，發雲
南四川陝西等處大兵，如破噶爾丹之例，或朕
親行討汝，或遣諸王大臣討汝。爾向對朕使喇
嘛，言四厄魯特爲爾護法之主，爾其召四厄魯
特助汝，朕將觀其助汝何如也。爾其速辦此事，
及正月星速來奏，否則後悔無及矣。爲此特遣
使臣往諭，併發件勅禮幣六端。
諭策旺喇卜灘曰：朕統御寰區，遐邇一體，仁育萬
民，皆欲使之共享安樂。朕躬爲一統之主，懷保
萬方，獎善良，懲兇逆，未嘗或爽。先是爾策旺喇
卜灘陳奏噶爾丹之狡詐與侵害爾之實情，誠

心懷荷眷恤朕嘉爾恭順全受爾之貢獻且以
噶爾丹狂悖不靖闖入烏蘭布通爲朕偏師所
敗跪誓於威靈佛前後又背誓害我使臣掠喀
爾喀沮止班禪庫圖克圖之來又至巴顏烏闌
特爲禍亂其意顯露因發三路大兵剿殺噶爾
丹諸事降勑詳諭矣朕親統中路大兵近逼噶
爾丹即欲率大兵勦滅之又不忍衆生横罹鋒

鏑是以暫停撲勦遣諭噶爾丹使與我會好定
議喀爾喀之事爾勿疑懼朕躬俟使臣覆奏邇
克魯倫而上噶爾丹聞之不能抗天威心胆俱
裂棄其子女廬帳器械什物遁去邀朕所遣堵
截西路大將軍費揚古兵於特勒爾濟之地噶
爾丹即來戰大兵乃進擊之噶爾丹不得旋踵
遂大敗斬噶爾丹之妻阿奴及厄魯特二千餘

人丹巴哈什哈察罕古達里哈什哈等人二千
餘俱降盡俘獲其人口馬駝牛羊廬帳什物噶
爾丹丹濟喇丹津俄木布阿喇卜灘等紛紛潰
遁噶爾丹今已困窮矣爾向誠心恂篤請安進
貢不絕於道與噶爾丹有不共戴天之仇噶爾
丹窮兇極惡不可留於人世一刻尚存即爲生
民之不利務必勦除以安厄魯特蒙古之生今

或流行爾屬下厄魯特地方或奔往哈密地方
如生擒噶爾丹則擒之來殺之則以其首來如
此則爾向來恭順之心益著而朕眷顧之恩益
無窮矣至於達賴喇嘛班禪庫圖克圖達賴汗
第巴等皆有勑諭之并以其藁發爾知之

丁酉

命停點巡邊大臣尚書馬齊奏曰請照前例點巡

邊大臣。
上曰著停派大臣巡邊。
厄魯特巴拜台吉。奏請
禁廷效力。理藩院奏曰附籍喀喇沁扎什王下
巴拜台吉。呈稱我原以身獻
皇上。而不能爲
皇上効力。乞使灑掃街道。爲此具奏。

上曰巴拜先衆來降。朕另有旨加恩。著彼暫率其人
歸去巴拜台吉。又呈稱恭逢
皇上親征。擊敗噶爾丹。凱還奏
賀之便。以我屬裔來降之事奏
聞。
皇上俯憐。以我屬裔復歸於我。但
皇上恤我屬裔而我力不能帶回。乞給驛遣歸爲此
具奏。
上曰著給之驛傳。
己亥。
宥額駙尚之隆等罪。諸王公等免察議。先是
上諭議政大臣曰是行也皇七子貫隸鑲黃旗軍中。
其副都統兼長史穆森至鑲黃旗來甚倨作氣
勢。奏請已給兵丁之米。令彼執事人員支取皇

子日用之物。俱遲悞不給。向來軍中功罪。俱自
途間開冊携歸是役之事。皆朕親裁。故無冊籍
朕不舉出。更無大臣知之。穆森本身官職副都
統長史俱革去著議政諸臣議罪具奏。此旗原
交額駙尚之隆都統杜思噶爾理事官溫達料
理管務。著將伊等一併議奏。與朕子同行之人。
朕若不舉出。則事不公。有得則身任之。有失則

默然可乎至王以下公以上朕皆指授某旗某營或有違朕指揮隨意而行者此皆關係軍政朕不舉出誰復舉之至撥前鋒二百名護送使臣以喀尾爾達阿喇卜灘為首併以俄齊爾台鄂爾綽額駙亦為首朕諭而遣之曰爾等勿過燕圖庫列圖卽自彼地縱去乃違朕旨前往致被厄魯特奪去如許馬匹亦著議政諸臣會同

察議至是議政諸臣議穆森乃

皇七子長史而

皇子日用之物俱遲悞不給又在

皇子鑲黃旗中不能勉効力甚倨傲故作氣勢已給兵糧數尚不敷乃請使執事人員支取殊為不合應將穆森鞭一百不准折贖額駙尚之隆都統杜思噶爾理事官溫達交理

皇七子鑲黃旗營務穆森甚倨傲故作氣勢

皇子日用之物俱遲悞不給並不効奏又穆森欲將已給兵糧令執事人員支取並不沮之一同奏請不合應將額駙尚之隆都統杜思噶爾將捕右理事官溫達俱降三級調用尚之隆原銜內大臣兼太子太保革去太子太保抵降一級罷內大臣仍降二級隨旗行走

至遵

指揮之王公等俟

命下之日察議入奏得

旨尚之隆革去太子太保抵所降一級仍降二級留任杜思噶爾溫達俱降三級從寬免調用留任穆森從寛免責諸王公內有効力者亦有不効力者此役已竣大兵凱旋從寬免察議

癸卯。

侍讀學士喇錫奏報噶爾丹情形。喇錫奏曰。臣等至工噶牢臺。噶爾丹屬下額爾格等來降。言噶爾丹阿喇卜灘等。俱在塔米爾。欲從翁金前往瀚海。雖此言具偽尚不可料。當驗明噶爾丹等人之衆寡。所向之地。再商行事。及到噶薩納之察罕奴和。乃我大兵擊敗噶

爾丹之地。七月十二日。遣正藍旗佐領恩格森等。合從俄爾洪土喇總路。直至塞稜格躧探。又備印文發根敦代青。交恩格森去訖。又於塔米爾地方差都統噶爾旦等照前躧探聲息。臣等親身于伊等未還之際。在特勒爾濟河上下。幷山四圍山谷林莽之中。搜厄魯特所委棄之人。七月二十一日至土喇駐扎

烏列臺河上。恩格森等歸言。我等於本月十六日。到塞稜格河之古爾班古庫兒對峙。見無小路。於是沿河岸上下。行三四十里。躧覓新舊蹤跡。俱無。原思得小路則渡河。再爲躧覓。因不得小路。我等在彼地宿。次日方回。噶爾丹等未嘗往俄爾洪土喇總路去。視其行蹤。蓋迴特勒爾濟而上。至扎克墩地方後渡

土喇河向西南去矣。根敦代青之蹤跡。音息亦無。我等於奎塔爾地方。遇阿喇卜灘屬下。男婦十二人。騎馬十二匹。帶鳥鎗二桿。撒袋二副。刀二口。來投我軍。今携之而來。問之。據彼齊爾等言。我原係右翼扎薩克圖汗屬下俄兒哈諾特之人。自破扎薩克圖汗後。我兄弟二人。遂離衆人。止帶所剩牲畜。往居瀚海

之內採捕狐獸度命後牲畜漸完不能資生

前年乃降厄魯特在阿喇卜灘下阿喇卜灘

被

皇上大兵擊敗逃走之後我等亦隨之逃走阿喇卜灘對其寨桑等言曰我輩除各自身命妻子外其餘衆人俱不能保矣是以我等恐見殺取我一二牲畜而去自扎克都兒內阿喇卜

灘屬下厄魯特人齊倫夫婦及我兄弟各携妻子向此逃來半路又遇數起潰走者盡奪所餘些須牲畜徒步而行又拾得我所棄馬二匹然無糗糧各處採捕狐獸將及兩月仍往居此處遇佐領恩格森帶之前來本月二十五日噶爾旦等到慈山見臣告曰我等循土喇行視噶爾丹逃跡本月十八日到塔米

爾之布爾哈見厄魯特一人亦無有往彼地數日之跡於是我等留人於其地撥什庫敏爾和代及我四人向翁金之路塞稜達什等四人向臺庫勒之地躧探蹤跡見臺庫勒以內有彼來蹤無外去之跡乃起程向翁金行一二日又有向西南斜去順額塔而往之跡因青草茂長蹤跡不甚分明視其各處煮肉

爲食行竈之灰似從我等所到之地起程前往十日有餘矣於是我等回又縱橫躧探並無蹤跡噶爾丹等往額塔是真云切思塔米爾之地距慈山千里有餘噶爾丹等自塔米爾前去又二十餘日地里相隔甚遠是以不能復遣人臣等在慈山四圍候其聲息使人躧探慈山前後土喇河上下並無蹤跡聲息

臣等乃率車陵扎卜阿爾琥爾衛寨桑等兵八
正將歸時。本月二十九日。丹巴哈什哈嫡姐
夫噶爾丹屬下祁齊克默爾根隨圖二人來
降。告曰。我等戰敗之後。尋覓妻子不得。於是
我等隨我汗之蹤。到塔米爾。始知我妻子已
與丹巴哈什哈同降。我等即欲來投
聖上。而不得其便。是月初四日。丹津俄木布叛噶爾

丹去。初五日。噶爾丹親率兵往追之。乃乘其
隙。於初六日。我兩人騎馬七匹。隨大兵之蹤
向憨山而來。中途遇烏里揚海之人。奪我等
馬。我等徒步而行。纔得至此。前者噶爾丹到
塔米爾後。各遣人召衆共議。將覦無兵之地。
掠瀚海四圍居民。取其糗糧。以往哈密。丹津
俄木布言哈密皆村落。我不慣居其地。議定

後。阿喇卜灘因行裝在額得爾齊牛。是以阿
喇卜灘。隨噶爾丹行二日。往取行裝。後丹津
俄木布。率其所轄左翼。於是月初四日叛。向
西而去。博羅特寨桑和碩齊。亦在丹津俄木
布所。潛遣人來告噶爾丹曰。丹津俄木布叛
汝。與阿喇卜灘合。往投策旺阿拉卜灘。我不
能脫身。無可奈何。隨之而去。如得一藏身容

地。我將再與汝會。噶爾丹方知之。遂不往翁
金。遣妻子赴庫冷白爾齊爾相待。其身儘其
所有。率兵千許往追之。我等次日即向內逃
來。不知其後如何。聞有棄丹津俄木布而來
者。言明安特納馬什希台吉率五百人亦隨
丹津俄木布而去。兩起相合。其人殆有千餘。
阿喇卜灘。益一無所預。自覓生路去矣。若丹

濟喇則斷不肯瞞爾丹也我等明知大軍早
趕向喀倫大道而行固近然不識其進剿瀚
海又無水土喇克脅倫乃我等所知之地雖
不能追赶軍中然隨大兵踪跡想可到喀倫
是以從此來聞丹巴哈什哈之妻亦逃未知
得出與否如再有一二逃來之人想亦由我
等行踪而來耳因其言如此恐來降者果從

上喇來地之相去甚遠無人收集必至有乏
糧之困且噶爾丹丹津俄木布交惡相攻其
潰散之人欲前去者前路又遠未必不至土
喇慈山地方捕獸取魚以度生命是以臣等
量換糧之數率車陵扎卜旗下兵二百名阿
里雅扎薩克兵五十名暫於慈山四圍守候
蹤息遣人驅探為此奏報

命撤坐塘人員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此行坐塘人員勤勞奏績不
與運糧各官同今已戒寒著該部行文撤回內
除馬匹倒斃鉄額外其効力人員俱交部議敘
允大將軍費揚古調發蒙古兵費揚古奏言臣率
黑龍江兵五百名於七月二十五日起行赴
王善巴喀倫已經報部外其達爾漢親王四
子部落毛明安三吳喇忒六旗每旗各發兵

一百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各發兵一百遣
至臣所居善巴王喀倫之地亦皆報訖至王
善巴之兵俟臣到後與王善巴同商酌發其
所需之米俟到其地之後隨宜度勢扣兵足
用之數留貯其餘交王國昌令給七旗所留
米數俟定後報部

上交該部議。理藩院議。以為所發兵。應皆如大將軍
所奏撥發其給兵米數聽大將軍奏
聞
上從之。
督運于成龍等奏報以米給黑龍江將軍官
兵。餘米運貯察罕腦兒。于成龍等報曰黑龍
江將軍官兵僕從。共一千二百三十二口。自
八月十六日起。算至十月初一日止。共給四
十五日口糧。二百六十九石九斗零。其餘米
一千八百九十四石零。於本月十二日。自科
圖運回。堆貯察罕腦兒。為此奏報。
甲辰。
尚書圖納奏報招撫黃番黑番。圖納報言。臣
與總督吳赫提督李林隆署理巡撫事布政

使文洪同駐甘州。招撫噶爾丹納賦人西爾
古兒黃番頭目伊扎卜順等。男婦大小六千
七十九口。黑番頭目喇咱噶卜楚等。男婦大
小一千一百六十九口。共七千二百四十八
口。此外管理伊等。坐收賦稅者。乃噶爾丹屬
下厄魯特達爾漢寨桑布爾奇等。大小一百
六十八口。亦俱招降。因伊等係真正噶爾丹
屬下厄魯特人。故於八月初四日。令彼起行
赴京。奉
旨事理俱畢。臣亦於八月初四日。自甘州起行赴
京。為此奏報。
命宥悞驛官員罪。查驛兵部員外常泰。舉奏知縣
魯貽哲等文武官員站馬缺少。驛務廢壞。部
議分別降級罰俸具奏。

上曰此所查驛乃未出兵以前之事既出兵以來此
路驛站並無違悞俱從寬免治罪
丙午
命撥官護送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至西寧先
是
上諭理藩院曰著問京城四圍居住回子有願自備
貲力護送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等至西寧

回子葉大魁處者送到歸來之時議叙其往運
米之楊回子亦著召問至是理藩院奏曰集問
在京回子有前次運米候缺主事回子楊國
琳候缺守備王嘉謨候缺知縣改肇新俱情
願自備坐馬衣服沿途食物護送回回國王
阿卜都里什特等至西寧回子葉大魁處其
中應撥何人護送謹奏請

旨
上曰著撥候缺主事楊國琳不必再遣部員即交彼
遣行尋理藩院又奏曰本月二十五日
皇上御殿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額爾克
蘇爾唐謝
恩謝畢飲茶應令阿卜都里什特坐於貝子之下
額爾克蘇爾唐坐於公之下又四十九旗諸

王台吉及喀爾喀等謝
恩俱與中國諸王大臣官員同班行禮回回國王
阿卜都里特等無有朝服應使另為一班行
禮
上從之
命黑龍江將軍薩卜素赴京
上諭兵部曰著檄諭將軍薩卜素云其兵已給米至

十月初一日為止。如携兵到京俱馬則道途迂
曲。著將軍薩卜素以兵交賢能之人。從邊外發
回。薩卜素自身量帶人員來京。若此軍之馬瘦
難以到家。薩卜素同帶至京養馬而去。薩卜素
不必再奏請旨。一面起行。一面奏聞。
揚威將軍舒恕奏請赴大將軍費揚古軍中。
將軍舒恕侍郎滿丕奏言。大將軍伯費揚古。

率兵往善巴王喀倫。臣等前次奉差之事。已
俱奏
聞外。目下歸化城。更無別事。大將軍伯費揚古。既
領兵在喀倫。臣等願往大將軍伯費揚古軍
中効力。
上允之。
命安郡王馬爾渾回京。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曰。大將軍伯費揚古。
既在喀倫。可著安王率兵徐行養馬而歸。著員
外舍稜在安王駐劄之地偵探聲息。
丁未。
命革俄齊爾邵塞他布囊之職。先是土默特多羅
達爾漢貝勒額爾德木圖奏言。去年有厄魯
特之警而備兵也。四等他布囊俄齊爾邵塞。

詐稱患病不往。臣親與協理他布囊善達俄
齊爾俄齊賴台吉羅卜藏等會議。將俄齊爾
邵塞。照律罰馬五十匹。今俄齊爾他布囊屬
下佐領官額林辰等。首告康熙十四年察哈
爾布爾尼叛。他布囊俄齊爾。詐病不出兵。二
十九年出兵又病而不出。連今一次。共計三
次。訊問得詐病不出是實。俄齊爾他布囊。

欵詐病不出。殊爲可惡。如此規避者。若不懲
治。則俄齊爾等不知儆戒。而無効力之人矣。
二十九年。俄齊爾他布囊病之眞僞。未經詳
査。衆出乞併將臣等議處。奉
旨交該部議。理藩院奏令他布囊俄齊爾卻寨速
赴軍前。俟凱還之日。再將伊等規避不出兵
之事。詳審。奉

上准行。至是他布囊俄齊爾卻寨已歸。理藩院議他
布囊俄齊爾卻寨。有厄魯特之警。發兵不赴。
依律罰馬各五十匹。貝勒額爾德木圖等未
經察出。請議處。無庸議。
上曰。他布囊俄齊爾卻寨。出兵規避可惡。俱革去他
布囊。餘如所議。
戊申。

理藩院員外多爾濟奏報噶爾丹情形。多爾
濟奏言。臣至扎薩克台吉車陵扎卜所居喀
倫之外。喀喇莽奈地方。扎薩克台吉車陵扎
卜。阿爾薩闌衛寨桑等。已率兵而歸。因侍讀
學士喇錫董帶兵丁。住滾噶勞臺阿爾哈蘇
臺河。俟伊爾他米爾偵探。一到即歸。是以不
向前行。住於扎薩克台吉車陵扎卜所居之

地。有厄魯特噶爾丹屬下達什俄欽納木喀
達爾扎班第三人。來投臣等。喀爾喀王盆素
克旗下阿爾巴楚爾等見之。携至臣所。問之。
供曰。噶爾丹敗。率二十許人。遁至他米爾之
台庫勒地方。以俟衆人。將收之。丹濟喇丹津
俄木布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等。俱陸續往
會阿喇卜灘自敗以來。不見噶爾丹。另率其

屬下人行至他米爾其身獨往見噶爾丹遂
與其衆俱去丹津俄木布托音創發欲往洛
溫泉率其屬下男婦共六七百許人於七月
初一日叛噶爾丹而去噶爾丹乃留其輜重
於合庫爾親率其所有七八百許兵本月初
三日往追之初七日及之於額德爾齊勞圖
之地取回男婦五百餘人丹津俄木布本身

攜妻子及六十許男婦向西而逃不知所往
噶爾丹於本月十七日回至合庫勒率丹濟
喇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及達賴喇嘛之使
人俄木布喇嘛等於十八日向庫冷白兒齊
爾挈裝而行住於其內其地名額伊等男婦
共一千七八百阿喇卜灘去噶爾丹所住之
地六七日程仍向西行其人數我不之知噶

爾丹下人馬駝不過一二匹而已牛羊全無
噶爾丹遣其人名羅卜藏者往謂阿喇卜灘
曰我等無食當往瀚海之外有善巴代青等
衆力弱則掠之力強則盜其馬畜以爲糗糧
其人猶未歸又有噶爾丹捕獸之人來告曰
有五六匹馬跡順瀚海而去噶爾丹對衆寨
桑言殆我逃人去爾倘洩其語於善巴代青

則我等之去亦徒然矣又下人言噶爾丹議
欲往瀚海其地無水亦且無獸雖到瀚海難
以歸來我等食無食居無廬隨噶爾丹餓而
死耳俟到瀚海後即與
聖上地方相近從彼入投
聖主可以求生也我闡吳克爾言吾兄他喇卜及妻
俱投

聖主是以我等三人與我姐夫阿喇兒拜盃阿爾薩
闢寨桑馬六匹乘之乞與吾兄吾妻完聚七
月二十八日自額之地逃出來投
聖主云為此奏報
庚戌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噶爾丹遁走翁金地
方費揚古奏言准理藩院咨稱原著員外舍

稜與蘇尼特多羅郡王額駙薩瑪扎之子多
爾濟扎卜多羅貝勒博木布之子蘇達尼喀
爾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扎兒衛徵諾顏阿王
什親身率其兵至土喇地方偵探聲息今停
其前往著率伊等暫在安王所駐喀倫候大
將軍伯費揚古到聽其指揮而行等語八月
初十日臣至員外舍稜所駐喀倫移文舍稜

等著仍在所駐喀倫不時遣人遠探聲息如
有厄魯特人來降報部奏
聞今舍稜報稱職奉將軍令駐扎喀倫遣蘇尼特
多羅郡王額駙薩木扎旗下佐領察罕喀爾
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扎兒之三等護衛齊旺
等配兵三十名直至朱兒揮克爾阿濟爾罕
為一路遣蘇尼特多羅杜稜郡王達林扎卜

旗下鄉導汪舒克喀爾喀公衛徵諾顏阿王
什之三等護衛俄欽等配兵三十名直至伊
察扎罕為一路在此兩路偵探消息齊旺等
到朱爾揮遇兩厄魯特執之而來問之言我
等乃噶爾丹屬下阿喇兒拜寨桑之人吾名
丹濟吾弟名多爾穆我等在噶爾丹處食無
食衣無衣且聞我妻在此特來歸投

聖上我等之外。別無夥伴。前者噶爾丹。丹濟喇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及杜爾伯特之車陵等。俱會於他米爾。丹津俄木布率明安特之衆。叛噶爾丹而去之時。約阿喇卜灘。阿喇卜灘濟遣人告噶爾丹曰。丹津俄木布將叛汝去。遣人招我同行。我畏丹津俄木布勢强。故佯從其言矣。噶爾丹遂率兵往追之。丹津俄木布臨其來追。率其屬下人及明安特。共千餘人。逃出白杭哈爾海而去。噶爾丹。阿喇卜灘。丹濟喇。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及杜爾伯特之車陵等。俱會於一處。其兵有一千五六百。噶爾丹敗走至他米爾後。向土喇遙望。遣人通問於我。吳馬第台吉等覆之曰。大兵俱已歸去矣。以我輩潰散。故

使喀爾喀等各歸故土游牧。目下喀爾喀七台吉。移其家產。住居土喇矣。噶爾丹遂會盟言。衆喀爾喀如北徙。則踰伊克敖喇巴哈敖喇。向翁金而行。在翰海以內游牧。則掠其偏旁之人。再定度冬之策。遂自他米爾前徙八日。於七月二十五日。至俄羅海腦兒駐扎。我等即於是夜。自俄羅海腦兒逃來。除將降人厄魯特丹濟同報文送部外。遣厄魯特多爾穆三等護衛齊旺齊將軍知之等語。今噶爾丹敗遁窮迫無糧。未必不跟蹤奔竄。是以檄令會稜率蘇尼特多羅郡王額駙薩木扎之子多爾濟扎卜。多羅貝勒木布之子蘇達尼。喀爾喀公車木楚克納木扎兒。衛徵諾顏阿王什等。親身帶兵。速赴臣營。又發降人厄魯

特多爾穆交齊旺解送張家口。謹奏

辛亥。

命留貯喀倫米糧一千石。餘米散給七旗蒙古兵。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言。臣所領黑龍江官兵口糧。一月需二百六十許石。請將喀倫之米。截留一千石。按月支給官兵。餘米交侍郎王國昌等給賞。此截留之米。足充官兵四個月之食。如用之不盡。七旗之兵。現在臣所。請將餘米。分給隨征七旗協理台吉都統副都統帶去。均分各旗人衆。應將大將軍伯費揚古所留一千石米。支給官兵。如有所餘。將餘米亦分給王善巴等七旗協理台吉都統副都統等。均分各旗人衆。除截留喀倫米外。餘米交王國昌給賞之處。無容議者也。

上從之。

命遣帥達禮歸其主。理藩院奏曰。據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告稱現在京城回子帥達禮之父。向教某書。乞大部轉奏遣歸給某等語。查帥達禮。乃噶爾丹屬下回子。與噶爾丹使人梅寨桑同來。及不放梅寨桑入邊。驅之使歸。梅寨桑謂帥達禮之兄沙和卓等。漏洩機務。殺之。奪其家產牲畜。帥達禮乃率其餘回子。騷批達欽阿舒爾等。步行來投歸化城。解部部議伊等與噶爾丹使人同來。留下者不便安插旗下。應發往杭州巡撫充綠旗兵。奉旨。著將帥達禮與前次厄魯特降人阿木呼郎等。附居收養。今當作何定奪。謹奏請旨。

上曰著遣帥達禮歸阿卜都里什等
命宥兵部侍郎馬爾漢罪。先是以發往軍中馬匹
至於瘦損
命以兵部侍郎馬爾漢交該部議處。至是吏部議
曰馬一千匹。乃緊急軍需也。在蒙古地方牧
養理應遣蒙古章京監視。而遣一無所知之

漢軍滿洲章京。以致馬皆瘦損。殊爲不合。應
將侍郎馬爾漢革職。
上曰馬爾漢從寬免革職。
外藩諸王請上
尊號科爾沁和碩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等會同
奏言。我
太祖

太宗開基以來。臣等世享太平。身受
洪恩。茲逢
聖主仁德。人皆安樂。詎厄魯特噶爾丹獨不自量。背
天忘恩。殘害邊民。
皇上視民如子。惻然憫之。不憚勞苦。親統六軍。討噶
爾丹。行於無水草之地。
謀必萬全。坦然遠度。出噶爾丹之所不意。
皇上神威。如霆如雷。天兵整肅

廟算預成。遂大創之。噶爾丹亡命。棄其貲財。子身
逃竄。雖得脫出。而無用之人。終爲
皇上所擒。臣等切思
聖主俯恤天下之民。滅逆天之噶爾丹。於俄頃。且使
自古未服之諸國。盡皆來享來王。臣等以下。
至於萬民。各得所欲。靡不踴躍歡忭。

聖上豐功大德當加尊號。臣等誠惶誠恐。謹擬
聖主徽號曰
弘仁睿德。神化以養育萬邦英武以勦除殘暴。一統
昇平
上聖皇帝伏乞
聖上睿鑒。副臣等之望。
上以發大學士等。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八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九

九月甲寅朔

檄策旺喇卜灘保護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
特。阿卜都里什特奏言。臣為噶爾丹所擒受
冤苦十有四年。仰仗
聖上威靈滅噶爾丹臣得出而來降合家既蒙
聖上高厚之恩。今又使送臣歸故土。差官併備坐騎

食物而遣之。臣到土魯番探信。或誅噶爾丹。
或擒解噶爾丹。俟得實音。歸臣舊居葉爾欽
地方。再來進貢。請
皇上萬安。但往葉爾欽必過策旺喇卜灘地方。恐厄
魯特之心無常。若無
皇上勅旨。未必不虐害臣。請給
勅書。開明臣係歸降

皇上之人爾勿得虐害給之前往彼知臣巳降
皇上必畀
天威而不害臣矣
上以爲當給發部文着大學士與議政大臣會議撰
文奏覽議曰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之父子
爲噶爾丹所擒受究苦十有四年幸逢
皇帝親統大軍之威勦滅噶爾丹阿卜都里什特得
乘間而來降
皇上憐其遠離鄉土在噶爾丹處歷年患難攜之到
京賜之
御用衣冠諸物以及銀幣又使送歸故土特撥官今
備什物而遣之但在策爾欽地方恐策旺喇
卜灘人衆攔阻此無庸發
勑應該部備文檄知策旺喇卜灘開明阿卜都里

什特等巳歸降本朝蒙
皇上恩恤送歸故土原由勿致虐害嗣是以後厄魯
特與回子當相與和好撰文奏
覽
上從之
乙卯
命西寧多撥人員送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等
至哈密給弓矢諸物理藩院奏言據回回國
王阿卜都里什特告稱蒙
聖上勦滅噶爾丹我乃得脫來投
皇上蒙
皇上加以非常之
厚恩今遣我歸故土又特撥官沿途備給坐騎衣
服食用諸物直至嘉峪關使我路無艱苦但

嘉峪關以外旣不諳道路而夥伴人少乞撥人護送我等至哈密且我等無弓矢撒袋諸物請至嘉峪關須給我等據此具奏

上命該地方官交喀什撥回子二三十人送至哈密行文地方官給之弓矢諸物阿卜都里什特

恩賜已畢請令於是月初三日起程

上准其起行

命發厄魯特降人至京附入旗伍有不願者遣往

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招撫噶爾丹先是理藩院奏言據臣部郎中滿都報稱今已涼爽必遷厄魯特入京查陸續來降之厄魯特大小人口共一千五百三十七人內除取至京城喇嘛羅壘厄木齊格楚兒席喇卜喇木札木巴等夥伴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等夥伴暨貝外爺役前往之唐古特察桑等共二十口死者八口所剩大小人口共一千五百九人內有乘驛送來者又有無馬畜者如令伊等赴京其無馬匹者或給驛車或另設法候部裁奪至伊等沿途口糧如從張家口支去則費牲口馱負乞咨該部行文沿途支給口糧每人給肉其丹巴哈什哈等六百餘口係

左翼察哈爾官兵看守台吉塞冷札卜米寨桑等八百九十許口係八旗章京率兵三百看守倘遷厄魯特降人入內或仍令原舊看守官兵護送或令邊關之兵繇旗官兵沿途護送候部裁奪又據滿都呈稱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丹巴哈什哈來告曰我妻達什言前次降人代納特之百里杜喇兒和碩

齊等六人其妻子不來其意有仍歸噶爾丹
之狀此輩不可信爾等當防之我以為
聖上如此加恩伊等為往是以不告近來西里杜喇
兒和碩齊來告我曰聞我妻子俱在噶爾丹
所此地無一依靠之人難以為生我等意既
無所定天又寒矣無人縫補炊爨何以度日
八旗營內有我一舅母阿民台其子阿咱喇

僕婦和洛里請使伊等與我等完聚以此言
觀之則與我妻達什前言相符且西里杜喇
兒和碩齊常與噶爾丹僕人亦無妻者名孟
克偶語沙中是以我告彼曰
聖上寬宥我等待以不死又如此恩養奈何作此意
雖曰下無歸若到
聖上馬足之下自有妻矣今為此等人不可信請謹

防之據此責令看守厄魯特之四旗察哈爾
參領等官龔格額兒追等小心防備嚴加巡
警外恐西喇杜喇兒和碩齊等脫逃飭令防
護於鑲黃旗營中取彼舅母阿民台等一同
安插至此等妻子不來者思念妻子雖不能
去未必不搖動眾心應將此輩作何措置乞
大部速行定奪為此奏
聞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
書馬齊曰今天時已涼着取丹巴哈什哈等來
京令副都統吳達禪乘驛而往同納喇善滿都
遞來又滿都報稱無妻子者心無所定倘厄魯
特有不願內來者即從彼處遞赴大將軍伯費
揚古軍前着將軍伯費揚古給不願來者各馬

一匹。遣回。令彼往諭噶爾丹。言彼若來降。亦待以殊榮。其看守厄魯特等之察哈爾兵。各歸本地。至解厄魯特降人到京。著邊關官兵綠旗官兵。轉遞押解。并令戶部理藩院賢能官各一員前往。沿途給口糧食物。及馬草料。小心解來。內有幼童婦女無馬匹。則酌給驛馬驛車。既取伊等到京。應令議政諸臣會議編入隊伍具奏。至

是議政諸臣議曰。據郎中滿都報稱。降人丹巴哈什哈等厄魯特。共一千五百九口。內除歸併先降之巴拜者。人口一百七十五名。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人口十二名外。現存厄魯特人口一千二百零。應編入鑲黃正黃正白三旗滿洲佐領。其內有父子兄弟。不可離者。如編入一佐領為數過多。則扣第一佐

領人口。其餘編入本參領內之佐領。以丹巴哈什哈等七十五戶為一旗。以察罕西達爾哈什哈等八十二戶為一旗。以台吉憨都等七十五戶為一旗。伊等目下既到。其所居住。應著都統副都統佐領。以本佐領下房屋暫行安插。所給伊等房屋。該部另奏請
旨。其六十歲以下十五歲以上人等。於佐領披甲額

外。令其披甲食糧。其內喇嘛之廝役。及有主之廝役。各附其主。不准給糧。其各項工匠。不令披甲。給以工匠之糧。在工匠內服役。俟到日起。各項食物。照新滿洲例給與。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台吉憨都等。應以何人為何旗。授以何職。伏候
皇上指示。其六十餘喇嘛。著理藩院交默爾根綽爾

濟安插何廟。具奏請
旨。此安插之厄魯特內。日後有增有減。另議。俟
命下之日。將扣抵三旗口數名字。彙造清冊。各給
本旗厄魯特一到各旗差官收領。內有年老
孤身附入人口少者之家。給米贍養。奏入
上從之。
丙辰。

勅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費揚古曰。據此際噶爾丹地方逃來人言。迫於
饑荒。此大機會。有
上天眷佑。授我之象。此不可復失。爾等當着實留心。前
朕親征克魯倫之時。若爾等之兵能趲行二日。
到巴顏烏蘭左側。噶爾丹何能得脫。設商南多
爾濟來後。或以所到之地奏聞一次。或朕所差
殷扎納額林辰等於十三日前到。則朕軍何故
回師。因爾軍斷斷不到。俱至饑餓。故回師調撥
軍糧。然而脫出如許人。降者逃回。誠不料及此
也。此等之事。至今追悔不盡。爾兩大將軍相會
之時。朕軍之馬甚壯。理當選擇換馬追之。收取
離散之人。其時雖散。因無人收之故。一一聚而
成群。宜矣。今爾等成算如何。噶爾丹形勢如何。
朕因懸隔。急欲聞之。特發手書往諭。

川陝總督吳赫奏報哈密回子頭目額貝杜
拉達爾漢白克遣人進
貢來降。吳赫奏言。據署理肅州總兵官印務副
將韓成呈稱。哈密回子頭目額貝杜拉達爾
漢白克差回子阿林白克賫奏章。及進
貢獨峰駱駝一頭。馬二匹。駱駝八頭。小刀一柄。

誠心歸投

皇上等因到臣。臣思哈密回子頭目額貝杜拉達爾

漢白克。差阿林白克。誠心向化來降。與

皇帝德威遠播之所致也。於是往取臨洮道勘合。俟

到時撥官及通事。令阿林白克。起程赴

京。為此奏報。

以郭爾羅斯台吉畢立滾俄齊爾助馬。

命陞為一等台吉。先是

上諭理藩院曰。郭爾羅斯扎薩克四等台吉吳爾圖

那蘇圖鄂齊爾旗下。二等台吉畢立滾俄齊爾。

是役軍中。助馬較衆最多。着部議奏。至是理藩

院奏。康熙十六年十月內。陝省花馬池等處

效勞俄爾多斯多羅貝勒索諾木旗下四等

台吉吳魯雅克等十六員。因從軍各陞一級。

役議敘有出征頭等功牌。又陞一級。今二等

台吉畢立滾俄齊爾。雖無功牌。而是役軍中。

助馬較衆最多。應陞畢立滾俄齊爾一級。為

一等台吉。

上從之。

命給將軍孫思克傅濟赴京官兵口糧馬匹草料。

兵部奏言。將軍孫思克傅濟咨稱。某等奉

旨。已於八月十七日到京。除本將軍副都統及總

兵官等。不支口糧草料外。西安將軍帶來八

旗滿兵漢軍官二十六員。兵五百名。僕從共

一千九十三名。馬共一千四百十七匹。孫思

克帶來官十二員。兵一百三十二名。馬共二

百十六匹。乞自入京之日為始。給伊等口糧

草料。據該將軍既稱本身入副都統總兵官

不支口糧草料。應不議外。滿洲官兵及綠旗
官兵俱係奉
旨來京之官兵。應撤戶部。於此項官兵。自該將軍
九月初一咨部之日爲始。算到起行以前。照
例給口糧草料。奏入。
上從之。
丁巳。有

旨出巡張家口。發兵擇日。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
奏。王善巴哨卒來報。八月二十四日。在達爾
七魯地方。見有厄魯特形影。因調右衛兵一
半前來。
上曰。前命安王將軍薩卜素來京。今着停止。各率其
兵。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着議政諸臣集議
至是議政諸臣。議以爲應令安王將軍薩卜

素。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中。得
旨朕將往宣化府地方試鷹。當減從而往。侍衛撥
二百員。御營撥三旗新滿洲護軍驍騎三百名。
着帶子弟以代僕從。撥三旗親隨護軍。每旗三
十名。八旗前鋒四百名。火器護軍一千名。每旗
帶馬上廄三門。此次隨駕前鋒護軍驍騎。以佐
領內拴喂之馬。每人各給四匹乘坐。侍衛內。有

無馬之人。亦各給馬四匹乘坐。此從行侍衛護
軍不論曾否出征。俱問家足人強者派出。火器
護軍千名。分爲兩營。其坐馬。將漢軍旗內所拴
之馬。亦選與坐用。此行不過試鷹。諸色人等不
得告請從行。其料理馬匹。着戶兵二部料理。起
行日期。於九月初十日以外。十五日以內揀擇
其部院官員。不得多派。照哨鹿例。從少派出。兵

丁之糧亦從少支取。張家口貯有米在到彼再
給
督理運務于成龍等同京中路督運都御史
于成龍。通政使喀拜。於科圖地方。撥給口糧
事畢回京復
命于成龍等奏曰。臣等督運正米二萬七千石。給
過中西兩路滿洲綠旗官兵。挽車人夫。及絕
糧諸人。一萬八千石有零。外所餘八千一百

九十六石五斗零。內堆貯拖素地方之米。三
千六百六十石七斗零。給過三省挽車人夫。
及綠旗兵所餘堆貯小米四千五百六十石
八斗零。堆貯察罕腦爾之米四千五百二十
九石三斗零。小米四十七石零。以上正米小
米共一萬二千八百六石三斗零。俱小心堆

貯。其米上苫布袋一層。席二層。布油单一層。
共蓋五條。緊急拴繫。其米下墊以破車松板。
堆貯地方兩處。週圍掘壕。深五尺。濶六尺。此
米同理藩院尚書班第。親交蘇尼特阿爾垓
等旗台吉郡他特都統畢瑪喇等。小心看守。
謹奏
戊午。

命隨便安設驛站。兵部奏言。是行也。除內地驛站。
照常安設外。但今春出兵。因蒙古馬匹羸瘦。
調內地驛馬一千匹協助。是行或仍前以內
地驛馬協助。或僱用蒙古馬匹安設。俟
命下之日。會同理藩院議之。
上曰。蒙古驛站不至有悞。朕亦沿邊而行。所行不遠。
調馬之事。無庸預議。如或出邊。再酌量施行。右

衛護軍統領費揚固等。奏報率兵起行赴大
將軍伯費揚古軍前。副都統拜音布碩圖祥
等報曰。據大將軍伯費揚古咨稱。善巴王巡
哨之人言在達爾圖哈地方見有厄魯特形
影飛塵。着將爾右衛護軍統領。副都統。夸蘭
大駐防協領各章京。及護軍驍騎火器營兵。
皆撥一半。以留下官兵之馬。塡給乘坐。又到

次日起程。中途一宿。次日到歸化城。自歸化
城。踰翁滾嶺第六日。到巴顏布喇克。再帶子
母砲十六門。每旗各給二門。支百次火藥鉛
子而來。據此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瓦爾達
副都統讚愛。柯爾對。夸蘭大駐防協領各章
京。護軍驍騎火器營兵俱率其半。於九月初
二日起程矣。爲此奏報。

黑龍江將軍薩卜素。以赴京奏
聞。薩卜素奏曰。臣遵
旨以兵四百。交駐防協領胡布納等。由口外道回。
臣率兵一百赴京。
巳未。
尚書班第以給賞之事奏
聞。先是有

旨。謂是役修道鑿井監牧坐塘蒙古台吉官兵。應
給
恩賞。至是班第奏言。臣等遵
旨。査修道監牧鑿井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爾。兩
蒿齊忒。兩蘇尼特。及坐塘兩烏朱穆秦克西
克騰。十一旗共賞過銀二萬四千九百四十
兩。其銀自都御史于成龍處支用。至給賞之

時台吉官兵䠒告臣曰我蒙古幸逢
皇上昇平之世安居樂業而噶爾丹擾害邊人竊踞
巴顏烏闌等處地方使我輩不得安生蒙
聖主為我沿邊蒙古
親統大軍深入敵境勦滅噶爾丹自茲以後我等
永得安寧矣少長歡呼無不向
闕稽顙今又蒙

聖上慰勞加以
洪恩賞賚不勝感激乃望
闕謝
恩臣欽惟
皇帝以噶爾丹逆天刼奪北邊掠喀爾喀納木扎兒
陀音竊踞巴顏烏闌等處復伺刼喀爾喀
皇上預籌熟計欲一舉滅之

乾剛獨斷發大兵各路堵勦
御駕親統六師而出
天威難抗中夜遁逃
皇上統大軍深入敵境追至拖諾等處噶爾丹窘廹
已極僅圖亡命盡棄諸物日夜奔逃值
皇上預定廟謨詳加指示遣費揚古之兵堵禦勦除
擊而殺之俱與

聖上謨略纖毫不爽事事符合允如
皇上百日成功之
諭十旬之內竟滅噶爾丹亘古以來未有如
皇帝之勇略俱全殊猷異績也臣等愚劣不能記憶
筆不勝書幸逢
聖世聞此凱音無任懽忭謹頓首稽首上
聞

辛酉

命總兵官王化行協助巴圖爾額爾克濟農。

上諭戶部尚書馬齊兵部尚書凱音布等曰。噶爾丹

窘迫已極。近朕差阿南達以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之兵堵禦其外。恐噶爾丹乘虛。往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行劫。着爾兩部。檄總兵官王化行。如

噶爾丹往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處。即率其兵往

援。併諭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知之。

壬戌。

命寬喀瓦爾達阿喇卜灘等免革職。先是

上撥前鋒二百。往送使人。以喀瓦爾達阿喇卜灘為

首領。有勿過燕圖庫勒圖。即從彼地。縱使人前

去之

諭。伊等違

旨。出其外。馬被厄魯特所奪。交該部察議。至是兵

部奏曰。喀瓦爾達。阿喇卜灘違

旨。越過燕圖庫勒圖。巡警不嚴。被厄魯特奪去如

許馬匹。應將喀瓦爾達一等侍衛佐領俱革

去。鞭一百。不准折贖。令披甲効力。將阿喇卜

灘多羅額駙一等台吉革去。罰九九牲畜。入

官。其額駙噶爾臧台吉俄齊爾。不為首領。無

庸議。奏入。

上曰。喀瓦爾達阿喇卜灘等。並非戰敗。着從寬免罪。

命宥修路侍郎多奇等罪。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獨石口之路。竟不修治。經行

路中。此路最不堪。着發部嚴加察議。關係軍務。

不得議以尋常之罪。侍郎多奇。乃專管修路之

人。其事惟何。朕再三申諭修路之事重大。今值

寒凍。當先修石嶺等處暫緩結冰之地。妨明備工。俟地將融動工修治則力不勞。而行不悞。爾當做之。乃違朕指揮。不加詳閱。在凍處草草塞責。及至地融。已成泥濘。致悞大軍行路。殊為可惡。至是吏部議。侍郎多奇。口北道常明揚。赤城縣縣丞程揚洪。俱革職。交刑部拿問。從重治罪。

上曰。前以行軍。凡事不可不嚴。故將多奇交該部議罪。今自軍中來。見多奇等所修之路。大兵往返。并無所悞。着俱從寬免罪。

癸亥。

命撥侍郎多奇。席米圖於大同宣府地方。喂右衛兵丁馬匹。先是

上諭公常泰。尚書馬齊曰。據將軍費揚古奏言。厄魯特見我邊汛備兵而遁。應於十四日發兵起程。朕躬於十九日發駕。着議政大臣會議。議政大臣遵照

諭旨。請於十四日發兵起程。

御駕於十九日啓行。

上命議政諸臣會集面議。至是議政諸臣入奏。

上曰。朕躬仍於十四日。前往試鷹。所發兵照常在京

預備。如有所用。再來調發。目下着右衛兵。一半秣馬。俟肥後。換費揚古帶往之兵。前來秣馬。大同則着撥侍郎多奇。宣化則着撥侍郎席米圖。監督喂養。

命撥扈從大臣。兵部開列大臣名姓。奏請分別隨駕前行留京備兵之人。

上命都統周卜世。統領托倫。蘇丹。塞稜格。副都統吳

達禪等護駕前行其餘大臣俱與大兵一同預
備
乙丑
命定軍行日期
上諭兵部曰除前撥入旗前鋒四百名外再增發前
鋒四百名朕於十九日發駕令大兵於十九日
二十日前起行軍行日期著欽天監選擇具奏

侍讀學士喇什奏報噶爾丹情形喇什奏言
噶爾丹屬下人克齊克默爾根等來降言丹
津俄木布叛噶爾丹而去噶爾丹發輜重往
庫冷白兒齊爾使之待已其身率兵往追之
臣等欲探其聲息若何且以收其零散之人
故親駐懸山左側自懸山遣鄉導桑領達爾
漢伊羅兒圖等率兵往探伊羅兒圖還告曰

我等從克齊克默爾根逃來蹤跡前行到一
地與過抗愛之嶺相對見有數道蹤跡俱逾
抗愛山而去無他往蹤跡在我等未到之前
已過去十餘日故我等即從彼地還八月二
十七日丹巴哈什哈親弟吳默叩默爾根寨
桑等男子四人婦女四人至喀倫降言我向
為丹津俄木布之護衛近身隨行我兄丹巴

哈什哈來降
聖上之後噶爾丹使我代吾兄管倬和爾部落人衆
授為寨桑早欲來歸
皇上奈不得脫身之便及丹津俄木布與噶爾丹反
顏叛之而去我隨丹津俄木布亦去噶爾丹
追至額德爾齊牢時已昏是日不戰丹津俄
木布知噶爾丹力尚强語衆曰我等與戰則

不能敵。同行必爲所擒。我等當各自分行。會
於阿兒台地方。往投策旺喇卜灘。於是零星
分散。丹津俄木布。率六七十人而去。丹津俄
木布之妻父察渾台吉率百餘人。向圖爾古
特而去。明安特之納瑪什希台吉率四百餘
人。向洪郭爾而去。噶爾丹收取百餘人。原欲
往庫冷白兒齊爾。不知其已去與否。阿喇卜

灘。一概不預。往空奎扎巴哈居住。目下噶爾
丹。人有千餘。阿喇卜灘。雖無牛羊。而馬駝尚
多。噶爾丹。郎馬駝亦殊少。今天時漸寒。大半
無居無食。噶爾丹未必能保有其下人。殆必
散盡矣。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設哨於布隆吉爾等處。

阿南達奏言。遵奉

諭旨
成築於布隆吉爾之巴爾庫克塔兒納親等路。
其地名周羅川濟。則遣藍翎布達。及巴圖爾
額爾克濟農之布兒噶齊達爾漢寨桑。馬賴
額爾克哈什哈。率十人駐劄於額布格特阿
木格特地方。則遣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祁
勞黙爾根薩里呼納親。率十人駐劄於布隆
吉爾之拔齊喀喇莽奈地方。則遣驍騎校齊

倫喀爾喀白蘇特扎薩克黙爾根濟農一等
台吉索諾木伊思扎卜旗下都統額爾德尼
寨桑達爾漢他布囊。率三十人駐劄於昆都
倫額濟內地方。則遣喀爾喀台吉帶青巴圖
爾哈米爾。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渾他漢占
吟什哈布達禮村喇兒和碩齊。率五十人駐
劄。九月初一日遣使起行矣。竊思坐哨之人。

若至嘉峪關肅州等處來報而後趨赴恐其已過有失機會若阿南達親身至布隆吉爾之都爾白兒濟形勢地方乃兩邊哨卒通報之路僅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設哨餘剩之兵一百五十人往則為力甚薄故與提督李林隆共議增綠旗兵四百子母砲二十門臣親率之於九月初三日自肅州起行矣為此奏報。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遣人曉諭哈密回子阿南達奏言臣向甘州而來遇進降表回子令此內回子名俄羅斯者配以通事任義甫及臣家人二名往告其頭目如噶爾丹來人力少則擒之人力多則驗明數目來報若噶爾丹至汝地給之糧馬縱之使去或不來報則

爾等所奏無信矣噶爾丹豈能居此守護汝乎當熟籌之又教通事任義甫及臣家人使探常明英古出差貨旺喇卜灘歸信及噶爾丹消息俟彼同時另行奏報。

副都統阿南達以喀爾喀白蘇特扎薩克默爾根濟農等告請効力之事奏

聞阿南達奏言喀爾喀白蘇特扎薩克默爾根濟農一等台吉索諾木伊斯扎卜協理旗務台吉伊爾登和碩齊格寧台吉帶青巴圖爾哈米爾畢力克圖胡魯木什俄木布西第巴喇額爾德尼俄木布等來告曰我等蒙

皇上豢養之恩罔報無地請於戍哨偵探之事効力。

為此奏

聞

員外二郎保奏報青海聲息。二郎保報言。八月二十二日。差守備平朝正。撥什庫哈什台。於善巴陵堪布曰。汝前謂一槩言語。若不啓聞達賴喇嘛不得擅以己意相覆。俟啓聞達賴喇嘛。其言如何。當據實報聞。未知汝差彼西方之人已歸否。如已歸。其言云何。噶爾丹三十許人逃至青海地方矣。其人衆寡姓名。及諸凡聲息。俱容探而歸。平朝正等。九月初二日還。言我等八月二十三日。至善巴陵堪布所。以所諭之言告之。堪布言。達什巴圖爾台吉。曾遣其人。往使西方。爾等往問巴圖爾台吉。台吉始知之。我等往台吉所。以是言告之台吉言。我使人往西方未歸。俟歸後達賴喇嘛如何諭我等。當以其言告汝。又問之曰。

問噶爾丹三十許人逃至青海地方。其人何名。共有幾人。噶爾丹逃向何方。巴圖爾台吉告曰。前年噶爾丹與兵掠厄魯特之杜爾伯特國。有一逃來者。乃杜爾伯特國之人。其名綽克圖。率其人三十許。逃來在阿齊巴圖爾台吉所。此綽克圖乃歸降
聖上之人陀音之子巴拜台吉一族。綽克圖言。噶爾丹已向洪郭賴而去。殆往投烏郎哈木多爾諸人爾。又各處細訪。杜爾伯特三十許人逃來在阿齊巴圖爾處是實。別無異聞。為此奏
報。

丙寅。

大將軍伯費揚古。以丹濟喇遁走之事奏
聞。費揚古奏言。臣等遣善巴王旗下副都統善

巴爾等偵探彼差人來報曰我等於阿濟爾
布都納以南地方見有厄魯特屯劄布都納
郎退回數里藏於隱密之處覘其行蹤之多
寡次日不見彼前來善巴爾等又前往覘之
使以此情來報八月三十日到臣等料厄魯
特未必不退故遣人招降以羈縻之語噶爾
丹爾破敗無糧難以度冬不知大兵在此欲

剽掠零星之喀爾喀度今冬耳
聖上洞鑒此情早遣大兵俟爾於邊塞之地今
聖上猶不忍爾破壞失其生業遣卓力克圖達爾漢
巴克什等傳
諭爾爾當熟籌久遠謀生之策遵
旨來歸
聖化則爾必依舊得所矣不但爾噶爾丹然也凡人

來降
皇上亦必使之得所以此備文使員外舍稜解來厄
魯特降人馬尼默德賚之交鄉導阿南達引
路令見厄魯特形影縱而遣之又副都統善
巴爾等遇厄魯特納瑪喇什來降九月初一
日解到臣所問據納瑪喇什曰我乃阿喇爾
拜之人住居頹河噶爾丹戰敗無食窮困已

極噶爾丹言滿兵大勝俱已進京喀爾喀等
必出塞游牧可乘其隙取糧於喀爾喀以度
此冬故使丹濟喇等率兵一千五百南來既
到阿濟爾布都納地方此地所遣厄魯特卓
力克圖達爾漢巴克什津巴到彼之日
聖上遣兵堵禦邊汛丹濟喇等聞之遂紛紛遁去我
乘此隙內來歸降卓力克圖達爾漢巴克什

等初相見之際言我等逃出丹濟喇不信而
窮詰之又對以釋之而歸其他言語我未之
聞也於是臣等率黑龍江兵衆扎薩克蒙古
兵欲往阿濟爾布都納隨勢相機而行已於
次日初二起程檄右衛兵作速踵我軍而來
外具本同降人納瑪喇什一並賫送又奏言
善巴爾等以厄魯特降人十名來言我等至

阿濟爾布都納乃厄魯特屯劄之地見無一
人但有所食馬骨棄其鎗柄而去正査視之
時有厄魯特俄兒都孫伊爾都齊阿玲里奇
木楊彭楚克西喇卜達爾扎買圖額爾克杜
喇兒達爾巴格隆阿玲第等十人自郭多里
地方來降言丹濟喇之行甚速自郭多里而
前去矣我等又前行數里以覩之馬瘦不能

急行而回覘其行蹤有一千四五百人問俄
兒都孫伊爾都齊等與前降人之言無異是
以將俄兒都孫伊爾都齊等十人解交收集
降人郎中滿都其厄魯特陸續人降不絕問
之俱與前降人之言無異亦解郎中滿都訖
謹奏
命給黑龍江將軍兵從口糧裘帽先是將軍薩卜

素奏言據兵部咨稱奉
旨命安王將軍薩卜素來京今着停止各率其兵
赴大將軍軍前欽此前奉八月二十三日之
諭分兵四百從口外遣回臣率兵一百前來今謹
遵
旨率此一百兵星赴大將軍軍前但我軍出行原
帶糧米算至七八月回汛故無冬衣裘帽者

多伏祈
勅部頒給兵從裘帽等物。并議本軍口糧何處支
取。奏至。
命交兵部理藩院會議。至是議前者給過黑龍江
兵口糧算至十月初一日為止。如未到大將
軍伯費揚古軍前。其糧或完。則至歸化城後。
計其兵到日支米。俟到大將軍軍前。將王國

昌所運米內截留之一千石。撥兵支取。其兵
從既無冬衣裘帽。應自工部。取大羊皮裘大
羊皮帽各二百。撥兵部理藩院司官各一員。
速送至將軍薩卜素軍前。散給兵從。奏入。
上從之。
命自張家口設驛至大將軍伯費揚古前進地方。
先是

上諭尚書馬齊等曰。著撥爾部賢能司官一員。自張
家口。設蒙古驛。至將軍費揚古所在地方。至是
理藩院奏。自張家口以外。設蒙古驛。至大將
軍費揚古所在地方。應撥臣部司官。乘驛先
往。於歸化城衆喇嘛殷戶。附近旗分取馬。每
驛安設馬二十匹。蒙古章京一員。兵十名。其
設驛時。取各部院筆帖式八員前往。至撥什
庫則遣臣衙門撥什庫去。奏入。

上從之。
命授丹巴哈什哈等職。先是
上諭議政諸臣曰。丹巴哈什哈等。雖敗後來降。着以
大職議叙。其先降之渡欣阿穆呼郎等。在其次
議叙。俄欣既係先降。而是役於西路軍中。甚為
效力。至本第達爾扎。又在其次議叙。至是議政

大臣議曰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
雖敗後來降旣特來投
皇上請加
恩優授爲二品官其梅塞桑懸都等彼在本地原
係顯職請加
恩優授爲三品官其五品官俄欣早巳來降而是
役西路軍中殊爲効力亦請優陞爲三品官

其與俄欣同降之六品官多爾濟塞稜博托
請陞爲五品官先降之六品官阿穆呼郎額
墨根布林舒格卓里克供俱授爲五品官至
附於正黃旗之索諾木在五品官俄欣之後
續降請加
恩優授爲五品官達爾扎雖微賤之人然在噶爾
丹未敗之時先降請加

恩優授爲五品官木爭於貝將敗先降請加
恩優授爲六品官其役厄魯特降人內有當給官
職者俟大將軍伯費揚古到日再議具奏
上曰丹巴哈什哈西達爾哈什哈着授二品官爲散
秩大臣梅塞桑懸都着授三品官俄欣着取爲
一等侍衛餘如議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二十九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三十

戊辰

命撥大臣領兵起行。內大臣公常泰爲領兵起行官。開列出征大臣職名入奏。

上曰。左翼營內。以內大臣馬思喀都統公俄倫代護軍統領宗室塞稜格主之。右翼營內。以內大臣公常泰都統侯巴渾德都統齊賞主之。其餘大臣。各隨本翼。隸在營內。其前鋒營。自有本翼大

臣。其去時四營左翼之營。于十七日起行。其次十八日。右翼之營起行。自此次第起行。再傳諭大臣兵丁云。馬匹關係重大。從夜拴至天明。天明之後。放嚙青草。再漫緩起行。則馬不勞。此時雖不忌水。然係肥馬。仍以緩飲爲宜。朕于各驛俱備有草料。爾等行路。一日行一站爲宜。則馬畜不勞矣。

命給出征官兵行餉。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此番出兵。諸王以下。及大小官員俱照今年出征例。給兩個月行餉。如在前出兵今次又往。則各賞銀十兩。朕將往駐蹕驛中。每驛使備塞草。以喂出兵者之馬。照各處定例散給。

尙書圖納等。以招撫噶爾丹屬下人及西喇古爾番人之事奏

聞。圖納等奏。臣欽遵

上諭。乘驛速行。至于莊浪。會同總督吳赫。提督李林隆。署理巡撫事布政使郭洪。西凉總兵官韓弼等。訪問噶爾丹征賦之西喇古爾番人。俱云在甘州附近地方。是以臣等親身。俱前進

卦州。因西寧距卦州一千二百餘里。而地方
緊要。故遣總兵官韓弼同西寧臣等在卦州
詳查噶爾丹征賦之西喇古爾番人。遣副將
衛勲。游擊張當之。守備王良梓。通事俞嘉心
宣諭
皇帝仁德。告以勦滅噶爾丹之故。西喇古爾黃番人
大頭目厄勒者爾順等。黑番人大頭目喇咱
噶卜楚等。俱大歡悅。率其下次等衆頭目來

降。計西喇古爾黃番人大小六千七十九口。
黑番人大小一千一百六十九口。及噶爾丹
下管轄番人。坐征賦稅之厄魯特。逆爾漢寨
桑布爾奇寨桑塞稜丹巴等。自十五歲以上。
一百一十九口。十四歲以下。六十口。男婦大
小。共一百七十九口。亦率之來降。上三項人

共七千四百二十七口。以此等坐征賦稅噶爾
丹下人。皆係厄魯特。不便仍留本處。故擬游
擊攸定之。守備劉金玉。千總周文梁。把總張
英。從驛解京。至西喇古爾黃番黑番人數甚
多。不便遷來。且既將管轄伊等。坐征賦稅之
厄魯特。離彼遷來。故不復遷番人。止將邊外
所有番人。俱遷入邊內矣。爲此奏

聞。
上曰。西喇古爾番人。向來納賦於噶爾丹。并硫黃倭
鉛諸物。頃以噶爾丹大敗遁逃。特遣大臣曉諭
招撫。覽阿納奏。黃番黑番人。及噶爾丹下管轄
番人。坐征賦稅。七千四百餘口。俱誠心歸順。分
別解京安插。已悉知之矣。并令所司知之。
己巳。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相機行事時費揚古因
欽差卓力克圖達爾漢巴克什及丹濟喇所遣察
哈代等到後遣郎中本什押護入奏之時使
口奏行事。謹俟
訓旨乃發
勅諭費揚古曰。爾費奏本什到後。諸事已悉。今丹
濟喇雖乞降。而噶爾丹之奏未至。雖不來降。破
壞已盡。如或來降。大將軍可婉言誘至歸化城
以便共商措置。若遣其使至朕前。於朕甚難。不
得不降旨許降。如據旨來降。不便有異議矣。今
丹濟喇以下通使。仍遣來入見。如噶爾丹遣使
爾即殺之。言我乃大將軍。凡事皆我所主。吾主
殆不違吾言也。今爾等往奏而歸。天氣愈寒。恐
爾諸人盡至凍死。爾等可即歸。諭噶爾丹來降

其時我當為爾陳奏。加之獎賞。作速遣回此項
事。一面奏聞。一面大加防備。防備之事。馬匹為
要。朕統軍而行見我兵之勇。無復遺議。但不經
心防馬。萬一詐降。夜中乘我無備。驅馬而出。所
關匪淺。爾等諳練之人。無不經歷之事。偶以朕
慮所及。一為書之。朕一聞噶爾丹聲息。即以京
中所畀之馬給兵乘坐。親于九月十九日出行。
赴歸化城。此際情形。仍當奏報。朕心不勝喜悅。
急欲得其實音。特諭。
命嚴禁外藩蒙古偷盜馬匹。
上諭理藩院曰。是役之行。經蒙古地方。官兵馬駝擺
站馬匹。關係重大。爾衙門可檄外藩衆扎薩克
喀爾喀扎薩克等。自嚴禁本旗盜賊。如竊取官
兵馬駝擺站馬匹什物。借變易為名而來偷盜

立正軍法。梟首示衆。沙敦子女家產入官。該扎
薩克管轄人員。從重治罪。嚴行傳諭可也。
命封車陵達什為輔國公。
上諭尚書馬齊等曰。喀爾喀扎薩克厄爾德尼阿海
台吉下一等台吉車陵達什。是役軍中効力。供
應公差馬匹食物。畧無遲悞。良可嘉也。著照車
木楚克納木扎爾例。封為輔國公。

命速授善巴盆素克
封冊。先是議政大臣奏封善巴為和碩親王。優封
盆素克為多羅郡王。
命作速撰冊。差官送往。至是理藩院奏言。吏部撰
完善巴盆素克
封冊。送到臣衙門。應差衙門官一員。乘驛星速送
往。

命速發撥月
命將發坐塘筆帖式。理藩院奏請坐塘部院筆帖
式再撥人員。又今日出兵。理藩院撥什庫應
以兵丁給剩馬匹。并選各旗馬內有膘者。每
撥什庫各取二匹乘坐。
上從之。
庚午。

諭諸大臣追討噶爾丹情事。時厄魯特格壘古英
寨桑等。遣察罕哈什哈來請降。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近有厄魯特格壘古英寨
桑乃噶爾丹信任之大臣。遣使請降。言噶爾丹
困窮已極。糗糧廬帳皆無。四向已無去路。狼狽
不堪。目下掘草根為食。八月初四日大雪深數
尺。昔謂蒙古之地。不論經由何方皆可以行。雖

以尋覓由今觀之皆行一定行路一定住處不可安行亦不能安住欲覓噶爾丹所在亦無所難草木非人所食惟厄魯特乃能延至此時他人何以堪此伊桑阿阿蘭泰奏曰天時正寒如此窮困何以能久王熙奏曰食草木之根如何可久及今不降自求死也張玉書李天馥奏曰如此窮困何以度冬乎

壬申

駕發京城巡行北邊經理機務

命都御史于成龍赴歸化城理西路糧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中路之糧俱已安貯于成龍李鈵喀拜在此無事西路糧務尚未措置畢著伊等自備馬匹乘坐明日即行過駐蹕所赴歸化城同理西路糧務

遣人賞

敕往諸人將軍伯費揚古費揚古等奏據西安正藍旗索保佐領下小撥什庫阿蘭泰鑲藍旗漢軍驍騎張正宗來報曰我等乃駐劄翁金之兵副都統祖良璧等議餘米不多兵丁往此已將至五十一日當分給此米起行遂以米盡給兵丁我等于本月初六清晨起程而來行至十五里外突遇厄魯特二千餘賊副都統祖良璧等率官兵接戰拒之我等因而內來問阿蘭泰曰祖良璧等如何矣言我等被截向內而來不知祖良璧如何奏至發

敕諭大將軍伯費揚古[illegible]爾以翁金守米副都統祖良璧等之事具疏來奏于九月十九日早駕發之時已到行在前于月十二交戰以來曾為

西路尾後之事。發勅書部文。俱有案卷。何待朕
言。此數月不撤者何故。遣將軍舒恕侍郎滿丕
前去者又何故。爾之前往又何事。朕實不解。朕
一人在京。猶以西路所關。意所不到之事。種種
言之。衆心俱不之服。今果如吾言矣。噶爾丹困
窮已極。早晚凍死。如遣大僚人員往撫。此大機
會。正爲之時。今與之戰。則降者必懼而止。且又

收其帳房鍋釜。朕深以不及撤兵爲憾。又疏內
並不開翁金有兵幾何。將領爲誰。器械如何。其
戰久否。如何被挫。此撥什庫驍騎。何以得脫。懸
度之。不勝悶人。嗣後一槩奏事。必開明始末爲
宜。特諭。

上又命內大臣策旺諾爾布。一等侍衛俄齊爾杜喇
爾赴大將軍伯費揚古所。曰。可傳旨諭大將

軍伯費揚古。朕出張家口。沿邊而行。著大將軍
不時探聽噶爾丹聲息來奏。

命刊發招撫噶爾丹勅文。通行曉諭。先是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公福善索額圖大學士阿蘭泰
尚書馬齊等。擬招撫噶爾丹勅文奏覽。至是大
學士阿蘭泰撰
勅呈

覽
上裁定之。
諭大學士阿蘭泰曰。著將此勅文發至京城。兼書
滿洲蒙古字。以榜紙單書蒙古字。使內府良工
刊刻刷印三百張。與勅書一并馳驛賚來。以勅
書及刷印蒙古文。俱交去員。令將勅書授噶爾
丹。刷印蒙古文。逢人頒示。

諭噶爾丹丹濟喇等曰朕統馭寰區中外一體效
順者必撫綏以生之梗化者必誅勦而滅之爾
于烏闌布通雖大敗逃遁朕仍欲與爾期約定
喀爾喀之事幾經發勅遣使爾等背誓掠納木
扎爾陀音直犯克魯倫朕乃親統六師遣使諭
爾期會定約爾狐疑不信不見我使朕既克魯
倫爾不能抗威逃去遇我西師爾先逆戰至於

大敗士卒死亡盡棄馬駝牛羊子女廬帳諸物
逃走衆寨桑合古等人絡繹來降丹濟喇格壘
古英車陵奔遣其察罕哈什哈亦來請降朕已
面許之遣使歸去今朕躬復親軍而出各處亦
調兵為備爾等既失妻子馬畜什物無衣無食
窮困已極更無所之天時漸寒死在旦夕朕不
忍視爾屬衆妻子仳俯寒凍而死特降勅招撫

爾等果悔前愆能來歸命朕不分異同無不矜
養俾得其所爾屬下衆人亦得見其妻子各安
其生朕斷不念爾等從作之孽倘猶迷而不從
試熟籌爾等長久之策有能收納汝等而活之
者予爾等已無所歸各當來降朕必使爾等富
貴咸得其所毋疑毋懼特諭

命布克韜等赴大同宣化府監喂馬匹

上諭議政大臣曰大同府宣化府積貯草料甚多著
於坐用官馬之新滿洲護軍三百內使二百一
十護軍乘鹽池廄馬前去九十護軍携其所乘
官馬九百匹往大同喂養其不乘官馬大臣侍
衛官員之馬各照定例亦携往大同府喂養解
此項喂養馬匹之時令三旗大臣每旗各一員
侍衛各三員前去其在前兩隊之兵亦發往大

同府喂養馬匹。如此則不悞軍行。而於事大有裨益。爾等可會議來奏。隨議將三百新滿洲護軍所乘九百官馬。九十親隨護軍所乘二百六十馬。帶往大同府喂養。除部院大臣官員之馬不喂外。其不乘官馬之大臣侍衛官員之馬。照定額亦帶往大同府喂養。所喂馬匹。俱交侍郎多奇小心監喂。三旗大臣。每旗各

派一員護軍參領各一員侍衛各三員。亦發往大同府監喂。其在前兩隊之兵。亦發往大同府會同監喂。人之口糧。馬之草料。俱照去年例支給。奏入。

上命布克韜。蘇永祚。唐保。往前往監喂。餘如議。

命以哈灘巴圖爾渡占解京馬駝。給右衛兵丁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言。右衛官兵。到家未久。調兵文書又於九月初一日到。初二日即起行。而來此項官兵歸未久而來甚速。乞將哈灘巴圖爾渡占所有馬駝。停其解京。給右衛八旗兵爲用。

上曰前次大將軍伯費揚古存留馬匹。原令解京。今費揚古請停解此馬。分給其軍。著該部作速議奏。至是兵部奏。大將軍伯費揚古。既稱此項馬

駝請停解京。給右衛兵丁乘用。應准所請。給右衛兵。俟兵歸日。以馬匹數目報部。前遣司官在迎此項馬駝。應發文追回。仍檄知大將軍伯費揚古可也。

上命依議速行。

甲戌。

命以大同宣府等處所喂駱駝。交侍郎多奇監喂

行兵部奏。據大將軍伯費揚古咨。准西路運米正卿辛保等移稱。前大將軍發解哆倫駱駝共一百九十四頭。除倒斃外。現剩八十六頭。已解右衛。今青草將盡之時。此項駱駝。應交何處。伏乞指示。此皆大同宣化府等處地方喂養之駱駝。應責部撥人收取。作何喂養何處安置。請賜裁奪。查目下侍郎多奇已往

大同喂馬。此項發往右衛官駱駝八十六頭如到右衛。應扣數撥發官兵。解至大同。交侍郎多奇喂養。以此檄右衛副都統正卿辛保併檄知大將軍。

上從之。

乙亥。

命以諭噶爾丹

勅文。及所印蒙古文。發往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

時奉

皇上手定勅文。書於龍箋。又刷印三百張。大學士伊

桑阿啟

皇太子。送至

行在。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著以此勅。併蒙古文。令郎

擇善馳材能司官筆帖式。送往將軍費揚古所差人賫去。其勅授噶爾丹其蒙古文。令彼遣人各給一張。

命備儀仗音樂於歸化城。

上諭內大臣福善等曰。此行儀仗音樂。俱未携來。朕行歸化城駐蹕。如厄魯特蒙古來降。無儀仗音樂。似失觀瞻。著取儀仗音樂。俱裝載驛車。併鼓

手前來如排列儀仗以同軍士歸化城兵士執之

丙子。主事巴什納奏報副都統祖良璧與厄魯特戰于翁金之地巴什納報西安正白旗蒙古旗分布達佐領下披甲祁台布爾哈圖于九月十八日到寧夏報稱副都統祖良璧張家將等率滿洲綠旗兵在翁金守米因天

時寒冷軍士難以久屯馬匹凍斃者多副都統祖良璧等遂以現存之米分給兵丁餘皆焚燬前鋒當前輜重居中副都統等親身殿後九月初六日自翁金起程行五六里忽有蒙古五六人闖入我軍輜重行劫我軍前鋒逐至西方山谷中忽有蒙古兵自谷中大呼而出發鳥鎗弓矢來逐我前鋒及於輜重防

護之兵與之拒戰又入副都統陣中仍與混戰因路被阻難以復回我等欲來報信同車總兵趕馬之人遂乘所趕馬三十餘匹而出蒙古見之以五十餘人追我等一日一夜我等棄疲馬換好馬始得脫出至兩狼山因馬已疲故留下正白旗蘇巴代佐領下披甲伊林保布達佐領下披甲伍寶鑲藍旗漢軍

披甲劉姓僅我二人選好馬乘之先來報知問披甲祁台曰爾等脫出時見副都統否蒙古兵形影大畧有幾何是噶爾丹之人否言蒙古兵自谷中驟出掩襲我軍相與混戰我不能遠副都統所蒙古俱有鳥鎗弓矢亦有執長鎗者觀其形影大都千餘不及二千於乘馬是否噶爾丹之兵不得而知我軍大半

無馬報至。
上命抄此報發大將軍伯費揚古。
命免宣化府三十六年錢糧。
上諭戶部曰宣化府錢糧曾已屢次蠲免但此數年
該地方各州縣飼養軍中馬匹大兵往來經行。
各項需用雖俱動正項錢糧而供應甚繁人民
勞苦。朕巡察至此見之中心不勝軫念著將康

熙三十六年宣化府地丁銀米盡行蠲免檄該
撫通行曉諭俾小民均沾實惠。以副朕愛卹黎
民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上又諭曰將此上傳令即交知府諭衆通知。
命黑龍江將軍薩卜素留歸化城養病薩卜素奏。
臣自科圖起程向張家口南行八百餘里九
月初十日奉到兵部檄令臣速赴大將軍軍

前是日即起程疾行又行八百餘里於十九
日到歸化城歸化城距大將軍所駐西白圖
地方千有餘里但臣居科圖時舊疾復作而
又急行病勢漸增頭目旋暈左邊手足麻木
不能長乘鞍馬但竭力趲行而已。
上曰將軍薩卜素舊疾復作著賚奏筆帖式安泰令
即速夜倍力速往追回將軍住歸化城養病候

駕。
丁丑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副都統祖良璧
擊敗厄魯特於翁金之地費揚古奏副都統
祖良璧報稱職於九月初六日率八旗滿洲
漢軍綠旗官兵擊敗厄魯特自翁金起行矣
本月十八日遇理藩院撥什庫阿琛於哈爾
哈納阿克達地方齎此文報知據此將前次

來報之人伊蘭泰張正宗等禁謹具奏
聞
上以示議政大臣且
諭內大臣蘇爾達福善索額圖明珠大學士阿蘭泰尙書馬齊曰前以祖良璧擊敗厄魯特掩劫米糧什物朕甚憂之噶爾丹爲我軍所敗但存坐馬衣服奔逃而出食盡衣單漸及寒凍勢在

必亡雖獲米糧什物能度幾日有何大濟第自下丹濟喇請降而又劫米彼既得糧食其降尙少遲朕深憂之今將軍費揚古報祖良璧擊敗厄魯特朕甚喜悅噶爾丹今已困極雖不進討亦必滅亡今但以招撫爲要是以朕諭大將軍頻遣噶爾丹下人往招之頻遣其人往招則噶爾丹雖不降下人必散自來歸降

諭大將軍費揚古曰頃覽爾所報知副都統祖良璧擊敗厄魯特不勝欣慰此軍克之固不必言即或不克噶爾丹一無所獲舍散之外更有何法爾將軍但以招撫爲要使之散盡勅文及招撫事件已令本什等傳致不必更及但好言誘入我掌握中當另畫一策特諭
命皇太子以副都統祖良璧擊敗厄魯特于翁金

之事諭將軍孫思克博濟
諭皇太子曰朕來時曾以祖良璧之事語將軍孫思克博濟矣今祖良璧以擊敗厄魯特具奏此事到後即抄一紙遣兵部司官一員賫示孫思克博濟尋孫思克博濟覆奏曰
皇上真聖人也於臨行時即揣知此事
命臣等聽捷音今不出

聖上所料。臣等何人。乃遣齎京來諭臣等。臣等惟有
踴躍歡忭於無盡而已。今
御駕親出。必擒噶爾丹而斬之。或迎降於
皇上馬前也。
命川陝總督吳赫駐白塔偵探。副都統阿蘭泰駐
寧夏防守。先是吳赫奏言。據披甲祁泰報稱。副
都統祖良璧等。自翁金起行而來。忽有蒙古

五六人。闖入搶奪輜重。我前鋒遂至西邊山
谷。有蒙古一枝。自谷中大呼而出。薄我前鋒。
近至輜重。我防護輜重軍士。與之接戰。又入
副都統陣中。相與混戰。我等因路阻截。難以
復回。故前來報信。竊思噶爾丹乃極狡詐之
人。被
皇上天威奮擊。失其巢穴。食盡困窮。躑躅游行。希圖

劫掠。未必不聞翁金有米。來覓度命之策。是
以傳令提督李林隆及眾總兵官。防守邊塞。
臣身親率兵二千。出邊趨白塔。伺有機會。隨
宜行事。又副都統阿蘭泰奏言。臣身親往協
助祖良璧。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至是議曰。大將軍伯費揚古疏
稱副都統祖良璧率八旗滿漢綠旗兵。九月

初六日。擊敗厄魯特。自翁金起行。今總督吳
赫又稱率兵前赴白塔。應令暫駐白塔偵探。
令副都統阿蘭泰不必出兵。駐寧夏防守。檄
總督吳赫提督李林隆副都統阿蘭泰知之。
至披甲祁泰布爾哈圖遇敵不戰。深信下貳。
輒自奔逃。大干軍紀。應交副都統阿蘭泰拿
禁

上依議著速行。
命遣侍郎阿爾拜以右衛兵丁馬匹。分喂大同附
近州縣。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曰。前令右衛兵丁馬
匹。分喂大同宣化兩處。右衛近大同。將馬遠解
宣化。不若在大同喂養。爾等速議具奏。隨議右
衛兵丁馬匹。停其解至宣化。令全解大同。交
侍郎多奇監餵。
上曰。餵養此項馬匹。若在大同一處喂養。苦累小民。
著侍郎阿爾拜前去。與監餵內大臣閱視。分喂
附近州縣。不得累民。公平給價。
戊寅
命賞宣化府張家口綠旗兵宣化府騎兵一百名
張家口步兵一百名。

上分人賜銀
諭曰。此銀可留爾等家中日用。俟到張家口給米。
下營者。可近御駕駐扎。不時賞給爾等。
是行凡內外朝貢諸王貝勒貝子台吉官員
部落男婦人等。皆
賜金幣裘帽無虛日。
己卯。
總督吳赫奏報副都統祖良璧等擊敗厄魯
特。吳赫奏言。前以披甲祁泰等來報副都統
祖良璧等率兵而歸。突遇蒙古賊人出截。與
之混戰。臣一面奏
聞。即率官兵起行。急到邊外哨馬營地方。遇臣前
遣哨探把總傅益隆差兵丁田貴迎報云。副
都統祖良璧參將張寇載等。率官兵掩擊蒙

古賊人。大克之。乃率官兵而遁。臣等仍往迎
祖貝勒覿面問明。另行奏報。
喀爾喀多羅貝勒根敦帶青貢使至。尚書班
第奏言。本年九月二十二日。喀爾喀多羅貝
勒根敦額爾克帶青之青寨桑來至。臣所言
去歲噶爾丹。至巴顏烏闌我等被彼阻截。住
居巴楞格之布隆哈地方。噶爾丹遣二十人。

往烏郎海征賦。止而殺之。續有噶爾丹下阿
海納青等十人逃來。又殺之。又有噶爾丹下
圖卜申寨桑之子安達爾韓等六十戶。烏郎
海額爾德尼韓等六十戶。烏郎海額爾德尼
韓達魯哈塞濟木多爾通洛等百戶。俱降之。
本年七月間。我哨探之人。於杭愛山陰額什
根額嶺。擒額魯奇十二人。彼言噶爾丹被大

兵擊敗。率三十人而逃。從厄克納塔爾哈。趁
杭愛山。噶爾丹下人離散。潛追而及之。與之
復會。丹濟喇丹津俄木布等台吉之兵。與噶
爾丹兵。共千有餘人。至阿喇卜灘之兵千許。
俄等僅有本身所乘馬駝。更無多餘馬駝。率
行。其牛羊糧食住房全無。其內自相竊奪馬
駝為食。又丹津俄木布納馬什希諾顏阿喇

卜灘與噶爾丹不睦。阿喇卜灘踰杭愛山。從
俄羅海西喇烏素向西而去。丹津俄木布納
馬什希諾顏亦防噶爾丹。分途相避而行。噶
爾丹率其黨羽。踰杭愛山。由庫冷白兒齊爾。
旋塔米爾塞欽向正西而去。我十二人。皆阿
喇卜灘之人。因無糧食。欲捕獸而至此。於是
始聞噶爾丹之敗。斬所擒十二人。是以差楚

楊和碩齊等四人往克木郡木齊克等處問
烏郎海人探噶爾丹情形去向聲息差我等
請
皇上安併奏原由且令來告尚書我等來時我貝勒
挈裝自塞稜格向博羅罕而來據此遣青森
桑吳勒木濟乘驛往奏青森桑等口奏曰聞
皇上親統大軍滅噶爾丹我貝勒向內而來但欲立
功擒噶爾丹有精兵千餘但馬畧少今貝勒

遣我等來貢請
安
上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好此行較前不同諸物豐盈
天時頗佳每日愉快以行聞塞外今年瞻渙問
馬習言沿路水草並佳野多兎山間有獸殆可
遣懷每年進獻

中人所獻物汝於彼日親身品送朕亦續遣大監賞
進途中所有數種物也此書發畢適根敦帶青
貝勒首至來人云聞皇上親統大兵剿滅噶爾
丹我貝勒領兵前赴惟祈擒獲噶爾丹以立功
勞有精兵千餘但馬畧少耳茲併以尚書班第
書發往
庚辰
命根敦帶青來時勦滅噶爾丹

上諭議政大臣曰根敦帶青久無音耗朕甚念之今
根敦帶青將噶爾丹下人亦招降六十餘戶殺
四十餘人又招降噶爾丹納賦之烏郎海人一
百六十戶遣使來奏噶爾丹爲我軍所擊敗窮
之祖良璧兵又擊敗之根敦帶青又在意外勦
撫噶爾丹之人則噶爾丹之滅速矣今事已竣

朕心大慰。卿等亦必喜悅也。并另諭來使者根
敦帶青。如有剿滅噶爾丹機會。當預備剿滅之。
如擒獲噶爾丹。勿得生獻。即在爾地正法。等諭
政大臣奏。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帶青前既
避噶爾丹與之分居。噶爾丹敗後。又四處堵
禦剿撫其衆。又遣至博隆哈地方陳奏原由。
殊爲可嘉。請將今年五月內。

皇上親統六師。抵克魯倫河。噶爾丹不能抗拒
天威。即棄其子女逃遁。適遇大將軍伯費揚古之兵
遮其西路。一戰大敗。盡棄其妻子廬帳駱駝
牛羊等物。孑身遁出。大殺厄魯特。并殺阿奴
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等。寨桑厄
魯特二千餘人來降。丹濟喇遣使說噶爾丹
歸降。厄魯特男婦來降。絡繹不絕。噶爾丹無

衣無食。窮困已極。
皇上親統大兵。親出塞外。大將軍伯費揚古又率大
兵進討噶爾丹。各項情事。該部備文。檄知多
羅貝勒根敦額爾克帶青。至噶爾丹目下無
衣無食。四向無歸。困窮已極。應令主事諾爾
布鄉導索諾木及根敦帶青使人青寨桑吳
勒木濟楚雅哈等。乘驛速往萬齊特邊哨。自

邊哨以外。擇馬乘坐。給之糗糧。從
御駕前行之路西。萬齊特邊哨斂達木哈喇俄博。由
伊克扎喇之西。過俄羅壘。由呼巴海阿爾噶
賴之東北。過伊扎爾額爾奇納克喀阿爾噶
蘇台嶺。到特勒爾濟口。自特勒爾濟口以外
之路。青寨桑吳勒木濟等。知之。即令吳勒木
濟等指引。星速送交根敦帶青。仍令多羅

貝勒根敦帶青乘噶爾丹竄追之際。整飭軍士。勦滅噶爾丹可也。奏入。

上命檄知大將軍伯費揚古餘如議。

命查給根敦帶青俸。

上諭尚書馬齊等曰。著查喀爾喀多羅貝勒根敦帶青俸祿再取裘帽十三副交郎中滿都。員外拉都渾管張家口驛站員外黑色收貯。留根敦帶

青現到使人青寨桑聰什博垂候後來貿易之十三人到後以此裘帽分給。所獻大鹿角諸物。令滿都等受而藏之。其貨物令滿都等親交八家商人代彼貿易。諸貨俱照時價。從多估賣。及賣後所買貨物。俱照時價畧減估買。遣回之時。撥理藩院撥什庫。同賫根敦帶青俸銀。務令送到此撥什庫歸時。仍於根敦帶青人來之便。設

法同來

辛巳。

駕出張家口。駐蹕察罕拖羅海。大將軍伯費揚古報丹濟喇敗于翁金聲息。費揚古奏。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厄魯特降人名阿玉什者。來言我自伊扎爾布都納隨丹濟喇往趕翁金貯米之地。本月初六日早。見翁金兵起

行。我等藏匿。俟其少過。丹濟喇率我厄魯特往攻。欲奪其行裝馬匹。而輜重後殿兵發鎗礮接戰。輜重前導兵。又返而夾擊之。我厄魯特敗。向西而走。次日晚我自下營處逃來。據此。將厄魯特降人阿玉什交筆帖式詹住。往

奏。

上復命問阿玉什據云。往奪米時。丹濟喇原以爲不

可衆小人言闕翁金現有米與其餓死何不
取以爲食遂往行一日程被厄魯特哨卒執
喀爾喀三人于是潛伏一小山俟歸來人兵
稍過當中截入護米之兵不及披甲鳴角首
尾夾擊發礮四次我等遂走我出逃之路見
厄魯特死者十餘人不知其他又問我軍得
傷否據云丹濟喇傳令原云逢人勿殺但取

米與行裝今不但殺人我厄魯特反失馬無
算丹濟喇出大悔曰欲向清水捕魚徒攪水
渾而不得魚今奈何甚爲懊恨因馬羸斃
步行者多在我後來者甚多爲此奏報

壬午

上諭皇太子曰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稜杏
理藩院爲知會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未時厄魯特之人阿玉什來投順云我自阿濟
爾布都滿隨丹濟喇同至翁金貯米地方於本
月初六日早見翁金之兵起營我等在傍潛伏
俟其絡繹前行丹濟喇率衆衝突欲搶馬駝行
李其殿後大兵隨放礮鎗拒戰在行李之前兵
馬亦回頭夾攻我厄魯特敗遁而西次日天晚
下營我遂逃奔前來等語其投順之阿玉什來

汝衙門筆帖式詹任同京之便將此文並人於
二十八日晚間到問阿玉什對云此番搶米非
丹濟喇本意衆人言翁金現有米與其餓死不
如取而食之於是前往行及一程遇我哨兵擒
喀爾喀三人遂隱伏山坡待我兵迤邐前行從
中衝截守米之兵不及甲胄鳴笳首尾夾攻礮
擊四次隨即敗遁彼一路見有厄魯特死者十

餘人別無所見。又問我兵曾失利乎。彼云。丹濟喇曾傳勿殺人止搶米之令。令勿言殺人。并厄魯特之馬。反損失多矣。丹濟喇脫身後甚是怨悔。惟思清水捕魚。水雖已涸。魚終不得。將如之何。氣忿至極。其馬俱羸弱。徒步者眾。在我之後接踵而來者甚多。先示大略。俟有報至。再傳諭

川陝總督吳赫奏報祖良璧擊敗厄魯特之

事。吳赫奏言。臣 于九月二十三日。至石嘴子地方。見副都統祖良璧、參將張憲截問之。據言我等翁金看守之米。所餘無幾。再略待之。則兵丁歸途糧食不敷。是以盡將餘米捆載于九月初六日起行。頃之。前導署前鋒章京屯住虎遇蒙古賊人八人。來奪行裝。即同千總劉進孝率綠旗兵三十名。往逐之。彼遣人

來報。我乃親率官兵往迎。行不數里。突有厄魯特賊人二千來截。我急令滿漢軍綠旗兵發鎗矢。奮勇殺入。賊分兩隊。圍我于中。我親率官兵從東方殺出。重整官兵。排列子母礟鳥鎗。令僕從俱執鎗棍。併力進戰。自卯至巳。拒敵良久。仰仗

天威。賊人大敗。向西北遁走。追二十餘里。因山谷險

峻。不便深入。于是退歸。陣斬蒙古賊人百餘。我軍糧米什物。並未嘗被賊劫去。其知縣佟世申、守備王佩等。運到哈爾哈納阿達白塔米一千石。俱已焚燬。奏至。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隨議副都統祖良璧率領官兵擊敗厄魯特蒙古。九月二十七日。可到寧夏。應檄知大將軍伯費揚古。其哈爾哈納阿達

白塔所貯之米既已焚燬無庸議。

上從之。

命罷右衛兵前進。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據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往博羅烏納罕空音扎巴哈等處地方度冬令丹濟喇至博羅烏納罕就之所云博羅烏納罕者乃扎薩克圖汗舊居之地問其所在距洛倫有四十餘日之程大將軍伯費揚古進兵之時右衛兵每人乘馬一匹以駝騾負裝其騾亦瘦云朕料斷不能到噶爾丹所在之地必自翁金等處因馬瘦而還如到翁金始退則兵徒勞而無益于事朕所以使大同餵馬者正欲深實噶爾丹所在如立刻可行則于黑龍江六百兵內選前鋒二百新滿洲四百察哈爾兵一千整備鎗

礮全用肥壯馬駝克足米糧進剿乘其窮困可一舉立滅之噶爾丹業已盡敗今我軍何故不深筭剿滅之策而徒勞人馬乎今速檄大將軍伯費揚古不必進兵如有必然可取之機則勿停止噶爾丹已窮極而無所歸矣倘今冬不可行至來年青草萌時肥秣馬駝以備視噶爾丹所在務期追覓剿而除之此際頻遣厄魯特降人招撫為要使彼降盡爾等其集議以聞議曰

剿噶爾丹而滅之及招之散之之策

皇上皆已詳盡。

諭旨誠是俱應欽遵

上諭而行請速檄大將軍伯費揚古奉

旨行事仍著作速回奏。

上命如議速行。

癸未。

上駐蹕海柳圖

命調俄爾多斯兵

上諭尚書班第曰。爾可往歸化城遣人于俄爾多斯旗分內俄爾多斯左翼三旗近歸化城。令于三旗內調兵二百至黃河對岸伺候。如俄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台吉。有來請安已過河者。令赴

歸化城來。如未渡河則與所調兵同在對岸候調。

理藩院筆帖式海壽奏報遷移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阿里雅等戶口之事。先是筆帖式海壽奉差往遷喀爾喀台吉阿里雅阿爾薩闌衛寨桑等戶口。至是海壽奏言。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阿里雅阿爾薩闌衛寨桑等戶口及同居游牧之喀爾喀多羅貝勒汪扎爾屬下巴爾虎二百餘戶。公西卜退哈攤巴圖爾旗下多爾濟青台吉二十許戶。俱遷來歸化于達里岡阿地方。喀爾喀扎薩克台吉車陵扎卜所居安插扎薩克台吉阿里雅旗下無力者二十許戶。俱留克魯倫地方。俟雪消後同里雅遣人遷來。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隨議喀爾喀扎薩克台吉車陵扎卜。奏請安插有樹木地方。已准與扎薩克台吉阿里雅阿爾薩闌衛寨桑多爾濟青台吉車陵扎卜住居一處。就水草佳地。遠設哨卒。偵探聲息。小心防範。貝勒汪扎爾屬下巴爾虎等。既與阿里雅等同居游牧。應仍令暫與阿里雅等一處安插。俟來年貝勒汪扎爾

祖母波克蘇克使人到後，酌照再議。阿里雅
旗下無力者二十許戶，既渴俟雪消後，阿里
雅遷來，應無庸議。奏入。
上從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一

十月甲申朔，

命加恩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士。

上諭尚書馬齊曰：大將軍費揚古所領軍士，甚爲勞苦，食用必致缺乏，欲將朕所用牲口發去，道路遙遠，牲畜既瘠瘦，且須時日，可遣人往尚書班第處，取殺虎口大同等處現存銀五千兩，遣官一員送至大將軍費揚古所，酌買皮裘牛羊等物，給與軍士。

上閱牛羊羣。

賜諸王大臣官員食畢，使喀爾喀多羅郡王塞稜、阿海台吉、阿里雅、阿爾薩郎衛代青及厄魯特降人射。

上率諸皇子射。

上並中五矢。諸皇子皆屢中。喀爾喀諸王及蒙古諸
王台吉厄魯特降人。無不驚服。
上問塞棱阿海王等。喀爾喀厄魯特交戰之由。
顧諸王大臣曰。今日喀爾喀厄魯特皆在。朕直論
其事。彼皆向來貢獻本朝之國。兩國交惡。其曲
不在厄魯特。而皆在喀爾喀。喀爾喀先犯厄魯
特。喀爾喀理曲。是以其國為厄魯特所破。但厄

魯特借伐喀爾喀為名。進我境內烏攔布通之
地。為我師所擊敗。已立誓不復侵喀爾喀矣。今
又背誓。入犯我邊汛。屯於克魯倫之地。則厄魯
特理曲。是以朕親統六師滅之。天道昭然。毫釐
不爽。朕為天下萬國之主。寧有偏狥之理乎。朕
所以破厄魯特者。非為喀爾喀也。喀爾喀王塞
棱阿海。及厄魯特降人沙克朱木等。皆跪而

奏曰。此等曲直。臣等向愚昧不知。今蒙
皇上伸明大義。兩國致敗之由。方得曉然。此實我等
之所自取也。諸大臣奏曰。
聖諭精詳。誠為至論。兩國之人。俱傾心悅服矣。
丙戌。
駕至胡虎額爾奇。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駐劄喀倫。收厄魯特降人。先

是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在博羅烏納罕查
金札巴干等處度冬。語丹濟拉。爾可至博羅
烏納罕覓我云。
上於是
諭議政諸臣曰。大將軍伯費揚古進兵矣。聞右衛
兵每人乘馬一匹。負行李於駝騾而往。其膘亦
瘦云。朕料其斷不能到噶爾丹所在。必自翁金

謂馬瘦而回兵。徒勞而無益於事。朕孫馬於人
問者。特欲驗實噶爾丹所在。如目前有可行機
會。則於黑龍江六百兵中。選前鋒二百。新滿洲
四百。察哈爾部落兵一千。整齊鎗砲。今備肥馬
駝。可一舉勦滅之。噶爾丹已破盡。今我何故不
深為勦滅之之計。而空勞軍馬乎。今速檄大將
軍伯費揚古。止其進兵。至是大將軍伯費揚古

奏言。官兵馬瘦。已回喀倫。
上交議政諸臣議。隨議大將軍伯費揚古。因馬瘦回
喀倫候
旨。皆如
上諭矣。現今大將軍回居喀倫。應撤費揚古給右衛
兵到歸化城之米。自歸化城支米歸右衛。其
餘之米。給黑龍江官兵。

御賜銀五千兩。大將軍可酌備皮裘乾糧等物。分給
官兵。駐扎喀倫附近地方。暫候差往丹濟拉
處使人津巴歸。併收厄魯特降人。
上准行。止令護軍統領尾爾達。留大將軍軍前。
副都統祖良璧奏
問翁金敵賊情形。祖良璧奏曰。臣率正黃旗滿洲
參領賽必漢。正藍旗漢軍參領李枝聯官兵

五百名。及護米漢軍參將張憲載。遊擊陳維
屏等官兵五百名。在翁金地方。守護米糧。因
不知大兵回否信息。於九月初一日。集諸臣
商議。翁金地方所有米石無多。若在此久待
衆兵所攜之米。不足食回寧夏。因於九月初
六日回師。是日早啟行。據正白旗署前鋒參
領敦朱祜。遣鑲黃旗前鋒護軍校和尚報稱

蒙古賊八人來奪行李敦永祐同千總劉進
孝領官兵追逐而去臣一面遣正藍旗署叅
領馬朝龍撥滿洲漢軍官兵六十名叅將張
憲載領兵四十名速行偵探來報臣即率滿
洲漢軍隨後而進行不數里與千餘賊相遇
臣親率賽必漢李枝聯所領滿洲漢軍官兵
併張憲載所率漢軍官兵排列鳥鎗官兵奮
勇前進蒙古賊兵分為兩路圍遇臣等臣等
率領官兵從東殺出見賊分頭搶奪行李臣
即整齊士卒用把總吳進所携子母礮二門
併鎗手廝卒排列成陣各執長鎗木梃合力
前進自卯至巳放鳥鎗三四十次連發十餘
矢仰仗
天威大敗蒙古賊兵斬殺厄魯特百餘人賊向西北

而遁臣同叅將張憲載領漢軍官兵追殺二
十餘里此皆
皇上天威遠播蒙古賊兵魂魄俱喪故能致此大捷
但蒙古賊兵狡猾而翁金地方山險谷深不
可深入故不窮追收兵而回於本月二十七
日已抵寧夏謹繕疏以
聞
上曰祖良璧於翁金地方守護糗糧回師之時遇賊
千人忽來侵犯率領滿漢官兵擊敗厄魯特斬
殺百餘人擄厄魯特降人言我官兵奮勇直前
大敗丹濟拉創鉅痛深官兵効力可嘉在事有
功人員著分別議叙具奏
上諭皇太子曰欽天監官員前因歩軍初放排鎗即
奏稱天鼓響自西北過朕所遣之人回奏情由

彼頗惶懼。叩首懇求將疏持回。又一次奏稱日
午地動。朕謂舉國之人。何無一覺者。若輩辭窮
奏云。惟臺上覺動。朕亦姑容之。在監人員類皆
怪異妄誕微末小人。朕躬在外。恐搖惑人心。揑
造訛言。亦未可定。若衆人皆知。即屬實事。若舉
國不知。殊有關係。不可不詳爲留意。值更太監
亦屬微末。欽天監既經奏聞。彼自附會其說。值

更之處甚多。不宜止以太監之言爲憑也。
上諭皇太子曰。朕於二十九日。度察罕拖羅會嶺。駐
蹕於喀喇巴爾哈孫之地。是日閱鑲黃旗牛羣。
其數至一萬六千頭。毛色甚佳。三十日。駐蹕於
昂古里湖地。是日閱右翼達爾孫腦爾之馬羣。
其數至二萬匹。壁齊肥壯。不可言喻。初一日。駐
蹕於俄羅特布拉克之地。是日閱正黃旗牛羣。

其數一萬六千頭。羊七萬隻。蒙古王等以下。喀
爾喀厄魯特之人。咸以爲奇。云自我祖宗以至
於今。但有牛一二千頭。遂稱極富。從來未聞有
至萬頭者。今見馬匹。無論大小。盡皆肥壯光澤。
羊隻甚肥。曩時亦曾聞朝廷之牧畜蕃多。或以
爲告者太過。未之深信。今目擊如此。始知我皇
上諸福駢集。羣相驚異贊頌。向來聞張家口外

甚寒。自今觀之。頗覺和暖。河亦未凍。或一處始
有薄冰。草雖黃而草根尚有青色。夜間帳幕中
不必燃火。人服綿衣皮掛者甚多。聞他年亦不
如此。較之哨鹿之地。甚爲溫暖。朕行蒙古地方
多矣。似此佳處未之見也。此皆
聖祖太宗皇帝幸歸化城時所指之地。遺於子孫。牧圉
日增。孳息日盛也。宜哉。圍獵時觀之。兔雖不甚

多。亦不稀少。地極平坦。可以此奏
皇太后知之。阿爾薩爾衛寨桑以其幼主阿里牙來。今
令赴京師。亦與車林查布。一體恩視。學士拉西
識其人。可令彼通譯。車卜登貝勒之母。亦詣朕
前。令其赴京。此人
皇太后亦知之。可令進見。

丁亥。

上駐蹕昭哈。停古北口兵丁拴養駱駝。行兵部奏言。
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疏稱。臣標出征兵丁。
原領駱駝六百二十三頭。內三百二十三頭
倒斃。及回到邊口。又倒斃一百五十一頭。等
語。此項駱駝。乃動支朋銀買備。數不可缺。應
檄直撫及該鎮。令彼屬官。從容陸續補足。備
用。奏進在案。今該鎮既稱邊口地方。于駱駝
不宜。請停喂養。應停止古北口兵丁拴養駱
駝。現存一百四十九頭。發至宣化。交侍郎席
米闍喂養。倘有調用。取而用之。倘無調用。俟
撤回宣府所喂馬匹之時。將此項駱駝。取至
京城。分給八旗拴養。停其買補。著將原價照
數陸續交付該撫存貯。
上從之。

戊子。

上駐蹕河約爾諸爾。
遣阿旺丹津。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
上諭議政諸臣曰。今招撫伊喇古克三庫圖克圖。使
其從阿旺丹津前往。阿旺丹津到大將軍伯費
揚古處。後著於前此發家口願往八員內。撤三。
四人。同阿旺丹津。遲七八日後行。如前此遣往

之人已皆起行。無可同遣之人。即將阿旺丹津
暫留大將軍處。此後有當遣人機會。再同遣往。
爾等可使擺什庫一名。送阿旺丹津至將軍費
揚古處。

庚寅。

駕自巴倫郭爾啟行。見沿途隨行商賈人等。遇河徒
涉。思河水已冷。乃

命登乘侍衛之馬以渡之。
駐蹕胡魯蘇台。
命以大兵馬駝。交侍郎多奇監養。大將軍伯費揚
古奏曰。臣軍中有右衛兵二千五百。黑龍江
兵五百。共三千。今噶爾丹已遠遁博羅烏納
罕衮金扎巴干等處。請遣回右衛兵一千養
馬。如有取用。再行調發。至宜大所喂西路兵

之馬駝內瘦者。原交喀爾喀部長台吉額
爾德尼哈雖巴圖爾渾占。因聞報見厄魯特
形踪。遂以馬八百。給右衛兵乘坐。給駱駝一
百二十頭。馱載行李。此內所餘瘦瘠馬七十
三匹。駱駝三十九頭。交存達爾漢親王諾內
處。俟來年肥時。聽該部收取。其兵丁處。撥馬
八百匹。駱駝一百二十頭。小心趕護進德勝

口。解至大同。發與監牧大臣喂養。
上命著將馬駝。撤監牧侍郎多奇收領。小心喂養。
厄魯特扎木素白奇等。被擄為奴。
上以銀各三十兩。
賜其主皆贖之。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兵。大敗噶
爾丹於昭莫多之地。斬噶爾丹之妻阿奴寨
桑台吉厄魯特等二千餘。生擒一百許。子女

二千許此所有獲皆各給捕獲之云至是

上賜銀贖出俱使得所嗣是以後有若此者無不贖

還

甲午

上駐驆喀喇河朔

命以歸化城米備給兵丁撤腰站遣察哈爾新滿洲更替黑龍江兵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等曰今年歸化城一帶豐收價賤俟到歸化城後扈從人員應支十日口糧可折價給發令彼自買歸化城所貯之米乃為兵備之也此米有餘則右衛兵出行頗便給散大有裨益到歸化城後自張家口起至歸化城止除常設驛站外其增設腰站俱撤去以兵部隨行之馬設腰站至殺虎口止又黑龍江兵出師日久據將軍疏言僅有食米可至十一月初五日俟到歸化城後應以察哈爾兵五百新滿洲一百足給馬匹糗糧遣往更替

遣歸化城兵丁酌撥羸馬往大同右衛等處喂養

上諭議政諸臣云兵丁僅十日不支糧猶可如多往日久不支口糧可乎況歸化城四圍草少若將浮多無事之人酌發羸馬至大同右衛等處喂

養伺候或當遣黑龍江百名之兵或留此兵將新滿洲兵內發往著會議來奏議曰歸化城四圍草少若使浮多無事之人發羸馬至大同右衛等處喂養伺候甚有裨益其侍衛護軍俱扣數帶來不遣行外應於八旗二十四員護軍參領內撥九員內務府各色執事人員內撥三十六人牽駱駝之披甲內撥四十人

伊等馬匹羸瘦。俱當發往。取土默特披甲。代
牽駱駝。此項發往喂馬者共九十四人。其乘
來官馬取膘大者存之。以留居人等瘦馬換
發。遣至大同監牧三旗內大臣所。查照前領
支草料喂養。如有額外浮冒支領者。查出嚴
加治罪。留居此地大臣侍衛護軍披甲職事
人員之馬。視歸化城四圍好草之地牧放。其
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帶來百名之兵。著令往

右衛喂馬。
上曰。此發往人員膘大之馬。不必調換。盡著發去。其
留居人員之馬。著內府總管上駟院總管太僕
寺同驗馬膘。將膘瘦馬匹。亦發往喂養。此發往
馬缺。撥馬補給。薩卜素發往兵丁馬匹。著薩卜
素申飭屬下官員監視。至起解馬匹。則撥新滿

洲護軍三十名。併帶其本身坐馬。往薩卜素兵
丁喂馬處。著前去官九員監喂。令侍郎亦巡行
查視。至牽駱駝。則取土默特兵中能步行貧人
步牽之。給伊等飯食。餘如所議。
乙未。
嚴禁僕從及土默特蒙古。
上諭內大臣曰。明日到歸化城。停止圍獵。著大臣侍

衛。俱鮮明衣服肥馬垂纓。又歸化城商賈叢集。
恐僕從肆行搶奪。併交副都統阿迪嚴禁。恐土
默特蒙古盜我大臣侍衛執事人員兵丁馬匹。
著諭衆通知。
丙申。
駕自白塔往歸化城。大排鹵簿。歸化城副都統阿迪
等。率官兵來迎。又老少男婦。皆執香。擁集路

旁跪接歸化城大喇嘛陀音庫圖克圖西勒
圖庫圖克圖率其下諸喇嘛排列旛幢手皆
執香作樂來迎
上入覽陀音庫圖克圖廟。西勒圖庫圖克圖廟。默爾
根綽爾濟喇嘛廟。
諭內大臣曰廟中狹隘放入頂禮諸人。地窄難容。明
日視廟前左近壙地駐蹕。大臣侍衛護軍兵丁
執事人員有願往房者聽之。不之阻也。著通行
曉諭。
以庫銀借給官兵購買馬駝。
上諭尚書馬齊曰。視歸化城馬駝甚多。其價亦賤。官
員侍衛兵丁。有欲借銀販買馬駝者。奏明借給。
先是驍官馬新滿洲不准借給。今有借者。亦准
給與。

丁酉。
諭中西兩路。酌議運米事宜。先是于成龍等奉
旨兼程赴歸化城。至白塔迎
駕。
上諭曰。爾等前次運米遲悞。罪在不宥。朕今許爾等
効力自贖。其將爾等捐牲口幾何。能運米幾何。
與西路運米諸臣。一同酌議具奏。于成龍等奏
曰。臣等幸蒙寬宥。令効力自贖。臣等雖捐糜
頂踵。不能圖報萬一。目下王國昌等官員十
人。俱在大將軍軍前効力。請發該部作速調
來會議覆奏。
上曰然。著作速往調。至是于成龍王國昌等會議奏
云。于成龍願備騾駝四十頭。辛鈉喀拜各願
備騾駝三十頭。王國昌喻成龍辛保范承烈

各願借駱駝二十五頭挽運。
遣察哈爾官兵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効力
上諭察哈爾官兵曰爾衆察哈爾官兵並無俸糧而
勤勞素著是以朕每有詔旨必云我察哈爾今
遣爾等往聽大將軍指揮爾等到後其各努力
自効旋師之日必使爾輩各得其所。
給右衛陣亡官兵身價銀停扣官兵所借公

庫銀。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右衛官兵屢次出征殊爲勞
苦阿蘭泰爾可往查陣亡兵丁給身價銀停扣
兵丁所借公庫銀爾可携學士一員酌撥章京
乘驛而往到日集衆傳旨阿蘭泰請帶學士倭
倫併請
諭旨奏曰倘有陣亡官乞併給身價銀至官員所

借銀兩及不出征人等所借銀兩亦請一槩
停扣。
上曰陣亡官兵僕從俱盡給身價銀至不出征官員
兵丁所借銀皆著停扣阿蘭泰等又奏曰聞陣
亡者之家口亦有回京者此應在京給與臣
等不必再給給銀之時臣等親身一一驗給。
上曰善。

達賴喇嘛達賴汗使人入覲許之諾巴使人
入覲不許。
上諭議政諸臣曰伊什格隆來奏言達賴喇嘛使人
聞駕臨此地前來迎接當令在歸化城十里外
伺候著議政諸臣議奏議曰達賴喇嘛使人聞
駕臨此地前來迎接應令達賴喇嘛使人達賴汗使
人入見不應令諾巴使人入見。

上從之著將軍薩卜素率善射甲士二千名扈從其餘官員僕從馬騾皆發往右衛豢養所留披甲二千名著併入三旗一百八十護軍內各附旗下有親戚者而行

皇太子請赴

行在

皇太子奏曰今春白日有餘遠離

膝下茲又不獲望見

天顏者兩月有餘臣子慕戀之思誠難自解今內府所有廐馬旗下馬兵部馬寶皆肥好如或召

臣減從而行

父皇若少待亦無所悞半月之內似儘可到也

聖心垂念准行

上曰所奏已悉皇太子不必前來

戊戌

上諭內大臣曰每日拴馬二三匹預備何為若朕明日出則今晚傳使馬略得食乎時

上出行宮左翼則科爾沁和碩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和碩土謝圖親王額駙沙津喀爾喀和碩親王策旺扎卜多羅郡王端多卜多爾濟內大臣科爾沁一等台吉額爾黑圖等及陀音

庫圖克圖等厄魯特降人布爾扎等右翼則內大臣西勒圖庫圖克圖達賴喇嘛使人剛占堪布丹巴囊素達賴汗使人彭素克青海台吉扎什等使人喀木扎木卜等及歸化城官員土默特官員黑龍江官兵察哈爾官兵俱坐左右兩旁作樂飲宴

己亥

使內大臣吳巴什等率察哈爾兵。赴大將軍軍
前
上諭議政諸臣曰。近者將軍費揚古疏稱。黑龍江官
兵支過五十日糧。於九月初五日期滿。故將喀
倫所有之米。算至十一月初五日。給與兩月之
糧。除截留于石米外。餘米俱賞給蒙古。截留米
千石。已全給與官兵喀倫地方。無現存之米矣

等語。前者原令將喀倫所有之米。儘給兵丁。再
將所餘給七旗蒙古兵。今遲給之。則爲時太早。
而非策矣。著以此激將軍費揚古知之。茲發察
哈爾兵五百。使散秩大臣吳巴什領之。給兩箇
月餱糧。赴大將軍費揚古軍前。此兵到後。著問
黑龍江兵內。人强馬壯者。選百人留之。其官員
亦計兵額留之。于解往銀五千兩內。酌量支取。

以給所留一百之兵。准較察哈爾兩月糧數。亦
給與兩箇月糧。所餘兵著遣來。再遣參將張文
煥副以一章京至祖庚璧處。探問與厄魯特如
何征戰來奏。
使協理台吉多爾濟思喀卜等向員外舍稜駐
劄哨探。議政諸臣奏曰。據員外舍稜報云。職
到安王駐札之地。即遣人前往瞭探。並無聲

息蹤跡。又據職同行蘇尼特多羅郡王薩木
之子協理台吉多爾濟思喀卜。多羅貝勒博
木布之子協理台吉蘇代喀爾喀輔國公車
木楚克納木札兒衛徵諾顏阿玉什等。告稱
我等以爲此行。止到土喇。故兵丁之來。僅帶
八十日口糧。并無冬衣。今兵丁既無冬衣口
糧。亦將完等語。將伊等或撤或留。祈大部轉

奏請
旨示知查厄魯特噶爾丹已無去路極窘之際探
噶爾丹聲息者關係緊要且大將軍兵未撤
則員外舍稜所在台吉兵丁不便遽撤應檄
舍稜令將此兵名撥本旗內兵更替或遣內
中兵歸取衣糧回留彼處探聽
上曰著多爾濟思喀卜蘇代車木楚克納木札兒宿

微諾顏阿玉什等本身於大將軍未撤兵之前
與舍稜同駐探聽其他兵丁俱著歸去
賜執訊人厄兒察等白金理藩院奏曰部長一等
台吉車陵札卜阿里雅呈稱我厄兒察杜稜
布達朗兒齊羅卜張塞稜額勒兒代博克圖
鄂克森阿玉什張布等十一人往擒生兵獲
厄魯特兩人至軍中獻之

御前解人兩人已賞銀各十兩其餘未往者俟回京
時再賞等語相應賞擒獲生口之厄兒察等
十一人每人銀各十兩
上從之
庚子
曉諭內大臣吳巴什
上諭吳巴什曰茲遣爾五百察哈爾兵赴大將軍伯

費揚古軍前並無緊急之事爾等當緩行毋得
勞馬爾到將軍軍中之後聽將軍指揮將軍以
為好朕無以為醜之事若以為醜朕無以為好
之事至爾人材亦居中下當令內大臣策旺諾
爾布一等侍衛鄂齊爾杜拉爾與爾偕往商酌
行事此兩人皆得當可用之人勿以蒙古待之
吳巴什等奏曰謹識

皇上訓旨竭力而行又
諭吳巴什曰爾到彼處傳諭將軍言朕幸歸化城兵
丁執事人員皆乘內廄之馬自下在大同肥秣
馬匹如有急用當預先奏聞
辛丑
命將軍孫思克博濟率兵駐肅州會同副都統阿
南達相機勦滅噶爾丹阿南達奏曰臣領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兵前來或應遣回或留
駐甘肅等處如遣回則不必言矣如仍留之
則喀爾喀巴蘇特部長默爾根濟農一等台
吉索木伊思卜等七台吉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之子玉木楚木等四台吉共二百五十名
兵所帶兩個月口糧已完乘來馬駝俱已疲
瘦今草枯天凍若不喂馬則有所行動不可

用矣應將撥給口糧馬駝草料之事煩貴部
轉奏請
旨施行
上發議政諸臣議奏會議云噶爾丹窮困已極各處
逃竄應令阿南達巴圖爾濟農等率兵駐肅
州不時遣蒙古諸人探聽如有聲息遵前
旨勦滅著伊等給與兵丁口糧馬駝草料
上曰噶爾丹窘迫已極必亡命走哈密著檄孫思克
率其標兵赴肅州至阿南達處預備著將軍博
濟於西安兵內未行者選人材偉健之兵二千
名亦赴阿南達處會同孫思克探噶爾丹有往
哈密城之聲息即行勦滅併將朕自十九日出
行以來爲厄魯特奏報之事俱謄出發至阿南
達處使知情形餘如所議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噶爾旦多爾濟肅州之
約阿南達奏坐探布隆吉爾待爾白兒濟灘
納栥諸路哨卒以噶爾旦多爾濟所設哨卒
名拜格者解至臣處臣泛論之際謂拜格曰
汝可往告汝噶爾旦多爾濟
聖上待汝比衆不同將撫育汝汝反逃去如此舉動
是乎。爾等並不作大孽。奉

旨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同居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擅去游牧爾等亦無知同行游牧其時爾
年小不能禁止下人
聖上亦灼知之
聖上不過軫念爾祖鄂齊爾圖車陳汗玉成汝而已
故到處之人皆尊待汝爾可以我此言往告
噶爾旦多爾濟後噶爾旦多爾濟亦差納木

喀巴兒喀木札巴等十人來告曰
聖上憐我祖我兒使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接壤而
居予之牧地永享安樂因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擅自游牧我等無知亦同往游牧及
聖上勅旨到日我年方幼我母一婦人不能回奏每
思此情何以得達今所侍衛將我奏章之人
一同帶往可乎臣語之曰爾厄魯特之人不

可信果欲遣使當於十月二十日務令使人
到肅州既與之約乃遣之歸
上發議政諸臣議奏會議曰副都統阿南達既與噶
爾旦多爾濟使人約十月二十日務到肅州
應俟噶爾旦多爾濟奏章使人到日再議
上從之
壬寅

遣侍衛馬武以牛五十羊二百湯羊十迎
賜大將軍費揚古軍前右衛官兵
癸卯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各路備兵阿南達奏十
月十四日接到理藩院咨文內稱阿南達所
奏二事奉
旨報聞著將噶爾丹窮廹情形備文發去使彼知

噶爾丹窮困之故彼所應備之事仍令敬慎預
備欽此臣自布隆吉爾地方十月初二日使噶
爾旦多爾濟來使賫文諭哈密回子頭目達
爾漢白克曰聞逃來人言丹津鄂木布叛其
叔與戰而他往阿喇卜灘卒千許人自札卜
喀往投策旺喇卜灘噶爾丹自身不及千人
在額河無口糧牛羊無住屋冬衣云倘噶爾
丹往投汝地可星速遣人於噶爾旦多爾濟
令噶爾旦多爾濟助汝噶爾旦多爾濟乃我
同朝之人汝其勿疑此外又傳語噶爾旦多
爾濟曰哈密若往報汝汝即遣人來報一面
往助哈密協力而行灘納秦都爾白兒濟各
路口子撥人小心駐防哨探阿南達親身於

十月十二日到肅州同提督李林隆會商備
綠旗兵二千在額濟內昆都倫等處仍坐哨
探聽併令李林隆防守邊疆各自整備訖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曰阿南達處處備兵朕甚
爲之喜
諭學士朱都納謹飼馬匹
上諭議政諸臣曰厄魯特之桑札卜等於九月二十
四日自庫倫白兒齊爾來降問之告曰丹濟拉

歸見噶爾丹。欲掠喀倫左側。因大兵在喀倫四
圍處處堵截。是以懼而不進。詐遣察罕哈什漢
來約降。聞翁金有米而往奪之。又被守米之兵
所敗。噶爾丹聞報而大恨曰。僅使汝兵搶奪而
已。今竟無所獲。不得已。往哈密。以馬易粟為食。
如不納則死戰。於是從庫冷白兒齊路於二十
二日起行。向哈密而去云。今噶爾丹已行。向哈
密而去。當乘此機會。作速勦滅。茲大同現有備
養馬匹。著是軍即由內地前往。倘有不堪瘦馬。
即將彼汛地綠旗兵之馬。換取而去。所過地方。
每宿酌取草料喂養。再速差一章京。往學士朱
都納處。視朱都納解來七千匹之馬。不論何地
相遇。即止之。令學士朱都納。即於地方取草料。
用心飼養。此前去大兵。不論何處相遇。乘此七

千馬而去。使一章京。偕鄂欣。速至阿南達處。使
鄂欣在阿南達處居住。倘噶爾丹在我大兵未
到之前。已到哈密。著阿南達等勿失機會。集議
以為噶爾丹窮無所棲。往投哈密。乘機勦除。
誠為緊要。
皇上籌畫周詳。俱當欽遵
諭旨而行。查大同有前鋒八百。鎗手護軍一千。每
旗子母砲三門。茲為勦噶爾丹。往邊哈密。應
令此軍全行。其統軍者應以何人為將軍。應
給何項將軍印。應以何項大臣為參謀。伏候
上裁。又學士朱都納處。差一章京。副都統阿南達處
差侍衛鄂欣。與一章京。俱令欽遵
上諭而行。請行文知會陝西將軍督撫。至每宿支給
草料。應撥戶部章京前去。

上曰另有商奪賚撥暫存速檄學士朱都納將伊解
來七千之馬閒曠之地即便駐札自彼地方支
取草料用心飼養

大同陣亡病故獲傷綠旗官兵以至僕從俱
加
恩先是
欽差大學士阿蘭泰學士倭倫往查右衛大同陣亡

官兵還將所查陣亡人員照例給與身價及
出征身故得傷官兵僕從數目官兵所借官
庫銀數目開摺以請
旨
上曰朕覽死亡人數中心惻然殊爲不忍然此亦不
得歸罪於大將軍費揚古也彼特奉朕之命刻
期而來始致如此右衛官兵誠極苦矣今著將

滿洲蒙古漢軍官兵所借官庫銀兩盡行蠲免
漢軍扣銀之例不同自此旨下後漢軍借銀照
常扣取除陣亡者已給身價外其出征病故官
兵僕從及得傷官兵僕從等俱照所查數目加
例現行給賞此係已經查明事件大學士不必
前去著學士倭倫往驗一一給發倭倫到右衛
後集衆宣旨將行查加恩之事遍諭諸大臣再

備細開明發往大將軍處使之知之出征右衛
兵到日亦著阿蘭泰召集曉諭至大同綠旗兵
亦出征數次其陣亡病故得傷之人亦照例令
學士倭倫驗賞如有無子嗣者則有賜祭例亦
照例賜祭阿蘭泰出
召集諸大臣傳宣
上諭諸大臣跪奏曰

皇上之愛養兵丁至矣盡矣效力我行彼分內之事
也蒙
皇上特遣大臣至右衛給陣亡身價銀今又將所借
官庫銀數十萬兩盡皆豁免得傷官兵僕從
及出征病故官兵僕從皆現銀給賞此不但
衆官兵生死均霑
厚恩臣等聞

聖上溫綸大賚亦無不傾心也
上諭皇太子曰十四日從托音胡圖克圖寺移於南
關下營十五日駐宿整備大宴達賴喇嘛之使
達賴汗之使瑚瑚腦爾八台吉之使歸化城喇
嘛察哈爾之將士歸化城之將上俱賜筵讌極
其華盛十六日駐宿遂於西勒圖胡圖克圖寺
觀看儺舞十七日至二十日皆駐宿此數日自

早至夜分無有暇時從四方來之蒙古喇嘛及
王與妃等以至兵民婦女咸集進獻駝馬牛羊
食物者絡繹不絕或有至貧苦之人亦持馬絆
絡首僅革而來以獻其忱自軍中來者為喀爾
喀之善巴親王諾爾布親王毛明安之班第貝勒
渣薩克之台吉納爾布白蘇特之車陳即農吳
爾占厄爾即亨之滾占哈坦把圖爾喀爾喀之
默爾根納顏之弟開木繩等有名目之人問以

噶爾丹之信息各云我等在軍前知之甚詳噶
爾丹信息今已急迫噶爾丹所居之地原係我
等所居極其寒冽所食者雖無猶可食人馬之
肉至衣服無有一夕遭遇極寒惟有束氊而已
更將何法以禦之我等杭愛山之地亦將為我
困噶爾丹矣朕在此日事利濟人之離散者令

其會合。問何處有彼婦人稚子。即以價贖之。令其完聚。故來降者不絕。以爲善事而送出者亦衆。九月初一日。費揚古伯所調右衛之兵。前已疲勞。又無馬匹。徒然調發。以致困苦。今回師將至。故令親近侍衛馬武。帶牛五十隻。羊二百隻湯羊二十隻。往迎。及到近地。朕親於黃河岸迎而宴之。乘便於鄂爾多斯之地圍獵。觀其形勢。單

士從京師乘來之馬。俱於大同府喂養。聞其甚肥。現今隨朕前來之人。皆乘牧羣之馬駒而來。其略瘦者。即換新得肥馬乘騎。尚有餘剩駝馬。之價甚賤。駱駝佳者不過二十金。肥馬不過二十金。此際未得噶爾丹確信。堵截勦滅。皆朕詳謀畫以行。可將此緒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咸令聞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三十一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二

甲辰。

頒招撫噶爾丹勑書。先是擊敗噶爾丹於昭莫多之地。有厄魯曼濟。受傷被擒。曼濟以其妻子。皆在噶爾丹所。求歸。

上命遣曼濟。至大將軍處。偕阿旺丹津。往噶爾丹所。其諭噶爾丹勑文。命議政諸臣撰擬呈覽。再照

勑文譯蒙古文數張。使曼濟帶去。議政諸臣擬

撰

勑文呈

覽。

上親改定。以示議政諸臣。

勑曰。

皇帝勑諭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丹濟拉等。朕統御天下。要以中外一體為務。往者烏闌布通之役。爾等雖經敗北。朕尚欲與爾等會約。以定喀爾喀之事。故使命屢頒。爾等乃違棄誓言。搶掠納木札爾陀音。竟至克魯倫地方。朕親帥師。欲與爾會同定議。遣使申諭。爾復狐疑不信。不親見朕使。及朕躬至克魯倫。爾遂望風奔潰。遇朕西路之兵。爾先犯我顏行。遂至喪兵敗衂。盡棄駝馬

牛羊子女廬帳什物。爾衆寨桑台吉等。接踵來降。丹濟拉格壘古英車陵奔等寨桑十五人。亦願歸服。遣察罕恰什漢來。陳奏悃誠。朕已面諭遣還。今朕又親率六師。遠涖於此。且各處調兵邀截。爾等妻子馬畜諸物。俱已散亡。衣食已盡。勢迫無歸。况時漸嚴寒。朕不忍爾屬下厄魯特妻子相失。窮困凍餓而死。特遣諭招撫。今重復

降勅。爾等若悔前愆。俯首向化。朕並不異視。加
恩撫恤。俾各得所。爾部下厄魯特。亦得妻子完
聚。咸獲生全。朕斷不計爾後罪。况爾部落人內。
有被我軍所俘。其父母妻子。尚在爾處。不忍分
離。願歸故土者。朕皆恩賚。賜之坐騎糗糧。即令
遣歸。使與其骨肉完聚。其欲內附不願歸者。朕
皆富貴之。各得生養。爾部人曼濟重傷。為我軍

所擒。今曼濟言其妻子尚在爾處。因欲告歸。朕
是以給之恩賞。賜之坐騎糗糧。使賫勅進回爾
地。爾等思尚能承存。有能收養爾等之人否。其
熟籌之。今已無所歸。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丹濟
拉爾等可領餘衆。作速來降。朕必令爾家富身
榮。各遂生養。惜此厄魯特姆許生靈。被爾噶爾
丹博碩克圖汗驅迫。至於此極。今若又不覺悟。

聽信匪言。則後悔莫追矣。爾其勿疑勿懼。特諭。
臣按一怒以安天下。而四征以綏兆民。至
人之師。皆不忍人之心也。
皇上雖不忍遐境之侵凌。而陳師進討。又不忍生靈
之塗炭。而降諭招徠。而且於厄魯特降人。不
忍其無衣也而衣之。不忍其無食也而食之。
不忍其妻子之離散也。而歸之。其歸也。則又

特賜勅書。開陳禍福。溫旨周摯。至於再三。匪直不
忍乘其窮蹙戮鯨鯢以為京觀。而安全生
養之心。惟恐一夫或失其所。
聖德好生。侔於天地。仁心義問。宣布於寸行尺一之
間。其與詩書所載。固異世而同揆也。
乙巳。
沙濟出征逃避。革職治罪。先是固山貝子喇

思札卜。以出征驍騎校沙濟在逃。報理藩院
院檄嚴查沙濟。拏到之日再議。今協理台吉
丹巴松。以拏獲沙濟。在吳爾揮地方。正擬官
兵解送之時。又復逃去。報院。院議革去沙濟
驍騎校之職。拏獲之日。枷號兩個月。鞭一百。
罰三九牲畜。著披甲。

上從之。

丙午。
留散秩大臣宗室庸吉等。駐歸化城。受厄魯特
降人。
上諭內大臣曰。歸化城當留一大臣。受厄魯特降人。
完其夫婦。給其衣食。著散秩大臣宗室庸吉。乾
清門侍衛哈楚哈。員外董殿邦。副都統阿迪等。
公同商議而行。取有面皮襖二百件。無面皮襖
一百件。銀三百兩付之。如有須給。支用此銀。造
冊記數。勿派歸化城土默特蒙古厄魯特降人
內。上人則給有面皮襖。下人則給無面皮襖。著
庸吉哈楚哈。隨駕至湖灘河朔。同往歸化城安
都王等。出行已久。俟察哈爾兵往替。與黑龍江
兵同歸。到歸化城後。著安都王副都統雅圖駐
歸化城。其下人發回京城。將軍薩卜素目下有

病未愈。不必隨駕。著帶所率官兵一百十人。往
大同養馬伺候。大將軍伯費揚古處兵五百到
後。亦在大同喂馬。如大將軍處有緊急事務。卽
撥其兵六百。前赴大將軍處。此俟行文大將軍
之便發去。

封多爾濟青台吉為扎薩克一等台吉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等曰。今西卜退哈灘巴圖爾之

弟青台吉來請安伊奏言臣未嘗來赴操亦未
嘗一次來請上安。臣亦無職名。亦不在部册。去
歲車陵札卜台吉阿爾薩郎衛寨桑往土喇旁
探聽噶爾丹聲息。臣之人與彼偕往。擒厄魯特
名津巴者來。臣身亦曾與侍讀學士喇錫出征。
著內大臣索額圖尚書馬齊副都統吳達禪等。
將多爾濟青台吉授職之處議奏。伊等俱習居

林中。仍著暫住林中。伊等所居地方。近俄羅斯。
俄羅斯人已與本朝修睦。著該部給之印文。諭
彼勿相侵奪。其行俄羅斯該部印文。即交多爾
濟青台吉。令彼附近俄羅斯人送去。索額圖等
會議曰。多爾濟青台吉來請
上安進貢。問之。據云屬下有箭手一百五十人。烏郎
海一百五十人。共三百丁云。彼既以身無職

銜名。亦不在部册。諄諄奏請。應封為札薩克
一等台吉。餘皆欽遵
諭旨而行。
上從之。
命督運于成龍等。運米至大將軍軍前喀喇穆冷
地方。于成龍等奏曰。臣等奉
皇上訓諭。而不能運米到軍前。皆當罪死。蒙

皇上不即重懲。仍令效力贖罪。臣等粉骨。不能圖報。
今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駐扎喀喇穆冷地
方。臣等願竭力。將湖灘河朔倉米二千五百
石。運致喀喇穆冷。但此米到後。應付何人。謹
奏請
旨。
上諭曰。如許米。無所用。爾等但運到一千五百石。亦

大有益矣。米到即交將軍費揚古。其運米駱駝若又帶回。時值嚴寒。定致有損。亦交將軍費揚古在水草佳處飼養。天時既寒。運米亦是難事。朕亦知之。爾等之事。即朕之事也。

以噶爾丹情形

諭皇太子。

上諭皇太子曰。二十日早。噶爾丹處兩厄魯特來降。日午。又兩厄魯特來降。朕皆召至賞之。其內一人之妻。向為我軍所獲。一到即給還。兩人相抱而哭。蒙古自王以下。無不下淚者。皆悅曰善事云。詳問之。云丹濟拉歸。十九日。至庫倫白兒齊爾。見噶爾丹。告之曰。大兵各處堵截。我詐許降而來。噶爾丹大恨曰。我專望於爾。今將何以自存。且兵又堵截。此地不可留。當往哈密。取米為

食。二十一日。已起行矣。我等隨行一二日。方向此而來。途中多盜。互相殺奪云。若果往哈密。乃其絕地。必獲噶爾丹。彼處已佈置完密。更無可慮。今來降者殆多矣。當陸續寄聞。二十一二十二宿此。二十三仍宿此。二十四日乃起程。向黃河沿去。我軍之馬皆肥壯。此地尚暖。河亦未凍。衣棉袍人多負販者。尚未衣裘而行。土著年老人。皆大奇之。言我祖父以來。未聞有此時河未凍無風霜雨雪之美年云。朕視之與京城無異。朕御薄羊裘棉套而騎射。尚熱而有汗。

丁未。

上由歸化城駐蹕衣赫圖爾根郭爾之南。減御膳兩餐。賜右衛官兵食。

大賚衆人。

上諭內大臣曰。右衛兵明日當到此地。自出行以來。
朕與汝等。皆嬉笑飽食兩餐。明日但早食一餐。
其晚餐停止。皆持去給右衛勞苦之兵為食。御
膳兩餐。諸皇子饍兩餐。俱持去。賜右衛兵為食。
著以此遍諭諸大臣官員執事人員通營各自
送去。賜飲之茶。自茶房備辦。又

諭尚書馬齊曰。前因右衛兵勞苦。差侍衛馬武。往
送牛羊。馬武歸。朕問之。言右衛同師內。步行者
多。食亦少云。著每人賞銀三兩。其兵數令即查
明來奏。又差大學士阿蘭泰侍衛馬武至右衛
兵下營地方。宣
上諭曰。右衛官兵。自來戍右衛以來。連次出征。甚為
勞苦。朕心殊軫惻。爾等所借公庫銀。已皆豁免。
陣亡官兵僕從。已皆給身價銀。其軍中病故得
傷人等。已皆加恩賞資。官兵皆歡呼稽首奏曰。
我等臣僕蒙
聖上恭養。戎行效力。乃我等當然之事。今
聖上念我等勞苦。沛以
鴻恩。將我等所借官庫銀。俱已豁免。陣亡人員。俱
已給身價。軍中病故得傷者。俱已加恩。雖欲
奏謝。總不能措一辭。此後但當効死力。以圖

報
鴻恩於萬一耳。
戊申。
上親臨賜右衛兵食。右衛兵既到。
上徃親視賜食。八旗官兵排齊迎接
駕至。衆官兵趨進。歡而同聲請
安。

上下馬。坐定。引官兵俱近前坐。自官兵以至僕從。遍
賜食及茶畢。
上命內大臣索額圖副都統吳達禪。牧場侍衛黃海
傳
諭曰。我行勁力。我滿洲從來以為常事。朕欲滅噶
爾丹。而親統大軍進討。噶爾丹不能抗。望風逃
竄。遇爾西路之兵。遂大敗之。爾等俱絕糧步行。

以極窮極乏之兵。奮勇敗敵。殊為可嘉。是以朕
親臨賜食。盡免汝等所借官庫銀。加恩於得傷
病故之人。先已有旨。不必復宣。又
顧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等曰。朕原欲在軍中賜
汝等宴。因朕親追噶爾丹至拖諾山。尚欲前進。
以糧餉不到。回來迎糧。是以今日方得賜汝等
食。爾等兵卒。誠勞苦矣。費揚固等奏曰。此軍乃
皇上豢養之兵。義當効力。
聖主為天下計。周詳籌畫。然後出師。噶爾丹不能抗
皇上神威。連夜奔逃。困乏已極。僅餘殘喘。得至昭莫
多地方。大將軍伯費揚古遵
皇上密諭而行。遂爾大敗賊寇。此皆
皇上蓋世奇功。於將士何有。蒙
皇上賞賚重疊。又

親臨賜食。誠古今未有之盛事也。臣等自此以後。但
當遵奉
指揮。効命而已。衆軍歡聲動地。
上起。步行往來。遍
閱八旗官兵。回至
行宮。
諭內大臣曰。乘此駐蹕之日。著察王以下及諸人

乘來馬數多者至數百。少者亦行之。可察其數。朕欲知之。併察內府馬數。另察衆人馬內。其膘僅可行十日之馬。朕駕所行之程遠。此馬不能到。現有右衛無馬兵丁。可給與騎歸。馬上令各上書名拴記。伊等有現成官草料。著彼自行肥秣。如有軍務。乘之而往。俟回時。各將馬匹交還原主。若有缺少倒斃。朕償之。

差官至伊奇里口。收西路隨軍餘剩馬駝。行兵部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咨稱。右翼四旗察哈爾所趕隨西路兵之馬駝。除給京城右衛八旗兵丁。給新滿洲侍衛。給
欽差藍翎侍衛殷濟納等。給鴉砲車。給馱砲及砲藥砲子。給運米。留於喀爾喀部長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墩古道斃等項馬駝外。現在正黃旗察哈爾餘剩馬四十四匹。駱駝十頭。鑲紅旗察哈爾餘剩馬六百二匹。鑲藍旗察哈爾餘剩馬四十匹。今天時已寒。此項馬駝。當如何安插。請定奪移文察哈爾總管遵行。查前者宣化大同所喂駱駝一千一百二十九頭。宣化所喂馬內七千六百十匹。山西官員捐助馬八百七十二匹。俱隨西路兵行。今大

將軍伯費揚古。既稱察哈爾等所趕馬駝內。餘剩馬駝。天時既寒。請定奪如何安插。應行文右翼察哈爾總管。將現存馬六百八十六匹。駱駝十頭。趕至殺虎口。徐行喂養。勿使勞苦。撥臣部及理藩院司官一員。往殺虎口。查明瘦疾馬駝收領。量此馬駝。撥綠旗官兵。趕至大同。以馬一半。駝十頭。交侍郎多奇。以馬

一半。趕至宣化府。交侍郎席密圖。俱令敬慎
飼養。倘有取用。再在調撥。自殺虎口。至宣化
府。照例沿途給空草一束。其各處撥給倒缺
馬駝之數。大將軍造清册報部。併行文大將
軍伯費揚古。侍郎多奇席密圖知之。
上曰此項馬匹。若遣官至殺虎口收領。則迂遠二三
百里不等。右翼察哈爾住居。與伊奇爾口相近。

著兵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至伊奇爾口收領。
餘如所議。
己酉。
加恩右衛官兵。
賜以衣銀食物坐馬。
上遣諸皇子至右衛兵營中。
賜茶酒。又差膳房章京莫洛渾。撤

御膳賜官兵。
賜右衛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貂褂。副都統篤
愛科爾對銀鼠褂。
賜右衛查出兵丁二千五百人銀七千五百兩及
到殺虎口口糧。
上以馬三百四十六匹。給右衛兵乘坐。
諭議政諸臣曰。此馬皆官馬。亦有朕所御內廐馬。

聞右衛兵無馬步行。故給與乘坐。可將此馬攤
給無馬之人。乘坐負裝到右衛。既到右衛後。兵
丁各自有草料。使之肥秣此馬。倘有軍務。使乘
之而往。若無軍務。至肥時解京。此皆官馬。一匹
亦不可費。其右衛兵丁所借官庫銀。雖已蠲免。
若該管官員。催促兵丁置馬。又必借官庫銀以
置之。則兵丁難以謀生。著暫停兵丁置馬。令彼

徐徐措處。此所乘馬。或解大同喂養。或留右衛喂養。聽從其便。著兵部咨行文右衛護軍統領

知之

臣謹按昔之投醪挾纊。爲將者能與士卒同其甘苦。猶且傳爲盛事。至於東山杕杜之詩。勞軍士之還歸。先儒謂上下之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與。無以過此。然於

䘏其死亡而起其傷痍者無述焉。

皇上仁同覆載。念行間効命之人。或身殞疆埸。或親罹鋒鏑。不惜數十萬府庫之財。而大賚普於存歿。又慮其徒行不能購馬。給以天閑之乘。於其將至。

賜以牛羊。且

命尚食止進一餐。自

皇子以下。俱減餚以食將士。其至也。

親臨燕勞。下逮廝養。無不蒙恩。眞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使作爲雅歌。以歌詠

聖朝勤歸勞還之盛事。萬世猶爲感動。而况三軍之

士哉。

發

勅招撫厄魯特台吉阿拉卜灘丹津鄂木布。先是厄魯特羅卜臧班珠爾叩

闕請曰。臣原係阿拉卜灘之人。正黃旗察哈爾阿木呼朗佐領下撥什庫克什圖。携臣等來。給與西勒圖庫圖克圖。臣乃喇嘛。並未有効力

皇上之處。臣有七十歲老母。又在杜噶爾阿拉卜灘處。請

皇上差人同臣往招杜噶爾阿拉卜灘。如不能招杜

噶爾阿拉卜灘亦招其下人而來。
上以交議政諸臣。且
諭內大臣明珠曰。今命諸臣議差人招撫羅卜臧
杜噶爾阿喇卜灘。但杜噶爾阿喇卜灘。另在一
處。亦當撥親王策旺札卜昆都倫博碩克圖滾
布默爾根濟農王顧祿什希之人。遣往招撫。著
諸臣一併議之。至是會議奏曰。當遣羅卜臧班
珠爾。往招杜噶爾阿喇卜灘來降。再令和碩
親王策旺札卜長史馬尼圖。多羅郡王昆都
倫博碩克圖滾布之烏勒木濟。多羅郡王默
爾根濟農顧祿什希之阿玉西。備辦遣行。撥
理藩院撥什庫一名。送往大將軍伯費揚古
處。視與噶爾丹無涉平安地方。遣使前去。
上曰。筆帖式黑色。當處斬即差黑色効力。於是黜出

筆帖式黑色長史馬尼圖等。賫送
勅書招撫厄魯特阿喇卜灘丹津鄂木布。
勅曰。
皇帝勅諭台吉阿喇卜灘丹津鄂木布。朕統御天下。
撫恤黎元。務使人人各得其所。先是爾厄魯特
與喀爾喀互相讐怨。朕欲爾等和好。已頒勅諭。
喀爾喀厄魯特。俱違朕諭。自起戰爭。喀爾喀既
敗來歸。朕為天下元后。不忍坐視其滅亡。於是
納之。注其名籍。爵量封為王貝勒貝子公扎薩
克。與以厚祿。咸致富貴。俾各得所。噶爾丹博碩
克圖汗。乃不願朕拯救天下生靈。借喀爾喀為
兵端。闌入烏闌布通之地。既被我兵所敗。雖詭
誓遁逃。朕猶數遣使頒諭。令其會兵以定喀爾
喀之事。噶爾丹博碩克圖汗。違背誓言。掠納木

扎克陀音、越克魯倫而前。朕親統大軍。欲與親
兵特遣使面告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孤疑不信
奪朕使馬。不與一見。及朕親至克魯倫。即望風
敗遁。遇朕西路官兵。彼先逆戰。遂至大敗。子女
牲畜。盡被俘獲。丹巴哈什哈等。先來抒誠。後沙
克朱木等、接踵歸附。俱給以官職。令其貴顯。足
其衣食。使之富有。固已各得其所。其來降之衆

內有子女。被我兵所俘者。皆行察出。令其父子
兄弟夫婦完聚。今朕又親統六師。各路皆已調
兵阻截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倘不來降。必窮之
於其所在。爾阿喇卜灘丹津鄂木布。前雖附噶
爾丹。然皆非倡亂之人。今歸降之人。皆云爾等
與噶爾丹。分析各居。朕嘉爾猶知天道能自振
拔。憐爾之馬畜等物被擄。衣食已絕。特遣和碩

扎薩克圖親王之長史馬尼圖。多羅郡王昆都
倫博碩克圖之烏勒木濟。多羅郡王墨爾根濟
農之阿玉西。又爾屬下之喇嘛羅卜臧班珠克
亦願招安爾等。今同持諭前往。其札薩克圖汗
之子。先經離散。朕已收留。覓爾岳母。令與相會。
封爲親王。食以厚祿。頻加撫恤。頃又賜以牛馬
羊羣。擇地令其游牧。使之得安生業。享有富貴。

此顯然之明驗也。勅書一到。著即率爾部落來
降。前此依附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之咎。朕概不
介意。必待爾以富貴顯榮。爾之部落。亦使各得
生業。妻子完聚。從容度日。丹巴哈什哈等。朕尚
憐恤。使之富貴。况爾等乎。若爾尚有疑懼。今春
策旺拉卜灘之使來時。稱爾與策旺拉卜灘甚
善。皇上若滅噶爾丹。請勿討阿喇卜灘。令其與

我會合等語。且策旺拉卜灘。屢遣使納貢。敬慎有加。故朕亦深加憐惜。爾若同丹津鄂木布往附策旺拉卜灘處。朕亦不窮詰。爾其優禮朕使。明白回奏。倘於此二者。不審一自處。徼倖於厄黑阿拉爾室屋賴齊斯希等峻險之處。棲身苟免。朕斷不姑容。必會同策旺拉卜灘根敦帶青貝勒等。剋期進討。爾其早作良圖。特諭。

庚戌。

駕至麗蘇。

諭兵丁以牧養馬畜之法。

上諭內大臣曰。朕日行二三十里。牧放之馬。何用早取。此正嚙草之時。嗣後當緩取至黃河水深。試馬勿拌其足。墜則難出。著通行曉諭。又以出行事

諭皇太子。

上諭皇太子曰。朕二十二日。仍駐蹕歸化城。往觀北山麓之二廟。二十三日。駐蹕集衆射。且手搏。二十四日。自歸化城起行。駐蹕於三十三里外渾津村之南。歸化城老少。依戀繾綣。揮淚道左。二十五日駐蹕。是日右衞兵二千五百俱到。朕躬迎勞。大備牛羊飯餌親饗之。諸軍士歡聲動地。

朕閑居歸化城。各處獻俘甚多。皆給價收納。有各種工藝。笳歌彈箏者俱行之。內有一吹笳老人。年六十五歲。笳吹甚精。殊滑稽能言。初見時。朕給之衣冠。賜食及茶酒。彼謝恩畢。擦衣點首。矚視良久。指朕曰。所謂大丈夫者。汝耶。膽氣如此。英勇如此。滅我名邦。以敵國之臣而臣之。以敵國之歌者而使歌之如此國富兵強乃不事

騎役。但利濟羣生安集離散。惟務積福。而今已矣。諸國實無與敵。但爲臣僕理所必然耳。於是叩頭而坐。彼初指朕而言。衆亦以爲醉。及聽至末句。莫不稱其人雖鄙。而言亦有合於理云。一彈箏者。名齊倫。其技甚精。二十六日。駐蹕達爾漢拜上。出歸化城。向西南行。地平壙新設御庄。正當此路。田多。耕之不盡。諸塞之外。未見有如

此地之平壙者。且草美水佳。朕行如許路不聞有一病者。阿米達桑格周卜世明珠董誥老臣。皆顏色加豐。可將此項事謄出。奏聞

皇太后。并令宮中知之

辛亥。

上駐蹕湖灘河朔。

指授牧馬之法。

上諭護軍統領曰。放馬時。當放於來路東方。飲則飲於池。不可飲於黃河。其草或用以炊爨。營之四圍帳之附近。草皆刈去。是日。

上觀黃河。

回行宮。

壬子。

員外郎鐵圖等。問明翁金交戰事。還復

命。先是

上諭遣官一員。偕參將張文華。往寧夏祖良璧處。將彼如何交戰之事來奏。派出員外鐵圖。鐵圖等

請

訓旨。

上諭曰。汝等前往。可問祖良璧云。巡撫舒恕。副都統西爾哈達。按察司蘇吉里爾等俱係運西路米

者。舒恕等歸去。如何村汝在翁金守糧。汝又久
住如何不報將軍。九月初六日爾等起行。厄魯
特伏於山谷爾等半度。出於伏中。來犯我師。叅
將張憲載守備張林等。奮勇擊敗敵人。據厄魯
特降人言。厄魯特有千許人。砲無藥。鎗無鐵云。
爾等之戰。厄魯特執何兵器。穿何衣服。爾等非
戰卒。乃守糧之兵耳。擊敗厄魯特。殊為可嘉。將

叙爾功。其將此問明。祖良璧如已往西安。祖良
璧帶去之兵。俱係寧夏官兵。爾等可問伊等。聞
翁金有米。朕即差一筆帖式馳報。此筆帖式將
劣。幾悞乃事。朕今欲斬此筆帖式。又爾等前去
可慰問總督吳赫。總兵官王化行。如請朕安。云
朕躬安。容顏亦好。朕來至歸化城者。一則巡閱
地方。且近厄魯特降人。朕將相機調度厄魯特

於土喇地方。為我軍所敗。廬帳衣食俱盡。况四
面俱響敵。斷不能踰今冬。沿邊有來降者。爾等
受之解京。總督吳赫如已歸。爾等移文知之。又
趙良棟在寧夏。爾等可慰問病已愈否。并將朕
至歸化城之故告之。至是鐵圖等還奏曰。臣等
十月二十一日。到寧夏問總兵官王化行言
總督吳赫九月二十九日已起行矣。祖良璧
十月初四日已起行。是以謹將

諭旨。移文總督吳赫外。問之守備張林把總吳進
等言。我等在翁金。有滿洲漢軍綠旗兵共一
千。奉將軍孫思克令曰。爾等可在翁金守米
以俟大兵回師之用。直至八月十四日。不聞
大兵歸來。副都統祖良璧。叅將張憲載因扣
算米糧。僅可至十月二十七八。大兵雖歸無

米可給。是以備文開具翁金之兵。或留或撤
原由。於八月十六日。差正紅旗散騎校劉秉
智。送至寧夏。直至九月初一日。又無聲息。乃
計此米僅可足我兵歸來之用。公同商議。領
兵而回。於九月初六日起行。起行之時。滿洲
漢軍綠旗兵。前鋒在前。輜重居中。祖良壁率
兵護後。自翁金向西南。行不數里。前鋒僕從

一人馱米驢上前行。行厄魯特八人出。傷僕
人。奪米而去。我前鋒驅至二十里。山谷中所
伏厄魯特。率兵突出。沖截輜重。於是前鋒軍
回就大軍。此一戰也。厄魯特有戰卒五六百
其障後而立者千餘。賊繞我軍尾後。圍偪閉
任。副都統祖良璧率兵從東方殺出。背河而
陣。排列子母礮鳥鎗以戰。厄魯特不能敵而

奔。厄魯特雖有鳥鎗。而藥少。發來無力。鎗無
力。削尖塗油火炙爲之。所以不堪。馬亦羸瘦
且遇
王師一戰大敗。其膽已破。不能復抗。我軍遂即奔
潰。陣上雖奪去些須物件。俱追往取還。因賊
逃入山。我軍乃退。爲此奏
聞。

上命諭大學士知之。
使蒙古巴特馬兄弟完聚。理藩院奏曰。司都統
根格吞言。蒙古巴特馬訴稱。我乃巴爾虎洪
郭爾帶青屬下人。鑲紅旗巴爾虎佐領鄂欽。
乃我親伯之子。我前自噶爾丹軍中逃出。各
處糊口。延至此地。乞使我與我兄鄂欽完聚
問之鄂欽云。巴特馬實係我親叔之子。乞准

與我完聚應許巴特馬與其兄鄂欽完聚與
否伏祈定奪等語巴特馬係鄂欽親叔之子
是真應准伊等完聚
上從之。
癸丑。
宥山陝綠旗兵擅歸罪。
上諭內大臣曰今春出征山陝兩省綠旗兵米糧不

敷遲運在後結隊而回不得比之於私逃之例
彼既乏糧且去將軍遠各覓歸本營若議其罪
殊爲冤苦著從寬免察議現在拏禁者俱釋之
通行曉諭。

蠲免西路官兵賠償馬匹。行兵部奏曰西路出
征八旗夸蘭大羅密等呈稱前大將軍伯費
揚古隨行太原捐助給兵之馬宜大喂養之

官馬內共一千五百七十八匹其中陣上倒
斃一百八十二匹病死一千二百三十四匹
留於坐塘筆帖式噶爾圖察哈爾參領阿木
呼朗等三十九匹現存馬一百二十三匹等
語查得陣上倒斃一百八十二匹不議外現
存一百二十三匹應入各旗拴喂額中使之
拴喂其乏留驛中交與蒙古之三十九匹應

赴各處查明解來分給八旗拴喂其病死一
千二百三十四匹俱不小心牧放死亡之故
著俱照數賠償亦入各旗於拴喂額中使之
拴喂。

上曰西路出征兵丁勞苦殊甚是以屢加恩賞此倒
斃馬俱免其賠償餘如所議。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二終

十一月乙卯。

班禪庫圖克圖上疏謝

恩。理藩院奏曰。班禪庫圖克圖疏言。奉到

勑書銀壺銀瓶銀碗巾幣之賜。不勝懽忭。先是使

人內齊傳

諭召臣赴京。此旨

皇上無疆之仁愛也。實有欽遵

聖旨前往之意。三寶可証。但臣身尚未出痘疹。皆前世之命也。畏忌實深。而且有鬼沮之。或見之夢。或見之卜。云宜坐禪。用是陳情。伏祈

慈鑒弗罪爲幸。查得班禪庫圖克圖。爲

勑書銀壺幣物之賜。且陳奏其不來原由。無庸議者也。

從之。

丙辰。

撫大將軍伯費揚古詳明報探。

上諭議政諸臣曰。費揚古報文內。止稱參領河爾納伯爾黑奉差偵探。還報云。職等十月十四日。到頮河之和爾博爾津腦兒等處地方。見有厄魯特任跡行蹤。其日已久。是以前行一日。因馬乏

而返。並未覘其駐扎之跡。竟未詳其人之多寡。馬畜廬帳之有無。夫去蹤雖日久。尚可見也。差人躧探者。原欲知其情爾。茲不驗明來報。但開奉差人員之往返勞人勞馬。差之何爲。其撫將軍費揚古嗣後哨探之事。務必一一問明。條列

奏報。

諭皇太子曰。二十七日。駐蹕於麗蘇村。二十八日。

駐蹕湖灘河朔。漢人稱此爲脫脫城。此卽黃河之岸。向彼岸仰射之。朕及皇長子新滿洲之善射者。射過甚易。波流亦緩。非南方黃河之比。較天津入海狹河尤狹。二十九日駐宿。是日早。鄂爾多斯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俱渡河來見。朕詣河干。將河測量其闊五十三丈。仰射而過五十餘步。於是登舟。朕與新滿洲逆流舉棹。以試水勢。船猶可行。惟行船之具不佳。不便用力。衆蒙古等皆驚訝。以爲此黃河逆流行舟。自我祖宗累世以來所未有。往來過渡試之。斷不致飄往下流。現流水漸。衆人難以全渡。惟冀其早凍耳。自古以來。過十月下旬。未有不凍者。京師水泊冰結之日。可記之報聞。自歸化城至黃河岸。一百七十里。自黃河岸至殺虎口。未經量測。

到黃河之日。初覺寒冷。與京師凍河之日相似。在此衣灰鼠羊裘狐腋。其年老之人。衣略加厚。厄魯特赤馬一匹。遣送皇太子。馬甚佳。足健而善走。又甚調良。以豆飼肥。更不知若何。又此處喀爾喀所産羊。或係水上之故。甚厚。朕故親視用水烹熟。因候凍河。閒暇無事。親手執刀去其骨。置匣中馳送。可恭進

皇太后前。三十日初一日駐宿。初二日早。蒙古等來報稱。距此地五十里西爾哈地方。今夜凍冰二段。每段有一里餘。我等官長皆以爲奇。特遣我來。今巳衆人行走試看。若可渡。卽來奏聞。於是令鄉導官特固斯等往視。又念此時若送盛京所進之物。驛遞勞苦。朕此處各種食物皆有。但鹿尾鹿舌各五十。鰉魚鯽魚豬魯魚。到時送少許。

至其他大魚腥朕所不食野雞亦勿送來此地多而且肥橘子柑子等物雖到亦勿送來果麵諸物此地自寧夏取來食之甚佳雖御用好麵製爲餅餌以之相比猶覺稍黑而硬寧夏之麵白而柔細雖多食亦易化葡萄亦佳其名公領孫大葡萄之蒂環繞有小鎖子葡萄聚朕常食鎖子葡萄而未見其如此結實亦覺奇異產梨

亦佳初三日早遣人渡河將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等所獻良馬一百二十二匹內四十匹所獻常馬三百匹內一百二十匹令驅赴黃河彼岸馬鞍從船渡過渡時見冰凌貼於兩岸河水比朕初到日不同水波不興與渡暢春園之河相似截流徑渡兩岸蒙古等俱合掌稽首相與約誓云此乃我等累世所居之地此河尙且如此效靈更有何人於我皇上之前敢萌異志於是乘其馬歷二時布小圍三次果鄂爾多斯之地言語不虛圍獵嫻熟雉兔復多此地雖有沙岡然皆平阜草多叢生馳驟并無可慮朕自幼聞鄂爾多斯之兔今親見之圍獵畢申時照前渡河至駐蹕處日暮時庫斯等來奏從西爾哈地方河之上流皆凍伊等往來渡試不致阻

誤朕於初四日駐宿初五日向西爾哈渡處移營觀之輜重可渡則渡若稍可慮則駐宿一二日此等事俱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咸令聞之

丁巳

給右衛兵草料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奏曰今春進征馬匹短少一到右衛隨調官兵疾行

於斡海之間。是以馬愈羸瘦。副都統拜布等
移稱。今催喂馬。兵丁一時不能置馬。請就近
在大同。令借銀二十兩補買。又奏曰。右衛兵
冬春兩季。原給三匹草料。今請增給兵丁各
馬一匹爲四匹。給之草料。照大同喂馬例喂
養。
上以交議政諸臣議。至是議曰。查得近來奉

旨。著右衛兵丁徐徐置馬。又奉
旨右衛之兵。倘有調用。發京城每佐領四匹之馬
給與兵丁。上駟院馬。太僕寺馬。共一千五百匹。
俟回時分撥。但蒙
皇上矜憐。著給右衛兵。春冬俱三匹草料爲定。應於
右衛兵。不計馬之有無。俱給三匹草料。則兵
丁可以整治器械而資生矣。

命下之日。行文大將軍。及右衛統領等。以文到之
日爲始。令支三匹草料。至大將軍伯費揚古
所稱借銀二十兩。增馬一匹爲四匹。照大同
喂馬例之請。無庸議者也。
上從之。
貝勒宋喇卜請於察罕托揮以外捕獵造船。
許之。

上諭尚書班第曰。鄂爾多斯多羅貝勒宋喇卜奏言。
察罕托揮以外地方多獸。請准臣等捕獵。准臣
等於黃河造船往來過渡。准僱邊內民夫。在臣
等地方耕田。爾可往宣旨。准其所請。察罕托揮
以外捕獵。黃河造船過渡。
戊午。
爲文喀林托會。員外二郎保。報策旺喇卜灘出兵設

噶爾丹。達賴喇嘛遣尼麻唐來奏事。議
政諸臣奏曰。二郎保報稱。阿玉奇台吉發兵
一千。以塞爾濟札卜寨桑領之。策旺喇卜灘
發兵一千。以楚呼郎寨桑領之。額爾克巴圖
爾台吉親率兵千許。俱會集於阿爾台以內
土魯圖地方駐扎。四面設哨。如遇噶爾丹。將
擒而殺之。如擒噶爾丹。則解送

聖上云。又達賴喇嘛使人尼麻唐庫圖克圖卓磨龍
堪布丹巴囊素。達賴汗之使人寨桑。及喀爾
喀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在西方之喀尊。共
一百七十餘人。十一月十五間。可到西寧邊
口。到則往京城奏請
聖安。探訪其情。言為青海諸台吉之事而來。其行甚
急。如到西寧邊口。地方官必阻之。此尼麻唐
庫圖克圖或有緊急事務。亦未可定。彼到西
寧邊口。欲往京城。或於此處撥人乘驛帶往。
或任彼照常自往。乞大部奏聞。俟文到遵行
等語。應撥理藩院官一員。乘驛往西寧。暫止
尼麻唐往西寧。問明前來之故。如有奏章。取
之而來。如當放入尼麻唐等。再差人往召。如
不當放入。即遣之歸去。亦行文二郎保。著止

尼麻唐等於西寧。併不時探聽阿玉奇台吉
策旺喇卜灘等。備兵出行聲息。
上曰。差官則遲矣。著行文二郎保。親身問明具奏。
以給賞黑龍江兵餘銀。留將軍費揚古軍前。以
備兵糈。行兵部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咨稱。
奉
旨賞黑龍江兵銀伍千兩。到後。即交眾部長。買羨

帽褂靴牛羊等物。陸續解到。分給將完。所餘
二千四百兩。原欲隨便再買給與兵丁。奉到
勑旨。始知黑龍江兵更換。黑龍江兵既經更換。此
項餘銀。應交何處。乞轉奏星速檄知等語。查
近奉
旨照察哈爾兵五百。使散秩大臣吳巴什率之。給
以兩月糗糧。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俟是兵

到後。視黑龍江兵內人强馬壯者。選留百名。其
將弁扣兵數留用。於前解銀五千內。酌給所留
一百兵。比照察哈爾兩月糧數。扣給兩月口糧。
其餘兵着令歸來。欽此。應檄大將軍伯費揚古。
所買現在牛羊。如不足黑龍江兵兩月糗糧。
於此餘銀內。採買補給兩月之糧。其餘銀兩
核貯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以備軍需。

上從之。
以烏拉羸馬發右衛喂養統領鄂克濟哈等奏
言。驍騎校托雷等。自烏拉來所乘馬匹。俱已
羸瘦不能行矣。
上曰。使伊等附於廄實之人。其騎來馬匹。交部發右
衛喂養。
上諭皇太子曰。初四日晚來降之厄魯特布達里奏

稱。於十月初四日起程。噶爾丹兵千餘。數日食
用既乏。天時寒冽。潰散逃亡者甚多。亦有死者。
其頭目寨桑士謝圖諾爾布率衆來歸。尚未至
等語。噶爾丹雖云前往哈密。今諸訪彼知地勢
之人。及喀爾喀皆言齊七克那孔俄羅阿即兒
漢等處。與枯倫白爾七爾相距三日程。不過仍
遶嶺地而行。度其情勢。難奔他所。既無可往之

處事更易圖。又詳詢之。烏鎗鉛子火藥已盡。鎗亦全無。投順之人。成群而來。所言甚恐。今遣布達里赴京。其妻在鄂欣家。可令完聚。皇太子并與諸臣細問之。此一大快事也。土謝圖諾爾布。係厄魯特大臣。此人若來。則噶爾丹之行藏即可決定。俟來時再諭爾知之。此語奏聞

皇太后。兼恭請

皇太后萬安。初四日駐宿。初五日移營前向河之上流冰堅可渡處。

己未。

上渡黃河。駐蹕東斯垓。

辛酉。

取大同所喂侍衛坐馬至軍前

上諭內大臣曰。大同所喂新滿洲侍衛護軍執事人員坐馬。著監喂內大臣侍衛趕來。大小官員自備之馬。有願取來。聽其取來。不欲取來者。仍令地方官監喂。

壬戌。

駕至察罕布喇克。副都統阿南達奏報率兵往駐布隆吉爾等處偵探。阿南達奏曰。理藩院咨稱

奉

旨。噶爾丹窮廹已極。必亡命往投哈密。著檄將軍孫思克率其標兵往肅州。在阿南達處預備。著將軍博濟於西安兵內未行者。擇人材矯健者二千。亦赴阿南達處。與孫思克合。如噶爾丹有往哈密聲息。即行剿滅。并將朕自十九日出行及爲厄魯特奏報之事。皆抄發阿南達。使知情形。欽遵知會等語。臣前者曾在布隆吉爾之杜

爾白兒濟等處坐哨偵探如有小隊疾行而
過之人相機行事如力不敵則報提督李林
隆并力而行會同提督李林隆奏
聞李綠旗官兵駐劄布隆吉爾之杜爾白兒濟等
處地方因所帶兵丁糗糧已盡不得已於十
月初七日撤兵十二日到肅州具奏請
旨令

聖上周詳籌畫
諭旨下頒若臣等仍居肅州遥探消息倘有由塔
爾納秦等路疾行而過之人則布隆吉爾有
五百餘里必不能追及思布隆吉爾諸處乃
係要路今不得顧天寒兵苦是以臣身會同
提督李林隆於預備兵內率馬兵八百步兵
二百仍前在布隆吉爾坐哨偵探倘小隊經

過則相機行事若有在哈密聲息謹遵
上諭與將軍孫思克會同而行已於十一月初一日
自肅州起程矣其帶去人員米糧交地方官
至將盡之日運解
上報聞
嚴查撥給西路進征兵丁之馬行兵部奏曰先
是議政諸臣會議西路進勦之兵或將留駐

綠旗營馬或將捐助之馬各給一匹倘取綠
旗營馬去則以捐助馬補給之不足則取換
茶馬為用又不足則動支正項錢糧採買分
給在案今甘肅巡撫送到册開撥給大兵營
驛馬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匹此內捐助馬
七百二十五匹採買馬六千五百八匹換茶
馬五千四百四十三匹常照數補給等語此

無庸議者也。應仍檄該撫，將買馬價值，及交收茶斤日月，作速開造清冊，呈報該部，以憑查核。

上從之。

令軍中謹慎火燭。

上諭內大臣曰。草甚叢密。各當嚴禁火燭。恐上風失火。御營有何可慮。但爲衆人耳。著通行曉諭。又今日出獵。有願步行之人。許其步行。僮僕一概俱令步行。野兔甚多。大臣馬多者。俱乘馬在前排圍。其騎官馬之人。及馬少者。僮僕人等。俱照哨鹿例在乘馬人後步行排圍。野兔甚多。使各役之爲食。

甲子。

上駐蹕胡斯泰。噶爾丹之寨桑土謝圖諾爾布等來降。土謝圖諾爾布等來降後。

上諭皇太子曰。前諭原欲渡什爾哈巴漢渡口。初五日。向黃河上流行十八里。至喀喇音托揮之地。見黃河已凍。遂駐蹕於其地。鑿冰驗之。已有一尺。甚堅。乃分三旗。使三路墊土。初六日。輜重皆渡。其東六里以外亦未凍。西三里以外亦未凍。衆蒙古謌云。向來黃河之凍。自北方寒處凍起。如此溫煖。河皆不凍。獨在中間結成厚冰。不但未見。亦所未聞。渡河後。晚下營。王貝勒貝子公之母與妻俱來朝。朕至鄂爾多斯地方。始知鄂爾多斯皆有禮貌。其規模略不失舊時蒙古大理。六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俱和睦如一體。不分爾我。盜賊全無。駝馬牛羊不必防守。或有馬走失兩三年者。他人獲之。亦不隱藏。解之部長

令原主識認。王之母。貝勒之母。俱非生母。彼敬其母。比生母更甚。殊雅馴。他蒙古見之。當愧死鄂爾多斯生計周全。牲畜蕃盛。良馬亦多。雖比察哈爾生計。略有不如。較之他蒙古。殷富遠甚。其騎射之法。雖不佳美。已極嫻熟。多能中的。此地黃河石花魚甚多。口內亦來獻。蒙古亦來獻。甚新鮮肥美。

皇太后不食大魚。故不遺送。朕及諸人。在此習久。水土甚佳。食物柴薪豐饒。人皆相宜。且不甚冷。向朕與諸人在克魯倫河。四月間所服之衣。今猶可不用。京城小寒。身內覺冷噤。斯獨不然。亦一異處。但自茲以後。未知其寒何如耳。初六日駐蹕東四海驛。初七日仍駐蹕於此。是日擺置鄂爾多斯所貢馬駝諸物。初八日仍駐蹕於此。初九日移營十四里。駐蹕於察罕布喇克。此數日。揀視鄂爾多斯所獻之馬。皆極佳而馴。鄂爾多斯規矩。取馬不用套竿。趨入。隨手執之。未見有一用套竿者。幼齡諸皇子。可騎之馬。亦有之。初十日移營十九里。駐蹕於呼斯臺。十一日。仍駐此休息。朕此行原欲有所為。今閒居而天復不寒惟就水草移營。以俟噶爾丹因窘消息。收納降

人。朕獲肥雉三十。乳酥一匣。獻

皇太后。餘俱照單付去。此處肥雉甚多。恐累驛馬。故不多遣。十一日發報後。厄魯特降人吳山泰到。細訊之。彼於十月初六日逃來。其所言與朕所遣赴京人無異。但云噶爾丹差察罕古英寨桑來奏事。已備馬匹。如其果真。今已將近。正問未畢。噶爾丹大寨桑土謝圖諾爾布到。此乃彼要人。

所知情事甚悉。細詢噶爾丹困斃是實。是月必
見端緒。其餘大略如前。又言前定意往哈密。今
聞阿南達率兵阻截。蓋已不往。有居薩克薩特
呼里克之狀。視其人頗佳。材貌亦偉。帶來人八
十口。如噶爾丹遣使來。朕亦酌遣使往。朕在此
想可坐待噶爾丹困斃也。噶爾丹既無生路。將
屆嚴寒。步行者多。今將何往。譬猶檻中之獸。必

自斃矣。爲此星速遣諭知之。其以此奏聞
皇太后。并傳知宮中。諸大臣咸令聞之。
乙丑。
駕次華拖羅海。使侍郎滿丕。郎中桑格。駐喀倫。探噶
爾丹聲息。
上諭議政諸臣曰。視厄魯特人携妻子來降。則噶爾
丹窮困已極。但噶爾丹乃極狡之賊。恐彼不得

已來降。乘我兵不戒。勢力寡薄。竊掠零散喀爾
喀財物。軼去。應着侍郎滿丕。郎中桑格。往善巴
王喀倫地方駐扎。不時差人出喀倫外偵探。如
有聲息。即收喀爾喀入喀倫內。赴大將軍營。安
插。一面星速馳報。前已有文檄知。令滿丕等到
彼後。口傳
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可也。

丙寅。
設哨於要害。以禦噶爾丹。先是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閱右衛兵歸來。遣侍衛馬
武。驅牛羊以迎之。二十四日。朕躬迎至渾津村。
二十五日。賜宴。各湊給三日米。行餉三兩。其兵
已疲甚矣。見彼徒步委頓形狀。不覺憮然。朕親
問視。下及兵丁。飼以飯餌肉食。飲以茶酒。自大

臣以下兵丁以上歡聲動地前聞調右衛兵朕灼知此軍斷不能行雖匍匐而往不能到指示之地故朕以現喂馬駝之力比量噶爾丹之力攜來行事行至途中聞丹濟拉退去又遣朕所帶察哈爾兵五百給百日糗糧往換黑龍江兵朕駐蹕歸化城十日未嘗用歸化城抄撮之米每見降人再三細問俱言噶爾丹向哈密去矣

如果往哈密朕意中以為擒之益易哈密距嘉峪關十日程是以朕意欲將朕所帶兵環居寧夏朕入寧夏如有調度就近相機而行務獲噶爾丹殺之朕心始畢但朕啟行後噶爾丹丹濟拉等來降爾等力薄右衛兵無馬朕是以躊躇欲與爾商爾等可議定具本速奏朕駐蹕湖灘河朔俟爾覆奏

大將軍費揚古同奏曰十月二十九日奉到

諭旨悉知

聖意矣

皇上前者軫念右衛官兵全免所借官庫數十萬銀兩其陣亡病故得傷人等不俟議叙格外重賞下逮僕從賚其生計官兵於此雖肝腦塗地不能仰報今

皇上又差侍衛馬武驅牛羊迎軍

駕臨渾津村大宴官兵

聖躬親閱下逮兵卒飲之茶酒食之飯餌肉食又給

米及行餉三兩

洪恩浩蕩誠亘古以來所未有也臣等不勝感激不能措辭奏謝此地黑龍江官兵蒙古扎薩克喀爾喀等聞之無不同聲歡呼者今降人

俱言噶爾丹在哈密。

皇上以隨駕兵。統寧夏駐扎。倘有調度。就近相機行

事。

御駕啟行後。噶爾丹丹濟拉來降。臣 此地力薄。右衛

兵無馬。爲此躊躇。下頒

諭旨。誠是也。切思太原不遠。應調太原滿兵。及晉

撫標下騎兵。共一千。及大同殺虎口不出征騎兵五百。遣至臣 處。與臣 等此地察哈爾兵總計可得二千。噶爾丹困極。不得已來詐降。竊取馬畜。亦未可定。果噶爾丹丹濟拉等。由此路來降。有詭詐之事。即以此泉行劫。又善塔卜喀倫外地方水少。俱係小泉。又因鹽凍難以飲馬。是以臣 等來至喀喇穆冷等處駐扎。十月二十八日。喀爾喀善巴王到。傳

旨諭臣。率彼之兵。回探聲息。諭遣

旨遣善巴歸去。令彼預備。其喀爾喀俱駐喀倫外。

應令昆都倫博碩克圖王汪舒克公吳巴達

公扎薩克台吉哈灘巴圖爾滾占吳爾占丹

津額爾德尼圖巴汪舒克衛徵帶青台吉凱

木楚克等共四百餘兵。亦俱發回本地預備。

各撥能事人員。遠遠探聽。倘有聲息。一面速

報臣 等。一面令諸部長。親身率兵。速赴臣 等

軍前。奏至。

上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覽爾二十九日奏。欲調太原府兵。晉撫標兵一千。大同殺虎口未出征騎兵五百。朕思太原府兵。未嫻行陣。且至歸化城殆將千里。綠旗兵皆騎馬一匹。此嚴寒之時。即能得到臣。不自支。緩急用之。必至悞事。是以將

朕所帶火器護軍一千。砲手二百四十。前鋒二百六十。共足爾所調一千五百之數。爲爾預備。且前馬甚肥。衣亦厚。此兵乃與朕同行之兵。故極嫻熟。朝聞其信。晚即可行。朕暫駐蹕於此。急俟噶爾丹實信。今若來降。即交菩馳人員。星速遣至行在。如有噶爾丹來降之信。若不速檄喀倫外喀爾喀。信其降而坐待之。則誤大事不淺

矣。近來丹濟拉差人請降。而又犯掠。可爲明鑒。今不得復悞。當敬愼遠警。費揚古覆奏曰。

皇上洞鑒。

訓諭極當。俱宜謹識遵行。但喀爾喀人等在喀倫外。迤遲居住。相隔疎遠。恐報信有悞。是以臣等備文傳諭喀爾喀親王善巴。多羅郡王滾布等衆部長曰。今噶爾丹困廹已極。爾等當各按本旗汛地。復過瀚海。住險要之地。以材能之人爲首領。使之哨探。倘有聲息。一面速來報知軍中。令各部長率兵殿後。輜重居前。作速移入喀倫內。恐噶爾丹丹濟拉詐降。輕騎行劫。亦未可定。如哨探怠玩。或失一牲畜。有悞聲息。近到某旗。退而歸去。吾必指參。至遣哨之時。務選人強馬壯者。以速報爲要。

上命以此疏示諾木齊岱曰。與朕諭諾木齊岱之旨無異也。

己巳。

駕次浙因恩台。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遣侍郎滿丕等。坐哨於他拉布喇克。先是往解尼魯吳山台之撥什庫根忒傳

旨諭大將軍曰。噶爾丹窮困已極。應令侍郎滿丕

等往善巴王喀倫地方駐扎。為此口傳費揚古
知之。費揚古奏曰。查前令喀爾喀親王善巴等
諸部長各於本旗汛地。復過瀚海。住形勢之
地。以才能人員為首領哨探。倘有聲息。星速
來報。令部長等。親率兵護其輜重。遷入喀倫
內。已經奏
聞在案。今又奉

諭旨。故臣等遵
旨會議。令侍郎滿丕郎中桑格。往喀爾喀游牧地
方以外。瀚海以內。沿他拉布拉克駐扎探聽。
於是月十四日遣行矣。
上報聞。
庚午。
噶爾丹遣格壘沽英來議好。大將軍伯費揚
古奏曰。王善巴差長史伊白根來報。噶爾丹
使其下格壘沽英等二十人。乘駝二十。馬二
十。言來議好。奉有單令。止厄魯特在喀倫外
枯卜地方。先遣來報。近者奉
旨噶爾丹遣使來。如一人。則作速遣赴行在。如二
人。則遣一人回。天時寒冷。令携衆而來。其一人
作速遣赴行在。今欲使噶爾丹使人即赴行在。

但傳報者。僅有議好之語。并未知其何意遣
使。是以不便遽使之來。使窺見我營壘。於是
差人知會侍郎滿丕。親身就見厄魯特使人。
或有奏章。取來驗視。如無奏章。問明速報。俟
差員歸日另奏外。此際倘
皇上有
訓旨。臣等遵而行之。

上命議政諸臣集議。隨議當速檄大將軍伯費揚古。將格壘沽英本身及一僕人。撥官一員。星速乘驛押來。本朝所差厄魯特偉巴等。如與伊等同至。則皆遣行。其餘厄魯特。暫留杜卜地方。如有奏章。取來呈驗。

上從之。且云格壘沽英寨桑等。如未到費揚古處。不得使見營壘。亦不得令見費揚古。遠遠從外而

來。

增學士朱都納喂馬草料。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奏曰。學士朱都納疏稱。戶部等衙門。准馬一匹。給草一束。倉升料二升。視茶換之馬甚瘦。若不加草料。喂不能肥。一面酌加草料。用心喂肥。使不悞調用。馬肥後減其草料。至奉

旨。馬七千匹。今但有五千匹。請檄李學聖。有茶換之馬。再增解二千匹等語。查宣化府等處喂馬。照京城喂馬例。每匹七斤草二束。倉升荳八升喂兩月後。減去二升。喂以六升。又一月再減去二升。喂以四升。應准朱都納等所喂之馬。照此例與地方官會同小心喂養。現有解到馬五千匹。可以敷用。其二千匹。不必在取。

上從之。

副都統阿南達擒噶爾丹族姪顧孟多爾濟來獻。阿南達奏曰。十一月初七日。哨卒來報見有飛塵。臣等率兵往邀其來路。因彼已過追百餘里。及之於素爾河邊。皆拘之。其達賴喇嘛使人。達爾漢鄂木布。青海博朔克圖濟

農使人阿爾達爾寨桑彭楚克台吉使人寨
桑和碩齊言達賴喇嘛第巴青海諸台吉遣
我等通問於噶爾丹我等到噶爾丹所而今
歸去現有噶爾丹使人與我等同行查噶爾
丹使人喇克巴彭楚克格隆索諾木喇什拉
木扎木巴衛徵陀音等男婦子女五十餘噶
爾丹族姪顧孟多爾濟本身及其男婦子女

三十許又什賴古爾卓里克圖等三台吉本
身及男婦子女十餘言我等奉噶爾丹差往
使於達賴喇嘛第巴青海諸台吉我等自噶
爾丹所居庫冷白兒齊爾於十月初五日出
門而來我等出門之時噶爾丹丹濟拉向白
格爾察罕尼爾格移營有兵千餘阿拉卜灘
在扎巴喀遼占有兵千許丹津鄂木布與噶

爾丹不睦在塔米爾散去自特勒兒濟被
聖上大兵擊敗而遁我輩無住居無冬衣絕無牛羊
生計已窮但能就近躑躅遷移而已青草未
生之前此冬寸步難行若至來春下人死亡
離散是實難以為國矣今差格壘沽英使於
聖朝籲恩
皇上灼見其窮困情形周詳籌畫使稟之於布隆吉

爾等處果如
聖意即獲達爾漢鄂木布欲交官兵解往恐路近青
海之人事生意外亦未可定是以臣阿南達
親率兵為殿全押至肅州交鴻臚寺檔子房
官綏黑圖遣達爾漢鄂木布前往外餘俱拘
禁肅州候
旨其噶爾丹送達賴喇嘛書十四封一并呈奏

上以示議政諸臣。

上諭皇太子曰。十二日駐宿。是日上駟院侍衞尾色阿薩納送馬至。薄暮閱馬俱肥壯。與朕帶來閑日更替騎乘之馬相似。我軍之馬。皆未甚瘦。尚有極肥者。觀此特甚與駝馬相宜。十四日駐宿。將鄂爾多斯所獻之馬。揀擇始畢。發御馬羣七十一疋。大馬羣六百十一疋。駱駝一百四十三隻。十五日駐宿。是日甚暇無事。將我軍中歌者。鄂爾多斯之歌者。及厄魯特之歌唱彈箏者二人。令之歌。其厄魯特之歌者雅克西云。我年六十五歲。厄魯特四部落之主。皆曾見之。今見聖主。至德全備。仁慈無所不周。恩惠無人不洽。諸藩蒙古。咸加撫恤。不棄貧賤。我舊主則不然。一切人皆不令見。惟自

尊大而已。由此觀之。與主眞天縱之人也。十六日駐蹕於郎格蘇台。十七日駐宿。是日報至郎遣回。朕今循河岸而行。歇息馬力。以俟音信。可將此奏聞

皇太后。幷宮中咸令知之。諸皇子亦令知之。

上又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善。汝佳否。來人於十六日早到。諸事悉已奏聞。皇太子所問。甚周密而詳盡。凡事皆欲明悉之意。正與朕心相同。不勝喜悅。且汝居京師。辦理事務。如泰山之固。故朕在遐外。心意舒暢。事無煩擾。數時優閒。異此豈易得乎。朕之福澤。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遇人。靡不告以汝之如此盡孝以事父。凡事皆誠懇肫切。朕亦願爾年齡遐遠。子孫亦若爾之如此盡孝以敬事汝矣。因洞悉汝諸事敬慎。故

書此以寄。

辛未。

副都統西爾哈達費揚固鄂爾達祖良璧馬雲霄等。奏請隨將軍博濟出兵。勦滅噶爾丹。

西爾哈達等奏曰。臣等叨沐

皇上洪恩。捐糜頂踵。不能仰報。茲奉

旨云。今噶爾丹窘迫已極。必亡命走哈密。著將軍

博濟。擇西安兵內未出征人才強壯者二千。赴阿南達所。與孫思克會齊。倘噶爾丹有往哈密聲息。卽行勦滅。欽此。思博濟現率兵往肅州。臣等願出兵。効犬馬之力。以報

皇上高厚之恩。

上曰。西爾哈達費揚固鄂爾達祖良璧馬雲霄內。著將軍酌量帶往。

上諭皇太子曰。十九日我師已駐宿時。費揚古伯總報奏章至。聞知噶爾丹遣人乞降。茲以費揚古所上章。恐令閱知。故遣馳報。可奏聞

皇太后。恭請

慈安。宮中並使聞知。宜諭諸大臣。茲事雖未明悉。朕自有裁度。汝等勿慮。朕嘗謂噶爾丹破滅已盡。以今觀之。斯言殆適合也。爲此諭知。

癸酉。

賜噶爾丹多爾濟白金。噶爾亶多爾濟遣使阿約

請

上安。

上諭尚書馬齊曰。厄魯特之噶爾亶多爾濟貧苦。在此地賜銀。則路遠而難馱。俟王事華善到甘肅後。於地方官支銀千兩。賜噶爾亶多爾濟。其銀

卽交其來使阿約賚往賜阿約銀三十兩。其同
行兩人。各賜二十兩。
督運于成龍等。以運米之便。效力坐塘。先是
于成龍等。自備馬駝車輛。自脫脫城裝載米
一千五百石。運往喀拉穆倫。
諭尚書馬齊曰。著都御史于成龍等。運米之便。就
近助馬坐塘效力。至是于成龍等。運米到喀拉

穆倫。交大將軍後。自喀拉穆倫起。各自分塘
效力。侍讀范承烈在第十四站。侍郎李鈵在
第十三站。都御史于成龍在第十二站。原任
侍郎王國昌在第十一站。大理寺正卿喩成
龍在第十站。光祿寺正卿辛保在第九站。左
通政使喀拜在第八站。俟更替官員到後始
還。

命安郡王馬爾渾撤兵。先是行兵部奉
旨。檄安郡王云。大將軍伯費揚古兵少。著安郡王
等。齊赴大將軍處。文到卽起行。至瀚海外呼爾
都圖地方。已與大將軍會。續奉
諭云。安郡王出行日久。著伊等同。暫居歸化城。安
郡王等。遂往歸化城。至是聞
駕駐鄂爾多斯哲固斯臺前來請

安。
上曰。是軍出外日久。著歸家。
甲戌。
將軍博濟奏報。選擇西安寧夏駐防官兵前
赴肅州。博濟奏曰。臣等奉
旨。將在家兵中。未經出征。人材壯健者。選擇外。現
有滿洲漢軍八百名。在寧夏駐扎。西安肅州。

相去三千餘里。寧夏肅州。相去二千許里。肅
州近於寧夏。是以於寧夏官兵內。視人材壯
健者。足撥二千名之數。其名缺。將西安官兵
撥補寧夏。
上命該部知之。
召大將軍伯費揚古商議軍機。費揚古奏曰。噶爾
丹自抗

天威。大敗逃遁以來。厄魯特之人。絡繹來降不絕。丹
津鄂木布。與噶爾丹反顏而去。杜噶爾阿拉
卜坦。分異而處。近有諾爾布寨桑等人數起
攜其妻子。來叛
聖化。而不能禁止。以此觀之。人心不定。散亂已極。噶
爾丹。及其下逃死餘生。有限數人。罪惡貫盈
上天厭以畀之

皇上。即在旦夕。其事顯然。但蒙古之性。易於煽惑。而
頗輕信。噶爾丹者。原一狡猾之人。彼自知不
能保其餘衆。故遣格壘沽英等二十五人。借
通使爲名。欺誑目前。以暫紓之。格壘沽英等
歸去後。必捏造種種詐僞之言。以欺罔之。未
必非安慰人心。求遠逃遁。脫身藏身之策
也。請將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等。拘之入內
且勿遣回。使噶爾丹以下人等。猜疑擾亂。今

年
聖上親率大兵來臨。厄魯特大敗。心膽碎裂。不能保
其妻子。破壞已極。今鼯鼠跳梁。無所藏身。
聖上簡選士馬。付託賢能。討噶爾丹。勦而滅之。乘此
大兵起行之時。隨遣格壘沽英歸去。此際如
噶爾丹悔悟。而即來降。一惟

皇上宸算作何裁度。似於行兵之機。滅賊之事。少有
裨益。又思厄魯特原係累世職貢
天朝之部落。噶爾丹賦性兇頑。包藏禍心。使擾喀爾
喀。悖叛
天朝之賊寇。則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等。不比他國
之使。即將格壘沽英等。竟不遣歸。未為不可。
如竟不遣伊等歸去。則於厄魯特先降人內
擇其心實語明。妥幹者一二人。細細指示。令

傳告
皇上待厄魯特降人眷顧寵榮之事。揚言格壘沽英
等不願歸去之心。設動搖厄魯特人心之計。
使之游移迷惑。今正當厄魯特生計窘迫之
時。人心互動。未必不事出意外。誅噶爾丹而
獻之也。奏至。

上曰。著大將軍伯費揚古。減從乘驛。星速前來商議
軍中機務。此時將軍事。著舒恕暫理。
使前鋒參領阿魯等。偕貝勒宋喇卜運糧。多羅貝
勒宋喇卜奏請効力運糧。既派出押運
上諭尚書馬齊曰。與貝勒宋喇卜同行者。以前鋒參
領阿魯。一等侍衛巴兒楚客為首領。伊等之糧。
雖貝勒宋喇卜已經給與。恐有不足。亦未可定。
著交阿魯銀百兩。不足之時補用。滿人從來穀

食不可缺米。倘米已完。著於寧夏支取口糧。如
馬疲不能行。於學士朱都納馬內換騎。交疲馬
喂養。
上諭皇太子曰。十九日遣報時。親近侍衛阿南達奏
章適至。噶爾丹遣往達賴喇嘛及瑚瑚瑙兒處
之心腹喇嘛索諾木拉西等。俱如朕所指示。堵

截之。盡皆擒獲。故將其原奏章謄寫發往。共人一百六十口。馬八十餘匹。駱駝百餘隻。駝馬俱瘦。食物皆盡。從噶爾丹處行經一月。於蘇爾河地方擒獲噶爾丹遣往西域書十四封。欲皆翻譯。洞悉其情。然後報知。故未即發。十九二十兩日譯畢。觀彼將破敗困廹情狀。俱行掩飾。極其無恥。卑屈至於不堪。譬之掩耳盜鈴。曾不知達

賴喇嘛瑚瑚瑙兒聞之已久矣。十四封書雖無用。亦俱謄寫發往。可將此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皆令聞之。滿洲大臣令其親看。特諭。二十日晚駐營時。阿南達又遣俄齊爾圖車臣汗之孫噶爾丹多爾濟所使阿由寨桑賚奏章前來。亦謄寫發往。皇太子欲知始末情事。問阿爾尼自悉矣。又諭。

戊寅。

以大義開

諭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是日
駕自胡斯泰起行。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至。
上御行坐山岡上。引格壘沽英近坐。不介一人。
賜茶。詳問噶爾丹情事。
諭之曰。朕爲天下元后。萬國一家。今日科爾沁諸王貝勒台吉。及喀爾喀厄魯特皆在此。朕將公

言之。喀爾喀厄魯特向皆職貢本朝之國。朕並無所偏徇。喀爾喀土謝圖汗。執喀爾喀扎薩克圖汗而殺之。又殺汝主噶爾丹之弟。喀爾喀之罪也。喀爾喀後爲爾國所敗。爾來歸朕。朕憐彼十萬餘身命。失其生路。受而養之。凡有人急廹來歸朕者。朕皆收養。無分彼此。不但喀爾喀已

也。即爾厄魯特。今爲敵國。有來降之人。朕皆恤之。各使得其生路。量材授之官職。雖俘擄之人。皆贖其妻子。完彼骨肉。朕豈有喀爾喀厄魯特之異視乎。前以噶爾丹。無故闌入我境。侵內地蒙古。朕遣兵敗之於烏闌布通之地。爾王噶爾丹窘極逋逃。立誓不復犯邊。朕向以至誠待人。故不遣兵窮追。爾王噶爾丹逆天背誓。離其故

巢。至我克魯倫之地。掠納木扎爾陀音。朕乃不得已。率兵而出。然仍再三遣人。約噶爾丹會盟脩好。此朕不嗜殺之心也。爾王不自引罪。朕始整兵進討。爾王噶爾丹不能抗朕之威。日夜奔逃。遇我西路預堵之兵。仍因汝噶爾丹先我據險。我師乃進戰。大敗之。汝今窮困至此極者。皆汝所自取也。朕曾往陵之否。爾來爲使第公言

之。畢隱格壘沾英初與諸大臣言。猶支吾巧辯

及聞

皇上諭旨。傾心降服。叩首奏曰。誠天下之

聖主也。語皆迥異。我厄魯特無知。但貪得喀爾喀子

女財物。今

聖上闡發大義大理。始知

天意無私。及我厄魯特之罪矣。現有沙克朱木諾爾

布等人。皆近日來降。較在我國時。更加榮顯。

誰不願歸

洪仁之內。吾主亦不日與喀爾喀同列矣。

上笑顧近臣曰。此言甚公。雖外國之人亦知理也。衆

蒙古王貝勒台吉跪而奏曰。

皇上諭旨。炳如日月。噶爾丹雖昏迷無知。不從

仁化。特自取其死而已。

賜格壘沽英褒幗。

駐蹕東斯垓。

巳卯

使備禦西路以勦滅噶爾丹。

上諭議政諸臣曰。欲盡滅噶爾丹。尤以備西路為要。

除西安調至二千滿兵之馬。綠旗兵之馬。李學

聖解到五千之馬外。其後有換得馬匹。應撥賢

能官。會同巡撫於甘肅等處喂養。

勅撫噶爾丹諸人。

上諭議政諸臣曰。天下當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今

朕原無征噶爾丹之意。皆噶爾丹之所自取。喀

爾喀厄魯特向皆職貢本朝之國。因土謝圖汗。

殺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又殺噶爾丹之弟。釁從

喀爾喀起。此喀爾喀之曲也。迨喀爾喀為厄魯

特所敗。奔走無路。前來投朕。朕憐喀爾喀十餘

萬生靈。受而養之。後噶爾丹無故興兵。直入我

境內。鴟張横行。曾遣兵敗之於烏闌布通之地。

特噶爾丹窘甚。誓不復犯我邊疆。朕是以不遣

兵窮追。頃噶爾丹怙惡不悛。背棄誓言。輒離故

巢。竊伏克魯倫之地。窺伺我邊徼。朕猶不念其

惡。遣人約之會盟。歸好。噶爾丹反侵掠我降人

納木扎爾陀音。朕不得已。統兵出塞。然朕尚不

忍即加鋒刃。再三遣人開示利害。噶爾丹迷謬

不悟。朕方整旅進討。噶爾丹懾我軍威。星夜亡

命。而朕早遣西師堵截。與之相遇。亦係噶爾丹

先擾其臂。故我兵奮擊。遂至敗亡。此噶爾丹

來犯我。曲在噶爾丹也。且噶爾丹如此兇暴。朕

惟待以寬仁。噶爾丹如此奸狡。朕惟示以誠信

皆覽經史云。惟仁者無敵。今噶爾丹窮迫已極。
遣格壘沽英前來乞憐。朕意仍欲撫之。諸臣奏
曰。噶爾丹逆天違誓。極奸極狡。兇惡貫盈。爲
世所難容。神人共憤。而我
皇上尚不忍誅滅。仍欲聽其歸順。此與天地好生之
心。且彼來降諸將。皆列之大臣侍衛。親任不
疑。其餘降人。亦皆分隸旗隊。俾獲生理。又查
我軍及蒙古軍所俘厄魯特子女。皆發
內帑。贖與完聚。陸續來降之厄魯特。又以天寒。
皆換給裘帽。如此
浩蕩洪仁。實從古所未有。臣等竊謂噶爾丹雖頑
悖。必來歸
聖化矣。
上曰。古之將帥。雖善用兵。多數已降。或其身不得善

終。或子孫不昌。此皆好殺之明戒也。又古之人
王。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意不然。惟願宇宙
雍熙。四海昇平。家給人足。各得其生而已。故今
仍欲遣格壘沽英回噶爾丹處。著司官一員筆
帖式一員。賫敕往撫噶爾丹丹濟拉等。可速撰
敕呈覽。諸臣派擬理藩院員外博什希筆帖式
常壽。往撫噶爾丹等。併
敕書進呈
御覽。
上報可。
敕曰。
皇帝勅諭噶爾丹博什克圖汗。台吉丹濟拉等。前一
次遣察哈代。又一次遣曼濟。賫去勅開爾等如
引罪來降。則朕並無異視。概爲矜恤。務使得所

爾屬下厄魯特。亦得見其妻子。各安其生。朕斷
不念爾等所造過惡。當詳計之。有能收養汝等
之人否。今已無所歸矣。爾等其率所餘厄魯特
作速來降。朕必使爾等富貴。各得其所。今若仍
不悔悟。聽匪人之言。後悔難追。毋疑毋懼。亦已
明白開諭汝等矣。今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丹
濟拉。又遣格壘沽英奏曰。蒙大霈恩綸。不勝懽

忭。意必大加恩恤。故遣格壘沽英覆奏。朕以諸
事詳諭格壘沽英。遣之歸去。前二次遣諭汝等
勑內開載甚明。但遵前旨速降之外。更無別旨。
爲此特差員外博什希。八品筆帖式常壽。賫勑
前往。特諭。
上諭皇太子曰。二十五日之晨。噶爾丹所遣格壘沽
英至。較之朕昔年見時。藍縷憔悴。宛如老乞丐。

詳問其情狀。噶爾丹之欲降。蓋其實也。其地之
寨桑頭目人等。附書者亦甚衆。具言此事。丹濟
拉懲惡倡說。又以事關重要。特爲詰問噶爾丹
之意。見於言詞。其生計困憊情事。其說甚長。不
備書。惟以噶爾丹之來降實情書寄。可照前奏
曉傳知。
臣謹按。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雨露固所以

涵濡。而風雷亦歸於煦育。我
皇上總六師以行天伐。義惟戢暴。而意主好生。其叛
也則討之。其乞降也則納之。蓋
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以數降晴殺爲鮮終。故餘黨
脅從。並歸肆赦。以窮兵黷武爲炯戒。故渠
魁悔過。亦予生全。曰寬曰仁。曰誠曰信。洋洋
聖謨。誠萬世所當取法也。

庚辰

上自東斯垓回鑾。是日將遣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

還。

上諭格壘沽英曰。爾還語噶爾丹。凡事務必親面會

語。不然則事無終局。彼如不來。朕必嚙雪往討。

斷不中止。朕在此地行獵待爾。限爾七十日內

還報。如過此期。朕必進兵矣。正立限遣發之時。

包衣大達都虎奏曰。

御用米糧將盡矣。當即還師。

上甚怒。

諭曰。達都虎之奏。搖惑衆心。即當斬首。如糧盡則

取湖灘河朔之米可也。何慮之有。糧雖盡。朕必

嚙雪窮追噶爾丹。斷不回師。宜

諭之後。又將往幸邁達禮廟。遣鄉導修路。於是諸

軍皆不悅。既遣格壘沽英。復使人隨之出二

十里外歸報曰。去已絕遠矣。

上遂傳令還師。衆皆大悅。

臣謹按噶爾丹敗於昭莫多。全軍盡覆。餘

黨亦潰。又恐我進兵。其衆駭散。故遣格壘

沽英來請和好。以緩我師。

皇上洞照其情。因彼求和。隨降

敕招撫。付來使格壘沽英賚回。遣行之時。又有務

必嚙雪窮追噶爾丹之

諭。且嚴責達都虎。糧盡還師之請。隨發鄉導修路。

特欲使格壘沽英以

皇上追討噶爾丹。斷不中止之意。歸告其衆。使噶爾

丹聞之驚駭。並令其部曲潰散之計。時無

一人知者。於此益見

皇上睿慮深遠。謨略精詳。非衆人所能識也。
駕次黃河西界薩爾虎拖會。以瘠馬發牧廠喂養。
上諭內大臣曰。羸瘦馬駝。明日一宿。後日遣往大同。
彼地現成草料甚多。著查大臣侍衛官員執事
兵丁羸瘦馬駝。酌撥大臣侍衛送往喂養。
辛巳。
寧夏營馬缺額照數補足。行兵部奏曰。寧夏

總兵官王化行疏稱。噶爾丹正在逃竄無定
之際。倘一時有可滅之機。或近某口。得其聲
息。其地官兵即可前進勦滅。是以沿邊兵馬。
乘時全備。方可濟倉卒之用。但征行俱賴馬
力。今河西營之馬。因出征倒斃缺額甚多。臣
屬下額馬。所缺千匹。現存之馬。俱遠征纔回。
額既缺而皆瘦。倘有滅噶爾丹之機。倉卒用

兵。不能深入。坐失事機等語。查陝西營馬缺
額。俱以茶換之馬給之。今該鎮既稱馬少而
瘦。不能乘機深入。應將此缺額一千之馬。著
總督吳赫。行文茶馬衙門。除交付學士朱都
納之馬外。以茶換之馬。作速照數補給。如有
不足。急支錢糧。採買補給。至河西各營出征
倒斃缺額之馬。著該督查明。亦作速補給。勿

悞馳驛之務。造清冊報部。又疏稱該營馬所
需春冬二季草料。舊例將本汛徵收者撥給。
如草不足。照時價估算。以銀給兵丁。令其自
行買喂。屢經估算呈請。奉部駁回。每年於布
政司支給兵丁。至三十五年草料。留於寧夏
為駐防大兵之用。故折給本色。今大兵尚未
來駐寧夏。祈暫那上項草料給之等語。查此

項馬草。戸部俱照該督撫原奏定數。毎束自五厘至一分。已於藩庫支給。其三十一年不足之草。該撫奏請。毎束二分三厘至二分五厘。從多估算。戸部以爲價值過浮。著核減再奏。行文在案。今該鎮既稱三十五年草料。留於寧夏。以爲駐防大兵之用。故全照本色估給。今大兵尚未來駐寧夏。乞暫那給應行文

該督撫。如其所請。動支上項草料分給。如或不足。採買應付。不得有悞。上項草料。仍照數採買補完原項預備。

上從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三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四

十二月甲申。

大將軍伯費揚古至自軍。是日。

上仍駐蹕薩爾虎拖會。清晨費揚古將到。

上遣皇長子皇三子皇八子往迎。費揚古至。

上出幔城。費揚古趨進。跪而請

安。

上命入行宮。與語良久。續使議政諸臣前。

諭曰。朕謂噶爾丹乃熟於戰陣之狡寇。滅之必需時日。執意一戰而立至敗亡。前者費揚古奏言西路兵。四月二十四日。可至土喇。二十七日。可至巴顏烏蘭。故朕即統軍前進。後杳無聲息。在察罕布拉克待之數日。果西路兵如期而至。兩路夾攻。則噶爾丹之兵。一人亦不能脫矣。其時

諸臣尚欲待之於拖陵。朕計西路兵今將到土
喇。朕軍不可不前。遂統軍疾進。噶爾丹偪我
軍威潰遁。而西路以疲困之衆遇敵戰勝。勢如
破竹。實爲可嘉。費揚古奏曰。臣雖率西路之兵
前往。凡軍中機務。皆謹遵
聖上指授手書密諭而行。並未能別出意見有所效
力。況西路兵已極匱馬乏。不能前進。及聞

皇上親至克魯倫。衆官兵無不奮發。齊言
皇上出自深宮。尚且先至敵境。我等其可緩乎。故不
待催追。冒死前進。不俟督責。奮勇克敵。若非
聖駕預臨。無論滅賊。卽臣之身命。亦不可保。噶爾丹
之破敗。皆
聖謨神武之所致。忝臣庸劣。以
皇上窮追困蹙之寇。不能生擒而獻之

皇上則臣之罪也。議政諸臣奏曰。費揚古所奏亦是。
聖上預料費揚古之兵必至。若合符節。恐防西路之
兵糧匱乏。預令運往接濟。眞至聖至明也。
上顧費揚古曰。噶爾丹被我軍擊敗後。散者散。降者
降。是以朕親臨塞外。相機而行。今觀陸續降人
及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之言。噶爾丹窮蹙是
眞。朕意悉加屠戮。不如撫而活之。故於爾未至
之前。朕卽降旨招降。費揚古奏曰。

聖意迥出非常。眞天地好生之仁。非臣等愚昧所能
及。
皇上出塞以來。噶爾丹部落諸爾布寨桑等。皆攜其
妻子。接踵來歸。噶爾丹知不能有其衆。故遣
格壘沽英乞憐。臣意宥罪之
詔旣下。噶爾丹必降矣。

儆撫厄魯特車陵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車
陵遣使來奏曰敬請
聖明萬安自古以來至達賴台使往來
朝請已五世矣末年欽差巴扎爾傳
諭龔格額爾克轄許之恩待欽遵斯
旨來投
聖上命將軍劫之拆我夫婦奪我財物幾戕我身命

伏乞
聖鑒因將軍奪我諸物且將討我是以逃歸蒙
皇上有憐恤之意伏乞
皇上即降恩綸
上諭曰車陵來歸朕我綠旗兵及蒙古兵不知擊而
掠之後朕聞知痛責將軍諸臣矣今車陵來奏
乞降彼恩綸著理藩院備文發去今車陵作速

來降朕將寵卹眷顧其離散之人盡皆查與完
聚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遣使來奏曰臣昔在
太宗皇帝之時少効微勞得蒙
恩許以世世加恩臣是以留傳宗派後奉達賴
喇嘛法旨往歸
天朝後屢得蒙寵卹詎意惡徒彭索克格隆肯通大
臣虛詞捏告大臣不辨曲直斥逐臣身後蒙

皇上寵臣為喀爾喀厄魯特不和之事奉差出使臣
罔惜身命竭蹶
王事緣不獲分明遂有往敗西方之想厄魯特噶
爾丹博碩克圖汗奏於達賴喇嘛携臣而去
臣欲遣使奏聞而未能去歲意欲往見
欽差使臣侍衛克什圖而臣所居遙遠不得訴臣衷
曲今欲使喀爾喀厄魯特安寧臣已奏於達

賴喇嘛及博碩克圖汗矣。
皇上如天之仁。一唯
諭旨如何。請遵
旨而行。
上諭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自西域來。朕待之殊
加寵異。想內不自安而去。今可作速來歸。彼乃
喇嘛。朕不介意。當待之如初。著理藩院檄諭之。

於是理藩院備文開列奉
旨招撫原由。付車陵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使臣
賫回。
乙酉。
上駐蹕湖灘河朔之南。以
御佩櫜鞬弓矢及各種食物。
賜大將軍伯費揚古。遣還。差尚書班第。以銀
賜坐塘蒙古章京披甲。
丙戌。
休養官兵馬匹。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右衛大同官兵。勿勞馬匹遠
迎。俟於城外近地接駕。可行文諭之。
己丑。
駕次殺虎口。蠲免大同府地丁錢糧。

上諭戶部曰。朕惟治天下之要。惟以乂安民生為急。
顧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師旅。方
今寰宇昇平。人咸樂業。獨厄魯特噶爾丹。荏逞
邊塞。荼毒生靈。朕思為邊境人民。永絕後患。故
特發大軍。分道進勦。朕躬不憚勤勞。今春親統
中路大兵。深入無水草之地。直抵拖諾。比噶爾
丹聞朕親臨。盡棄輜重。倉皇宵遁。遂與西路大

兵相遇大敗潰散俘獲其人口其寨桑等來歸者甚衆而噶爾丹收遺寇千餘人仍竄伏於枯倫白爾齊爾等處地方朕於冬月復統軍出邊相機剿撫駕抵鄂爾多斯於是厄魯特人民來歸者絡繹相屬噶爾丹力竆勢蹙亦遣格壘沽英具奏乞降隨經頒示勑諭許其歸順惟是噶爾丹乃狡詐叵測之人其果否來降猶未可定仍當厲兵秣馬待來歲出師撲勦務絕根株比年以來軍前需用馬匹在大同府屬牧養者甚多措辦草料等項雖俱支用正項錢糧而供億浩繁殊勞民力但必此賊盡滅然後邊外蒙古得以安寧而在內生民亦獲休息師旅之興大非得已該郡官民尚各勉力急公勿以煩苦為慮朕茲從邊外返蹕雲中深軫民力之艱用沛

特恩以示寬恤康熙三十六年大同府屬州縣衛所應征地丁銀米著全與蠲免俟噶爾丹殄滅之後朕自誕布德音渙敷厖澤爾部即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咸悉朕愛黎元至意

庚寅

使前鋒統領碩鼐屯兵右衛以待調遣內大臣馬思喀等自京城起行時屬在出征之列今臣等所率之兵既留大同臣等亦請與同留此際倘有調遣可以効力

上曰此際並無事朕與將軍費揚古商噶爾丹若於今冬來降將軍費揚古處現有察哈爾兵五百人黑龍江兵一百人再將右衛鳥鎗手二百人副將黃元鳥鎗手一百人交右衛護軍統領曁給馬上駟數門及大同養馬之鎗手前鋒四百

共七百人。令前鋒統領碩鼐率之。至右衛以備
倉卒。待大將軍費揚古調遣。碩鼐率之而進。右
此七百兵。加大將軍費揚古處所有六百兵。再
調蒙古部落兵千許。共兵二千餘。用之不盡矣。
如此。則大同所有鳥鎗護軍一千。礮手二百四
十。前鋒四百。黑龍江兵五百。現存護軍二百。概
不調動。駐扎餵馬。俟改歲有征行之事。再用此
兵。爾等其集議以聞。議曰。
聖諭已極周詳。俱應欽遵。
上若行。應令前鋒統領碩鼐率鳥鎗手前鋒四百
來。至右衛駐扎。此所率前鋒四百。及右衛鳥
鎗手二百之該管將領。抒兵數派出。其副將
黃元一百名鳥鎗手。著彼親率前去。大同餵
馬之兵。所留新滿洲護軍二百。碩鼐率來前

鋒四百。自十二月正月至二月。給之行糧。右
衛草料少。侍郎阿爾拜右衛所餵馬駝。著趕
至大同餵養。
上從之。
辛卯。
以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為右衛將軍。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曰。右衛護軍統領宗
室費揚固。人材偉健。又多勞績。大將軍費揚古
現有邊外之事。右衛地方。關係重大。著以護軍
統領宗室費揚固為右衛將軍。其護軍統領員
缺。該部照例開列具奏。選擇補授都統伊勒慎
年邁庸劣。著離任。其缺以漢軍都統戈布為滿
洲都統。戈布員缺。以副都統雷繼尊為都統。雷
繼尊員缺。以右衛副都統馮國相調補。宗室楊

福材貌偉健人品優長以漢國相員鈌授爲右
衛副都統榆林總兵官柯彩居官不善失士卒
心著作速行文令柯彩乘驛星馳來赴行在張
家口副將施世驃人材偉健支派亦好著陞施
世驃爲榆林總兵官令即傳旨著施世驃自此
地起程赴總兵官任又
諭曰山西巡撫員鈌以倭倫補授朕已票本發行
著傳諭倭倫前任噶爾圖溫保居官俱不善著
倭倫勿得倣伊等行事今即赴任
癸巳
邊內安塘至寧夏
上諭尚書馬齊曰今邊外蒙古馬瘦之時恐悞急務
爾可前往沿邊安塘至寧夏併閱兵行之路來
奏

甲午
給扈從大小官員馬匹
上諭行兵部曰先因官兵無馬出兵右衛者以隨駕
官員馬匹給之乘坐俟到右衛後解大同府喂
養今觀所喂馬匹俱已復原著查明各還原主
乙未
發部議叙西路官兵功行兵部奏曰大將軍伯
費揚古等以昭莫多地方大敗噶爾丹事奏
聞
上命將在事有功人員從優議叙欽遵在案今以此
次擊賊八旗官兵及陣亡官咨送臣部應著
大將軍議政大臣本隊大臣奏聞太出結咨
送如以不應論功人等功牌咨送將出結大
臣奏聞太及冒功人員一併嚴處

命下之日施行。至西安右衛，當論功官兵功牌，各
該將軍查取，亦由結照功牌，另造册用印，差
官送臣部。其外藩官兵，行文理藩院議叙。
上從之。
賜哈密回子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蟒袍等物。
先是，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奏曰：臣等白帽
之族，自古以來，皆係

皇上之人，向來進貢受
賞。誠意
天使至吾地，被憨都羅卜藏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之
兵所害。臣等不能保護使臣，使脫於厄魯特
之手。僅於其軍中查得所餘人衆，并齎京一
人，助以牲口衣糧，令還
天朝。即具疏附奏。恐有與臣不睦之人，謂臣亦同劫

掠，或至
上聞。臣安敢行此不法之事。若厄魯特則劫掠之後，
即可四散而去。臣居有城郭，豈爲此悖謬之
事。總之
皇上即天也，逆天舉動之人，其身必受殃。伏祈
睿鑒。奏至，
上命侍衛阿南達遣人偕來使傳諭白帽等曰：爾等

可照常安居。噶爾丹已爲我軍擊敗遁逃。若有
一應聲息，俱著來報。力似可能，當即擒解，必加
恩賞。至是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聞
命，不勝懽忭，奏曰：若噶爾丹來，臣等相機竭力以
擒之，若聞聲息，陸續奏聞。
上以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誠心內附，
特賜蟒袍貂帽金帶等物，併厚賚來使納林白克

遣歸
丁酉
諸王請
安發馬迎
駕
上騎而行
顧大學士張玉書等曰朕所乘馬乃係哈薩克

國之馬噶爾丹得之為我軍所敗我軍得之朕
乘而試之其汗如血古所稱大宛汗血馬想即
此也張玉書等奏曰史稱大宛馬為天馬其汗
赤行可追風以為祥瑞入於樂歌臣等未見
常謂之虛言今
聖上乘之觀其汗相符苟非德威遠播何易得此非
常之馬乎總之在京諸王貝勒貝子公俱遣

護衛賫馬迎
駕請
安
諭曰今正值馬價騰貴之時爾等何必疲勞馬畜
來遠迎乎朕所御馬愛惜乘用並不羸瘦此番
得馬畜甚多進京之後尚將賜及汝王爾等即
將送來馬匹敬慎帶回

戊戌
定海總兵官藍理請調要地選兵乘機効力
堵剿
不許藍理奏曰
聖上聖德同天萬邦臣服下至窮壤罔不重譯來朝
者考之史冊聲教之隆疆隅之廣誠未有如
今日者也獨厄魯特噶爾丹負

高厚之恩。觀其猖狂肆橫。不過窮褻無知小寇。罔識
大朝之威。敢奮螳臂之力。自取滅亡而已。臣愚以為
當討而不可縱。
皇上睿謀乾斷。直擣賊巢。特為邊疆久安長治之計。
雖古之英主。亦萬不能比
皇上於萬一也。臣蒙
恩極深。並未嘗有以報國。近者
聖躬親統六師。不避勞苦。遠征不庭。臣職在海隅。不

獲荷戈前驅。坐觀
君父宵衣旰食而罔念。誠人臣之最不忠者也。是以
臣寢食靡寧。日夜憂慮。但欲盡犬馬之力。捐
軀報効。不計狂妄。上干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准行。以竭臣愚忠。臣前蒙

特恩。簡任宣府總兵。略曉西北情形。請
皇上調臣山陜沿邊駐扎歸化城等處。俾得隨軍勦
禦厄魯特噶爾丹。少効微勞。以盡臣職。臣尤
有管見。敢為
皇上陳之。剿禦厄魯特。當用藤牌火器居前。馬兵繼
之。此誠破敵之要着。如欲用藤牌。當用福建
平時操練便捷輕巧活潑之步兵。至浙兵廣
東潮州鎮標兵內。能用火器者多。況南方之

兵俱善步行。臣在浙江時。從軍進勦逆賊。灼
知浙兵之可用。至前者恢復彭湖之後。臣管
福建水陸兵。親加訓練者有之。親率出戰者
亦有之。觀其中精銳之兵多。伏乞
皇上調福建水陸提標步戰兵三千。使用藤牌。調廣
東潮州鎮標步戰兵一千。使用火器。交臣帶

至汾邊要地操練不但臣可臂指使之或出
邊征剿或坐鎮要害請
皇上指揮調遣得使
天威必能羣建寸功蹈湯赴火而噶爾丹可指日剿
滅矣又思八旗
禁軍居重馭輕以保護
京師者也如屢調出征必致勞頓至各省提鎮
標營綠旗官兵特為征剿盜賊固守地方而
設者也況浙江福建廣東前因海寇未除故
多設官兵以備征剿今海寇既平歷年已久
天威遠播海上無事當調南方之兵以征西北方之
小醜如此一轉移調度深合用兵之道既不
增兵亦不費餉大有利於地方者也事平之
日上項之兵仍可發回本汛額設之處亦不

須更改臣報
主心切罔計干冒謹具本密奏
上曰噶爾丹敗逝以來窮困已極下人紛紛離散來
降者絡繹不絕今噶爾丹差人納款乞降朕躬
現自相機調度雖不速降亦不久就擒不必調
遠省官兵所奏已悉該部知之
都統摩特鄂欽規避不出征革職治罪理藩
院奏曰柰曼多羅達爾漢郡王班第協理旗
務公格勒兒等呈稱
欽差都統杜思噶爾賁文傳
諭云王貝勒台吉奏請隨
駕効力者率其護衛附丁追赴
駕前其兵往備於烏爾揮河共等避此起行隨
駕之日前我旗下都統摩特鄂欽云但俟別旗兵起

行則令本旗兵毋庸派出披甲三名遣行軍
前有無馬者捐助馬五十匹給而遣之今本
旗兵竟不前去問之摩特鄂欽雖供我軍無
糧告之台吉班第而不遣行但班第供云我
未嘗止彼不必出兵副都統阿爾納多爾濟
佐領阿哈帶等可証問之伊等俱云並無告
之班第而言不必出兵之事據此則都統摩
特鄂欽明係身自規避不率兵出征巧為之
辯查康熙十五年定例內將領規避不出征
革職罰三九牲畜發該部落披甲應照此例
將摩特鄂欽革去都統罰三九牲畜發該部
落披甲得
旨著將摩特鄂欽革去都統解至京城發當苦差
寬宥都統達什罪理藩院奏曰喀爾喀多羅貝

勒羅卜臧等揭送都統達什原派本旗出兵
而以無糧無馬竟不出兵達什坐規避不出
征情罪擬革去都統罰三九牲畜發該貝勒
披甲
上諭兵丁果有無糧馬者查明遵即行文貝勒羅卜
臧查覆云本旗人員甚貧而去年又復困敝
無收坐馬口糧全無是實出具印結前來應
將都統達什不出兵之處免議
上從之
己亥
給青海台吉額爾德尼台吉封號額爾德尼遣
使入貢具疏奏曰曩者
皇上以臣祖車陳台吉率衆効力曾加
恩賞頒賜誥勅御世之後臣父墨爾根台吉亦蒙

垂脩。得給
恩綸。臣於臣父存日。未獲上陳。今臣與
天朝封疆大吏。通好往來。不異曩時。伏乞推臣祖父
之恩。
給賜誥勅。至黃草灘地方。臣欲捕獵。而守邊官吏。
奉
旨禁阻更所

頒諭。俾得捕獵。
上諭曰。額爾德尼台吉納木扎爾。懇請推其祖父之
恩。給之誥勅。著將所給伊父土謝圖帶青之誥
爲勑與他。至請於口外黃草灘行獵。前任尚書
科爾課代曾奏請黃草灘地方。雖係內地。而達
賴喇嘛請准青海諸台吉游牧。其時即遣原任
尚書科爾課代等。爲默爾根台吉等。畫界受地。

不受而去。今既已爲內地。不准給。
以遊擊王文雄爲張家口副將。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著將張家口協標營遊擊王
文雄。以原銜管張家口副將事。今即宣旨。
庚子。
右衛備兵撥給馬匹草料。議政諸臣奏曰。將
軍宗室費揚固等。咨稱右衛鳥鎗手二百名。

現在預備。前奉部文開
上諭曰。右衛兵丁之馬。著從容餵養。倘有調用。將京
城餘佐領四匹之馬。或上駟院馬。太僕寺馬撥
給。欽遵在案。右衛兵丁所有馬八百六十三匹
現在大同餵養。此所備鳥鎗手二百。或另撥
馬與乘。或即取大同所餵右衛之馬撥給。又
右衛之馬。俱倉升料三升。草二束。平牛無給

本色者。日下豆撥稃完草僅給七斤。如此草
料。馬焉能肥。請所備鳥鎗手二百名坐馬及
草料。照前鋒統領碩鼐所帶前鋒四百之例
支給。查右衛鳥鎗手二百名。交前鋒統領碩
鼐。現在預備聽大將軍調遣而行。應撥大同
所喂右衛兵丁之馬。給預備二百之鳥鎗手。
每人三匹。趕至右衛。照碩鼐帶往四百前鋒

喂馬之例。支取草料。著右衛將軍費揚固監
視小心喂養。
上從之。
壬寅。未時。
上由德勝門進神武門入
宮。詣
皇太后宮中請安。

癸卯。
大同營馬缺額。著照數賠補。併察議喂馬怠
玩官員。兵部奏曰。大同總兵官康調元疏稱
該管挑給兵丁馱米之馬。倒斃四百八十二
匹。坐馬及陣傷馬匹。共倒斃一千五匹。乞照
數補足等語。查此項缺額馬匹。原當取陝西
茶馬補給。但查近者寧夏總兵官王化行以
河西營馬。隨征倒斃。缺額者多。其營額馬缺

一千匹具奏。臣部與戶部會議。此項缺額之
馬。速將換茶之馬。照數補給。如茶馬不足。則
速動支錢糧。採買補給。其河西各營缺額馬
匹。亦作速補給。奏准在案。今若仍取茶馬。則
茶馬不敷。亦未可定。且往取茶馬。往返路遠。
必致營馬久空。應撤晉撫僅此一次動支朋

銀陸續採買補足馬額。除陣前傷斃七十二
匹不議外。其騎坐倒斃馱米倒斃者。共一千
四百八十七匹。此皆該管官員怠玩禁令不
嚴。飼飲不謹。以致倒斃甚多。應行文該撫查
明怠玩官員題參後。將該鎮一併查議。
上從之。
乙巳。

外藩諸王請隨征。
上之科爾沁和碩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旗下協
理旗務二等台吉畢立滚達賴等奏曰。臣等
願得居此備
聖駕更有征討之事。隨征効力。又科爾沁和碩達爾
漢親王額駙班第旗下協理旗務多羅郡王
畢立克圖等奏曰。臣等願得各自歸家。備辦

馬畜等物。備
聖駕更有征討之事。臣等從口外往會。
上曰。著各歸本地。不必預備。
丁未。
遣新滿洲祁思庫等往大同養馬。議政諸臣奏曰。
大將軍伯費揚古疏稱蒙
上以新滿洲祁思庫等十八人交臣。令彼効勞。若留
於此地。難以照顧。而有悞於伊等明年之行。

除
上賜馬二十匹外。臣之羸馬。俱發往歸化城喂養。令
祁思庫等。或發往大同與黑龍江兵。一同喂
馬。待來年之行。或令遣歸。伏乞
皇上指示等語。查祁思庫等十八人。皆奉
旨在將軍軍前効力。聽其指揮者也。應遣祁思庫

等暫在大同與黑龍江兵。一同喂馬。俟來年
出行之時。仍遣赴大將軍軍前効勞。
上從之。
發總管關保等兵之馬。在大同喂養。議政諸臣
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疏稱總管關保官兵
已預備明春出征。但伊等之兵自本年四月
出行。至十二月在此。馬匹羸瘦。若不預喂則
不可用。請將關保等。留臣軍中。遣伊馬匹。酌
發官兵前往大同。整治器械。支草料以喂之。
查軍需馬匹。關係重大。應准將伊等馬匹。酌
發官兵。至大同整治器械。喂養馬匹。
上從之。
使大將軍伯費揚古嚴巡哨汛。費揚古奏言。延
奉

上諭令侍郎滿丕。郎中桑格駐扎喀爾喀和碩親王
善巴喀倫。探聽聲息。臣思今時寒冷。駐扎喀爾
喀喀倫者。未必不避寒覓深奧之地而居。且
噶爾丹使人歸去。經過地方。所設哨汛。彼俱
窺見。不得不將彼所窺見哨汛。改使遠設嚴
加巡察。且內大臣策旺諾爾布。一等侍衛鄂
齊爾杜拉兒。現在臣軍前。令伊等在赴喀爾
喀和碩親王善巴多羅郡王滾布等處駐扎。
不時巡查哨汛。則坐哨之人。不致懈惰。避居
深奧。而皆謹嚴矣。是以令內大臣策旺諾爾
布。往多羅郡王滾布處。一等侍衛鄂齊爾杜
拉兒。往和碩親王善巴處。不時巡查。倘噶爾
丹來降。一面遣喀爾喀於喀倫內。集兵護後。
一面報臣。十二月十八日。已遣行矣。

報聞。

戊申。

員外舍稜私歸。發部議罪。理藩院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報言。公衛徵車木楚克納木扎兒詳稱。坐哨員外舍稜言居烏爾揮已四閱月矣。並無聲息。汝等當各歸。我則回奏其情。我等言未曾奉

旨。我等不敢。舍稜已於十二月十四日。起程而去。我等當作何措置。伏候裁示。是以檄公衛徵車木楚克納木扎兒。舍稜既去。汝等亦各自歸家可也。爲此報知。舍稜查獲厄魯特。理應差人解送。而親身解來。殊爲不合。應交該部察議。

上以發所司。

庚戌。

議叙厄魯特降人。

上諭內大臣公福善等曰。今當封印之後。爾等會同部院諸臣。將厄魯特降人爲首者。並所攜人口幾何。查明議叙。歲內具題。會議得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里哈什哈爲首。率領吳海丹等。一百六十三口來降。韓都台吉爲首。率領塔爾

巴等二百四十三口來降。米寨桑爲首。率領八十四口來降。土謝圖諾爾布爲首。率領八十口來降。理應議叙。但俱奉

特旨。授以官階。應無庸議。土克齊寨桑爲首。率領五百口來降。應授以二品官職。古英寨桑率領一百二十口降於大將軍費揚古軍前。應授以三品官職。今已物故。應授其子難卜臧

四品官職伯吉巴稜扎卜為首率領七十二口來降應授色稜扎卜四品官職綽克托巴圖爾唐古特寨桑巴當寨桑額西德克額爾克哈什哈莽羅哈什哈都喇圖巴圖爾黙爾根畢立克等稱我等七人隨車里克歸去彼公同商議同心來降並無為首之人綽克托巴圖爾等既稱同心共議率領一百六十八

口來降應將伊等七人俱授以六品官職楚魯克巴圖爾稱我隨噶爾丹至烏闌布通與大兵交戰後即出而欲降我主教爾背執我而禁之又在克魯倫地方噶爾丹之寨桑車陵布木伊巴博羅特寨桑和碩齊阿齊圖色稜共五寨桑奪前鋒之馬而歸去我遇中書阿必達賫

皇上勅諭併賜噶爾丹什物引至車陵布木諸寨桑

所彼以我引

天使至彼擄奪我馬匹財物罰我步行上項情事散秩大臣丹巴哈什哈沙克朱諾爾布中書阿必達可證詢之丹巴哈什哈阿必達等皆云果然且為首率領一百八口來降應授以三品官職晉巴雖於未戰之前為喀爾喀部長

一等台吉阿里雅旗下阿爾薩闢衛寨桑所擒然奏請

皇上情願效力賞

勅往諭噶爾丹招巴巴奇寨桑來降應授四品官職巴巴奇寨桑為首率領六十口來降遇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皆被擄去巴巴奇六十口雖被擄去仍復來降應授以五品官職噶

爾丹管理賽賴滾之布爾奇達爾漢寨桑色
稜寨桑丹巴寨桑吳勒木濟哈什哈自伺書
圖納一到即為首率領一百七十九口來降。
應授以三品官職。色稜寨桑丹巴寨桑吳勒
木濟哈什哈應授以四品官職。瑪穆古英寨
桑六口。馬爾雅寨桑六口。喀爾喀之哈爾巴
達爾漢寨桑丹巴額爾德尼寨桑輅杜瑪爾
二十口。畢達喇二十九口。多濟二十四口。阿
哈魯克默爾根二十口。霍代丹巴哈什哈之
西爾哈達什等十九口。朱兒扎哈十九口。巴
卜里十五口。哈什哈十五口。鄂齊兒十二口。
伊爾都齊十口。巴塔瑪克十一口。達特扳十
一口。阿木呼郎九口。庫濟思希九口。吳默赫
默爾根寨桑八口。博羅特七口。折西六口。台

吉鄂羅斯莫倫吳山岱庫喇卜畢齊克各帶
五口而來。布達席拉卜等各帶四口來降。額
林辰綽托賴孟克唐瑪禮克垂扎卜曼濟思
哈鄂羅斯等俱帶三口而來。班泰珠爾巴哈
兒納泰巴牙爾圖等。各帶二口而來。霍岱庫
達席力察罕鄂木布薩木哈雅奈孟克杜爾
伯特肯折多爾濟烏克爾多羅默丹津巴爾
丹納瑪爾沙等各以隻身而來。查沙克朱木。
瑪穆古英寨桑等為首而來之人。三十九口
以下至二口以上來降霍岱等十三人。皆隻
身而來。伊等率來人少。單身來降。不及議敘
之例。應無庸議。
上曰以上克齊寨桑米寨桑韓都台吉為一等侍衛
位在一等侍衛伞班之上。蒙古侍衛之下。以馬

穆古英察桑哈爾巴達爾漢察桑丹巴額爾德尼察桑為四品官。拔為二等侍衛。晉巴巴巴奇阿穆呼郎鄂羅思。拔為三等侍衛。博貝台吉吳山岱杜噶爾額爾克丹巴哈什哈之弟索諾木諾爾布之弟車陵。俱拔在藍翎。以庫濟思希達爾漢哈什哈霍岱為七品官。海呼兒該達系人材甚優。且有勞績。亦授為七品官。餘如議行。

臣謹按聖人之所以動物者。誠而已矣。誠之所感。豚魚可格。而況心知血氣之倫乎。厄魯特格心向化。歸我

聖朝者。人情或不無疑貳。我

皇上列之環衛。使值周廬。材者既備我驅策。其他亦皆量能而使。蓋不特推心置腹。為招携懷遠之道。而

聖人了如天之度。直視天下為一家。朝為降虜。暮為王臣。至誠動物。宜其接踵來歸。有以平數十年未平之狡寇也。

辛亥。

蠲免甘肅所屬及榆林等沿邊州縣衛所地丁錢糧。

上諭戶部曰。朕惟治安天下。唯期民生得所。而民生之得所。必以敷恩寬賦為要。朕於一切事務。稍有動用民力之處。即廑懷殷切。刻不能忘。比年以來。因厄魯特噶爾丹猖狂逆命。遣發大兵。分道進勦。軍興供億。不得已而煩民力。甘肅所屬各州縣衛所及榆林等處沿邊各州縣衛所。遞當師行要道。喂養軍前需用馬匹。並大兵往來經過。各項措辦。雖俱支給正項錢糧。而供億煩

多閒閒勞苦朕心深用軫念著將康熙三十六年甘肅巡撫所屬州縣衛所陝西巡撫所屬榆林等沿邊州縣衛所地丁銀米盡行蠲免行文各該撫巡加曉諭務俾小民均沾實惠稱朕體恤黎元至意甘肅所屬銀米既經全免需用錢糧著於隣近省分作速撥給爾部遵行又黑龍江雖林江地方頻歲米穀不登著行文盛京將

軍修整船隻照先噶爾圖運法將盛京倉糧用本地腳力運五千石至摩爾烘阿敦地方收貯今年天津海運到盛京之米已散給科爾沁貧人矣來年宜仍自天津運米至盛京運此米者不必用福建浙江船即用天津所有船隻運一次交與侍郎陶岱可也

副都統阿南達開列邊外路程進呈阿南達奏曰理藩院咨稱奉

旨著行文阿南達將自寧夏至翁金之路自翁金至薩克薩特呼里克及噶爾丹現在所居通金地方路程及嘉峪關至哈密路程哈密至薩克薩特呼里克路程開明奏覽欽此查得自寧夏至翁金河二千一百餘里自翁金至薩克薩特呼里克一千餘里自寧夏至翁金之路喀

爾喀部長一等台吉汪舒克丹津額爾德尼等旗下鄉導伊門格兒畢兒超海歐勒等知之薩克薩特呼里克在什爾哈之南喀喇阿濟爾罕山陽自翁金而什爾哈而通金而薩克薩特呼里克之路臣阿南達使人往噶爾丹之時克鄉導前去者乃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弟子滾布奧巴什彼則知之又自嘉

特闌至哈密二十日內可到巴爾呼兒在哈
密之東方。至此與至哈密同。自巴爾呼兒至
隆克薩特呼里克第九日可到。為此具奏
報聞。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三十四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三十五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甲寅。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于成龍等運米至喀喇
穆冷。先是于成龍等請曰。大將軍領兵駐扎
喀喇穆冷。臣等情願運湖灘河朔倉糧三千
五百石。至喀喇穆冷地方。
上但准運一千五百石。交將軍。運米駱駝亦交將軍。

在水草佳處放牧。至是費揚古奏曰。于成龍等
將湖灘河朔之米。自十一月十二日始陸續
起運。親身在來監督。共運米一千五百石至
喀喇穆冷。運米駱駝。則于成龍三十五頭。侍
郎李鈵通政司通政喀拜等各三十頭。侍郎
王國昌喻成龍正卿辛保侍讀學士范承烈
等各二十五頭。共一千零五頭。計部落佐領

之多寡。分給於水草佳處。小心牧放。為此奏
聞。

上報聞。

乙卯。

使兩路出兵。預備軍需。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尚書班第等曰。今觀噶爾丹。勢
甚窮蹙。天與不取。坐失事機。遣格壘沽英杜拉

兒寨桑歸去。期以八十日。可得其聲息。前所遣
吳爾占扎卜之母齊巴哈齊。信音將至。若不發
兵預備。恐致有悞事機。今次出兵。亦分為兩路
一路兵三千名。此兩路兵不必預定期約。令相
機而行。綠旗兵多無用。派兵從少。馬則從多。綠
旗兵酌給馬匹。方可與滿兵同行。此番出征。米
則照常齎行外。沿邊有牛羊可買。須動支正項

錢糧。每路備買牛羊各二萬發去。於軍資大有
裨益。至馱米以馬駝為要。亦當多買備用。買此
駝馬騾驢牛羊。須遣能員往甘州寧夏兩處採
買。爾等集議以聞。會議以為今噶爾丹窮蹙已
極。天與之機。良不可失。當謹遵
聖諭而行。除右衛前鋒四百烏鎗手二百副將黃元
綠旗兵一百已遵

諭給大將軍伯費揚古預備應不議外。大同所有
前鋒四百鳥鎗護軍一千火器營兵二百四
十黑龍江兵五百並
皇上留駐大同新滿洲護軍二百駐扎寧夏副都統
阿南泰兵八百共合為三千。令一路進征。將
軍博濟率西安兵二千現駐肅州。令將軍孫
思克於彼屬下總兵官以下能員內選兵一

上。每人酌給馬匹。共為二千。令一路進征。應
給綠旗兵之馬。即於綠旗兵之馬內選肥者
給與。此兩路兵。不必預定期約。令相機而行。
此軍所需駝馬騾驢牛羊。在甘州寧夏採買。
兩處選賢能官五人。與督撫地方官。會同動
支正項錢糧。照時價採買。即交地方官。動支
正項錢糧喂肥。至派賢能官。聽該部引

見。隨軍之餉。俟
命下之日。另行議奏。得
旨。軍中所需駝馬牛羊。在寧夏採買者。交西安副
都統阿蘭泰採買。在肅州採買者。交駐扎宣化
侍郎席米圖往肅州採買。俱係動支正項錢糧
採買。若照時值交易。勿得短少。選部院賢能官。
遣至阿蘭泰席米圖處。與督撫地方官。會同監

買。仍令地方官以所有駝馬驢騾捐助。大學士
等可會同部院大臣。簡選人材可用家計殷實
官員引見。毋得狥情。至大將軍伯費揚古目下
有事。仍率前鋒統領碩鼐所備之兵而行。如目
下無事。或在大同養馬。或出兵。則率前鋒與是
軍同行。黑龍江兵器械全無。正在控告難以遠
行。應令往右衛駐備。爾等再與大將軍費揚古

會同定議具奏。仍照前議請遵
旨行。
上從之。
臣等謹按王者克詰戎兵。奉彰天討。以時進
止。事既貴乎知幾。使軍實不先預備。一旦
衆薄伐之師。申誕告之命。無以作飽騰之
氣而收臂指之効也。我

皇上神謨廣運事炳幾先知噶爾丹徼外游魂窮困
已極爰
命師分兩路貫張翼舒戎馬車徒素具同已無事
簡閱矣而又隆將帥以委任之權使之相
機而行不必豫定期約然諸將凛遵節制
罔敢踰尺寸而奏膚功良由制勝於
廟堂之中不先時不後時察情偽而知虛實也若

乃師行糧隨餽餉弗絕更
勅沿邊畜牧之地廣置駝馬驢騾牛羊以供牽輓
之需以資饔飧之用所以足軍需而壯士
氣又何
睿慮之周詳而
恐施之遐荒也掃除兇逆不於此豫決其機哉
大將軍費揚古報差侍讀學士伊道自湖灘
河朔至郭多里巴兒哈孫閱路分站理藩院
奏曰大將軍費揚古咨言差侍讀學士伊道
鄉導額素克阿南達納木喀爾自湖灘河朔
至郭多里巴兒哈孫詳視路途粗分站次限
五十日內回於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遣行
上曰伊道非能事之人宜令他人去爲是行文諭將

軍知之
將軍博濟報遣副都統席爾哈達馬雲霄出
兵博濟奏曰兵部咨開副都統席爾哈達等
奏請隨將軍博濟軍前効力
上命於席爾哈達費揚固尼爾達祖良壁馬雲霄內
著該將軍酌量帶往欽此派副都統席爾哈達
馬雲霄出兵爲此奏

聞

上報聞。

戊午。

核計軍中馱載需用駝馬。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一路三千兵從。盔甲器械
鑼鍋帳房等物重幾觔。百日口糧重幾觔。馱此
當用牲口幾何。及二萬牛羊可食幾日。著與部

院大臣會同核議具奏。此次兵丁行李。須比去
年春季兵丁行李從輕估算。會議曰。查康熙三
十五年。進討噶爾丹。兵丁以僕從一人算。每
人給馬四匹。四人爲一朋。一朋合帳房二間。
鑼鍋二口。搭連四個。鏟斧鍬钁各一柄。一朋
八口。拴帶八十日口糧四石二斗。以十五觔
算。重六百三十九觔有餘。盔甲四副。重一百

二十觔。合帳房二間。連椿二。梁杆。重五十觔。
箭二百二十枝。重二十二觔。大小鍋二口。重
十五觔。鏟斧鍬钁。重九觔。搭連四個。栲栳皮
稍馬等雜物。重一百二十觔。連米共重九百
七十五觔零。一朋馬十六匹。本身與僕從騎
坐八匹。所餘八匹。每匹原以馱一百二十一
觔餘算。後每朋增給騾子一匹。故每匹以馱
一百七觔算。今寧夏所有三千兵丁。亦照前

每人一僕。四人合爲一朋。其帳房鑼鍋搭連
鏟斧鍬钁等物。俱照前帶去。前帶口糧八十
日。今帶百日。較前多二十日。每朋之米。增倉
斛一石六斗零。重增一百六十觔。今將馱子
比前減輕。則兵丁每人以馬五匹算。一朋二
十匹馬均馱。每匹得九十四觔餘。口每月

以倉斗二斗算。則六千口所需百日之米。共倉斛四千石。其自大同赴寧夏之大臣官員。及在寧夏之大臣官員。本身。親隨披甲。僕從共一千三百五十五口。一口每月以倉斗二斗算。百日共需米九百三石二斗零。自大同赴寧夏之兵二千。在大同之新滿洲護軍二百。每人已撥給馬四匹。伊等俱應增給馬一匹。爲五匹。在寧夏之西安兵八百。但馬各三匹。此兵八百。俱應增給馬二匹。亦使爲五匹。此增給之馬。將學士朱都納寧夏所喂五千馬內撥給。各拴帶百日之糧。此枝兵隨糧百口。共需倉斛五千石。又肅州一路。將軍博濟兵二千。孫思克綠旗兵一千。共三千。除博濟兵二千撥給牲口。已經會議。應不議外。孫思

克綠旗兵。前經預備六千。共馬六千。每日以料八升喂四十日。今但用一千綠旗兵。則所拴帶百日之米。應將前所喂綠旗兵之馬內。令將軍孫思克酌量撥給。此一路滿洲官兵僕從連綠旗兵共五千六百二十口。其綠旗官兵僕從數目。原未申報。約畧以三百爲率。計之。該共五千九百二十口。應隨百日糧。一口每月以倉升二升算。需倉斛三千九百四十六石零。此兩路應隨百日之糧。共八千九百四十六石零。兩路隨糧。俱用寧夏兵押運。駱駝一頭。以馱倉斛一石二斗算。重一百八十觔。所需駱駝七千四百五十六頭。騾一頭以馱倉斛八斗算。重一百二十觔。所需騾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二頭。馬一匹以馱倉斛六

斗算。重九十觔。所需馬一萬四千九百十匹。
驢一頭。以馱倉斛四斗算。重六十觔。所需驢
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五頭。此兩路百日隨糧
馱運牲口。當取京城解往騾駝一千一百一
十頭。騾三千六百十七頭。學士朱都納所喂
五千馬內撥給兵丁餘剩之馬。及于成龍等
捐助不合例人員在寧夏捐助之三千餘牲

口。部員所買之牲口。地方官捐助之牲口。撥
用馱米。牽此項米馱者。著撥綠旗兵一千。于
成龍王國昌盼成龍李鈵喀拜辛保范承烈
等俱情願効勞運米。則寧夏兩路隨運之米。
俱應交伊等運往。
命下之日。著于成龍等速往寧夏。將押米綠旗兵
丁口糧等物。及派管理官員等事。與該督撫

會同料理。又前者牛一頭算八十口。羊一隻
算十五口。今所買牛羊。隨其所得。押送可也。
得
旨。總督及甘肅巡撫內著一員來寧夏理事。一員
往肅州理事。餘如所議。
己未。
撥官十員採買軍需駝馬等物。大學士阿蘭泰

等與兵部會題曰。臣等奉
旨撥官十員赴肅州寧夏等處採買駝馬騾驢牛
羊。有出而願往効力者。乃內閣侍讀學士阿
爾賽。翰林院侍講學士朱臣。御史蘇克濟。常
綬。順承宗人府郎中敖海。工部郎中朱蘭泰。
戶部員外沙里布。刑部員外王鴻烈。理藩院
員外喇都渾等十人。又備選翰林院侍讀學

士覺羅華顯光祿寺少卿常綬吏部郎中垂
哈兵部郎中金圖刑部郎中常武工部郎中
滿都凱察里宗人府員外殷達禮刑部員外
溫察等九人以綠頭牌列名具奏
上命願往効力之十人去於是集願往効力者侍讀
學士阿爾賽等十人製裝侍講學士朱臣御
史常綬蘇克濟員外王鴻烈喇都渾舉得甫

州侍讀學士阿爾賽御史顧素郎中敖海朱
蘭泰員外沙里布舉得寧夏
名將軍薩卜素回京養病領侍衛內大臣班第
傳
上諭曰著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回京養病以賢員一
人爲首領代彼管轄兵丁今日明日有便行文
前去

癸亥
給大將軍費揚古官兵僕從口糧戶部奏曰大
將軍費揚古咨稱奉
上諭云著於解往五千兩銀內給留駐一百名之兵
比照察哈爾兩個月糧亦給爲兩個月糧欽此
欽遵計留駐一百名兵自喀倫地方給過兩
月糗糧滿日爲始至今年正月初五日止採

買兩個月糗糧已經給與今除前往喂馬之
官兵僕從現在此地者共一百二十六口所
需口糧八石四斗近奉
上諭云于成龍等解往一千五百石之米著節省支
用或動支此米即給伊等或另作措置乞大部
定奪施行查于成龍等解去之米奉
旨節用且爲數不多應照大將軍所請將于成龍

等解去米一千五百石內動支八石四斗給

之。

上許之。

戊辰。

副都統阿南達報哈密國擒逆賊噶爾丹之子色卜騰巴兒珠爾來獻。阿南達奏曰。哈密回子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聞噶爾丹之子

色卜騰巴兒珠爾在巴爾思庫兒地方周行捕獸。遣其長子郭帕白克率兵擒色卜騰巴兒珠爾及其乳父揮特和碩齊等人解至臣軍中。為此將色卜騰巴兒珠爾等送往

御前謹具奏

聞。

上命示議政諸臣。

已巳。

使將軍孫思克設哨禦噶爾丹。議政諸臣奏曰。

將軍孫思克疏言。哈密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報稱噶爾丹有至巴爾庫兒之狀。我軍所喂馬。若至二月二十。則可得膘。臣請於二月二十間。進布隆吉爾等處探聽。如噶爾丹來至哈密巴爾庫兒。則邀

訓旨而行。如仍在格格特哈郎古特等處則候

皇上神謨指示。查噶爾丹今窮困已極。二月二十日之前。未必不至巴爾庫兒等處地方。應著將軍孫思克等。遠設斥堠。以探實音。如噶爾丹至巴爾庫兒等處。將軍孫思克等。作速領兵立刻堵剿。如兵丁馬匹稽遲。則擇汛地官兵馬之肥者而行。毋失機會。噶爾丹尚未有來

信則二十日間不必往布隆吉爾去候
旨而行可也。
上從之。
烏朱穆秦等處蒙古諸王奏請從軍效力。
不許。理藩院奏曰。烏朱穆秦和碩車陳親王色登
端多卜阿霸垓多羅郡王吳爾占噶喇卜多
羅卓禮克圖郡王達馬林扎卜端齊忒多羅

郡王雅木批兒阿霸哈納爾多羅貝勒布聰
阿霸哈納爾固山貝子額林辰達什阿霸垓
吳爾占噶喇卜王旗下固山貝子車林敦魯
卜協理台吉巴魯巴巴格根羅卜親洪郭爾
津他爾卜巴扎卜噶爾臧巴特馬薩馬達阿
霸垓多羅卓禮克圖郡王達馬林扎卜旗下
二等台吉貢等。附併土黙特多羅貝勒額駙

厄爾德木圖旗下喀爾喀多羅貝勒羅卜臧
喀爾喀部長鎮國公齊卜騰輔國公車陵達
什等情願自備馬匹什物軍前效力。爲此轉
奏。
上曰。伊等馬畜不足著各歸家。不必從軍。後有奏請
者皆以此旨覆之。勿受。
庚午。

勞賜大將軍費揚古。
上諭費揚古曰。駐扎肅州副都統阿南達疏言擒噶
爾丹之子色卜騰巴兒珠爾於哈密之地。正月
十六日晚。正在暢春苑西門放燈及煙火。衆蒙
古及厄魯特投誠男婦皆集。其疏一到。衆皆大
悅。爾防守窮壤。不得在朕左右。故抄阿南達報
文發汝知之。將當年節。通國老少。皆嬉戲行樂

爾獨居寒塞無聊之地。殊深軫念。是以賜之川
肉鹿尾關東魚鲍瓜等物。且問爾無恙。朕躬安。
即如與爾相見時。爾無恙否。嚮爾丹作何料理。
不失機會。朕與諸臣議定後。另有旨。特諭。
辛未。
都統蘇努等出征。
諭以行兵之法。都統蘇努、巴渾代、阿什坦、齊什、塞

稜格等。入請
訓旨。
上諭曰。凡我兵厮。不齊起行。退落在後。造飯而食。任
意混行。勞馬者甚多。或有大臣官員。亦久臥不
起。一二人留落在後者有之。爾等當嚴督趲行。
其嚙雪之馬。不可即飲水。著曉諭深戒。今方春
時。已有旨令拴繫齊膘。著小心看視。又大同兵

前已給三個月錢糧。今再令支三個月錢糧。支
此錢糧。在大同右衛等處支取。至食米亦在右
衛殺虎口支取帶去。勿動湖灘河朔之米。其大
同新滿洲護軍二百。仍令在大同照常喂馬候
餉。即將諭汝等之旨。交與兵部。速發諭馬思喀。
壬申。
安插厄魯特降人於張家口外。

上諭內大臣曰。前以在京厄魯特。應與建房居住。故
命議政諸臣集議。今厄魯特在此。患病物故者
甚多。此屬既已輸誠歸化。殊為可憫。其將伊等
令各該佐領幫助帳房行李。送至張家口外牧
場之地。在彼散處。應給糧餉。仍照常分給。令伊
等食其米。積銀以買牲畜。則可以謀生矣。以後
天時漸熱。疾病死亡者。庶幾亦少。著議政諸臣

集議尋奏臣等欽惟
上諭極是應傳諭三旗令厄魯特所隸各該佐領拘
助資裝送至張家口外交與各該旗游牧地
方參領監管所給糧米應動支張家口倉米
每年兩季令任居游牧地方三旗均賸車輛
駱駝差官運往散給所給餉銀令戶部算數
行文直隸巡撫動支張家口附近州縣正項

錢糧給與此銀交兩季送米官帶去將銀與
米一併眼同散給此項厄魯特既安插張家
口外應停止建房
上可其奏
臣謹按招携懷遠帝王之大德故即獷猂
難馴之輩一旦革面嚮風歸仁慕義尤必
示以矜全之意加以軫恤之恩其或風土

異宜疾疢間作煦嫗覆育有痌瘝一體之
誼焉我
皇上憫厄魯特之屬輸誠歸命豢養京師慮其寒燠
之失時以至食飲之違性籠禽檻獸有投
林集木之思爰
命所屬佐領予以廬幕贍以資糧移插張家口外
仍優給廩餉俾得置牲畜以滋蕃息從此

游牧得所食息晏如物無夭札之虞人有
更生之樂
皇仁如天不以荒微絕域而二視之也
癸酉
左都御史于成龍等告請効力
許之時于成龍王國昌李鈵喻成龍辛保范承烈
喀拜等以

上將三舉北征。自寧夏進剿因復以隨行効力爲請。
上曰。于成龍等七人。既願隨駕効力。准其前去。著多
備牲口以行。
甲戌。
增給察哈爾官兵俸糧。先是察哈爾八旗官兵。
原無俸糧。
上念其征行勞苦。
諭理藩院戶部曰。屢年以來。察哈爾八旗官兵處
處從軍。効力甚苦。伊等向無俸糧。欲俟滅噶爾
丹後。於恩詔內。增添俸糧。但覺太遲。自今察哈
爾官員。著比照京官俸。量減給與。目下護軍。暫
給二兩。驍騎暫給一兩。自今以後。護軍每月仍
給二兩。驍騎一兩。爾等作速定議具奏。即於二
月支俸時給之。尋尚書班第馬齊等議。八旗察

哈爾在邊外者。其世襲官俸。應照京官俸四
分減三給之。三等公一員。應給一百六十五
兩。一等精奇尼哈番四員。應各給一百二兩
五錢。二等精奇尼哈番一員。應給九十六兩
二錢。三等精奇尼哈番二員。應各給九十兩。
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員。應給七十七兩五
錢。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三員。應各給七十一
兩二錢。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一員。應給六十
五兩。一等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拉哈番一
員。應給五十八兩七錢。一等阿達哈哈番三
員。應各給五十二兩五錢。二等阿達哈哈番
四員。應各給四十六兩二錢。三等阿達哈哈
番二員。應各給四十兩。拜他拉布勒哈番十
七員。應各給二十七兩五錢。拖沙拉哈番二

十四員。應各給二十二兩二錢。世襲官俸四分給一。共計銀二千六百六十五兩零。參領等官九員佐領等官三十七員。五品官十九員。六品官八十一員應照京官俸減半給之。共計銀五千六百九十兩零。前鋒護軍一千八十五名。每月一名給二兩。驍騎及執事人員一千七百六十名。每月一名給一兩。一年

應給兵餉。共計四萬七千一百兩零。以上官員兵丁。一年所需。共計銀五萬五千五百兩零。此官員內有現食俸者。仍照常給與。現任官員內。有世襲者。當照減等之數量給。年幼官員兵丁。尚未當差。宜停其給與。所給官兵俸糧。俟行役既罷生養充足之日。再行奏止。

從之。

丙子。

使都御史于成龍仍管運米事。先是奉有著于成龍等與吏部尚書庫勒納監押駝騾前赴寧夏之

旨。于成龍等入請

訓旨。

上問曰。爾等既云情願効力。今仍告請運糧否乎。于

成龍等曰。

皇上前付臣等以運米重任。奈臣等疎庸。致悞軍機。現在議處。尚且不勝悚懼。何敢復行告請。如

蒙

聖恩。收其後効。補其前愆。臣等敢不竭盡心力。以饋輸是任。

上云。于成龍等七人可復爲朕督運。爾等應瘦之馬。

許於八旗官馬內各易肥健者二十匹帶去其
效勞官員或五匹或十匹亦准更換帶去
己卯
定出師日期先是
上諭兵部曰。朕欲幸右衛駐蹕。近則易於調遣出師
日期著於二月朔以後選擇。欽天監先擬二月
初十日改擬二月初四日。至是

諭另擇期隨擬二月初六日丁亥辰時。利破賊行
師。
從之。
庚辰。
以必牙思呼郎等為王事。師兒等為筆帖式。使
之從軍。理藩院奏曰。臣部原任郎中。今任三
等侍衛正藍旗必牙思呼郎。原任員外。今任

佐領鑲紅旗三布代。正黃旗祈他特。原任員
外今任護軍校鑲藍旗薩哈連等告請隨
駕効力。伊等俱在臣部年久諳練之人。請將伊等俱
授為王事。此次帶去用其力。俟缺出開除原
任員外正藍旗蒙古師兒。鑲藍旗蒙古傅昌。
伊等告稱此次我等願隨
駕効力伊等在臣部年久。俱請授為無品筆帖式。帶
往用其力可也。

上從之。
癸巳。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諸部長及從征官捐助
馬駝之數。費揚古奏言。去春大兵進剿之時。
奉
旨令諸部長捐助馬匹。計捐助者。西勒圖庫圖克

圖馬二十九匹。陀音庫圖克圖馬八匹。搽雅班達達庫圖克圖駱駝五頭。馬三匹。任持大喇嘛阿齊圖緽爾濟馬二十匹。任持喇嘛勞占尼瑪馬七匹。任持喇嘛彭蘇克馬十一匹。任持喇嘛恩木齊馬十九匹。任持喇嘛克卜松馬四匹。喇嘛代哈丹津馬二匹。喇嘛達賴緽爾濟馬二匹。又去春大兵出塞。馱負大砲及火藥鉛子繩索等物。急需駱駝。其捐助者。計吳喇忒公都稜駝五頭。吳喇忒公鄂爾奔五頭。吳喇忒公達爾馬什里五頭。毛明安部長台吉諾爾布五頭。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十頭。親王善巴旗下額爾德尼班達達庫圖克圖五十頭。多羅郡王滾布十頭。多羅郡王。默爾根濟農碩督什希十頭。默爾根濟農碩

督什希旗下達爾漢喇嘛五十頭。公汪舒克四頭。公烏巴達四頭。部長台吉額兒濟亨吟坦巴圖爾滾占三頭。部長台吉丹津額爾德尼三頭。部長台吉吳爾占三頭。部長台吉汪舒克三頭。部長台吉圖巴三頭。衛徵帶青台吉凱木楚克二頭。多羅郡王彭蘇克阿拉卜灘二頭。察罕巴爾貝子寶貝二頭。部長台吉額爾德尼滾布二頭。貝勒薩漫多爾濟四頭。又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以兵丁馬匹缺少。復捐馬四十匹。此項捐助馬駝。載礮火藥鉛彈繩索等物。又給駕舟新滿洲侍衛護軍校護軍五品官厄爵特鄂欣等無馬駝者。後又正卿辛保等運米而來。令侍讀學士布泰郎中桑格遍諭衆部落。有駱駝者。暫行捐助。運

完之日仍各給還原主為此喀爾喀達爾漢
親王諾內助十頭吳喇忒公鄂爾奔旗下協
理台吉吳爾圖納蘇圖二頭吳喇忒公達爾
馬什里旗下協理台吉拔顆爾二頭鄂爾多
斯公杜稜二頭四子部落多羅郡王三濟扎
卜旗下協理台吉魔三頭毛明安部長台吉
諾爾布一頭土默特都統阿爾納副都統阿

廸二頭土默特阿必達旗下副都統阿玉什
多爾濟二頭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十頭公
吳巴達一頭公蘇泰伊爾登二頭部落台吉
丹津額爾德尼一頭揚威將軍覺羅舒恕一
頭振武將軍孫思克一頭西安將軍博濟一
頭都統公彭春一頭都統伊勒慎一頭護軍
統領宗室費揚固一頭副都統碩太一頭侍

郎滿丕二頭副都統黨愛一頭拜布一頭戈
爾對一頭侍讀學士布泰一頭郎中柔格一
頭用此項捐助駱駝運米訖為此奏
聞
上報聞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五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三十六

二月癸未。

督運于成龍等請以旗員蒙古兵分運。併携理藩院官同行。于成龍等奏曰。此次運米。俱用牲口馱運。止有臣等七人。恐前後不能管攝請將部院官及旗員。酌量帶往。其情願効力人等。亦令隨行。分管押運。至牽駱駝負米

遠行之事。蒙古兵所習。請調取專任之。

上曰。旗員及効力人等。僉准帶往。大同現有察哈爾兵一百六十名。爾等經其地。可率之前去。如有用蒙古兵之處。再來奏請。于成龍等又奏曰。臣等七人前後魚貫而行。請以肥馬居前。

上曰。馬聚一處。必至受傷。肥馬在前極是。但所負過重。則遠道長驅。終有何益。爾等應加酌量。可負二百觔者。率以百觔爲準。至運之之法。亦照坐塘遞運爲便。于成龍等又奏曰。轉運所經。盡蒙古部落。或有調遣。滿文漢字。難以通達。恐於機宜不便。請帶理藩院章京二員。筆帖式二員。撥什庫五員。及勘合火牌。用印空白紙牌隨行。以便應用。

上曰。蒙古地方。理藩院官吏甚有用。可從多帶往。

甲申。

箴飭都御史于成龍援引朋黨。時于成龍等爲運米事入奏曰。臣等所運米幾九千石。用駱駝負之。需七千餘頭。用馬騾負之。需萬餘匹。牽萬餘牲畜。需人甚多。諸臣會議。但撥綠旗兵一千。人不足用。請將附近地方之鄂爾多斯。從多派出。使之牽馱。

上曰。朕已知悉。爾等可將鄂爾多斯貝勒該管官員。
一併帶去。于成龍又奏曰。諸臣合議。運米從今
備正額牲口。沿途倘有疲乏。無可更替矣。臣
等願酌備餘馬以待。
上曰。可。著該督撫布政使。酌量多備。于成龍等奏事
畢而出。
上呼于成龍問曰。爾等何日起程。于成龍奏曰。臣等

俟効勞運米官同行。
上曰。爾此意即謬矣。凡為人臣者。宜以國事為重。黽
勉自効。不當援引朋類。當此緊急軍務。爾宜率
先起行。餘令陸續隨往。若必俟衆同行。寧不悞
事。爾自任巡撫以及總河。皆惟為人行事。其後
運米亦仍如此。爾前在河工。曾帶二百餘人前
往。迄今未用一人。欲任意援引得乎。爾前此運

米。已甚失策。凡人有優劣。馬有肥瘦。若衆人馬
相稱。爾身先率領催趲前行。自可早至克魯倫
地方。不致有悞。爾遲遲而行。務期與衆同到。幾
悞國家大事。爾又云寧殺于成龍。至捐納人等
不可不用。此語豈非沽名于衆之意乎。汝一生
品行。皆于此玷矣。朕前此屢加嚴飭。爾竟不悛
此是何故。朕於國家之事。惟虛己以視機宜。斷

不膠執已見。即用兵之道。亦復如是。一日之中。
有千變萬化。朕統大兵至克魯倫時。亦視賊之
形勢。隨機而應。並不預立已見。孔子云。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聖人之言。至當不易。爾于成龍惟
執已見而已。前此運米。因待衆悞事。今又欲俟
齊同行。此不過扶助爾之黨類。令感激汝恩之
意。殊不知用人之權。為人臣者不得而專之。朕

今用人。若有保舉官員。亦必就其中論俸補用。
卽有素所深知者。亦視其効力之處。酌量擢用。
否則俱使論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際。尚不
肯任意而行。爲人臣者。乃欲妄意自擅可乎。大
抵欲援助人者。後必自已獲罪。于成龍奏曰。臣
向愚昧。無知妄行。今聞
皇上聖訓。臣實無辭可辯。嗣後必不敢爲人。自陷死

罪。免冠叩頭而出。

乙酉。

覈實諸王捐助馬匹。

上諭內大臣曰。著諭捐馬諸王大臣。將此番出兵汝
等所捐之馬。於還師之日。各查其數。開明某人
先捐助若干。今同來若干。交奏事人傳奏。如此
奏明。知其實在數目。其中自不至虧損。視去年

所助馬匹。今猶有未到者。其中有所虧損。亦未
可定。爾等所捐馬果好。則顯然收納。加恩汝等。
如其不然。將中虧損。豈不可惜。著諭衆知之。

丙戌。

諭運米當隨宜而行。不得預定次序。于成龍等瀕
行。因運米事重。恭請
聖訓以進

成筭。

上曰。前中路糧運。雖未到土喇。尚運至多羅克等處。
西路軍士。可以無饑。西路之米。雖未運至翁金
地方。然其途甚遠。俱情有可原。故爾寛宥。若無
可原。朕豈容爾等至今日耶。于成龍等頓首謝。
又奏曰。臣等七人。俱願前進効力。應令何人
居先。

上曰。若定先後。則此瞻彼顧。或至遲延。軍糈事屬重
大爾等酌量而行。又
渝川。今次所運之米。或隨大兵後行。或與大兵同
行。賚其照料。可與大將軍伯費揚古酌行。
大將軍伯費揚古以擒獲噶爾丹之子。上疏
稱
賀。

勅旨內開抄出阿南達報哈密地方擒獲噶爾丹
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之疏。發汝知之。臣思
噶爾丹逆天而行。
皇上俯視中外。皆如赤子。念噶爾丹一日尚存。則外
藩一日不安。
皇上親統六師。徃臨克魯倫。噶爾丹不能抗
皇上天威。膽破魂飛。遂至大敗。不能保其妻子。盡棄
老幼鍋釜廬帳。抛頭鼠竄。噶爾丹游竄無定。
其屬下厄魯特來歸
王化者。不可勝數。鋒鏑之餘。尚存厄魯特數人。苟延
殘喘。捕獸乞食。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
爾遂為我所擒。料噶爾丹身命存亡。即在旦
夕間矣。此誠皆
皇上天縱至聖。前知預定。

獨斷于衷。
聖躬不恤勞苦。暑日不張蓋。日御一餐。統領大軍深
入。大敗噶爾丹之所致也。臣等與軍中官兵。
衆部落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聞擒噶爾
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不勝懽忭。又差各
哨卒報知喀爾喀諸部長矣。為此奏賀。
上報聞發部。

丁亥。

上統六師啟行。先是御史周士皇奏言厄魯特噶爾丹以沙漠小醜。敢肆狂悖。

皇上親統大軍。犁庭掃穴。殄其逆衆。收其牲畜器械。

復

命將追奔斬殺殆盡。噶爾丹僅以身竄。今其子又復被擒。是勢已窮矣。黨已盡矣。臣愚以為極

窮極困之小醜。無煩遠

御六龍。由臨沙漠。請於諸王大臣內。擇其可專閫者。

面授進止機宜。併

勅在邊諸將。奮勇前驅。彼釜底游魚。有不計日而

就戮者乎。奏入。

上諭曰。從前噶爾丹心懷狡詐。闌入烏闌布通。至近之地。遣王及大臣等。率領大軍征討。應即盡行撲滅。因爾時不能勦除。致令詭遁蔓延。至今為邊外生民之患。昨歲聞賊復至克魯倫巴顏烏闌等處。虐害蒙古。朕思此賊窮兇稔惡。不可一日容留。遂親統師。從中路搜勦。仍遣兵由西路截噶爾丹敗遁之道。刻期合擊。賊聞朕躬親征。倉皇奔竄之際。適遇西師。擒斬無算。大敗潰散及至秋月。噶爾丹復收殘賊。擾亂西陲。朕因再

出邊外。經畫機宜。厄魯特丹濟拉等。敗遁寨桑人等。接踵來歸者甚衆。餘孽無幾。頃噶爾丹之子。又經擒獲。賊勢窮蹙已極。自應乘此機會。絕彼根株。朕躬親涖近邊地方。籌畫調度。庶軍務不致稽遲。而郵遞亦免疲憊。朕不憚勤勞。除殘

靖亂。實非得已。至是

上將率師啟行。又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覽周士皇條奏。雖臣子當然之事。但彼未知其中之故耳。噶爾丹窮兇極惡。一日不可留於斯世者也。昔在烏闌布通猖狂肆逆。朕遣兵克之。噶爾丹猶不悔禍。窮伏我克魯倫地方。朕統大軍勦除略盡。今窮困已極。故乘此機會。親臨塞外。酌量調度。前三逆反叛吳三桂煽惑人心。遂至滋蔓延及榆林等處。朕日夜綢繆。調遣大兵。殫費心力。方得撲滅。今逆賊蕩平年久。人遂視為易事。且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所深戒。朕亦曾作詩發明此意。著諭周士皇。彼所奏雖不當。朕亦不介意。于是陳設

鹵簿。

由神武門出德勝門。至昌平州

駐蹕。

上諭內大臣公福善曰。時當春令。馬不可輙令飲水當略拴之。使嚙草再令飲水。著通諭大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及部院衙門知之。

臣謹按蒙古向稱強悍之國。噶爾丹尤蒙古中狡猾之寇。前者劫掠喀爾喀。直入烏闌布通之時。

皇上命遣諸王大臣。詳授方略。率師往征。諸王不克

遵行

訓諭。致使噶爾丹逸去。乃噶爾丹稔惡不悛。又來踞克魯倫巴顏烏闌。

上懲烏闌布通之役。討非

親征不可。用是不牽浮議。

乾剛獨斷。立統六師。由中路進討。別遣將士趨西路。

以遏其奔竄。噶爾丹聞知

躬行撻伐不能抗拒
天威旋即遁逃果遇偏師至於大敗既而
上聞噶爾丹西走亟諭鄂爾多斯地方相機調度丹
濟拉敗遁其下絡繹來降紛紛離散而噶
爾丹之子又復被擒賊之大勢以潰困窮
已極御史周士皇但知敵形如此有不必
復煩

皇上躬臨止遣將卒立可勦除之奏殊不知噶爾丹
四行劫掠收服諸部乃鏖戰之積寇也若
不乘彼窮挫之時迅掃根株則將集其遺
醜復成巨勢恐至久延時日
皇上深謀遠念圖一勞永逸之策仍必
親臨近地經畫如前而膚功立奏也以此觀之
聖主之廟算與臣下之臆見真不啻霄壤矣事出于

不得已而猶
諭以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為深戒誠可以為萬世
之法則也
戊子
駕次谷道遣員外阿爾必特祜馳致達賴喇嘛使人
尼麻唐庫圖克圖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據阿爾必特祜疏言達賴

喇嘛有額外一疏口奏三語詢而索之尼麻唐
庫圖克圖不與曰此額外一疏口奏三語奉達
賴喇嘛第巴之命不論何人不得與之不得告
之俟見聖上方許呈覽云今朕駕在外著員外
阿爾必特祜驛送尼麻唐庫圖克圖及卓磨隆
堪布等藏其人從使之前來可也
派大臣侍衛嚴查輜重

上諭內大臣曰管押輜重甚屬緊要若照常派一大臣管理則將視為故套嗣後派大臣二員每旗侍衛十員護軍校三員令其管理其大臣職名每日啓奏朕親點派出侍衛無論新舊輪班派出管領視輜重欹斜者扶掖之遇險阻則協助之朕躬時在輜重前後巡查經朕拿獲定行治罪斷不寬宥其隨輜重大臣每日籍記之

命動支庫銀於歸化城等處採買牛羊解至寧夏

諭戶部曰著以右衛庫銀千兩給御史麻色營造司員外遮圖侯府道鉄丁克昌將歸化城所存牛一百二十加足五百羊一千八百加足三千自歸化城郭爾多斯等處星速採買送至寧夏著歸化城都統阿必達副都統多爾濟等併酌撥官兵管押解至寧夏去員所攜資費若少催侍庫銀帶去

命定奏事時刻侍郎哈雅爾圖等奏請一概報到

如

上未寢則即進奏如

上已寢則次早進奏

上曰管王捕斬噶爾丹之事到則不待時即行奏聞如別事則更盡時進奏朕之起也早

巳丑

駐蹕懷來縣城西主事保住使於第巴以第巴情形上疏奏報保住疏言臣謹遵

上諭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到烏思藏奉

聖旨一一曉諭王第巴第巴奏言臣庸流末品蒙

皇上俯念達賴喇嘛優封臣為土白特國王臣正恩

何以仰答

皇恩。焉敢違
聖上。及達賴喇嘛之旨。而附逆賊噶爾丹乎。況
皇上。乃曼殊師利佛。此情可諒而知。臣　之衆顯安樂
旨
皇上與達賴喇嘛之恩。臣　荷背
皇上。而向他人。固當壽數夭折。卽率
皇上之意。與達賴喇嘛稍異。亦且不得善終。總之誰

違
聖旨而外。更無與辭。遂合掌稽首。至
上諭四事。第巴回奏云。
皇上聖明。凡事先知。遂知達賴喇嘛明歲出定。遣此
兩喇嘛前來識認。臣　心甚喜。此混春喇嘛向
與達賴喇嘛同居十年。令伊識認。自能立辨。
俟此兩喇嘛至。達賴喇嘛出定。驗明回奏

皇上。其時
皇上自知臣之誠。而衆疑亦釋矣。若達賴喇嘛果係
已故。臣　焉敢以爲尚在。稱其出定。而遣尼麻
唐庫圖克圖妄奏
皇上乎。達賴喇嘛前身現在是實。至前者
皇上遣內齊陀音庫圖克圖等召班禪庫圖克圖之
時。自達賴喇嘛。以及臣　等衆人。皆遣使勸彼

赴京。以副
聖意。班禪庫圖克圖初本欲往。後因來使口出恫喝
過激之言。遂云不往。迨使臣已歸。班禪庫圖
克圖決言不往之後。噶爾丹之使始至。臣　僉
不借噶爾丹巧辯。卽班禪庫圖克圖亦豈肯
聽噶爾丹之言乎。今
皇上必欲班禪赴京。臣　雖不能主。焉敢違

旨。臣當竭力敬闢達賴喇嘛。務期委婉令班禪口
許赴京之年。交後歸之喇嘛晉巴扎木素奏
明。其時作何加
恩遣使。總祈
睿鑒。至濟隆庫圖克圖。於烏蘭布通之役。不遵
皇上達賴喇嘛之旨。致事未成。反在噶爾丹與尚書
阿爾尼交戰後。從逼噶爾丹。賀噶爾丹以白

首帕。故臣籍沒其家產。遷之於喀木地方。今
欲遣之與欽差赴京。所在遼遠。往返須兩三
月。恐爲日遲久。
皇上仁化覃敷。柔遠能邇。好生之心。自土白特國以
至天下。無不知者。濟隆庫圖克圖。臣固灼知
皇上不加誅罰也。且濟隆庫圖克圖。乃七世化身。臣
安敢擒之。然必委婉引來。與後歸之喇嘛晉

巴扎木素同往。以副
聖意。至噶布倫碩克圖濟農與噶爾丹結姻之事。在喀爾
喀厄魯特未變惡之前。阿奴尚在策旺拉卜
灘之際。即巳結姻。其餘臣雖不敢保。而青海
八台吉俱達賴喇嘛之弟子。但願爲
皇上効力宣勞。並無二心異圖。臣可保其不背
皇上與達賴喇嘛也。

皇上仁愛天下黎民。有如赤子。此一女子。即送至京。
於國家何益。無非因噶爾丹所行。背道滅法。
皇上欲絕其後裔耳。然此不過一女子而已。乞免其
夫婦離散。仍使完聚。惟此一事。臣第巴稽首
頓首所禱而求之者也。至我土白特國人向
不諳禮法。止以無知獲罪
皇上。即第巴未嘗知而故犯也。即臣有無知之罪。乞

欽差奏明
皇上寬宥其罪仍賜
恩綸。遂於十二月初十日以覆奏本章交臣保任。
使之起程而歸。臣保任正月二十三日到西
寧。二十五日起程前來距莊浪將四百里。因
無驛馬。計行三日。恐前途驛站猶遲。一至莊
浪。即將第巴奏答情由具本。由驛遞馳奏外。
其第巴覆奏本章。併賀滅噶爾丹
賀表。使人囊素楚奈。臣保任親身隨後帶領急
行。臣身到京後。將第巴惶懼情形。欽遵
聖旨口奏等語。及青海諸台吉情事言語再詳奏
上前。又喇嘛晉巴扎木素等使於第巴疏言臣等欽
遵
上諭。擇

勅書授王。第巴除主事保任欽遵
訓旨宣
諭行事畢。親同覆奏外。緣前者奉
旨。謂臣等二人素識達賴喇嘛。著驗明回奏。而第
巴又謂汝二喇嘛之來甚善。達賴喇嘛前身
現在是實。爾等可看明回奏
皇上勞思。
皇上遣來之事。尚未明晰。如何可棄而去之。是以臣
等公議。將給達賴喇嘛
勅書賞賚諸物。不曾頒給。俟達賴喇嘛出定時驗
明再歸復
命。故爾留此。侍郎安布祿以是轉奏。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
川陝總督吳赫以寧夏等處採買馬匹請借

調營馬隨後補償。
允之。與赫奏言。准兵部咨稱。大軍所需駝馬騾驢
牛羊。令於肅州寧夏等處採買。每處遣賢能
司官五員。會同督撫地方官員。動支正項錢
糧照時價購買等因到臣。臣思此購買各項。
俱係臣職內應行事宜。
皇上念軍務緊急。特遣大臣公同料理。於事大有裨

益。又
特旨令駱駝馬騾。俱照時價購買。不許短少價值。
乃
皇上仁愛百姓之至意。臣敢不仰體施行。查甘肅巡
撫郭洪。現在肅州辦事。卽令與侍郎席米圖
等於肅州等處購買。臣則在寧夏與副都統
阿蘭泰等公同督買外。臣伏思馬駝係大兵

緊急軍需。斷不可遲悞。查去歲滿洲綠旗兵。
自寧夏出邊。又陸續運糧所需駱駝馬騾甚
多。且各省營驛馬匹。又皆自陜西買去。又以
茶易馬數千匹。現給綠旗兵丁折馬銀兩。各
相補買。陜西雖產馬。然所用與買去者甚多。
今此購買。未可必其足用。若不豫籌以緩應
急。權宜調用。止恃購買。萬一遲悞。所係非輕。

臣再三籌慮。不如暫借兵丁馬匹。先行調用。
查西安八旗漢軍滿洲。現有四千二百。每兵
有馬三匹。於此三匹內選取一匹。可得馬四
千二百匹。臣標下兵五千。除廣元駐防兵一
千外。尚有四千。此內馬選取二千匹。陜西提
督標下馬兵三千內。選取馬一千五百匹。與
安總兵官標下馬兵一千五百內。選取馬七

百匹。陝西巡撫標下三百五十馬兵內。選取
馬一百五十匹。俟
命下之日。將此項馬匹。令各處該管大臣官員親
閱。擇其肥壯者。派出官兵。送至寧夏。沿路每
匹應給草一束。豆三倉升。盡心喂養。勿令疲
瘦。此扣取八千五百餘馬匹。不可久缺。臣 今
現在寧夏。將此交與陝西巡撫。謹遵

上諭。動支正項錢糧。照時估價給與。不許短少。如此
調用。兵丁既得銀兩。各自購買。添補營伍。不
致空缺。且於軍需大有裨益。若購買不足。俟
始行題請。必致遲悞軍需。臣 謹預題請
旨。
上命兵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議得均應如督臣所
題行。其選取馬缺者陝撫動支正項錢糧照

時價發給兵丁買補。其所用銀兩草料數目。
仍開明報部。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督撫并駐防寧夏副都統阿爾
泰可也。奉
旨。依議速行。
庚寅。
駕次沙城堡。主事諾爾布奏報噶爾丹情形。諾爾布

奏曰。臣 欽遵
上諭。於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多羅貝
勒根敦額爾克帶青所居塞稜格之都爾諾
和地方。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帶青已於十
一月初三日病故。十二月初二日。差僧古爾
濟達爾漢巴圖爾等六人往積等地方。偵探
噶爾丹聲息。本月二十四日。僧古爾濟達爾

漠巴圖爾等歸。言我等去時。白七勞圖喻杭愛山前至庫倫白兒齊爾地方。同時由額而返。並不曾遇見一人。本月二十六日。阿拉卜灘處。有達什等男子六人。婦女童穉共二十三人逃來。達什等言我等皆阿拉卜灘之人。噶爾丹丹濟拉皆在巴格爾察罕烏爾克地方。阿拉卜灘在扎巴哈之濟恩布隆地方。丹津俄木布從古爾班塔米爾率三百人叛噶爾丹。往洪郭羅而去。十一月初一日。噶爾丹差車陵奔言於阿拉卜灘曰。我今在巴格爾察罕烏爾克。勢不能居。因哈密城中有糧。欲往彼處。爾今何如。阿拉卜灘言我亦欲往河卜多去。留車陵奔兩日遁還。本月十七日。從扎巴哈之濟恩布隆向河卜多游牧而去。我

等隨行。至濟遜渾地方而留於後。奪後行人之馬十匹。駝四頭。併我等原有之馬駝。於二十日逃出向闢根敦額爾克帶青在塞稜格。故我等向塞稜格而來。阿拉卜灘有七百許人。噶爾丹阿拉卜灘之人。逃回策旺拉卜灘者甚多。目下不知有人幾何。為此奏聞。

上曰。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帶青。及阿爾薩闌衛寨桑之處。有厄魯特男子婦人。仍著毛事諾爾布。筆帖式鄂禮鄂遵達濟索諾木等。照前次去時例。自王頗祿什希貝勒汪扎兒旗分取馬駝糗糧。赴根敦帶青阿爾薩闌衛寨桑處。令諾爾布鄂禮等。分行盡收。伊等所有男子婦人。徐徐遷至喀倫地方。如其內婦人有喀爾喀巳娶為妻。及單身男子。或不願來者。聽之勿强。

上又諭內大臣曰。嗣後凡乘官馬及佐領之馬者。如馬匹倒斃遺失。著該管人員帶失主親身啟奏。

辛卯。

駐蹕上花園東。遣大臣招撫青海衆台吉。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今欲遣才辨大臣一員。攜青海扎西巴圖爾台吉之使鄂木布博碩克圖濟農之使羅壘額木齊博碩克圖濟農之族子

額爾德尼台吉屬下納木喀拉木扎卜等。往青海說其台吉等來覲。著議政諸臣集議以聞。共議曰。噶爾丹大敗之後。孑身逃遁。所屬人衆悉來歸附。今窮極乖離。青海衆台吉聞之無不惶懼。此時

欽差能臣。攜扎西巴圖爾台吉等使人。宣諭招撫誠是也。應簡大臣攜扎西巴圖爾台吉之使

俄木布等三人。往青海。宣示

皇上仁德。諭之入覲。其遣往大臣。候

旨簡定。請

諭扎西巴圖爾台吉博碩克圖濟農之

旨。

上命都統杜思噶爾台吉阿拉卜灘德木楚克併少卿薩爾圖去。

厄魯特阿玉什等來降。理藩院奏。准大將軍費揚古咨稱。侍郎滿丕。送降人厄魯特阿玉什夫婦阿克楚必夫婦及幼童一名索諾木。自言彼係厄魯特噶爾丹屬下人。去歲十二月初九日。自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逃出。來歸。

聖上。我等不知噶爾丹之行止。我等來時。仍在薩克

薩特呼里克。我等來此畏避而行。未嘗遇見
天使。但於巴扎爾虧騰地方見有行蹤。於是
將阿玉什夫婦阿克楚必夫婦。幼男索諾木
馬八匹。駱駝一頭。解往收管厄魯特歸化城
副都統。伏乞轉奏。爲此奏
聞。
上命發厄魯特阿玉什至張家口。交坐塘官員。俟後

來厄魯特到後。歸併撫養。
壬辰。
駕次宣化府。噶爾旦多爾濟告請隨軍進征。以報祖
讐。
許之。議政諸大臣奏曰。據副都統阿南達疏言。噶
爾旦多爾濟。親至臣所告曰。我叔桑阿昭在
親家

聖上俯念我祖窩弃爾圖車陳汗。降以
溫綸。許加
優寵。我不勝懽忭。即欲赴京請
皇上安。但噶爾丹乃殺我祖父不共戴天之仇。幸
聖上大克之。今思乘其妻子不保紛紛離散窮迫已
極之時。我力雖不能報復。仗
聖上威靈。願從大軍前進効力。仰答

皇上格外殊恩。且以復我私讐。俟噶爾丹事畢。我親
偕侍衛赴京叩謝
皇恩。噶爾旦多爾濟既欲答
皇上撫恤之恩。以報祖父之讐。願從大軍前往。應於
大軍進勦時。令噶爾旦多爾濟。隨便率其部
曲從軍前往。事畢之後。令阿南達攜噶爾旦
多爾濟前來謝

恩。應以此檄知阿南達可也。

從之。

副都統阿南達。奏遣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索諾木伊思濟卜等。坐哨於巴爾賽哈等處地方。阿南達奏曰。臣遣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索諾木伊思濟卜台吉玉木楚木藍翎侍衛布達率一百四十人。如噶爾丹之兵。比汝勢

弱可擒則擒。如勢強難敵則探明去路來報至哈密以內四五日程呼巴爾賽哈等處形勝地方坐哨。於二月初一日起行矣。

上報聞。

命大將軍費揚古議進兵之路。

上諭費揚古曰。朕二月初六日出行。十一日至宣化府。觀此際情形噶爾丹窮困已極。雖欲降。何易

得至此地。寧夏地方。去噶爾丹所在薩克薩特呼里克格格特哈朗古特甚近。故遣參領車克楚親隨侍衛僧圖等。按以西安寧夏兵一百探視。至於伊克敖拉。伊等。報稱二月初三日已起程矣。爲此諭知。朕意以爲將軍孫思克博濟等。率兵三千。出嘉峪關。或進哈密。或進巴爾庫兒之路。俟車克楚歸。如可行。則一路三千兵。出寧

夏。進新勘之路。如不可行。則以兩路爲一路。擇地而進。殆功可成矣。朕欲往寧夏視軍中糧餉。及諸情形。爾之意何如。爲此諭爾商之。至事係任。使於第巴報文。併發爾知之。

癸巳。

駕次左衛南。遣副都御史努赫。查兵丁搶奪。

上諭努赫曰。爾每日親率科道官一員在輜重之後

如沿途兵厮匪類。有爭鬭搶奪民間財物者。即
行查拿。指名題參。有如此者。爾等如不查拿。為
前捏告。決不輕貸。爾等既無事。則具結交大學
士。又
諭內大臣索額圖曰。朕按路而行。並不圍獵。如有
無故馳馬者擒之。著通行曉諭。
副都統阿南達報解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

兒珠爾起行日期。阿南達奏曰。臣以噶爾丹
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將到。令一等侍衛鄂
欣台吉帶青巴圖爾哈嘛爾護軍校阿敵納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喇嘛額爾克哈什哈
率兵迎去。臣隨領兵到阿齊春際地方。前使
於哈密者。有臣家人扎木素及噶爾旦多爾
濟之十人。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之子白奇

等三十餘人。解塞卜騰巴兒珠爾前來。二月
初一日。遇侍衛鄂欣等。初二日。到臣軍前。白
奇言吾父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差我解塞
卜騰巴兒珠爾及送噶爾丹所發桑克拉什
庫圖克圖曼朮庫圖克圖。和碩齊台吉貝博
等之書。又擒往哈密取糧之鄂摩克圖哈什
哈等二人。及噶爾丹送與桑克拉什庫圖克

圖書四封。一併送來。原令我解塞卜騰巴兒
珠爾往京云。問鄂摩克圖哈什哈達什里鄂
摩克圖哈什哈。言差我送書於桑克拉什庫
圖克圖等。我等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行
我等來時。噶爾丹仍在格格特哈朗古特。聞
阿拉卜灘在扎巴哈之濟思布隆。伊拉古克
三庫圖克圖在伊克敖拉山之陰他爾烘努

各。我等人因乏食各自星散捕獵。不知噶爾
丹兵數。大約不過六七百人。但差我賫書送
與桑克拉什庫圖克圖等。不知其中原故。俱
在書中。達什里言差我來哈密取糧餘皆如
鄂摩克圖哈什哈語。於是將達什里等共十
四口。交地方官解部。留白奇隨從之人。併其
馬駝交地方官在肅州喂養。以待白奇之歸。

又遣 臣 家人一名。往哈密坐探聲息。教彼若
得聲息。即帶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之人。日
夜前來速報外。將塞卜騰巴兒珠爾撒特和
碩齊鄂木克圖哈什哈。交護軍校阿琫納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喇嘛額爾克哈什哈達
爾漢白克額貝都拉之子白奇等。臣 與提督
李林隆總兵官李世達會商。撥綠旗官兵押

解。於二月初三日起行。併將噶爾丹所發桑
克拉什庫圖克圖等蒙古書四封。先行奏
聞。
行宮
上命議政諸臣入
諭曰。前既陣斬噶爾丹之妻阿奴喀屯。今又生擒
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爾等諸臣即爲

朕効力。不過能在軍中擒噶爾丹本身而已。噶
爾丹之子如絕跡遠遁。焉能即擒。苟獲噶爾丹
而不獲噶爾丹之子。事猶未結。今雖未獲噶爾
丹而獲噶爾丹之子。則賊之本根已斬。噶爾丹
雖各處偷生。年已老邁。所延幾何。我實不意得
塞卜騰巴兒珠爾。是乃天之所賜也。朕心甚喜。
諸臣奏曰。哈密乃塞外回回國。觀其傾心歸

服將噶爾丹之子并其大臣俘獲進獻可見
皇上恩威所被無遠不届凡人生總為妻子計耳噶
爾丹之妻陣前被戮止有一子又被俘獲噶
爾丹已無家可歸無國可投天下雖大一身
無復可容有死而已
上曰用兵之道要在乘機噶爾丹窮蹙已極宜乘此
際速行勦滅不可稍緩朕今親臨寧夏相度機

宜調遣軍士諒噶爾丹聞我分途進勦魂魄俱
喪其部屬亦必張皇而別部落蒙古聞朕親臨
寧夏各欲見功扼噶爾丹而剿之噶爾丹若不
自盡亦必為人擒獻克成大事正在此舉爾等
之意云何諸臣奏曰
皇上所見極是
聖躬親臨寧夏威聲甚大臣等咸謂必如

聖明之所預料
上曰朕親歷行間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來所
謂難以用兵者是也其土不毛間亦無水至瀚
海砂磧地方糧運尤苦而雨水之際樵採艱難
匱盡不周豈可妄動朕今親臨寧夏凡有可用
兵之地必詳審行道水草全備駝馬糧糗什物
然後啓行稍有可商雖諸臣勸進朕亦不允諸

臣奏曰克魯倫之役
皇上於出師之先籌畫萬全師出之後事無巨細俱
宸衷獨斷頃刻之間狡寇破滅茲
諭勦滅賊寇之方行兵剿撫之策瞭如指掌臣等
愚見噶爾丹雖肘生翼斷不能脫矣
一等侍衛米請借往撫青海台吉之使臣收
集彼地所存回子而來

許之。米奏曰。前者噶爾丹以臣充使。率回子一千
五百人。來至邊哨地方。侍郎滿丕阻臣。不許
進內。差臣捧
勑書歸。諭噶爾丹。臣去後。回子俱往投青海。臣重
來。後
命。侍郎滿丕又差臣捧
勑書歸。臣至噶爾丹處。後噶爾丹爲此項回子往
投青海事。遣薩木坦達爾漢鄂木布使於扎
什巴圖爾。令彼收此項回子。即留彼處。不得
使伊等至
皇上及圖爾古特策旺喇卜灘處。是以此項回子。現
俱在青海。今
皇上招集噶爾丹屬下之人。此項回子。原係臣所帶
來之人。自下

皇上差大臣使於青海。臣願得隨往。收此項回子而
來。
上使議政諸臣集議。以爲一等侍衛米。欲往收其所
攜來之人。所奏甚是。當遣之前去。
上允米與出差大臣同往。
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收離散屬裔口糧。理
藩院奏曰。員外二郎保。呈稱奉部文。爲巴圖
爾額爾克濟農屬裔散投青海諸台吉。著巴
圖爾額爾克濟農派出才能之人。同西寧坐
哨員外二郎保。往青海查收而來。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之達爾漢噶卜楚車陳寨桑。於本
年正月二十六日。到鎮海堡。在多巴周圍查
獲丹尼里克等八戶共三十三口。駱駝一頭
牛十頭。羊二十隻。噶卜楚請給伊等口糧坐

騎。職以為口糧。坐騎俱有。但不便擅給。若有
部中印文。行至地方官。方應付車馬口糧。雖
我許給。地方官亦不與。爾等之來。何不將此
情由。告之大臣轉奏。今我等但往查收。使無
牲畜之人。附於有牲畜者。率之前行可也。噶
卜楚言先是我濟農波濟台吉祁齊克台吉
三次至賀蘭山。皆無騎無糧。而每口給食。及

官市以行。我等以為必照此例支給。故不曾
奏請。如青海諸台吉。遵
旨給還我屬裔。恐貧窮之人。不能到賀蘭山。乞代
我行文咨問大部。為此併伊蒙古文同封具
呈。如得准行。乞於西寧涼州甘州三處近邊
之城預備。今擬於二月初七日出鎮海堡邊
口前往等語。譯蒙古文觀之。則一紙呈內大

臣索額圖。一紙呈部。其中情由。俱為坐騎糗
糧之事。二郎保又呈稱青海諸台吉。若遵
旨全給還濟農之屬裔。則人口衆多矣。如沿途無
護送之兵。則貧人逸出橫行。亦不可定。乞併
行文提督總兵官。酌撥官兵防護遞送至賀
蘭山。則沿途無擾。而得全到矣等語。謹題請
旨。

上命議政諸臣會議。咸以為查得噶卜楚既稱青海
諸台吉。若遵
旨給還我屬裔。如無坐騎糗糧。則貧人不能到賀
蘭山。應行文西寧涼州甘州地方官。各於近
邊城內備米。視二郎保收來之人。扣至賀蘭
山。給之口糧。現在多巴之三十三口。亦但給
米遣行。所給米數。著地方官報部。再行文該

提督總兵官。扣所收馬畜數目。撥發官兵沿
途小心防護。送至賀蘭山可也。
上從之。
甲午。
駕次懷安縣。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遣使入
覲。員外二郎保奏曰。本年正月十六日。同子策大
魁。通事馬五。帶特卜新寨桑來。據寨桑言我

乃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之特卜新寨桑。名
馬木特。我台吉遣我請
皇上安。併奏明前兩次
聖上遣同子等往策旺拉卜灘處。我遣人自備馬匹
糗糧導引而行。使安然抵策旺拉卜灘處。青
海諸台吉。想聽從吾言矣。但未知
聖上肯加恩否。惟俟
旨遵行。問特卜新寨桑馬木特曰。遣爾來者。有別
意否。今噶爾丹若向此來。能出兵擒之否。台
吉一應言語。盡以告我。細問兩日。言我台吉
意以為別無事因。難以奏請。倘
聖上或不加恩。則於青海衆人。亦覺無色。故遣我請
皇上安。併奏此情。如
聖上加以

恩綸。我台吉皆當遵依而行。歷年盟會。及今年盟
會。商議覆部之文。我台吉皆不在其內。臣二
郎保因處稱
皇上統御萬方。中外一體。俾各享安樂。
仁恩廣被天下。
神威播揚海外。併問阿齊滾布有歸降之意否。馬
木特云。

聖上若加寵眷特賜
諭旨。自即歸降。希沐
皇恩。故借此事。遣我前來。緣回子葉大魁通事馬五
俱能保之。故將寨桑馬木特。一併送部。爲此
具奏。
上命會議。尋會議奏言。問特卜新寨桑通事馬
五。其口詞與二郎保所奏無異。先是

聖上豫籌此際宜遣大臣。往說青海諸台吉。所遣大
臣。已經奉
旨派出。今阿齊滾布巴圖爾。遣其特卜新寨桑馬
木特來請
上安。祈
皇上加恩。並奏青海諸台吉聽從其言之處。恰與
上旨相符。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應加獎賚。其褒嘉

諭旨。聽奉差大臣請
旨。即令奉差大臣。與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共商
相機招撫青海諸台吉。其阿齊滾布巴圖爾
台吉之使人特卜新寨桑及借來之通事馬
五。隨奉差大臣一齊遣回。賞阿齊滾布巴圖
爾台吉之物。交奉差大臣帶去。其來使馬木
特。通事馬五。令該部酌議賞賜。奉

旨如議行。
治侍郎安布祿等。未經奏請擅調鄉導之罪。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邊外地方。俱朕去年所經。
欲調鄉導。理合奏朕往調。乃不奏請。擅自給驛
調取蒙古鄉導。殊爲不合。著理藩院將鄉導首
領交大學士查議具奏。嗣後一概用驛。俱著奏
請。如不奏請。不得給驛。會議以爲侍郎安布祿

以鄉導首領護軍統領托倫交彼預備蒙古
鄉導。理應奏聞於
上。使筆帖式撥什庫乘驛而去。乃不行奏
聞。殊屬不合。鄉導首領護軍統領托倫不將預備
鄉導之事奏
聞。郎中交理藩院。亦屬不合。坐此情罪。應將侍郎安
布祿護軍統領托倫俱罰俸六個月。不必遣

筆帖式撥什庫可也。
上曰。安布祿托倫。俱著罰俸六個月。餘依議。
安插厄魯特投誠台吉察罕多爾濟等。理藩
院奏言。副都統阿南達解到厄魯特投誠台
吉察罕多爾濟顧孟多爾濟并從人一名。送
部。俟其父母妻子到日。另奏請
旨。

上曰。伊等俱係投誠有功之人。著交山西巡撫。携至
大同。好生贍養。俟其父母妻子到日。令與完聚。
仍暫養於大同。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六終

乙未。

駐蹕天城。撥官修道。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修道之事。若責地方官。則必太過。可遣鄉導官法保布達。照朕幸穆爾闌例修一車可行之道。山西修道。則著按察使巴錫道員王輔前往集夫督修。令侍郎常綬前去備各

站草料柴薪。併備後來尚書庫勒納等解到馳驛所需草料柴薪。渡黃河後。陝西之道甚濶。無庸大修。或有宜略修處。亦未可定。著常綬法保布達。視有應修之處。指示地方官修之。尚書馬齊所擬宿處太近。著法保布達。照朕此行以五六十里為一宿。如大修道路以致累民。與地方官無涉。皆法保布達之事。著交明。

恩賞哈密使人哈薩克呼里拜。理藩院奏言。大學士伊桑阿傳

上諭曰。哈密達爾漢白克之人阿南達家人解托克齊哈什哈來現在京城。著行文該部。此文一到。即驛遞遣行。其達爾漢白克之人著啟皇太子。酌量給賞。達爾漢白克之子白奇。解塞卜騰巴兒珠爾來。與伊等一同遣行。欽遵查得。先是達

爾漢白克使人納林白克俄羅斯和卓賞以蟒緞領羊皮緞袍各一件。緞各三疋。布各二十四疋。在案。解托克齊哈什哈之回子哈薩克呼里拜等。應照納林白克等例給賞。阿南達家人端多卜巴回阿南達處。應臣部差撥什庫一名。將回子哈薩克呼里拜。驛送至

行在。

上從之。
丙申。
駕至陽和城。
遣督運于成龍等先赴寧夏。是時于成龍到大同
府。
上召至行在。
諭曰。噶爾丹年踰六十。命懸旦夕。其妻為我大兵

所殺。其子旋亦就擒。朕今親統六師。征車三駕。
諒彼終被俘獲。必不能復至披猖。爾等先赴寧
夏。俟駕。途中如遇塞卜騰巴兒珠爾。可留視之。
至爾等牲口。宜加愛惜。緩緩而行。毋得急馳。
丁酉。
駕次聚樂城。
命貝勒宋喇卜撥蒙古兵。以備裝載監牧之事。

上諭內大臣曰。著諭貝勒宋喇卜。噶爾丹已將擒獲。
阿南達解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旦夕將到。今
聞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南格格特哈
郎古特之地。其人僅餘四五百人。又青海諸台
吉俱降。現有人來請安。朕今親往寧夏。著將右
翼三旗貝勒公台吉之兵共撥一千。預備爾等
蒙古裝載駱駝。監管牧放。素常習練。可預備以

待。俟駕到寧夏。應從何路前進。候旨行。侍衛綽
克圖前去。可諭左翼王貝勒貝子台吉爾等備
聞朕往寧夏。不必從間道來請安。爾等有能効
力者。往貝勒宋喇卜處伺候。以聽指揮。
安插厄魯特降人於張家口外。
上諭副都統吳達禪曰。右衛所有厄魯特。著撥戶部
司官一員。理藩院筆帖式一員。解往張家口。伊

等携來馬匹。目前未必可用。聞其羸瘦。應令用其馳馬往張家口。赴曼都所。此去如彼腳力不足。著董殿邦助之馬駝。沿途食物及馬草。亦著董殿邦給與。此去恐厄魯特馬匹拋棄路上。著小心送到。至各項賞賜衣服等類。俱在董殿邦處。著董殿邦居住右衛。如大將軍處解到厄魯特。著董殿邦收而養之。如解來厄魯特多。則逐

隊解往張家口。俟青草出後。著董殿邦往歸化城住。如大將軍解到厄魯特。著從外解往張家口曼都處。厄魯特携來馬七匹。交大同侍郎阿喇拜喂養。

戊戌。

上駐蹕大同。

命致祭於經過地方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自古人君巡狩。凡所過地方。前代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無不致祭。此甚盛典也。朕此行沿途所有古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名山大川。著查明具奏應祭者祭之。

自湖灘河朔至寧夏設立驛站。行兵部奏曰。情願坐塘効力原任巡撫布顏努等十三人。

併効勞贖罪五十七人。或俱從邊內帶往。或從邊外遣行。請

旨定奪。

上曰。著情願効力十三人。自湖灘河朔至寧夏。隨伊等內自酌便。均派爲十三站。將安站之期移知大將軍費揚古。如期後事到。俱於湖灘河朔所設驛站馳送。倘期前事到。仍令於邊內驛站馳

送。可以是告議政諸臣。其前來賑邺之五十七
人俱著自邊外前往。
以侍郎多奇飼馬瘦損革職。
上諭內大臣曰。侍郎多奇自去年九月起喂馬。後撥
侍郎阿爾拜喂馬。多奇所喂之馬既多數月。較
瘦於阿爾拜所喂之馬。交與該管大臣大學士。
嚴加議處具奏。會議以爲侍郎多奇自去年九

月起喂馬。後撥侍郎阿爾拜喂馬。多奇所喂
之馬既多數月。較瘦於阿爾拜所喂之馬。多
奇理合勤勉小心喂養。而將預備軍需之馬。
怠玩不喂肥壯。殊爲可惡。坐此將多奇侍郎
及佐領之職盡行革去。拿送刑部。得
旨。多奇依議革職。著於此次從軍効力。旋師之日。
拿交刑部。

命給官兵沿途馬匹草料。或折價銀。
上諭內大臣曰。觀衆人坐馬腹皆枵然。殆買草不得
之故耳。著查明由邊內前去大臣侍衞護軍執
事之馬數。若沿途有草則給草。無草則折給價
銀。
巳亥。
上仍駐蹕大同府城內。足撥邊內邊外兩路兵丁馬

匹糧餉。
上諭內大臣曰。大同喂馬新滿洲護軍二百。京城所
取新滿洲護軍一百。內有馬羸人劣者一百。留
大同。其一百由邊內帶去。一百由邊外遣往。留
於大同一百護軍之馬。各取肥者二百。給前去
二百護軍各一匹乘坐。既帶黑龍江將軍薩卜
素標兵前去。則大將軍費揚古處。不可以不備

兵。著撥右衛兵七百預備。右衛兵無馬多寡所喂馬又甚瘦。前所撥二百兵有備喂馬六百匹。著再增發兵五百。將上駟院馬一千二百五十匹。右衛兵丁在大同喂馬二百五十匹。此一千五百馬。爲後增發五百兵備喂。共兵七百名。計備馬二千一百匹。大同喂馬。則以布喀爲首領監喂。馬數不多。撥部員兩人叅之。其黑龍江將軍

薩卜素題。克伙軍之兵丁五十名。照各給兩個月錢糧例。給以兩個月錢糧。著議政諸臣會議具奏。會議以爲護軍從邊內帶往。從邊外遣行。留於大同。備於右衛之兵給克伙軍之兵丁錢糧等事。俱欽遵

上諭而行。至三旗親隨護軍。亦應以馬羸人劣者留三十名於大同喂馬。取留大同三十護軍肥馬各二匹。給隨行六十名親隨護軍各一匹乘坐。

上從之。

命郤諸部長請安進貢。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朕自邊內前臨寧夏。著遣爾衙門司官一員。往殺虎口。有來請安進貢者。告以車駕前發已遠。爾等雖在亦無益。俱令歸去。計

朕到寧夏時。令此司官由邊外前赴寧夏。

庚子。

駐蹕懷仁縣。

諭大將軍費揚古以撥發兵馬啟行幸寧夏日期

上諭費揚古曰。朕於十七日抵大同。分撥兵馬。十九日。朕躬由邊內啟行赴寧夏。因黑龍江兵俱帶去。故發右衛兵七百。每名備上駟院現喂之馬。

交明右衛將軍費揚固矣今噶爾丹如此窮蹙。斷不至於用兵萬一有噶爾丹前來聲息須星速報聞。朕當從寧夏進襲其後。今如有噶爾丹屬下人來降或遣使來。當訊明原由。星速奏聞。其人當少少陸續遣發至爾軍前所有察哈爾兵。黑龍江兵糧盡。且勿動支于成龍等所運米。量取歸化城米給之。如取糧甚難。可於一千五

百石內節用五百石。其一千石不得輕動。特諭。

辛丑。

駕次鄭家庄之東。

諭巡撫倭倫等。禁止擾民。

上諭山西巡撫倭倫。陝西巡撫黨愛。甘肅巡撫郭洪曰。朕比年出師剿寇。總期乂安邊徼。永輯民生。茲厄魯特噶爾丹業已勢蹙力窮。畏死悔罪。遣使具奏乞降。朕特親統六師再臨邊塞。相機勦撫。因欲乘便循覽邊境形勢。並察視軍民生理。遂遣發禁旅取道邊外。朕自大同從內地前赴寧夏。一路地方見緣邊州縣。地土瘠薄。軍民生計艱難。朕心深切軫念。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內廷措辦。不以煩民。扈從人員俱極簡少。市易之物。悉依時值。誠恐有强取抑價等事。已令都察

院及科道官。逐日稽察糾劾。其經過城堡衢市。輒多結綵。亦殊覺擾累。嗣後著通行停止。乘輿巡幸本爲安民。豈可反勞民力。爾等務嚴飭有司。不得借端妄行科派。仍張示曉諭。俾窮簷編戶。咸悉朕曲體民依至意。

壬寅。

駐蹕榆林村前桑乾河崖。第巴上表陳情籲請

恩旨第巴琥曰頃承
嚴旨訓飭懼不克當謹陳其故北方一帶蕃漢皆
崇事達賴喇嘛及宗喀巴之教然其中護法
之主無有過於
先帝太宗皇帝者且
世祖皇帝特召達賴喇嘛至京寵加
勅封俾佛法光昭於域內炳如日月今達賴喇嘛

年高舉彼諸務付托於臣傳諭大衆以至土
伯特國喀爾喀國厄魯特國令待臣與達賴
喇嘛無異押有手印可證臣亦敬事達賴喇
嘛而我土伯特通國但願天下
元后爲護法主使一切道法極其安寧此外倘有與
心三寶鑒諦我土伯特國史有云雖行善事
難稱佛心

皇上嚴旨下頒遵符此語懼不能當心殊憂惕向因
喇嘛奈冲謂達賴喇嘛當坐禪避忌是以避
忌而坐禪前者內齊陀音來巳告之以三年
內出定矣後又伊什格隆來亦明告之以丑
年出定矣自去歲子年以後亥月既滿當遣
使奏聞

皇上及達賴喇嘛之衆護法主亦曾以此告之丹巴
塞爾濟矣故今以丑年出定之事謹令尼麻
唐庫爾克圖密奏博碩克圖毀棄道法
皇上爲一統之主赫然震怒懲其兇悖甚當於理大
合經義臣不勝懽忭先是博碩克圖取策爾
欽獻之達賴喇嘛因欲悅其意略有飾詞是
實至喀爾喀厄魯特相殘之時求助於青海
諸台吉達賴喇嘛再三諭止青海諸台吉曰

爾等與我同憂同樂。不可負護法之
主反助他人。後博碩克圖追喀爾喀時。又求助於青
海諸台吉。亦或有欲得其俘獲而赴之者。達
賴喇嘛又嚴諭止之曰。爾等當敬事
皇上。不可反助他人。此項事情。前經奏
聞。來使到我國者。亦曾灼見。至博碩克圖謂青海
諸台吉曰。當在取

皇上恩賞。種種煽惑之語。及臣一切之意。俱已告之
內齊陀音庫圖克圖矣。西寧等處設兵無用。
亦曾上奏。雖因博碩克圖為護法主。往來追
使不絕。然未嘗敢稍悖
皇上之旨。有非理之言。或行人從中捏造非理之言。
奏聞
皇上以為戲談。想自有

明鑒也。內齊陀音庫圖克圖。來召班禪庫圖克圖
臣反覆勸導。不知班禪庫圖克圖為其年命
乎。抑為藩漢相會之緣未到乎。將為未出痘
疹之故乎。抑為
皇上神聖非常。僧巴陳布庫圖克圖噶爾旦西勒圖
濟隆庫圖克圖諸喇嘛。尚不克當
上心。想己亦未能得當。故不赴召耳。非懼博碩克圖

沮之而不在也。臣亦竭力欽奉
聖旨。諄切勸諭而未能得當。博碩克圖來書已交商
南多爾濟轉奏。是以臣無另奏之語。伏祈不
棄班禪庫圖克圖。及臣兩人所奏。而
垂鑒為再當奉
皇上聖旨。問明班禪庫圖克圖。或今即赴京。或另日
赴京。定議具奏。濟隆庫圖克圖者。乃宗喀巴

七綽爾濟內之一綽爾濟也。而爲第六世西
勒圖巴素垂濟扎爾賛之化身。故不便拘拿。
目下雖不能仰副
皇上聖意。從當竭力致之進京。伏祈不棄小人所奏
而
明鑒焉。濟隆去年不能如密奏之語。力說博碩克
圖。行事不仰副

皇上聖心。總祈
鑒宥。倘書之兵。與博碩克圖兵戰敗。濟隆獻手帕
稱賀。稍有不是。故遵
聖旨治罪。撤其廟宇。不許居青海。不許離巴克朔特
而游行。僅留其身命戒體而已。伏祈
皇上俯念宗喀巴達賴喇嘛之教。不毁其身命戒體
而留之。博碩克圖濟農之子。娶阿奴之女。在

未交戰之前結親。去歲已告之商南多爾濟
矣。但念在恩義和好之時。出嫁此女。或令離
異與否。伏祈
睿鑒。至四厄魯特。雖均係護法主。但青海之厄魯
特。要衆與共。其他厄魯特。或降與未降。祈比
之博碩克圖而
垂鑒焉。倘臣所奏事內。有非理處。伏祈

寬宥。據臣愚意。自以爲一切並無寬悖。但以無知。
或違
皇上聖意。伏祈寬宥。前曾奏請遵
旨効力。即今亦但欽奉
上諭。竭力自効而已。倘
垂念達賴喇嘛。伏祈
賜以溫綸。主事保住賫其疏呈奏。

上召議政諸臣入行宮。問曰。第巴奏疏。爾等之意以
爲何如。議政諸臣奏曰。彼雖云達賴喇嘛將出
定。當令我所遣喇嘛見之而還。而我所遣喇
嘛未回。彼雖又云當說班禪庫圖克圖赴京。
併送濟隆庫圖克圖到京。而尚未到至彼懇
留噶爾丹之女。現在遣大臣往諭青海諸台
吉。諸事皆未畢。臣等不能裁度。彼又差尼麻
唐庫圖克圖面奏
駕前。俟尼麻唐庫圖克圖到日。臣等再行議奏。
上曰。朕意與諸卿之意不同。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
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以至於明。歷代俱被其
害。而克宣威蒙古。併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
也。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
生瘡瘍。方用鍼灸。若肌膚無恙而妄尋痛楚。可

乎。治天下之道亦如是。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此
理之自然也。且自古以來。好勤遠略者。國家元
氣罔不虧損。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爲貴。達賴
喇嘛。蒙古等尊之如佛。第巴者。即代達賴喇嘛
理事之人。噶爾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遣主
事保住。嚴頒諭旨。第巴極其悚懼。悉遵朕諭。奏
辭甚恭。自陳乞憐。畏罪矢誓。此亦云敬謹之至
矣。至達賴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今第巴云。遣尼
麻唐庫圖克圖前來。代彼密陳其情。想尼麻唐
庫圖克圖到後。必奏明達賴喇嘛已經物故。懇
朕爲伊等掩飾耳。達賴喇嘛。與我朝和好。六十
餘年。並未相惡。第巴旣如此奏懇。事亦可行。即
此可以寬宥其罪。允厥所請。第巴必感恩。而衆
蒙古亦歡悅矣。爾等之意如何。諸臣奏曰。蒙古

向係強悍之噶爾丹。尤爲蒙古中奸惡之
賊。
皇上親統六師。如雷如霆。奮擊噶爾丹而破之。是以
勅諭甫到。第巴魂驚魄散。罔知所措。
皇上神功聖武。誠開闢以來所未有者。我
朝軍旅精銳。所向無敵。而
皇上即欲罷兵。以養元氣。且以人之一身。聆治天下

之道。至精至微。此真古哲王之所不能舉行
不能闡發。臣等無任懽欣。贊揚難盡。尼麻唐
到日。斷不出
皇上之所料也。
癸卯。
駕至銅州城。
遣大臣督輜重度橋。

上諭內大臣公福善曰。輜重前行。踐壞橋梁。巡撫達
夜造成。著爾親視輜重逐一過渡。
甲辰。
駕次大水濼。
嚴禁馳驟騾駝。
上諭內大臣曰。今日見行裝騾駝。皆馳驟前行。著到
駐蹕之地。嚴行禁止。如有仍前馳驟騾駝者。朕

或遇之。斷不輕恕。必治其罪。著諭衆通知。
乙巳。
駕至義井。大雨雪。
命苫蓋馬騾。
上諭內大臣曰。今日雨雪。週內週外馬騾。有毡則苫
蓋之。毋忽。著諭衆通知。
丙午。

駐蹕三岔堡。

授鄉導額蘇克阿南達等爲達爾漢。

賜銀。理藩院奏曰。大將軍費揚古咨稱軍中第一等鄉導乃喀爾喀達爾漢親王諾內旗下額蘇克阿南達。已

欽賜孔雀翎。授爲達爾漢外。第二等鄉導乃土默特阿拉納旗下納木喀爾。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旗下羅卜張西拉卜。喀爾喀公蘇泰伊爾登旗下納木哈。喀爾喀紮爾根濟農王顧祿什希旗下烏孫達爾。第三等鄉導乃四子部落三濟扎卜王旗下顧祿。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旗下山都克。喀爾喀部長台吉汪舒克旗下莽格爾。喀爾喀公烏巴達旗下四等台吉扎卜。第四等鄉導乃鄂爾多斯公杜稜

旗下佐領阿齊蘭。土默特阿必達旗下洪俄岱。喀爾喀蘇泰伊爾登公旗下陶李。喀爾喀紮爾根濟農王顧祿什希旗下沙克朱穆納親。乞乘便啟奏。查去年臣部以鄉導汪舒克博羅扎卜達濟桑阿伊魯爾圖索諾木馬哈杜拉兒八人議奏。

上准授爲達爾漢矣。伏查

太宗皇帝時。以肯濟思同阿賴胡魯克追毛明安。善於引路。授達爾漢名號。免供扉屨糧糗。子孫承襲。順治三年十二月。烏朱穆秦車陳親王率兵追滕吉思之役。善於引路。直抵喀爾喀國。授達爾漢名號。免供扉屨糧糗。承襲三次。應將鄉導汪舒克等八人。作何承襲。伏候

上裁。得

旨汪舒克著照肯濟㟼例博羅等之達爾漢准襲
四次餘依議又查去年
諭賜蒙古頭等鄉導銀五十兩二等鄉導銀亦五
十兩三等鄉導銀四十兩今大將軍既稱鄉導
額蘇克阿南達
欽賜孔雀翎授爲達爾漢則額蘇克阿南達所有
達爾漢之職應襲幾世伏候

上裁至大將軍費揚古開列所叙二等鄉導納木喀
爾等四人三等鄉導顧祿等四人四等鄉導
阿齊蘭等五人送部應照中路軍中引道之
人賞例酌減賞二等納木喀爾等四人各四
十兩三等顧祿等四人各三十兩四等阿齊
蘭等五人各二十兩此銀自戶部支給奏入
奉

旨額蘇克阿南達所有達爾漢之職准襲四世餘
如所議
嚴查兵所强買民物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此番在寧夏所以覩民
生計也今聞兵所前往置買草料有强買民物
者在前者如此則在後者可云無之乎朕特遣
都察院副都御史及科道官查參竟不擒一人
來奏嗣後若不嚴查經朕拿獲決不輕恕

命預議乏水之地飲馬駝之處
上諭內大臣鄉導首領等曰明日李家溝有一小泉
一井已注水三百缸爲備水當如何料理著議
奏會議以爲明日宿處乏水所貯水三百缸不
便分撥衆人俱備爲
御前馬駝之用隨

駕大臣侍衛官員執事護軍俱清晨在此一餐飲馬

隨

駕前去除

御用輜重外衆人行裝俱未時傳餐飲馬傍晚抵營

上從之

丁未

駕向李家溝進發

上諭內大臣曰今日雨雪馳鞍及馬騾鞍勿得解去

加意苫蓋著遍行曉諭至明日宿處遠者早將

馬畜飲足各自携水而行及有車者亦使知之

先因鄉導報李家溝無水故有是

諭及行至河曲縣界見渠中有水問之水至兩三

日矣

駕至營忽山溪之水滔滔而流不移時長二三尺成

河人馬用之不盡各鄉人群至聚觀咸驚異

曰此地向無大水今

聖駕來臨山川效靈百神助順為此地人永遠之利

無不踴躍歡忭

戊申

駕次華鄢村

親督輜重使度峻嶺

上於途次見隨從人輜重不能越險峻之地

親督近侍助使過盡然後行沿途有嶺皆遣大臣侍

衛相助使過先是尚書馬齊設驛派程奏稱

鄢村有井二口少水前行鄉導及地方官亦

報有井二口隨從之人皆以乏水為慮

上甫至行宮南山之下灼然見水衆趨往環視問地

中各處出泉清水上湧頃刻溢出四流衆皆

驚訝歡呼曰。昨者水少水即驟至。今者無水。地中甘泉忽出。如此神異。誠天之所以佑

聖主也。

臣謹按初大兵之出塞也。於喀倫外掘井。而巴爾幾烏瀾和朔哨口。及塔爾奇喇之地。俱於氷雪未消之後。忽湧甘泉。而師行以濟。至是地復效靈。醴泉發沸。養而不窮。收而勿幕。其爲井也大矣。蓋

皇上順天而動。至誠感神。故屢致大順之徵如此。

蠲免岢嵐州等處州縣衛所康熙三十六年地丁銀米。

上諭山西巡撫倭倫曰。朕撫御區宇。念切民依。故不憚勤勞。親歷邊境。惟孳孳以靖寇安民爲急。茲簡約扈從人員。從大同一路緣邊地方。進指寧夏。因偏察閭閻生聚。及土壤肥瘠。收穫豐歉之狀。見邊氓生計維艱。朕心深用軫惻。雖一切供御之物。纖毫不以累民。而乘輿巡幸經臨。宜特敷澤。以示恩恤。除大同府額賦。已有諭旨豁免外。其經過岢嵐州河曲縣保德州所屬地方並各衛所康熙三十六年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與蠲免。爾即行令該管官員張示徧諭。務俾窮鄉僻壤均沾實惠。以稱朕子育黎元至意。

己酉。

上駐蹕保德州。

賜巡撫倭倫貂服。親隨侍衛關保伍什。捧出貂袍

奏。使倭倫跪宣

上諭曰。聞爾居官好。爾家計亦清。是以賜爾御用貂袍套。朕理政事。日惟以民生爲念。爾誠以朕保

民如赤子之心保民即所以報朕也朕之言從之亦易負之亦易爾識之而行可也傒倫奏曰臣原係一微末之人

皇上優擢授斯重任臣有何知總謹識

聖諭遵行之而已蒙

隆恩異數臣復何所願但竭力黽勉體

皇上保赤之心保民臣斷不敢負

皇上隆恩請許謝

恩奉

旨今日不必謝明日到營謝使衆知之又

上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自大同起程而來覘民生計與前所聞不同不甚貧困糧草充裕後到之驅騾並無阻滯自大水口至三岔口百姓生計有限自三岔口駐蹕李家溝之日地乏水泉前行鄂導預貯水三百缸以備扈從人馬之需正行路間天忽大雪又百姓自李家溝來者屢言當嵐州發來小村河乾道水來已三日地方官恐御路泥濘築堤壅之三岔乾河之水今早亦流至韓家樓亦築堤壅之朕到韓家樓覘其水甚大小村河壅水處已深六七尺於是將兩處之堤俱開而放之申時水至李

家溝下營處深至馬鐙自李家溝至輦耶村五十三里仍然無水照前貯水且山嶺險峻跋涉雖較前一日之雪因風凝聚如堆積之狀驅車者皆食此不勞而至因無地可以安營遂駐蹕山嶺山之南約一里許覓得一河前此行人俱未曾見有此河百姓亦隱而不告此路乃馬齊所經過詢之便可明晰朕初不欲寄示但官兵

百姓共知之事。日後爾等聞之。恐以不書示爲
懷。故特書爾此事。此亦偶然耳。並無奇異。二十
八日至保德州。黃河水流平緩。較湖灘河朔更
平。而水不甚深。船可到底。上項情事。可奏聞
皇太后。併語諸大臣。哈密擒獻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
兒珠爾。解在京城。欲使經大同宣府之路。因附
近塞垣。朕深以爲慮。思此子非易得之物。是以

到保德州後。令解往太原。由太原解至京城。比
大同之路。不過迂三百里。三月初五六間。當到
行在。俟到京後。應作何處分。另有諭旨。

庚戌。

遣大臣祭黃河之神。

上以巡幸寧夏。祭黃河之神。遣侍郎席爾達行禮。其
文曰。自昔帝王。省方問俗。輒於所過名山大
川。虔申秩祀。所以示懷柔百神之義。甚盛典
也。朕撫綏中外。宵旰靡寧。茲念切靖邊安民。
欲周覽疆圉之形勝。與閭閻之生聚。遂取道
沿邊州邑。自晉入秦。行次保德州。將濟河西
指。惟
神絕塞洪流之始。北條諸水之宗。利濟弘長。沃
齊汪濊。朕乘輿至止。式欽

靈爽。特用遣官告祭。馨香祇薦。牲帛具陳。惟
神默鑒焉。

上自保德州渡黃河。見水溜舡少。不易到岸。
上親臨視。撤河繫纜。令坐舡人皆挽纜而渡。到對岸
甚速。乘
命皇長子及領侍衛大臣親督禁止爭舡者。魚貫
而渡。頃刻渡畢。

駐蹕府谷城。

侍讀常明。請率兵追勦噶爾丹。

不許。先是副都統阿南達奏曰。內閣侍讀常明來請云。職願往策旺拉卜灘處。率其兵隨後進勦。似可擒獲噶爾丹矣。據此奏

聞。

上曰。常明之往策旺拉卜灘也甚難。噶爾丹捕獵之

人。四散成群。各處不下二三十。若去。則爾一身之死。所關亦小。而失我使臣。關於國體者甚大。著阿南達再商。至是阿南達奏曰。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到。如欲往策旺拉卜灘處。俟出兵之時。再相機而行。今則勿去便。

報可。

侍讀常明奏報。由昆都倫至薩克薩特呼里

克路程。常明奏曰。恭

查涼州之北有一口。出此。出額濟內古拉喀李經昆都倫至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地。向經俞木楚木報稱水草俱佳。著常明前往問明俞木楚木等。其程當行幾日。水草如何。星速具奏。欽此。欽

遵。臣至布隆吉爾問副都統阿南達。言俞木楚木巴差出呼巴塔爾賽哈等處坐哨。故問

之俞木楚克同行之兒台吉羅卜藏丹津。及識地里者。言自鎮番下弋河兩宿。第三日宿喀喇腦爾。此三宿俱有六十里。自此馱水行七十里宿。自此至呼馬溪布喇克宿。九十里自此馱水。行五十里宿。自此至烏黑爾烏素宿。五十里。自此至伊巴賴俄白爾塔塔爾水宿四十里。自此至伊巴顏敖爾呼都克宿四

十里自此駝水行七十里宿自此至俄羅蘇台布喇克宿六十里自此至哈爾馬克台布喇克宿四十里自此至庫勒圖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至然勒黑圖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駝水行六十里宿自此至博羅托羅海多倫呼都克宿九十里自此駝水行大砂岡內八十里宿自此亦行大砂岡內八十里至乖咱河宿自此乖咱河而下兩宿第三日至滿多果爾津呼都克宿此三宿俱各五十里自此駝水行七十里宿自此至畢齊克圖呼都克宿八十里自此至毛申拖羅海呼都克宿四十里自此至額濟內河宿四十里由額濟內河而下四宿第五日至昆都倫此皆一日五十里自昆都倫駝水行八十里宿自此至

呼爾書特水宿一百三十里自此至特古思布喇克宿八十里自此駝水行六十里宿自此至庫滕山丹宿七十里自此至葫蘆蘇臺布喇克宿九十里自此至拖賴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駝水至厄魯蘇台呼都克宿六十里自此至塔濟格爾布喇克宿六十里自此至察罕河宿六十里自此至納林布喇克宿八十里自此至哈爾占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至呼布爾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駝水宿溫達地方五十里自此至濟熬格爾布喇克宿八十里自此至達蘭土魯宿七十里自此至巴罕腦爾宿五十里自此至乖郎河宿七十里自此至哈爾察克河宿六十里自此至哈郎古特河宿四十里自此至格格特河宿

四十里。自此至西喇達郎地方宿。七十里。自此到薩克薩特呼里克。八十里。自昆都倫以至薩克薩特呼里克。水草可用。自鎮番至厄濟內之間。大兵人衆不可行。惟魚貫而進。僅足三四百牲口之水。兵如魚貫而進。則後隊無草矣。此路最惡。惟無可如何不得已之人行之而已。難以行兵。謹具奏

聞。

上命收貯。

辛亥。

上仍駐蹕府谷縣城南。

是日過

賜船戶水手銀兩。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七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八

三月壬子朔。

駕駐府谷縣城南。

命以職事人員羸馬換各營肥馬。

上諭行兵部曰。扈從綠旗兵之馬俱肥。伊等並不出行。俟至神木。令將隨駕人員羸馬。換營馬一百匹。至榆林。換營馬二百匹。鼠瘡鼻漏瘸損者勿換。

止換無病瘦馬。令本主每馬各增銀五兩。則馬瘦者得肥馬乘坐。而綠旗兵又得價值。兩皆有利。著開明換馬人員旗隊。所換何營馬匹。綠旗兵丁姓名馬數交閱。著該管大臣大學士兵部會同核議具奏。僉議以爲

皇上職事人員及綠旗兵丁。兩得其便之

旨甚是。俱當敬奉施行。查職事人員內。現有馬羸

者共七十人。著伊等各主出銀五兩給換營
馬。後至榆林。如有換馬者。另行奏
聞。亦照此例換給。
上命內大臣瑪善索額圖護軍統領托倫蘇丹杜什
希孫扎齊索柱親近侍衛關保伍什會同兵部
及該管神木營副將。公閱換給。
癸丑。

駕至孤山堡西駐蹕。
擢知府李杰為道員理驛站事陝西巡撫党愛
等來
朝。
上諭党愛曰。神木道缺。可選擇知府補授。党愛曰。西
安知府李杰長於辦事人材可用。
上又曰。日下此路無人料理驛站。爾可速舉料理驛

站之人。党愛奏曰。應速取李杰前來料理驛務。
上從之。
查明神木邊外至榆林路程。先是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著撥爾部能員一人。出神木邊。
將從外至榆林之路計幾宿水草何如。至寧夏
之路計幾宿水草何如。問明鄂爾多斯之蒙古
著在神木候駕隨差主事薩哈連往查。至是覆

奏曰。臣出邊問鄂爾多斯多羅貝勒汪舒克
旗下四等台吉洪和等據言自神木由口外
在榆林之路。自神木至俄爾几和泉為一宿。
有五十里。自俄爾几和泉至商所爾河為一
宿。有六十里。自商所爾河至伊克博東泉為
一宿。有六十里。自伊克博東泉至楚兒哈齊
井為一宿。有八十里。自楚兒哈齊井至榆林。

有七十里餘。自邊關至榆林俱砂路。又問到
寧夏之路。據言自邊關外至寧夏之正路。無
人知之。但由神木過我貝勒汪舒克所居阿
都海之地。接攏站大道。有一路。若從此而往。
則自神木至俄爾几呼泉爲一宿。有五十里。
自俄爾几呼泉至塔拉泉爲一宿。有四十里。
自塔拉泉至摩都圖湖爲一宿。有七十里。自

摩都圖湖至俄欽湖爲一宿。有八十里。自俄
欽湖至貝勒汪舒克所居阿都海爲一宿。有
七十里。自阿都海至大路察罕扎達海五十
家驛爲一宿。有七十里。自察罕扎達海驛至
貝勒宋喇卜所居西拉布里都爲一宿。有七
十里。自西拉布里都至博羅扎喇克井爲一
宿。有六十里。自博羅扎喇克井至默賽井爲

一宿。有六十里。自默賽井至沙克舒爾井爲
一宿。有六十里。自沙克舒爾井至拜都井爲
一宿。有六十里。自拜都井至祁他特泉爲一
宿。有五十里。自祁他特泉至横城口爲一宿。
有四十里。自横城口至寧夏城。三十餘里。自
神木邊至察罕扎達海五十家驛。路中水草
柴薪無悞。行道砂多。自察罕扎達海至横城

口。路平。水略少。
報聞。著薩哈連親由榆林邊。問蒙古自榆林至寧
夏之路。倂水草。亦照此開明具奏到之日。至榆
林伺候。
甲寅。
上駐蹕卜家水口。厄魯特多爾濟等來降。多爾濟者。
乃諾爾布寨桑屬下人。三十五年十二月初

九口白格格特哈郎古特率其妻子駝馬等
物來降。大將軍費揚古為之奏報
上命侍郎多爾濟至行在。其男婦馬駝交歸化城副都
統阿迪安插
乙卯。
上駐蹕神木縣。俘獻逆寇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
珠爾護軍校阿奇納等解到塞卜騰巴兒珠

爾。
上御行宮。一等侍衛學士以上諸臣侍立。引噶爾丹
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入伏地。不敢仰視。
上呼左右舉其首。
問曰。爾父噶爾丹窮困已極。降乎否耶。塞卜騰巴
兒珠爾兢兢奏曰。臣稚子無知。想
皇上神威。自必降也。

問以他事。皆戰慄不能對。
上問護軍校阿奇納曰。爾地之路。須行幾日。可到噶
爾丹所在。阿奇納奏曰。自布隆吉爾行二十日
方到。水草稀少。大兵不可並行。必分隊而進
上曰。爾地現有兵三千。能討噶爾丹否。阿奇納奏曰。
噶爾丹大敗。窮困已極。聞風逃竄。仰仗
天威。倘遇我兵。定然蕩滅矣。

上問孫思克歸。云何。阿奇納奏曰。孫思克蒙
皇上殊恩重賞。頂戴不盡。標下兵丁歸。告衆人曰。
皇上親臨賜食加賞。衆兵卒俱鼓舞奮發。但思効命。
當發綠旗兵一千之時。數千人爭先願往。不
肯相讓。該管將弁不知所措。議政諸臣奏曰。
有功大將。効勞兵卒。蒙
皇上格外加恩。誰不舍命自効。以冀功名乎。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渡黃河。入陝西界。視山河土地。形勢大異。朕所經地方。無可比擬者。城堡俱在山嶺。不見一村舍。懸崖之下。穴居而處。平地少。山之上無不耕之土。民風近朴。兵强。獸多而群。步難行。山平而溪壑甚險。水土佳。人鮮疾病。距神木縣邊上有四口。鄂爾多斯蒙古多入邊來迎者。董羅卜王之母王之妃俱來請安。是日初四薄暮。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至。視其身甚短小。人亦庸下。初五日。卽遣送京師。至京後。暫緩處分。俟其父噶爾丹擒獲。其到京之日。當如何集衆宣示。皇太子可與滿漢大臣詳議遣奏。再遵旨而行。特諭。敬請
皇太后安。以此事奏
聞。併諭宮中知之。

臣謹按哈密絕域荒區。服屬於噶爾丹者。亦已久矣。至噶爾丹謀逆不軌。爲我師所敗摧殘之餘。羣下無食。四散採捕。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亦游獵至哈密近地。回回頭目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卽擒之來獻。夫前旣陣斬其妻。所存僅一子。今又被擒。本根固已盡薙。雖彼離人父子。拆人夫婦。罪惡貫盈。干
天之怒。報之若此。實
皇上恩威遠播。故哈密回子。亦感德畏威。而抒恭順之忱也。

丙辰。

上渡屈野河駐蹕。自榆林至横城口。安設驛站。理藩
院奏曰。
竊至榆林。由口外至寧夏。應自榆林起設驛至横城

口。設此驛也。以所次內路增驛預備之馬。照
郡導官所分宿頭每驛設馬三十匹。筆帖式
一員。蒙古台吉一員。章京一員。披甲十名。此
坐驛筆帖式以現在隨行部院筆帖式充之。
駕至寧夏後。即撤此驛。將巡撫所備馬增置內驛中。
上准行。
大賚哈密回子。理藩院奏請酌賞額貝都拉達爾

漢白克。其解送塞卜騰巴兒珠爾之回子併
被留肅州回子已蒙
御賜伊什嗎嗎蟒袍蟒褂銀二百兩外。至沙達里當
如何行賞及拉巴里等十二人。請各賞銀一
百兩。雅嗎齊等五人。請各賞銀五十兩。伊等
僕從十六人。請每人各賞銀二十兩。
上命賜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大蟒棉袍一件。粧緞
棉褂一件。各色彩緞二十匹。郭帕白克大蟒棉
袍一件。粧緞棉褂一件。各色彩緞十匹。白奇衣
服一襲。緞四十匹。不來人沙達里銀百兩。二等
來人銀八十兩。不來人五十兩。三等來人五十
兩。不來人三十兩。僕從如議。
丁巳。
駕次柏林堡西南。

諭青海諸台吉及策旺拉卜灘保護哈密議政諸
臣奏言。哈密回子頭目額貝都拉達爾漢白
克疏稱。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在
巴喇思庫兒地方捕獸。遣臣長子郭帕白克
率三百人擒之而來。茲遣臣子白奇。解噶爾
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乳父撒特和朔齊
噶爾丹乳母及乳母之子丹津札卜俄羅代。

達爾札。併噶爾丹使人土克齊哈什哈達什
里俄摩克圖哈什哈滾占使人達爾漢寨桑
等進京。今噶爾丹倘親至近地。可擒則擒之。
如不來則探其所在奏
聞。惟視力之所能。仰報
皇上而已。但噶爾丹之子被擒。且必為四部厄魯特
所仇。其中左翼之怨尤深。我哈密微弱。且危

且懼。乞安之定之。所尤懼者。策旺拉卜灘也。
祈
皇上諭以哈密業已歸誠。勿得侵擾之
台。竊謂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誠心向化。擒噶爾
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噶爾丹使人土克
齊哈什哈達什里俄摩克圖哈什哈及滾占
使人達爾漢寨桑等來獻。且言噶爾丹倘來

至近地則擒之。當竭力以報
皇上。殊屬可嘉。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理應議敘。俟
彼到京之日。查例議奏。應照達爾漢白克所
請。着理藩院移文青海諸台吉及策旺拉卜
灘。言哈密回子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既已
歸誠
皇上。爾等勿得侵擾。俟

命下之日。理藩院備文呈
覽。
上從之。
調各路兵禦噶爾丹。
上諭議政諸臣曰。朕至寧夏後。方調甘肅兵前行。似
乎少遲。此時噶爾丹窮極之際。西安滿兵二千。
甘肅綠旗兵一千。俱在甘肅久備。馬畜亦肥。機

會不可失。宜速進薩克薩特呼里克。投勦噶爾丹。此項進勦滿漢兵各帶百日米麪。將闢至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甚近。不必運糧。噶爾丹如已遠遁。此軍計糧而回。上項進勦滿漢兵。俱各賞銀十兩。其外更有當行之事。當奏之事。孫思克博濟阿南達等公議具奏。將哈密所解俄摩克圖哈什哈遣至伊等軍中。如有可行之機。則

不必差俄摩克圖哈什哈往噶爾丹處。即行進勦。如噶爾丹已遁。則差俄摩克圖哈什哈至噶爾丹處諭之曰。吾非來征討。特來招撫。爾可來降。至遣寧夏兵駐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備禦之事。當檄知將軍孫思克著會議具奏。其議以為

皇上籌畫周詳。俱當敬奉而行。請檄孫思克知之。

上從之。

戊午。

上駐蹕高家堡南。

申飭陝西巡撫党愛按察使納雷。時党愛納雷來

迎

駕。

上諭曰。爾等皆地方大僚。凡事當身先率下。朕巡狩

親臨。見爾等竟不盡力。驛中備馬五百匹。而並無到者。緊急事務豈可悞乎。若謂爾等老病。又未嘗早陳。今正有事之際。朕豈使爾等晏然罷去乎。著小心効力。此後仍前不改。斷不輕恕。

加恩故將軍趙良棟。

命保護其妻子。原任將軍趙良棟病故。將軍馬思

喀報至。

上召集隨駕總兵官白斌等

諭曰。趙良棟乃偉男子也。行間著有勞績。但性躁心窄。與人不合。有時奏事朕前。亦語言粗糙。朕保全功臣始終容之。後有疾。朕嘗遣賜藥食。彼所奏請無不准行。此特欲有疾者喜說而速愈耳。今忽聞奄逝。朕中殊爲惻然。聞趙良棟存日。與總兵官王化行不相能。朕至寧夏務爲趙良棟妻子區處。使之安生。斷不使受害於其仇。白斌及衆武弁俱叩首曰。自古以來。功臣能保其身者甚少。雖天下開創之人。或不能免。趙良棟幸遇

聖明之世。一生榮顯。病時屢荷

殊恩。身歿之後。至妻子皆上煩

聖慮。與天地父母之心。不但趙良棟感戴於九泉之

下。凡爲臣子者。無不傾心感戴

皇恩也。

留厄魯特吳克爾於栢林堡養病。

上諭理藩院曰。蒙古吳克爾病著同其弟布達俱交栢林堡守備好生調養。病愈則乘撥秋大臣諾爾布來赴行在之時。交諾爾布帶來。此際卽愈則交京來便人帶來。或不得生。則交其弟用蒙古禮收殮。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厄魯特達喇什等來降。

費揚古奏曰。坐哨副都統遮達禮等解到厄魯特達喇什等言我等乃杜嚕爾阿喇卜灘屬下人。本年正月初五日。自札巴喀之察罕托會地方逃出。來降

聖上。我等現來男子三十一人。婦子七十八口。帶有

馬一百三十七匹。駱駝五十四頭。撒袋十七
副。鳥鎗八桿。腰刀四口。我等逃來時。阿喇卜
灘在札巴喀朱爾庫朱地方。聞噶爾丹在格
格特哈郎古特地方。去年秋。噶爾丹之車里
木布木至阿喇卜灘所而去。其事我不得而
知。阿喇卜灘下人。有七八百許。阿喇卜灘本
身及下人。除駝馬之外。並無牛羊。奉差筆帖
式黑色馬尼圖。在我等未逃出之前。十二月
二十六日。經我等所居札巴喀之察罕拖會
而去。尚離有五六日程。曾指示黑色馬尼圖
道路使之前往。我等逃來之前。阿喇卜灘部
下寨桑等。言根敦帶青在喀喇塔兒地方。議
謂朱爾庫朱地方不可安處。宜往向西七日
程者爾格什喇胡蘆蘇地方居住。噶爾丹回

子阿喇卜灘回子。往俄羅斯貿易歸。丹津俄
木布遇之。縱阿喇卜灘回子。盡擄噶爾丹回
子。已往洪果羅去矣。問之曰。奉差出使噶爾
丹之博什希等。及厄魯特格壘沽英等。汝等
曾見之否。據言途路各異。我等未嘗相遇。問
之曰。阿喇卜灘亦遣使於噶爾丹否。除爾等
以外。阿喇卜灘下人。猶有來降者否。據言阿
喇卜灘並不遣人於噶爾丹。我等因逃來。故
不敢向他人言。問之曰。噶爾丹曾聞其子塞
卜騰巴兒珠爾。
聖上已差人擒獲否。據言聞塞卜騰巴兒珠爾離噶
爾丹。他往捕獵。不聞其被擒。又問曰。爾等厄
魯特。每人俱有馬否。其膘何如。據言每人雖
有馬數匹。俱騎馳捕獵。是以馬膘羸瘦。若不

得獸。則又互相偷盜。殺以為食。除將達咧代
解赴
行在外。俟其妻子馬畜解到日。交歸化城副都統
阿廸解任。為此奏
聞。
上命示議政諸臣。

將軍孫思克請增兵

從之。議政諸臣奏曰。據將軍孫思克疏言。奉
旨命臣率兵一千。與滿兵一路進勦。但遇敵交戰。則營中輜重食物。不可不守。請此兵千名外。再取兵五百名。倘遇敵交戰。以此兵守營。臣率精兵一千。酌量調用。可以破敵決勝。現有馬五千匹。此一千五百之兵。每人給馬三匹。需四千五百匹。尚餘五百匹。應照該將軍所

請。除現發兵一千外。再增發五百名。此增發五百兵。亦照前例。每人給馬三匹。拴帶百日糧。每名賞銀十兩。至此項進勦之兵。前已奉
旨帶百日口糧。其隨運米糧。無庸議者也。奏
旨著照議速行。

嚴查倒斃官馬

鑲黃旗親隨護軍頗斂馬斃。內
大臣奏
聞。得
旨。嗣後騎官馬者。其馬倒斃。訊明醫人見證。報該管大臣官員職事首領啟奏。是日
上又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好。皇太子佳否。自神木縣往榆林之路。皆大磧崇山。甚為險惡。非行兵之地。觀此則古人拓地興師。築長城竭天下脂膏於西北者。未可謂非。必非今人之所能也。特仁

者所不爲耳。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不過四百人。尚不勝其勞。將數萬兵如何可行。溝壑多而砂又深。故從楡林出邊取徑於鄂爾多斯而至寧夏。趙良棟三月初二日身故。將軍馬思喀奏報。其子爲天津道。速令急歸。宣化府知府范時崇居官好而行事不苟。可授爲天津道。宣化府亦係要地。捕盜同知祖允泰著爲霸

州知州。時居官好而行事不苟。可補授。俱著星速赴任。朕行程已遠。奏報間隔。嗣後行在寄京之札。卽於次日答奏。此際如有諭旨無事亦於次日內答奏。各省來京者問今年春景如何。雨水如何。寄聞。朕躬雖在軍中。而慮周天下。刻不能忘。此心此意。何時可釋。此奏於初七日午後到。立將進獻

皇太后諸物。親視包裹閱本批報。匆匆書爲。至給燭時始畢。隨卽發行。嗣後報到日時。務開本上發來。朕巡行秦晉。但恐萬人非議。行事或有不當。日自兢兢。如南巡禮不敢隕越遺羞。幸而兵民感朕積恩。無不來集。莫之郤遝。念朕躬不德。如所行稍有不協。何能掩萬人之耳目乎。皇太子勿爲朕慮。如效明武宗之所爲。何以還歸也。

己未。

上駐蹕建安堡東。嚴禁強買搶奪民財。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隨駕人員搶奪強買民物。朕皆差官查拏。被獲則從重治罪。但恐京城後來者及離大營在一二日後至者搶奪強買民財。亦未可知。著曉諭經過沿途地方官員。如有此等事。查拏指參從重治罪。係誰家人。其主一

併治罪其衆人車輛不得攔阻着迎行傳諭

庚申

上駐蹕王關洞止總督吳赫迎

駕

上諭行兵部曰羅大虎報云總督吳赫總兵官王化行於本月初六日自寧夏來迎駕督撫料理擡餇馬匹事甚緊要如起行前來不論已到何處

此旨一到即刻歸去王化行照常來迎着兵部作速檄知

辛酉

駕次榆林主事薩哈連查明榆林至寧夏路程來奏

薩哈連奏曰臣出榆林邊外問鄂爾多斯多羅貝勒汪舒克旗下四等台吉噶爾馬等曰自榆林由邊外至寧夏之路須幾宿乃至寧夏及水草何如噶爾馬對曰往寧夏之正道自榆林至馬齊圖扎達海爲一站八十里有小泊一方自馬齊圖扎達海至海流圖河爲一站八十里有大河水自海流圖河至拖河圖爲一站六十里有小泊一方井一口自拖河圖至納林河爲一站六十里有小河水自納林河至古魯爲一站八十里有井一口自

古魯至阿兒灘噶達素爲一站八十里有井一口自阿兒灘噶達素至烏喇素爲一站九十里有井一口自烏喇素至察罕拖羅海爲一站七十里有井一口自察罕拖羅海至哈沙圖爲一站五十里有井一口自哈沙圖至橫城口爲一站八十里此路分爲九宿第十站至橫城共七百三十餘里水甚少路亦大

砂又有沿邊外至安邊一路自榆林至他喇泉為一站七十里有泉水自他喇泉至海流圖河為一站八十里有大河水自海流圖河至什喇泉為一站八十里有泉水自什喇泉至扎哈泉為一站七十里有泉水自扎哈泉至哈達俄羅木為一站五十里有河水自哈達俄羅木至蘇海阿魯為一站六十里有河

水自蘇海阿魯至安邊為一站六十里此路自榆林起宿六宿至第七宿到安邊共四百七十餘里路雖小有砂而水草足用及問安邊以外由邊外到寧夏之路無人知之為此

奏

聞奉

旨報聞爾既來効力再差爾一次爾今即往視安邊至寧夏之路如或可行則告之鄉導官布達等從口外擺站爾身至蘇海阿魯候駕

命擺站馬由口外送寧夏理藩院奏曰前因

駕由榆林由邊外至寧夏是以自榆林起擺站至橫城口止以內路所備驛馬每站設三十匹候

駕臨寧夏撤去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今

駕由榆林進安邊應不必設驛至橫城口但設至安邊候

駕進安邊撤去其驛中所設之馬仍各交坐塘筆帖式蒙古台吉官兵起解至安邊交地方官酌撥官兵護送筆帖式同監每站與以空草遞送至寧夏交上駟院或從邊外視水草佳處放青而去直赴寧夏交上駟院請

旨定奪。

上在行邊外草佳。此馬從外趕赴寧夏。

壬戌。

上出邊。至他喇布喇克駐蹕。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便宜調發蒙古兵議政諸臣

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咨言。達爾漢親王。四

子部落毛明安。三吳喇忒。爾士默特旗兵被

甲所攜馬畜有限而欠膘萬一奉

旨調遣。必致有悞。是以留該王貝勒貝子公部長

台吉等於軍中。令將官兵更換等因。理藩院

為之轉奏。

上諭凡調遣外藩部長兵馬之事。俱已交大將軍。如

皆請旨而行。則有倉卒軍機。必致遲悞。嗣後遇

此等事。俱聽大將軍便宜調遣。

使增置驛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今日所安之塘較遠。使馬

勞苦。其間再增一塘。至明日駐扎之地。其間亦

增一塘。每塘設馬二十匹。若彼此相近僅四五

十里者不必增設。至西北方草美論衆俱至其

地牧放。

使榆林各衛堡照州縣例積貯米糧。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州縣俱論大小積貯米穀兵

丁所駐沿邊衛堡亦甚緊要。其榆林等處衛堡

俱照州縣大小積貯之例。將捐助米穀積貯預

備。着交該巡撫遵行。

皇太子奏

聞措置塞卜騰巴兒珠爾事宜。

皇太子奏曰。頃奉

上諭六塞卜騰巴兒珠爾到京姑勿處置俟其父
噶爾丹聲息其到日當如何集衆宣示皇太子
可與滿漢諸臣確議遵奏再遵旨而行臣遵即
召集滿漢大臣會議以爲噶爾丹者乃一異
國之生肆虐西域歷有年所近復猖獗侵我
邊境
父皇乾剛獨斷

決計親征爲此生民不憚勞苦整旅一臨噶爾丹
遂爾大敗魂飛遠遁下人紛紛離散噶爾丹
僅存一子竟不能保恰符
父皇之妙算即被擒獲良由噶爾丹罪惡貫盈是以
舉朝文武天下人民無不切齒當於噶爾丹
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解到之日臣出校射
場召集諸王以下內大臣侍衛都統部院大

臣以上觀之闕畢示衆自午門至東長安門
召集滿漢文武官員八旗各佐領軍校押塞
卜騰巴兒珠爾進東華門引之使跪而觀之
仍令出東華門進左闕門出東長安門使衆
觀之出東長安門外後兵民商賈有欲觀者
咸令觀之將塞卜騰巴兒珠爾監禁理藩院
附近閒房其乳父另行監禁既奉

諭旨將塞卜騰巴兒珠爾略俟噶爾丹聲息應交
該部支給食物至看守塞卜騰巴兒珠爾當
酌撥八旗護軍參領官兵小心防守併派理
藩院司官二員專理恭俟
父皇諭旨欽遵而行謹奏
癸亥
鴉次哈留圖郭爾以衛徵喇嘛徒衆交大喇嘛阿齊

圖納爾濟等。理藩院奏曰。大將軍費揚古咨
言。右衛監禁罪犯衛徵喇嘛徒弟一百四十
三人。旣奏
上諭寬宥釋放交歸化城都統飼養。應給伊等口糧
養之。但歸化城之米。所以備備軍中機務。似
不得遽爲支給。查伊等俱係彭素克喇嘛屬
下徒弟。應將伊等交住持大喇嘛阿齊圖綽

爾濟彭素克格隆。當如何安插看養之事。定
議報部。使之養之等語。此項一百四十三人。
俱應交阿齊圖綽爾濟彭素克格隆。議定如
何安插報部之日。再議。又咨言歸化城事務
須趨赴辦理。旣至遲悞而驛遞亦勞苦。仍請
照前交土默特都統副都統辦理等語。但歸
化城地方緊要。旣係大將軍費揚古專任管

理則歸化城事務不便竟交都統副都統應
將常行事理交都統副都統辦理。其緊要大
事。仍行咨大將軍可也。
上從之。
甲子。
上躬親隨行商販渡無定河。是日渡無定河。
上見貿易民馱。步揹來販。俱令乘近侍人員馬後而

渡。貨物俱在馬上運過。
諭曰。隨來販子。過河能渡則渡。如不能渡俟駕至
朕將親臨渡之。
駐蹕庫爾祈喇地方。
命安遜等九處鑿井。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安遜埠井盟城堡摩布喇
等九處。水泉不多。應預差人加增鑿井。着大學

士與兵部會議併撥鄉導一人前去伊桑阿等會議以為自安邊至花馬池俱係榆林總兵施世驃所轄地方應着總兵施世驃與派出鄉導同往自花馬池以外俱係寧夏所轄地方應交花馬池副將祖鄉導法保等所指下營之地一處增鑿五口

上曰行在所有鄉導俱有執事着派出學士黃替前

往併着總兵官施世驃亦去黃替等務必追見法保商議朕亦有旨諭法保等矣若邊外有水則編次宿頭由外而往如由外往則不必鑿井如口外無水則由內路而往視法保等所指下營之地加增鑿井如有水則多鑿更妙倘鑿不得水預先星速檄報如此則駕易行矣

撥馬給將軍博濟之兵甘肅巡撫郭洪奏曰將軍博濟兵二千無馬將軍孫思克綠旗兵餘馬二千匹即以此撥給博濟之兵或於採買馬駝內酌量撥給則軍務不致遲悞矣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其議以為西安滿兵駐防肅州者二千每人有自備馬三匹此二千兵內家貧者除去五百此兵之馬一千五百匹及孫思克撥兵餘剩之馬五百匹巡撫郭洪自行

採買捐助馬駝一千許匹內選擇臕大者如或不足則令該撫與將軍孫思克於文武官員及不出征綠旗兵丁內揀擇臕大馬騾撥給滿兵一千五百每人二匹前進征勦毋失機會其所買牛羊俱隨軍起解買助馬內臕瘦者給留下五百滿兵喂養

上命如議速行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驛解厄魯特恩克達爾
漢寨桑。阿南達奏曰。二月二十二日。哈密達
爾漢白克額貝都拉解到恩克達爾漢寨桑
乃滾占之妻奴渾達喇所差使人也。臣問之
恩克達爾漢寨桑。據云。噶爾丹自被
聖上擊敗以來。並無糧食。難以為生。故滾占之妻奴
渾達喇去歲八月間。離噶爾丹。各自度命。探

捕禽獸。欲投奔青海。差我先至哈密乞撫。是
以被執解來。查前者哈密達爾漢白克額貝
都拉。遣使來告臣曰。哈密地方。厄魯特或來
乞。或來逃。其人甚多。哈密地小而貧。不能養
之。欲解赴軍前。則馬畜羸瘦。不能遠解。爾後
若有此等厄魯特來。請驅逐之。臣謂來使曰。
皇上好生。離散之厄魯特人等。陸續來歸。已俱使各

得生業。爾等當體
聖上好生之心。有來降者。酌量收養。俟軍務既畢之
時。即遣人往取。茲因往取此項人眾。併查取
恩克達爾漢寨桑同來之人。先解恩克達爾
漢寨桑前去。
上以示議政諸臣。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噶爾丹情形。阿南達奏

曰。據噶爾旦多爾濟遣其寨桑阿好來報云。
我舊屬多爾濟阿兒達爾哈什哈等六口。於
去年十二月內來。言我貧不能存。去歲八月。
辭噶爾丹。言欲往投舊主噶爾旦多爾濟。噶
爾丹言。汝去吾不汝阻。即在吾左右。吾不能
養汝。汝到彼。可語噶爾旦多爾濟曰。汝姐阿
奴在日。言我必以女鍾齊海嫁噶爾旦多爾

濟。我巳允之矣。今汝姐巳歿。此女或娶或不
娶。一憑尊意。其言如是。吾非欲娶此女而相
告也。但以其為噶爾丹囑我下人之言。而告
侍衛耳。為此奏
聞
上以示議政諸臣。
乙丑。

駕至扎罕布喇克。副都統阿南達以策旺喇卜灘遣
書於噶爾旦多爾濟之事奏
聞阿南達奏曰。三月初六日。噶爾旦多爾濟。遣其
人阿爾達爾莽柰來。言策旺喇卜灘。遣人致
書於我。我亦遣俄達等五人答詢其安。為此
移知侍衛。併送策旺喇卜灘之書。閱策旺喇
卜灘所遣噶爾旦多爾濟之書云。汝與我向

為姻婭。互相唇齒。言歸於好。亦汝所知。後博
碩克圖之事。汝所共知。然與我兩人。毫無干
涉。如仍前安好。想互有利也。今汗處逃來人
告曰。閻遣其阿兒達爾哈什哈來招爾。將以
其女妻之。思其情殆因無定居之策。故誑汝
是實。爾倘墮其計。娶其女。則與衆為戎首。亦
是實。倘謂我此語是實。則毋結姻。倘以為謬。

一惟尊裁。閱阿兒達爾莽柰曰。猶有口傳之
言否。據云。策旺喇卜灘言。我輩向來同好。請
仍前歸好。恐墮其局而娶其女。又前者因行
人之便。寄書三次。欲與和好。何以竟不見答。
特遣人羅卜藏厄林辰往詢。此言之外並無
他語。併將策旺喇卜灘所寄噶爾旦多爾濟
之書。呈奏上

聞

上命示議政諸臣。

遣前鋒侍衛奇薩穆等往視地方形勢。

上諭行兵部曰。着以前鋒侍衛奇薩穆長史康濟根爲首領。率侍衛津巴穆扎哈爾鄉導侍衛阿南達羅卜藏什喇卜。着奇薩穆選擇寧夏所有新滿洲三人。帶往伊克敖拉巴漢敖拉。相度地理。

前去十人。每人帶馬夫一名。每人給肥馬三匹。其馬不得動官喂之馬。着總督吳赫以自置肥好之馬給使騎去。令伊等使無弓矢刀鎗者。俱齊備遣行。

以喀爾喀巴爾達等逋逃。俱正法。副都統阿南達奏曰。去年十一月初三日。什喇葫蘆蘇臺坐哨之人來報。見哈喇托克地方。有人形踪。臣即差肅州守備馬紀衛喀爾喀達爾漢他布囊班第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雲端等。帶兵百名。前往蹤探。馬維衛等既到。問係喀爾喀吉爾等。既係喀爾喀。喝令來降。竟不肯從。隨即交戰殺其一人。餘皆率其妻子而往走峻山。馬維衛等追之。其山險峻。地方窄惡不可進而止。獲男婦子女十七口。駱駝十四頭。

羊三百隻。其餘之人向西逃去。坐哨喀爾喀台吉伊爾登和碩齊格寧等。見有人蹤蹤探前去又獲二十六人。問擒獲之喀爾喀巴爾達等。據云。我等原係格春喀春屬下人。今屬公汪舒克之下。因貧窮捕獵爲食。已五年矣。聞我舊主之孫衛徵阿海。在青海住劄。欲往投之者有之。欲於青海界上偷馬。往投喀爾

附者亦有之。我等原居哈喇托克地方。大兵
既到。我等俱欲投降。而吾長畢立克圖寨桑
不許。與戰而敗。敗後。畢立克圖同其子女步
行。往青海默爾根帶青台吉處去矣。臣等欽
惟
皇上愛育喀爾喀等。俱使之各得其所。而畢立克圖
寨桑等。背

高厚之恩。不即投降。反來拒戰。及至擊敗。仍向青
海而去。殊為可惡。為此將前後擒獲四十三
口。驛解前去。
上命議政諸臣會議。咸以為喀爾喀畢立克圖寨桑
等逃去而遇官兵。喝降不降。反與拒戰。敗而
逃往青海。殊為可惡。應將現獲四十三口內
其男子正法。其子女俱賞給擒獲喀爾喀効

勞之蒙古綠旗官兵。俟獲畢立克圖寨桑之
日再議。
上從之。
給疾病商人醫藥。
駕行。見路旁一人病臥。遣人問之。係陝西人。名王以
進。隨大兵貿易。因病故不能行。
上賜藥飲之。又差親隨侍衛關保。給王以進官馬乘

坐。帶至營中。交與御醫治之。
諭授渡河之法。
上諭護軍統領蘇丹曰。明日渡哈灘俄羅木。不可亂
渡。恐致陷溺。令於渡口魚貫而過。若在他處亂
渡。人馬可虞。著諭衆通知。
鄉導護軍參領孫果等失道。分別議罪。內大
臣奏曰。鑲黃旗鄉導護軍參領孫果當直率

領輜重。而不由修整之大道。所行非路。勞苦駝馬。情罪殊為可惡。坐此應革去孫果護軍參領之職。不准折贖。鞭一百。鑲藍旗鄉導護軍參領顧爾喀。在後射兎。見孫果率輜重所行非路。不即追上。由修整之道而行。乃從非路勞苦駝馬。殊為不合。坐此應革去顧爾喀所加一級。併護軍參領。不准折贖。鞭五十。正

紅旗鄉導佐領署護軍參領庸帶。奉親近侍衛關保伍什傳

旨。遣諭輜重由修整大道而來。而庸帶遺漏。以巳意告之孫果。殊為不合。坐此應將庸帶革去佐領之職。不准折贖。鞭五十。親隨侍衛關保伍什傳

諭旨並不錯悞。應免議。得

旨。孫果前日已經痛責。著免鞭責。革職。交馬五。使在捕獵行走。顧爾喀庸帶。各罰俸一年。餘如議。

丁卯。

駕至通阿喇克。主事薩哈連勘明邊外之路來奏。先是

上諭薩哈連。着明出安邊由口外至橫城之路。如可行則即告之鄉導布達法保。在邊外編次宿頭。

至是薩哈連奏曰。臣勘明自安邊由口外至橫城之路。自蘇海阿魯至巴顏和碩八十里。井二口。自巴顏和碩至班土庫木七十里。井二口。有一小泊。水鹹。自班土庫木至伊克什克爾湖七十里。水鹹。有井三口。自伊克什克爾湖至庫克叙爾七十里。井二口。自庫克叙爾至哈畢圖興武營六十里。井四口。自興武

管至科爾格湖七十里。大湖自科爾格湖至
横城六十里。共四百八十里。此路水少而草
亦惡。又見安邊八十里外。定邊相近。有一泉。
自定邊至花馬池。六十里。邊外有一泉。自花
馬池至淸水營。一百七十里。外有一大湖。除
此三處之水外。其餘當宿之地無水。邊外不
可行。故告之布達法保。伊等前去。從邊內編

次宿頭。爲此奏
聞。
上報聞。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八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九

戊辰。
駕至安邊。議發官兵隨糧。以禦噶爾丹。先是
上諭議政諸臣曰。噶爾丹窮迫。東向逃竄。亦未可定。
應發滿洲綠旗兵。携百日糧。至郭多里巴兒哈
孫地方偵探堵禦。將所運米順黃河而下。分行
之時以駝騾馱運。著馬思喀與于成龍會議具

奏。議政諸臣奏言。
諭旨誠是。俱當欽遵而行。應即檄馬思喀于成龍
速議來奏。
上曰。朕意如是。將此檄問寧夏參贊諸臣。其意云何。
至是馬思喀及參贊諸臣議曰。將軍孫思克
等進兵後。噶爾丹窮迫。向東逃竄。亦未可定。
皇上欲預遣兵駐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偵探堵禦。

皇上廟算誠是。臣等再四圖維。無復他議。俱當遵
旨而行。應發西安兵。王化行兵。京城前鋒兵外。請
帶馬馱子母砲八門。鉄砲一門。撥章京一員
驍騎校一員。披甲十名。共馱砲藥砲子駱駝
十六頭。於協理上駟院事副都統達禮善帶
來駱駝內。有膘壯者。取十六頭。令是軍支百
日糧。於三月十九日起程。于成龍尚未到。今
日于成龍始到。俟到後。將運米之事。另議具
奏。

命議政諸臣議奏。集議以爲該將軍既奏稱
皇上籌畫周詳。頒此
命旨。請遵行之。當如該將軍所奏施行。至將軍請
撥大臣之處。俟
欽點。

旨。且暫止。其馬應如何。糧如何運。尚未陳明。著
以此行文詢于成龍等。于成龍等奏言。寧夏
所有兵三千。及大同赴寧夏大小官員披甲
僕從。每月以倉斛二斗算。一百日共需米五
千石。總兵官王化行官兵僕從一千。需米七
百石零。除臣七人外。運米旗下章京及理藩
院章京筆帖式撥什庫。應給糧一百八十石
零。若僅以前鋒二百。寧夏兵八百。及王化行
兵。合算共二千名。需米二千三百九十七石
六斗七升八合。現在運米向派尚書庫勒納
等解來駝騾。彼尚未到。捐納不合例牲口。現
到四百。學士朱都納所買五千匹內。給兵餘
剩之馬。及採買之馬。尚未知實數。總督吳赫
所備八千九百餘馬。在平涼等處餵養。俟其

全到。擇賸馱載與大兵一齊起程。問總督吳
赫。言米陸續運來。至馱米既多。必須鞍架。上
下方便。至下米地方。亦不至雨水沾濕。請交
總督吳赫。作速備辦。至解到駱駝騾馬。恐有
瘦損。應交該督備辦三四牛車四百輛。奏至。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如于成龍奏。檄總督吳赫速
運糧到寧夏。備辦鞍架。既用駱駝騾馬運米。

不必備車。將軍馬思喀等進兵運糧事。既俟
駕至寧夏再議。則于成龍所稱以駱駝騾馬馱米與
大兵一齊起程之事。亦俟到寧夏再議。奏入。
上命備三四牛車三百輛。餘如所議。
命止寧夏官兵遠迎。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若檄寧夏諸大臣。勿得遠迎。
以勞馬力。止令諸大臣單身至黃河對岸迎接。

其餘將士俱俟駕到寧夏之日。近城地方步迎。
總兵官王化行請獵於花馬池以觀軍容。
不許。王化行口奏曰。臣蒙
聖恩。擢爲要地總兵官。並無纖毫仰報
高厚。去年率領寧夏兵進勦噶爾丹。回師之日。臣卽
儘力採買馬匹。軍需俱已齊備。
皇上若不因噶爾丹之事。豈臨寧夏。臣標官兵盔甲

器械現俱全備。當令披執揚旗列陣恭請
皇上閱視。又過花馬池黃羊野兎甚多。臣欲預備馬
兵五百名。請
聖駕行圍。
上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尚未撲滅。正
有事之際。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丁來花馬池。
往返須七八日。馬匹必致疲瘦。夫獵獸細事耳。

闥噶爾丹爲急。今罷獵而休養馬匹。以獵噶爾
丹何如。爾速遣人止其來花馬池迎接其餘兵
丁。俱不必披執。照榆林兵丁。排列迎候。俟朕至
寧夏。閑暇之日。再閱爾軍。
己巳。
上仍駐蹕安邊城東。
諭護軍統領托倫曰。今日天雨且寒。駱駝馬騾喂

草。或在營中。或在城內。各從其便。其野外牧放
之駱駝馬騾。俱好加苫屜。著通行曉諭。
庚午。
駕次定邊。厄魯特羅卜臧等來降。厄魯特羅卜臧汪
扎兒格楚兒阿旺拉卜灘班第等來降。伊等
俱噶爾丹屬下人。二月十七日。自薩克薩特
呼里克地方逃出來降。言我等逃至此地之

時。噶爾丹尚在薩克薩特呼里克居住。使臣
博什希格蟲等二月初一日到。十五日見噶
爾丹。在噶爾丹附近居住者有丹濟拉阿拉
兒拜等屬下共百戶云。大將軍費揚古。將伊
等解送
行在。理藩院轉爲奏
聞。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是日尼麻唐庫圖克圖等
至。有旨奏。
辛未。
駕至花馬池。主事巴雅思呼朗報湖灘河朔至寧夏
安塘之事。理藩院奏曰。巴雅思呼朗報稱。奉
旨將情願効力布顏努等十三人。自湖灘河朔起
至寧夏止。安十三塘。將安塘日期。檄知大將軍。

其布顏努令坐湖灘河朔以內。欽此。欽遵。布顏努坐於烏瀾巴兒哈孫。其十二人。僉欽坐呼蘇臺。馬之德坐哈什拉克。劉世祿坐額伶烏黑禮。陸芝秀坐白塔。巴圖坐察罕齊勞圖。陳世安坐鄂爾濟圖蘇麥。閆散覺羅明玉坐達布素諾爾。宜思孝坐托索圖果兒。蘇達坐穆色。吳興祚坐倘索爾。祖興邦坐拜圖。劉思炎

坐祁他特布拉克。自祁他特布拉克至橫城驛三十里。安塘畢。報大將軍外。相應報部。為此轉奏。

上報聞。

以第巴密奏事情語諸臣。

上諭內大臣曰。朕駕今已到寧夏。大將軍一應事務俱由鄂爾多斯地方新設驛站馳報。著以此檄

將軍知之。至今日扎營之地少北。有力之人。不必言矣。小人不得飲馬。亦未可定。原派四人為一班。明日著各將己馬。親自看飲。管轄之人。亦著好生查視。若有違言不飲者。朕若查出。決不輕貸。其以此遍諭衆執事人員可也。又

召內大臣索額圖明珠大學士伊桑阿入

行宮。

諭之曰。前者朕以達賴喇嘛物故已久。朕知之甚晰。第巴隱之。附和噶爾丹行事。故差保住嚴詰第巴。覩第巴差尼麻唐庫圖克圖來。密奏其情。則尼麻唐庫圖克圖到後。必自陳達賴喇嘛已故。乞為彼隱諱。向亦曾與汝等言之矣。今尼麻唐庫圖克圖果奏言達賴喇嘛物故已十六年。再生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皇上暫隱之。勿

聞於衆。與朕昔語汝等之言畧無少異。索額圖
等奏曰
皇上逆料未來之事。有如目睹。此事果與昔日
諭旨畧無少異。古來哲后何能及耶。臣等不勝驚
異之至。
上又諭曰。保住尚有未完之事。著與尼麻唐庫圖克
圖同往。

臣
謹按第巴蓄心陰險。指達賴喇嘛之名。煽
惑諸部。頤指如意久矣。故諱其死至十六年。
而蒙古諸部落不知也。即土伯特部落亦未
必能知也。我
皇上聰明天錫。燭萬里之情形。如在目前。摘隱伏之
姦謀。如指掌上。及第巴引罪輸情。遣使奏欵
聖明於所欲言者。又已先覺。語云至誠前知。易稱知

幾其神。殆謂此歟。
壬申。
駕次安定堡。達賴汗王布特達阿卜地為擊敗噶爾
丹事。上疏稱
賀。達賴汗疏曰。奉到
欽賜綵緞八端。不勝懽忭。臣等遵達賴喇嘛法旨。如
前和好往來。伏蒙
洞鑒。
勅旨下頒。殊為欣悅。而第巴另有
諭旨中心甚覺憂懼。知噶爾丹違
旨。已蒙懲創。自茲以後。祈仍前歸好。
溫綸不絕。謹具伴疏禮琥珀素珠氆氌上獻。王布
特達阿卜地疏曰。副住持喇嘛津巴扎木素
德木齊索諾木藏布。理藩院郎官保住。賫到

勅書綵幣六疏當面交授。無任懽忭。臣於此遂達
賴喇嘛法旨。奉兩宗道律。勤修不懈。但於
皇上之事。臣雖竭力。未稱
明旨。以致
嚴勅下頒。除另疏覆奏外。併遣尼麻唐庫圖克圖
明白口奏總所
睿照。伏願

鑒憐普惠正覺衆生。
俯念達賴喇嘛道一風同修睦之素。
寬臣寡聞渺見自陳之欵。緣臣無知。蒙開導
訓諭。是以領請
大君慈悲。敢求
昭鑒。
錫以

温綸源源不絕。謹具作疏禮寶珠鐕穪上獻。又一
疏曰。伏以普恤衆生。統御域內。親征逆寇。剪
滅克頑。不留根株。謹應慶賀。謹具字帕一條
克除一切巴咱爾巴達拉納佛勝殘宣武幢
等物上獻。譬之於花。雖易得之物。而用以供
佛總所
睿鑒。理藩院以此三疏進呈。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達賴汗慶賀擊敗噶爾丹
一疏。及王布特達阿卜地遣尼麻唐庫圖克
圖口陳一事。係尼麻唐庫圖克圖密奏。皆無
庸議。今賞到手帕一條佛一尊寶幢一件交
內庫外。其所獻素珠鐕穪。據使人羅卜臧凱尊囊
素。言我等輕身急來。俱留在西寧侯主事保
住到西寧後。照數查收。交地方官馳驛遞送。

奏
旨依議著差筆帖式一員偕保住往取諸物議政
諸臣又奏曰查王布特達阿卜地疏稱
嚴旨下頒不勝憂懼達賴喇嘛避忌出痘丑年出
定俱已告諸內齊陀音庫圖克圖棄世格隆
矣今令尼麻唐庫圖克圖密奏等語目下尼
麻唐庫圖克圖來密奏亦且

密諭不議外又疏稱蒙召班禪庫圖克圖臣反覆
勸駕不知班禪庫圖克圖或爲其年庚不利
或爲漢人蒙古之緣未到或爲
皇上神聖非常僧已陳布尚不能稱
上心自念其身亦未必得當故不赴召非懼博碩克
圖汗沮之而不往也今當遵
聖旨開明班禪庫圖克圖或即令赴京或另日前往

定議再奏等語應令將班禪庫圖克圖赴京之旨
利年月徐徐定議來奏又疏稱請俟後竭力
約解濟隆庫圖克圖伏乞
皇上俯念宗喀巴達賴喇嘛之教留其身命勿毀其
戒體等語但濟隆庫圖克圖者達賴喇嘛遣
和喀爾喀厄魯特者也彼竟不和喀爾喀厄
魯特反導之入邊與我軍交戰情罪甚爲可
惡前已有

諭旨不誅濟隆庫圖克圖然務必解來又稱噶爾
丹之女或令離異與否伏乞
睿裁等語噶爾丹抗
君爲我軍所敗逆賊情罪重大其女斷不得留於青
海務必解京爲是如噶爾丹來降或宥其女
與否總出

上援又疏稱臣意以爲凡事似未嘗悖逆而行但以
無知或有違
聖意之事伏乞寬宥前曾奏請遵
旨効力今但謹遵
聖旨竭力自効而已所
俯念達賴喇嘛錫以
溫綸等語今王布特達阿卜地

嚴旨下頒不勝驚懼諄切奏請謹遵
上諭而行所
俯念達賴喇嘛錫臣
溫綸應遣使頒
諭俟
命下之日以諭王布特達阿卜地
勅交內閣撰擬

上從之
癸酉
上駐蹕興武營西
命將軍孫思克減兵撥馬賫糧進征議政諸臣奏
曰將軍孫思克疏稱噶爾丹爲大兵所敗其
黨羽紛紛逃散此際貧甚窮困當乘機發兵
勦滅今臣等速往薩克薩特呼里克一帶地

方進勦乃我
皇上聖明天縱料事未然非臣等至愚所能及也理
宜立刻出邊進勦但滿兵馱米之馬及砲手
馱馬坐馬未能齊備事關軍機伏乞
勅下兵部不論何項馬匹照寧夏出征兵各給肥
馬之例如數速解甘州一得馱馬臣等即一
而起程一面奏

開。在得前於三月初五日。行文將軍孫思克博濟
令滿兵綠旗兵拴帶百日糧作速前進。續甘
肅巡撫郭洪奏稱。將軍博濟二千兵牲口尚
未料理若拴帶百日之糧。僅用私馬。勢斷不
能議政議得西安滿洲兵二千。每人有馬三
匹。應於二千兵內。減去五百。此一千五百馬
令孫思克撥給彼軍所餘五百匹。及巡撫郭

洪等採買捐助千許馬內。視膘大者撥給一
千五百出行之兵每人二匹。奏
往。在案則孫思克所稱滿兵無馬駝米之處。無庸
議者也。滿兵無駝糧之馬。將軍博濟當用滿
文啟奏。乃博濟不奏同孫思克以漢文啟奏
至砲手無坐馬駝馬孫思克理合先奏。至
令彼作速進兵始奏稱砲手無坐馬駝馬。又不開

出砲手坐馬駝馬數目。孫思克博濟俱屬不
合。此文一到將砲手坐馬駝馬著將軍孫思
克博濟不論何處馬匹隨便撥給進征。勿悞
軍機。
上曰機命不可失孫思克博濟等兵駝百日糧之馬
砲手坐馬駝馬。即取伊等附近綠旗兵之馬如
可不悞則令即行。一面奏聞。如不能恰得。則扣

駝百日糧之數減兵。即取所減兵之馬駝糧而
行。自寧夏進剿之兵朕意不過二千。或二千五
百。伊等如謂減兵則寡而難行。著進臨一處駐
扎。止令寧夏之兵進剿。
甲戌。
駕至清水營。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厄魯特滾濟等來
降。費揚古奏曰。喀倫解到厄魯特特處逃出來

降喀爾喀兩人。滚濟鄂兒齊圖言我等正月
二十三日。自阿拉卜灘所居布顏圖河逃出
來降
聖上。我等原係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屬下人。於倭羅
會湖地方。喀爾喀厄魯特交戰。被擄。在厄魯
特阿拉卜灘之下行走。問滚濟等曰。筆帖式
黑色長史馬尼圖曾到阿拉卜灘處否。阿拉

卜灘居布顏圖河乎。抑將他往乎。噶爾丹在
何所。告曰。黑色馬尼圖於正月十八日到阿
拉卜灘處。我等二十三日逃來時。尚未相見。
不知阿拉卜灘將何所往。我等來時。尚在布
顏圖河。聞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問滚
濟等曰。丹津俄木布在何地。阿拉卜灘之人
除汝等之外。猶有來降者否。告曰。聞丹津俄

木布由洪郭爾奔。不知其何所往。我等逃來。
不敢對人言。問滚濟曰。阿拉卜灘以何物爲
食。告曰。阿拉卜灘等捕獸度日。如不獲獸殺
駝馬爲食。下人嗟怨。言
聖上於西方處處屯兵。盡執噶爾丹所差使人。我厄
魯特今無路可行矣。奏至。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及吳達禪等。

乙亥。
駕次横城。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請於定邊等處貿
易與民雜耕
許之。宋喇卜奏曰。向准臣等僅於横城貿易。定邊
花馬池平羅城三處不許貿易。今若於此三
處與横城一樣貿易。則諸蒙古各就近地行
商。大爲利便。乞准三處貿易。又去歲貝勒汪

舒克公杜稜及我衆蒙古等奏請邊外車林
他拉蘇海阿魯等處若得發邊內漢人與我
蒙古一同耕種則漢人蒙古皆有利益
命問之漢人再諭令當耕種之時謹奏請
旨
上命大學士戶兵二部及理藩院會同議奏遵議鄂
爾多斯多羅貝勒宋喇卜既奏言定邊花馬
池平羅城三處與橫城一樣貿易又邊外車
林他拉蘇海阿魯等處若發邊內漢人與貝
勒汪舒克公杜稜及我蒙古公同耕種則於
漢人蒙古俱有利益應准貝勒宋喇卜所請
定邊花馬池平羅三處照橫城一樣貿易車
林他拉蘇海阿魯等處如邊內百姓有情願
出而耕種者許其出同耕種將此貿易耕種

之事交貝勒宋喇卜等及地方官各自約束
其人勿使爭鬪
上准其議曰後倘有爭鬪蒙古欺凌漢人之事即令
停止
丙子
上自橫城渡黃河駐蹕河崖遣大學士伊桑阿祭黃
河之神文曰朕以歷念安攘巡幸邊境自晉省
濟河以來跋履千餘里歷泰延慶二郡之地茲
復將濟河而西進抵寧夏惟神洪流瀰漾膏潤
弘長灌入漢唐之渠允貽朔方之利朕乘輿式
臨秋祀宜申是用再遣專官虔具牲帛致祭尚
其丕彰靈爽永惠邊氓惟神默鑒焉
皇上特遣
皇長子諸大臣祭故將軍趙良棟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趙良棟乃為國立功之人今
已身故其褊急不足介意明日過其門當遣皇
長子部院諸大臣弔之賜祭一次陳福亦為國
効力之人現經此地亦賜祭一次著議政大臣
滿漢大學士部院大臣會議來奏會議曰趙良
棟為國立功之人前者總督傅臘塔都統諾
邁身故有

遣皇長子往弔之事趙良棟之勞勣較優於兩人
請
遣皇長子諸大臣往弔之賜祭一次陳福亦為國
効力之人亦賜祭一次
硃旨下頒其妻子魂魄俱當感戴而臣等亦不勝
踴躍
上從之著左翼領駙尚之隆內大臣阿米達右翼內
大臣坡爾盆大學士伊桑阿領與侍衛十人偕
皇長子同往
使驛站遞運軍糧時將運于成龍等議運米之
事來回
旨
上召入行宮問于成龍等曰爾等運米之事如何定
議矣于成龍等奏曰運米關係重大或緊隨大
兵或另設隊運致伏候

皇上指示遵行
上曰米隨大軍運往重載長行牲口必致委頓不若
從驛站遞運更番休息為宜鄂爾多斯今已備
四個月糧現有駱駝又告請情願効力著伊等
設百站遞運於事甚便又設站一事計自寧夏
至郭多里巴兒哈孫大略一千二百里自郭多

里巴兒哈孫至伊黑儼羅巴罕儼羅計行九日之程爾等扣算此路酌量安設于成龍奏曰去歲運米奉
旨每石加耗米一斗運往今請加五升
上允之曰運往之米多多益善又問于成龍等曰現有船幾隻每船裝幾何一次可運米幾石于成龍等奏曰去歲有船百餘隻今俱在河內其中有被水浸壞者亦未可定請交總督吳赫作速修整船有未到者作速取來一船計裝三十石今有船百隻則一次可運米三千石
上曰爾等船裝不盡之米著以牲口馱運三千兵減去五百則牲口綽然有餘馱運亦優然白格爾等計二千五百兵口糧帶往著作速修船勿得遲悞至米袋尤爲緊要其式宜小而堅堅則無

拋撒之患小則易於馱負爾等速諭知該撫
皇太子胤礽奏曰奏爲擒獲逆賊之孳子敬攄歡慶之微情事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厄魯特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解至京師官民塡巷盈衢聚觀擁視皆言此逆賊之子在荒遠絶塞之區今爲我所擒者皆
聖謨神武震服遠人之所致也踴躍懽忭臣同諸弟兄諸王羣臣恭惟
父皇聖德神功超出萬古
天威誕布無遠不服惟此噶爾丹逆天違誓罪惡貫盈
父皇念切民生不憚勞苦
親統大兵三臨絶塞殄殘逆黨接踵歸降窮寇聞風倉皇遠遁噶爾丹力竭困蹙不久可必其獻

滅矣今觀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孰擒囚之
檻車解送京師則此賊恣行年久播虐塞外
前旣陣斬其妻今又生擒其子此賊益胆破
魂飛斷可計日授首矣遐塞永清凶逆盡滅
普天中外長享太平之福臣等不勝踴躍懽
忭之至爲此謹具奏
聞

丁丑
駕臨寧夏駐蹕准厄魯特降人吶黑圖等食糧郎中
滿都奏曰本年二月三十日主事丹巴解厄
魯特降人吶黑圖等七十口到厄魯特等營
內伊等無屋可居故於三旗察哈爾內每旗
取帳房三頂分派安插照例給之口糧外吶
黑圖等訴曰我等聞

聖上待厄魯特仁愛非常俱編入旗隊使之披甲每
月蒙
天恩食糧度日但我等未到京者皆無錢糧我等俱
一體來歸
聖上之人亦乞每月給我等一兩之餉臣查得吶黑
圖等七十人口內有堪披甲者三十一丁海
拉圖下等三十三口內堪披甲者十丁伊等

俱未到京不遇編入旗隊披甲之事故未獲
錢糧又布喇其寨桑等一百三十五口內四
人已授官職其堪披甲者五十一丁亦未編
入旗隊披甲故未獲錢糧布喇其寨桑一起
已於驛站助羊一百給之矣念厄魯特等俱
來歸
聖上浩蕩洪仁之內請一例每月給錢糧一兩此後

厄魯特來降人內有堪披甲者亦照伊等毎
月給錢糧一兩。

上從之。
恩卹寧夏陣亡官兵遣官奠醊。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旣臨此地着査寧夏陣亡
官兵加恩陣亡官員有遣官奠醊之例如有陣
亡官員着遣官致奠是日

上遣皇長子往弔故將軍趙良棟。
戊寅
嚴禁借端科派時總督吳赫率寧夏將領
朝見。
上命吳赫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
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
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惟朔方資大河之
灌注疏渠漑田宜於稼穡當玆春風暢遂正三
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
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詞供億擾累小民旣東
作之有妨將秋成之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俱
已儲備足以資用至扈從人員概從簡約所有
馬匹悉牧放水草善地並不須供辦草豆勤恤
民力爾可傳飭有司禁勿借端妄行科派違者

事覺定行處分仍遍諭地方百姓務各安本業
廛無廢市隴無輟耕庶不負朕親歷邊陲軫恤
民依之至意。
臣謹按我
皇上勤求民隱宵旰不遑卽勸兵遠出機務正繁而
於閭井之生聚土田之沃瘠
翠華所臨必加

諭前，益無時無念不以民依爲重也。至於師行芻
糗儲偫，有方略從清嚴，絲毫不擾，而猶恐
不肖有司，借端供億，私歛小民。
特飭嚴諭，概行禁止。自古有事西陲者多矣，顧師
旅甫動，則輸輓爲勞，軍馬經過，則驛騷不
免。豈有出塞萬里，行師數年，而閭閻無輓
運之勞，過郡鮮横索之苦，良由我

皇上事事精詳，
廟謨先定，故能不煩民力，而坐奏膚功也。
檄青海台吉策旺拉卜灘保護哈密。理藩院奏
曰，爲保護哈密事，請檄青海扎什巴圖爾等
八台吉曰，哈密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向
慕
皇上德化，誠心歸順，朝聘貢奉不絶於道。今又擒獲
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十克齊哈什
哈等人，陸續來獻，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既
已來
王內屬，恐爾等下人無知，擅行侵擾，亦未可定。著
各將屬下無知之人，約束嚴禁，毋得妄行侵
擾。奏入，
上以保住於二十九日遣行，發青海文，郎付保住帶

去，發策旺拉卜灘文，付侍郎常綬帶去。
諭內大臣大學士等曰，著將寧夏所有鄉紳或武
進士武舉武生及殷實人民，有情願自備資用
軍前効力者，開名奏聞。
已卯，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來會於郭多里巴兒哈
孫地方。

上諭內大臣等曰。今卽酌量寧夏兵前到郭多里巴
兒哈孫地方之日。檄令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
來會。
覈查扈從人口數目安插馬瘦人員於蒙古驛
中。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著查明隨駕前往之六臣侍
衛護軍執事人員部院官員人口數目核算所

需口糧總數幾何。併查明大臣侍衛執事人員
瘦馬數目。如部院官員亦有馬瘦者。俱安插蒙
古驛站中。

恩賜昭木多翁金陣亡寧夏官兵銀兩。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今親臨此地。著查寧夏官
兵去歲於昭木多翁金地方陣亡者來奏其議
敘之處。該部照常議敘外。官員則遣侍衛往弔

兵丁則於此地給身價銀。至是寧夏總兵官王
化行造册送到。伊桑阿奏言。查寧夏陣亡官
二員。兵丁六十一人。遊擊陳維屏係福建人
其妻子攜柩已回原籍。此地遣弔給身價之
處無庸議。千總劉進孝之妻現在此地。應遣
侍衛往弔之處。交領侍衛內大臣照例給身
價銀一百五十兩。其馬兵六十一名。照例各

給銀五十兩。共需銀三千二百兩。此銀應著
該督支給。
上從之。
以採買馬駝撥給將軍孫思克之兵。侍郎西米
圖等奏曰。臣等會同地方官。自三月初五日
起。至十五日止。買得駱駝六十一頭。馬三百
三十五匹。騾八十匹。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近者會議得巡撫郭洪等

採買捐助一千許馬駝內。膘大者撥給滿兵。

剩後馬駝騾牛羊。請停採買。奏

准行文在案。如前給孫思克等兵膘大馬駝不足。

將此續買駝騾撥給。如孫思克等之兵。已經

起行。則交地方官喂養。

上從之。

將軍孫思克等奏報。俟得馬運糧。即當進兵

之事。議政諸臣奏曰。將軍孫思克等疏稱。奉

上諭云。前已行文孫思克。令彼文到。一面啟奏。立刻

起行。令其馬膘如何。何時至嘉峪關。幾日可到

往克薩特呼里克。何日起行。此文一到。作速遣

奏。欽此。臣官兵。馬俱肥壯。自甘州至嘉峪關。第

七日可到。自嘉峪關到薩克薩特呼里克。須

用一月。現有標下五百滿兵之馬一千五百

匹。綠旗兵所喂馬五百匹。共二千匹。其砲手

馱米之馬一千一百十二匹。尚未撥給。俟馬

一得。即一面起行。一面啟奏。查會議奏言。砲

手坐馬馱馬。應令將軍孫思克博濟等不論

何處馬匹。隨便撥給進勦。奉

旨。機會不可失。孫思克等馱米之馬。砲手馱馬坐

馬。即取彼處綠旗兵之馬而行。如不能恰得。則

扣米數減兵馱米而行。如彼云不能行。則前進

駐扎。令寧夏兵進勦。欽遵行文在案。是孫思克

等所稱馬未撥給之處。無庸議者也。

上從之。

庚辰。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員外博什希等出使噶

爾丹歸先是遣員外博什希筆帖式常壽併
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賚
勅往諭噶爾丹至是費揚古奏報曰據侍郎滿丕
咨言三月二十二日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
什希筆帖式常壽及噶爾丹使人喇木扎卜
等併格壘沽英本身連妻子十三口俱到爲
此先以博什希奏摺咨送前去若博什希等

到後即遣赴
行在則人多而行路必致遲悞且格壘沽英身帶
重傷不能速行是以差人往迎將先使博什
希格壘沽英之子吳巴什察哈代三人星速
馳赴
行在續使常壽格壘沽英曼濟阿旺丹津及噶爾
丹使人拉木扎卜丹濟拉使人羅卜臧等亦

星速馳往謹先以博什希奏
聞摺子遞送呈
覽上奏摺云臣博什希等謹奏臣等欽遵
諭旨於正月二十九日距噶爾丹所居薩克薩特
呼里克以內二日之程抵台吉吳思塔處止
臣等毋前三十日格壘沽英往告噶爾丹二
月初二日噶爾丹使綽什希巴圖爾來謂臣

等曰我汗問
旨不勝懽忭今日吉辰請領
勅書另日與欽差相會臣等奉
勅書授之十二日厄魯特之滾濟來云我父賽音
轄會克噶爾丹之使得受
皇恩我妻現在京城此地有我兄什達里我二人必
覲便往降

皇上十四日綽什希巴圖爾來言我汗遣我來請欽
差相見博什希常壽將與俱往綽什希巴圖
爾言我汗但請欽差相見是以臣博什希曰
午起程乘夜而行次日日午至噶爾丹之地
但云少待即請相見遲延日落噶爾丹乃至
野外坐巖上令臣遠坐使二人夾臣膝坐兩
旁不令近前迭相傳語宣

聖諭畢噶爾丹曰我聞
皇上沛此
溫綸不勝欣藉自今
聖上凡有所
諭惟遵
旨以行而已我之言已在疏內我之意已語我使
人使人到日當口奏也語畢即起乘馬而去

臣亦回帳中二十四日丹濟拉遣其下常達
里來述丹濟拉之言曰前蒙
聖恩以察哈代以諭臣之
旨聞之不勝惶悚
皇上洪恩如海臣非知而故避之但臣有所難故且
止於此今
勅內開載臣名復口授格壘沽英

溫言臣即欲遵
旨而行奈噶爾丹疑臣不復差遣臣是以將中心
欲奏
聖上之言俱告之察哈代又語之格壘沽英矣今不
使特請欽差相見敢布衷曲惟欽差垂察焉
因車陵之使楚呼拉格隆言車陵已往額克
阿拉爾去矣故給以部發印文而遣之因伊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使阿爾達里轄言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由額客敖拉至古爾班克勒。採稆為食遊牧而去矣。故亦以部發印文給阿爾達里轄而遣之。是日綽什希巴圖爾率拉木扎卜等兩人來。告云昨派出格壘沽英為使。彼挈其妻子潛逃。是以派出拉木扎卜代使。奏疏及一應言語。俱在是人。故送

之來。臣博什希等。二十五日。自薩克薩特呼里克起程而來。遇前此自京前去之察哈代曼濟問察哈代云。與汝同行之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等。俱到彼否。伊蘭太等。何以不與爾同來。答曰。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吳爾占扎卜之母。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及其家人。俱已到彼矣。伊蘭太等與我同行。至松

柯羅阿濟爾罕西方瀚海而宿。夜有二十餘人執械來襲劫我馬駝。我僅取得一瘦馬。餘皆被劫。天明後我帶馬夫準塔爾棒

勅旨步行。至格格特哈郎古特地方。遇納爾拜噶卜楚攜我見噶爾丹。我以

勅旨授噶爾丹。又以我被劫及吳爾占扎卜之母等俱被劫之事。告噶爾丹。噶爾丹言爾識其

地。當遣綽和羅多爾濟同爾往迎而來。我經六七宿回迎伊蘭太等。一人亦不在原處矣。我馱疲乏。乃畱止。綽和羅多爾濟往尋至車爾貝阿爾薩蘭寨桑家。見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向彼問伊蘭太何在。答以不知。綽和羅多爾濟乃帶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見噶爾丹言其故。噶爾

丹又發二十餘人同綽和羅多爾濟往擒車爾貝阿爾薩蘭桑及其家產。令人審訊言彼家人名對烘者。劫其牲口。交其家中。又一人已在逃云。噶爾丹言牲口既係彼取去。則人亦係彼所殺。遂將車爾貝阿爾薩蘭桑夫妻給以兩男一婦。令徒步逐至哈密。斬其家人對烘等四人。其餘人口家產。俱抄沒。至

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欲竊綽和羅多爾濟之馬而逃。綽和羅多爾濟覺之。執而殺之矣。吳爾占扎卜之母。阿爾拜家人遇見。送噶爾丹。已交還伊子吳爾占扎卜矣。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家人。亦交吳爾占扎卜。使之暫養我之馬夫。我已帶來。噶爾丹差人各處尋見伊蘭太張正宗。俱無蹤云。問曼濟阿旺丹

津曰。爾等同行鄂爾齋圖垂達克。俱到本地否。伊等何以不與汝同來。曼濟言我至噶爾丹處。鄂爾齋圖垂達克。皆各散去。我之來也急。伊等不得而聞。我於正月初一日。到薩克薩特呼里克。初二日。見噶爾丹。捧

敕書授之。噶爾丹問

聖上之兵如何。我對曰。不知其數。兵甚多。見其往來

更調。噶爾丹又問兵何以至今駐扎。我對曰。因丹濟拉兵來。故仍在彼防備。噶爾丹又問見丹巴哈什哈察罕什達爾哈什哈等否。我對曰。丹巴哈什哈察罕什達爾哈什哈。已授職為內大臣。在京。以沙克珠木為內大臣。待之如舊臣。隨

駕而行。噶爾丹又問衆厄魯特如何撫養。我對曰。衆

厄魯特俱加愛養有離散之人各處尋覓
皇上親視配合我皆親見之噶爾丹默默無言一日
噶爾丹至諾顏格隆家丹濟拉阿巴吳爾占
扎卜俱在坐飲酒吳爾占扎卜謂噶爾丹曰
我輩自去年冬以薩克薩特呼里克獸多故
居於此今獸已駭散矣春間青草將出如往
降

聖上則往近之如不降當另圖一策首鼠兩端而待
斃乎且汝又欲扶宗門之教以行事哉四厄
魯特七旗喀爾喀已略盡矣爾國已破父子
夫妻離散我輩從汝自始至終惟汝意所欲
行究無補於宗門之教反造罪業而已我輩
知汝之非未常出聲今不能忍忿恨而發此
罪當先加汝身墮於地獄後及我輩繼入地

獄耳噶爾丹默無一言諾顏格隆責吳爾占
扎卜曰太平之時衆人安樂何不言及君恩
覆庇今有所失而責汗如此爲臣僕者固可
如是議君乎吳爾占扎卜曰吾醉矣乃妄談
耳噶爾丹所有人丁共三百餘其他俱各捕
獵遠去有馬兩匹者多有馬一匹者亦有之
亦有餓餓而死者馬膘甚瘦視噶爾丹情狀

大約不降丹濟拉延我至其家問曰
中華皇帝亦曾道及我乎我言
中華皇帝屢言汝貌偉材長又不時道及吳爾占扎
卜及汝兩人我又謂丹濟拉曰爾乃主持噶
爾丹之事之人何不勸噶爾丹歸附
聖上丹濟拉言爾乃在
聖上御下前來之人爾可曉諭吾汗果似降

中華皇帝。我欲兌使而往。視丹濟拉情狀。有欲降之
意。又諾顏格隆問我曰。
中華皇帝。大略何如。我言
聖上真仁慈佛主。諾顏格隆曰。爾何以知其詳。我言
中華皇帝。自肯通使
詔勅往來。略無間斷。曾有欺罔吾等之處乎。又吳
爾占扎卜之母歸。謂噶爾丹曰。彼國大兵多。

中華皇帝。乃活佛也。敵人母子。遣使完聚。爾等從前
富而且盛。
亦曾聞有是否。其餘非常之事。言之不盡。阿
旺丹津告曰。奉
旨差我使於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故不往噶爾
丹所居地方。又不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
所在。是以與曼濟同歸。於是帶諸人同行。三

月初九日。至哈達圖布拉克地方。遇格壘沽
英。格壘沽英言。我見噶爾丹。言欽差博什希
筆帖式常壽同我賫
勅書來。又有
中華皇帝口傳之
旨云。爾以追喀爾喀之故。而來犯我。爾之理曲。我
之理直。故天祐我。而擊敗汝。雖爲我敵。而朕不

以擊敗汝爲喜。爾今無所往矣。北有策旺拉卜
灘。東有根敦帶青。皆爾之敵也。西有阿南達率
兵備守。此天之下。君無大於朕者。如倚朕爲生。
必得生路。如他諸國。豈堪居其下乎。爾果來歸
朕。則寬汝之罪。尊榮養育。爾雖欲不降。朕豈於
汝漠然而已乎。宣諭畢。噶爾丹默然無語。使綽
什希受之。噶爾丹問我曰。

中華皇帝大畧何如。我對曰。爾降則不奪爾汗號。待
以寵榮。使衆人咸得生路。
中華皇帝忠而且信。似爾詭詐。以計殺人。不但未見。
亦所未聞。噶爾丹問我何處見
中華皇帝。我對曰。在鄂爾多斯地方。見
中華皇帝。
賜我以茶。

諭之曰。喀爾喀非爲被爾厄魯特所敗。皆已歸朕。
爾以追喀爾喀而來犯我。是以亦敗。我奏曰。喀
爾喀非爲爲我所敗。我之於喀爾喀。譬之捕
兎而獻之
聖上以此思之。我等有功之人也。
中華皇帝大笑。噶爾丹言
中華皇帝昔未嘗如是也。今無人不見舉動殊彪炳

矣。我又曰。我來時。路見尚書班第。以坐塘之
人勞苦。賞爲首者銀十五兩。次者十兩。最下
者五兩。又見萬許車。裝糧運至將軍汛地。又
見黃河沿相近脫脫城中貯倉之米。譬如扎
巴哈河北沙岡無異。噶爾丹又問他處猶有
米倉否。我對曰。邊上沿途俱有米倉。丹濟拉
引我於無人之地。問之曰。

中華皇帝亦曾道及我乎。我言
中華皇帝不時向我言汝丹濟拉貌偉材長。丹濟拉
言。我曾謂噶爾丹當降。已一二次。而不聽吾
言。其狀亦疑我。爾試言之。如降則我爲使而
往。觀丹濟拉情狀。有欲降之意。我在噶爾丹
處六日。我竭力勸諭。而噶爾丹不可。實無降
意。仍遣我同使。思噶爾丹一無實意。而我又

克使來詎可乎。是以起行之前。擄我妻子六
十餘口。馬百餘匹。駱駝四十餘頭來歸
聖上。及到什魯忒地方。欲待汝等使臣同來。暫宿數
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親率百餘人。卒然
掩至。我身及妻三子。一幼孫。共十三口。取馬
三匹。駱駝一頭而出。我媳及其餘人馬駱駝
什物。俱被劫去。我右肩背下洞中鳥鎗傷。是

以帶格壘沽英。及其子吳巴什察哈代曼濟
等。星飛前來。爲此謹奏。費揚古爲之轉奏。
上以示議政諸臣。
使將軍孫思克等。暫緩進兵。
上諭議政諸臣曰。本朝由使噶爾丹之員外博什希
等。歸至邊內。先具本奏言。格壘沽英擄其妻子
來降。噶爾丹亦遣使來云。人尚未到。俟伊等到

時。問明噶爾丹或降。或他去。方可進兵。今速檄
孫思克博濟。止其進兵。俟事明檄知而行。
遣使往
諭第巴。第巴引罪。一應
諭旨。無不順從。又請念達賴喇嘛。錫之
溫綸。是以遣理藩院主事保住。署主事薩哈連。偕
尼麻唐庫圖克圖齎

勑。使於第巴。瀕行。入請
訓旨。
上諭曰。爾等到後。待第巴勿如從前舉動。宜加和婉。
授勑畢。爾等仍前作禮獻幣。但謂第巴曰。皇上
統領大兵。巳臨寧夏。因前事回欵。爾皆遵旨。皇
上大悅。故不進兵。至爾尼麻唐庫圖克圖來奏
陳達賴喇嘛出定之事。上皆知之矣。亦有審眞

諭尼麻唐庫圖克圖矣此事除皇上與尼麻唐庫圖克圖卓磨隆堪布及御前侍衛喇什四人外餘皆不知也自此以後皇上一應諭旨爾惟敬奉而行則皇上愈眷顧爾矣況與達賴喇嘛講信修禮已六十年有不念及者乎且謂汝務使薩穆庫圖克圖與我等同赴京上將使之誦經如服水土則令住錫如不相宜則照尼麻唐

庫圖克圖例亦即遣還較尼麻唐更加優待再口宣旨云噶爾丹之子及其屬下大臣以至部伍皇上俱收而納之矣至爾等前往可於扎什巴圖爾台吉處取諸地里之鄉導而去既到西方歸來之時可於第巴處取驛馬乘歸上項情事爾等備文用部印帶往至喇嘛津巴扎木素等勿俟達賴喇嘛出定爾等即携之而歸

敕曰

皇帝勅諭王布特達阿卜地朕臨御天下統理萬邦溥播仁恩懲創亂逆其誠心恭順者必加獎賚爾布特達阿卜地前與噶爾丹同謀凡事必徇厄魯特而行濟隆庫圖克圖乃公事堅畱不遣其時朕謂達賴喇嘛若在斷不至此故嚴加詰責茲爾奏言聖上嚴旨下頒心甚憂懼今

惟謹遵聖諭竭力報効倘軫念達賴喇嘛乞降温綸諄切奏請爾既知過引罪朕豈不念達賴喇嘛修禮同好歷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矜恤爾土白特國豈得安其生耶其濟隆庫圖克圖乃達賴喇嘛所特遣以合喀爾喀厄魯特之好者也彼竟不使喀爾喀厄魯特和好反導厄魯特入我境內與我軍交戰情罪甚爲可惡務必

擒解。彼之戒懼身命。朕俱准爾所請。寬而宥之。
其班禪庫圖克圖應利何年月日來朝。聽從容
定期具奏。至噶爾丹與朕抗。我師大克之。克恐
逆賊情罪重大。其女斷不許留於青海。爾必解
來。若不解送。則罪歸於汝矣。如噶爾丹果悔罪
來歸。其時另有處分。今尼麻唐庫圖克圖至。將
爾奏請之言。俱已密奏朕前。朕亦密有諭旨。朕

之雅懷。惟願率土之人。咸躋雍和。共享安樂。斷
不欲摘發陰私。傾人家國。嗣後爾宜益加恭順。
勿違朕旨。朕益棄爾前罪。嘉惠如初。如此則爾
土人民。大業利賴。爾之榮貴可獲長享矣。為此
特遣正使理藩院主事保住。副使署主事薩哈
連。以降勅例。賜幣六端。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九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

閏三月辛巳朔。

遣使

勅諭第巴。先是第巴遣使尼麻唐庫圖克圖。卓爾
磨隆堪布具疏密奏云。為衆生不幸第五世
達賴喇嘛於壬戌年身故。事自
聖主重青一統。癸巳年赴京。講信修睦以來。此地法

門甚大者。達賴喇嘛也。世間最大者。
昊天日月大施主也。而凡情事。非不有心陳奏。而奉
太上大護法巴賴奔奈冲之語。但召近侍之
人。如達賴汗達賴巴圖爾等告之。自此以外。
各於親近。而至今年不得告語。雖有心陳奏
此情。但奉達賴喇嘛之旨及護法奈冲之言。
甚為嚴切。是以未能陳奏。伏祈

睿鑒。第六世轉生靜體。因有避忌。尚未放象。俟至
其年月日時。奏聞
昊天。至尊大施主後。再諭衆聞知。爲此遣尼麻唐庫
圖克圖卓爾磨隆堪布等。前往密奏伏祈
睿鑒。屢須訓諭。茲具件疏禮儀欲
昊天大施主便於供養。以其停骸牀簀之鹽。拌和塑
成達賴喇嘛遺像。謹以上獻。尼麻唐庫圖克
圖等口奏云。老達賴喇嘛。戊年已故。小達賴
喇嘛生。今年十五。本地仗達賴喇嘛以存。達
賴喇嘛身故之時。即欲奏
聞。恐生他變。且有喇嘛遺言。及巴賴奔奈冲之言。
必至相合年歲。始聞之
天朝皇帝。及衆施主。故於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方由
定放象。第巴爲此遣我等行時。令於佛前立

誓必親見
皇上。密奏。若於他處。俱令以達賴喇嘛由定相告。未
嘗明悉其故。
上隨將彼奏章。及所獻達賴喇嘛之像。於原封之外。
面同伊等加封。押以鈐記。而
諭之云。朕數年來。久知達賴喇嘛已故。若達賴喇
嘛尚存。則偕巴泰布庫圖克圖噶爾丹西勒圖
濟七克達賴堪布濟隆庫圖克圖等。斷不如此
妄行。喀爾喀厄魯特亦不致破壞。故朕降旨切
責之。今第巴輸誠吐實。密以奏朕。朕亦爲之密
藏。將俟十月初旬啟封。宣示內外四十九旗喀
爾喀諸部落。令爲已故達賴喇嘛誦經致明。爲
小達賴喇嘛遣使稱賀。乃撰
勅遣主事保住等。往

諭第巴。於二十九日。清晨遣行。至是司務英恬。自
策旺喇卜灘使歸。奏云。臣接部發策旺喇卜
灘咨文。賫至策旺喇卜灘所。策旺喇卜灘大
喜。即遣
台領兵。來剿噶爾丹。行至薩克薩忒呼里克二十
日程之地。有達賴喇嘛使人達爾漢厄木齊。
言達賴喇嘛身故。已十有六年矣。小達賴喇

嘛方十五歲。爾等當各居其地。不得興兵。遂
按兵而退。臣英恬知其不能復行。亦還。達賴
喇嘛之事。西北諸人。皆已聞之。是日副都統
阿南達奏至。疏稱噶爾旦多爾濟。遣人來告
云。達賴喇嘛之善巴陵堪布。於三月二十五
日。致我一札。令我赴彼盟會。我以向不與彼
盟會。是以不往。謹以其書呈覽。視其書。乃唐

古特文。其詞云。達賴喇嘛第巴兩人。遣人諭
青海諸首領。俱於正月二十八日。在察罕托
落海地方會盟。繕修器械。爾可令爾屬下人。
亦繕修器械。於來月初四五間。晝夜兼行。務
期必到期會之地。疏至。
上命將善巴陵堪布致書之意。下議政諸臣集議。議
曰。達賴喇嘛遣使尼麻唐庫圖克圖等請

安。密陳機務。第巴復遣
諭陳言。備詞恭順。是以
皇上特沛温綸。遣我使與尼麻唐庫圖克圖偕往。今
以善巴陵堪布致書噶爾旦多爾濟觀之。則
與達賴喇嘛所奏本意不符。無故會青海諸
台吉繕修器械。又約從來未與盟會之噶爾
旦多爾濟。其意叵測。且策旺喇卜灘親領兵

往勦噶爾丹之時。第巴曾遣人撤回。以此觀之。第巴仍黨噶爾丹而誑我。其跡顯然。噶爾丹者。窮兇殘寇。必當撲滅之者也。凡俘獲者論功。助彼者即吾敵也。恐第巴以彼所居遼遠。謂我不知其詭計。應令所司詳列此情。追發尼麻唐庫圖克圖等。併敝王事保任等。將此情由詢明第巴來奏。議上。

上從之。

壬午。

尼弩特津巴車爾貝來降。副都統阿南達疏言。二月初五日。臣遣家人尼楚滾濟木素往哈密偵探。語之曰。聞噶爾丹之津巴車爾貝來。來則擒而致之。十七日。尼楚滾歸告曰。我等於初九日。至哈密以內。昭呼都克地方。遇前所遣驛劄哈密之家人海喇圖。解送津巴車爾貝一同前來。問津巴車爾貝。答曰。噶爾丹謂我受

中華皇帝勅書。以爲叛彼。曾被拘執。正月初一日。彼遣十五人。蹤覓塞卜騰巴兒珠爾。以我授之。帶至瀚海。止給馬一匹。棄之而去。我於是步行。向哈密而來。我來時。噶爾丹仍在格格忒

哈耶古忒地方。兵不過五六百名。馬駝之外。竝無牛羊。又曾遣人名哈世者。往探洪郭羅人等情形。尚未歸來。噶爾丹口中但云。俟格壘而已。前者噶爾丹與我閒談言

中華皇帝。若堅

諭格壘。仍前修好。查還失散之人。我等猶可苟延。如不招降。無甚修睦之

台。必不能棲於此地矣。蓋其勢似必向洪郭羅伊
濟根等處而去。此兩處未知孰為行。俟往洪
郭羅之使哈世爾特乃定也。臣思噶爾丹之
兵不過五六百。所乘馬駝外。並無他畜。正急
遽擾亂不知所為之際。我
皇上廟謨周至。曾
諭臣相機進兵。臣料其斷不能出
皇上廟謨之外。不勝欣躍。臣現駐鄂布隆吉爾地方。
請俟孫思克博濟兵到後。即竭力進征。以圖
報效。為此驛解津巴車爾貝前去。謹此奏
聞
上命示議政大臣。著以津巴車爾貝交吳達禪喇鈸。
訊明來奏。
厄魯特台吉滾布察罕來降。理藩院奏曰。據

副都統阿南達咨言。降人厄魯特台吉滾布
察罕訴云。某來歸
聖上。益楚克台吉。取我人畜留之。隨撥益楚克台吉
云。今來歸
聖上。爾乃留其人畜。是何故耶。著速照數查還益楚
克台吉言。往歸
聖上之人。我何敢留之。但滾布察罕等前曾盜我屬
下人畜。又有借欠宿逋。計數取償是實。又有
不願人等。擅自逃去者。皆圖賴我留之耳。今
承欽諭。將現在人口。即行差人解還。計三十
八口。以此問之滾布察罕。訴云。先是一百二
十許口內。自益楚克處未起行之前。十六人。
逃至名畢賴之人家。向此來時。又有俄卑等
八人。亦逃至畢賴家至察罕達爾漢所居俄

倫布拉克又四人逃去現在盆楚克所者仍
有三十八口馬二十四匹在畢賴所者有厄
魯特人二十四口西郎古特人二十一口於
是復遣通事韓福賫文赴盆楚克等訊之韓
福歸稟曰某等至盆楚克家問之云盆楚克
赴青海之盟去矣即以公文投盆楚克下人
達爾札送其父阿齊巴魯爾台吉遣人來覆

云我子赴盟去矣滾布察罕之人盜我子牲
畜罰取之者也又至畢賴處諭之畢賴言我
何敢取歸降
皇上之人俄中等十一人逃在此西郎古特者因盜
達賴備賞牲畜盟壇會審聞於達賴喇嘛罰
取之人其根敦等十四口久係掠取之人亦
達賴喇嘛所轄此輩我不便擅還但將俄中

本身男子四人婦女二口童男二人童女二
口給發及察罕達爾漢處所有男子二人女
一口共十四口又畢賴回文一併帶到畢賴
回文云此等人口俱因偷盜財物罰取已久
皆爲達賴喇嘛我不得擅給爲此將伊人口
共一百二十五名交送山西巡撫咨部伏乞
轉奏茲據咨轉奏報

聞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策旺喇卜灘率兵襲噶
爾丹阿南達奏言策旺喇卜灘咨稱來文俱
已備悉倘彼從此地過必不使之脫出已遣
阿玉什之子臧濟扎卜率兵二萬起行矣又
備文開明諸事原由差諾海賫送爾矣又我
使人往土魯滿開汗之子已往哈密汗所親

卒不及千人漸往哈密留下衆人止率兵五
下至呼遂波汗慮逃來者二人言汗本身原
在格格特哈朗古特以額克阿拉兒有魚欲
遷往彼地故今至泰什里地方又我差探博
碩克圖汗所在哨卒遇逃來人哈爾垓殿額
爾克擒之前來言博碩克圖汗本身仍在格
格特哈朗古特其他俱無食四散又額貝都

拉致書於哈爾垓殿額爾克以告博碩克圖
汗之言曰
中華皇帝使臣來已二三次矣渾台吉使人之來亦
二三次屢索其子彼處使人我已面見語之
曰我之意仍照前而已非如爾等游牧之人
恐伊等之狀又將遣使來也如欲問信於我
可令爾使人至土克里克坐待覆音伊等使

人若回去即至沙爾見我云我欲探明博碩
克圖汗去向已留下兵馬一枝因我游牧地
方近於白帳故已回去奏入
上以示議政諸臣
命運米至白塔
上諭內大臣福善索額圖等曰大兵行期暫緩米應
先運至白塔爾等會同運米左都御史于成龍

將所有船隻酌留渡口備用外其餘船隻盡行
裝米運往但此地水手操船運米不甚諳練黑
龍江之兵頗習於船可發二百名令率本地水
手乘此時裝運二次其大兵所攜四個月口糧
俟至白塔再行散給令各帶去甚有裨益于成
龍等集議曰
臣等祗遵無復他議除留船二十隻令備

渡口外。所餘大小船。共一百三隻。二次可載
米三千石。應將于成龍等隨軍遞運之米。盡
載入船。再將將軍馬思喀兵所携四個月口
糧內酌撥上船。作兩次運送。
上報可。問于成龍曰。爾等裝運米船。作何調度。于成
龍奏曰。請以船十五隻。交地方官一員及臣
等隨行官員二員同押。以便約束水手。米分

為六隊。頭隊喻成龍。二隊范承烈。三隊王國
昌。四隊辛保。五隊李鈵。六隊喀拜。前後臣親
身總督之。俱自寧夏散赶駝馬至於白塔地
方。再各收所運之米。自陸路運行。
上曰。是米糧關係緊急。爾等當從多帶往。至隨駕大
小官員殷實之人。除各帶自己口糧外。有願將
官米或數石或數斗隨力携帶者。各令携帶。至

於白塔。撥給兵丁。爾等諭衆通知。以願帶之人
及所帶米數奏聞。先是
上以新滿洲二十人。給于成龍使之隨材調用。至是
于成龍覆請曰。
皇上所給新滿洲二十人。何處調用。口糧何處支給。
上曰。此二十人可令撥船運米。至陸路後隨材用力。
伊等口糧。即載船中帶去。至汝等所帶旗員情

願効力者甚少。恐差遣不敷。今採買牲畜之御
史顧素等。及隨駕部院官員並無所事者。令押
運米糧。併去歲運米者。爾等亦具奏帶往。
癸未。
以諭諸部落保護哈密。檄知額貝都拉副都統
阿南達疏言。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呈稱策
旺喇卜灘。遣使吳爾圖勞章。賚文詰問云。博

碩克圖汗處發來事務爾等不明示我其與
塞卜騰巴兒珠爾等見執之人甚多而不遣
一人於我亦不使聞其情事且爾又令人抑
我使一概不許相見此項諸事果是理乎今
可速將爾所執人內擇出一人與爾使來再
將塞卜騰巴兒珠爾與我使一見其餘皆送
往圖爾滿口授之言已諭使人矣我對之曰

噶爾丹處發來諸事我並無所欺隱其塞卜
騰巴兒珠爾等人理應解送
皇上故交侍衛阿南達之使與我子白奇一同解去
此爾使所目覩也至汝之人每誘蒙古之人
逃竄是以一概不令相見耳其來使口致云
阿南達詐言爾已降中國其中國追汝使降
耶抑爾自願降耶我對之曰

不肯追我第遣人移文稱
聖諭云前爾雖附噶爾丹今當從朕後又令我擊噶
爾丹其人來則擒之我是以心悅誠服而降
聖上也策旺喇卜灘謂我已降
皇上既已大怒又以我擒獻其種類故凡我使人皆
拘執之不使得還今我所擒約七十餘人策
旺喇卜灘必來索取倘致與我內外未必無

虞是宜預爲籌之也疏入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前因額貝都拉達爾漢白
克已降
聖上而策旺喇卜灘及青海諸台吉下人不之知也
未必不肆行侵擾應檄策旺喇卜灘及青海
諸台吉各將下人嚴行約束勿得侵擾哈密
回子可也已經行文在案請以此諭額貝都

拉勿之併檄額貝都拉如策旺喇卜灘索取
彌處所有之人斷不得擅發。

上從之。

命黑龍江軍中馬匹放青。

上諭內大臣公福善索額圖馬思喀大學士伊桑阿曰黑龍江之兵效力之心切。故薩卜素自稱馬匹贏壯而已。朕今日巡城。見黑龍江軍中馬匹

贏已甚欠此馬乘歸難以得到伊等若有由行之事朕當給馬使騎其將伊等之馬一千七百匹令於察罕托海之地牧放遣人送往歸化城征行既畢各乘已馬以歸其土則易到也如此草料有餘而馬亦有益。其會同薩卜素集議以聞議曰此馬在察罕托海地方牧放請以三百匹為一羣。共五羣。每羣用綠旗兵十五名牧之。以總兵官王化行標下參遊等官才能者二員領之再令將軍薩卜素派出每翼章京各一員每旗兵各二名協同監牧此馬既趕解歸化城應檄歸化城都統派出副都統一員參領二員及官兵趕至歸化城四圍牧放事竣之日以便各乘其馬歸彼本汛如此則草料有餘而於馬亦有益。至將軍薩卜素在

此地拴騎之馬五十匹仍支草料喂養俟
命下之後即發伊等之馬往察罕托海牧放

上曰此馬趕到察罕托海令與達禮善等所牧馬一處牧放餘依議。

提督李林隆請調兵二千分守大黃山之西

允之李林隆疏言奉兵部咨稱甘肅等處地方甚屬緊要目前將軍孫思克博濟統領大兵。

進薩克薩武呼里克。搜勦噶爾丹。應令提督
李林隆仍駐守甘州。議政大臣議奏。奉
旨准行。查大黃山東方。有涼州總兵董大成足以
防守。大黃山西方。所有肅州總兵官屬下地
方。皆屬緊要。需兵甚多。河西地方。累年以來
挑用兵馬。其馬不可以為不乏。臣現調馬兵
二千分守。以副

皇上西顧之意。其調到兵馬。俟將軍孫思克回汛之
日。臣即當發還固原。疏入。
上從之。
命動支正餉採買馬畜。以備軍需。副都統阿蘭泰
等疏至言平涼買牲郎中朱蘭泰動支正項
錢糧。採買駱駝七十頭。馬一百二十五匹。又
朱蘭泰自價買助馬騾三十匹。上項駱駝馬

騾俱交地方官訖。寧夏買牲御史顧素郎中
敖海員外沙里布等買得馬騾一百三十一
匹。羊一萬六千五百隻。又顧素自價買助馬
五十匹。敖海助馬五十匹。沙里布助馬三十
一匹。上項俱交地方官訖。疏入
上以之付所司。
甲申。

厄魯特人額林辰哈什哈等來降。大將軍伯
費揚古疏至言侍郎滿丕奏稱噶爾丹下諾
爾布寨桑族兄額林辰哈什哈等共十二口
來降。問額林辰哈什哈曰汝逃來時噶爾丹
在何地。告曰我等未來之前。噶爾丹原在薩
克薩武呼里克。丹濟拉移在齊察蘭去矣。問
曰齊察蘭距噶爾丹所居有幾日程。爾同來

之台吉達木林之妻布尼塔爾者。即杜噶爾阿喇卜灘之翁達木林之妻否。告曰。我在台西勒地方居住。是以噶爾丹聲息。一無所聞我姊之子顧木特爾乃。丹濟拉之塔拉斯倫屬下人。常在拉斯倫左右議事。顧木特爾告我曰。丹濟拉曾遣唐古特相約同降。又彼下人紛紛言曰。西有

聖上之兵。東有根敦帶青之兵。我輩無所逃矣。齊察蘭地方去噶爾丹所居之地有兩日程。布尼塔爾即杜噶爾阿喇卜灘胞弟達木林之妻即我伯父之女。於我為妹云。除妻子人口及布尼塔爾等交送歸化城外。相應將額林辰哈什哈解送。據奏具奏。

上以示議政大臣。其丹濟拉與噶爾丹如何離散之故交吳達禪喇錫問明來奏。隨問額林辰哈什哈。言丹濟拉因提噶爾丹近侍額木齊是以離散。

甘肅巡撫郭洪奏報師期。郭洪奏言准行兵部咨稱會議噶爾丹窮廹鼠竄。餘黨不過數百。大兵進勦。即可撲滅。現在肅州預備西安滿兵二千。每人各有私馬三匹。此二千兵內

除去家貧者五百名外。於此兵五百名之馬一千五百匹。及撥孫思克兵餘剩之馬五百匹。巡撫郭洪採買捐助一千許馬駝內揀擇膘壯者。如或不足。令該撫會同孫思克於文武官不出征綠旗兵丁內。擇馬騾膘壯者。給此滿洲一千五百兵。每人二匹。前往征勦。毋失機會。至所採買牛羊。別無用處。俱著帶去。

其採買捐助馬內臕瘦者。給留下五百滿兵
喂養等因到臣。查前進之兵一千五百名。以
每人給馬二匹算。則留下五百滿兵之馬一
千五百匹。及撥給孫思克兵餘剩之馬五百
匹外。併計將軍博濟後請砲手坐馬。其少馬
一千一百十二匹。將現到捐助採買馬駝內
臕壯者撥給。其不敷者。移會將軍孫思克。着

官在取附近不出征綠旗營之馬。今將軍孫
思克傳濟翟稱。往取附近綠旗兵之馬。不能
一時即得。進兵日期甚急。故將現得臕壯牲
口數百。俱給副都統等。撥給兵丁。一面令其
起行前來我等計馬減兵起程。等語。是以現
到採買捐助馬駝內。揀擇臕壯者。共四百七
十二匹。交副都統席爾哈達馬雲霄。撥給前

進兵丁。其拴帶百日口糧。臣早已預備肅州
外。今米袋馬騾鞍架駱駝鞍屜等物。俱已撥
給副都統席爾哈達馬雲霄所缺馬數。減滿
洲綠旗兵八十名。給前進滿兵每人二匹。官
兵已於閏三月初一日。自甘州起行。至捐助
採買馬匹內。臕瘦者三百四十五匹。及管理
茶馬郎中李學聖發換解到瘦馬一百十六

匹。俱交留下滿兵喂養。西寧莊浪採買未到
馬匹。隨到卽補給留下滿兵。已交付道員金
秉倫訖。採買馬三百十二匹。羊七千隻。俱發
隨滿兵綠旗兵訖。臣到肅州督視官兵自肅
州起行。其日期另行奏
聞外。今將官兵自甘州起行日期奏
聞

上以發該部。是日遣內大臣公常泰。
諭祭提督陳礪。其子陳世濟率族人至
行宮謝
恩
乙酉。
授法爾庫為藍翎侍衛。
上諭內大臣曰。法爾庫為前鋒巡哨時。遇厄魯特三十餘人來圍之。射倒一人。兩人得傷而走。於是得出。斂皆異之。法爾庫人材偉健而且善射。着
授藍翎侍衛。
追回尼麻唐庫圖克圖主事保住。先是以第巴沮止策旺喇卜灘之兵。及約噶爾旦多爾濟會盟之事。追發尼麻唐庫圖克圖保住使訊第巴。至是。

上。又命追尼麻唐庫圖克圖保住還。尼麻唐庫圖克圖保住至。
諭保住等曰。第巴於朕諸諭旨。無不順從。彼又請諸溫諭。是以朕遣汝等傳致溫諭。既經遣發汝等敕文及口諭。俱無庸更改。但以青海善巴陵堪布致書於噶爾旦多爾濟。及第巴差達爾漢額木齊於策旺喇卜灘。阻止策旺喇卜灘之兵。又我英沽使於策旺喇卜灘。歸奏達賴喇嘛身故之事。俱已傳播。是以追回汝等使以情由。問之尼麻唐。又第巴所獻佛像奏章。連封交尼麻唐拆視。乃泥塑達賴喇嘛其頭已斷。此項情由汝等可宜問第巴。保住。爾年甚少。可將轉生之小達賴喇嘛看明回來。如不令見則已。尼麻唐庫圖克圖稱云。達賴喇嘛身故已十有六年

矣達賴喇嘛再生年已十五今歲十月二十五
日出定此際乞聖主秘之無使宣露朕原允第
巴所請今英沽歸言策旺喇卜灘諸人已悉聞
知始通行曉諭可於途中告所遇之人將諭旨
內始末亦皆曉諭之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前尼麻唐庫圖克圖等到其中情由
彼甚秘密未經開明今事悉昭著故詳開始末

尼麻唐庫圖克圖到後朕念達賴喇嘛舊好體
其秘密之意將第巴奏章及所獻達賴喇嘛之
像於原封上在伊等前加封押以鈐記遣主事
保住賫勅往諭第巴二十八日引見二十九日
起程之後司務英沽還奏言達賴喇嘛身故之
事西北之人俱已盡知是日阿南達又奏言善
巴陵堪布遣人致書於噶爾旦多爾濟令其繕

修器械來赴青海之盟如此則朕雖欲為達賴
喇嘛秘密其事亦徒然耳且以當詰之事甚多
故遣回尼麻唐庫圖克圖諸人今諸臣傳諭曰
爾等秘密之事朕念達賴喇嘛之情深秘之概
不以之告人今爾使達爾漢厄木齊等皆已傳
播遍處聞知朕獨秘之何益之有爾等可與喇
嘛等公同啟封將奏章并達賴喇嘛之像觀之

於是此地諸喇嘛同尼麻唐庫圖克圖親啟封
視之乃泥塑達賴喇嘛之像其首離項豎在一
旁是時諸喇嘛及衆大臣凡共聞共見之人無
不驚訝以為此事若伊等去後開之或於十月
開之而見其如此豈不為我詬恥天心每與聖
主符合正當尼麻唐去猶未遠而英沽之事適
到仍使其親見此事始末則皇上之誠信及優

待達賴喇嘛之心。亦昭著矣。十六年以來。假托達賴喇嘛之言。其事顯露。達賴喇嘛果其有知。亦當感戴聖上。而不能不致憾於第巴也。於此可以知第巴之肆惡於土白特國。不必言矣。蓋無人不驚異者。而尼麻唐庫圖克圖輩。心神失措。茫然倒地。口不能言。但自悵云。此我邦不祥之兆也。即上項情事觀之。此十六年間。本朝由

差之喇嘛輩。欺誑本朝已極。不足取信。皆如第巴無一實語。其中丹木巴塞爾濟。堅稱親見達賴喇嘛。尤為可惡。皇太子可率理藩院官員。將默爾根綽爾濟以下喇嘛等。俱傳集旗杆處。告之以其故。拏丹木巴塞爾濟并其徒。俱禁理藩院中。其兩處所有房屋。俱令封守。可呵責默爾根綽爾濟及眾喇嘛曰。今年初一日。朕躬及皇太子。俱在彼問及默爾根綽爾濟。偶言。達賴喇嘛尚在。今何以實跡顯露耶。以此觀之。養犬尚能吠生人。猶為有益。養爾等喇嘛竟無所益。併查此十六年來。差赴西域之喇嘛。逐一取供來奏。諸喇嘛所作何狀。亦當寄聞。上項情事。令滿大臣俱聞之。敬請

皇太后安。已奏大略以聞。

以發大將軍伯費揚古用剩銀兩。仍留將軍軍前。先是

上命發銀五千兩。送至大將軍費揚古所。酌買皮襖牛羊等物。須給兵丁。尋大將軍分給兵丁訖。軍中俱有兩月糧糗。尚餘銀二千四百兩。以為應送交右衛。令西路同知唐凱收貯。咨理藩院轉奏。

上諭曰。此銀仍留大將軍費揚古所。有用則用。俟便
檄之。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朕至寧夏將十日矣。每日籌畫兵馬
糧餉之事。略無刻暇。途中晨則蒙霧露。晝則冒
塵沙。口疲於督責。手倦於帶策。而來此數千里
之外者。亦為此噶爾丹一逋卑也。朕於此時。倘
在京城。非不能翫名花。晝坐樹陰。以聽鳴鳥。
熱則息。涼則行。安樂為上也。亦以此志欲展丈
夫之心胸耳。恐皇太子純孝之人。見花見鳥見
魚見獸。必念朕砂磧窮邊之勞苦。而惻然心痛
也。其勿為朕憂。但日夜盡心於國家之事。暇則
觀經史前代之得失。以抒爾懷。又
諭曰。朕至此地。即以儀器測驗。較之京城北極低
一度二十分。東西遠二千一百五十里。以此付

安多照法推算。原謂日食九分四十六抄。乃是
日大晴。測驗之食九分三十幾抄。並不昏黑。見
星。自寧夏視京師。在正東而稍北。初三日雨。聊
以寄爾知之。其以告滿洲諸大臣。又沿途自定
邊至寧夏。皆砂磧無草。鹻蒿鹹刺沙蒿度笈草
之外。皆鹻與鹹。寧夏四周皆稻田。引黃河之水
以耕。不用栽插。地方水土不甚佳。於人不相宜。
恐皇太子欲聞之。雖無用而書此。沿黃河邊外
牧地甚佳。故我軍之馬。悉驅而牧之。乃青草馬
可飽也。
臣 按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憂勤惕厲。而
能濟於郅隆者也。堯曰。我瘦天下肥。大禹
惜寸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
皆是物也。我

皇上子愛元元惟恐一人之不安耕鑿乃以噶爾丹
肆虐屢犯邊陲致我塞外人民每遭騷擾
以故
赫然震怒
親統六師合臺沼禽魚之衆任櫛風沐雨之勞籌
兵措餉

旰食宵衣由是觀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伏讀
勅賜
東宮
上諭旨遠情深。
聖主明訓誡可謂要而不繁矣。
丙戌
多羅額駙阿喇卜灘奏報青海諸台吉受盟
期約之事。先是

上遣多羅額駙阿喇卜灘喇嘛商南多爾濟內大臣
杜思哈爾司業薩爾圖員外郎保等往說青
海諸台吉來朝。阿喇卜灘等奏曰。阿齊滾布巴
圖爾台吉曰今遣馬穆特來。請
皇上萬安。問之馬穆特。告曰。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
雖未嘗有決計歸降來朝
皇上之言。但宣

皇上恩旨。我台吉當無言不從也。以此觀之。阿齊滾
布巴圖爾台吉已向我矣。應先往阿齊滾布
巴圖爾所說之。
上是之。至是阿喇卜灘等奏曰。臣等奉
旨起行。先遣國子監助教通奇塔特帶來使馬穆
特往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所。告之曰。我遣
使於策旺喇卜灘等處時。爾遣人護送。資助

駝馬。以此我
聖上大加獎許。差給
恩賜。我等隨至矣。臣等於三月十六日至甘州。十
七日通奇塔特回。覆云。大臣之言。俱已告阿
齊滾布巴圖爾台吉矣。台吉云。目今達賴喇
嘛處遣綏本阿喇木扎卜。為建塔之事。於青
海之察罕托羅海地方會盟。我遣長子額爾

德尼額爾克往。中途聞達賴汗之子拉藏卓
尼綽爾濟等。欲乘此會盟。執我而興兵。是以
退回。我亦聞是語而與諸子商之。因遣我次
子盆楚克赴是盟。盆楚克歸告曰。會盟之地。
拉藏言汝試於我。遣馬穆特請
中華皇帝之安。非叛青海乎。我答言遣馬穆特者。以
聖駕近臨寧夏。故我乘便。先遣人請

安。則有之。然我並未嘗叛達賴喇嘛之教也。今我
所遣馬穆特。若受其符信而來。我等情甘認
罪。倘無符信。則當何如。以是答之而歸。目下
拉藏仍欲來伐。我亦集吾人備之。互設哨探。
爾以此往告爾大臣可也。故臣等復遣通奇
塔特親身踏閱其互設哨探之地。且告以我
等隨後即到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處之意。

臣等於本月二十一日。出永固城界。阿齊滾
布巴圖爾台吉即遣馬穆特等來迎。云我台
吉遣我等來告大臣。目下青海諸台吉。有在
疑我。若大臣不臨我地。則羣疑當自息矣。餘
皆如通奇塔特語。是以臣等共議。觀阿齊滾
布巴圖爾台吉有畏懼諸台吉之狀。我若前
往。恐不利於彼。況彼已係服從之人。故臣等

仍其言不復親往但遣員外郎二郎保往
諭給賞詳視情形並驗伊等兩家集兵之事二郎
保通奇塔特等齊至郭滿諾門汗廟並及臣
等通奇塔特告曰我前至阿齊滾布巴圖爾
台吉所之時路旁有集兵之帳後往彼時所
集人已撤其帳亦無矣以問之阿齊滾布巴
圖爾台吉告曰是月十九日拉藏遣使來告

云請
聖上安青海諸台吉原欲會同遣使今巴圖爾台吉
獨自希寵遣馬穆特請
安乃衆人閒論之語何特推我一人我不之答而
遣回矣二郎保告曰我於本月二十三日至
阿齊滾布巴所彼云我當由廳外跪聽
諭旨但因衆皆疑我我欲於坐處跪聽

上諭受賞二郎保即令彼跪於坐處宣
旨賞畢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喜云既蒙
御賜當與衆分而服之乃散給其子弟二郎保問拉
藏有借兵遣使之事否阿齊滾布所答亦如
對通奇塔特之語我又周視之無集兵之事
是日諾門汗出庭迎接手執信帕恭請
聖安後頒

御賜信帕宣
旨畢諾門汗覆奏云我乃山野微末沙門於
皇上之前並無異常效力顯著勞績之處蒙
聖上矜我衰邁沛以
恩綸錫以香信此身雖不能仰報賴有僧徒子衆
日誦經藏虔祝
聖壽以答

皇恩而已今我雖患病然我本懷原擬望見
天顏當竭力調治痊愈之時務必在朝也是日諾門
汗遣人來告曰我喇嘛言
皇上遣諸大臣來者不過欲令青海衆生得享安樂
永受恩澤之美意也令我與扎什巴圖爾拉
藏及善巴陵堪布以及達賴喇嘛所遣之綽

本阿喇木扎巴等一一曉諭即以此傳諭衆
人皆言願往受盟二十八日善巴陵堪布等
遣人來告云我等聞
欽差大臣已至西寧但當春時牲畜羸瘦衆台吉等
恐於六月初旬不能齊集請於閏三月初八
日前後到來臣等許其初八日前後來會臣
等俟親與青海諸台吉會盟事定後另奏外
謹具奏

聞
上以示議政大臣是日
遣大學士伊桑阿
諭祭故將軍趙良棟其子趙弘燦率其族人赴
行宮謝
恩
丁亥

青海台吉博碩克圖濟農奏請招撫噶爾丹
不許多羅額駙阿喇卜灘等疏言本月初二日西
寧總兵官韓弼差千總通事馬一善送到博
碩克圖濟農咨文問之馬一善稟云我河州
副將李鳳祥同將軍孫思克出兵之前差善
至青海博碩克圖濟農所探聽驗視有無噶
爾丹之人且語博碩克圖濟農曰爾乃噶爾

丹之親。訖之使降我為妙。三月初九日。博碩
克圖濟農。自察罕托羅海歸其地。善即以此
言告之。博碩克圖濟農未經回殺。至十七日。
羅壘額木齊。請
上安而回。博碩克圖濟農聞明後。即喚善在。當其第
四子車陳帶青楚呼拉寨桑之前。謂之曰。前
我下人向噶爾丹之人。被擒。我意中以為俱

已殺之矣。後蒙
皇上釋歸。今又遣羅壘額木齊同大臣來使於我。真
聖仁之主也。又問汝之來。甘州將軍。西寧總兵官知
之乎。吾言將軍總兵官皆知之。博碩克圖濟
農遂令以印文送將軍。且言將軍若遣的當
人來。我此地遣人。殆可招之使降也。噶爾丹
從吾言。我使人引噶爾丹面

聖也。臣思
皇上仁聖。博碩克圖濟農歸化。欲撫其姻家噶爾丹。
而送印文來。理合奏明。請
旨行令將軍孫思克之兵。已經啟行。如或遲緩。
恐失機會。故遣員外二郎保筆帖式傅昌等。
與博碩克圖濟農議定。使二郎保追至臣等
會盟之地。使筆帖式傅昌同招撫噶爾丹使

臣至將軍孫思克所。將軍孫思克問明。量事
相機而行。招撫二郎保於邊外見臣。告曰。我
等令博碩克圖濟農會盟之地。見之於吟爾
噶圖地方。議後。博碩克圖濟農擒其馬尼好
青寨桑。什保阿兒達爾寨桑等八人。與之帶
來。臣等問馬尼好青寨桑等曰。濟農教汝等
作何言。馬尼好等答曰。濟農語我等云。爾等

到後曉諭噶爾丹汝曰稱奉佛之法喇嘛之
道而所行並未嘗遵達賴喇嘛訓誨我一則
係親戚而年又長汝凡事俱遵
中華皇帝之旨行可也臣等於是仍照前議令筆帖
式傅昌等往交將軍孫思克而來就臣等疏
至
上以示議政大臣綽將軍孫思克奏言厄魯特噶爾

丹克惡不肯歸化
皇上震怒調遣大兵噶爾丹敗遁目下困窮已極歸
降無路今青海蒙古大頭目博碩克圖濟農
遣使欲說噶爾丹降皆博碩克圖濟農震懾
天威欲圖報効也但當遵與否臣見識淺鮮不敢擅
便伏候
上裁至招撫噶爾丹之事關係重大臣何敢輕自差

小人使之說降乃河州副將李鳳祥遣其通
事馬一普至青海博碩克圖濟農處偵探消
息卽謂博碩克圖濟農於噶爾丹為親當便
說噶爾丹歸降臣於此不勝駭異臣並無此
言奏至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博碩克圖濟農欲遣人招
撫噶爾丹者雖係彼効力之意然噶爾丹之

降與不降皆在
皇上恩威於博碩克圖濟農遣人往說無涉也況已
發大兵兩路進勦追討噶爾丹則博碩克圖
濟農遣人之事相應停止以上項原由明諭
將軍孫思克及博碩克圖濟農之人遣回至
副將李鳳祥但當差人至青海偵探至招撫
噶爾丹乃國家大事李鳳祥輕自差人與博

碩克圖濟農商議殊爲不合應檄該將軍在

明到日再議

上從之。

命緩議根敦什希卜罪。鄂爾多斯固山貝子根敦

什希卜來請

安進貢奏曰。王董羅卜令本旗發兵二百名因馬

匹羸瘦不能如數。但率兵一百而來耳。

旨不許貝子根敦什希卜進貢交該部及議政大

臣集議來奏。議曰查根敦什希卜旗下有二十

一佐領。選好馬之兵三百名無不可得之理。

況關係軍機甚爲緊要。擅自短少。殊爲藐玩

應將根敦什希卜革去貝子扎薩克將短少

之兵仍行補至。奏入。

命將緩議根敦什希卜之罪。回京再奏其兵依議

速令征調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二

乙丑。

訓諭武臣撫恤兵丁。

上御行宮。陞川陝總督吳赫、西安副都統阿蘭泰、寧夏總兵官王化行、原任總兵官王劉海、馬德昌、副將高永乾、許萬。道員吳秉謙、遊擊胡現叅、奇陳良弼、張高、張法、鄧茂、叅將馬濟入

賜食。召諸臣而

訓諭之曰。朕往者未嘗臨邊。不識目睹邊地之苦。今巡行至此。親見沿邊地方百姓土瘠人貧。但兵丁甚精銳。黃河以西榆林一帶城池兵丁。比他處實勝。然而兵雖良。必有撫綏訓練之人。乃克有濟。如不善撫綏而困苦之。則兵雖良。無用也。善撫綏者。不扣兵丁應得錢糧。如數分給。自

足養其身。所謂治兵之道。即此是矣。若不知撫恤。雖多給國帑。兵丁斷不能沾實惠。爾等武臣出身行伍者多。豈有不知兵丁之苦者乎。且將官頓忘在昔為兵之苦。而扣剋糧餉。于心何忍。今雖末員。當計日後漸擢大任。可不存良心。愛惜兵丁乎。朕又聞營中虛懸兵數。冒食錢糧。各處皆然。陝西尤甚。此雖不可全信。大略皆如是也。且或聞朕來。現招以補足原額者亦有之。總之爾等督撫提鎮。但當盡心體恤下屬。爾等若不受饋獻。則下屬不致貧苦。下屬既不貧苦。則斷不剋兵而虛冒扣剋矣。爾等大小官員各有俸祿養廉。衣食並無所缺。倘扣剋虛冒。即罪干典。關係利害不輕。即今總兵官柯彩。練兵甚精。前亦曾經劾參。後以操守不佳。致人疾怨。朕

撤例形同示大約武臣之中勇敢果毅出力効用者多，而操守潔清者少，或假于履任之初而渝于後者亦有之。趙良棟性格雖與人不相合，而操守甚佳。恢復成都之時，亦嘗有所掠取，然而不甚悖理。及復雲南，秋毫無犯，此亦彼強於人處也。以此觀之，武臣之中，如趙良棟者可謂良將矣。爾等居官俱當法之，但不可倣其驕矜耳。又岡總兵官師帝賓操守甚清，居官如此，雖身後而軍士尚愛戴之。凡有功而人望者，朕皆擢用矣。但一時聲名無不佳者，日久而變節者多，此皆年齒漸增，貪貨賄計身家而然。坐此失者比比也。爾等共遵此訓旨，通行曉諭。又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諸將出征，五百綠旗兵賞銀各二兩，今即須簽查隨駕兵丁，應給行糧至何

月為止，來奏。至戶部勒納解來駝騾，著與兵部同閱具奏。

命減兵輕騎，進追噶爾丹。

上諭將軍馬思喀等曰：今噶爾丹窮迫已極，兵多則用之不靈，而進發亦覺紊重。此但用護軍鎗手六百、前鋒五百、烏拉兵四百、綠旗兵五百，二千兵即足矣。前鋒、烏拉兵俱已派出，應給伊等馬駝之數俱已奏訖。護軍鎗手、驍騎礮手伊等馬四匹外，再各增給一匹，即取所留四百兵內之馬，以為五匹。除有駱駝之兵外，無駱駝兵丁每二人合給駱駝一頭。將所需駝馬及所攜四個月米數查明算奏。議政大臣等僉曰：

皇上睿慮所及，

諭旨已極周詳，皆當謹遵行之。應將前鋒八百內，

連前鋒校發五百名留二百九十七名前鋒叅領侍衛盡行派出所發前鋒五百名以每人各馬五匹算所需馬二千五百匹除有駱駝之一百二十二人外其三百七十八人以每二人合駱駝一頭算所需駱駝一百八十九頭將護軍鎗手一千內發六百名留三百九十四名每旗有實授叅領二員委署叅領

六員以此千所留軍中每旗留署叅領一員所發署叅領護軍校四十員以每人現騎官馬四匹算共馬一百六十匹護軍六百名以每人各馬五匹算共需馬三千匹除有駱駝之二十九人外其五百七十一人以每二人合駱駝一頭算所需駱駝二百八十五頭又所餘一人給馬一匹後增發聽差四員請停

增馬以每二人合駱駝一頭算所需駱駝二頭帶來

景山礮二門停其帶往每旗帶來子母礮三門各留一門此所留之礮每旗各留叅領一員驍騎校一員小校及驍騎十名每旗帶往之礮各二門各發叅領二員驍騎校一員八旗小校驍騎一百六十名伊等亦以每人各馬

五匹算所需馬八百匹以每二人合駱駝一頭算所需駱駝八十頭駄礮之馬五十六匹駱駝三十二頭將烏拉兵四百全發此內夸蘭大八員伊等以每人各馬六匹算前鋒叅領六員驍騎叅領十六員伊等以每人各馬五匹算散騎校五員筆帖式一員伊等以每人各馬四匹算兵四百名伊等以每人各馬

四匹算所需馬一千七百八十三匹共官三十六員以每人各駱駝一頭算兵四百名以每二人合駱駝一頭算共需駱駝二百三十六頭將軍隆卜素增給駱駝四頭馬一百十八匹綠旗兵五百名本身馬各一匹再各增二匹爲三匹算所需馬一千五百匹以每二人合駱駝一頭算所需駱駝二百五十頭共護軍校前鋒護軍鎗手驍騎礮手及馱礮之馬共需馬六千五百十七匹將所需之前鋒護軍驍騎礮手烏內擇其肥者抵換帶往其烏拉官兵四百所需馬一千七百八十二匹及增給將軍隆卜素之馬一百十八匹將學士朱都納所買之馬撥給其綠旗兵五百所需馬一千五百匹將其所駐綠旗兵之馬內擇其肥者帶往前鋒鎗手護軍驍騎礮手馱礮聽差人員烏拉官兵綠旗兵共需駱駝一千七十八頭將尚書庫勒納等解到駱駝一千一百三十七頭及捐助駱駝四百頭撥給一共二千四百九十口每口一月以倉斛二斗算所攜四個月米共需一千九百二十七石二斗奏入

上曰可聽差人員不必帶往又

諭侍郎安布祿曰充使出差察哈代之妻吳爾子阿木瑚察陵三口在吳喇忒公達爾馬什里旗下副都統阿林衮家著諭該部乘便行文送張家口交郎中滿都可也

陝西總督吳赫請自內地

回鑾

不許。吳赫奏曰。近奉
旨
駕巡邊外。切思西安府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名山
大川。古聖賢之舊蹟甚多。路坦易行。且臣自
西安來時。沿途耆老軍民聯羣結隊。向臣言
曰。我陝省連年大旱無收。百姓俱至流離。
皇上好生如天。蠲免歷年錢糧。特差大臣賑以
帑金。運致米糧。以甦民命。家給牛種。使之稼穡。
陝省百萬餘人。此數年收穫得以更生者。皆
皇上之浩蕩弘恩也。我等小民無以報答。但日祝
萬壽無疆而已。今
皇上經理軍務。臨幸邊境。所至西安諸處。使我等瞻
仰
天顏叩謝

再造之恩。稽顙籲請。臣已許其轉達而來。祈
皇上俯慰兆民顒望之誠。從內地回
鑾。
上曰。朕臨寧夏原為調兵以滅噶爾丹也。今噶爾丹
尚未就擒。朕由邊外往。相機而行。于此一舉務
成大事。不得從內地行。吳赫又奏曰。陝西幅幀
遼濶。關隘險要。臣等守斯土者。雖諸事皆遵

上諭施行。不能仰副
聖意之事多。伏祈
皇上親臨指授。實於地方有益。且陝西流離之民蒙
皇上殊恩。今已盡還原籍。安生樂業。
皇上務乘此便。幸臨閱視。
上曰。陝西距京甚近。至無事之時。朕當特來也。吳赫
又再三懇請。

上竟不允。
庚寅。
厄魯特台吉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遣
旨絕噶爾丹。先是遣筆帖式黑色長史馬尼圖等。
賚
勅往撫厄魯特台吉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至是
大將軍伯費揚古等奏言。准侍郎滿丕咨稱
閏三月初四日。出差厄魯特筆帖式長史馬
尼圖等還言職等正月十八日。至阿喇卜灘
所居布顏圖郭兒河。見阿喇卜灘夫婦。授以
勅書。宣
諭旨畢。阿喇卜灘言我請奉
聖旨。遷向策旺喇卜灘往阿兒台地方。與丹津俄木
布。同候

聖旨。俟我使歸。有何
諭旨。當遵
旨而行。阿喇卜灘使人諾顏格隆臧布。阿喇卜灘
之妻之使人阿旺達什。及其偕來之厄魯特
羅卜臧達爾漢哈什哈丹津俄木布妻父之
使人察罕台吉之使人臧布。及其偕來之厄
魯特八人囘子七人婦人幼童九口。與職等。
同于二月十八日起行前來。職等到彼。授以
勅書。見阿喇卜灘夫婦言語一週。乞交驛遞送等
語。又阿喇卜灘等使人。言阿喇卜灘丹津俄
木布。察罕台吉各有一奏摺。是以令諾顏格
隆臧布乘驛起行外。併將黑色馬尼圖奏摺
發去等因。據此令督驛員外和尚往迎黑色
等。先發黑色等奏摺呈

覽其奏摺內言臣等奉
旨於正月十八日至阿喇卜灘所居布顏圖郭兒
河遣告阿喇卜灘以我等前來之故阿喇卜
灘遣人迎臣等入阿喇卜灘家接
旨之時阿喇卜灘夫婦皆跪恭敬捧受臣等宣
聖諭訖阿喇卜灘各言
聖上勅書內令我及丹津俄木布不得與噶爾丹同

處若不相疑可即前來務使爾等得所若或相
疑可往附策旺喇卜灘勿居額黑阿喇爾齊什
希洪郭羅之地
勅書內開有丹津俄木布及我二人之名理宜我
二人同覆
聖旨奈丹津俄木布先住洪郭羅之地後聞丹津俄
木布自洪郭羅出居遠地汝等若往路遠而

有益賊我當遣人至丹津俄木布處我則仰
遵
諭旨移於近地希沐
皇恩但我下人難以遷移噶爾丹又現居其間難以
前往我仰遵
上諭移往策旺喇卜灘國界居住同丹津俄木布候
旨令我使人臧布諾顏格隆與汝等偕往一唯

聖上有何
諭旨請遵
旨行之阿喇卜灘之妻言吾母吾余沐
聖上隆恩俱得其所矣聞
聖上眷恤逈異於諸喀爾喀我不勝歡忭感戴丹津
俄木布使人羅卜臧達爾漢哈什哈於二月
十八日至臣等處告曰丹津俄木布居于遠

地聞
聖上勅專天使到來。極其懽忭。欲來而路遠。恐將馬
瘦不能前來。謹繕疏覆
旨。令我等賚捧而來。同汝等往使。臣黑色馬凡爾
於二月十八日。率阿喇卜灘使人臧布諾顏
格隆丹津俄木布使人羅卜臧達爾漢哈什
哈等。起行而來矣。阿喇卜灘疏言。自厄魯特

喀爾喀交惡以來。我輩附從博碩克圖汗之
事。已在
皇上洞鑒中。而
聖度如天。俯恤臣等。
諭使離博碩克圖汗。臣已離之來
皇上勅諭。如不信朕。可往投策旺喇卜灘。
大君

慈旨。異實不虛。臣有何疑。但臣向居阿兒臺。是以
遣使于策旺喇卜灘之時。已與丹津俄木布
同往阿兒臺居住。嗣後伏祈
垂鑒。如長江流水。加惠不絕。丹津俄木布疏言。傳
諭前因同歸禮好。如岡如陵。永遠堅固。不勝
欣忭。臣亦使佛天覆庇。乎安得歸本地矣。又
云。臣向因博碩克圖汗。恩如慈父。是以勤護

宗門。附從同行。其時厄魯特喀爾喀禮信未
璟。儼然安好。自是以後所行不合。臣心不服
即出歸吾土矣。
皇上仁明海量。撫養我地往降之人。同普天生靈。咸
俾得所。是以奏請。為我等調劑。嗣後伏祈
垂鑒。如恒河江流。加以
仁惠。祭罕台吉疏言。聞

皇上萬安。不勝欣忭。臣于此地與丹津俄木布伍
茲遣臧布阿児達爾俄木布。往請
皇上萬安。伏祈
大君鑒恤侍郎安布祿爲之呈奏。
上以示議政大臣。咸曰。阿喇卜灘等。所差使人諾顏
格隆臧布等。賫來進
上之物。及交市之物。俱留於邊哨外侍郎滿丕處。應
將所留人畜貨物及進
上之物。俱取至歸化城。伊等俱著滿丕于附近部落。
酌量撥人送至歸化城交都統等存視。俟去
使歸日再議。
上從之。尋筆帖式黑色等。至
上前面奏後。
上諭議政大臣曰。著將阿喇卜灘使人諾顏格隆臧

布額爾克俄木布阿旺達什。令送往侍郎滿丕
處。于彼地所留人內。聽彼酌帶二十許人而往。
其途中病留丹津俄木布使人達爾漢哈什哈
羅卜臧之缺。塡回子盆楚克拜之名。其偕來察
罕台吉使人阿兒達爾俄木布之名。塡了勒內。
卽令彼帶回。達爾漢哈什哈羅卜臧既已身故
著長史馬尼圖還。伊等既到滿丕處。前去之時。
著滿丕于附近部落酌取馬駝乾糧等物。給足
遣之。其餘人員帶來貨物。俟伊等去後。再行請
旨。
大將軍伯費揚古。以撥發官兵嚴偵喀倫事。
奏
聞。費揚古奏言。准侍郎滿丕咨稱。閏三月初四日
喀倫送到厄魯特恩克。言我乃格壘之人。隨

格壘來降

聖主之時。中途被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所掠。前行二日。至訥墨黑圖地方。住二十餘日。我乃竊他人馬烏鎗一桿逃出。我前在彼處。出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左右。其下人大小共有百人。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言欲在厄濟內古爾喀尼居住。盜黃河崖邊居人馬畜。職滿丕隨遣人移文喀爾喀扎薩克公吳巴達爾舒克台吉圖巴丹津額爾德尼等。令將彼旗下人遠收入內。其扎薩克本身協理台吉都統副都統酌量帶兵。各在本旗地方。加意防備。將各旗探哨遠行設立。又移文黃河三哨協理台吉。令速追喀爾喀副都統阿穆呼郎遠展哨探。謹慎預防等因。看得伊拉古克三

庫圖克圖窘迫已極。未必不至喀爾喀所居界上行竊。是以臣等發察哈爾兵一百五十。衆扎薩克蒙古兵一百五十。交散秩大臣吳巴什郎中諾木齊代。往駐喀爾喀所居界上形勢之地。如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前來行竊。爾等即行撲剿。擬于閏三月初七日發行。俟大兵自寧夏起行日期部文到臣。撤回吳巴什所領兵。爲此奏

聞。

上只示議政諸臣。

命選大臣監發將軍薩卜素官兵馬駝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卜素曰。所給爾等官兵之馬。何日給發。著與議政大臣會議來奏。奏後。朕遣人閱選給發。議政大臣議擬給將軍薩卜素官兵

馬駝擬於十二日給發撥給之後尚有數日
屯劄仍請給支草料。
上從之。遣公福善親隨侍衛關保侍衛阿兒柱馬什
閱邊駝馬給發。
送格壘沽英等妻子至歸化城大將軍伯費
揚古咨理藩院曰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
八日侍郎滿丕處解到降人格壘沽英婦女

童穉十口。犖濟婦女童穉四口。馬五匹。駱駝
二頭。鳥鎗二桿。撒袋一副。已交驛遞解至歸
化城。往交副都統阿廸等因侍郎安布祿為
之傳奏。
上以示議政諸臣。是日格壘沽英祁薩木到。
辛卯。
上諭督撫提鎮愛兵恤民。

上諭陝西總督提督巡撫總兵官等曰。朕宵旰勤民。
慮周遐邇。緣向來巡幸未經親莅邊境。頃特濟
河而西。循秦省沿邊地方。延覽風俗。諮詢疾苦。
見所在兵民。築土屋以為居。耕沙磧以為業。生
涯之計。甚屬艱難。朕惻然於衷。軫念弗釋。因思
兵民倚賴。全在將吏。而將吏之表率。惟督撫提
鎮。是視。誠使督撫提鎮實能正己澄源。則所屬

守職奉公。祿足自贍。必無朘削兵民之事。若積
習相沿。濫受屬員私饋。因而所屬官弁。節次求
索取償於下。文則加徵無藝。武則侵扣月餉。勢
不至于窮民剝兵不止。如此而欲蘇其疾苦。日
蘇。生聚日盛。烏可得乎。夫秦地俗尚素稱簡樸。
邊方士卒。允屬精銳。總恃撫馭得人。斯於兵民
胥益。朕茲駐蹕寧夏。特召該省總督總兵官以

下官員。凡在鎮城者。俱賜宴行宮。面加諄諭。興
非判學文武大吏。亟率屬員。以仰副朝廷愛兵
恤民至意。自今以後。爾等其益體朕懷。交相砥
礪。文官皆習知民事。豈身作官吏。不恤百姓之
依。武職多起自行伍。豈甫為將領。遽忘軍士之
苦。上官克謹廉隅。爲吏各遵法紀。馴至比屋殷
阜。列戍飽騰。則兵民皆得其所。而爾等亦與有

休寵。以視厲民剝兵。身名俱隕者。孰得孰失。爾
等其敬念之。特諭。

分發進勦駐防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曰。前着孫思克。博濟發兵二千。但兵
多則進發繁重。今應選出滿洲綠旗兵二千。以
所留兵丁之馬。增給之。令攜四個月糧。選赴阿
南達所。阿南達李林隆率之。授勑孫思克。博濟

率所留之兵。暫駐甘州。其于成龍等糧運守候
之地。亦應令兵一枝駐劄。此着西安副都統阿
蘭泰。率西安兵三百往戍。其留于寧夏之京營
前鋒揀旗二十名護軍鎗手礮手。酌量派出。隨
駕餘駐寧夏援剿。一大臣領之。着大將軍伯費揚
古傳諭附近部落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
有願自備四個月糧。隨軍効力者。許其前來。其

費揚古軍前所有黑龍江兵一百。俱全帶來。量
四個月口糧。遣發察哈爾兵。攜四個月米。來會
于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即令總管此軍。至費
揚古起行後。着舒恕代理其事。侍郎滿丕。仍駐
原戍之地。可即會議具奏。議政大臣議奏曰。調
遣兵馬諸務。
至上一一籌畫。

聖諭已極明悉。俱應敬奉而行。俟
命下之日。檄將軍舒恕、孫思克、博濟、提督李林隆、副都統阿南達、侍郎滿丕。令各遵行。自寧夏前往京軍于厄黑阿喇兒地方。搜勦噶爾丹糧馬已撥等事。亦俱檄之費揚古、阿南達可也。議入。

上報可。尋大將軍伯費揚古等奏言。現在軍前者。有

喀爾喀達爾漢親王諾內。毛明安貝勒班第。毛明安扎薩台吉諾爾布。本旗協理台吉博木布。吳喇忒扎薩克公杜稜。吳喇忒扎薩克公鄂爾奔。本旗協理台吉吳爾圖那蘇圖。吳喇忒公達爾馬什里。本旗署協理台吉勞賁什喇卜。喀爾喀条哈爾台吉額爾德尼。納木占三盤扎卜。車克巴汪扎兒三濟扎卜。諾爾布阿喇卜灘達木甘。在附近地方者。有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喀爾喀扎薩克台吉吳爾占之協理旗務二等台吉顧穆濟卜。閒散台吉幾格汪扎兒圖色拉克衛徵帶青噶木楚克布他特車卜登達什陳木布納木占率其護衛附丁。前來顧請情願各帶自己四個月糇糧。赴軍前効力。其他部落情願前往効力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俟來報之時。彙齊

報部。奏入。

命示議政大臣。續有喀爾喀土謝圖汗。其養子台吉濟克巴。願從軍効力。貝勒額爾德木圖。額駙班第。台吉畢力克。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巴朗之子台吉汪布。四等台吉薩馬代。俱願從軍効力。奏入。

上准隨征。

命撥大兵食羊。議政大臣奏曰。是月初九日。欽奉

上諭。若將行糧給寧夏進剿官兵。副都統阿爾泰所

買羊。從多隨趕。除給兵丁行糧外。查阿爾泰所

買羊一萬六千五百內。擇膘肥者五千。隨自

下寧夏進剿兵而行。此係隨軍充糧之羊。應

交將軍馬思喀等。分授八旗綠旗兵趕去。其

所剩一萬一千五百羊。仍交地方官看守。停

其採買。

上曰。買此羊者。原為是年之備。剩之何為。著將羊全

給是年。食此羊可多行數日矣。

理邊內邊外運糧安站事。

上諭議政諸臣曰。朕曾以轉運糧餉及隨軍安站之

事。與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布議之。彼奏言。當此

有青草之候。以臣等帶來兵三千。足供運糧安

站之用。應將白塔以外運糧安站事。交宋喇布。

同于成龍等商議而行。白塔以內運糧安站事。

交總督吳赫管理。其西安副都統阿爾泰兵三

百。亦交與于成龍。又馬思喀帶來之兵。若祗自

齎口糧一月。則其餘三月之糧及隨軍所運之

糧。為數甚多。船運一次。未必能完。勢必再運一

次。大兵豈能空坐久待。應令馬思喀兵。各齎兩

月口糧外。所餘之米。船裝運往。船裝不盡者。令

大小官員。均派拴帶而往。若復有所餘。令于成

龍竭力運致白塔。此間食過十二日米。於衆人

均派拴帶米內取之補給。隨軍遞運之米。應至

何地。應止何地。著大將軍伯費揚古。議政大臣

與于成龍等。會商定奪。著詳議具奏。議曰。鄂爾

丹罔窮已極。仰承
皇上指授。則進兵運米。必無遲悞。請令將軍馬思喀
兵。拴帶兩月糧。計二千一十五石。大兵自白
塔以外。拴帶二千一十五石二斗。于成龍等。
隨運一月之米。一千零七石六斗。共米五千
三十八石。大將軍伯費揚古所帶黑龍江兵
一百。其察哈爾兵。不知數目。大約連黑龍江

兵。作一千算。一月需米二百二十石。西安副
都統阿蘭泰兵三百。取西安留下兵之馬三
百匹。增給前進兵每人一匹。拴帶兩月糧。二
百六十四石八斗。共三個月口糧。三百九十
七石二斗。令于成龍運往。其運米官員軍校。
坐臺章京筆帖式。五個月口糧。需六百八十
七石。因米糧必多備帶往始爲有益。應運耗

米帶一千九百石。大將軍伯費揚古兵。西安
兵運米人員口糧。及多帶之米。共三千五百
石。除將軍馬思喀等拴帶米外。船裝運往之
米三千二十二石八斗。儘船裝往。如船裝有
餘着大小官員全帶。再有多餘。令于成龍等
馱運。其船運之米。應派地方官七員。于成龍
處司官二員。管押前進。自白塔陸運。撥牲口

四千五百匹。并駕三牛之車。預備三百輛帶
往。每二輛合用三人。此所需人役。四百五十。
口糧鍋帳併僱倔等項照去年中路例交該
督給發。所派出船上地方官七員。即從彼地
管車夫給口糧帶去。其米應運至何地。留此
何地。既着大將軍及參謀與于成龍會同商
定。即給發大兵所餘駱駝。亦交于成龍率郭

爾多斯兵二千二百五十名將米遞運前進
其安站之事將軍成龍帶來理藩院司官派
出一員率鄂爾多斯兵七百五十名隨將軍
馬思喀而往依其所指之地安設自寧夏至
白塔所設十站交總督吳赫料理外自白塔
以外至額黑阿喇兒共五十站每站安設一
臺每臺設鄂爾多斯兵十五名馬二十匹或

叅領或驍騎校安設一員伊等俱係蒙古不
通滿文每臺將通滿文者或章京或筆帖式
安設一員使管理驛站之務若于成龍與宋
喇卜公同商議而行
上報可總督吳赫奏曰查寧夏至平羅城一百里其
間應設兩臺平羅城至白塔四百餘里其間
應設八臺此十臺每臺應設馬二十五匹東

邊守備千總把總等官一員及領旗等頭目
二員安設所建內地之臺取偏僻地方驛馬
安設邊外之臺照甘肅例取營馬安設其臺
臣請親觀建立
上從其言凡謂地方事重大吳赫不便往設驛站着
大學士伊桑阿侍郎哈雅爾圖安布祿安設驛
遞要務安設不可差悞

台吉羅卜臧之妻以其所獲厄魯特獻
上理藩院奏曰巴圖爾厄爾克濟農之侄羅卜臧台
吉之妻告云察哈代親子索諾木達克巴色
稜吳巴什察哈代親兒巴兒當吳巴什其妻
索諾木素其子羅卜臧津巴多爾濟達什剛
阿塔爾扎木素又車林剛阿塔兒之妻庫磨
扎卜此十口俱在我家又格壘沽英之屬下

顧魯黑夫妻二子。共四口。亦在我家。祭哈代
乃効力了
皇上之人。其子翁及格壘沽英之人。我皆獻之
皇上。從外而往則甚遠。從內則近。請使我之人同部
中人。出邊口取來。乞給驛于伊等。使之前來
奏入。
命差廣武游擊之人。同其人往取。俟到日。每口給
銀三十兩。
厄魯特扎木素來降。侍郎滿丕奏曰。厄魯特
扎木素來降。告云。我於三月初三日。自哈薩
克圖哈喇阿濟爾罕地方逃來。當在薩克薩
特呼里克時。一日晚間。忽有牛礮聲三響。衆
皆驚之。隨有一瀚海傍採捕之人。夜中來告
噶爾丹云。我乃瀚海旁採捕之人。霧溺瀚海

視其飛塵。有兵馬散地而來。噶爾丹營中人。
自此擾亂。衆人俱言向闊滿洲行軍。必放三
礮扎營。今敵人近逼是真。遂遷往哈薩克圖
哈喇阿濟爾罕。我從行十六日。於哈薩克圖
哈喇阿濟爾罕地方。見噶爾丹又差塔兒巴
配以十人。往瀚海旁驗視。正擾亂之時。我夫
妻騎馬三匹逃出來降
皇上。又丹濟拉離噶爾丹。另還于三日程外什爾哈
戈必地方。噶爾丹遣人兩次往召之。丹濟拉
言。既有程布臧布矣。用我何為。我不去也。又
曾遣土克齊色稜達什。于杜哈爾阿喇卜灘。
我來之前。同土克齊色稜達什前去之人之
馬畜。杜哈爾阿喇卜灘之人奪取之。桒四五
人于額黑阿喇兒。但兩三人步行而歸。土克

齊色稜達什言阿喇卜灘所有
中華皇帝使臣來。將同使臣遣阿喇卜灘之使。及行
商回子去。觀阿喇卜灘之狀。與我反顏是實。
又聞西路有阿南達兵防守。又有根敦帶青
滿兵已圍取洪郭羅口。是以噶爾丹不知所
往。在阿兒臺四圍游行。欲在阿兒臺之陽。則
山險而無野獸。欲踰阿兒臺。往額黑阿喇兒

則畏杜哈爾阿喇卜灘。據此。將扎木素。同格
壘沽英曼濟。及其妻子。併馬駝什物。俱交驛
站遞送至歸化城。發副都統阿第安插。奏至。
上命示議政諸臣。
壬辰。
遣使賫
諭噶爾丹。等。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以博什希出

使噶爾丹之事來報。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爾可令驛站星速馳迎博什希。
驛站筆帖式。不論何地遇博什希。取噶爾丹奏
章。先星速賫來。令博什希量力隨後馳來。將噶
爾丹奏章。令驛站筆帖式小心賫來。恐致遺失。
併遣人迎丹濟拉使人羅卜臧。及我此地所差
使人巴兒通阿什曼濟兩人。日夜星速帶來。驛

站先將噶爾丹奏章。及使人送到。其噶爾丹
疏言。欽惟
皇上
大慈普惠。有如衆母。光明鑒照。不異幽明。奉到
勑書。及使人格壘沽英口傳
諭旨。不勝懽忭。大都言語文章。百凡音節。雖不能
灼知。亦嘗有所陳奏。間者各項情事。蒙普惠

大慈文殊皇帝。仍惠加
諭旨。雖臣意中有
聖旨甚是之想。但爲大兵所敗。四處離散。曰下此地
子遺。猶未相商。是以大略雖謂
聖旨甚是。而以諸凡所奏情事。已遣格壘沽英往奏
俟格壘沽英到後。明白啓奏。如
皇上俯恤。准奏垂鑒。則大幸矣。正欲遣格壘沽英啓

行而忽逃亡。是以遣喇木扎卜前往。令喇木
扎卜明白口奏。喇木扎卜奏曰。噶爾丹言
聖旨云。汝不能自活。則收衆近徙來降。我居無廬。出
無騎。食無糧。我屬下阿喇卜灘。杜爾伯特之
車陵滾占之子車陵多爾濟。俱不能自活。散
去捕獸。不及召集伊等。答問其意。俟集問之
後。再行另奏。緣

皇上有恤臣之語。是以臣屬下人等。歸投
皇上者甚多。伏乞發還臣所併乞
聖上加恩賜于失所之人。以活其命。奏畢。
上曰。汝欲歸乎。抑留此地乎。喇木扎卜奏曰。臣原欲
來投
皇上。去歲夏間。帶四十餘人而來。遇杜爾伯特之車
陵。盡皆劫去。是以不能來而返。自此噶爾丹

謂臣有反心。防至此時。格壘沽英逃後。臣有
心告請而來。
聖上問臣所願。臣之妻子。俱在此地。臣無所往也。必
使之去。
君事也。何敢不去。于是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曰。大兵起行之前。嘗遣人
招撫噶爾丹丹濟拉。此差不必遣本朝之人。其

塞卜騰巴兒珠爾同擒者。有噶爾丹乳母之子丹濟扎卜。再撥頗任之厄魯特賞勅而往。一面遣使。一面進兵。達賴喇嘛身故。已十有六年矣。第巴掩匿達賴喇嘛之旨。以誑噶爾丹。噶爾丹信其誑。日言為達賴喇嘛之教。而恣肆横行。以此等事明開勅內。照様刊刻多印。付丹濟扎卜等。傳示。併遣諭策旺喇卜灘。令乘此會。亦與兵勦滅之事。明白開列。議政諸臣。開列出使策旺喇卜灘部院人員職名。入奏。

上命派出工部侍郎常綬。侍讀學士伊道。及革職侍郎多奇。皆補主事同往。此等事若不効力。伊等更於何處効力。今草已青。著自備馬匹前去。至二

是大學士伊桑阿奉

旨撰

勅。諭噶爾丹策旺喇卜灘丹濟拉厄魯特之台吉寨桑哈什哈及衆百姓。四道。呈

覽。

上謂四道勅文。雷同無異。自始至末。手為改定。以示

議政諸臣。

勅諭噶爾丹曰。

皇帝勅諭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去冬命爾早降。則予以富貴。給以資產。養贍育之。即爾所屬厄魯特之衆。亦各得見其妻子。遂其生業。故遣使偕格壘沽英往宣勅旨。今使者喇木扎布至。覽爾所奏。詞未明朕旨。且觀爾辭意。一無真實。而請給還來奔之厄魯特。豈惟厄魯特之衆。雖爾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及爾乳母。俱已被獲。今皆恩養。與擄特和朔齊同居。爾若來歸。即令爾子與

爾相聚。今旣不降。爾有何功。遂還爾厄魯特之
衆。爾欲歸降。應及早來。若不歸順。徒遷延時日
何益。况達賴喇嘛已故。朕已知之。曾嚴飭第巴。
第巴又遣尼麻唐庫圖克圖上表來賀。捷且奏
稱達賴喇嘛已歿十六年。其轉生之庫必爾漢
年已十五歲。則爾之指稱達賴喇嘛。以爲護法。
欺誑衆人者。已顯露矣。爾所欲逃匿之地。厄魯

特來降者多。朕已悉知。卽使遁入洪郭羅險固
之地。諸路皆可進勦。爾困廹若此。尚何力拒守。
卽今已無歸所矣。今歲卽不擒汝。來歲當復發
兵追討。必不中輟。汝其詳審之。故遣丹濟扎布
察罕代舒魯等。賫旨特諭。

勅丹濟拉曰。

皇帝勅諭台吉丹濟拉。朕爲天下元后。善善惡惡。乃

至理也。去歲遣格壘沽英等歸。勅內開載爾名。
復使格壘沽英傳諭。今格壘沽英等來。爾之辭
意皆已備陳。爾今能致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來
降。必當封爲貝勒。并以殊榮。如不能致。爾一身
歸順。亦能不失富貴。况爾以下之人。先降者皆
釋其罪。顯榮優養。爾應悉聞。已往之過。槩不介
意。爾曾密奏。若宥臣罪。臣請投降。故特專賜勅

旨。盡宥前罪。勅到。其速降。朕爲大君。豈改成命。
特諭。

勅厄魯特之台吉塞桑哈什哈并其人衆曰。

皇帝勅諭厄魯特之台吉塞桑哈什哈并部落人衆
等。朕無分中外。皆欲其各安生理。樂育昇平。至
於誅戮征伐。原非本懷。爾厄魯特等附從噶爾
丹博碩克圖汗。所在侵掠。雖有所得於人。而已

之祖父戰死妻孥被掠者亦云衆矣今所餘之
人不被創受傷者甚鮮死亡之餘其存幾何因
從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以致窮迫困苦已極朕
頒諭旨命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前來歸順爾厄
魯特之衆朕俱養育使得其所而噶爾丹博碩
克圖汗並不以爾衆為念不思歸順他日兵臨
則爾衆難免俘戮故特諭厄魯特之衆爾能各

携族屬妻子來降者朕皆養育使得其所前所
降者已加恩養爾衆亦當聞之矣特諭
敕策旺喇卜灘曰
皇帝勅諭策妄喇卜灘爾歷來請安納貢克恭克順
朕亦加眷顧恩施頻及噶爾丹奸詭性成雖彼
至戚靡不嫉害既將厄魯特之四部喀爾喀之
七旗致令破亡分裂又以追襲折布尊丹巴上

謝圖汗等為名侵我邊境屢擾不已朕因於去
歲數道遣兵親行征勦直抵克魯倫土喇地方
大破噶爾丹陣斬其衆其妻亦被誅戮冬間復
遣兵西出哈密地方獲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
等今窮迫已極所屬大小寨桑哈什哈等相繼
來降者不絕其餘附從之人及寨桑等流離逃
散俱欲投順奏報前來今噶爾丹僅餘子身率

領數人隨處竄遁爾當亦聞之矣爾前奏稱噶
爾丹若近逼我土必竭力擒勦又言遵聖上指
示效力盡瘁等語噶爾丹窮惡已極有如魑魅
斷不可留今數道進發大兵搜討夫噶爾丹與
爾素有深讐乘其困迫應起兵復讐進勦且達
賴喇嘛亡故已久第巴欲詐飾達賴喇嘛尚在
之狀故嚴飭第巴而第巴大懼遣尼麻唐庫圖

克圖來言達賴喇嘛亡故已十六年其再生復身已十五歲據實陳奏則噶爾丹所稱護達賴喇嘛之法者其爲欺誑衆人也明矣欲爾明悉故特遣工部侍郎常綬內閣侍讀學士伊道侍衛克什圖等賫勅諭汝且加恩賜賞彩緞十端

特諭

議政諸臣讀之奏曰四諭經

皇上撰爲四體卽刻改成辭意俱別各與彼情事脗合洵極神妙雖典謨所載何以加茲且諭噶爾丹所屬台吉寨桑等

勅內指明其失語語皆係實事

天章炳赫燦若日星人人覽之無不感動臣等以爲

諭旨到日噶爾丹之衆必皆潰散矣

上曰此甚屬緊要不可稍緩如寫蒙古字人不足著於侍衛執事人內查有通蒙古字者命連夜抄寫百張明日卽行遣發著各處速行傳諭併給噶爾丹丹濟拉使人丹濟扎卜等乘歸馬匹著議政大臣議奏議曰噶爾丹丹濟拉使人丹濟扎卜察哈代羅卜臧舒魯俱各給馬二匹駱駝一頭丹濟扎卜馬夫一名察哈代馬夫一名此二人俱各給馬二匹伊等口糧米麪帳鍋碗碟及駱駝鞍屜俱自總督與該處支給其馬駝俱于督運于成龍處取肥者給與將伊等交與征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內大臣策旺諾爾布護軍統領杜什希等至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遣之前去

上報可

命遣大臣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先是大將
軍伯費揚古。報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欲往
黃河崖盜馬。發兵防禦。
命散秩大臣巴當阿護軍統領孫扎齊散秩大臣
東旺諾爾布護軍統領杜什希等。各率官兵分
兩路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大臣章京侍
衛兵丁所乘馬匹。著議政諸臣議奏。至是議曰。

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由郭多里巴爾
哈孫之路進發者。大臣三員。侍衛二員。厄魯
特侍衛一員。新滿洲四十二名。厄魯特十八
名。西安兵五十九名。大臣各帶從人三名。侍
衛各帶從人二名。厄魯特侍衛一員原有從
人一名。新滿洲四十二名。各帶從人一名。大
臣併侍衛六員。每人馬三匹。共用馬十八匹。

新滿洲四十二名。厄魯特十八名。從人五十
六名。每人馬二匹。共用馬二百三十二匹。合
計用馬二百五十匹。將學士朱都納所買馬
撥給。西安兵五十九人。亦各帶從人一名。每
人各馬二匹。共馬二百三十六匹。將西安存
留馬撥給。由西路進發之散秩大臣巴當阿
等。自此處給與驛馬。前到彼地。亦照此騎馬

前去。移文將軍孫思克博濟等。俱照定例。將
營內馬撥給前去大臣官員侍衛。所領滿洲
兵。許定從人一名。綠旗兵但計本身。撥與馬
匹。此兩路進發官兵。俱著賫四十日糧。奏入。
上從其議。
遣厄魯特恩克歸。招撫滾占之妻諾洪達喇及其
子車陵多爾濟。先是

上諭議政諸臣曰。遣使噶爾丹時。著遣丹津扎卜。癸
哈代。舒魯。恩克丹濟拉來使羅卜臧等去。至恩
克乃滾占之子車陵多爾濟人。著與偕往。應至
何處分路。使至伊主車陵多爾濟處去。至是
諭侍郎安布祿曰。著遣滾占之妻之人恩克噶爾
日前去之散秩大臣巴當阿等。乘驛至侍衛阿
南達所。令阿南達交哈密城頭目達爾漢白克。

給從人一名。往撫伊主滾占之妻。著理藩院行
文諭滾占之妻諾洪達喇子車陵多爾濟云。爾
之恩克。自哈密城擒解前來。今遣還汝所。汝等
如欲降。當即前來。斷不可與噶爾丹和好。毋以
爾夫曾與我軍交鋒被創為懼。朕非欲得爾之
人衆也。若欲奔策旺喇卜灘。可即前往。朕不介
意。若欲奔青海。則我軍現在西路。朕賜爾文持

往。令彼放行。

癸巳。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定期進兵。

上諭議政諸臣曰。著撤大將軍伯費揚古。由寧夏進
發大兵。于閏三月十七日起行。費揚古可率其
兵四月初十日外十五日內赴郭多里巴爾哈
孫地方。

命護軍統領鄂克濟哈。查報厄魯特降人撫養之。

上諭行兵部曰。護軍統領鄂克濟哈駐居寧夏。著將
現在厄魯特男婦子女三十八口。交鄂克濟哈。
伊等食物照常支給。嗣後厄魯特由此路來者。
俱令鄂克濟哈收養寧夏。來降及各處解來厄
魯特。著鄂克濟哈報明男婦子女人名。新從噶
爾丹處來。及緊要人。開明年貌數目。送赴行在。

提取其人。據所指名字解送至鄂克濟哈處撫
養之。厄魯特應送歸何處。俟勅下遵行。
酌撥隨
駕官兵馬駝實數。議政大臣奏曰。留駐寧夏之前鋒
二百九十七名。護軍鎗手三百九十四名。驍
騎礮手八十名。伊等所有之馬。或二匹。或三
匹。共一千八百二十五匹。內前鋒一百六十

名。護軍鎗手二百名。隨
駕前去。以每人各馬四匹算。共需馬一千四百四十
匹。應將留駐人員之馬撥給。其留駐寧夏之
前鋒一百三十七名。護軍鎗手一百九十四
名。驍騎礮手八十名。共四百十一名。伊等亦
以每人各馬四匹算。共需馬一千六百四十
四匹。將彼所剩馬三百八十五匹存下。所缺

馬一千二百五十九匹。請將學士朱都納寧
夏靈州中衛固原等處所買之馬一千八百
五匹內給之。又增給西安兵五十九名者。乃
西安留駐兵之馬五十九匹。其缺額亦以朱
都納所買馬給之。一等侍衛法諾二等侍衛
博多齊。伊等每人各馬五匹。護軍參領額訥
布馬四匹。共馬十四匹。亦以朱都納所買馬

給之。應給法諾博多齊之駱駝二頭。以前停
給聽差人員之駱駝二頭給之。應給額訥布
之駱駝一頭。以庫勒納解到駱駝給之。京來
侍衛護軍執事人員共騎官馬一千五百八
十三匹。此內馬一百六十九匹。侍衛護軍已
騎北軍前者。其馬不必更換。其餘一千四百
一十四匹。盡行換給。此換給之馬。亦以朱都

納所喂馬給之。若朱都納固原所喂馬。在起
駕前不及取來。而馬不足。以西安留駐兵之馬給之
俟固原馬到日。照數給還西安兵。查官馬倒
失疲留外。其出征滿洲侍衛護軍坐馬一百
六十九匹。與所餘馬一千五百四十七匹。俱
係京城各佐領所養官馬。不可盡動。應交從
駕前來之察哈爾官兵。于水草善地放養。隨
駕後。帶回京城。交兵部。各還本佐領。朱都納所喂餘
馬五十九匹。庫勒納等解來駱駝十頭。併交
將軍馬思喀帶去。給大將軍費揚古總督吳
赫採買平涼靖寧州所有滿洲綠旗兵之馬
共九千五百五十匹。副都統阿蘭泰等採買
捐助平涼等處所有駱駝七十頭。馬一百八
十七匹。騾九十九頭。尚書庫勒納等解到駱

駝一千一百三十七頭。都御史于成龍等處
捐助駱駝四百頭。除給大將軍伯費揚古駱
駝十頭。現今進發之兵駱駝一千七十九頭
外。尚餘駱駝四百四十八頭。庫勒納等解到
騾三千六百三十一匹。于成龍等處捐助馬
騾一千四百六十匹。驢六十七頭。共計剩駱
駝五百一十八頭。馬騾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七匹。驢六十七頭。奉
旨依議。隨駕自京騎官馬前來之侍衛護軍執事
人等。俱費兩個月糧。著將庫勒納等解到騾子。
每人各給一頭。俟至白塔。將膘大者。令于成龍
領去。其膘瘦者。發還庫勒納等。
命查駐兵營房。給還民間。先是以寧夏蘭州宜設
兵駐防。將民居圈取。建造官房。至是

上諭議政大臣曰寧夏蘭州設兵駐防事屬無益此所佔營房原係民居其房仍歸原主爾等其同總督議奏議曰噶爾丹困迫已極滅在旦夕寧夏蘭州設兵駐防無益

上諭亟當應將寧夏蘭州設防之兵停止查寧夏駐防兵丁建造住房之時所圈民房共五千九百六間新造房一千二百一十八間應交地方官將房還本主其蘭州建造房舍亦照此例

上從之

甲午

寧夏紳衿兵民懇留

聖駕

上不允寧夏紳衿兵民閤

御營於次日啓行擁集

行宮外叩首奏曰

皇上欲安邊塞生民

躬親勞瘁巡臨寧夏臣等幸得瞻仰

天顏霑沐

聖恩今聞

車駕於十五日啓行臣等犬馬戀

主之心不勝激切伏乞

聖駕復留數日以慰羣情

上曰朕欲掃蕩寇氛以安黎庶特幸寧夏經理軍務駐蹕十有餘日曩者南巡及凡所巡幸之處未有駐蹕至三日者且邊地磽瘠民生艱苦朕深憫之朕扈從人衆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擾朕已定十五日啓行爾等誠懇之意朕已

史080-476

知悉。又向者曾欲使禁軍駐防此地。恐民間居
處狹隘。已命將房舍查明。給還本主。爾等即各
還同故居可也。衆聞之。俱懽呼奏曰。
皇上親臨寧夏。子愛百姓。屢飭官兵。毫無侵擾。且商
賈各多獲利。又恐臣等居處狹隘。查還房舍。
皇上浩蕩之恩。如天地之高厚。臣等俱叩謝
聖恩。又奏曰。寧夏實係邊塞窮荒。

皇上躬親臨幸。誠千載一遇。乞製
聖訓。頒賜臣等。勒之貞珉。光垂萬禩。臣等子孫世世
瞻仰。
上曰。朕巡幸原欲安民。今製文頒賜。則百姓建碑僱
匠。轉致煩苦。不必製文賜給。准其謝恩。衆復叩
首請曰。此處百姓聞
車駕親臨。已預備碑材。本地現有工匠。不至多費。若
得
聖訓。勒之貞珉。則天下四方之人。咸來瞻仰。於地方
永有光輝。陳請再三。
上命內閣大學士伊桑阿等議奏。僉曰。臣等伏惟寧
夏闔城人民叩請
皇上親製聖訓。光垂永久。其瞻雲望日之意。殊爲誠
懇。

皇上親製聖訓。令其敬勒貞珉。垂示無窮。洵爲盛事。
奉
旨。訓旨俟頒給。於是紳衿兵民人等。於
行宮外。叩謝
聖恩。踴躍歡忭。聲震天地。
覈聚兩路進兵糧餉馬匹驛站事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著將所議兩路進兵。追勦噶

爾丹之事。撥置馬匹糧米之事。設站之事。俱查
來。朕將覆覈之。伊桑阿俱查呈
御覽。

上全閱畢。
諭曰。各項事務。議論區畫俱已詳盡。今噶爾丹無
所逃矣。噶爾丹或降或自盡。否必爲我所擒。朕
將親至船站。視兵駕起行。暫駐蹕於彼地。聽其
聲息。倘有朕當親行之事。則行之。伊桑阿奏曰。
此役追勦噶爾丹之事。
皇上每日執筆書記區處。備禦噶爾丹去路。已極周
密。備儲我軍資用。又極豐裕。誠如天羅地網。
噶爾丹無所逃矣。不久當如
聖諭所云也。
定將軍參謀諸臣。

上諭將軍馬思喀曰。著都統侯巴渾代。齊世。將軍薩
卜素。都統兼前鋒統領碩鼐。護軍統領宋仕。總
兵官王化行。俱爲參謀。既與大將軍伯費揚古
會。將軍馬思喀亦爲參謀。至總兵官王化行。去
歲出征噶爾丹之役。見其人材穎健。隊伍整齊。
尤著勞勣。大將軍伯費揚古來。亦奏其功。綠旗
總兵官向無受爲參謀之例。著王化行于此役
軍中爲參謀。賜孔雀翎。
命撤設驛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明日向白塔行。凡報事者。
若俱自舊站至寧夏追赴。則迂而且遠。朕何地
駐蹕。即將舊站。就行在所移趲前此之行。尚書
班第亦如此。著侍郎安布祿。依黃河西岸駐扎。
自總督處取船一隻。撥理藩院賢能官一二員。

在侍郎安布祿處備之。將外站每日向行在所
移遞。其站不足則再增。嗣後從內出之事則出
殺虎口。由外新設之站而來。從外入之事。則由
新設之站。馳入殺虎口。其以此當大邊。上前傳
諭。如遲誤者死。侍郎安布祿甚糊塗。著交明珍
薩爾圖勿誤驛務。議曰。自湖灘河朔至橫城。原
設鄂爾多斯地方驛站十二處。今

御駕移向白塔。應差理藩院司官舍陵。祁塔特。薩木
布。代丹巴。每日調移安站。但調移之時。兩站
相去。其間不無遼遠。若所移站相去遼遠。著
前去司官。借近地旗分蒙古馬各二十匹。暫
行安設。其新設十二站內。亦未必無馬瘦缺
者。現有橫城以前邊內大站所增馬二十匹。
腰站所增馬十匹。即將所增之馬。著前去司

官。就近調取。每站增馬二十匹。奏入。
命於此處撥殷實十二人安站。其馬瘦缺之四站
人員酌[illegible]議奏。復議曰。請撥此處殷實十二人。
遣往安站。其馬瘦缺之四站人員調回。嚴加
議處。著所撥殷實十二人。挑馬好之八站。獨
取正道安二十站。此殷實十二人。撥四人頂
六十六巴圖蘇達祜興邦之缺。所餘八人。間

雜增列。查前者設站。每站取近地部落首領
一員。兵五名。理藩院或筆帖式。或小校一人
兼設。應除六十六等往替之四人外。其八人
亦照前每人撥近地部落首領一員。兵五名
給之。理藩院帶來筆帖式小校。各處差遣所
存無幾。應檄在京理藩院或筆帖式或小校
撥八人星速遣來。與伊等同設。此殷實之人。

交務站四司官。計遠近。相水草。自湖灘河朔
至白塔。取正道安設。
上從之。
調撥運米牲口。議政諸臣奏曰。據于成龍等奏
稱。大兵于十七八日起行。請將米自二十
日陸續起運。補捐牲口雖有二千餘。未全收
完。尚書庫勒納等解來三千六百騾子內。已

令給騎官馬之侍衛護軍執事人員各一匹。
倘運米四千五百之數。有所不敷。請將寧夏
綠旗之馬。充數帶往。俟後捐人員之馬到後。
該督收取補還兵丁。應將督運于成龍及尚
書庫勒納等解到騾子內。除給騎官馬之護
衛護軍執事人員外。所剩騾子之內。有可用
者。但令運米。如尚不敷四千五百之數。交與

該督。令于寧夏綠旗兵內足數用之。俟後捐
人員之馬到後該督收取補還兵丁。其收取
數目另行報部。奏入。
上從之。
傳諭官兵牧馬之法。
上諭上駟院侍衛馬什曰。馬匹應作何拴放。著與蒙
古台吉等會議具奏。議曰。

上用額馬。係喂料肥馬。當拴令至曉。其給衆騎用之
馬。俱經寧夏喂料。當於日暮飲之。拴至五更
始放。其自京騎來之瘦馬。不必節其水草。略
令休息。即行牧放。
上曰甚善。著開寫傳示該管大臣。其兵丁人等。亦通
行曉諭。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二終

乙未。
駕自寧夏城趨白塔。
聞鄂爾多斯兵將渡河，使督運于成龍、喀拜前往
察罕托海，護其駝馬，撥船五隻以濟。是日
駐蹕黃甫堡。
丙申。
上駐蹕流穆河西岸。
以巴錫為陝西巡撫，鄂海為陝西按察使。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陝西巡撫党愛、按察司納壘
俱已衰老，今用兵之時，伊等不能勝任，俱著解
任。党愛速赴行在。山西按察司巴錫著授陝西
巡撫。其納壘員缺，查隨駕及運米採買牲口護
送駱駝騾子帶養新滿洲之御史、給事中、郎中

職名具奏。吏部以綠頭牌開列職名入奏。得
旨以郎中鄂海為陝西按察使。又
諭內大臣曰：昨聞各處喧譁，此皆八旗兵丁聚集
之聲也。伏始容之，嗣後著嚴禁。又見輜重行路
皆無次序，任意趨走，嗣後著按隊伍行。又
諭曰：乘官馬者，如有倒斃遺失，著各該管官員首
領照前查奏。
使護送使人回子伊什噶噶雅哈齊至哈密。回子
伊什噶噶雅哈齊言：蒙
皇上恩賞銀兩，欲買服用諸物帶歸，恐路有不虞，難
以行走。理藩院為之轉奏。
上曰：從使策旺喇卜灘之侍郎常綬等，起行未久，伊
什噶噶等照京城前來例，給之驛馬，令前押送
筆帖式石圖將伊等追送常綬，同常綬携至嘉

喀爾喀地方官取助馬糧等物著伊等親身小
心照管携至哈密將彼留下伊等前去
丁酉
上駐蹕哨馬營西南隅之峽河西岸
諭內大臣曰今日風雨此處再駐蹕一日著概行
曉諭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因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什希及降

人格壘沽英之子吳巴什丹濟拉使人察哈代
逃今復往又格壘沽英及噶爾丹使人喇木
扎卜丹濟拉使人羅卜臧等未到且錄所問伊
等口詞及噶爾丹奏章是以稍留待之初十日
清晨曼濟羅卜臧到申刻出使阿喇卜灘丹津
俄木布之筆帖式黑色長史馬尼圖等至喀倫
奏報之事及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之事俱到

初十日晚格壘沽英喇木扎卜等到故閱所問
伊等口詞遣諭知之觀噶爾丹情狀與丹濟拉
不睦是真今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又遵朕旨
歸附於我人心已離迫於饑餓是實今問額克
阿喇兌稱從者為彼地有魚耳豈有人隨往乎
茲來降者不絕屢得其確息朕謀定行事斷不
輕之亦不必急今糧餉已完發兵亦易候諸聲

息未定日現糧草駝馬乾糧俱大有餘並不苦
兵官兵百姓又朕所遣前鋒侍衛哥薩木等擒
一厄魯特男婦而歸奏曰臣等謹遵指授三月
十九日自寧夏起行閏三月初一日至古爾班
賽堪地方獲此厄魯特而返云其厄魯特扎木
素口供另開示外其以此諭示滿洲諸臣又
諭皇太子曰朕區處軍務畢十五日起行進趨白

塔其事俱已抄發伊塔乃洞查地方。鄂爾多斯杜稜公汎地此諭到後。報文勿由內道發若出殺虎口由外道發。徑千里許而易行內地之路惡不可言。雨水暑氣人病馬斃必多。寧夏地當瀚海中央。年高體弱者甚不相宜雖無病者常苦胸膈不寬形容消瘦者。朕則無所覺寧夏距賀蘭山迤東百里有餘水草佳美不必言。隨僕

大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之馬。御用馬騾牛羊俱發至察罕拖海喂養。此二十日內。俱略有起色矣。不取地方草一束豆一抄。以爲喂養之資米豆與草大有餘。各處俱停其運解。令隨所到收貯。朕此番遠行。特爲經理糧餉定奪兵馬進止之機而來。可行累民擾地方之事乎。今事已畢。詳開專諭。其以此遍示議政諸臣。

訓諭按察司鄂海。鄂海以授爲陝西按察使來請

聖訓

上曰。爾何庸訓爲向如爾外任之官。每於朕前奏言潔清其身以圖報恩者多及至蒞任後頓渝素行與向所奏者異矣。陝西地方甚屬緊要。朕於從官二十餘員內簡任爾爲按察使。爾蒞任居官者善。朕別有裁度。如其不善不止於姑罷之

也著於大學士前傳諭是日

遣內大臣明珠侍讀學士貢碁以銀賞運米鄂爾多斯蒙古。

戊戌。

上駐蹕哨馬營。喇嘛商南多爾濟奏報青海諸台吉來

朝。喇嘛商南多爾濟等奏曰。欽奉

上諭。以阿喇卜灘去後之事。著理藩院檄知商南多
爾濟。今將青海台吉。應令誰來朝見。作速定議
來奏。隨檄臣商南多爾濟云。近日尼麻唐庫圖
克圖至。奏稱達賴喇嘛去世已十有六年。再
生後身今已十有五歲。已將此所奏之言。曉
諭於衆。復以汪舉保任等為使。賫捧
勅書與尼麻唐庫圖克圖同使於第巴矣。又丹濟

拉欲降。告諸我使員外博什希等。又遣其使
羅卜藏噶之答奏。即令羅卜藏賫捧
勅書歸諭丹濟拉速降矣。又格壘沽英與噶爾丹
相惡。挈其妻子而逃。偕博什希齊來歸降。已
授格壘沽英為散秩大臣。授其子吳巴什為
侍衛矣。續有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察罕台
吉。皆欲來降。遣使偕我筆帖式黑色來上疏。
亦令賫捧
勅書諭以速降。遣彼使歸矣。又遣哈密擒解之厄
魯特恩克達爾漢寨桑。賫部文招撫其丘滚
占之妻子去矣。又遣工部侍郎常綬等。往諭
策旺喇卜灘。乘噶爾丹困窮之時。速圖之以
報其讐。又遣散秩大臣巴當阿。護軍統領孫
渣齊散秩大臣策旺諾爾布。護軍統領杜什

希。率兵分兩路。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
去矣。目下調將軍馬思喀率大兵從郭多里
巴兒哈孫至額克阿喇兒。將軍博濟孫思克
副都統阿南達率兵出嘉峪關。往禦西方為
此檄知青海衆台吉。何時人朝
皇上。何人前來。爾等作速議定。星馳來奏。臣恭惟
皇上仁聖性成。智勇天錫。恩威並用。是以青海四姓

厄魯特諸台吉俱懽欣鼓舞願往覲
聖明前者已將阿拉卜灘等前去之名起程之日陳
奏外西寧屬下回子頭目業已起行矣其達
兒罕掌教並藏庫圖克圖溫都孫寺掌教達
賴綽爾濟喇嘛及十三寺院之囊素通事等
厄魯特之工匠小人皆願往朝
聖明其人甚多不能逐一舉其名字又扎西巴圖爾

台吉言我此地額爾德尼巴圖爾台吉素行
甚高衆台吉凡事皆推之以爲長故我將勸
其懇乞
皇上俯覲其和碩特一姓之台吉臣等答之云爾說
之往朝甚是
皇上斷不輕待爾等所親之人也又青台吉遣人來
告云我首領台吉留我等守禦地方目下不

獲往覲
聖明遣戎子羅卜藏行可乎臣等言會盟之時曾明
諭云召爾等青海八台吉暨達賴台吉之子
達賴帶青達賴汗之子拉藏等來如不能親
來則遣子弟代之凡有願往者皆來又扎什
巴圖爾台吉言我等親身目下往覲
聖明矣世承其恩寵而留守各地方者永不獲承恩

寵甚可憐憫我等遍行曉諭俾令遣使聘問
又原屬噶爾丹之人有姓擻特之色稜厄爾
克台吉親來告曰我自厄魯特阿喇卜灘所
出逃來歸
皇上失路而至青海我目下在拉藏左右願得入內
此人俟衆台吉到後問明可否另報又有姓
擻特之五六歲童子一人此外更無有名之

人。往居青海者。僅有噶爾丹之兒。趙特巴巴
圖阿之子。姓鍾阿爾。名色卜騰扎兒車陳帶
青。因彼父喪不得親在。合掌稱頌訖。此外更
無有名之人。臣等欽惟去年內外大小臣工
之意。俱謂噶爾丹且不必伐。
皇上宸衷獨斷。決意親征。謂噶爾丹不速行勦滅。生
民何由得安。
親統六師。遠出塞外。此至仁也。
皇上自出師以來。率先徒行。日御一餐。暑不張蓋。不
擇水泉之甘苦。掘井而飲。深踰瀚海。直至巴
顏烏拉之地。此大勇也。
皇上神謨既定。灼知洞見噶爾丹斷不可使之瓦全。
因其餘蘖近
臨巴顏烏拉之地。

天威所加。莫能抗拒。噶爾丹棄其一切所有之物。狼
狽而去。遁逃
皇上預調西路大將軍伯費揚古之兵。遵奉
指畫。盡殲醜類。噶爾丹止攜數人逃遁。為萬目之
所共見。此大智也。今離散之衆。相繼歸降。皆
受而養之。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為
哈密回子達爾漢白克所擒獻。今年
皇帝親臨寧夏。青海四姓厄魯特。俱來歸順。丹濟拉
丹津俄木布阿喇卜灘格壘沽英等。俱乞降
來歸。臣等不諳文義。取通鑑而一一歷誦之。
自古人君。可方
皇上之仁智勇。得以同年而語者。未之有也。臣等百
官兆民。仰賴
皇上神鑒。含哺鼓腹。以享太平。謹以慶賀禮。同行聞

諸臣。併地方文武官員及軍民人等。在西寧

理

行在叩頭。商南多爾濟又奏曰。老僕之意。衆台吉來

時。喀之兩旁。正有禾苗。無地牧放。應

勅地方官。略助牲口草料糗糧。又衆台吉俱問及

獅象。且其內自相謂曰。我等在朝

皇上。殆必以身所未見聞之物示之也。乞將鶯奇可

喜諸劇示之。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行文商南多爾濟。除先奏來

朝台吉不議外。若現欲來朝為首之人。將庫

圖克圖喇嘛。及留守地方台吉之子弟。自行

酌量分別。伊等行時。率之俱來。餘如商南多

爾濟所奏可也。

上從之。

己亥。

上駐蹕乃嘛午西南隅黃河西岸。

厄魯特羅卜藏格素兒。及其弟達什夫婦。偕

來降。揚威將軍舒恕奏曰。侍郎滿丕。送到來

降厄魯特羅卜藏格素兒。及其弟達什夫婦

告云。我等乃噶爾丹下之人。自什爾哈地方

乘馬五匹。出逃而來。我等骨氣乃喀爾喀也。

原係喀爾喀額爾德尼班第達庫圖克圖之

女婿。音楚呼爾之人。小時投入厄魯特。我兄

弟皆居於厄魯特。羅卜藏格素兒告曰。我未

來之前。曉衆喇嘛在噶爾丹所居廬中誦經

我亦曾偕往。因問羅卜藏格素兒曰。爾等逃

來之地。名什爾哈距薩克薩特呼里克有幾

日程。從何而往。噶爾丹所有寨柔為誰。共有

幾人。駝馬居食又何如。答曰。自噶爾丹隨克薩特呼里克。向西北行十六日。至什爾哈地方。我等從什爾哈逃來。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游行。噶爾丹左右有諾顏格隆阿喇兒拜率其下百餘人。吳思塔台吉率其下百餘人。在噶爾丹右翼。半日程而行。噶爾丹之前一日程。丹濟拉阿巴。丹濟拉婿拉思倫傳羅齊率其下三百餘人而行。丹濟拉之前一日程。吳爾占札卜色稜車陵布木等率其下一百餘人而行。駝馬有二三匹者少。有一匹者多。亦有無馬者。並無牛羊。捕獸為食。不得獸則殺馬駝為食。問滾占之妻察罕古英寨桑、恭爾寨桑等。所在之地名。波兒哈。問羅卜臧格素兒等。曰。噶爾丹丹濟拉原早晚不離。

同行同住。今丹濟拉離噶爾丹而前行。其故何也。爾等其以實告。噶爾丹欲往何處棲止。下人之意何如。爾等之外。猶有來降者否。答曰。丹濟拉原與噶爾丹同處。日夜不離。近日丹濟拉撻噶爾丹近侍醫人。自此分離。噶爾丹不言往棲之地。我等下人不得而知。下人之意。皆謂從噶爾丹終無結局。願得來歸

聖上。有父母兄弟在策旺喇卜灘處者。欲往投策旺喇卜灘者亦有之。問羅卜臧格素兒曰。伊拉古克三庫爾克圖。今在何地。答曰。聞伊拉古克三庫爾克圖。去冬在古爾班賽堪。今不知其所在。問羅卜臧格素兒等曰。杜哈爾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在何地。答曰。阿喇卜灘。去冬在布顏圖果兒河。丹津俄木布進洪郭羅

後又出洪郭羅矣。又問達什冈噶爾丹之子
塞卜騰巴兒珠爾被
聖上差人擒獲噶爾丹曾聞之乎。答曰。噶爾丹未聞。
於是令達什乘驛星速遞送赴
行在外。侯羅卜藏格素兒及其妻車陵到日并弓
矢馬匹。送交歸化城副都統阿玉什等。爲此
具奏。

上報聞。
命掩埋運米人役遺骸。
上諭內大臣曰。前者親隨侍衛色克圖。探路而歸。奏
稱此路猶有去歲運米人役遺骸。自今日以後。
交與管轄重大臣。若遇遺骸俱收埋立爲一冢
每日收埋幾何。至駐蹕處奏聞。
臣按掩骼埋胔。史紀周文。然時必先目擊
而後不忍之念生。爲今
皇上聞奏心傷。即
垂惻隱。
特諭隨啓起塚掩埋。猶慮奉行者未盡細心。復
命將埋過數目。逐日奏報。何
皇仁之周密乃爾也。茫茫沙磧頭。化存臺落落枯骸
不至暴露。誠不啻文王之施仁矣。

上仍駐蹕石嘴子西南隅黃河西岸。
庚子。
將軍馬思喀等。以隨軍食羊瘦損。請罪。馬思
喀等奏曰。採買羊隻一萬五千。押解。臣軍查
收之時。羊甚羸瘦。因時當草青。擇其稍可者
共取八千九百十二隻。於十八日起行至兆
甫堡。查得瘦乏之者有三千零二隻。已交李岡

暨把總朱乾亮但此羊係兌米數撥日食用
旨令著應償官員將所缺羊九千九十照數
賠償解至臣軍。得
旨羊為軍食要需馬思喀等將此羊八千九百十
二隻應特委能員於兵未起行時乘早涼就好
水草趕去乃不特委能員趕解致瘦乏者三千
餘隻著議政大臣將馬思喀等嚴議具奏。尋議
曰查羊係軍食要需馬思喀等當專委能員
小心趕去乃不委人押往隨軍中塵而走致
三千餘羊瘦乏殊為不合今即採買可得亦
不能追赴軍前且寧夏除此一萬五千外並
無另備之羊應將馬思喀等選來之羊五千
九百十隻專委人員於兵起行前乘涼爽時
就好水草飼秣不使瘦乏趕解而去其餘九

千九十瘦羊交該將於好水草處牧放俟肥
日另奏請
旨。得
旨瘦乏之三千羊不交與道員大吏而交與把總此五
千九百餘羊於一二日內又當以瘦乏告矣其
趕羊者撥兵幾人所委何官亦應查訊爾等以
馬思喀同寮徇彼情面若朕則何情面之徇耶。
著再議具奏。尋議曰羊者軍中要需馬思喀等
當特撥官兵趁水草佳處小心飼秣驅趕而
去乃彼所自擇來之羊行不數日使三千餘
羊至於瘦乏此皆護送不謹之所致也且將
瘦乏之羊不交道員大吏而交付把總殊為
不合如此驅行則一二日內彼所帶來五千
九百餘羊又將以瘦乏告矣應將驅送此羊

撥兵幾人交付何官之處查明具奏後將將
軍瑪思喀等一併議處其將軍瑪思喀等選
來羊五千九百十隻著特撥能員於兵未行
前天早涼時趁水草佳處飼秣不使疲乏趕
解而去所剩瘦羊九千九十隻今無所用應
交該督量派能員解役乘涼爽時於水草佳
處飼秣緩行不使疲乏遞送
御營可也得
旨瑪思喀等所云羸瘦而留於寧夏疲乏而留於
途甫登羊九千九十隻著都統愛必達侍郎阿
爾拜掌慶封司員外常泰御史瑪色前去將此
羊如何羸瘦如何疲乏斃者幾何同總督查明
先報伊等即與總督所撥官員協同趕至白塔
地方愛必達等與總督會同採買羊隻御史顧

素按察司鄂海操顧素供稱職在寧夏中衛
用價四錢買羊六千四百隻皆有五分膘陸
續俱交送道員吳秉謙訖據鄂海供稱職在
衛所地方用價銀四錢買羊九千皆有七分
膘陸續交送道員吳秉謙後吳秉謙受領印
文稱同知周志煥採收羊八千六百其四百
因瘦不收即照數取回原價還庫訖據同知
周志煥供稱一總此羊自三月十五日起至
閏三月十五日止收完前所收喂之羊將軍
已取去矣續到之羊俱自遠方採買趕來一
時喂養不曾歇息至於瘦乏之職有何辨其倒
斃之羊八百六十七隻職皆照數買補即等
查得此項羊內原買瘦者亦有之喂養官員
不勤慎喂養而瘦者亦有之甄覘所有羊內

有甚趕往之羊。六千九百十隻。有極瘦不堪
趕往之羊。二千一百八十隻。著令總督吳赫
照數買補。共九千九十之羊。視水草佳處。一
日行二三十里。小心從容趕往。據將軍馬思
喀等疏稱。臣等領來羊隻。分給八旗參領綽
新帶張古費雅思哈米立布胡鈕勒德里闞
保元寶等。每旗各一。幷軍校兵各一十一名。

令其領去。其前鋒處。交軍校前鋒。每日輪趕。
無專管之人。黑龍江參領吳爾圖納蘇圖。所
領羊內。疲斃五十五隻。原帶交羊之同知周
志、隨臣等同來。及至甯堡。疲乏之羊。計
三千二隻。欲覓同知周志與交付。尋之不獲。
故交李國璽把總朱乾也。不與甯夏道大吏
交與。六十里之間。致使如許羊隻疲斃。此皆

臣等之罪也。奏乎。
上命議文。旨臣集議。議曰。羊者大軍緊需。
皇上特命動支錢糧採買。爲大軍儲備。將軍及參謀
諸臣。理合仰副
皇上爲兵備備之意。特撥官兵小心趕行。乃出甯夏
六十里間。致三千餘羊疲乏。且有倒斃者。此
皆不能敬愼之所致也。其將軍參謀。及趕羊

之署參領綽新帶等。理當卽行治罪。但現在
出兵。請俟歸日議處。奏入。得
旨依議。馬思喀等帶來之羊若瘦。朕行在亦有採
買之羊。換而給之。如馬駝有瘦疲乏者。朕亦
以馬駝換而給之。是日。運米都御史于成龍等
將六隊之米。俱全上船。撥郎中常有。守備林
之本。同地方官七人。前後管轄。從黃河順流

發行。

辛丑。

上駐蹕石臺西北隅黃河西岸。內大臣明珠等回奏

賜鄂爾多斯蒙古兵白金事。先是

上諭曰。念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等。各率其兵。隨駕

勞苦。爾其率學士一人。賫銀六千兩前去。同都

御史于成龍。賞鄂爾多斯見到之兵。人各二兩。

務使遍沾實惠。毋虛朕意。至是明珠奏曰。臣與

學士黃茂。於本月十九日。同至伊克俄羅木。

會同都御史于成龍。計鄂爾多斯現到兵二

千二百七十八名。每人各二兩。算皆一一親

付。共賞銀四千五百五十六兩。餘銀帶歸奏

入。

上報聞。是日

皇太子奏言曰。承閱三月十六日

諭旨。言觀噶爾丹情形。與丹濟拉交惡。是與今阿

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又附於我矣。人心離散。迫

於饑饉。是實。茲向額克阿喇兒而游行者。為其

有無也。豈有隨往之人乎。今來降之人不絕。屢

得其聲息。朕計定行事。不敢輕。亦無庸懸切思

丹濟拉者。乃噶爾丹一體信任之人。既丹濟

拉交惡。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皆避

旨而我則噶爾丹將誰與處乎。下人全逃於饑饉

甚矣。故源源不絕以來降。噶爾丹雖欲往額

克阿喇兒誰從之去耶。又將察哈代格壘之

子吳巴什受濟額林辰哈什哈格壘古英寨

桑喇木札卜札木素答闊之間。一一詳悉觀

之。皆謂丹濟拉與噶爾丹交惡。大察離心。至

於下人皆牲畜糧絕至於流散而皆相同無
異。
父皇又於此役謀定而行噶爾丹必於目前被擒雖
臣亦似可决之不勝欣悅謹奏。
壬寅。
上駐蹕黃河西岸覺洞。將軍孫思克博濟奏報阿南
達等自肅州進兵日期。先是行兵部檄孫思
克博濟。發滿洲綠旗兵各一千。著阿南達李
林隆。率是軍追勦噶爾丹。續檄甘州副都統
西爾哈達馬雲霄等將存留之馬。增給是軍。
令其速起行。茲以是軍於本月二十二三到
肅州支糧於二十四日自肅州發行報部轉
奏。
上報聞。是日

上諭內大臣公福善曰。衆人帶來市賣其所獲者非
現需之物。奚用兼程前進。既至白塔。住宿之地
隨後徐到可也。著通行曉諭。是日
侍郎席米圖咨行兵部文稱。職等之事已竣
是月十八日。自凉州赴寧夏迎
駕行。一日至大井地方。聞
駕於十五日自寧夏起行出邊。職乃以身將回京之
故。具咨交大井坐塘筆帖式。言此非緊急事
務。隨便附送行兵部可也。等因咨到。侍郎咨
雅爾圖為之轉奏。
上曰。朕躬尚在外。席米圖或來迎駕。或存候駕。皆請
旨為是。今言回京大非理矣。
癸卯。
上駐蹕黃河西岸黃羝頭灣。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辭

大將軍任。
上不允。費揚古疏曰。臣本一介庸劣之人。蒙
聖上簡畀以非常之重任。臣於去歲統軍數萬。未能
仰遵
聖訓。以致噶爾丹遁於
聖駕之後。臣
天威所加。噶爾丹肝胆碎裂。棄老幼子女鍋釜什物
而鼠竄遁之。即當剪除而未能撲滅。以副

聖主仁愛中外。欲勦滅噶爾丹使諸蒙古遂生樂業
之意。皆緣臣庸劣。不能上紓
宸慮。正在晝夜靡寧之際。復蒙
聖主垂憐。俾臣死全。臣不勝歡欣感戴。至駐扎汛地。
不意又
命臣總領大軍進發。臣一見部咨。曷勝惶恐。伏祈

府恩收回
成命。罷臣大將軍任。仍著領大兵進發之人料理
將軍事務。惟責臣以戰鬬之事。如此則臣心
安。可以竭力圖報
皇上高厚之恩於萬一。至領黑龍江察哈爾兵赴郭
多里巴哈爾孫地方。會大兵進發之日。另行
奏
聞外。謹具疏請

旨。
命議政諸臣議奏。僉曰。大將軍費揚古應遵前
旨而行。所懇罷理大將軍事務處。無庸議。
上從之。費揚古又疏曰。黑龍江一百官兵之馬。發往
大同喂養。本年春取回一半。今雖差人往取
銜不能趕上起行。若此馬後到。則黑龍江官

兵不能拴帶四個月之米是以日前酌量供
等所有牲口隨力拴帶俟過于成龍之時請
支運在餘米給之。
上曰。黑龍江兵如以于成龍所運之米給之。則費揚
古馬思喀必至爭競矣若此軍似無用。則當能
之。若議政諸臣集議以聞。議曰。于成龍所運之
米。俱有額數。並無贏餘。今大將軍伯費揚古。

既稱黑龍江兵。不能拴帶四箇月之米。應停
止此軍。留於將軍舒恕處。如已起行。亦發回
舒恕處。
上從之
道提督李林隆標兵固原。今林隆奏言。臣俟肅
州兵一至。即同副都統阿南達領兵進發。但
前令臣駐扎甘州時。臣曾奏請將標下二千

兵調來防守甘肅。今臣遵
旨進剿。則應先調臣標兵丁。往將軍孫思克處。乞
諭總督酌量於附近處訓練之。疏至。
下議政諸臣集議。僉曰。將軍孫思克兵多足用。
若又將固原之兵。遣往孫思克處。恐兵丁勞
頓。應將先調提督李林隆標兵二千。仍令還
固原可也。
上允之。

甲辰。
上駐蹕黃河西岸雙阿堡。
總督運務于成龍等。發軍糧由白塔陸運時
于成龍同喀拜前往伊克俄羅木地方監視
鄂爾多斯兵丁渡河。遇頭隊米恰到。次隊米
亦隨至。即令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貝子根

都什希卜貝勒汪舒克公杜棱貝勒顧祿什希卜王東羅卜等本身及其屬下現在兵丁。分爲六隊。均勻配搭。隨晉運諸大臣陸續進發。

乙巳。

上駐蹕黄河西沙棗樹。

多羅額駙阿喇卜灘等。自青海還復

命。先是阿喇卜灘等使於青海。遵奉

聖上諭旨宣

旨於青海扎什巴圖爾博碩克圖濟農等台吉。諸台吉俱欣從

聖化。伊等親身於四月起行來朝。已有成言。具疏來

奏。

命示議政諸臣集議。以爲青海諸台吉者。厄魯特爲首之汗之子孫也。

皇上俯念西方邊境。遣說阿喇卜灘諸台吉。聞

旨即請來朝。誠大喜也。臣等請於此地行慶賀禮

上曰。青海衆台吉。向來職貢本朝。其來朝也。亦常事耳。不必賀。諸臣奏曰。青海衆台吉。皆厄魯特之人。於噶爾丹爲近親。今

皇上預籌定策。以噶爾丹大敗窘迫。青海衆台吉。莫

不驚惶。不可不乘此時安集。

特遣大臣說之。青海諸台吉震懾

天威感戴

聖恩。不出一兵。不發一矢。傾心向化。親身來朝。皆如

聖上所料。誠非常之舉也。理宜慶賀。祈

俯賜准行。得

旨允。至白塔再賀。至是多羅額駙阿喇卜灘台吉

德木楚克迎奏曰。臣等欽遵
皇上諭旨。到青海察罕拖羅海地方宣
上諭於扎西巴圖爾台吉等曰。
太宗文皇帝時。爾顧實汗遣使請
安納貢。
世祖章皇帝時。達賴喇嘛來覲。道一風同。往來年久。今
聖駕巡幸寧夏。施恩念舊。遣我等召青海諸台吉相

見。以加恩澤。又諭扎什巴圖爾台吉曰。
皇上念爾顧實汗遺嗣。惟汝一人。茲特以貂猁猻裘
賜汝。扎什巴圖爾台吉服裘跪於坐處合掌
稽首對曰。蒙
至聖皇帝爲藏法降
諭。誰敢不從。俟我等會商覆
旨。次日扎什巴圖爾台吉延臣等告之云。我等理

應遵奉
聖旨。恐在朝覲。但今歲達賴喇嘛出定。又地方守禦
不可不留大台吉。故我等公議。欲遣博碩克
圖濟農額爾德尼台吉二人前去。臣等答之
曰。雖達賴喇嘛今年出定。但爾等往朝。乃常
職也。
聖上巡幸寧夏。爾等難逢之事。想爾等當往朝

聖上爲是。扎西巴圖爾台吉等云。誠如諸大臣言。向
者凡事俱稟達賴喇嘛而行。今蒙
皇上念我祖父遠頒
恩諭。竟不必聞之於達賴喇嘛。除是留台吉於我
地方外。扎什巴圖爾本身博碩克圖濟農額
爾德尼台吉。賓圖台吉。阿齊賚布之子盆楚
克台吉等。俱當往朝。四月二十日。至鎮海堡

前往。又達賴汗之子拉臧云。我等奉
皇帝之旨。原皆欲往朝因我爲首之台吉議使我等
留守。請遣使請
皇上萬安。臣等一到宣揚
皇上仁德。恩威被於青海。諸台吉皆懽忭踴躍。仰承
聖化咸欲共享太平。其來朝之台吉令都統杜思哈
爾員外二郎保等。在鎭海堡俟之偕來。奏至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親隨一等侍衛關保曰。青海台
吉扎什巴圖爾等欲來朝。若令伊等俟於曠野
受朝於大典未協。且四月起行而來則邊內正
値暑熱。似宜令秋時來朝。著議政大臣與阿喇
卜灘德木楚克會同定議具奏。議曰。扎什巴圖
爾台吉等。乃唐古特厄魯特兩國之台吉。皆
顧實汗之正派也。今歛

皇上聖德神功。誠心嚮化來朝。較之往時外藩來朝
者迥異。新來朝覲事關大典。似不宜遣至
行在。況扎什巴圖爾台吉。四月起行而來。邊內又
値大暑。應令伊等於九月十月赴
闕朝見。
上從其議。命都統杜思哈爾喇嘛商南多爾濟等。俟
青海諸台吉到後。率之偕來。到京日期。著令預
奏。尋議政大臣都統公宗室蘇努等奏曰。臣等

欽惟
皇上弘仁丕覆。澤洽無疆。舉薄海內外。咸欲使之並
生卒育。以偕歸於至治。比年以來。因厄魯特
噶爾丹逆天犯順。擾害邊境。
皇上赫然震怒。思爲生靈永除後患。遂不憚勤勞。
親統六軍。遠涖漠北。迅張天討。噶爾丹大敗潰遁之

後。衆叛親離。展轉鼠竄。無所投止。
皇上復兩臨塞外。運籌制勝。曲當機宜。於是厄魯特
寨桑人等。先後絡繹來歸。而哈密頭目先納
貢於噶爾丹者。頃又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
巴兒珠爾獻於
行在。其噶爾丹親信之人丹濟喇阿拉布灘丹津
俄木布等。亦遣人輸情。欲來歸順。噶爾丹子

身窮蹙。生理盡絕。其滅亡直在俄頃間矣。至
於呼呼諾爾台吉等。係顧實汗之嫡系。向來
雖經修貢。未曾隸于臣屬之國。頃蒙
皇上特頒諭旨。命一等台吉多羅額附阿喇布坦等
偕往曉以大義。令奔職來覲。茲阿喇布坦等
還奏。臣等至察罕拖羅海地方。集扎什巴圖
爾等。宣布

聖諭。扎什巴圖爾等衆台吉。咸奏
聖恩深厚如此。孰敢不稽顙。臣等敬遵
諭旨。定以來月啓行。趨赴
御前朝謁。夫以呼呼諾爾介在西海絕塞之地。數十
年以來。從未臣屬之人。今其衆台吉等。祇畏
天威。歸仰
聖德。傾心內嚮。此於外藩。前史所載。異域歸忠之蹟。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且此衆台吉皆相率來
歸。則噶爾丹益無奔竄偷生之路。臣等竊以
塞卜騰巴兒珠爾既經俘獲。呼呼諾爾台吉
又復歸誠。狡寇逆熖盡銷。已無餘燼。塞外蒙
古可自此晏然無事。我
皇上安內攘外。爲民除患之
聖心。今得允愜。而永清邊徼。綏乂蒸黎之駿烈。眞可

超軼百王。而丕光駕禩矣。臣等遭逢昌期。私
衷不勝慶忭之至。爲此合詞稱
賀。
報聞。
員外郎納黑回奏給賞甘肅等處陣亡被傷
官兵銀兩。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甘州肅州等處兵丁。去年與
厄魯特交戰。有陣亡被傷者。著兵部司官一員
馳驛前去。會同該管官員查明原案。給賞身價
傷銀兩。事畢回。大學士伊桑阿奏請遣兵
部員外郎納黑前去。至是回奏曰。臣於三月十
四日至肅州。查將軍孫思克去歲報部原案
內。肅州總兵官李世達標下。與厄魯特交戰
陣亡馬兵十五名。被頭等傷總兵官潘育龍

千總郭永成。被頭等傷馬兵十名。二等傷馬
兵五名。三等傷馬兵一名。在甘州將軍孫思
克所屬左營。陣亡把總張仲金。馬兵三名。被
頭等傷把總蘭國蔭。頭等傷馬兵五名。二等
傷馬兵九名。三等傷馬兵三名。凉州總兵官
董大成標下。陣亡馬兵二名。被頭等傷馬兵
六名。二等傷馬兵一名。三等傷馬兵六名。被
傷總兵官潘育龍已轉天津總兵。應不給賞
銀外。此三處陣亡把總一員。照例給身價銀
一百兩。陣亡馬兵二十名。每名給銀三十兩。
被頭等傷官兵二十三名。每名給銀三十兩。
二等傷兵十五名。每名給銀二十五兩。三等
傷兵十名。給銀二十兩。給賞銀兩於肅州會
同將軍孫思克。甘州中營副將魏勳。凉州總

兵董大成同觀賞畢。將軍孫思克涼州總兵
官董大成甘州副將魏勳率現在官兵妻子
併父兄及被傷兵丁。皆跪叩奏曰。吾等官兵
係
聖主累代豢養之衆。行間効力。死敵受傷。理所宜然。
今蒙
聖主垂念螻蟻。

勅諭遣官加恩於陣亡及被傷人等。此
浩蕩殊恩。亘古未有。鼠賊噶爾丹。奸狡無知。稱行
搶掠化內之喀爾喀。
聖主去歲親統大軍。從中路進討。噶爾丹震懾
天威。狐鼠遁竄。我等幸值而敗之。併未嘗分外効尺
寸之功。今
聖上又親臨寧夏。相機調兵。致費籌畫。是皆我等官

兵庸劣。不能殲滅噶爾丹。以致遠勞
聖躬。再臨邊塞。雖肝腦塗地。不能仰報萬一。乃復荷
殊恩。用是懽聲震地。叩首謝
恩。三處陣亡被傷官兵。共賞白金二千三百六十
五兩。奏至。
上命交內閣。
訓飭寧夏官兵百姓。先是

上駐蹕寧夏時。其地兵民人籲請
御書勒碑。至是。
上以
御製碑文發出。
命寧夏地方官勒碑。
文曰。
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朕體天育物。日以治

安爲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恒周四海。頃因指畫
軍務。不憚勤勞。遠渉寧夏無非爲盪滌寇氛綏
乂生靈計也。緣邊千餘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
流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
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原。爾官吏宜董勸
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
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無憂匱乏。若夫秦風

健勇。自昔爲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
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尚各厲精鋭。以効干城禦
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
之良軌。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
禮教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
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擇於詩書。總期上率下從。
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遠。而眷

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
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
實有攸賴。朕心亦用深慰。愼勿視爲具文。辜朝
廷惓惓牖導之意。欽哉特諭。

丙午。

上駐蹕黃河西岸白塔。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赴郭多
里巴爾哈孫行期。費揚古奏曰。奉

旨。由寧夏進發之兵。於閏三月十七日起程。令臣
領所屬之兵。於四月初十以外十五以內。前
至郭多里巴爾哈孫之地。應卽褁糧起程。但
因官兵買換馬駝食物。稍有遲悞。擬於本月
二十四日趲趕前行。於四月十五日內必至
矣。謹具奏以
聞。

命示議政諸臣。是日

諭郎中碩色著將駕車之牛。給管運糧務于成龍等。

丁未。

命隨事人員効力軍中。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原任侍郎胡山著交將軍馬思喀。令同原任侍郎西格子。一同解送牛羊前

去。或有差遣招撫噶爾丹。併効力行走之處。遣此二人。將光祿寺少卿常在革職。交將軍馬思喀。令其於軍前効力。將郎中碩色等所送之羊。撥三千隻。送與將軍馬思喀軍中。

己酉。

上駐蹕黃河西岸船站。

親視大兵起行。

上由行宮。至大兵行走道上。

親視八旂前鋒黑龍江兵起程。及兵丁行李。一一閱之。

過遇馬駝中稍有跛蹇者。皆以內廐馬駝易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二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四十三

四月庚戌朔。

頒侍軍餉馬匹。接濟回師。

駕出行宮親臨大路。

閱視八旗鎗手綠旗兵起行。

諭議政諸臣曰。茲官兵以駱駝一頭運倉斛一石。至兩狼山地方。衆大臣侍衛官員執事殷實者。本身既不出征。著查堪用駱駝馱解。其解之者。不必另給坐馬。卽將負米駱駝前去。著將駱駝之數查奏。查奏曰。大小官員堪用之駱駝。共三百二十有六頭。官米供運

諭以駱駝負送之。

上曰。善。此駱駝著於明早起程。其行也。著內大臣明珠。都統噶爾馬。王永譽押去。中途一宿。次日到

彼。既到之後。著噶爾馬王永譽留彼守米。著明珠小心帶回駱駝。又自寧夏一路行來。見有亡人骸骨。此皆因去年運米措置失宜。人遭饑餒以至死亡。舊歲中路進兵。各驛備米。供給兵廝商販。故人不至饑餓死亡。此次進兵所關甚要。凡事不得不周詳而豫。朕已遣往寧夏取米五百石矣。俟到後。留米於此湖灘河朔有米。著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並軍人等。除寧夏所支兩月米。至於此地已食之米。今帶食至湖灘河朔者而去。有餘之米。亦留於此。隨來兵丁。酌量留之。留一大臣駐此管轄。將此米卽令所留大臣。從驛站陸續綴運。每驛量留其米。俟回師之兵廝商販之米者。煮粥食之。則不至饑餓矣。上駟院趕來馬一千四百餘匹。亦留於此。於水草善地。

牧放肥壯。俟回師之兵有乏馬者。給之乘坐。則
其餘送留之瘦馬。亦得歸矣。著鄂克濟哈仍駐
寧夏。凡馳報之事。由新設邊外驛站馳遞。則路
近而無悞。所設驛站。至總督吳赫船站。照常安
設船站以外。令設蒙古驛站。著議政諸臣議奏
議曰。
皇上睿慮周詳。

諭旨極當。俱應遵行。所取寧夏米五百石到日。留
於此地。湖灘河朔有米。應將大臣侍衛官員
執事護軍。支過寧夏兩個月之米。除食至此
地者。計給至湖灘河朔二十日米帶去。所剩
二十五日米。留於此地。隨
駕前來之前鋒一百六十名。鎗手護軍二百名。應於
鎗手護軍二百名。每翼留護軍叅領二員。鎮

之。將所留護軍騎大馬匹。換下前去前鋒騎
小馬匹。此米從驛站陸續令留駐大臣徐徐
運致各驛。將米酌留。以俟還軍僕從商販乏
米之人。煮粥飼之。則不至饑餓矣。將
上駟院趕來馬匹一千四百餘匹。亦留於此地。就
水草佳處牧肥。如同軍之馬者乘坐。則存留
之瘠馬。亦可到家矣。護軍統領俄克濟哈仍
留寧夏。凡馳報之事。若從新設口外驛站行。
則地近而無悞。應留所設驛站。直至總督吳
赫之船站。船站以外。安設蒙古驛站。將此所
設蒙古驛站。交于成龍等。此地所留護軍叅
領四員。護軍二百名。將現存此地之米。給四
個月。共需四個月米三百五十石。至留駐此
地之大臣。俟候

欽點所點大臣亦應給四個月米。

上從之。

換給各驛肥馬。

上諭督運于成龍曰。朕計程設站者。所以使之馳報軍務也。今汝等奏言。坐驛鄂爾多斯之兵。馬瘦者多。馳事者似覺少遲。著將汝等肥馬。每站酌給。令其供用。換取驛中之馬牧放。于成龍遵

旨。每驛各給馬五匹。先

查明行途宿次。理藩院以行途宿次奏

聞曰。鄂爾多斯鎮國公杜稜旗下班第佐領驍騎校博羅。問去路於披甲達特巴。告曰。黃河內地沿岸泥濘。不可以行。荊棘叢密。湖灘河汊。不知其路。但知車根穆冷。至穆納和邵之路。自此地渡河。爲第一宿。駐於布克忒。有五十餘里。食黃河之水。第二宿。駐於和多都。五十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三宿。駐於阿齋。五十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四宿。駐於巴顏和邵。五十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五宿。駐於昤喇圖以內。有四十餘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六宿。駐於濟爾馬台。有四十餘里。食車根穆冷之水。第七宿。駐於搭巴納。有五十餘里。食車

根穆冷之水。第八宿。駐於呼戶烏素。四十里。食黃河之水。第九宿。駐於穆納和邵之南濟勒磨墩。四十里。食黃河之水。

上曰。善。甚明。著藏之。是日。

諭皇太子曰。朕自白塔發駕。至二十五里駐蹕。二十九日。親閱前鋒及黑龍江兵起行。初一日。親閱烏鎗兵綠旗兵起行。米俱由水路。順黃河運

來除途中已食者自初一日起扣足四個月米遣發前去馬駝肥健兵有腴色自朕駐蹕之地丈量至兩狼山一百二十里漢人謂之兩狼山蒙古謂之哈爾哈納此地無水故集軍中駱駝於于成龍等未到之前送米過此無水之地待此駱駝歸後朕即回鑾乘熱時而行自京乘來馬及前發來馬騾已俱好駱駝亦好聞由水路

行八九日可到湖灘河朔馬駝負裝不能趨赴由陸路行則需二十日今朕區畫之事已畢送米於哈爾哈納之駱駝俱安好到彼將於初五日到此矣擬於初六日仍留宿一日渡過馬駝遣衆人由陸路往朕自水路行倘有思戀巢食之意何如此遠道三次來乎以後不得再送

辛亥

命暫停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等處分理藩院

奏曰督運于成龍咨言鄂爾多斯六部落兵原額三千名除坐驛七百五十人外現存兵二千二百五十名查貝勒顧祿什希卜旗下兵五百名內三百七十五人不到貝子根都什希卜旗下兵二百名內一百二十九人不到王董羅卜旗下兵二百名內七十五人不

到問之各部長俱云無來意公杜稜旗下兵三百五十名內缺六十人問之公杜稜云遣歸取糧賞銀之時公杜稜之兵如數在彼于成龍起身之後又以遣六十人歸去取糧報部查米者大兵之急需輓運所關甚大王董羅卜貝勒顧祿什希卜貝子根都什希卜派兵運米乃缺額不如數公杜稜全領兵丁賞

銀。又遣回六十人。大玩軍中機務根都什希
卜前以帶兵缺少之故議革貝子貝奏本
旨俟到京再議。不議外。應將華羅卜。碩祿什希卜。
杜稜華去王貝勒公部長名號與應襲之人
承襲。仍令各旗星速差人往催不到兵丁。及
遺歸兵丁。飛馳起赴。
上曰。此事姑存之。趣其兵來。到後再奏。

命覆核已行軍務。
上諭議政諸臣曰。朕調遣軍務。大概已畢。或有缺略。
亦未可定。著議政諸臣覆議來奏。奏曰。
駕臨寧夏。已將所調兩路軍中肥馬肥駝撥與乘坐。
又以于成龍所運之米。瀚海難行。令以驛駝
負米過瀚海。交運米官員。又以
御用羊隻。遣官盡趕過瀚海隨軍爲糗糧。百凡調
度經理諸務。
皇上早已布置妥帖。臣等備悉思之。並無缺略可容
尋議者矣。議政諸臣又奏曰。阿喇卜灘使人
諾顏格隆臧布等言。我等偕來之人。帶有貨
物。及阿喇卜灘等進
上禮物。俱在邊汛之外。留於侍郎滿丕之處。其所留
人。應安插何地。所帶貨物。及上物應作何擺置

請
旨定奪。
上曰。此輩亦令暫至歸化城。著議政諸臣議之。會議
曰。阿喇卜灘使人諾顏格隆臧布等。邊外所
留人畜貨物。及進
上禮物。俱應取至歸化城。令侍郎滿丕於附近部落。
酌量撥人。送至歸化城。交都統副都統看管。

俟去使歸日。將伊等作何撥置之處再議。
上從之又
諭議政諸臣曰。寧夏所有渡馬筏子大船一隻。及
目下撈來樓船三隻之門窓。交與總督此文一
到。撥賢能官一員。量數多帶好水手。連夜於初
五日到來。
壬子。
命酌議安劄護軍統領杜什希等所領軍馬。
上諭議政諸臣曰。自寧夏往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之大臣官員兵丁回日。著西安之兵。仍赴寧
夏。其由西路往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西
安兵。綠旗兵。著俱赴甘州。京城大臣官員兵丁
回日或留此地。或歸京城。著議政諸臣議奏。奏
曰請將自寧夏往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

之西安兵。遣赴寧夏。其由西路往拿伊拉古
克三庫圖克圖之西安兵。綠旗兵。俱留於甘
州。由郭多里巴兒哈孫而往者。乃護軍統領
杜什希親隨一等侍衛色克圖。又由甘州而
往者。乃護軍統領孫札齊護軍參領車克楚
等。到此地後。俱若乘驛趕來。京城大臣官員
兵丁行李。現俱留在船站。應令他處大臣官
員騎其私馬。携行李來。令伊等騎往官馬留
於此地。又新滿洲護軍厄爾特等已騎官馬
而去。伊等原騎之馬俱交留於此地之大臣。
俟伊等到日。令彼騎往之馬。留於此地。騎彼
原騎之馬而去。又兩路大臣官員兵丁。自此
地支取至湖灘河朔之米。自湖灘河朔支取
至張家口之米。厄爾特等。其妻子俱在張家

口外。不必赴京。
上從之。
命議水路設站之事。
上以自船站起行。向穆納和邵設站之事。交大學士
伊桑阿等議奏。伊桑阿等議奏曰。
駕由黃河而往。此地之站。應留官一員船一隻。再撥
官一員向穆納和邵設站。凡西來奏報之事。
令留於此地之官拆視。如其緊要。即由船站
追送

駕前。如或常事。或京城送來之事。則由陸路之站。交
向穆納和邵設站之官。俟
駕到穆納和邵。尋往啟奏。令留於此地之官。量
駕到穆納和邵之日。候站道追送去。
上曰。甚善。不必留官。著留內大臣索額圖理此事。將
汝等所議。交索額圖。著喀爾喀公車木楚克納
木扎爾。衛徵諾顏阿玉璽。同索額圖。俱留於船站
其他蒙古王公台吉。俱由陸路而去。
遣大同所留官兵回京。護軍統領蘇丹等奏曰。前
於大同每翼留將領一員護軍百名。茲解馬
之便。亦應令伊等偕來。
上曰。伊等馬匹已經調來。與其至此地。無寧行文。令

彼量力徐徐回京。
癸丑。
駕由船站。至黃河西岸歐德地方駐蹕。
命飭官兵小心渡河
上諭內大臣曰。明日移營行二十里許。令衆人行裝
俱渡河。著遍行曉諭。見所僱船隻。因裝載過重。
船身出水無多。黃河非他河可比。萬一錯悞。人

固受害。物亦難存。著諭衆嚴禁、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黑龍江兵告請效力。

許之。先是以黑龍江兵、不能拴帶四個月米都檄

大將軍伯費揚古。令黑龍江兵、不必前進、留

於將軍舒恕所。至是大將軍伯費揚古奏曰。

近奉

諭旨。遣黑龍江兵往將軍舒恕所。黑龍江官兵會

集。再三告請云。我等俱係末陲小卒。累世以

來受

聖上豢養之恩。坐食俸糧。去歲出兵。並無効力。又蒙

皇上如許錢糧餵養馬匹。俱得肥壯。

皇上浩蕩洪恩。雖使官兵肝腦塗地。不能仰報。現今

我等有追來馬匹。早晚俱到。我官兵將四個

月口糧。馱於馬上。即步而行。亦斷不至有悞。

我等願捨命以効死力。縱不給口糧。我等寧

馬爲食。步行前去。懇切哀求。臣等看得黑龍

江官兵馬經餵養。其膘肥壯。追來馬匹將到。

而此官兵。皆奉

旨遣留者。其人亦强。察哈爾官兵。來自年前十月。

在軍中度冬。故馬膘不齊。近又准督運于成

龍咨。言臣帶來黑龍江兵一百名及察哈爾

兵約作千口算。一月需米二百二十石云。是

以視察哈爾兵之馬不堪者減去之。以抵黑

龍江官兵口數。即以察哈爾兵已領之米。給

黑龍江官兵。其兵共爲千口。已將減留察哈

爾官兵。遣回將軍舒恕所矣。臣等嘗於四月

十三日。在至郭多里巴兒哈孫地。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

甲寅。

上駐蹕黃河西岸達希圖海地方。

命留內大臣索額圖等。供備回師官兵之米糧馬匹。

上諭議政諸臣曰。今諸事俱畢。唯噶爾丹僅存。各處逃竄。大兵前進搜剿。不久旋師。路必由此。當議逐站致米。師回乏糧者。以米給之。商販則煮粥

食之之事。來降之厄魯特。亦由此而來。青海來朝之台吉等。亦由此而來。米糧馬匹。已留於此。則駐此而理事者尤為緊要。朕本欲駐此理之。但天下事大。是以回鑾。領侍衛內大臣原任護從朕躬之職。籌之數日。以此任尤重。故留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併留都統阿錫坦。噶爾馬。王永樂。護軍統領蘇赫。副都統巴賽於此。伊等應

理事務者。留駐大臣。隨駕大臣。會同詳悉議奏。集議。以為噶爾丹窮蹙已極。各處逃竄。大兵前進搜剿。不日旋師。應逐站致米。俟師還乏糧者。及所役商販。煮粥食之。青海來朝之台吉等。來降之厄魯特等。俱由此而來。米糧馬匹亦已留於此地。趕羊者亦由此而來。凡事皆籌畫周詳。

諭旨極當。俱宜欽遵行之。請於進兵之路。每站用驛站腳力。各運致米五石。如驛站腳力不敷。與運米大臣于成龍等會商。令于成龍等所備牲口運致。交與坐站官員。作粥以食歸來之兵。所商販。又所留馬一千四百餘匹。令於此處擇地放青牧肥。俟歸來之兵乏馬者。給之乘坐。寧夏解來羊九千九十隻。亦留於此。

仍令總督撥官役看守。擇地放青。即以此羊量給青海來朝之台吉歸來之兵丁。及來降之厄魯特。仍偵探軍情。不時奏報。

上從之。

酌撥大小官員所僱船隻。行兵部奏曰。隨行部院大小官員。所僱船共十一隻。此內五隻。內閣翰林院兵部理藩院戶部備有銀兩。請酌撥司官筆帖式。乘此五隻隨

駕而往。其餘六隻。請交領侍衛內大臣撥用。

上曰。著內閣兵部理藩院隨往。翰林院戶部。不必隨往。所備銀兩交關保。則又餘一二隻矣。其餘船隻俱交領侍衛內大臣。

乙卯。

厄魯特俄兒遜圖來降。理藩院奏言。將軍覺

羅舒恕。咨稱。遊汎送到降人厄魯特俄兒遜圖告云。我乃格壘沽英之人。隨格壘沽英而來。爲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所擄。自什爾特西北行二日。於閏三月十七日。攜我弟薩木談。竊馬五匹逃出。來歸

聖主。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三人。從後追來。故我擇大騸馬二匹。與吾弟乘之。先令疾馳。我乘馬一匹。牽馬二匹。奔出。爲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人所追及。執我而盡褫所衣。使之下馬。驅而逐之。吾弟薩木談。不知所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人。併格壘沽英之人。有百許。我等逃來時。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在西里。闊共吉向策旺喇卜灘而去。不知噶爾丹在何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人。馬匹

各有一二匹與我同彼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掠去者格壘沽英之人現在伊拉古克三
庫圖克圖所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人捕
獸爲食外更無他物云故令俄兒遜圖來驛
飛馳伏乞轉奏今擬咨轉奏
報聞
丙辰

上自駐蹕地方登舟至布克忒之東海喇圖地方駐
蹕
厄魯特俄兒遜圖祁齊克來降理藩院奏言
將軍覺羅舒恕咨稱邊汛送至厄魯特俄兒
遜圖祁齊克二人來降俄兒遜圖告云我原
係厄魯特之人去歲自此地同曼濟偕費
聖上勅書而去曼濟歸噶爾丹留我捕獸以供其女

鍾齊海噶爾丹使其女鍾齊海近丹濟拉游
牧我亦隨鍾齊海近丹濟拉游牧三月十一
日自厄黑阿喇兒西向一日之程到阿察阿
木塔台地方前一夜我帶丹濟拉下人祁齊
克逃出來歸
聖上我二人騎馬三匹帶烏鎗二桿而來祁齊克告
云我係丹濟拉之人與俄兒遜圖同來降

聖上噶爾丹曾遣人約丹濟拉會於阿察阿木塔台
地方一同屯扎未會之前我兩人逃來噶爾
丹所有諾顏格隆阿喇兒拜下人有一百餘
戶爾占扎卜色稜車稜布木在達爾必地方
吳思塔台吉阿巴在丹濟拉一日之程阿喇
卜灘在阿兒台山陰之旁圖爾巴地方丹津
俄木布等在阿保哈卜親之地所聞如此又

傳問齊集於阿察阿木塔台後裔往厄黑阿
喇克西北游牧伊等未會之前我等已逃出
矣噶爾丹下人。但捕獸為食外。並無餘物。視
衆人形狀窘廹已極。問其馬亦甚瘠。臕大者
少云。於是令俄兒進圖馳驛先往。俟祁齊克
馬三匹到後。遂往歸化城。伏乞轉奏。據咨奏
人。

上報聞。

丁巳。

上駐蹕薩爾奇喇地方

命督率舟行次序。

上諭內大臣曰。舟行之時。諸臣各自約束。魚貫而進
視前船既泊。後船即停。則不致喧競。行亦不亂。
前途著諸臣各自嚴行管轄。

厄魯特丹木巴札木素來降。將軍覺羅舒恕
奏言。侍郎滿丕咨稱。降人厄魯特丹木巴札
木素告曰。我乃吳爾占札卜之弟色稜之人。
三月十五日。自阿察阿木塔圖地方。獨乘一
馬。來歸

聖上。我所乘馬至邊汛而斃。又云三月十五日。在阿
察阿木塔圖地方。噶爾丹。諾顏格隆。阿喇克

拜。丹濟拉。阿巴拉思倫。吳爾占札卜。色稜車
稜布木。吳思塔等。俱已會於一處。未集之先。
見東方空魁扎巴喀對面火煙。已有兩日矣。
衆皆謂此火。其根敦帶青兵來乎。抑他國兵
來乎。與其卧而待之。不如行也。將於次日十
六。自阿察阿木塔圖。過楚呼里。渡瀚海而去。
聞車稜布木所言如此。不知其往何處定居。

亦不知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所在何地問
丹木巴扎木素曰彼所見之火爾逃來時猶
見之否是何火耶答曰我未嘗見火但聞人
言之耳不知其為何火也又問噶爾丹丹濟
拉同會之地其人有幾所乘馬幾匹何所食
以度日答云同會之地人不過五六百馬駝
各有一二匹無有贏餘所食獸肉外無長物

若不得獸則殺馬而食又問噶爾丹之子塞
卜騰巴兒珠爾被
聖上差人擒獲噶爾丹曾聞之乎爾乃色稜之人在
吳爾占扎卜等一處吳爾占扎卜色稜車稜
布木等又何所言答云塞卜騰巴兒珠爾被
擒噶爾丹未嘗聞之吳爾占扎卜謂其弟色
稜車稜布木曰噶爾丹甚屬可憂我輩無所

苦也我輩可以往歸
皇上亦可以往赴策妄喇卜灘亦可以往投達賴喇
嘛彼三人言之我在旁聞之又問下人之意
何如答曰下人言從噶爾丹既無結局而我
輩皆死而後已或往歸
聖上或往赴策妄喇卜灘則我輩皆得生路矣是以
將丹木巴扎木素令彼乘驛星速送赴

行在疏到具奏
上報聞事下所司
壬戌
上駐蹕鄂兒綳阿木地方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原約水陸兩路俱於十五日
到湖灘河朔茲風浪稍阻緩緩而行今遣官一
員乘傳往穆納倘有京報俱令賚來鄉導兩員

內著一人前來。
癸亥。
上駐蹕達拉布隆地方。
恩賜大將軍伯費揚古。時費揚古率兵進抵巴奇
爾巴爾哈孫地方。
上追賜馬駝食物。費揚古上疏謝曰。臣前此屢蒙
聖主便蕃錫予。稠疊恩施。寵渥既多。自難悉數。茲於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伏蒙
聖恩。除令上駟院。
賜馬五十匹。駱駝十匹外。又另加
恩賜馬五十九匹。駱駝十匹。幷京米食品。珍味種
種到臣。臣齒牙搖落。所食白粲既盡。輾轉購
求。正不易得。忽承
上賜玉粒。佐以珍饈。拜

祗自天。感
恩無地。臣不勝惶忭之至。謹瞻
天仰
聖覽。受謝
恩訖。臣生際
昌期。遭逢
聖主。殊恩異數。悉數難窮。惟有竭盡駑駘。長効犬馬

之力。圖報
高厚深恩於萬一耳。
報聞。
甲子。
上駐蹕布古圖地方。
大將軍伯費揚古報逆寇噶爾丹死。費揚古
奏爲飛報噶爾丹已死。丹濟拉來降事。康熙

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臣等至薩奇爾巴爾哈孫地方厄魯特丹濟拉等遣齊奇爾寨桑等九人來告曰我等乃丹濟拉所遣之使三月十三日噶爾丹死於阿察阿穆塔台地方丹濟拉諾顏格隆丹濟拉之壻拉思倫攜噶爾丹尸骸及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共率三百戶來歸

聖上往於巴雅恩都爾地方候

旨請

皇上作何發落以便遵

旨施行其吳爾占扎卜色稜阿巴塔爾阿喇爾拜額爾德尼吳扎忒喇嘛等帶二百戶投策旺喇卜灘而去額爾德尼寨桑吳思塔台吉博羅齊寨桑和碩齊車林奔寨桑等帶二百戶投丹津俄木布而去問齊奇爾寨桑等曰噶爾丹之死何故丹濟拉何不即行前來而往於巴雅恩都爾地方候

旨據云噶爾丹於閏三月十三日清晨得病其晚即死不知是何症丹濟拉欲即行前來因馬甚瘠而所帶人等大半無馬俱屬步行又無糗糧是以往巴雅恩都爾地方候

旨

聖上許其來則來矣今若將丹濟拉所遣之使盡送

行在恐人多驛馬不敷故僅將齊奇爾寨桑交郎中諾木齊代飛送

行在其阿爾達爾格隆等八人臣等帶往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由所設驛站送往

行在臣等伏思

聖上中外一體，視若赤子。念噶爾丹一日不滅，則蒙
古部落一日不得安居。去歲
皇上不憚勞苦，躬率大兵，親臨克魯倫等地方。仰仗
天威，噶爾丹大敗，狼狽已極，厄魯特人等，絡繹來降，
不可勝數。今年
聖駕復臨寧夏，調度官兵所乘馬匹糧餉諸務，盡行
備辦，始遣發大兵。今噶爾丹罪惡貫盈，已伏

天誅，其屬下人
上天畀而授之
皇上。丹濟拉等來降，獻噶爾丹之尸，噶爾丹之女現
籍
皇上詳盡周備，遣行之兵力，請直抵丹濟拉所在巴
雅思郁爾地方，即押丹濟拉等而來。如丹濟
拉等尚心懷反覆，即當盡行剿滅。臣等仍於

是月十三日，在赴郭多里巴爾哈孫，總領大
軍而進，奏至。
諭曰：今噶爾丹已死，其屬下三百餘戶，帶噶爾丹
之尸、噶爾丹之女來降，著大將軍伯費揚古，精
選帶去之兵，往覓丹濟拉所在，押護前來，餘兵
遣回。黑龍江兵路遠，亦遣回。費揚古所統之兵
既足，阿南達一路兵，亦令遣回。著議政大臣作

速議奏。集議曰：噶爾丹乃狡猾巨寇，
皇上驅除暴虐，永奠疆圉，
聖躬不憚勤勞，一連出兵三次，終除賊之根株，實史
冊中未有之事。且於寧夏啓行之前，
諭以噶爾丹已無去路，或自盡，或來降，否則必為
我所擒。今果自殺，臣等不勝傾服，恭逢
大喜，請行

慶賀禮。
上曰。噶爾丹之死。乃
天之所助。宜先謝
天。遂排香案於
行宮外。
上率皇長子及文武大小官員對
天三跪九叩頭畢。

上入行宮。羣臣在外行
慶賀禮。又奏曰。噶爾丹者。乃獲罪於
天之逆賊也。
神謨上符
天意。謂不滅此寇。則生民不安。故不憚勞苦。
親統六師。三次出討。終滅噶爾丹。自古以來。雖有征
伐蒙古者。如此擒戮渠魁。

聖德神功。巍巍超越。亘古莫之比也。應欽遵
諭旨。令大將軍精選帶去之兵。往覓丹濟拉所在。
押解前來。餘兵遣回。黑龍江兵路遠。亦遣回。
既大將軍一路精兵前進。則阿南達一路兵
亦令班師。遍檄商南多爾濟杜思噶爾。及衆
部落。俱令知悉。于成龍等所運之米。應行應
止。著大將軍伯費揚古。與于成龍等會商行

事。
上從之。仍令速行。
命以四等台吉南冲爲一等台吉。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吳喇忒達爾馬什里公旗下四
等台吉南冲。朕初不識。雖赴京進貢一二次。無
復記憶。朕昨一到。見朕極致頌禱之詞。適與符
合。今日聞報噶爾丹已死。丹濟拉來降。又甘霖

大霈。兆民歡悅。著授甫冲為一等台吉。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朕定於初七日。由水路起駕。因黃河
多曲折而泥濘。居人鮮少。不便傳驛。故令一槩
奏章。送往穆納和邵。以待朕四日內到彼。俟遣
從陸路而行。交內大臣索額圖烏鎗手二百名。
京城旗下馬一千四百餘匹。及朕所帶米八百
石。留於白塔。照去歲尙書班第接濟回師兵從

商販。交明起駕。日來風波大而多阻。十四夜。朕
前經過額爾德尼班第達庫圖克圖處差人來
報云。今日日將落。見一小舟不勝其急。言有緊
急事務上奏。噶爾丹已死。丹濟拉來降。是以我
庫圖克圖遣我馳來。以此喜音。奏報皇上。於是
朕令自夜達旦。速覓馬由河兩岸迎之。又令迎
之於小舟水路。十五日辰刻。散秩大臣布克圖

方到。告云。皇上以此小舟。留於內大臣索額圖。
倘為未到穆納間。如有緊要事務。馬不能達。令
乘此小舟。追發行在。今緊急喜慶之大事。無有
過於此者。是以令臣等連夜追赴。臣等行兩日
夜到此。併賫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在此。故抄
出費揚古疏辭發京。朕二臨絕塞。正為此寇。不
可一日留也。所見不明。豈肯貽笑後人而為此

舉乎。今賴
天地
祖宗之靈。諸厄魯特皆已收集。蒙古屬國靡不臣服。不
遺一人。此報到京。即傳集諸王貝勒貝子公滿
漢大小臣工。宣告其事。令會議遣奏。朕喜不勝
喜悅。握管不能成文。匆匆發諭。

臣謹按。噶爾丹狡焉作寇。跳梁者幾數十

年。部衆漸強。土地漫廣。稔惡已極。怙終不
悛。揆之人事。當亟除。驗之天道。當速滅。
皇上洞鑒情形。獨排廷議。決策
親征。不辭三駕跋涉之勞。
身兼將將將兵之事。而數十載之巨逆。乃盡殲於兩
載之間。倘使從羣臣之請而僅遣將臨邊。則
賊即敗衂。未必不如前遁逃。苟延喘息。自非

大聖人智勇天錫。果毅絕倫。焉能立奏膚功若是耶。
昔
皇上一聞厄魯特情形之報。即有噶爾丹已無所歸
必然自盡。或擒獻來降之
旨。今噶爾丹果爾自盡。恰符
諭旨。
皇上先事如見。料敵如神。宜天下萬世無不景服也。

乙丑。
上駐蹕薩察莫墩地方。
命軍中所餘騾馬。仍送至京城。尚書庫勒納等奏
言。臣等送到駱駝一千一百三十九頭。騾三
千六百三十四頭。此內大兵取用駱駝五百
三十頭。騾二百九十五頭。運米都御史于成
龍等。取用駱駝四百五十一頭。騾二千三百

二十九頭。侍衛護軍執事人員取用騾四百
四十九頭。共送取駱駝九百八十一頭。騾共
三千七十三頭。現存小騸駱駝一百五十八
頭。大騸騾四百頭。小騸騾一百六十一頭。今
行兵部咨言。侍衛護軍執事人員騎來騾匹。
俱交于成龍等。無可發回。應將所存騸騾。或
臣等仍在寧夏同地方官監喂。或交地方官

喂養。請
旨定奪。得
旨庫勒納等所喂馬騾駱駝。併朱都納之馬一百五十八匹。俱送至內大臣索額圖所。著索額圖將此馬騾駱駝。仍交伊等勿致損少。分羣送至京城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官兵起行日期。阿南達

奏言。滿洲綠旗官兵四月初一日。至臣等所。臣等於部落默爾根濟農索諾木伊思扎卜。台吉納木楚木。藍翎侍衛布達等設哨之兵加以蒙古兵為二百名。交一等侍衛俄欣台吉帶青巴圖爾哈米爾等。令與伊等前去設哨防禦。於初二日遣行。將綠旗一千兵內瘦病及迎鞍損傷之馬百匹退出。并提督李林隆標下兵一百名。共滿洲綠旗兵一千。與提督李林隆等分作四隊。初三日自布隆吉爾梭爾地方起行訖。又噶爾旦多爾濟已到彼所奏梭爾布爾哈台齊希木等處。且言時序不佳。馬匹又瘦。又聞有馬之兵。量帶一百名而來。是以臣與彼親身率兵一百名。一同起行矣。一併奏
聞。

上報聞。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朕由黃河順流而下。行十日猶未到穆納。水險行危。不可輕視。前訪得四日可到穆納。故令諸報俱送穆納伺候。既知其遲乃遣官迎往穆納。收來十六日方到行在。皆道之故如此。又河中漁者多。洲渚有鹿豕及雉。河魚雖不

多亦不空。雁甚多。河內乃鄂爾多斯地方。河北
乃喀爾喀地方。又其內乃吳喇忒地方。吳喇忒
生計頗優。牛羊甚衆。兩岸老少男婦。喧填叩首。
因此爲之稍延。賀噶爾丹就戮。獻駝馬牛羊者
不可勝計。御前人俱以舟行。不便收納。但以御
前人所捕之物。倂食而遺之蒙古諸人。戴德畏
威。無可復加。朕今但令往取噶爾丹首級。星速

回京。急爲歡暢云爾。
丁卯。
上駐蹕都勒地方。
丹濟拉使人齊奇爾寨桑至。齊奇爾寨桑至
奏曰。噶爾丹三月十三日病死。即於是夜焚
其尸。携噶爾丹之女鍾齊海。諾顏格隆。拉思
倫。程貝臧布。納爾巴噶卜楚。陳奔。自阿察阿

穆塔台。於十六日起程。宿十站。已到巴雅恩
都爾矣。意欲前來。奈我諸人無馬畜。無糗糧。
若進瀚海。皆餓而死矣。故暫止於巴雅恩都
爾。以候
聖旨。欽遵而行。現在右翼壯丁四百。共人口千餘。每
丁各有馬一匹。共駱駝一百五十頭。此外並
無他物。吳爾占扎卜。丕稜。阿巴。塔爾。阿喇兒

拜等。率五百餘人。往策旺喇卜灘所去矣。吳
思塔台吉。車稜布木。額爾德尼和碩齊。博羅
齊等。率五百餘人。往丹律俄木布所去矣。我
等來歸
皇上。我於閏三月十四日。自巴雅恩都爾而來。
上曰。齊奇爾寨桑。二十日後。當即遣回。著議政大臣
有當問之事。問之。當議之事。議之。來奏。議政大

臣問齊奇爾寨桑與大將軍伯費揚古所奏無異。但言噶爾丹之尸已焚。臣等共議。以為應令大將軍伯費揚古選兵前進。將丹濟拉押護前來。等因。前奏

諭旨。已極周詳。無庸另議。但不知噶爾丹之尸已焚。故前檄大將軍斬噶爾丹首級。星速解送。今齊奇爾寨桑言噶爾丹之尸已焚。應仍檄

大將軍。作速驛遞噶爾丹之骨前來。至齊奇爾寨桑應令乘驛。發至大將軍軍前。或先遣彼即赴丹濟拉所。或同大兵帶往。大將軍既已身臨近地。聽其酌奪施行。

上從之。

賜厄魯特齊奇爾寨桑蟒袍褂帶。

戊辰。

上駐蹕烏闌托羅海地方。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師抵郭多里巴兒哈孫。費揚古疏言。臣等率黑龍江兵察哈爾兵。於四月十三日。已到郭多里巴兒哈孫。出寧夏之前鋒。亦於是日到。大兵尚未到。俟大兵到後。臣等公議施行外。謹將到郭多里巴兒哈孫日期奏報。

上報聞。是日

皇太子諸王以下。九卿諸臣以上。上表

賀。

皇太子奏言。恭請

父皇萬安。四月十九日巳時。接到喜報。有噶爾丹已死。丹濟拉來降。眾厄魯特俱已收集。蒙古屬國俱已臣服。一無所遺。報到。即傳集諸王貝

勅貝子公滿漢大臣。明諭緣由。令議遣奏之
旨。覩此懽忭。不知所措。即遵
旨率諸皇子。詣
乾清宮丹墀上。恭設香燭。向
上天叩謝。即趨
寧壽宮。奏知
皇太后祖母。又捧

諭旨。及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呈覽。遍示宮中。以
及外廷。奉
皇太后祖母旨。
皇上屢次遠征。每冀剿殄滅噶爾丹之聲息。忽得此
大喜捷音。不勝歡悅。此皆
皇上至仁至明。天心眷佑。
聖躬不憚勞苦。三次出臨。克集大勳。于今寧謐已安。

喜慶之事。孰有大於此乎。又
父皇以噶爾丹之故。幸歸化城。
諭臣以若獲噶爾丹。朕於此地發落。傳首京師。其
子必生致於闕。聽爾發落。此行果於
聖算
諭旨。不差毫黍。生擒其子。今噶爾丹。又復傳首京
城。臣等不勝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恭惟

父皇聖謨神功。奉天威靈。逆賊伏誅。黨與盡降。邊徼
從此永寧。普天歡忭無極。叛賊噶爾丹。逆天
犯順。稔惡有年。曩者借追索喀爾喀之名。竟
深入烏蘭布通之地。我師奮擊。窮蹙乞命。誓
不敢復來侵犯。宥之而歸。不意狡詐不悛。違
棄誓言。復竄伏於巴顏烏蘭之地。蓄叵測之
奸情。煽誘諸藩。

父皇念切安邊。六師
親統。遠踰瀚海。直臨寇穴。大敗賊人。賊雖孑身脫逃。
而喪胆奪魄。已如阱獸釜魚矣。去歲冬。
父皇又念籌邊必須親蒞。不憚風雪寒凉之苦。
躬在邊外駐蹕。經畫布置。威德並行。賊之羽黨。來降
不絕。賊勢益孤。僅存喘息。苟延荒徼。
父皇又於二月親在寧夏。丕揚

聖武。廣運
神謨。如雷霆之震擊。枯朽莫能當。如日月之照臨。魑
魅無所遁。賊子就擒。而青海諸台吉。又率其
部落歸降。於是賊益魂消。惶懼而死。其下丹
濟拉等。盡收其家屬。併挈其尸來降。數年頑
梗逆寇。盡皆掃除。荒徼業古屬國。靡不臣服
從此邊境長享清寧。而外藩永無侵擾。總由

父皇以乂安生民爲心。三次
親臨邊外。焦心勞思。櫛風沐雨。事之勤苦。人所不堪
皆
躬歷之。竟不爲倦。是以獲
天眷佑。克奏大勳。凡賊情形。
父皇籌畫。瞭若指掌。無一能逃
洞鑒之外。此寇之必滅。久在

父皇成算中矣。今四月十九日辰時報到。臣及宮中
以至諸王文武大小臣工軍民人等。不勝踴
躍歡忭。皆以爲自此宇內無纖芥可虞之事。
而太平之治益隆矣。臣等不勝慶幸之至。謹
具本稱
賀以
聞。和碩顯親王丹臻等王貝勒貝子公內大臣九卿

等奏曰臣等竊惟噶爾丹逆天悖
旨而行。
聖上三次臨邊爲此生民。
躬勞征伐務在窮追噶爾丹今噶爾丹殄滅應行
慶賀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
詔諭天下俟各部院請
旨外今應將噶爾丹伏誅之事先曉諭各省懸噶
爾丹首級於兩黃旗教場示衆俟
御駕入京傳噶爾丹首級於諸藩部落喀爾喀差官
周行遍示訖仍懸原處。
上報聞。

庚午
上駐蹕烏闌腦爾地方。
設湖灘河朔迄張家口驛站理藩院奏言臣
部已遣鄉導官由湖灘河朔過烏闌穆楞之
路至張家口分派宿站查由此路過殺虎口
路驛站後即與所設驛站相隔應移張家口
路之驛酌於此路暫且設驛每驛各馬二十

匹官一員兵十名選臣部司官朱山祁塔特
薩哈蓮及筆帖式等往與管張家口路坐塘
官赫色協同料理著前去官員筆帖式扣數
或兩驛一員或三驛一員坐待事務傳報如
驛中現在官弁兵丁馬匹不敷著前去官員
酌便於附近旗下取察哈爾官弁兵馬設驛
俟

御寫入邊撤之各遺歸本汛。
上從之。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朕躬安。皇太子佳否。十八日。過穆納
齊奇爾寨桑到。除問彼之事。已詳開發汝外。朕
面詰之。噶爾丹之死。仰藥自殺是實。或衆人酖
之。或自服毒。俟程貝臧布到後。緩緩辨之。朕大
事已完。心中並無他事。每日與大臣侍衛。一爲
言及。輒以爲快。但噶爾丹尸已焚。即係全尸。其
首亦一乾腊而已。前吳三桂尸亦焚。取之於伏
四之地。舂碎拋棄。榜樣甚明。特諭。
辛未。
上駐蹕濟特庫地方。
命議誅塞卜騰巴兒珠爾。
上諭尚書班第曰。塞卜騰巴兒珠爾。即當正法。著議

奏議曰。塞卜騰巴兒珠爾。乃獲罪於
天逆賊之子。擒獲之頃。理合即行正法
皇上豫期勦滅噶爾丹。暫且羈候。至噶爾丹就擒之
時。一併誅戮。今果符
皇上廟算。噶爾丹既已授首。塞卜騰巴兒珠爾。不可
稽遲。即行正法爲是。俟
命下之日。將塞卜騰巴兒珠爾。赴兩黃旗演武場
處斬。收其首。俟噶爾丹之尸到日。併懸藁街
示衆。再傳首於四十九旗喀爾喀衆部落。仍
懸示通衢。其綏忒和碩齊塞卜騰巴兒珠爾
乳父。亦應斬首。免其梟示。議上。
上命議政諸臣集議。議曰。據丹濟拉所差齊奇爾寨
桑。言噶爾丹之尸。業經焚解。且已做大將軍
命。將噶爾丹之尸。驛遞飛解。應俟噶爾丹骸

骨到日。照吳三桂粉骨揚灰例、至道衛法場
灰其骨。示衆而揚棄之、斬塞卜騰巴兒珠爾、
懸首示衆。至傳示諸部落。俱照前議。
上從之。塞卜騰巴兒珠爾。仍俟凱旋正法。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率師赴巴雅恩都爾
起程日期。費揚古奏言。臣等率黑龍江兵察
哈爾兵於四月十三日已至郭多里巴兒哈

孫。俟出寧夏之大兵到後。公議施行。其奏在
案。出寧夏之大兵。已於是月十四日到。運米
都御史于成龍等猶未到。臣等原應俟于成
龍等。商酌致米何地。截貯之事。但丹濟拉所
遣賫奏齊奇爾寨桑言。噶爾丹已死。丹濟拉
等攜噶爾丹之尸。及其女鍾齊海。併其屬人
來降。住於巴雅恩都爾地方。欲即行前來。因

馬甚瘠。而其屬人。大半皆無騎。步行、又無糗
糧是以俟
旨。
聖上許來則來云。臣等竊思今賊首噶爾丹死。丹濟
拉等無所逃竄。來獻噶爾丹之尸及其女。歸
降
皇上所餘吳爾占扎卜等一二遊魂。零星竄散。臣等

之兵。所攜口糧。扣算收取丹濟拉行程日期。
似無不足。是以將于成龍等所運之米。即令
貯於郭多里巴兒哈孫。以備回師接濟之用。
又齊奇爾寨桑等言。丹濟拉無糧。臣等率大
兵攜糗糧羊隻等物前往。酌量撥給丹濟拉
等。收集前來。如萬一兵久需糧。再檄于成龍
等。以彼久息之力。復休之馬。星速運至臣等

所指之地。臣等於本月十七日。統領大兵。向
丹濟拉所在巴雅恩都爾進發。
上報聞。是日
皇太子奏至。言恭請
父皇萬安。竊惟
父皇一連三次。親臨塞外。務取噶爾丹之首。終荷
聖意總由

神畧天威。
天地
宗廟眷祐。斯世不復聞寇之一字矣。
父皇之意已遂。臣思此三次
睿慮焦勞。
聖躬過瘁。惟冀炎暑之前。早旋京師。俾得快覩
天顏。臣聞捷音之日。喜極不知所措。忘食忘寢。至於

兩日。匪但臣歡忭已也。往奏
皇太后凱音之時。內左門外。衆人擁塞。無路可行。歡笑
之聲動地。謹奏。
壬申。
上駐蹕哈喇烏蘇地方。留
總諸臣。請行
慶賀禮。議政大臣都統宗室公蘇努等。奏言。臣等

欽惟
皇上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威叶雷霆。自三逆蕩平以
後。十餘年間。下臺灣。定俄羅斯。收服七旗喀
爾喀。皆決策
廟堂之上。制勝萬里之外。數天薄海。罔不來享來王。
獨厄魯特噶爾丹。肆逆犯順。擾亂邊塞。屢年
託辭追喀爾喀。闌入界內。輒掠我烏闌布通

至近之地比出師聲問其故隨經擊敗逝走
顧因
聖躬未親蒞軍致此役未能滅賊而噶爾丹雖抗我
顏行
皇上猶不計其罪惡惟求上合於
天心頒賜
勅諭謂爾居塞外進貢市易養生如常則爾之人
民咸獲生理我必不加兵搜討倘爾不行悛
改虐我邊氓我之兵力何所不屆爾衆亦安
能寧處乃噶爾丹仍不悔禍復恣荼毒於時
聖心惻然軫念邊塞生靈亟思殄寇以安良善謂此
寇一日不除則塞外蒙古一日不靖內地生
民亦一日不寧以是
睿謨獨斷欽定親征去年五月從克魯倫

躬先士卒追奔逐北遇賊度巴顏烏蘭適與兩路大
軍相遇於昭木多地方遂截擊大敗之噶爾
丹既敗之後勢已全潰不可復支猶不遵屢
頒
勅旨而稱歸順仍收拾餘衆竄伏於西北荒塞之
地以延殘喘
皇上逕特命大將軍伯費揚古駐軍喀倫將軍博濟
副都統阿南達偕提督孫思克李林隆等駐
軍肅州凡狡寇奔赴乞援之路悉遣將率師
遏其要害又遍諭厄魯特人衆曲示招徠而
聖躬復於冬月冱寒親蒞塞外濟河至鄂爾多斯經
畫軍務維時噶爾丹困乏無所得食遣其台
吉丹濟拉率兵劫我餘糧為官軍所覺奮擊
敗走嗣是厄魯特台吉禁桑人等先後來歸

者絡繹相屬皆厚加恩養並授官職噶爾丹
雖亦遣其格壘沽英賫奏乞降而我
皇上深察此賊詭詐不可信仍留大兵駐牧大同候
來春進勦頃以二月初
駕發京師次雲中令禁旅取道塞外
乘輿巡緣邊城堡䟦涉山川踰越險阻直抵寧夏
追大將畢會

皇上親閱將士馬匹整飭戎行指畫轉餉兼授諸將
方畧遣行實進次於狼居胥山之境
聖駕三臨邊塞爲民除害不憚勤勞於斯極矣其恪
密間人又遵奉
諭旨悉心自効生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
爾俘送
行在第巴亦遣使馳奏深謝前罪具言嗣後

諭旨無不祇遵而瑚瑚腦爾台吉濟農等與厄魯
特舊同族類亦奏請朝貢隸於屬國至噶爾
丹親信之丹濟拉及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
等俱遣人輸誠納順噶爾丹力窮勢蹙衆叛
親離一子就擒外援盡絕爰聞
車駕復出朔塞遣發大師綢繆撲剿投足無所自知
罪惡山積爲天地所不容人心所共憤遂以

閏三月十三日仰藥自盡丹濟拉携噶爾丹
遺骸及其女子並人口三百戶來歸於是厄
魯特部落殄滅無遺類而西北絕塞數千里
自此更無一不臣之國不服之人猗歟盛矣
自昔蒙古侵軼邊境有兵連禍結數十年而
不息者卽其馭之有道亦不過如呼韓邪之
款塞啓民突利之來朝羈縻之使不爲患而

已。未有匝歲之內。掃蕩無餘。且六軍親行。西
首獻捷。如今日之滅噶爾丹者。夫以沙漠荒
遠之區。而處之如在檻穽。以烏獸飄忽之蹤
而制之如受羈紲。以二十餘年橫行無忌之
勁寇。而翦刈之如在掌握之中。惟我
皇上至仁率育。上格
天心。故獲自天之祐。而明燭幾神。威震讋貫。爲千古

帝王所不及。用能奮定大勳。悉符成算如此。
臣等叨居
聖駕獲覩成功。不勝慶忭榮幸之至。伏乞
勅下該部。察明典例。詳議告祭
天地
宗社。及詔告中外事宜。恭候
鑾輿還京師。卽請舉行。並祈

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略。昭示億禩。垂休無極。
爲此具
題請
旨奏入。
上曰。諸卿奏賀。朕已具悉。著詳察應行典禮。具奏。卽
下所司。
甲戌。
上駐蹕黃河西岸喀喇蘇巴克地方。隨路諸臣請行

慶賀禮。由陸路後至大小諸臣。以剿滅噶爾丹。奏
請行
慶賀。緣來降之厄魯特寨桑諾爾布等。亦奏請叩
賀。
上諭曰。往者噶爾丹。以追逐喀爾喀爲名。直入我扎
薩克烏闌布通之地。故朕命皇兄裕親王。及皇

長子。率師往剿之。噶爾丹大敗。使濟隆呼圖克
圖往復陳說。自今以往。不敢再犯邊陲。噶爾丹
頂威靈佛立誓。此爾衆之所共聞。嗣後無故過
土剌。潛處巴顏烏蘭。掠我臣服之納木查爾拖
音。故朕親統六師。聲罪致討。然猶不忍遂加誅
滅。再四遣使諭以和好。而噶爾丹怙惡不悛。朕
故整師進剿。噶爾丹不能當我軍威。驚潰奔逃
遇我西路大兵。亦因噶爾丹輙先據險。我軍乃
奮擊大敗之。此皆噶爾丹違天背盟。以致禍患
及身。國隨以亡。朕但思掃除殘暴。拯救羣生。誠
悃懇懇。求符天理。故大軍所向。無水之方。靈泉
騰沸。不毛之地。瑞草蕃滋。山川効靈。百神顯祐。
聞噶爾丹所至之地。必有烈風暴雨。災異頻逢。
驚聞我軍之來。寢食俱廢。反覆思維。無計能逃

窮蹙。仰藥而死。由此觀之。天可違乎。其助順惡
逆。亦顯然矣。夫與朕爲敵者。僅噶爾丹一人。與
衆何與。不惟噶爾丹在日。爾等降者。必加恩撫
卹。今噶爾丹已死。凡有降者。朕亦如爾輩恩育。
豈忍異視耶。然噶爾丹之滅。朕之大小官員當
奏請慶賀。爾諾爾布等皆厄魯特寨桑受恩於
噶爾丹之人。不當奏請。諾爾布寨桑等叩首奏
曰。我等實同禽獸。毫無知識。蒙
聖上將大節大義。詳明曉諭。始覺我等之非。今我等
不行
慶賀請謝
皇上聖誨。叩首而退。
副都統阿南達等奏報。率師赴巴爾坤起程
日期。阿南達、李林隆疏言。臣等率兵。於四月

初十日至塔爾河哈密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遣人賚書云我前有親隨之人杜拉兒自丹濟拉處逃歸言噶爾丹於三月十三日死於阿察阿木塔台地方吳爾占扎卜色稜阿布等已奔策旺喇卜灘處車稜布木吳思塔博羅齊等已奔丹津俄木布處丹濟拉原欲西行聞阿南達在布隆吉爾地方乃不由

布隆吉爾前往與諾顏格隆查渾喇錫之子拉思倫等率四五百人由博克達尼隴哈爾巴漢之南取道噶斯欲奔達賴喇嘛處曾住於巴爾坤爾地方本月十七日於我北村搶去人一口馬二十四匹牛二頭云聞賚書之回子白稜曰噶爾丹得何病而死據云逃人杜拉兒稱噶爾丹曾云我向以折滾噶爾為良善之國不意無信如此怨恨數日飲食俱廢於十二日頭痛召丹濟拉前去十三日午前身死蓋由

皇上大克之之後以至家國滅亡妻子離散恥辱難堪正在悔恨之時

皇上遣人再三

諭以歸降否則即遣大兵剿滅以此窘困急迫而

死云查先是閏三月二十八日哈密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報稱色稜所逃十八人內二人來告噶爾丹自格格特哈朗古特地方起程到台西里地方我等於三月二十九日自噶爾丹處逃出前來已經奏聞今逃人杜喇兒所稱雖與色稜家下逃人之語不符既云丹濟拉現在巴爾坤爾地方臣等率兵急

趨巴爾坤爾，探視確信，另行具奏。
報聞，事下所司。
命舟運湖灘河朔米。以濟晉民之乏食者。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前山西巡撫倭倫以去歲山
西數州縣歉收。今米價甚貴奏聞。頃噶爾丹殲
滅，天下悉已無事，惟愛養兵民是為要務。山西
米價騰貴。民生困苦。朕聞之。中懷軫惻。屢從前

來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自船站坐來船隻，現
有水手。若至湖灘河朔後。將此船隻逆流牽挽，
回至寧夏甚難。前亦曾諭總督吳赫。就此船隻
將湖灘河朔積貯米，或三千石，或再加多，量行
裝載，遣賢能官員，順流而下。運至保德州。此時
價減少糶，賣於民，大有裨益。爾等議之，待至湖
灘河朔奏聞。諸臣會議曰。我

聖上以兵計生民為念。或居宮禁，或出巡幸。無不咨
詢訪問，今聞山西米價稍長，爰是軫念，以現
在船隻水手。將湖灘河朔之米，順流運至保
德州，減價糶之。於民甚為有益。
聖諭如斯。雖堯舜之仁。何以加焉。此事顯然有益於
民。俱應欽遵
聖諭施行。查隨

駕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等坐來之船。共九十五
隻。載馬大船二隻。樓船三隻，及一等侍衛思
格等坐船一隻。共一百一隻。將湖灘河朔之
米，或三千石。或再加一二百石。令其滿載，遣
部院才能官四員。運至保德州。會同地方官
較時價稍減糶之。船上水手三百餘人。應自
湖灘河朔各給十五日口糧。此事既與山西

百姓甚有益。應移知該撫，派才能官前來迎
運。會同監賣。其船至保德州時，該撫即於本
省留用。應遣官員職名，開列請
旨。
上曰。坐來之船既多。保德之路又近。應於所運米石
外，加增轉運著與巡撫傅倫會議具奏。諸臣會
同巡撫傅倫議查隨

駕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等坐來之船。共一百一
隻。船數既多。路途又近。應撥米五千石。視船
大小載在若有餘，則著綴綴運至乏米之處
減價糶之。巡撫傅倫言若將運米之事付臣。
臣自能運到。應將此米交與傅倫。令派所屬
才能官員轉運。部院官員，不必另遣。仍令將
運至米石。所賣銀兩數目。造冊報部。其水手

三百餘人，自湖灘河朔各給十五日口糧。其
船至保德州，即於本省留用。奉
旨依議。運此米石。著學士黃蓉前往。與部院司官
一員同行。侍郎安布祿留此監發米石。畢星速
前來。
乙亥。
上駐蹕喀喇蘇巴克地方。

宥坐塘馬之德等死。議政大臣奏曰。前聞三月
初五日奉
諭曰。自邊外湖灘河朔至橫城。安站已畢。屢檄大
將軍一概報事。俱由口外遞奏。近者大將軍所
奏三事。何以從內來。著查如何遲悞。由內驛前
來之處。查巴牙思呼朗報安站已畢之事。哈什
關坐塘同子馬之德不親身送交次站金鐸。

遲至五日。其部發大將軍之事。苗蘇台坐塘
金鐸因封破不收。以致失去。金鉉不遣信實
之人自代。失去
命下封套。凡馳驛之事。皆關係軍機。不可少遲。將
剋馬之德廷延五日。金鐸失文情由。殊爲可
惡。應將伊等俱照軍法處斬。金鉉不遣信實
之人自代。仍應發配。奏入。

上命寬此二人。免死。拿發京中刑部議罪。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外藩蒙古諸部落各願
從軍効力。費揚古奏言。先經奉
旨宣諭。現在軍前諸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
等。及附近喀爾喀扎薩克等。聽其從軍効力。
據現在軍前喀爾喀和碩達爾漢親王諾內。
毛明安貝勒班第等。王貝勒台吉等。領伊等

護衛。併所屬附丁。願各自備四月資糧。從軍
効力。申詳具題在案。今據喀爾喀達爾漢親
王諾內旗下多羅郡王古爵席熙等。諸扎薩
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俱各願率部衆。自
備四月資糧。從軍効力。俱於四月十七日。到
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臣逼問諸扎薩克王
貝勒公台吉等。今留米此地爾諸扎薩克內。

有牲畜疲乏齎糧不足者。俱留此就粟。據云。
我等馬畜俱好。併無疲乏之。願從大軍効力。不
願留此。相應奏
聞。
上報可。 把總李應龍以船上効力。補授守備。
上諭行兵部曰。把總李應龍此次船上効力。甚爲勤
慎。如有寧夏該屬守備缺出。即行補用。總督吳

赫奏以古水堡守備授之

上從之。

以侍郎席密圖規避。革職治罪。議政諸臣以

席密圖所買牲畜數目具奏。

上著問席密圖。爾言由內路去。何以又從外路來。遵

問席密圖。奏曰。臣事既畢。於閏三月十八日。

由京州起行而來。行兩日。道聞十五巳

同鑾臣愚以為從寧夏將有千里。如追赴

行在。恐不能及。故由內往。在大同宣化左右候

駕。報部後。

勅旨既到。臣始自知其謬。甚為惶懼。連夜追到

行在。此皆臣庸劣所致。夫復何辯

上曰。部院人員習氣。卽此也。凡事皆先自言其庸劣

而已。朕躬在軍中。彼事畢不追赴駕前。棄之而

從內路以去。可以為是乎。著拿交議政諸臣

議。議曰。

上躬出兵在外。席密圖理應事畢。卽追赴

駕前。乃不至

行在。卽欲回京。由內路而去。殊為可惡。應將席密

圖革職。枷號兩個月。鞭一百。不准折贖。

上從之。

丙子。

上駐蹕鄂爾紀庫布拉克地方。

厄魯特車稜台吉來降。大將軍伯費揚古疏

言。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大兵前進。正

行之間。喀爾喀衛徵帶青凱木楚克引厄魯

特台吉車稜下襲格厄爾克來告曰。車稜率

部衆來降。

聖上。臣等即發官兵。押車稜。及其屬衆。至屯營固林
扎拉之地。台吉車稜告曰。去年五月初十日。
我見大兵厮役人等。掠我衆什物。心甚驚懼。
率十餘人。由山內奔逃。至達馬爾地方。遇噶
爾丹。同在薩克薩特呼里克駐扎數日。欲各
自游牧。乃離噶爾丹。往額黑阿喇兒。我屬下
陸續有百許人。率其妻子。來與我會。我思噶
爾丹為人素惡。與彼為伍。徒死無益。聞
聖上待厄魯特降人甚加恩撫。終不如往歸
聖上之為愈。因謀之部衆。率百許人。及其妻孥百許
口。正月初三日起行。前來養我馬畜。緩緩而
行。由慈山翁金來降
聖上。又烏闌布通戰後。蒙
皇上賜我父吳爾坤

勑書蟒袍。我父來歸
皇上之意。極其誠切。但無便脫走。未得來歸耳。臣等
將車稜併所屬冀格厄爾克傳送
行在外。其車稜之妻。併車稜帶來男婦子女。即令
自乘其馬畜。交與驛站。送往張家口。奏至。
上報聞。併示議政諸臣。
命以軍中有餘馬騾駱駝。撥給營驛。行兵部奏言
席密圖等疏稱。臣等同甘肅巡撫及地方官
員採買馬騾一千一百五十六匹。駱駝八十
五頭。牛三百十二頭。羊七千隻。共用銀二萬
一千四十八兩。臣自助駱駝四頭。馬騾四十
匹。侍講學士朱臣等。每人助馬三十匹。總督
巡撫地方官員。共助馬騾五百六匹。以此撥
給進剿。及留駐兵丁馬騾一千五百匹。其牛

羊俱儘數隨軍。後到馬二百七十二匹。騾八
十匹。駱駝六十八頭。已交涼州等處官員喂
養。所買牲口細數。該撫另行奏銷。竊思
皇上親統六師。出征絕域。已將噶爾丹剿滅。現在馬
畜並無所用。若將所剩馬騾。交地方官喂養。
徒費錢糧。應將此馬檄該督撫。撥給營站。騾
駝變價報部。其採買牲畜。用過銀兩細數。該

撫造冊具奏。以憑查核、
上從之。騾駝亦著撥營。
丁丑。
上駐蹕烏闌巴兒哈孫地方。
厄魯特滾布察罕等來降。護軍統領鄂克濟
哈疏言。察罕多爾濟之父滾布察罕。率其妻
子六十九口。台吉阿喇卜灘之四口。寨桑德

倫之十口。尼爾齊海吳巴什四十二口。於四
月二十三日。既到寧夏。問之以噶爾丹情形。
滾布察罕言。彼與噶爾丹分居已久。不知噶
爾丹情形。特來投
聖上耳。問之德倫吳巴什等。則言去年九月初八日
自齊金臘兒地方。噶爾丹遣我等歸家。不知
噶爾丹之事。又據副都統阿南達檄山西巡

撫言。察罕多爾濟。養於大同。頃將滾布察罕
等。送交山西巡撫。云應作何處置。請
旨定奪。
上曰。此屬若從內地送出。時方炎暑。恐致疾疫。著自
寧夏送往船站。撥內大臣索額圖等馬畜。由口
外送至張家口。
上又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前以察罕多爾濟顧孟多

爾濟留於大同。交晉撫倭倫撫養。今著將此二
人。文到即出德勝口。迎駕而來。該地方官酌給
馬與糧。撥人送來。是日。
皇太子奏至。言。恭請
父皇萬安。四月二十四日辰時。奉到
諭旨。朕大事已集。意中無事。日與諸臣一言及之
以為快。臣讀之不勝懽忭。但臣更有不盡之

喜躍者。自去年三月。至今年四月。臣計三次
整十一月。不得依
父皇膝下。以承
聖訓。皆逆寇噶爾丹之故。今
父皇斷不宥彼。必發兵勦之。彼亦灼知斷不能脫。飲
藥而死。羽黨皆降。此後永無久離
父皇之憂矣。臣愈一思之。喜之不盡。今噶爾丹自殺。

其子被擒。朔漠永寧。又並無家事。臣欲減帶
從人。赴
父皇之前。於此四月。展晝夜戀慕之情。且以稱賀。併
應與諸皇子中某某偕往。伏候
諭旨。
父皇垂鑒。務賜准行。得
旨。朕日前即入京。皇太子不必率諸皇子來迎。

散秩大臣巴當阿等奏報同師。散秩大臣巴
當阿前鋒統領杜什希等奏曰。臣等至思克
所逃空郭羅地方。不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即躡踪前行三日。於四月初八日。在古爾
班哧克地方。兩路之軍相會。臣等會同追之
六日。到瀚海之喀屯敖拉。視之則已向西而
去矣。向散秩大臣沙克准等。問其去向。伊等

以為向祁齊希納容郭羅阿濟而漢去矣。是以臣等於四月十四日。各人取路而回。奏至。
上報聞。著示議政諸臣。併示吳達禪喇錫。
戊寅。
上駐蹕席納拜星地方。
命塘報由邊外馳遞。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今日發報至京。已諭之以內來報事。俱由張家口遣發。爾等亦曉示坐塘人員。俱由張家口遞送。併遣理藩院。或司官。或筆帖式一員。在大同接西來諸事。俱由邊外送來。朕進張家口後。再照常由內驛遞送。是日。
諭皇太子曰。朕過湖灘河朔。三十日過殺虎口。往張家口。如由內地而行。則暑熱而又值農時。邊外近而且涼。今年水草甚佳。我軍之馬騾。雖在

四月行。值草青之時。無論貧富。咸皆肥腯。一無損棄。朕多方區畫。必令全歸。大畧計之。五月望間。可到京城。京城之馮。一無所用。此諭到後。凡報從張家口遣奏。御用茶湯氷水。出張家口來迎。從驛站遣發。此時乳酥饒足。蒙古來迎者。充塞於道。食物亦多。不必賚來迎接。可將上項諸事。奏之
皇太后。併宮中。俱令知之。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四十三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四

五月庚辰朔。

上駐蹕諾木渾河。

命大兵牧馬于水草善地。

上諭內大臣曰。覩諸軍馬匹。惟恐遺失。附營放牧。是以食不如意。宜遠擇水草佳處放牧。雖瘠可無碍也。著諭衆知之。又今日我軍所屯。與蒙古雜

處。當諭我軍以至僕從。毋得盜竊蒙古之馬。如盜馬被獲。即依蒙古盜我軍之馬例處斬。著交各該管人員傳諭。

辛巳。

上駐蹕阿祿十八里臺。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選兵進覓丹濟拉。發回餘兵。費揚古奏言。准行兵部咨稱奉

諭著費揚古精選所部兵往覓丹濟拉所在。招之使來。餘兵遣回。黑龍江兵阿南達兵亦令遣回。于成龍所運之米。會商料理。臣等遵

旨會同選擇前鋒四百名。護軍鎗手五百名。每旗砲各一門。八旗驍騎砲手八十名。察哈爾兵二百名。寧夏綠旗兵二百五十名。共精兵一千四百餘。即於發回兵中駝馬內。酌量通融

臣等率之往覓丹濟拉所在巴雅恩都爾地方。收集丹濟拉而來所餘前鋒一百名。護軍鎗手一百名。砲八門。八旗驍騎砲手八十名。扣數派出將領管轄。每翼派出大臣一員。今正值邊塞內外務農之時。恐兵丁妄行踐踏交與嚴禁。察哈爾兵一百六十五名。出寧夏之黑龍江官兵四百名。坐哨之博爾德城守

額爾保等兵一百名寧夏鎮標兵二百五十
名俱于四月二十六日發回起程矣今臣等
遵
旨遣兵往收丹濟拉餘遣回則都御史于成龍所
運之米不必全至郭多里巴兒哈孫請將三
分之一運至郭多里巴兒哈孫以備回師降
彝之用其餘二分即留現在運到之地至遣

回一千一百餘官兵俟從給以兩月口糧可
到歸化城邊上地方應裁伊等一月之米交
于成龍等於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收貯備
用所裁黑龍江官兵一月之米俟黑龍江兵
到歸化城後支倉糧帶去
上曰善著以此檄知于成龍等尋于成龍等准大將
軍伯費揚古咨率領官兵將一分內一千石

餘米運至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所剩兩分
米留于船站兩狼山侍郎李鈵左通政喀拜
領運來兩隊之米亦已停其前運矣爲此奏
聞
上報聞費揚古等又奏曰四月十六日大兵到郭多
里巴兒哈孫後臣等公議遣散秩大臣丹巴
哈什哈署參領顧棻里於丹濟拉諾顏格隆
拉思倫謂之曰爾等所遣使人齊奇爾寨桑

來言噶爾丹至阿察阿木塔泰地方於三月
十三日已死丹濟拉等携噶爾丹骸骨及其
女共三百戶人前來歸降
聖上在于巴雅恩都爾丹濟拉等欲即來而下人二
分之中有兩分無坐騎俱係步行且皆無糧
食是以在于巴雅恩都爾候

旨但聽
諭旨如何以便遵行。其言如是。聞爾丹濟拉携噶
爾丹骸骨及其女并屬下人誠心來歸
聖化。我輩甚喜。今吾與汝。皆同朝人。已爲寮友。特
遣散秩大臣丹巴哈什哈等通問。可明告此
項差員。凡步行人。需坐騎幾何。共需口糧幾
何。當計數送馬匹牛羊米糧等物往迎。仍有

一言相告。爾丹濟拉。何不輕身先携噶爾丹
骸骨。并其女來。其屬下人隨後徐來。則愈合
聖上軫念之心矣。吾輩以僚友之道。抒情相告。以是
作蒙古書。用印鈐封。令丹巴哈什哈賫往訖。
上以大將軍費揚古軍前。有帶罪發往從軍効力之
人。令進兵之路。各處多有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之人。及流散之厄魯特。至使人于丹濟拉應

遣從軍効力者。乃差散秩大臣丹巴前去。殊爲
草率。著商度來奏。僉謂大將軍使人於丹濟拉
應差發往軍前効力之罪人。而差散秩大臣
丹巴前去。殊爲草率。請嚴飭大將軍費揚古
仍令大將軍費揚古等。率領精兵直至巴雅
恩都爾。收丹濟拉等而來。至發回黑龍江等
處兵及撥糧諸事。俱准該將軍等所奏行。

上從之。
停止二次運米赴保德州。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前以湖灘河朔之米五千石。
裝船一百一隻。令運致保德州。今侍郎安布祿
來奏言。已經量船所容裝米三千三百六十石
開行矣。俟至老牛灣。帶回船隻。將所餘一千六
百四十石。于第二次起行云。但將米作兩次運

爲日既久。而船戸亦辛苦。且現進三千三百六十石。亦無不足之處。作速檄知第二次不必再運

壬午。

命遣四格子趙山。招撫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副都統阿南達提督李林隆奏言。臣等率兵于四月十八日至巴爾庫爾。見前行哨探者

報云。丹濟拉已起行。不在屯劄之地。乃問逃來杜喇爾曰。丹濟拉前言欲往何地。答曰。我未出逃之前。丹濟拉與衆議時。一人言我等或暫栖巴爾庫爾。不則往投

聖上。丹濟拉言汝等但知自爲計耳。何以不一言及利我之事。我等不便久居巴爾庫爾。茲我屬下屢有逃亡。如策旺喇卜灘知而阻我則難脫矣。況遣使以誑

聖上。遽從來此。今又可往降乎。我馬膘尚壯。當乘人未覺之先。急從噶思渡瀚海將汗之骸骨及鍾齊海送至達賴喇嘛所。吾心盡矣。斷不可緩也。曾有此等語。未敢告諸大人。是以臣等至彼營地視之。人踪漫滅。馬通枯燥。行跡向布克達額冷哈巴爾罕而去。臣等竊思

聖上籌畫周詳。各處堵禦。是以噶爾丹仰藥而死。丹

濟拉無路可出。甚不得已。從額冷哈巴爾罕。往趣噶思。如隨丹濟拉之踪追之。爲日已久。難以相及。是以臣等急向瀚海南。竟趣噶思口以禦之。十九日。自巴爾庫爾起行矣。奏至。

上以之發議政諸臣。集議曰。據阿南達疏言。至丹濟拉屯劄之地。見人踪漫滅。馬通枯燥。行踪欲

渡瀚海往達賴喇嘛所。折向額洽哈巴爾罕而去。如隨丹濟拉之蹤追之。隔日已久。難以相及。是以急趨噶思口禦之。已于十九日起行矣。查前者大將軍費揚古。遣散秩大臣丹巴至丹濟拉所通候曰。爾既來降
聖上則我皆同朝之臣。故我以一言告之。爾當携噶爾丹骸骨及噶爾丹之女。先輕騎而來。其屬

下擇可托之人交授。緩緩而行。則甚合
聖上之意。已作蒙古書用印發去矣。又齊奇爾寨桑來奏曰。丹濟拉言爾往奏
聖上。此處四圍皆我仇人。如久住巴雅恩都爾。倘人知之。未必不來侵犯。故我于瀚海四圍處處留蹤。如我離巴雅恩都爾而他往。我必埋書于巴雅恩都爾而去。爾往奏
聖上。歸來而我不在此。則覓我所埋之書。既得我書則知我所在矣。曾以此言密語我人無知者。又問降人厄魯特大臣格壘沽英言。噶爾丹身存之日。曾集衆寨桑商其所往。一無可去而止。今丹濟拉以寡弱之衆。而繞策旺喇卜灘附近之地。游行數月。以爲欲往達賴喇嘛所。我料其必無是事。此正合語齊奇爾寨桑

處處留蹤之言。逃人杜喇爾不知。故言欲向達賴喇嘛而去。亦未可定。應將目下大將軍費揚古兩疏俱抄發阿南達李林隆知之。奏入。得
旨。依議。遣使于丹濟拉之時。當遣贖罪立功人等如趙山四格子者。爲是伊等俱素行不端。善于鑽營之人。故諸大臣徇情不遣。而遣散秩大臣

丹巴丹巴必遇不良之人。亦未可定。今將伊等
遣一人于丹津俄木布。遣一人于阿喇卜灘。自
備馬匹。副以蒙古將領筆帖式。曉諭噶爾丹已
死。招撫其衆。伊等若招得阿喇卜灘丹津俄木
布。即與俱來。如事不成或未至其地。半塗而回
著大將軍即于軍前梟示。

授副將麥良璽為肅州總兵官。

上諭議政諸臣曰。肅州總兵官李世達病故。肅州地
方甚屬緊要。定邊副將麥良璽。貌偉材優。著授
為肅州總兵官。速檄令赴任。不必從征。

命賜厄魯特投誠人自台吉以下閒散人以上遍
給馬匹。

上諭太僕寺曰。厄魯特台吉等各馬八匹。散秩大臣
等各馬八十一匹。一等下等各馬五十匹。二等
下等以下閒散人以上各馬三十匹。俱自太僕
寺支取給賜。

甲申。

駐蹕色德勒黑地方。

安插厄魯特降人于張家口外。內大臣索額
圖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差小校奈馬代。送
厄魯特鄂里哈之子車陵下龔格額爾克到

臣。查究是奉
諭旨曰。厄魯特來降。問其情由具奏。來降之人。留
于汝處應遵
旨將車陵兩子。臣處。但車陵者厄魯特部落名族
之子。而費揚古又檄送
御營。是以將車陵遣赴
御營外。其車陵屬下同降七十餘戶。男婦共二百

五十許口。以後或留臣所。或解張家口。請
旨定奪。
命議政諸臣議奏。僉議以爲厄魯特來降人等。俱留張家口外撫養。車陵本身現又解來。以後二百五十許人口。俟解到後。即令內大臣索額圖解至張家口。交監養厄魯特官員。
上可其奏。

乙酉。
上駐蹕察木喀地方。
賜蒙古諸王貝勒馬。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諸王貝勒。昨觀馬廠者賜阿霸垓多羅卓禮克圖郡王達馬林札卜。多羅郡王吳爾古噶喇卜。蘇尼特多羅杜稜郡王達林札卜。蒿齊忒多羅郡王雅木丕兒各馬五十匹。阿霸哈納爾多羅貝勒布昭。阿霸垓固山達爾漢貝子車陵多羅卜。阿霸哈納爾固山貝子額林臣達什等。各馬三十匹。
丁亥。
上駐蹕魁吞布拉克地方。
命台吉薩馬第兄弟完聚喀爾喀土謝圖汗屬部台吉巴陵旗下台吉薩馬第奏曰。我國既破

無以自存。以臣兄達尼交太僕寺牧人喀蘭泰家寄養。今臣身仗
皇恩。巳足謀生。臣兄年老。而妻又亡。臣願收養臣兄。臣兄達尼有二子。家奴男子三人。婦女一口。
命達尼與其弟薩馬第完聚。
庚寅。
上駐蹕宣化府城內。厄魯特人吳爾等來降。大將軍

伯費揚古奏言都統碩鼐送到厄魯特吳蘭
夫婦吳蘭之弟察罕稟曰我等乃伊拉古克
三庫圖克圖屬下人去年九月伊拉古克三
庫圖克圖離噶爾丹採稆為食至伊克敖拉
等處度冬今年三月自納黙黑圖雅蘇圖向
西游牧四月二十一日至洪郭羅阿濟爾罕
之夜我等取馬七匹逃出來歸

聖上我等所携馬七匹于次日翁塔地方遇丹巴哈
什哈等皆乘之而去留其瘦馬二匹駱駝一
頭而遣之問吳蘭等曰伊拉古克三向西游
牧將往何處人有多少答曰彼言與噶爾丹
素好今不幸而敗不當遽棄之將往見噶爾
丹其弟孟格圖及衆下人俱言往見噶爾丹
無益何不往投策旺喇卜灘我等來時仍未

定其所往也彼有箭手百人子女共三百許
問吳蘭等曰丹濟拉現在何處爾等曾聞噶
爾丹之死否答曰噶爾丹丹濟拉進洪郭爾
聞之于格壘沽英杜喇爾之人者如此不聞
噶爾丹之死驛遞丹巴呈言二十二日暮時
于溫塔地方路中見三人牽馬四匹入山而
去追而執之是二男一婦問曰爾等係何等

人言從伊拉古克三逃出之厄魯特問何時
逃出伊拉古克三何所往言我等二十一夜
逃出伊拉古克三即從此路向薩克薩特呼
里克而去我等之行甚速兩日內即可追及
因我等人少故尋他徑避去為路迢遠取
吳蘭等騎來馬七匹以我等騎來馬二匹駱
駝一頭二十日所食米肉給之計厄魯特人

等自伊拉古克三處逃來以及到大軍軍前
之日宿九夜第十日乃到是以臣等率領大
兵照常前進一面選前鋒二百護軍銃手三
百前鋒叅領侍衛則半之護軍行營協領叅
領則照兵數撥發交議政大臣昭武將軍馬
思喀同叅謀都統齊什統領碩鼐都統石文
炳往追伊拉古克三務期勦滅即遣降人吳

蘭在馬思喀軍中引路外其吳蘭之妻達什
豹察罕又極幼並無所知是以即將丹巴戶
換馬騎給之乘坐交坐塘官員轉遞送至張
家口奏至

上以示議政大臣

收服齊卜齊努特等員外常祿奏言臣偕喀
爾喀伊爾登濟農多羅郡王彭蘇克往收齊
卜齊努特人等于閏三月初四日至嗎兒達
台河收服齊卜齊努特之窩齊爾圖等本月
十二日至魁滕爾河收服齊卜齊努特之孟
克舒稜格俄羅木蘇之俄木布十八日至魁
吞布拉克收服齊卜齊努特之齊齊克土卜
新等問窩齊爾圖孟克舒稜格俄木布齊齊
克土卜新等原屬誰氏之人何以至此地爾

等人數幾何窩齊爾圖孟克舒稜格等答曰
我等乃喀爾喀多羅貝勒汪扎兒祖母菩提
蘇克之人現在弓箭手一百二人婦人八十
六口子女一百三人俄木布齊齊克土卜新
等答曰我等亦係多羅貝勒汪扎兒旗下台
吉額爾克綽克托之人現在弓箭手五十三
人婦人四十一口子女三十七人康熙三十四

年閒噶爾丹至克魯倫劫掠喀爾喀納木扎
爾陀音我等各自逃避至此地方是以帶伊
等與王彭蘇克看視安插于吳禮孫河察至
上報聞
辛卯
上駐蹕新保安城內
革溫保甘度職交刑部

上諭議政諸臣曰溫保居官極惡刻剝百姓至不忍
覩前者彼自謂居官好民甚願之欲為之立碑
今覩沿途之民無不切齒思食其肉况溫保不
比他人曾為學士朕愛惜斯民之意不可謂不
知之甘度居官亦極惡今蒲州之民皆叛入山
中伊等若善民豈肯逃叛乎侯倫往撫如不肯
降即押溫保甘度至彼處處斬再言用兵伊等

居官極惡刻剝斯民朕甚恨之如此貪官若不
誅戮何以懲衆著議政諸臣會同部院大臣議
奏僉謂巡撫布政司有牧民撫綏之專責理應
仰體
聖上保民若赤子之至意溫保居官惡極刻剝小民
至不忍覩沿途之民無不切齒思食其肉甘
度居官亦惡極是以蒲州之民至於反叛

諭旨誠是也應將伊等皆立斬以儆衆人請將溫
保甘度革職今即將溫保嚴拿赴京交刑部
差兵部官一員亦將甘度嚴拿交刑部俱擬
斬具奏
上從之
壬辰
上駐蹕懷來縣城外黃寺

皇太子率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佛倫等來迎。
策旺喇卜灘遣使上書策旺喇卜灘遣使格
巴爾上書同奏到
勅書賜物無任懽忭此地叨安一槪
勅書俱到七十餘年敬守法度至今寧居亦意博
碩克圖汗以爲是何知禮法以彼一人累及
衆庶然而無如達賴喇嘛班禪及

天朝三方威力何也今道法有歸伏祈仍加
慈照又安衆生。
上以示議政諸臣。
甲午。
上駐蹕清河地方。
副都統阿南達報起行赴噶思追丹濟拉日
期阿南達等奏日准行兵部咨云著大將軍

精選兵馬往覓丹濟拉所在招之俱來阿南
達一路兵著撤回查前因丹濟拉携噶爾丹
骸骨由噶思取路往投達賴喇嘛請往噶思
地方以堵截之已經具奏是以臣等率兵于
五月初五日至布隆吉爾初六日向噶思起
行。
上報聞

乙未。
上凱旋京師行告
廟禮。
上自清河起行大設鹵簿。
皇太子率諸王皇子及在京文武大小官員俱蟒
袍補服出郭外五里跪迎道旁八旗護軍驍
騎步軍及京城附近紳衿士庶工商耆老男

婦俱扶老攜幼。陳設香案。於門結綵。各執香
跪迎。
上由德勝門入。詣
堂子行禮畢。由
午門入
宮。見
上諭

寧壽宮問安。
丙申。
召大學士學士九卿入。面諭曰。塞外情形。不可臆
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昔朕欲親征噶爾丹
眾皆不欲。惟費揚古與朕欲討之。後兩次出師。
眾愈不欲。若非朕親統大軍。追襲噶爾丹。使之
少留餘息。彼必復聚。難以遽滅矣。明時為恢復

河套議論紛紜。致大臣夏言曾銑受戮。自朕親
之。此地無甚關係。若控馭蒙古有道。則河套雖
為所據。安能為患。控馭無道。則何地不可為亂
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勝防。專言收復河套。亦
何益乎。至行師之道。調軍轉餉。必一人兼綜其
成事。乃易濟。前西路進兵時。將軍博濟孫思克
等專管軍務。不與餽運。專責地方巡撫等官轉
餉。道後糧餉稍遲。兵丁困乏。致有道殣。頃朕自

门塔至舡站。猶見有遺骸。皆遣鄉導沿途掩埋
朕統大兵。由中路進時。多方籌畫。催督運餉。比
及旋師。無一人受餒。且資給西路之兵。俱獲全
還。又令沿途各站。多貯米糧。雖隨營貿易之人。
皆不乏食。此役寧夏之行。料理糧餉。恐有次第
然後進兵。所以直至回軍。供應皆足。無或稍悞

以此觀之兵食兩事斷宜一手區畫此後倘遇
行師當永以爲法朕又觀塞外運糧最難昔唐
宋及明嘉靖時皆用兵西陲不知當日作何轉
運之法朕此役寧夏之行不用車輛所需駝馬
騾驢悉自京城發往恐有不敷復給公帑採買
預備一切什物皆由官運畧不累民諸臣叩首
奏曰轉餉數千里而不煩民力洵前古所未

有也

戊戌

申飭山陝督撫察吏安民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頃以狡寇噶爾丹未滅調度軍
務親巡塞外因念切民依巡歷邊境所至咨訪
目擊山西陝西緣邊一路地皆沙磧難事耕耘
人多穴居類鮮恒業其土瘠确瘠固已生計維

艱而地方遼遠疾苦無由上聞大小官吏不能
子愛小民更恣横索遂使里井日漸虛耗比年
用兵以來一應軍需動撥俱動支正項錢糧儲
偫供應從不取辦閭閻乃各府州縣官員借端
私徵重收火耗督撫布政使等官又不仰體朝
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
庇又或該督撫庸懦解弛因而筆帖式及衙門

人役無所忌憚擅作奸弊以致民生滋蹙朕心
深切矜惻今外寇已經蕩平惟以綏乂地方拊
循百姓爲急務山陝兩省關係緊要應作何撫
恤休養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以聞奏言欽惟

攷

皇上聖德至仁光昭天壤鴻猷駿烈超越古今猶恐
一民有饑一民有寒連歲蠲免各省正賦數

千萬。併漕糧數百萬。以及積年民欠稅賦。蠲
免不可勝數。
盛德弘恩。亘古未有。如康熙三十年陝西西安等
處災荒。將未報災荒之督撫。當即重處。將
內帑并各省錢糧。協解數百萬。運遣大臣四次賑
濟。其襄陽收貯穀石。復節次遣大臣運送。又
命原任總督河道靳輔。截留漕糧二十萬石。由黃

河輓運。又將大同米運至湖灘河朔。亦由黃
河運至西安。此項漕糧。并襄陽大同等處米
石。我
皇上切念億兆。深謀預籌。於從古未經行運之河。創
運賑濟。又
勅直隷河南湖廣督撫。將流移之民。所到之處。即
令賑濟。遣回原籍。動支正項錢糧。給發牛種。

多方招徠。又將三十三十一二三年賦稅蠲
免數百萬。陝西億萬生靈。即於彼年。賴以全
生。地方安輯。民得復業。又三十四年山西平
陽府被災。
特遣大臣賑濟。又發帑銀修理城郭民居。兼免錢
糧。俾軍民獲有寧宇。近又於甘肅等處。蠲免
糧餉八十餘萬。今歲

聖駕蒞問沿邊疾苦。布德施惠。將保德等州縣衛所
錢糧。盡行蠲免。我
皇上愛民之至。無微不照。即連年逆寇噶爾丹狂逞
塞外。
皇上念切救民。又安內外。
躬統六師。三臨絕徼。且深入荒遠無水草之地。
親行調度。

廟算如神。天人協應。以致逆賊困斃。部落潰散。要
孥俘縶。餘黨盡降。西北萬里疆圉之外。古未
馴服者。罔不懷德畏威。沐浴
聖化。中外臣民。懽忻鼓舞。歌詠昇平。此自古載籍以
來。未之見者也。從來軍興多務。多資民力。我
皇上廟慮周詳。一絲一毫。皆由公帑。不以累民。又
鑾輿所至地方。必廣行蠲免。賞賚優渥。撫恤兵民。淪

肌浹髓。窮鄉僻壤。兒童父老。靡不環繞
鑾前。瞻仰
天顏。歡呼雷動。感激
皇上。永無旣矣。今蒙
聖諭。山西陝西。緣邊一路。地皆砂磧。難事耕耘。人多
穴居。類鮮恒業。其土壤磽瘠。罔已生計維艱。而
地方遼遠。疾苦無由上聞。大小官員不能子愛

小民。更恣橫索。遂使里井日漸虛耗。乃各府州
縣官員借端私徵。重收火耗。督撫布政使等官
又不仰體朝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污。禁革加派。
反多聽徇曲庇。今外寇已經蕩平。惟以綏乂地
方。拊循百姓爲急務。大哉
王言。此誠古帝王視民如傷之盛心。而億萬年長治
久安之要道也。臣等竊思我

皇上蠲賦賑濟。輓運糧餉。愛養元元。至矣極矣。今山
陝里井艱苦者。皆緣督撫有司不能仰體
皇上軫恤黎民之意。橫索小民。借端私徵。重收火耗
之所致也。應請
勅下山陝督撫。仰體
皇上撫恤休養之至意。務期洗心滌慮。正已率屬。嚴
飭所屬官員。摒絕苞苴。嚴禁私徵。革除重耗。

其貪汚虐民者。立行糾參。至筆帖式及衙門
人役揑作奸弊。滋擾地方者。亦必嚴加懲處。
凡有不利於民。應革事宜。督撫即爲確查革
除。或遇水旱災傷。當即奏
聞。不得隱匿。如督撫仍前因循徇庇屬員。不能撫
綏百姓。將督撫革職。從重治罪可也。
上可其奏。

臣謹按山陝爲沿邊重地。疆宇遼闊。山高
土瘠。民俗勁悍。與他省不同。尤
國家所宜加諸意者。
皇上于比歲兩省災傷。多方拯濟。德洋恩溥。既已人
慶更生。至澄清兩省官方。屢更大吏。嚴禁
私派重耗。煌煌
令甲。申至再三。兼之蠲貸頻頒。遐邇胥悅。近又

因
車駕出塞。親見邊土磽薄。民生艱窘之故。恫瘝勤
念。既訓飭寧夏人民謀生之道。禮義之方。
又重飭官箴。期於悉杜侵漁。永除抑勒。務
使小廉大法。上下肅清。蓄於凱旋振旅之
時。即更爲綢繆桑土之計。
皇上洞鑒西陲之土俗民風。優加德意。

聖慮之深長。誠無所不到也。
癸卯。
舉行祭告
天地宗廟山川諸典禮。停止崇上
徽號。先是議政大臣以平定厄魯特噶爾丹武功告
成。奉表奏
賀。事下議曹。詳查典例以聞。至是禮部言。臣等恭

惟我
皇上仁並堯天化同舜日。
至聖作覩萬國咸寧。四海時雍。羣生樂育。惟此厄魯
特噶爾丹狡詐性成。兇頑樂禍。跳梁荒徼。自
外生成。累年以來。擾亂邊境。與臣服我之喀
爾喀爲讐。遂將喀爾喀凌虐侵殺。闌入我境
內烏闌布通之地。與大臣拒戰。爲我師所擊。

大敗。斯特因
聖駕未親蒞軍。致彼脫逃。此噶爾丹。跪於達賴喇嘛
所與威靈佛像之前立誓。再不敢干犯
天朝皇帝之喀爾喀。及邊界人民等語。方免其追剿。
釋之而歸。彼乃背負仁恩。復行狂逞。悖天虐
衆。違蔑誓言。潛入巴顏烏喇地方。奸宄不測。
煽誘蒙古諸部落。

中外擾攘。
諭旨曉以禍福。許其投順。彼仍怙惡不悛。
皇上念此賊若不卽行撲滅。邊境人民必不獲遂其
安養。於是
廟謨乾斷。特申天討。勒兵從三路出
皇上祗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禡旗祭纛。
親統中路大兵。聲罪徂征。逾瀚海。素無水草之地。
由拖克魯倫土喇地方。
躬先士卒。指示調度。
天威所至。噶爾丹聞風喪膽。棄其子女廬舍。中夜潰
遁。

皇上洞察噶爾丹狡詐預定謀畧料其必由西路逃
遁果遇西路堵截之兵盡被勦殺潰散竊思
噶爾丹在遐陬之西肆行兇惡而無忌憚者
數十年
皇上籌畫萬全統率六師一鼓而覆其巢一戰而奪
其魄陣戮其妻孥殲獲其部曲盡收其輜重
賊跳身濱遁殘喘遊魂狼狽困蹙苟延旦夕

雖生猶死厄魯特之殄滅實在此舉矣
皇上仍頒諭旨許其來降而此賊狡黠恃遠猶思負
隅
皇上神謨密運留將軍於塞上駐勁旅於肅州聯犄
角之形窮狡兎之窟皆非衆人所能測度者
也丹濟拉奔敗之餘覬覦餘糧復為我師督
擊敗遁

聖駕于去年冬復親蒞遐方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
經畫調遣恩威並用賊之黨與歸命輸誠者
不絕於道皆加豢養撫恤賊之乞憐於他部
落者皆以計擒獲其使令彼狡一無所施
困迫倉皇已至其極今年春
聖駕復臨遐方西踰寧夏
駐蹕於狼居胥山震揚

天威分布禁旅授諸將方畧盡堵截其逃匿之路必
期戮此小醜其子檻車就縛青海諸人又率
衆來降第巴奏請謝罪丹濟拉及阿喇布灘
丹津俄木布等皆遣人輸誠嚮順賊氣索逆
窮自料擒獲誅戮必不能逃遂於閏三月十
三日服藥自殺其黨丹濟拉等收其孥挾其
骨引衆來歸厄魯特盡皆蕩平噶爾丹父子

皆歛屍成俘。塞外蒙古。盡稽顙歸順。
神功駿烈。顯爍如此。洵亘古之所罕覩者也。從此
塞徼永享清寧。昇平極於萬世。皆由我
皇上又安中外之心。至誠至仁。行健之德如天。而堅
定不移於終始。決勝之智如神。而首尾總歸
於成算。
聖躬三次臨邊。躬擐甲冑。調兵籌餉。備極焦勞。冒暑

衝寒。久歷煩苦。惟以寧民為心。安邊為念。而
聖躬之勞勩。皆所不計。是以昭格
天心。咸迪
烈祖。成功若此之隆也。仰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愛養臣民。則膏澤極其深厚。勵精
政治。則夙夜殫厥心思。文德邁於百王。武功
軼於萬禩。前者征滅反叛察哈爾。平定三逆。

收克台灣。海外咸入版圖。從來未通中國之
俄羅斯。皆已納貢。喀爾喀之三君長。率其衆
數十萬。歸附為臣。今者
親征絕塞。累年之寇賊。一旦掃除。異域之藩部。罔不
臣服。威武奮揚。萬世永賴。
功德巍巍。自古帝王。無能比倫。報至之日。大小臣
工。遠邇軍民。無不懽忭踴躍。巷舞途歌。咸謂

太平之業。從此益增太平矣。臣等詳稽載籍。
曠典允宜舉行。應遣官祭告
天壇
地壇
太廟
社稷
永陵

福陵
昭陵
暫安奉殿
孝陵。其旗纛
天安門太歲砲神。及五嶽五鎮四瀆四海歷代帝
王陵寢闕里等處。俱應遣官致祭。以仰答
天地

祖宗神靈之貺。
皇太后前。應加
徽號。
皇上前。應請上
尊號。以俯慰四海臣民及外藩君長顒望眷切之情。
頒詔天下。
皇上陞御座受

皇太子諸王大臣進表行
慶賀禮。各省文武官員。亦應進
慶賀表文。
聖躬三次臨邊。始終經畫。大功告成。應
命史館編纂平定北寇方畧。昭示無極。此皆典禮
所關。悉宜舉行。以永光史冊。垂憲萬世者也。
議上。

上曰。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其交相不睦。
屢諭和好。乃仍搆釁。致啟兵爭。噶爾丹皆破回
子中之諾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牙爾
欽。哈思哈爾。賽爾門。土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
取降服者千二百餘城。乃好勇戰鬭之國也。喀
爾喀焉能抵敵。是以七旗數十萬衆。一歲之中。
喪亡畧盡。喀爾喀之汗諾顏台吉等。知朕豢養

蒙古夙有厚恩悉皆欵塞來歸其時若不允其
內附恩養得所必皆淪入于厄魯特則噶爾
丹之勢力不言可知矣允其內附而恩養之
噶爾丹必假此釁端與我朝搆難凡此情事皆
經熟籌受納喀爾喀非漫然而為之也噶爾丹
假索取喀爾喀為名遂犯我邊境尚書阿爾尼
帥蒙古兵逆戰于烏爾會之地我師大北噶爾

丹乘勢遂直抵烏蘭布通距京師未及七百里
斯時諸王大臣及國家諳悉軍務之人不在行
間者少矣適朕躬以違和還京左翼軍雖能勝
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以至軍士陣
亡被創者甚衆噶爾丹亦自知其無濟歸路遭
羅瘟疫得還科卜多者不過數千人耳當是時
朕預知其勢雖大損必復稱兵報怨六年以來

烏蘭布通之役時厪朕懷因是訓練軍旅備訪
形勢正經武之時噶爾丹果復舉兵寇掠喀爾
喀之納木扎爾托音於克魯倫之地朕思此賊
不可以尋常寇盜視之詔武臣三品以上咸陳
討賊方畧會同詳議舉朝皆以為難其言賊當
討滅者不過四人朕以為此賊斷當亟圖遂昭
宣大義祭告於

天地
宗社之靈克成厥勳倘事或未成則受喀爾喀之內附
致厄魯特之兵爭其名恐未能免矣糜中國之
脂膏爭朔荒之邊塞其名恐未能免矣遠事征
討窮兵黷武其名恐未能免矣今我師所至
上天佑助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地而豐草蕃
蕪事悉稱意者此皆國家之福將士之勞所致

也。今西北永遠寧謐。其不致蒙徇者所幸矣。自
今以往。務益殫厲精。始終如一。治安之日。愈求
治安。其祭告諸典禮。俱依議。崇上尊號。不必行。
壽和碩顯親王臣丹臻等。上疏曰。臣等恭捧
手詔。敬誦
訓辭。凡厄魯特噶爾丹之始而陸梁。繼而潰北。終
而窮蹙自盡。本末情狀。無不備悉。而
睿謀默運。
親將臨邊。以獨斷決群疑。以至明握勝算。意主於民
安寇息。而初非輕事徂征。功成於德盛威神。
而並無久勞師旅。宣示中外。垂法來茲。
巍蕩之烈。允高千古矣。顧臣下私衷。請加崇
尊號。以光鉅典。未蒙
俞允。臣等不勝驚悚。從來備非常之至德。始建非

常之大業。建非常之大業。斯集非常之顯名。
欽惟十餘年以來。
皇上永清四海。手致太平。下臺灣。滅察哈爾。定俄羅
斯。收喀爾喀。從古未經服屬之疆土。悉隸版
圖。被以聲教。其梗化於朔漠以外者。獨厄魯
特噶爾丹耳。今噶爾丹又復剿滅無有遺類。
其同族之珊瑚腦爾衆台吉。皆刻期來朝。又
素臣服於厄魯特之哈密諸回人。亦皆輸誠
效
命。於是遐塞萬里。罔有不庭。瀛海一家。無思不服。
治化之隆。蔑以加矣。昔年三逆蕩平。群臣請
崇上
尊號。來
旨不允。及收復喀爾喀。又經上請。亦未允行。於時

廷臣再疏陳奏。曾有
諭旨。以噶爾丹尚未撲滅。命將原本收貯閣中。去
年噶爾丹敗後。外藩科爾沁王等。即具疏請
上
尊號。茲噶爾丹旣滅。群臣遭逢昌時。欣覩盛事。合
詞上籲。實出至誠。粤稽在昔。鴻軌肇自二典。
堯曰放勳。舜曰重華。雖於二聖之德無所增

益。而當時尊之。後世述之。僉以爲允協。且我
太祖高皇帝。踐祚初元。即膺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之號。
太宗文皇帝。俯俞衆請。亦進
寛溫仁聖皇帝之稱。臣等謹披瀝悃忱。激切誠懇。仰祈
皇上。遠媲唐虞。近法
列祖。曲鑒下情。特賜

俞允。臣等幸甚。天下臣民幸甚。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上曰。所奏已悉著。仍遵前旨行。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四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五

六月庚戌。

諸王大臣士民等力請

皇上允受

尊號。

仍不許。先是儀曹具典禮。諸王大臣等。恭上

聖神文武大德廣運尊號。

上弗受。至是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滿漢官員及遠

近士民。俱赴

暢春園。力請

皇上允受尊號。

上諭曰。朕御極四十年。雖自始至終。孜孜不倦。而吏

治尚未澄清。民生尚未豐裕。士卒尚未休息。風

俗尚未淳樸。且旱澇災異。亦復相仍。方今外寇

既靖。正宜休息生養。徒加尊號。何益於治。朕蕩

平噶爾丹。機宜未嘗有失。苟天下共能見之。朕

願足矣。其崇上尊號。不必行。毋復瀆奏。

臣謹按

皇上御極以來。撫循吏民。勤求治理。邇者又因厄魯

特肆虐。特行征討。深謀遠慮。致煩

聖駕三次臨邊。

親擐甲胄。籌兵措餉。不避寒暑。獨任勤勞。掃除寇賊。朔

漠永清。誠可謂文德邁於百王。武功超於萬

古矣。前於平定三逆之時。諸王大臣請上

尊號。

皇上雖不允行。但是行

聖躬遠馭。立成大勳。亘古未有。非往事之比。

聖德神功。炳燿宇宙。羣情踴躍。是以諸王大臣吏民。

同上

尊號。祈慰輿情。再三叩請。

皇上旣不俯從。更以吏治軍民風俗水旱爲慮。是卽

古帝王安不忘危。治益求治之盛心。宜其

措萬世於磐石之安也。

丁巳。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發糧接濟追伊拉古

克三庫圖克圖之軍。費揚古奏曰。前因將軍

馬思喀等。追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兵。帶

三個月糧。行裝太重。難以疾行。故令帶兩個

月米。留一月米給後隊兵。近准馬思喀咨言

薩克薩特呼里克郭多里間須行一個月。所

留一月米。乞送至薩克薩特呼里克。臣等現

駐空郭爾阿濟爾罕什喇布里圖候

古問鄉導額爾克等。言空郭爾阿濟爾罕去薩克薩

特呼里克。馱行五宿。第六日可到。是以臣等

撥每翼參領一員。護軍校一員。護軍十名。察

哈爾護軍校一員。護軍九名。綠旗官一員。兵

十名。將馬思喀所留之米。分馱押護。於六月

十五日起行。送往薩克薩特呼里克。奏至。

上以示議政諸臣。

壬寅。

命撤諸路兵。以餘糧交鄂爾多斯王貝勒收貯。副

都統阿南達奏言。臣等因候散秩大臣丹巴

犖息。緩行以休養馬力。遣台吉雲楚木。喀爾

喀台吉帶青巴圖爾哈密爾噶爾旦多爾濟

屬下輝特台吉羅卜臧。西安前鋒署總尉吳

通保。綠旗遊擊楊奇。張當知。筆帖式色兮敦

往給兵共五百名於五月十九日遣行前塔噶思曰臣等徐行至色爾滕地方遇噶爾旦多爾濟使人俄濟通問於策旺喇卜灘還言我來時於布克達額佘哈畢爾罕之吉木思地方過一日程遇丹濟拉有丹濟拉同行人名阿齊圖言欲同俄濟往見舊主噶爾旦多爾濟告之丹濟拉丹濟拉許之故阿齊圖與

我偕來我等五月初九日離丹濟拉前於四月二十七日丹濟拉至吉木色地方遇郭蠻喇嘛哨卒擒丹濟拉哨卒三人遂集兵拒立丹濟拉遣人告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已歿吾欲往投策旺喇卜灘爾喇嘛乃公共之喇嘛也前事皆噶爾丹博碩克圖所行今我欲使人通問策旺喇卜灘乞爾喇嘛遣一能人與

我使同往於是郭蠻喇嘛退兵遣共達爾漢格隆同丹濟拉之土克齊色稜達什於五月初四日遣使於策旺喇卜灘通好丹濟拉本身諸顏格隆拉思倫共帶三百許兵五百許口在郭蠻喇嘛所坐待其使回觀丹濟拉往附策旺喇卜灘之意是真臣等看得俄濟阿齊爾言語甚明彼俟丹濟拉無用且所帶米

四個月日下僅存四十八日米自噶思回至邊上有一月程欲扣米住至十八日撤噶思口哨卒起行而回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應檄副都統阿南達休兵餧馬徐徐而回一面遣馬撥人給糧探丹濟拉果往投察渾阿喇卜灘或逃往他處實音得

旨。據阿南達疏。則丹濟拉在投策旺喇卜灘是真。若阿南達等軍俱回。阿南達暈率兵馬。暫在布隆吉爾等處。採聽聲息。再檄阿南達。作朕勅書。遣噶爾旦多爾濟之人。哈密回子之人。及阿南達家人。全策旺喇卜灘所。其文照朕諭旨。繕寫奏覽。再將阿南達疏。及遣使之故。檄內大臣索額圖。大將軍費揚古。將軍馬思喀等。從坐塘驛路。

休養兵馬。經鄂爾多斯而回。侍郎滿丕。在外日久。亦着回來。着侍郎安布祿。率察哈爾兵。每旗各十名。將領二員。至滿丕所居駐扎。將軍舒恕。亦着回來。前進大兵時。曾令帶四月糧。又令備兩月糧。今大兵既撤。米多餘剩。此米應貯何地。着內大臣索額圖。與于成龍。作速議奏。尋索額圖等。議船站米二千四十三石零。侍郎李鈵米一千五百五十一石兩狼山米五百二十三石零。于成龍等運到郭多里巴爾哈孫米一千一百十六石零。應俟大兵回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後。將郭多里巴爾哈孫米。兩狼山米。令于成龍同大兵運至船站。併索額圖李鈵米。一同收囤黃河向內三十里。鄂爾多斯達顏布喇克地方。交鄂爾多斯王貝勒貝

子公台吉撥官兵輪班看守。即於此米內。照數計月。支給留駐船站大臣台吉額駙官兵。

上從之。

丁未。

大將軍費揚古。奏請暫駐察罕腦爾。以探丹濟拉伊拉古三庫圖克圖聲息。

從之。費揚古奏言。從理藩院咨稱。議政諸臣會議大

將軍費揚古疏開。散秩大臣丹巴等。至巴顏
恩都爾。見僉無厄爾特一人。詢丹濟拉等前
去。已有三十九日矣。追之斷不能及。故遣駱
駝一頭馬四匹。給阿玉什自擇乘坐。賫　臣所
發丹濟拉書。追授丹濟拉。又降人吳勒木濟
等有丹濟拉欲往投達賴喇嘛起行而去。已
至楚庫爾戈必之語。又阿玉什等兄弟妻孥。

畱書於阿玉什。言丹濟拉未必不往投阿喇
卜灘。又將軍馬思喀等咨言。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自薩克薩特呼里克向內。一日行五
六十里而宿。我等簡兵。跡其宿處追來。至吳
爾圖布拉克。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自此
地疾行。一日一百一二十里。此路多石。我等
追者。一日不能過一百二三十里。此三四宿。

追而視之。仍飛馳去矣。且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自所宿磨海圖果兒。已去七八日。不能
追及。不可徒費馬駝之力。是以我等自磨海
圖河流曲處。于五月二十三日。率兵而回。我
馬疲瘦者多。徐徐休養以往。今丹濟拉伊拉
古克三庫圖克圖。未知去向實音。不便遽議。
應檄大將軍費揚古等。俟將軍馬思喀等之

兵。與伊等會齊後。著伊公議。或當遣使。或當
退兵。聽伊等斟酌而行。得
旨。前者遣內大臣策旺諾爾布。散秩大臣巴當阿。兩
路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緣兵馬糧餉。扣
數發去。是以指地疾往。限日立歸。此馬思喀之
所灼知也。費揚古遣馬思喀時。並不扣數輕裝
限日。所發官兵太多。是以重滯。不能追及伊拉

古克三庫圖克圖。昨丹木巴哈什哈歸。朕亦知
其勢斷不能獲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曾諭議
政諸臣。今果如朕所諭矣。此事准如所奏。著檄
內大臣索額圖副都統阿南達知之。欽遵到臣。
查得先是散秩大臣丹巴。奉使于丹濟拉。以
臣所發書。給其同行拉思倫使人阿玉什。自
楚庫爾戈必。使往追丹濟拉。額齊奇爾寨桑

入奏而回。到軍中後。臣等遵
旨。即以
勅書。使齊奇爾寨桑賚捧往尋。于五月初四日。已遣
起程。併交前次
勅書。與察哈代。往撫丹濟拉。至額克阿喇爾等處。遍
尋不遇丹濟拉。回至軍中。臣等共商。將原降
勅書。仍令察哈代賚捧。務必往覓。以

勅書授丹濟拉親收。于六月初一日。給之糗糧羊隻。
遣使起程。又以
皇上所降招撫
勅書。交前次厄魯特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使人賚
捧遣回。近于五月十五日。又以臣等招撫檄
文。給趙山四格子。往撫阿喇卜灘丹津俄木
布等。屢經遣使賚送

勅書招撫檄文。往赴丹濟拉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
今並無當發文遣使招撫之事。又散秩大臣
丹巴等。直至楚庫爾戈必。並無丹濟拉蹤影。
大兵直追至磨海圖郭兒。不能追及伊拉古
克三庫圖克圖。皆遠遁潛逃。目下大兵無當
行當止之事。臣等即當回師。但趙山四格子。
差往招撫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已將四十

日矣官兵所帶食剩之米猶有一個月零七日察罕腦爾至郭多里之間當行二十二三日除出行時食米仍剩十四日之米于成龍等奉
上諭解驛作飯以食商販及絶糧人從之米有未用之百餘石現隨軍中若將此米增給官兵則可食至二十日且察罕腦爾等處水草又佳

是以臣等共商將官兵移進環察罕腦爾住二十日以養馬畜而候聲息此間若招致厄魯特則收之押護而來若二十日內無聲息則臣等率領官兵于七月十二日起程而回至達爾漢親王諾內喀爾喀親王善巴等情願自備四個月糗糧前來効力諸王貝勒公台吉之糧僅存一個月且無事可行故皆遣回前以察哈爾八旗官兵之馬瘦故奉
旨俱留之于守米之地此二百官兵額請情願効力前進而來今無事可行且伊等出外日月已久亦已遣回奏至
報聞

七月庚辰

將軍馬思喀奏請率大兵自郭多里過歸化

城進張家口馬思喀等奏言臣等六月二十九日率兵發馬徐行而回但自船站渡瀚海來路七八站無草今我軍若仍行此路兵丁馬駝必致困乏乃問鄉導額蘇克阿南達曰大將軍向郭多里來路水草何如答云此路水草好但兩日瀚海無草不佳是以率兵自郭多里經歸化城路進張家口已經報部又

于六月三十日。奉到理藩院咨稱。奉
旨。著將軍馬思喀兵。由坐塘之路前來。臣等即當遵
旨從坐塘之路。往鄂爾多斯爲是。但自寧夏來時。所
喂肥壯駝馬。渡瀚海而來。無草之故。馬駝臕
落。目下軍中馬駝。臕雖尚好。行程遥遠。俱已
疲乏。若仍從此路而往。駝馬必至羸瘠。其事
顯然。且駐劄船站內大臣索額圖等咨言。爾

等兵馬。何月何日。當到船站。須預爲知會。以
便檄知總督吳赫。備船。黄河之水已漲。爾等
兵馬。當分隊陸續到來。前渡爲宜。但黄河水
漲若分兩次渡。則需數日。又問額赫克阿爾
達曰。鄂多里至歸化城。須行幾日。伊等言兵
行一月許。是以臣等願得率兵。仍自鄂多里。
經歸化城之路。進張家口。奏至。

上以示議政諸臣。
辛巳。
定喇嘛丹巴色爾濟等罪。先是有發
皇太子。查奉差西域之喇嘛。逐一取供來奏之
旨。至是理藩院奏言。
皇太子率理藩院堂司官。及大學士阿蘭泰尚書
馬齊。在旃檀寺。召集默爾根綽爾濟各寺廟

喇嘛。詬詈而問之曰。汝等以已故之達賴喇
嘛。誑言尚在。觀此行事。尚不如犬。犬見生人。
猶能吠之。今爾等。究何所用。默爾根綽爾
濟供曰。我乃一最小班第。蒙
皇上殊恩。授爲住持大喇嘛。達賴喇嘛已故。而我以
人言。奏云尚在。我有何辯。我眞不如犬矣。又
問默爾根綽爾濟曰。爾於今年正月初一日。

供言保奏達賴喇嘛尚在明係交通第巴供曰我於順治十八年得見達賴喇嘛以後更不曾見前因造金塔我曾有殊爲可疑之奏今達賴喇嘛已故我有何辯問丹巴色爾濟曰

皇上謂爾有能可用信而遣之爾屢往屢歸奏言達賴喇嘛相晤相見三十四年之行仍言達賴

喇嘛尚在又語諸大臣云達賴喇嘛乃活佛不忍見喀爾喀厄魯特破壞入定而避之今喀爾喀厄魯特皆破壞已完所以出定矣今年又云達賴喇嘛尚在奏于

皇上此處云何供曰我二十四年同阿齊圖綽爾濟與達賴喇嘛覿面論事三十年達賴喇嘛立於樓上我實親見之我並無語諸大臣達賴喇嘛乃活佛不忍見喀爾喀厄魯特破壞入定而避之今破散已完所以出定等語令諸大臣謂我有此等之言而尼麻唐庫圖克圖又奏言達賴喇嘛已歿十六年此我當死之時已到我有何辯除前者出使達賴喇嘛之人有坐湯端朱克嚕卜楚垂音札木素格隆已故羅卜藏格隆溫布札木素格隆垂聘溫

咱特外問伊什格隆彭蘇克格隆根敦林辰阿旺扎木素巴咱爾喇木札木巴曰爾等俱係由差達賴喇嘛之人爾等節次啓奏之言

皇上皆記之一槩從實供來伊什格隆供曰我於康熙二十三年同彭蘇克喇嘛前去見達賴喇嘛在樓上二十九年去而回我聞彼地人言俱以爲尚在據我看來似乎達賴喇嘛已故

亦曾啓奏。三十三年去而回。言達賴喇嘛已故是眞。曾同主事查海。開摺啓奏。三十四年。又去而回。我以爲喇嘛規矩。年幼則坐禪。今達賴喇嘛已老。仍入定而又出定。以此觀之。殆必有他故。亦曾啓奏。今年正月。以達賴喇嘛出定行賀禮。必有一他故。亦曾啓奏。前者我在達賴喇嘛處。不特使我相見。於四月初十誦經之日。衆人皆會。在五層樓上。紗帳洞中。見一老喇嘛。我向不識達賴喇嘛。亦不知其是否。此事亦曾啓奏。徭木齊根敦林辰供曰。我三十二年。副垂喇克格隆而往。未嘗見達賴喇嘛。阿旺扎木素供曰。我二十六年。副俄木布丹津而往。在樓之上。使我見之。以爲達賴喇嘛云。原未嘗識之。是以不知其非。三

十四年。副伊什格隆而往。未嘗得見達賴喇嘛。我因爲副。亦未嘗啓奏

皇上。巴哈爾喇木扎木巴供曰。我二十八年。往見達賴喇嘛。立于樓上。是實。亦曾啓奏。我亦何疑

垂音扎木素格隆供曰。我十五年。副巳故喇嘛朱喇齊格隆。朝見達賴喇嘛。其時達賴喇嘛。鬚髮皆黑。二十二年。我副羅十臧格隆而往。第巴令我遠立。望之稽首。香烟繚繞。所見不明。阿齊圖格隆供曰。我去三次。俱見達賴喇嘛。不知其假。故奏言尚在。如果知之。何敢誑奏。因拿丹巴色爾濟。併其徒弟。禁于該部兩處房屋。封鎖看守。外端朱克噶卜楚病故。

阿齊圖綽爾濟拏

旨革去綽爾濟名號。議處。併拿同丹巴色爾濟議處。

至黙爾根綽爾濟巴咱爾喇木扎木巴前奏
達賴喇嘛尚在亦應將伊等同丹巴色爾濟
議處奉
旨黙爾根綽爾濟未嘗親往不過傳言轉奏免其議
處巴咱爾喇木扎木巴係親往著一併議處在
案查丹巴色爾濟阿齊圖格隆巴咱爾喇木扎
木巴俱係大喇嘛

皇上特簡以爲有能可用信任之而使于達賴喇嘛
乃知其巳故而謂之尚在覿面論事目擊是
實通同第巴誑奏殊爲可惡坐此情罪應將
丹巴色爾濟阿齊圖格隆巴咱爾喇木扎木
巴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家產人口入官以丹
巴色爾濟巴咱爾喇木扎木巴徒弟交黙爾
根綽爾濟安置京城各寺廟以阿齊圖格隆

徒弟交歸化城彭蘇克喇嘛安置彼處寺廟
至大喇嘛伊什格隆前去兩次同查海啓奏
言達賴喇嘛巳殁彭蘇克格隆奏言不識達
賴喇嘛不知是否阿旺扎木素乖喇克格隆
德木齊根敦林辰俱言不見達賴喇嘛俱無
庸議至羅卜臧格隆溫布丹津扎木素格隆
乖聰溫咱特端朱克噶卜楚俱巳病故亦無

庸議奏入得
旨丹巴色爾濟從寬免死革去住持大喇嘛抄沒家
產單身發往盛京住棲一廟阿齊圖格隆各處
差遣効力從寬免其死罪抄沒革去住持大喇
嘛准住其本廟巴咱爾喇木扎木巴乃小喇嘛
俱從寬免其死罪抄沒革去大喇嘛餘如所議
癸未

命許台吉衛寨桑龔格等入貢喀爾喀土謝圖汗請
以其祖母族人厄魯特托爾果特阿玉什等
之子孫四十餘台吉比照其族中台吉請
安進貢理藩院議不准行
上許台吉衛寨桑龔格俄波俄欽車卜登三都卜俱
如土謝圖汗奏請准其請安進貢餘如所議
丙戌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先歸先是六月初七日大將軍
伯費揚古感冒傷寒遺紅三次不能率兵前
行具本來奏得
旨大將軍費揚古朕特諭恩賜一到費揚古不必等
候大兵即歸著馬思喀既見宋住後率人兵養
馬徐行而歸交議政諸臣與內大臣明珠會議
具奏衆議如

旨具奏
上從之特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覽奏朕衷不勝隱惻今噶爾
丹既死諸事俱畢兵今亦當撤所遣丹濟拉吳
爾占札卜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數人所往何
處有確聞之時發檄取之無不解來之事如早
聞爾體不佳朕當另有裁處近者丹巴哈什哈

歸方聞爾足痛乘轎而行目下爾所到察罕腦
爾距邊哨有幾許遠雖不知所在何處朕聞之
即撥醫人食物給驛遣往朕此諭到速具爾病
勢如何來奏特諭尋費揚古疏曰蒙
聖上手書
諭旨臣伏枕俯跪開讀捧接
恩賜食物望

闕叩頭謝
恩竊思臣何等人蒙
聖上優擢付以非常大任屢叨
皇上殊恩
重賜不可勝計且臣以疾病纏綿不能領兵前行具
奏
聖上即惻然憐憫

手書
溫諭
賜以醫人種種食物從驛傳致臣讀
溫諭嘗
賜物兩目俱明病勢都減即如復舊時顏色肢體不
勝懽忭
聖上似此

隆恩寵眷不但前古所未聞雖父之愛子何以加茲
聖上俯恤
高厚之恩雖即肝腦塗地誠不能報于萬一也臣無
任懽忭謹奏謝
恩疏至
上以示議政諸大臣費揚古又一疏曰六月二十二
日臣以身病不能率大兵偕行且官兵但駐

二十日即歸故以官兵交將軍馬思喀臣於
六月二十四日轉身徐行俟
旨俟部文到日即檄將軍馬思喀等欽遵
上諭而行外併奉
旨奏
聞臣病少痊原由臣身下紅全住寒病豁愈但患病
將及三閱月消減極弱身無寸力食物不能

消化。心內發熱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始覺
食物消化。其熱亦止。今胸中甚覺清爽但目
下須人扶之而立兩足顫慄腰與兩膀猶痛
醫言病今已愈。膀胯之痛不能起立乃血氣
虧損之故。俟血氣漸復流通。自然愈矣臣逢
盛世遇
明主。洊叨

皇上殊恩異數不可勝計。今又以臣病之故。
特賜手書
溫旨。
賜以鹽醃兩種鵝肉。生豚。鹽醃鹿肉。兩種鹿尾。醉鮓
魚。包瓜。酸王瓜。萊菔。醃菜。芥菜。鮮王瓜。萊菔
鮮萊菔菜。小米。稻米。諸物。臣讀
溫諭。食
御賜之物。皆塞外所未有不勝慚忭發病前行益力
圖報。臣急思望見
皇上天顏。中心專篤。故得見
天顏之前。可冀臣病俱痊顏色復舊仗
聖上福澤。今臣生命可以無礙矣。又臣自邊哨起行
第十九日至郭多里。自郭多里第二十二日。
至察罕腦爾。大略計之。察罕腦爾與邊哨相
距兩間有二千三百餘里。奏至。

上報聞。
戊子。
喀爾喀曼達爾什來降。喀爾喀扎薩克圖汗
屬下蒙古曼達爾什。率男婦一百六十餘人。
來降
皇上將軍孫思克爲之奏

聞。理藩院奏先遣筆帖式。令孫思克撥官。同護送京
城。
上從之。
丁酉。
為勦滅厄魯特噶爾丹。
太和殿告成。
頒詔天下。是日。

上御太和殿。
皇太子率諸王文武官員等。以
太和殿告成。並勦滅厄魯特噶爾丹。上表行
慶賀禮。表云。伏以
聖武布昭。撻伐大安民之烈。
神謨廣運。永清成服遠之功。中外敉寧。遐邇欣忭。恭
惟

皇帝陛下。
至仁育物。
大勇除殘。屬狡寇之跳梁。歷
鑾輿之屢駕。決機制勝。指揮悉本於
宸衷。布澤宣威。聲教盡通於絕塞。正荒服來同之日。
值
殿工巍煥之初。喜溢千官。懽騰四海。臣等恭際昌辰。

欣逢
盛治。伏願
河清海晏。億萬年衍有道之祥。
日升月恒。千百國慶無疆之福。臣等瞻
天仰
聖。無任懽忭之至。禮畢。遂
頒詔天下。

詔曰朕君臨天下夙夜孳孳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初未嘗有岐視中外輕事兵戎遠伐異域之事厄魯特噶爾丹向與七旗喀爾喀同奉職貢嗣因兩國交郄搆兵喀爾喀汗等爲所敗竄入關內附噶爾丹乃借辭追擊闌入我邊境恣行狂逞朕屢頒勅諭令其悔悟自新而狡寇不知省悟益肆鴟張其逆謀不測實有偪處近

塞窺何中原之漸朕思此寇包藏禍心倘不即行撲滅則異日必緣邊設防重滋民困何如及時聲討立靖根株於是昭告

天地

宗社躬統禁旅不憚勤勞三出塞外去年夏賊踞克魯倫河自度力不能抗倉皇宵遁朕親追至土喇河適西路大兵遮截其後擊敗之於昭木多賊勢大挫冬月復駐蹕鄂爾多斯收撫其降衆遏絕其外援而賊益困蹙機會所在刻不可失遂以今年春西巡邊境從寧夏出塞遣發大兵兩路進剿而青海烏思藏人等皆先後輸忱自効哈密國人又俘獻噶爾丹之子於行在噶爾丹窮迫已極一聞大軍壓境計無復之隨於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據諸料敵成謀適相

符合自此寇氛蕩滌邊圉永安而朕爲民除害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亦可曉然共諭於天下臣民矣武功告成之會正太和殿鼎建工竣巍煥方新臨御伊始協氣集於九重觀瞻肅於萬國是用覃敷慶澤以上答

郊廟

社稷之靈下協中外人心之望於戲懋武功而敷文德

聿臻熙皞之風。建縠極而鞏皇圖。永慶平成之
治。誕告中外。咸使聞知。
詔款內。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優陞為
一等公。西路官兵。自參贊以下。實授章京以上。
各給一拖沙喇哈番。襲一次。所有功牌。分別另
敘。護軍校驍騎校。各加一級。食俸兵丁俱議加
恩。西路進勦綠旗官兵。自將軍提督總兵官以

下。兵丁以上。俱議加恩。三次出征官兵。及西路
進勦官兵。所借官庫銀兩。免追。三次俱出征官
員。各加一級。兵丁俱議加恩。滿洲蒙古漢軍。於
軍前陣亡者。給與官職。外藩四十九旗兵丁。於
中西兩路。隨征押運牧馬安站掘井修路守糧
兵丁。俱賞給銀兩。八旗効力行間。年老辭職傷
廢官員。察給半俸。滿洲兵丁。行間効力。帶傷殘

廢開任。及老疾開任者。俱加恩賜。在京滿洲蒙
古漢軍馬步兵丁。俱加恩賜。出征病故閒散三
品以下官。概加恩䘏。傷廢辭職官。年尚未老及
傷廢退甲兵丁。酌給銀米。外藩蒙古閒散三品
以下官。出征病故者。概加恩䘏。外藩蒙古効力
行間。傷廢退甲者。亦加恩賜。五嶽四瀆。歷代帝
王陵寢。先師孔子闕里。俱遣官致祭。內外大小

官員。概予封贈。進士舉人。選用壅滯。令分缺銓
授。三十八年鄉試。三十九年會試。增中式額。正
貢作恩貢。次貢作歲貢。監生免坐監一月。官員
現議處分者。奏明寬宥。流徙人犯身故者。骸骨
准其回籍。盜賊就撫者免罪。嚴察驛遞騷擾。賑
濟鰥寡孤獨。察舉山林隱逸地方人材。督撫狥
庇所保舉官員者治罪。關係河漕情罪不赦。封

飭大吏各條奏地方利弊。禁關稅橫征。察獄災
失實。懲治豪蠹規避差徭。牽連待質久禁人犯
情可矜疑者。審明請釋。除十惡死罪及情罪重
大者不赦外。其餘盡行赦免。

乙巳。

命尚書席勒納等往給外藩四十九旗恩賞。理藩院

奏言。

恩詔內一欵。外藩四十九旗兵丁。比年以來。出征巡
汎甚爲勞苦。其中西兩路隨征押運米車牧馬
安站掘井修道。及看守米糧在軍未曾得賞者。
每人每年各賞銀六兩。給與三年。已經得賞者。
每人每年各賞銀六兩。給與二年。其未出征兵
丁。除富戶外。不堪度日者。每人各賞銀六兩。給
與一年。其外藩蒙古。出征病故閒散三品以下

官亦照行恩䘏。其効力行間傷廢退甲者。著加

恩賜。臣等查得四十九旗呈送印結移文內開。
中路隨征喀喇沁多羅都稜郡王扎什旗下
兵一千名。喀喇沁公善木巴拉西旗下兵二
百九十九名。隨敖漢額駙查木蘇出征兵九
名。隨克西克騰台吉木輪噶爾弼出征兵十
六名。隨烏朱穆秦貝勒巴木巴旗都統阿爾

楚克兵二名。共出征兵一千三百二十六名。
每人賞銀六兩。給與三年。計該銀二萬三千
八百六十八兩。中路押運米車看守牧馬掘
井修道兵。兩喀喇沁。兩翁牛特。兩烏朱穆秦。
兩阿覇垓。兩阿覇哈納。兩蘇尼特。克西克騰
出征兵三千四百七十四名。在軍中每名給
過銀伍兩。應每人賞六兩。給與二年。計該銀

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兩。隨西路大將軍隊
出征。歸化城兩旗。鄂爾多斯六旗。三吳喇忒
毛明安。四子部落共兵一千七百二十九名。
每人賞銀六兩。給與三年。計該銀三萬一千
二百二十二兩。隨大將軍進發。在西路安驛守護
米糧。看守牧馬掘井。鄂爾多斯六旗三吳喇
忒喀爾喀達爾漢親王。四子部落。毛明安。共

兵九百四十名。每人賞銀六兩。給與三年。計
該銀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兩。
皇上第二次駕幸鄂爾多斯。自李蘇設站。至大將軍
軍前。共安二十三驛。歸化城二旗。吳喇忒三
旗。喀爾喀達爾漢親王旗。毛明安旗。共出征
兵一百五十名。在軍中每名給過銀伍兩。應
每人賞六兩。給與二年。計該銀一千八百兩。

四十九旗貧窮。不堪度日兵。共二萬二千七
百二名。每人賞銀六兩。給與一年。計該銀十
三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兩。以上共該銀二十
五萬一千七百九十兩。此內或有增減之處。
臨賞之時。察明散給。此項銀。應二路分遣大
臣。賚銀前往。會同各該扎薩克察明。逐一散
給。務使得霑

朝廷實惠。查歸化城兩土黙特。六鄂爾多斯。三吳喇
忒。毛明安。喀爾喀達爾漢親王。四子部落。等
旗。爲一路。應賞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十兩。其兩喀
喇沁。敖漢。克西克騰。兩烏朱穆秦。兩翁牛特。
兩阿覇垓。兩阿覇哈納。兩蘇尼特等旗。爲一
路。應賞銀九萬一千兩。此二路。應令兩大臣。
將獨石口現貯銀十三萬八千三百二十兩。

分携前往。其不敷銀三萬三千四百七十兩。
行戶部咨取帶去。又十科爾沁。兩土默特。柰
曼。喀爾喀羅布臧貝勒旗。兩札魯特。郭爾羅
斯。杜爾伯特等旗為一路。應賞銀八萬兩有
奇。即令出喜峯口。大臣行咨戶部帶去。此賞
給銀兩。用兵部驛遞車輛裝載出邊境後。取
殷實蒙古車輛裝載。至出征病故閒散三品

以下官員。及効力行間傷殘退甲人等。此處
無案可稽。即令前去大臣詳察到日。再議加
恩。其應遣大臣。恭候
皇上簡用。
上命著庫勒納哈牙爾圖努赫去。餘如議行。又以往
戍吳爾揮地方科爾沁九旗。兩烏朱穆秦。兩
蒿齊忒。兩巴林。兩札魯特。敖漢。兩土默特。克
西克騰。阿魯科爾沁。共披甲二千一百三十
五名。應否給銀請
旨。
上曰。不必給賞。
八月辛卯。
命將羅卜臧端魯卜交通伊拉古克三死罪。發大喇
嘛默爾根綽爾濟等處。分別安置。先是理藩院。

會同三法司。議奏交通伊拉古克三之衛徵
喇嘛。喇克巴格隆。游喇圖。蒙素。羅卜臧丹臻。
丹臻額木齊之徒弟等二百餘人。及衛徵等
家中所有資產人口。差官查明解到後。奴僕
財物入官。已為喇嘛之徒弟。發往
盛京廟中。交大喇嘛安插。議上。奉
旨留中。至是理藩院奏曰。監禁奸細羅卜臧端魯卜

案內。奸細尼克塔俄木布。及通線衛徵喇嘛
送書朱拉圖達爾扎。知情孫魯卜額爾克俄
木布班第俱病死。又躧門者。係收受叛人財
物。不行舉出。故台吉諾爾布之妻。及其子牢
張嗎爾丹等。奉
旨寬免。發回歸化城。其監禁者。係奸細羅卜藏端魯
卜。尼爾巴格隆。通線喇克巴格隆海喇圖裴
素羅卜藏丹津。又躧門者。係衛徵喇嘛徒弟
沙塔里家人克什圖。和濟格爾年台。奉
旨盡行釋放。羅卜藏端魯卜等六喇嘛。暫置妙音寺。
沙塔爾等四人。暫寄部。右衛監禁衛徵喇嘛
徒弟內。現在一百四十三人。交歸化城彭蘇
克喇嘛安插在案。除病故奏
旨寬免。奏准安插人等不議外。衛徵喇嘛家口財物

仍照前議臣部差官一員查明解到後入官。
出首奸細之回子巴圖哈什哈。仍照前議撥
入正黃旗蒙古軍中食護軍之糧。此地暫置
羅卜藏端魯卜。尼爾巴格隆。喇克巴格隆。海
喇爾裴素羅卜藏丹津。滚楚克格隆。六喇嘛。
交默爾根綽爾濟。分置各寺廟。暫留衛徵喇
嘛之徒弟沙塔爾。交歸化城彭蘇克喇嘛家
人克什圖。和濟格爾年台。入官。交內務府。奏
入
上從之。
辛酉。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厄魯特蒿爾旦多爾濟
奔逃副都統阿南達奏言。臣差護軍校阿奇
納於六月十六日。自色爾騰前去。令從布隆

吉爾。重整所設驛站。將留貯之米。運至長馬
爾地方。阿奇納七月十六日來。迎見臣等於
西欣之地。告云。我料理驛站及米之事已畢。
六月二十六日。至噶爾旦多爾濟所居西欣
地方驛站。以待大兵。二十八晚。噶爾旦多爾
濟。親身至我寓所。謂之曰。來。有事與言。我不
之知。欲出而相見。二三十人執我奪馬駝而
去。我一僕人及驍騎校齊倫一蒙古僕人留
於驛中者。皆被殺。噶爾旦多爾濟言。今若釋
汝去。必致漏洩。並不柰何汝。俟離邊稍遠。方
可釋放。携行三日。至布隆吉爾。給以馬與糧
而釋之。問阿奇納曰。噶爾旦多爾濟逃去之
故。曾有所聞否。下人曾有何語。答曰。逃去之
故。所往之地。未嘗當某前言之。不知其故。臣

即親身率兵往追噶爾旦多爾濟。至布隆吉
爾哈喇烏蘇地方。據坐塘撥什庫邊代來報
云。噶爾旦多爾濟逃去時。其屬下人經過本
驛。來奪馬畜。與之交戰。我同伴小撥什庫巴
顏及綠旗兵二人。俱受傷。搶五驛之馬一百
六十許匹。及兩撥什庫之馬二十匹。駱駝二
頭而去。又丹濟拉來降
皇上。故先遣齊奇爾寨桑前行。噶爾旦多爾濟遇之。
綑綁前往。留之於者爾渾台地方而去。我見
之。令齊奇爾寨桑乘驛赴京矣。臣因丹濟拉
來。恐彼恰遇噶爾旦多爾濟。故遣夸藍大衛
格納等。選滿洲綠旗兵共四百名。以追噶爾
旦多爾濟。迎丹濟拉。至噶爾旦多爾濟屬下。
現在招降人內。有應取來者。與我軍一齊帶

至肅州。交孫思克博濟解往。在綠旗守備孫一貴等招降奨能巴圖爾等共一百九口。及歸降

皇上者。有輝特台吉羅卜藏屬人。共八百口。喇嘛阿喇木札木巴阿喇木班。共三百口。俱有坐騎。故以喀爾喀厄魯特兵一百五十名。交台吉俄木布額爾德尼等。由邊外挐裝徐行。致之賀蘭山等處候

旨。奏至。

上曰。噶爾旦多爾濟。乃誠心降附之人。去歲使人來重加恩賜。斷不逃遁。然而伊等以耕為業。今棄其田禾。忽然逃去。必有不得已之情。著交理藩院議。行文將軍孫思克博濟等。務必詳察明白具奏。尋議曰。據阿南達撥發官兵。追噶爾旦多

爾濟。迎月濟拉。應無庸議。驛站關係重大。應行文將軍孫思克等。如被刦驛站事務緊要。作速添補馬匹。不得悞事。將噶爾旦多爾濟逃去情由。詳察明白具奏。至策旺喇卜灘處亦應將噶爾旦多爾濟逃去之事。撰

勑發諭。

上從之。

勑諭策旺喇卜灘曰。噶爾旦多爾濟率其屬眾。誠心來降。安插耕種。今忽留其下人。盡棄田苗逃去。其去必有不得已之情。務期查明其故。朕於噶爾旦多爾濟。畧無責備之意。倘在汝地。欲居於彼此窩齊爾圖車陳汗之孫。爾可收之。好加撫養。如欲歸來。即行遣回。朕於此降旨。令收噶爾旦多爾濟遺留人等。特諭。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五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六

九月癸未。

厄魯特丹濟拉等來降。先是理藩院奏准副都統阿南達咨言。據回子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報稱丹濟拉原與郭蠻喇嘛向在德白色克地方。彼見

皇上勅書到六日後。挈裝內行。其附近諸顏格隆設

爲詭計。隨行二日。次日上馬。詐言各覓其物遂劫去丹濟拉行裝。策旺喇卜灘兵到。復劫之。策旺喇卜灘之兵。爲首者。乃額爾德尼布木之子車稜端多卜。與度牢占林辰托克塔晉布等。率千許人。往扎郭蠻喇嘛所。噶爾丹骸骨。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及程貝臧布其妻與幼子。諸顏格隆。皆被策旺喇卜灘所差班

皮等被奪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往投策旺
喇卜灘衆。策旺喇卜灘執吳爾占扎卜色稜阿
巴等。阿喇兒拜白經死。車林布木往投丹津
俄木布丹濟拉於六月十五日至哈密城。我
迎之入。五六日後丹濟拉有一夥伴。叛敵人
而來。九日後丹濟拉之子多爾濟塞卜騰至
我供應丹濟拉牲畜糗糧。撥我長子郭帕白

克送丹濟拉面
聖。已於六月二十八日起行。丹濟拉人口共七十有
九。報至奏
聞。
上命該部檄阿南達迎丹濟拉等來。交將軍孫思克
發兵護送至是理藩院員外郎喇都渾迎取丹
濟拉等。行至可汗鐵領地方。遇

劄奏
聞。
上以丹濟拉向係有名之人。授爲散秩大臣。其子多
爾濟塞卜騰授爲一等侍衛。俱安插張家口外。
後俱編入察哈爾旗分佐領。其屬下人等。酌其
可用者。盡令披甲。給與錢糧
乙未。

命中路西路軍前効力人員。准其先用。吏部奏言
中路西路軍前効力監生。俟烏蘭布通軍前
効力監生用完之日再用。謹奏請
旨。
上曰。西路之兵。大克噶爾丹之賊。効力甚多。中路之
兵。深入追逼。故噶爾丹驚迫。逃竄而去。今將伊
等後用。所議不當。應先用西路人員。次用中路

人員俱用爲闌布通監生。
命中路軍前効力鄉導護軍叅領等官。俱加一級。
兵部以中路軍前鄉導護軍叅領等官。俱應
加一級具奏請
旨。
上從之。
辛丑。

以驛站捐助馬匹交鄂爾多斯牧放。運米駝馬。
撥給直隷驛站。都察院都御史于成龍等。運
米事竣回京。奏曰前因鄂爾多斯驛站馬匹
羸瘦。故於運米馬內。每站選給五匹。助彼馳
報。今驛遞奔馳。俱至瘦損。鄂爾多斯王董羅
上言此馬若從遠趕回。道斃必多。請暫畱水
草佳處牧放。俟肥腯後。候調解還。是以暫畱

之於鄂爾多斯地方。至臣等運米駝馬。行路
遥遠。亦皆羸瘠。除選用外。其餘仍請交兵部
太僕寺喂養。
上諭爾等與兵部太僕寺會議來奏。議曰。運米帶來
牲口。除前選擇價給八旗兵丁自備馬匹欽
額外。其餘無殘疾者。應撥給直隷驛站。照例
估價報部。駱駝交太僕寺喂養。有殘疾者。俱
交運米官員折價交戶部。
上皆從之。
癸卯。

議內大臣索額圖擅撤兵馬驛站。罪。兵部奏
曰。准解站畱後內大臣索額圖咨稱。近奉
旨云。內大臣索額圖已無所事。著星速回京。多羅
額駙阿喇卜灘台吉德木楚克仍俟青海衆台

旨偕來。是以令額駙阿喇卜灘德木楚克暫留此地。職親率護軍一百二十名。并帶官馬。起行赴京。其橫城口至湖灘河朔所設驛站。職親往一齊撤回。職等由張家口進邊。爲此奏

聞。

上曰。此命索額圖獨來耳。今索額圖盡撤一百二十名護軍官馬驛站而來。則青海衆台吉來朝之

事。仍有未全。著兵部及大學士議奏。集議曰。奉

旨命索額圖單身獨來。今將驛站官兵盡行帶回不合。青海衆台吉來朝之事。猶有未全。應令照舊設驛。都統阿什坦噶爾馬等。率一百二十護軍及官馬而還。已有數日。應著住扎湖灘河朔。俟青海衆台吉來朝歸去後。令伊等回京。著索額圖單身速來。到日。該部明白取供察議。

上從之。尋索額圖至。問之曰。奉

旨著汝單身自來。而汝盡撤兵丁官馬驛站者何也。供曰。奉部文因某不復有事。著作速回京。多羅額駙阿喇卜灘台吉德木楚克。仍著俟青海諸台吉。某愚昧無知。撤回兵馬驛站。亦有何辦。查青海衆台吉來朝之事。猶有未全。

而索額圖遽撤驛站兵馬。不合。坐此應銷去所加一級。罰俸一年。奉

旨。索額圖著從寬免其銷去加一級。罰俸一年。

十月乙酉。

以喀密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爲部長。給之印綵。議政諸臣奏曰。據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疏言。噶爾丹地方。有土克齊哈什哈等來。

已經擒解。又聞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
爾在巴喇思庫兒四圍捕獸。臣令長子郭帕
白克率兵執之。又有達什爾鄂木克圖哈什
哈二十餘人。滾占之使人恩客達爾漢寨桑
等三十人。亦盡執之。今將塞卜騰巴兒珠爾
之乳父徵忒和碩齊噶爾丹之乳母之子丹
濟丹卜鄂倫帶達爾扎及兩使本身。差臣子

白奇白克解送。如噶爾丹近來。可執則執之
聞。但臣既擒塞卜騰巴兒珠爾。厄魯特必不悅臣。
如彼不來。探實奏
而我哈密又復單薄。用是危懼。伏乞庇而安
之。且臣所畏者策旺喇卜灘也。所
皇上降勅。勿使害臣。又懇給臣
勅書。保我地方。俾有所恃以無恐。又懇移我回子。

屯於肅州。以便朝覲往來。使臣地聲息傳致
住扎肅州之人。告知肅州總督之人。則臣奏
章。及貿易者。併地方諸信。俱得至
聖上之前矣。查額貝都拉誠心向化。屢擒噶爾丹使
人來獻。又奏言願竭力効勞於
聖上。殊為可嘉。應議叙以示
皇上眷恤之至意。回子風俗。與蒙古無異。應將伊屬

下人。照各部落。編為旗隊。授達爾漢白克額
貝都拉為一等部長。食俸掌印。又其子郭帕
白克白奇白克。亦經効力。亦應授為二等部
長。協理旗務。俟來年草青之時。理藩院差官
二員。酌帶肅鎮識路之人。乘驛前往。同達爾
漢白克額貝都拉照定例分編旗隊。又請以
其子郭帕白克率一百人。住扎肅州。應准所

請許其住扎。此項回子。擇賢能之人為首。回
地方官管轄。巡察住扎人民數目。開明報部
注冊。印交禮部鑄造印文。該部請
旨給賞銀幣。戶部支取應賞達爾漢白克額貝都
拉銀一千兩。蟒緞四疋。片金四疋。表紬二十
四疋。裏紬二十四疋。印成之日。并銀幣差理
藩院官一員乘驛同郭帕白克送至將軍孫
思克所。孫思克酌撥標下官兵送往達爾漢
白克額貝都拉可也。
上是之。賜額貝都拉管轄哈密國印。遣郎中布爾賽
齎付往編旗隊。郭帕白克又奏曰。臣自哈密
來時。臣父語臣曰。
皇上如准給印。汝可再請給纛。如准給纛。則葉爾欽
吐魯番等回子聞之。必共羨我之得恩眷矣。

又請曰。請安進貢。俱乞自肅州乘驛。交部議
准。
上允之。纛用紅。有應報聞之事。准十五人乘驛。
戊子。
以軍法斬四格子。兵部理藩院會同三法司奏
曰。四格子趙山前奉
旨差一人於丹津俄木布。差一人於阿喇卜灘。告以
噶爾丹之死。且招撫之。身與俱來。如事不成。或
半途而返。著大將軍即於彼地立斬示衆。今四
格子歸。雖稱我與趙山同至阿喇卜灘所。趙
山留彼地。給我以丹津俄木布之垂朱爾台
吉為鄉導。至河通呼爾哈地方。糗糧坐騎俱
無。回至額黑阿喇兒。食路棄死牲肉。步行而
回。但四格子乃奉

旨効力。告以噶爾丹之死。招撫丹津俄木布身與
俱來。而出差之人也。理應遵
旨。往撫丹津俄木布身與俱來爲是。竟不到丹津
俄木布所。但至阿喇卜灘所居。前行七日。即
借稱糧騎告乏而歸。情罪殊爲可惡。應將四
格子立斬示衆。奏入得
旨。趙山至所指之地。其事已竣。著令歸家。四格子

既於阿喇卜灘處。給之鄉導。十日之程。即是所
指之地。而竟不到。著將四格子立斬。
乙卯。
遣使賫
勅招撫丹津俄木布。理藩院奏曰。先是大將軍公
費揚古疏言。臣等至瀚海克克爾地方。有厄
魯特丹津俄木布差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兒
達爾俄木布等男子十人。婦女一人。騎馬二
十二匹。駱駝七頭。來告曰。我等乃丹津俄木
布所差使人。爲覆奏
聖上
勅旨而來。問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兒達爾俄木布
等曰。丹津俄木布奏章之外。與爾等有何言。
丹津俄木布在何地方。距策旺喇卜灘所居
有幾日程。爾等何日起行。告曰。丹津俄木布

謂我等云。凡有所言。皆在奏章內。並無他語。
丹津俄木布住河通郭爾磨多地方。策旺喇
卜灘住波羅塔拉。此兩間。有二十日程。阿喇
卜灘住喀喇伊齊思地方。距丹津俄木布所
居有六七日程。阿喇卜灘策旺喇卜灘所居
之間。有十二三日程。我等於六月二十日。自

河通郭爾磨多。起行。取丹津俄木布奏章。視
之。有馬尼圖賫到
勅旨。臣擬定往與策旺喇卜灘合。故遣人於策旺
喇卜灘。求彼轉達策旺喇卜灘言。一憑
上命如何。無用我轉達。想
皇上必加眷恤也。等語。是以令彭楚克車陳白克阿
兒達爾鄂木布乘驛。交授什庫奈鐙代併丹

津俄木布奏章奏
聞。
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政諸臣奏言。俟彭楚克車陳
白克阿兒達爾鄂木布到日再議。
上許之。令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兒達爾鄂木布已到。
問之曰。丹津俄木布來投
聖上乎。居目下所住河通郭爾磨多地方乎。抑往策

旺喇卜灘處與之同處乎。奏章之外。令汝等
有口奏之言乎。阿喇卜灘使人諾顏格隆與
汝等同往。何以不來乎。告曰。我等與諾顏格
隆同賫
聖上勅書。於五月二十五日至阿喇卜灘所居呼里
木圖之地。以
勅書示阿喇卜灘。阿喇卜灘言。吾已見

勅書矣。可使丹津俄木布覲之。速於十五日內來
同我之人。往送奏章。因以
勅書授我等。我等賫
勅書於六月初十日至懸地。追及丹津俄木布示
以
勅書。自彼地西南行三日。至河通郭爾磨多之地。
因我等同伴少。而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阜

晚將到。故令我等待之。將於其中撥數人與之偕行。及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到。乃撥六人與我等同行。授以蒙本。而語之曰。我適馬尼圖賫到

勑書將往吾兄策旺喇卜灘所。爾等為我賫奏前去。六月二十日。自河通郭爾磨多地方。遣我等起行。我等行十日。至班地。聞阿喇卜灘使

人已行。思往阿喇卜灘處。迂而且遠。又逾十五日之限。我等是以不往過之。卽向此而來。阿喇卜灘使人。路中並無稽留之處。想俟我等。故日久也。諒必來矣。目下丹津俄木布所居河通郭爾磨多地方甚冷。不可久居。我等來後。殆遷至其兄策旺喇卜灘處去矣。求賞語我等來投

聖上之言奏章之外。並無他言上奏。又問之曰。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何時到汝所居之地。彼住丹津俄木布所乎。抑往策旺喇卜灘所乎。抑來降

聖上乎。人幾口。馬幾匹。汝等欲居此乎。抑回丹津俄木布處乎。告曰。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以六月十六日。到我等所居之地。阿卜都賴額爾克

寨桑者。回回國人也。雖有所愛地方。亦存諸心而已。口言之可乎。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有俟我等歸。彼來進貢之語。共有三百餘口。牲畜亦多。我等乃奉差使人。爾此與遣回。惟

聖上裁奪。查丹津俄木布向與策旺喇卜灘不合。今巳無所歸矣。當遣人招之使來。前有丹津俄木布下厄魯特來降。現居此地。請於其內擇

人賫
勅往諭再於侍郎安布祿處將彭楚克車陳白克
等所爵八人內酌遣同行伊等坐騎口糧著
安布祿於附近部落湊取給遣
勅文內開換擬將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兒達爾鄂
木布送往歸化城會彼夥伴將帶來貨物貿
易以候奉差之人奏入

上准之差羅卜藏丹巴賫
勅前去其
勅丹津俄木布文云
皇帝勅諭台吉丹津俄木布曰朕前聞爾與噶爾丹
分析游行故差黑色馬尼圖齎勅諭以來降必
使富貴優加愛養爾如同阿喇卜灘往歸策旺
喇卜灘朕亦不之究著明白覆奏如兩無所歸

欲於額黑阿喇兒洪郭羅等處據險竄伏朕斷
不容必刻期破之爾使人諾顏格隆藏布額爾
克俄木布阿旺達什等來奏云倘噶爾丹至我
近地我必擒而殺之歸降聖朝又以劾靑使諾
顏格隆藏布賫去諭爾雖不能擒殺噶爾丹而
身率屬下來降亦必使之富貴而優養之毋疑
毋阻今爾竟不往歸策旺喇卜灘仍另自游行

豈因爾向與策旺喇卜灘不睦有歸噶爾丹之
事故不便復歸策旺喇卜灘乎今噶爾丹身死
國亡生擒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又擒伊拉古
克三庫圖克圖今爾不速來漸至日久則爾生
計亦漸迫若爾率屬下星速來降朕必加以厚
恩優榮愛養目下丹濟拉車陵等來降俱使得
所而愛養之爾亦當聞之詳矣今軫念爾無所

歸。生計窘迫。欲使衛所之意。爾當籌之。速來歸
降。毋貽後悔。為此特遣爾幼時服役識認之人
羅卜臧丹巴齎勑往諭。

丙辰。

命監候回子俱從寬釋放。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前以回子間諜之事。正法
者二人。遣回者二人。監禁者至今尚存。問厄魯

特來降之要人。及丹濟拉等。俱言無遣回子為
間諜之事。前以敵國之人。潛居內地。以為間諜
而執之。今噶爾丹已滅。下人悉降。應將監候回
子。從寬免死。朕已諭刑部諸臣矣。伊桑阿等奏
曰。
聖諭極當。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誠頌揚所不能盡也。

戊午。

遣使齎
勑招撫阿喇卜灘。理藩院奏曰。阿喇卜灘疏言。黑
色奉差齎到
勑書。內開。臣當兄弟同居。臣曾遵
旨。通使渾台吉。亦答使與臣使同來。語之曰。我輩
先宜各自游牧。故因奇壁兒巴思湖多魚。臣

往居其間。又蒙
諭臣諸顏格隆。令臣至彼地。臣不勝懽忭。臣身原
欲即往與之一處游牧。將諸事上奏
聖明。因臣妻扎兒大病。今年不能親身往覲。微賤小
人。何敢有違
上旨。不但臣當然。即渾台吉亦當遵
旨。況天下之人。無不各以其疾苦上奏

聖明者不論所居何地總之請
安進貢者也今阿喇卜灘原與策旺喇卜灘不睦下
人無食窮無所歸故以為當招阿喇卜灘使
之來應遣阿喇卜灘使人諾顏格隆臧布及
其偕來留於歸化城之達什俄木布賚
敕使歸臣部揀賢能筆帖式一員乘驛將諾顏格
隆送至侍郎安布祿所將伊等坐騎糗糧著
安布祿於附近部落酌量發給遣行
敕文交內閣撰擬奏入
上允行即差諾顏格隆臧布達什俄木布賚
敕而歸其
敕阿喇卜灘文云
皇帝敕諭台吉阿喇卜灘曰朕前聞爾與噶爾丹分
拆游行故遣黑色馬尼圖捧敕諭以來降必使

富貴而優養之爾如偕丹津俄木布往歸策旺
喇卜灘朕亦不之究著明白覆奏如兩無所歸
欲於額黑阿喇兒洪郭羅等處據險竄伏朕斷
不容必刻期破之爾使人諾顏格隆臧布額爾
克俄木布阿旺達什等來奏云倘噶爾丹至我
近地我必擒之執之我等歸降聖上而已又以
敕書使諾顏格隆臧布等賚去諭爾雖不能擒
殺噶爾丹而身率屬下來降亦必使之富貴而
優養之毋疑毋阻今爾疏言蒙諭來降不勝懽
忭即欲親往上奏一處游牧諸情節因臣妻扎
兒大病是以今年不能親身往覲不論所居何
地總之請安進貢者也以此觀之則無懇降誠
意尚在首鼠兩端而今時事爾心所灼知者也
丹濟拉車陵等來降朕則大加寵眷策旺喇卜

雖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爾，投朕所差使臣，爾
當深思之。至於一概來降人員，盡皆恩養，使得
其所。此項情事，爾皆詳聞之矣。爾如欲他往，勿
復望加爾厚恩顯榮之事，毋貽後悔。今憐爾無
歸，廹於生計，欲使得所，爾當熟籌之，作速來降。
為此，即遣爾使人諾顏格隆臧布達什俄木布
賫勅特諭。後壬午年，阿喇卜灘來降。

上賜宴及銀衣袍，封阿喇卜灘為郡王。
命於洪郭爾阿濟爾罕周圍游牧。阿喇卜灘奏曰：
臣等被策旺喇卜灘劫掠，無食無衣，窮困已
極，死在日前，蒙
聖上屢差大臣近臣救濟，賞給糗糧牛羊牲畜裘服
鍋帳等物，俾得重生。今來請
萬安，又蒙
皇上俯恤，沿途給食乘傳，差侍衛携驅馬來迎，而臣
阿喇卜灘一到，即
賜宴，差近臣賞以臣阿喇卜灘所未經見
御用珍服白金，今又優封為王。
聖恩救我衆庶重生，俾以榮顯，
天地高厚之
恩，誠此生所不能報，但期臣阿喇卜灘之身，及臣
屬下人員子孫，世世捐軀効力而已。謹請謝

恩。至臣屬員，今即請授官職，編為旗隊，恐彼心志
未寧，應一二年後，再請授官職，編為旗隊。
上是之，許阿喇卜灘謝恩後，使阿喇卜灘另為部落，
下編旗隊。
已未，
命授車克楚奇薩木拖沙喇哈番。

上諭兵部曰。去年中路軍前。差車克楚奇薩木往探
噶爾丹營壘。伊等身臨視之而歸。故授車克楚
奇薩木俱以拖沙喇哈番。伊等同行諸蒙古。亦
皆授之官職。其時未經諭明該部。即著爾部議
行吏部。部議應給車克楚奇薩木
勑命。
上是之。

辛酉。
從寬免布爾哈圖祁泰死。發黑龍江。
議政諸臣奏曰。前准將軍馬思哈咨言。副都
統祖良璧軍前西安驍騎布爾哈圖祁泰奏
旨交職使之効力。而並不効力。故同至郭多里巴
爾哈孫已交副都統阿蘭泰
上曰。俟會議之便議奏。欽此。查布爾哈圖祁泰乃翁
金守米之兵。遇敵不戰而走。今又不遵
旨効力立功。應擬布爾哈圖祁泰立斬奏入奉
旨。布爾哈圖祁泰。俱從寬免死。依例械繫。發黑龍
江當差。
壬戌。
蠲免山西康熙三十七年地丁銀米。
上諭戶部曰。比年出師討寇。總爲中外生民。永圖休

息。故不憚軍輿征繕之煩。遠臨邊塞。其一切飛
芻輓粟。皆動支正供額賦。不使累及閭閻。獨大
兵牧養馬匹。及三次師行出入。皆經山西地方。
緣邊各州縣衛所。固皆勉力急公。其餘諸郡。雖
非師旅所經。亦有協辦轉輸。行賚居送之事。又
該省歲屢不登。谷價翔貴。民間生計。甚屬艱難。
朕乘輿頻臨。目所親覩。軫念殷切。未嘗一日釋

懷。昨歲曾有諭旨。俟噶爾丹殄滅之後。誕布德
音。渙敎厤澤。今寇氛盡滌。遐境輯寧。是宜格外
加恩。用綏黎庶。康熙三十七年。山西通省地丁
銀米。著一概蠲免。爾部移文該撫。令嚴飭各屬。
實心奉行。家喻戶曉。務俾深山窮谷。均沾朝廷
德惠。倘或借端徵派。澤不下究。事覺定行從重
治罪。爾部卽遵諭行。

癸亥。
磔誅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等。先是工部侍
郎常綬等奏言。六月十五日。臣等至策旺喇
卜灘所授之
敕書賜物。臣等謂策旺喇卜灘曰。台吉爾昔有擒
斬噶爾丹等之奏。
皇上亦特遣我等宣

諭。使台吉興兵擒斬噶爾丹。噶爾丹雖死而丹濟
拉乃噶爾丹一體之人。今近至爾地。台吉旣
發兵往征。當將丹濟拉本身噶爾丹男女。及
其骸骨。幷取畀我。策旺喇卜灘言。我厄魯特
風俗。兵機戒預洩。六月二十八夜半。策旺喇
卜灘遣其寨桑托卜齊來告曰。往征丹濟拉
之兵未到前。丹濟拉覺之。率妻子十五人。向

哈密遁去。追之不及。獲噶爾丹男女。又伊拉
古克三庫圖克圖。率百許人。已至額尒哈畢
爾罕地方矣。臣等次日。見策旺喇卜灘謂之
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乃本朝人。得罪逃
歸噶爾丹。凡召禍端。與之者。此人也。台吉假
我兵二百。往擒之。策旺喇卜灘言。我發兵授
諸大人。卽至漏洩。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未

必不逝當密差往討丹濟拉之兵陡然前執
之噶爾丹之子及其母亦併發去我已擒獻
噶爾丹之子其已灰之骨無用之女豈復有
所愛惜但我風俗不警無用之女子至噶爾
丹之骨我不沉之水則棄之野即往送
皇上亦無異也想
聖主亦鑒許之也是以臣等七月初五日起行迎往

十四日至庫色木素克地方策旺喇卜灘使
人彭蘇克丹津喇木扎木巴喇嘛多爾濟察
桑等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本身及其弟
扎博克孟克里噶爾丹之子車陵三督卜及
其母布林交付臣等授之而歸伏惟
皇帝廟謨預燭噶爾丹之死其遺孽必走策旺喇卜
灘既遣臣等又審

諭行事之策無不符合遠邦感戴即擒逆賊祗獻
西北諸蒙古土魯番哈密等國大為驚異即
臣等亦不勝驚異伏
聖上威德廣播遐方臣等往來略無阻悮得
旨據常綬等奏言索噶爾丹之女而不與常綬等
乃特遣之人何以不索取而竟歸至吳爾占扎
卜阿巴寨稜阿爾丹又何以不索取而來著伊

等將不行索取併其行事原由逐一開明具奏
至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執彼以來彼有何言
一併開明具奏常綬等奏言臣等六月十五日
見策旺喇卜灘宣
旨曰朕親率數路大兵出征噶爾丹此行但討先
叛之人兵到爾境勿疑勿懼並不侵爾至勅中
雖命爾與兵征噶爾丹但爾國鄰近哈薩克諸

國為爾之俘恐兵興乘隙失爾妻子乎噶爾丹下人離散在爾地者亦有之如有願歸我者即付我等如在吾地有願歸爾者告於在差大臣記明來奏諭畢策旺喇卜灘言乞諸大人少待聲息至歸人之事請俟我奏使格色爾歸來不能即付臣等又見策旺喇卜灘言台吉令我等少待我等已待數日矣或與或不與竟

無决絕台吉如與我等則我等攜之而去如不與則我等奏之

皇上矣策旺喇卜灘言丹濟拉已遁至中國不必言矣請以噶爾丹之子相付鍾齊海乃無用之女噶爾丹乃已灰之骨我土風俗不以為讐不便相付臣等言中國律例大凡叛人不存其後不留其尺必窮究掃除

皇上親統大軍將出征討若不獲此必不中止今台吉不與則台吉前所奏擒殺噶爾丹之語大背而前此台吉奔走之勞皆虛矣當細思之至歸我之人何必待格色爾當即交發我等策旺喇卜灘言噶爾丹乃我仇人我既執其子畀之無用之女已灰之骨豈復有所愛惜但我土風俗與無用之女已灰之骨為仇人

必嗔之故不畀爾等至歸人之事應俟格色爾不能即與以是為詞竟不之與臣等聞吳爾占扎卜色稜等在策旺喇卜灘所謂策旺喇卜灘曰目下噶爾丹地方來投台吉者皆我之仇俱應畀我至欲歸我之人亦應併畀我在我土者有欲歸爾之人台吉可語我奏之

皇上。策旺喇卜灘言。給人等來。當待格色爾不能即
與前言已畢。夫復何言。臣等言台吉所給之
人。既欲待格色爾相付。則我等待之。策旺喇
卜灘言。我有當奏之事。故差格色爾往奏。不
能速授爾等。臣等又見策旺喇卜灘言已圖
爾額爾克濟農噶爾旦多爾濟等。俱歸降
皇上。已極顯榮。青海衆台吉。今皆已降。台吉乘時歸

主。倚之為生。必極顯榮。與衆迥異矣。策旺喇卜灘言。
我自始至終。盡悃誠而事
皇上。即今亦但仰戴
皇上而已。是以我不必效法青海衆台吉也。我意中
自以為所行已極善矣。諸大人之出此言也。
豈以我前所行有未善乎。臣等言已圖爾額
爾克濟農等。歸降

皇上。已極顯榮。台吉果歸降
皇上。倚之為生。必更顯榮。與伊等迥別。如衆人皆降
至於顯榮。台吉獨如此。能安處乎。況哈薩克
國與爾為難。我等此言。大有益於台吉者也。
良時不可失。故我等陳其所見如此。台吉當
深思此言。策旺喇卜灘言。總之但以悃誠事
聖上而已。不必效法他人也。續執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交付臣等。臣等語之曰。當將伊拉古克
三庫圖克圖下人。全交我等為是。策旺喇卜
灘言。請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及其諸弟
相付。他人皆無用之人。不必交與。臣等語之
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乃本朝之人。其下
人亦不可不與。其諸弟諸子妻妾下人。及降
我之格壘沽英之子。吳巴什之妻。俱畀我為

是策旺喇卜灘言。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乃
爲首之人。併其諸弟。付爾等足矣。其他皆無
涉之人。不必相付。遂將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其弟托博克孟克里。及噶爾丹之子車陵
三魯卜。其母布林。及程貝臧布保母察罕交
付臣等。又達爾扎納親哈什哈之妻色稜達
什訴於臣等曰。

聖上使我與丈夫完聚。故與吳爾占扎卜之母。一齊
發放。今聞我丈夫自哈密擒解
御前。乞大臣帶我歸去。與我夫完聚。臣等遂諭之。亦
攜之而來。問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供曰。蒙
皇上恩恤小人。因前蒙
世祖皇帝。有准我去住隨意之
旨。且水土不服。故不奏

皇上。而往青海。我問之達賴喇嘛。第巴。當往何處爲
宜。彼令我當往厄魯特去。又值噶爾丹遣使
人喇馬扎卜來召我。我是以往歸噶爾丹。問噶
爾丹至杭愛左側游牧。我曾往語之曰。爾於
此地游牧。大不是矣。
雲端者。請
皇上遣侍衛克什圖使於噶爾丹之時。我曾遣人名

皇上安。且陳奏我來此之故。後在克魯倫。
皇上差阿喇卜灘之兄宣
諭溫旨。我曾訓噶爾丹當差好人。進奉
聖旨。爲是。噶爾丹破敗之後。我又差人名羅卜臧喇
什者。請
皇上安。陳奏衷情。在古爾班賽堪地方。待之三月。我
差人不歸。故往歸丹濟拉。彼往征丹濟拉之

兵所擒不能負荷
皇上洪恩罹此大罪應作何處治。一唯
聖斷我有何辭因臣等與藏旺喇卜灘言詞繁多欲
俟到京之日再奏是以僅將執噶爾丹之子。
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事奏
聞。今奉
旨著將臣等行事始末。逐一奏明。謹奏。

上命議政大臣會議具奏。至是會議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孟克里托博克三人。擬凌遲。程貝臧
布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徒弟羅卜臧多
爾濟二人擬斬。婦人布林察罕白噶爾旦多
爾濟處帶去。鄉導諾木齊交該部。得
旨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孟克里托博克凌遲處
死程貝臧布暫緩決。有要言問之今即取來。伊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徒弟羅卜臧多爾濟隨
其師而行與彼無涉。著免死。布林察罕兩婦人。
鄉導諾木齊交該部。議政大臣又奏曰。先是侍
衛巴布希津巴遇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劫
掠襏襏之時。托博克與皮裘及馬一匹。使巴
布希衣之而歸。為此奏
聞。得

旨。托博克暫緩凌遲。問托博克果與則宥之。尋解
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到後。集諸王以下蒙
古王文武大臣官員喇嘛於黃寺。磔誅伊拉
古克三庫圖克圖孟克里。問托博克給巴布
希津巴裘馬是實。免其死。
命免鄂爾多斯處分。照常敘功。理藩院奏。鄂爾多
斯運米坐塘遲悞。議將王董羅卜貝勒顧祿

什希卜貝子根都什希卜公杜稜等革爵。
上曰。鄂爾多斯兵丁。雖有逗留後各皆効力無所失
悞王董羅卜等俱從寬免議罪仍照常叙功。
以鎮國公蘇努爲貝子。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從軍三次大小臣工著各
加一級鎮國公宗室蘇努三次從軍於烏蘭布
通之役左翼出戰又甚力衆所共知。公蘇努著
陞一等爲貝子。仍留都統任爾等可即宣旨。
乙丑。
命叙昭木多破賊功爲上上等。兵部奏曰先是大
將軍公費揚古以昭木多臨陣京城右衛西
安衆官兵每人給功牌二次。交在臣部。臣部
請
旨。或作一次叙或作兩次叙得

旨。著作一次叙敵人游牧而來驟到即奔此可謂
之擊敗乎。所謂擊敗敵人者。擊敗堂堂正正相
持不動之敵。始謂之擊敗也欽此。請將此一枝
兵作上上等軍功議叙奏入。
上從之。
丁卯。
西寧總兵官韓弼奏報赴
闕請朝青海諸台吉入邊日期。韓弼奏曰。恭惟
皇上德威遐播聲化覃敷溥天之下。莫不來朝。獨有
無知賊寇噶爾丹螳臂當車。肆行悖逆。大小
臣工。或以爲當剿或以爲不當剿。議論不同。
皇上神謀獨斷。上協
天心。
親行征討寇隨勦滅若非

天地篤生神聖之人焉能如此生殺中窾
浩浩蕩蕩頃刻之間建立大勲自此之後天下之
人益仰戴
威德而抒誠恐後矣前
聖駕在巡寧夏青海諸台吉即奏請赴
行在朝見
皇上念遠方蒙古炎暑來朝恐水土不宜

特諭立秋之後來京入
覲諸台吉欽遵前
旨呈報入邊日期臣仰體
皇上柔遠之心思外方蒙古初至我疆不諳條例偕
西寧道劉殿衡預在鎮海營關口會同
欽差喇嘛都統等俟之於安門之地為首台吉扎什
巴圖爾彭楚克等大小台吉率其部落頭目

而來於九月十八日進邊口後臣等即集諸
台吉宴之至西寧後又集於公衙門宴之給
以豬羊牛酒等物撥標下官兵送至莊浪交
涼州總兵屬下官兵挨次遞送諸台吉至西
寧讌會之日官兵士庶無老無幼皆言
皇上威德齊天故能統一萬邦亘古以來未有如
今世之隆盛者街衢喧頌除將諸台吉來降蒙古

數目查明依例造册送理藩院外謹以諸台
吉入邊日期奏報
命下所司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六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七
十一月甲申。
命議敘督運諸臣。時吏部請議中路西路督運于
成龍王國昌等罪。
上曰。于成龍王國昌李鈵喀拜辛保范承烈喻成龍
此役俱有効力之處。從寛免議罪。仍著議敘。於
是于成龍等七人入謝

恩奏曰。臣等庸劣無能。轉輸多悞。自分莫逃罪譴。
敢云有裨軍需。乃
皇上功邁古今。量同天地。生全
曲賜。議敘重加。凡此格外
殊施。真屬從來異數。拜
恩畢。陳謝悚惶。具奏尋兵部奏曰。中路西路寧
夏三路軍糧得以運到者。皆

皇上神謨內斷。指示周詳。克奏大勲。運米官員有何
勞勩。但
皇上念此輩効力。特霈
恩綸。許其議敘。則總河于成龍安徽巡撫李鈵甘
肅巡撫喀拜山東巡撫王國昌督捕侍郎喻
成龍刑部侍郎辛保內閣侍讀學士范承烈
等。俱係總督運務大臣。應加四級。至三路運

米塹道官員。內專管一事者。亦有之。兼理兩
事者。亦有之。効力一次者。亦有之。効力兩次
者。亦有之。身往効力。又捐助驝馬車輛者。亦
有之。伊等効力多寡不同。而所到之地。又有
遠近不便一概議敘。應將中西兩路運米塹
道官員。分為四等議敘。寧夏運米官員。分為
兩等議敘。至應從

御營官員所到地方。亦與運米人等一例議敘運
米而又墊道者兼理兩事。應視其所到地方。
加一等議敘劾力兩次者。一次視其所到極
遠驛站議敘外。其一次不論所居何項。俱加
一等議敘監押三路銀米緞茶車輛及牧馬
守米人員雖非專管運米者。但彼親身既經
劾力。亦應視其所到地方議敘運米墊道官

員內。有急公捐助車騎者。視其所捐數目議
敘。至噶禮在衆人未到之前。運米先到。奉
旨准先陞用。應將噶禮一同先到之人。雖在二等。
亦俱以一等議敘。原任巡撫布顏努。原任副
都統色赫。布政使劉暟。贊善朱大業。鳴贊薩
克蘇。俱奉
旨記名之官。其內在二等者。亦俱以一等議敘。將

伊等議叙時各視所到地方分等。一等者俱
從
御營阿達哈哈番栢天祐等八人。中路第三十站
至第三十九站專管運米廬鳳道佟鋐秀守
備盛天祉等五十一人。中路第二十三站至
第二十七站運米而又墊道正黃旗佐領李
樹德。河南學道張仕可。饒州府同知李育德

等四十人。西路第三十站至四十八站。運米
御史勒貝員外郭琛等二十八人。自寧夏運
米至郭多里巴爾哈孫等地方者。運到叅領
郭朝楨。佐領于起鳳等二十二人。以上一等
人員內。現任官以應陞之缺即用。其大寮無
應陞即用之缺。應加四級。其候缺考職者。缺
出即用。功加外推者。以守禦所千總用。革職

降級者復原官原級効力閒散人員授五品
頂帶榮身二等者愿從
御營通政司左參議鮑復盛等六人中路自第二
十五站至二十九站專管運米御史顧素郎
中甘文炳等四十一人中路自第十六站至
第二十二站運米而又登道阿達哈哈番于
永禧等四十人自寧夏運至船站阿達哈哈

番吳食督捕司務德明等二十三人以上三
等人員內現任官加三級候缺考職者補官
之日加三級功加外推者以衛千總用革職
効力人員給六品官頂帶榮身三等者愿從
御營鑾儀衛治儀正張國勳等三人中路第十六
站至第二十四站專運濟東道朱士傑開封
府知府張國卿等四十六人中路自第八站

至第十五站運米而又登道東昌府知府侯
居廣安慶副將韓世臣候缺同知李梅等七
十二人西路第十六站至第二十三站運米
御史色德禮等十八人以上三等人員內現
任官加二級候缺考職者補官之日加二級
革職隨旗上朝者亦加二級功加外推者以
營千總用革職効勞人員給七品官頂帶榮

身四等者愿從
御營直隸巡撫標下千總李進等二人中路自第
八站至第十五站專運博興縣知縣陳之琦
等十八人中路六站至七站運米而又登道
守備張龍貴等五十四人西路第十三站至
第十五站運米員外郎桑格等四十二人以上
四等人員內現任官加一級候缺考職者補

官之日各加一級功加外委者以營把總用生員准入監革職効勞者給八品官頂帶榮身至中西寧夏三路專管墊路押護米車守米牧馬員外王登魁佐領吳汝翼遊擊郭榮副將劉官統張文煥及候缺革職功加外委人員貢生監生生員兵夫工匠閒散人等人各不同効力亦異或加級或紀功或以營千

總把總用或給頂帶榮身請逐項詳盡不遺纖悉至應議敘官員內捐助馬騾二匹者紀錄一次八匹者加一級駱駝一頭作馬二匹或車八輛作牛四頭或羊四十隻作馬一匹有多捐者照所捐數目議敘如此各隨勞勣議敘則凡効力急公官員無不家

皇上浩蕩之恩矣奏入

上曰運米機宜雖朕所指授但于成龍等先効力數次著加四級仍授一拜他喇布勒哈番色黑著還其副都統之職布顏努以侍郎用餘如所議

丙戌

命吳巴爲一等台吉管部長事理藩院奏言喀爾喀部長一等台吉默爾根帶青車陵病故其缺應補據其次子瑪爾瑪扎卜呈稱我父遺

言使我繼襲曾語默爾根濟農王顧祿什希公蘇泰伊爾登以此兩部長爲証其長子吳巴呈稱我父病後使我管旗務給我祖遺佛像銀盆爲據出征噶爾丹時我曾領兵前往我父病篤我母及弟瞞父而致書於蘇泰公使之爲証查王貝勒公台吉部長俱長子承襲應將車陵部長一等台吉使吳巴承襲

上從之。

己丑。

使甘州駐防官兵歸西安。大學士伊桑阿等。為
西安滿兵一千。原留將軍孫思克軍前。駐防
甘州。請暫戍蘭州。
上曰。今邊境無事。西安滿洲官兵留戍甘州者。著復
歸西安。

戊戌。

命以什喇卜額爾克叛裔。即賞給捕獲之台吉博
羅烏納罕等。理藩院奏曰。前台吉什喇卜額
爾克妻呈稱。慈都叛逃時。帶我屬裔三隊而
去。王彭蘇克納木占。公車卜登等。共分之。乞
皇上收取此項屬裔。給還於我。臣部遣員外博羅卯
往從之。今博羅卯覆稱。查什喇卜額爾克屬
裔。貝子阿南達旗下有羅卜臧陶賴等十二
戶。公車卜登有班達爾沙阿思希卜等八戶。
王納木扎兒有班扎爾等十三戶。烏拉哈達
地方。有色稜等二戶。趁食還伊等人戶。及什
喇卜額爾克之妻同居顧祿二戶。共三十八
戶。五十七丁。一百五十五口。在正白旗游牧
章京多爾濟扎卜。其納木扎兒王旗下台吉
巴哈阿海。彭蘇克王旗下台吉博羅羅卜臧

額爾德尼阿海博思烘綽罕。俱在克魯倫河
外古爾班地方。王彭蘇克帶我往古爾班之
薩喇什保台地方。覓之不見。已經從去王彭
蘇克言等。大天寒不知去向。難以尋覓。請從
此歸。我差人緝獲再報。查王納木扎兒。遣人
於博羅烏納罕。而博羅烏納罕。已徙至俄儸

羅卜藏額爾德尼阿海等言。憨都逃去時。王
彭蘇克差人。令我等追剿。我等即率兵往追
及之於俄儼之地。與戰收其屬裔。俟我等往
請
上安。俟
台再給。今問王彭蘇克言。憨都逃去時。我差護衛
穆扎噶爾於博羅烏納罕。博羅烏納罕。羅卜

藏額爾德尼阿海巴哈阿海。綽哈博恩烘等。
領兵至俄儼地方。追及憨都。與戰而擒之。此
雖什喇卜額爾克屬裔俱欲叛歸噶爾丹。偕
憨都逃出與我等交戰之人。應給何人。一唯
上裁。查博羅烏納罕等。所有什喇卜額爾克屬裔。皆
與憨都同叛往投噶爾丹。博羅烏納罕等率
兵追戰擒回之人。不得與尋常離散者比。應

將此屬裔俱給原捕台吉博羅烏納罕羅卜
藏額爾德尼阿海巴哈阿海綽哈博恩烘等
上從之。
己亥。
王布特達阿卜廸遣使進貢。理藩院奏言。王
布特達阿卜廸疏言。致心合掌長跪謹奏
至聖皇帝陛下。

勅書及賜幣六端。主事保住薩哈連等賫到。不勝
懽忭。第五代達賴喇嘛。躬莅上邦以來。敬奉
主上。有神道法。臣亦竭力自効於
天朝。去歲
嚴旨下頒。臣殊爲憂慮。今欽差保住來。宜
皇上溫綸。臣又無任踴躍。蒙如此慰安大恩。誠無時
不銘刻於心也。此王布特達阿卜廸感戴恩

賜毀奏之意。無庸議。又疏言噶爾丹作亂。骸
骨皆至
聖明之前。從此禍亂之本除矣。神威如天鼓之聲震
驚宇內。達此大凱。特進織字手帕喇嘛宗喀
巴像巴唱爾班達喇納佛像。適達禮佛像。上
獻之後。伏乞
天開淨日。爲之照鑒。此王布特達阿卜廸因滅噶爾

丹而除亂源。獻手帕一幅。佛像三身。無庸議
又疏言策旺拉卜灘自以所居地方。近噶爾
丹。將來恐致興戎。是以舉兵博碩克圖處逃
人來言噶爾丹力已衰弱。是以退兵。達爾漢
額木齊往。能止兵與否。
上乘睿慧。必能鑒察。至策旺拉卜灘托爾古特等。所
行是非。總祈

聖明息怒垂鑒。此王布特達阿卜廸。以策旺拉卜灘
恐噶爾丹來侵。備兵之故具奏。無庸議。又疏
言去歲青海。各將徵稅人家。放火焚燒之事。
皆數台吉所爲。
聖明必有所不悅矣。噶爾丹之來否未實。青海衆人
共商。屢差善巴陵堪布。約噶爾旦多爾濟。會
盟於喀木巴爾喀木國。小有動兵之事。乞
聖明息怒垂鑒。此王布特達阿卜廸。以青海諸台吉。

爲噶爾丹來侵而會盟。遂征喀木巴爾喀木
國之故具奏。無庸議。又疏言欽差保住言
上命我見第六世達賴喇嘛。但達賴喇嘛之身。尚在
坐床。奉達賴喇嘛法旨。一概叅見之事。俱於
九月後出定之時。故衆人叅之事。在十月
二十五日。去歲曾經啟奏。爲諦穆庫圖克圖

事。蒙
諭保任。賞以手帕一條。整緞二端。當使哈灘巴圖
爾。仰體
皇上諭旨。竭力護送。斷不敢貳。特奏此王布特達阿
卜廸。以達賴喇嘛。於九月後。爲出定之時。賞
諦穆庫圖克圖緞疋。遣發哈灘巴圖爾等事
具奏。無庸議。又疏言濟隆庫圖克圖。尙未遣

行。故不及諭諦穆庫圖克圖。其賜物。當於去
時給之。與張家庫圖克圖。一同遣發。陸續遣
發之意。俱在欽差口奏。無庸議。又疏言畫匠
雕刻匠。遣二人前去。如有不合。不能。不如意。
則發回。應將畫匠雕刻匠二人。暫留此地。不
用之時。交後來使人發回。又疏言濟隆庫圖
克圖。以所居甚遠。而

聖旨。又甚重。是以惶懼。托言身病。已極日久。伏乞大
加慈憫。勿及其身命。此王布特達阿卜廸。已
於四月內奏明。津巴扎木素等。帶濟隆庫圖
克圖前去。亦無庸議。又疏言班禪庫必見漢
之去。未奉諭旨。應俟班禪庫必見漢來。王布
特達阿卜廸奏聞時再議。又疏言博碩克圖
濟農之子。所娶阿奴之女。其原由已經奏明

噶爾丹已死。其國民人。俱已歸降
皇上。僅此一女。伏乞寬宥。但噶爾丹抗拒
皇上。爲我師所敗。究逆賊寇。情罪重大。其女斷不可
留於青海。務令解來。已經差主事保任。賫
物前去矣。今博碩克圖濟農。若携噶爾丹之女。而
來請
上安。奏求寬宥。則

皇上矜恕。或可寬宥噶爾丹之女。而博碩克圖濟農
不親來請
上安額奏。反求王布特達阿卜廸代奏。則噶爾丹之
女。不得留於青海。務令解來。臣 部備文。交目
下王布特達阿卜廸來使發去。
上從之。後帶青和碩齊察罕丹津。言其弟車陳帶青
金塔爾之妻。乃噶爾丹之女。

皇上屢諭策巴。令遣發噶爾丹之女。策巴屢經奏請。
未蒙
皇上矜許。但
聖主憐憫衆生。爲眷顧實汗之子姓。乞以 臣 弟車陳
帶青金塔爾之妻布木。仍給配 臣 弟。具呈到
部。爲之轉奏。
上曰。諭帶青和碩齊金塔爾之妻布木。免其解送。

癸卯。
青海台吉扎西巴圖爾等來
朝。
上御保和殿。理藩院引青海扎西巴圖爾台吉圖謝
土代青納木扎爾額爾德尼台吉阿七滚布
之子彭楚克台吉等。至
殿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喇嘛商南多爾濟。又引

近
御座前叩見。
上顧扎西巴圖爾等曰。台吉。爾父顧實汗。自
太宗皇帝至今。歷來進貢。輸誠已久。今至爾身。往來不
絶。朕至寧夏時。遣喇嘛商南多爾濟。幷大臣至
爾處。令爾等來覲。爾等卽遵朕旨。欲來陛見。殊
屬可嘉。朕若卽於寧夏候爾等來。恐天氣炎熱。

爾等未便故云俟秋凉時令爾等來朝爾已年
高遠涉至此可行抱見禮札西巴圖爾台吉滕
行至前躬捧
御膝又以雙手捧
御手加額奏曰臣係邊塞山谷草莽小人蒙
皇上念臣祖父命臣前來
陛見臣竊懼怍而來見

聖駕臣身並無纖毫爲
皇上効力之處
皇上如此恩榮眷顧不勝欣躍竊懼臣福薄安能受
皇上如此洪恩異數此後惟思所以報
皇上豢養之德耳
上曰朕並非威攝爾等前來念向日道法合一所行
和好故令爾等前來爾即能應命朕甚喜悅不

但爾等即四十九旗部落七旗之喀爾喀小台
吉等朕俱以客禮待之
上又曰朕巡行寧夏令爾等來朝之意不過欲令天
下生靈各得其所乃朕本懷朕何物不備且朕
之尊不在爾等來否朕所望於爾等者此後務
體朕心各遂安全庶克副朕好生之至意耳札
西巴圖爾奏曰

聖諭誠然非臣等微末小人意見所能及眞降生
聖帝以治斯世既致衆生於昇平復宣佛法之幽秘
經典之深微無不備悉臣等微末小人向未
知
皇上聖明如此嗣後臣及子孫惟有圖報
皇上隆恩於萬一耳商南多爾濟引至坐次叩頭謝
坐訖排宴奏樂

上曰台吉爾已年老放心飽食若不食朕亦不悅扎
西巴圖爾奏曰臣今日獲覲
至聖皇帝不勝欣忭然亦不意
皇上如此寵遇既蒙如此寵遇敢不飽食
上曰噶爾丹朕亦未嘗先加征討因彼屢侵邊境邊
民不安朕方征討朕性從不以威武臨人扎西
巴圖爾奏曰

皇上神聖勦滅噶爾丹天下生靈皆得安業臣等久
聞
皇上神武仁德欣慶靡既今臣等蒙
皇上洪恩得以共享昇平因合掌頓首
上命扎西巴圖爾陞陛近
御座前仰於跪處
親賜酒又召納木扎爾額爾德尼彭楚克

親賜酒俱跪受而起退至陛側叩頭飲訖其彭楚克
喇布灘等台吉十七人俱召陞陛令侍衛賜
酒其在
殿外列坐察衮等俱召入
殿令侍衛賜酒畢
上回宮尋商南多爾濟自
大內捧

賞賜物件出以
上用帽一頂素珠一串貂鼠蟒裘一件補褂一件黃
帶一條白金五百兩
賜扎西巴圖爾傳
諭曰爾等自祖父以來世奉職貢其來已久故此
番加意優錫以寵爾歸所賜者無非進見之儀
耳此銀五百兩可暫為爾在京日用之費又以

上用帽袍褂帶白金二百兩
賜納木扎爾額爾德尼彭楚克。其餘台吉等。俱
賜白金五十兩。又
諭曰。此外仍造衣賜給爾等。扎西巴圖爾台吉等
奏曰。臣等邊土螻蟻。蒙
皇上寵命厚賜。不勝懽忭。弗獲措詞。如此
厚恩隆賜。固有生以來所未覩。卽夢寐亦未之及。

皇上厚恩。何以仰報。臣等惟日夜向佛天仰祝
皇上萬壽無疆耳。奏訖。因率衆叩首謝
恩。
十二月己酉。
命敘翁金擊賊官兵功爲第二等。先是西安副都
統祖良璧奏言。翁金地方。遇賊衆來劫輜重。
卽飭官兵。排列砲鎗。執長鎗木棍。殺入。自卯

至巳。放鳥鎗三四十回。發矢十餘枝。賊衆大
敗。向西北而走。卽督滿漢官兵。同參將張憲
臧率綠旗官兵。追殺二十餘里。
上命在事有功官兵。着分別議敘具奏。至是部議應
敘爲四等軍功。
上從優改爲二等。
辛亥。

命議都統公彭春等不收同遣兵罪。兵部奏言。都
統公彭春。原任都統拖沙喇哈番伊勒愼。不
撥將領。全收馬疲步行人等帶回。僅交於護
軍校祁祿。致彭春本隊護軍驍騎桑格等十
八人。並無踪影。殊爲不合。查定例內。凡攻城
野戰。不携出陣亡將卒遺骸。分戰督戰大將。
俱罰俸一年。應將都統公彭春。拖沙喇哈番

伊勒愼比照此例各罰俸一年。但彭春伊勒
愼於昭木多之戰擊敗敵人應免罰俸一年。
不准論功。鑲白旗參格佐領下署護軍校馬
爾泰。俱係特簡爲首領收回馬疲步行人等
之人。乃不將交付伊等之護軍。收在一處而
行。縱之使前。零星落落。致無踪影。殊爲不合。
本當照護軍校驍騎校不舉出遺骸之例治

罪。但係護軍。應鞭責八十。査馬爾泰有昭木
多之戰功。應免責不准論功。得
旨依議。參格等俱從軍効力之人。因諸將率領者
不善。死而失屍。殊爲可矜。伊等照陣亡例給之
身價。

癸丑。
命叙二等侍衛達爾肯等軍功爲上上等。兵部奏

言鑲黄旗二等侍衛達爾肯。三等侍衛濟爾
喀博富齊卓爾叨費揚固博以和步軍校査
布。正黄旗二等侍衛倪喇凱。三等侍衛穆克
什塔。椒張阿。察木巴特哈。正白旗二等侍衛
森特黑哀謙。藍翎侍衛鄂叩坤都倫法兒吉。
護軍校鄂諾分。侍講禪布。郎中桑格。員外羅
米。近侍護軍校劉八十等。俱以擊敗對陣敵

人軍功牌呈部。査達爾肯等乃特遣至大將
軍軍前出戰之侍衛。大將軍旣稱伊等俱在
蘇前擊敗對陣敵人。應給伊等以本陣軍功
等級。侍講禪布等。並非徃統軍馬數內之官。
不准算功。近侍護軍校向無議叙之例。亦不
准算功。至大將軍咨言昭木多之戰。厄魯特
嚴陣於

皇上天威。肝膽破裂。抱頭鼠竄。職遵
皇上指揮。禦而敗之。不能乘交戰之時。生擒噶爾丹。
至今愧悔羞慚不意
皇上寵眷優擢爲一等公。不能當此
隆恩。夢寐不安。職有何殊勞。職未敢請功也。查
恩詔內將大將軍費揚古之伯。已經優陞爲一等
公。旣授費揚古爲一等公。無庸另議。

上從之。
乙卯。
治將軍馬思喀等。不急追擒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隨軍食羊瘦損罪。先是閏三月馬思喀
等。使隨軍羊隻至於瘦損。
上以發議政諸臣議罪。議政諸臣奏言。馬思喀等。本
當立治其罪。但現在出兵。俟歸時再議。

上從之。後六月間。馬思喀等。往追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不及而歸。
上因費揚古進馬思喀等。並不扣數限日輕行。乃多
發官兵。是以遲重。不能追及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著交議政諸臣議。於是議曰。查將軍馬思
喀疏言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大小二百許
口。馬二百餘匹。牛五頭。羊八隻。又報大將軍

費揚古轉奏曰。計日行一百二三十里。馬思
喀明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困窮已極。遁
去蹤跡。乃一日僅行三四十里。至九十里。不
等。不急追尋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殊爲不
合。又隨軍羊隻。乃大兵糗糧。身爲將軍。不特
委賢能將領。小心交付。出寧夏六十里間。致
三千餘羊疲損。且爲兵丁給米事。

詔旨下頒不行宣諭諸軍殊爲不合坐此情罪應
將馬思喀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管滿洲
火器營大臣內務府大臣佐領加一級盡行
革去巴渾代齊什祁雜俱係議政大臣其奏
章及大將軍費揚古奏章俱開列其名與馬
思喀同奏乃不急在追擒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而隨軍羊隻又不小心交付將領以致

三千餘羊瘦損殊爲不合坐此情罪應將巴
渾代所加二級削去併罷其議政大臣都統
管滿洲火器大臣以侯上朝將齊什所加一
級削去併罷其議政大臣都統以佐領上朝
將祁雜所加一級削去併罷其議政大臣都
統管滿洲火器大臣留前鋒統領任宋住乃
議政大臣而隨軍羊隻不小心交付致三千

餘羊瘦損馬思喀不將
諭旨傳諭諸軍而彼竟不提醒傳諭不合坐此情
罪將宋住所加一級削去罰俸一年米里布
濫厠將軍大臣之間將軍未傳之令擅自宣
傳情罪殊爲可惡坐此情罪應將米里布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班布爾善改換前供與巴
渾代等順口抵飾殊爲不合坐此情罪應將

班布爾善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不准折贖正
黃旗護軍參領禪布驍騎參領桑格正紅旗
驍騎參領常明正紅旗護軍參領一等阿達
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加二級伊德渾鑲
藍旗驍騎參領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佐領加
一級西濟渾鑲黃旗前鋒參領特古思正黃
旗前鋒侍衛署參領阿哈占正白旗前鋒參

領界揚古里。侍衛博爾齊。正紅旗前鋒參領
黑雅圖。侍衛索爾孫。鑲白旗前鋒參領阿玉
什、侍衛黑碩色、鑲紅旗前鋒參領柯卜朔、正
藍旗前鋒參領托和齊。侍衛渾達禮、鑲藍旗
前鋒參領噶爾吉山等。口供不實。俱附和巴
渾代等坐此情罪、俱應降三級調用。查伊等
內爾布桑格。常明。西濟渾。特古思。畢揚古里。
黑雅圖。阿玉什。渾達禮。喀爾吉山。俱有加一
級以伊等所加一級抵所降一級。仍降二級
調用。阿哈占有加五級。以所加三級。抵所降
三級。仍留任。托和齊有加二級。以所加二級
抵所降二級。仍降一級調用。伊德渾既附和
巴渾代等。又求額納布換其原供。坐此情罪。
應革職。將其所襲世襲職銜、與應襲之人承

襲。額納布稱伊德渾求彼換供是實。應免議。
行營協領達爾扎等八人。番係無干。應無庸
議、黑龍江將軍薩卜素、總兵官王化行等。帶
去羊隻不致疲損。應免議。同知周之煥、不小
心飼羊。又不聽將軍令。往所指地方。應將同
知周之煥革職、趕羊將領緯欣代等。理應議
罪。但馬思喀等供未經專付伊等。致羊隻疲
損、皆我等之罪。已自承當。應將署將領緯欣
代等免議罪。馬思喀等留於平樂城之羊一
千三百六十隻。既經總督吳赫變價奏訖、無
庸議、奏入。得
旨。著將馬思喀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管滿洲
火器大臣俱革去、從寬留其內務府大臣佐領。
巴渾代所加二級革去。仍降三級。從寬留原任。

齊什所加一級革去仍降四級從寬留原任邵
罷所加二級革去從寬留原任宋任所加一級
革去罰俸一年伊德渾革職從寬留任祁布等
從寬免其調用各帶所降之級留任米里布依
擬處絞監候秋後處决班布爾善不准折贖枷
號三個月鞭一百餘依議又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此後行軍戶部兵部

總尉著於該部司官內特舉遣去武官署總尉
永著停止該部司官雖經戰陣不得敘功如此
則伊等為居中之人凡事俱從公矣以此交部
永為定例爾衙門亦記之
丙辰
命坐塘廢官復還原職隨旗上朝兵部議敘坐塘
人員具奏

上曰坐塘人員僅議加級殊覺寃苦此內亦有從去
年坐至今未換者伊等坐塘日久馬於殺虎口
更番喂養運致米糧一應馳報事務略無稽悞
伊等之勞苦較倍於西路兵丁于成龍運米人
員著將罷職人員復其原官隨旗上朝
丁巳
以孫思克等捐助馬駝撥給營伍先是兵部奏

言沿邊提鎮各率屬官捐助馬駝以備運砲
運米之用今噶爾丹已滅北方無事此項捐
備馬五百一十三匹駱駝三百六十頭仍給
草料養之空縻錢糧而已應停給草料喂養
原捐官員仍任任者各交還所助馬駝若陞
任調用罷職者其馬駝各撥該營扣價報部
奏入得

旨。此事著會同戶部議奏。查前者將軍孫思克等
疏稱對陣破敵者。無過于母砲。砲子火藥等
物甚重。若非任重牲口。不能隨軍速到。乞令
率屬官捐備馬駝。每年春冬則在廐喂養。夏
秋則在野牧放。該部奏吉孫思克等。捐備馬
五百一十三匹。駱駝三百六十頭。夏秋則牧
放。春冬則照喂養營馬例。給之草料。准行在

案。此項馬駝。春冬二季。共需料四千七百一
十四石二斗。草三十一萬四千二百八十束。
用價銀共八千七十八兩七錢六分。此項捐
助馬駝。該將軍總兵官等。既稱砲子火藥等
物甚重。若非任重牲口。不能隨軍速到。應將
此馬駝。仍前夏秋二季牧放。春冬二季給草
料喂養。奏入。奉

旨。依議。倘此項馬駝。或在平時。或用時。其數不實。該
管官員俱著從重治罪。

己未。

命改訂

勅文。授纂修方略諸臣。先是康熙三十六年八月
二十二日開局纂修

方略。命大學士伊桑阿等為總裁官。其授諸臣

勅文。交與內閣撰擬。至是伊桑阿等撰擬

勅文進呈

御覽。文曰。

皇帝勅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朕惟自古帝王御宇。
成功以武。惟力排群議。乃克有勳。制勝在謀。須
動出萬全。斷無失策。故殄外乃以安內。盪寇斯
可寧人。理則相因。事非得已。我國家肇造區夏。

混一車書。功業懋昭。聲靈遐暢。朕纘承丕基。孜孜圖治。惟期海隅向化。使世登熙皞。時慶諴和。乃厄魯特噶爾丹。恃其險遠。輒肆跳梁。藉喀爾喀搆怨爲名。侵我邊陲。使我內地屢經巡剿。而頑黠不悛。叠沛恩施。而負固自若。朕思邊徼一日弗寧。則民生一日不靖。與其每歲遣防。曷若一勞永逸。爰親總六師。三臨絕塞。踰越險阻。衝

冒炎寒。深入不毛之域。直窮大漠之鄉。仰賴

天地

祖宗之靈。

社稷之福。克殄巨憝。掃清蟻聚。寰海自此昇平。人民得以休息。是用益切勵精。勤求化理。而諸臣咸謂進勦機宜。悉出朕躬指授。一時稟命密議罕傳。諸路行師。勞心最久。若非宜付史館。無以垂

信將來。再四懇陳。從所請。於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開局纂修。特命卿等爲總裁官。卿等將率在館諸臣。次第詮訂。資衆手之編摩。藏三征之令典。豈曰鋪揚簡策。用張撻伐之威。庶幾昭示來茲。不忘艱難之自。卿等勉之。

上覽畢。諭曰。文內有成功以斷。惟力排羣議。乃克有勳。制勝在謀。須動出萬全。斯無失策之語。雖係

實事。然因朕洞悉其情。故不從衆意。獨斷而行。僥倖得當耳。若必以此爲是可乎。後若倣此。必致窮兵黷武矣。伊桑阿等曰。

聖諭極是。

皇上聖明洞鑒。方能得當。若意稍扞格。所見不到。誠不可謂之萬全。

上曰。此數語著刪改進呈。伊桑阿等將成功以斷數

語。敢爲欲億兆承底於寧謐。必遐荒無間於
聲教。進呈
御覽。
上曰。可。
甲子。
命山西大計。附入運米科派官員革職例。山西巡
撫侯倫。請暫停大計。吏部議行。奏入。

上曰。侯倫頃有密奏。言科派事。俱因製造運米車輛。
巡撫溫保顯然行文。以爲軍務緊急。曰下嚮派。
隨後即還。而催徵之。其時太原府有部員在。是
以償還他處雖未償還。而除公務取用外。餘銀
俱貯庫內。即今湖廣協解十八萬兩。仍存庫內。
如中路運米之車。朕撥部官動支庫銀製造。直
隸河南山東不造車地方。大小官員捐俸及街

役工食。以買馬騾。並不科派民間。前在大同溫
保來見。奏此科派事。朕謂錢糧若難卒辦。何不
預奏酌若急請撥銀。立動附近錢糧解往。何不
及之。有溫保竟不能對。然大家恃彼地有銀。不
預動內帑。至於科派。此所派者。原爲公務。並未
入已。尚有可原。但其時州縣官員。豈無借此多
派者乎。大計所關重大。仍著舉行。舉行之時。將

伊等附入罷軟內革職。伊桑阿等奏曰。
聖諭極是。退斥不肖。則地方之民心始安矣。
丙寅。
命撤回湖灘河朔等處三路坐塘人員。以應得之
缺補用。先是兵部以湖灘河朔等處三路坐塘
人員議敘具奏。
上曰。西路坐塘有罪人員。俱還原品。隨旗上朝。而兒

任情願効力人員。反止加級。所議者輕。著重議
來奏。部臣覆議叙入奏。
上曰。此內自備馬匹情願前去者。議叙處仍薄。噶爾
圖等乃革職之人。伊等俱還其原品。而現任官
員情願効力。前去坐塘。自去冬至今。尚未更換。
勞苦殊甚。該部止加以一級。所議未稱。因笑曰。
朕凡事俱欲從公。西路武弁。以其行事。訴之大

將軍。爲之達部。于成龍等。又爲彼同運人員申
說。而無一人爲若輩言者。朕若不言。誰爲若輩
言哉。果論効力。則若輩亦大効力矣。朕意以爲
若輩仍以應陞之缺先用。殆無不可也。伊桑阿
等奏曰。
聖諭甚公。論其効力。以其應陞之缺先用固宜。
庚午。

上大閱於玉泉山。因以示來朝之青海札西巴圖爾
等。是日。於玉泉山西南曠處。列八旗紅衣大
砲等火器。及馬步鳥鎗軍士。其護軍驍騎。按
旗分爲三隊。且設兩翼後殿而陣焉。
上躬擐甲胄。徧閱畢。登玉泉山之南岡。御黃幄。三鳴
角。擊鼓。步軍舉鹿角。火砲諸軍並進。金鳴衆
止。砲火齊發。如是者九進止。第十次。砲聲連

發。而火器營馬步軍。亦徧放連環鎗。毫無間
斷。聲震山谷。畢。各收軍士。復歸本陣。隊伍精
嚴。旗幟顯赫。其來
朝之青海台吉札西巴圖爾等衆。俱相顧。戰慄驚
歎曰。
天朝兵威精嚴堅銳如是。可畏也。我輩生長沙漠窮
荒。不惟目未經見。即耳亦未曾聞。兵威如此。

所向又何敢不克乎。
臣謹按青海諸台吉乃四厄魯特之一支也。自其祖顧實汗以來。雖累世遣使貢獻然未嘗親身赴
闕
朝見。
皇上既剿滅其種類厄魯特噶爾丹。

天威震於絕域。於是先遣使諭之。扎西巴圖爾等即悚懼來朝
皇上惻然軫念。頒示懷柔至意。而加
溫語以慰勞之。又廷宴厚賚以喜悅之。扎西巴圖爾等得沐
浩蕩之恩。無不自悔其來之後者。今復示以大閱
上躬擐甲遍閱軍馬精銳。器械輝煌。隊伍嚴明。進止有度。且鎗砲之聲轟雷掣電。特扎西巴圖爾等皆驚懼戰慄。無不咨嗟嘆異。
皇上恩威如是。不但扎西巴圖爾等傾心靡服。彼歸傳語其下。亦莫不戴
德畏威。
皇上神謨妙略。誠御外之道之至神者也。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四十七終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辛巳。

命授青海諸台吉封爵。

上諭議政諸臣曰。扎西巴圖爾等應授封爵。著議政諸臣詳議具奏。議曰。恭惟皇上聖謨廣運。神武懋昭。普天同慶。四海協和。有生之倫。咸得其所。雖古昔帝王。莫之能比。西寧外厄魯特扎什巴圖爾台吉。乃青海台吉之統領也。今聞皇帝至仁盛德。傾心嚮化。土謝圖帶青額爾德尼納木占台吉。彭蘇克台吉。率其所屬。誠心歸皇上之化。當封何爵。伏候上裁。奉旨。封扎什巴圖爾為親王。土謝圖帶青額爾德尼

納木占為貝勒。彭蘇克為貝子。

壬寅。

命授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索諾木伊思扎卜封爵。

上諭理藩院曰。蒙古諸王台吉軍中殊為効力。坐塘運米。捐助牛羊。俱著一併議奏。議曰。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索諾木伊思扎卜軍中効力。應封為輔國公。給之誥命。喀爾喀台吉哈米爾帶青巴圖爾亦在軍中効力。應封為一等台吉。賜之蟒袍貂帽。上從之。

二月壬子。

命授厄魯特台吉玉穆春等封爵。理藩院奏言。貝勒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子玉穆春軍前効

力。應封爲輔國公。給之
誥命。
上從之。理藩院又奏言。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額爾德
尼旗下台吉沙魯伊兒都齊疏稱。前賽音諾
顏十三男之後人。俱已爲部長。在本地行事。
有納木扎兒阿海吳巴什部長。蘇達尼部長
兩人。臣枝之差大。今此兩部長。仍爲部長。臣

遭厄魯特愍都台吉之劫掠。諸物缺少。今臣
所有百人而已。土謝圖汗與噶爾丹交戰時。
托多及我兩人。與戰兩日。後又與侍衛阿南
達同行。在郎木多地方擒賊。手傷而仍前進。
復偕大將軍追噶爾丹。今惟臣一人。未得品
級。爲此轉奏。

上以沙魯伊兒都齊効力行間。勤勞頗著。著授爲一
等台吉。仍賜蟒袍貂帽。
安插降人厄魯特愍都。理藩院奏言。將軍孫
思克解到厄魯特棄古愍都本身。及其妻併
一女男子六人婦人一人。共十口。問之愍都。
答曰。我乃杜哈爾阿喇卜灘親兄。噶爾丹族
姪。烏闌布通之戰。與噶爾丹同敗於
王師。奔回之後。我謂吾弟阿喇卜灘曰。噶爾丹與

策旺喇卜灘兩人。交惡相攻。我輩居此無用。
當另居一地。遣使於
皇上。及達賴喇嘛。以和噶爾丹策旺喇卜灘之爭。否
則大家各居。我兄弟言定。誓不以告一人。乃
吾弟阿喇卜灘背誓。以此故告之噶爾丹。我
不便與若輩同處。欲避之另居。而人少不能
自立。無可奈何。徑投策旺喇卜灘。策旺喇卜

灘。使我娶吾兄達都虎之妻。吾嫂不從。意欲各居。策旺喇卜灘謂我曰。爾嫂與額爾克格隆通矣。吾心以為我欲娶之而不可。反與人通。故恨之。即以兵二百。給吾兄達都虎原妻之子達爾扎。令收之來。達爾扎遂在殺其繼母焉。策旺喇卜灘謂我等不問之於彼。併執達爾扎而禁之七年。盡取我屬裔。後噶爾丹

敗於昭木多。吾兄之子滾楚克。率四十戶人。來投策旺喇卜灘。策旺喇卜灘乃釋我。交吾姪滾楚克。去歲十一月。策旺喇卜灘征哈薩克出兵之後。思吾父吾身。向來職貢

天朝。盍歸

聖上。我遂率屬下百餘戶人。內向逃來。至齊爾納木地方。見吾弟阿喇卜灘。任居彼地。我欲率衆

人逃出。而妻大。子女多不能行。故盡留衆人。吾身僅率此數人內來。至巴爾庫兒地方。遇郭帕白克之回子。我等忽見衆人形影。恐係策旺喇卜灘貿易之回子。故令我下喇嘛一人。謬告以達賴喇嘛使人。領悉都等行路。而郭帕白克執我送將軍孫思克解部。我等特來歸

聖上。我三子死於路。現在十口到此。

上賜悉都羊裘貂褂。傳

諭曰。爾來歸朕。殊可憐憫。帶來屬裔雖少。而爾乃顯者之子。朕仍照爾地授爾為台吉。附鑲黃旗察哈爾內阿喇卜灘所屬馬穆馬穆特等佐領中安插。暫留爾數日。遣爾起行。隨又傳

諭悉都曰。爾顏甚不嘉。爾可往察哈爾地方。馬穆

馬穆特拉爾同處之人且暫居於彼俟有厄魯
特來同之來其時給爾牲口。
三月己卯。
遣使諭策旺喇卜灘策旺喇卜灘遣使進疏云伏
讀中外道通總為一體其於道法有益者即
褒鄭之逆行者即懲治之之
旨因達賴喇嘛涅槃之事未悉是以凡事不能明

奏今細思
諭旨第巴於內外諸事全然不堪其在內之不堪
者云何舊例以能掌教者使之掌教自宗門
以來至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
喇嘛圓寂之事匿之不宣鈞是師翁也而乖
正傳之聖徒班禪自令其身有玷道法詐稱
達賴喇嘛法旨以混亂七旗四厄魯特至今

未定生事在犯
天朝想已洞鑒之矣恐好事樂禍如此此等諸禍正
未有已也前奉
諭旨有云兩聖掌宗門之教相敬已七十餘年其
時法無玷而道蕩平凡有於教中者皆得安
樂衆皆知之所
大君席鑒現在兩聖性體不忽宗門法律無玷使衆

生爭白羅塞不勝幸甚蒙有陳奏所見毋得
忌諱之
旨是以抒情明奏
上差內閣侍讀學士伊道侍衛常明親隨侍衛喇什
二等侍衛克什圖三等侍衛崇巴為使往
諭策旺喇卜灘
勅諭文云。

皇帝勅諭台吉策旺喇卜灘曰覽爾疏言第巴掩匿
達賴喇嘛圓寂之事斥聖徒班禪而自尊有玷
道法好事如此恐禍正無已又爾所遣彭蘇克
喇木扎木巴多爾濟寨桑口奏爾之言云第巴
監禁聖徒班禪不使人見奉事紅帽兩喇嘛名
德爾端多爾濟扎卜者即現世達賴喇嘛化身
亦以是兩喇嘛之言謂之達賴喇嘛而已並非

聖徒班禪之言是以可疑第巴壞宗門之教罪
不可容今即本朝亦護持宗門之法為達賴喇
嘛班禪庫圖克圖之施主相敬七十餘年第巴
原係達賴喇嘛執事下人因軫念達賴喇嘛欲
使扶持道法是以優封為土伯特國王乃以久
故之達賴喇嘛詐稱尚存以欺衆唆噶爾丹與
戎所行不軌今又奏稱俟班禪庫圖克圖在覲
之時奏明而又不遣班禪致書求汝勿遣觀此
則其情已極昭著矣爾使彭蘇克喇木扎木巴
多爾濟寨桑等到時正值青海諸台吉及西寧
口外各寺廟堪布俱來朝在京又遇年節各地
方部落蒙古諸王貝勒台吉俱在聞第巴不禮
班禪庫圖克圖常加謗毀此彭蘇克喇木扎木
巴多爾濟寨桑所目擊爾台吉可詳詢彭蘇克

喇木扎木巴多爾濟寨桑自知也爾所奏良是
爾抒真情思為宗門之教班禪庫圖克圖之事
而劾奏第巴朕深許之為此特差內閣侍讀學
士伊道親隨侍衛喇什二等侍衛克什圖內閣
侍讀常明三等侍衛津巴為使以齎勅併賜御
用綵緞十端

壬辰

以厄魯特投誠官兵隸察哈爾旗分內大臣索
額圖等奏稱歸併鑲黃旗察哈爾旗分者厄
魯特散秩大臣諾爾布一佐領阿拉卜灘屬
人一佐領也其諾爾布佐領下乃一等侍衛
圖克齊三等侍衛哈爾巴達木巴三等侍衛
鄂羅思盡舠卜貝羅卜臧達什五品官滿濟
壯丁一百九人僕從五十一人喇嘛四人以

驍騎和托羅克為驍騎校領之其阿拉卜灘
屬人佐領下係二等侍衛馬穆三等侍衛達
克巴臧布四品官噶羅卜臧壯丁一百七十
四人僕從二人喇嘛五人以四品官噶羅卜
臧為驍騎校領之歸併正黃旗察哈爾旗分
者散秩大臣達木巴一佐領頭等侍衛多爾
濟塞卜騰一佐領也其達木巴佐領下乃頭

等侍衛津巴車爾貝三等侍衛津巴盡舠索
諾穆雅克錫齊倫七品官和代楚克海虎爾
海壯丁一百三十五人僕從十八人喇嘛九
人以七品官和代為驍騎校領之其多爾濟
塞卜騰佐領下乃丹濟喇三品官楚魯客六
品官杜拉都西本唐古特壯丁一百一十人
丹濟喇僕從三十五人又僕從七人喇嘛十

二人以六品官唐古特為驍騎校領之歸併
正白旗察哈爾旗分者散秩大臣車陵一佐
領二品官巴拜一佐領也其車陵佐領下乃
六品官莽第畢力克壯丁一百二十人僕從
三十七人喇嘛五人以驍騎功格為驍騎校
領之其巴拜佐領下乃五品官戴和碩齊那
木喀林臣厄爾德尼達木巴六品官達爾扎

巴爾孟克色楞台然爾根伊西德克壯丁一百二人僕從十四人喇嘛十六人以五品官達木巴為驍騎校領之歸併正紅旗察哈爾旗分者散秩大臣沙克朱穆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頭等侍衛米喇馬扎卜三品官車陵敦多卜藍翎杜哈爾壯丁一百三人僕從八人喇嘛十一人以驍騎敦都克為驍騎校領

之歸併鑲白旗察哈爾旗分者二等侍衛鄂嫩巴圖爾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三等侍衛達爾扎壯丁一百五人僕從四人喇嘛三人以驍騎馬尼為驍騎校領之歸併鑲紅旗察哈爾旗分者三等侍衛吳巴什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散秩大臣格壘藍翎吳山代七品官庫濟察斯壯丁一百一十七人僕從十四

人喇嘛六人以驍騎納黑圖為驍騎校領之歸併正藍旗察哈爾旗分者三品官十爾器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四品官塞楞達木巴吳拉木濟壯丁一百一十七人僕從六人喇嘛四人以四品官塞楞為驍騎校領之歸併鑲藍旗察哈爾旗分者頭等侍衛韓都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三等侍衛巴拔器闌散拉恩倫壯丁一百一十九人僕從五人喇嘛九

人以驍騎兀林臣為驍騎校領之共計十一佐領俱照例各設前鋒二名親隨護衛二名護衛十七名撥什庫六名驍騎二十四名跟隨兵一名俱照伊等旗屬分編奏至

上報可

四月癸亥

策旺喇卜灘陳奏哈薩克搆兵。及拘禁丹津俄木布情由策旺喇卜灘奏言。恭請
皇上萬安。臣仰沐
聖恩。至於榮顯。臣之與哈薩克搆兵。非願爲此也。昔噶爾丹擒哈薩克頭克汗之子。以畀達賴喇嘛。故頭克使人乞臣闗說。求還其子。與彼完聚。願與之好。臣乃使人於達賴喇嘛索得頭克之子。撥五百人護送。歸之頭克。友盡殺臣五百人。後又殺臣屬下吳爾赫德巴圖爾台吉。掠取其人民。續又掠我吳禮楊罕百餘戶人。臣妻父阿毓奇。以其女歸臣。使妻兄三濟扎布送臣之妻。彼又要戰於路。去歲秋。臣商人自鄂羅斯歸。彼又掠之。哈薩克屢來犯臣。有如許過惡。臣是以興兵而往。恐

聖上詢臣啓事好兵。故陳此白白。又丹津俄木布聽讒。與噶爾丹同殺其兄索諾木阿拉布坦。後臣與噶爾丹分散。各自游行。丹津俄木布又偕阿奴喀屯在就噶爾丹。今窮迫而後來歸。始知以臣爲兄。臣非與弟爭名也。若使彼逸居。恐又聽讒害臣。臣是以拘而禁之。爲此遣使阿布都拉厄爾克寨桑薩木坦達爾漢俄毋布等。齎本奏
聞。理藩院爲之轉奏。
命示議政諸臣。

六月戊午。

宥濟隆庫圖克圖死。議政諸臣奏言。班禪庫圖克圖。主布特達阿卜廸疏稱。濟隆厄爾德尼向日行事。因初到厄魯特地方。故不能成功。實

出無可奈何。非敢恭
國家大事。明知故犯也。今濟隆庫圖克圖有疾。
勉強支撐。是以畧至遲延。此時前去。心殊憂
慮。祈如前
旨。勿致傷其身命。念宗門之教。
鑒宥遣回等語。查康熙五十六年五月。
諭王布特達阿上遞勑文。內開濟隆庫圖克圖乃
達賴喇嘛特遣之以和喀爾喀厄魯特之使也。
乃彼並不和喀爾喀厄魯特。反導厄魯特入邊
汎之地。與我軍交戰。情罪殊爲可惡。務必解來。
朕允爾所請。寬宥其身命在案。今王布特達阿
上遞既遣使解濟隆庫圖克圖來。則所請勿
傷濟隆庫圖克圖身命遣回之語。無庸議。又
班禪庫圖克圖疏稱。前差內齊陀音宣

皇上勑旨。召臣入京。達賴喇嘛第巴亦曾遣使相促。
恩遵
旨應召。則臣身受福且極榮顯。但臣所學者淺畧。
不能爲功於道法。且未出痘疹。諸凡情節。俱
已奏明。是以不往。並非第巴沮止。伏乞
明鑒諸情。俯念佛法。俾得安寧等語。查近者已差
員外保任賫
勑往使於班禪庫圖克圖。此所奏無庸議。又王布
特達阿上遞疏稱。噶爾旦多爾濟與衆厄魯
特同爲施主。而不與達賴喇嘛同其憂樂。前
曾以此上奏矣。曩者此地並無奏請之事。而
吳勒木濟。喇木扎木巴庫圖克圖弟子。亦與
伊等同在中國。乞使其弟子歸來。爲第六代
達賴喇嘛結善緣。併乞降

旨禁境上人。不得為非。又使人占齊巴額木齊等

西寧行商之人。雜居青海貿易既畢。歸來之

時。常有拐帶幼童稚女者。請禁境上之人等

語。應檄川陝總督。甘肅巡撫。責令西寧等處

官員。將上項原由。禁約青海行商人等。至吳

勒木濟喇木扎木巴庫圖克圖弟子。不知今

在何處。亦無庸議。

命議政諸臣。將濟隆庫圖克圖之事。確議來奏。集

議以為第巴以久故之達賴喇嘛詐稱尚在。

差濟隆庫圖克圖於噶爾丹所。為闢布通之

役。濟隆庫圖克圖為噶爾丹誦經。擇日交戰

且第巴曰下疏稱噶爾丹與尚書阿爾尼交

兵之時。濟隆獻噶爾丹手帕。夫濟隆庫圖克

圖既為噶爾丹誦經。擇戰日。又獻噶爾丹手

帕。情罪甚大。理當立斬之人。但為濟隆庫圖

克圖事。

諭第巴之旨內。有朕當寬宥其身命之語。請將濟

隆本身。併其弟子。發正陽門東城下龍泉菴

交九門提督。及近廟伏路官兵看守。其飲食

扣數該部支給。第巴所請遣回濟隆之語。無

庸議。

上是之。

九月癸未。

策旺喇卜灘遵

旨遣使來獻噶爾丹之尸。先是策旺喇卜灘遣使

格壘爾寨桑等來

貢。

上賜策旺喇卜灘使人格壘爾寨桑土爾克拜人等

蟒袍彭緞復遣內閣侍讀學士喇什理藩院
司務英古賫
勅使於策旺喇卜灘所
勅文云
皇帝勅諭策旺喇卜灘曰爾與爾叔噶爾丹分離以
來誠心恭順聘貢不絕朕亦不時加恩遣問噶
爾丹逆天違背朕旨今永滅矣其屬下大寨桑

諸喇嘛俱已來降但丹濟拉吳爾占扎卜數人
無所於歸流行而已近者副都統阿南達報稱
丹濟拉攜其子多爾濟塞卜騰拉思倫等來降
噶爾丹之尸噶爾丹之女鍾齊海程貝臧布伊
妻及其稺子諸顏格隆俱被爾所遣堪都截留
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在投汝所吳爾占扎卜
巴稜阿巴等爾已擒之阿喇兒拜自縊死車林

布木在投丹津俄木布此項人等皆罪惡之人
不可一日容者也若在爾地亦不利於爾故特
遣勅諭爾朕旨一到爾立刻一併查拿及噶爾
丹之尸與其女鍾齊海同朕使臣差人護解如
此則爾始終確然恭順之心著亦得長沐朕寵
榮高厚之恩於無窮矣倘若隱匿不行擒解不
但爾歷年之恭順皆虛即爾貿易之人亦永不

許通行矣上項情事亦已明諭爾使格色爾寨
桑等恐不能全記告汝特遣內閣侍讀學士喇
什理藩院司務英古賫勅往諭以伴勅飼賜彩
緞十端喇什等奉
勅至策旺喇卜灘所宣
旨之後策旺喇卜灘言我厄魯特風俗不與死尸
女子為讎況以死屍畀人大有禁忌不然則

噶爾丹存日。我倘思執之殺之。豈有惜此無
用之尸者乎。然而奉
旨特差諸公。來取噶爾丹之尸。我若拘於禁忌。而
不發去。恐謂我倚說也。雖於我有災。我不敢
拂。當遵
旨給發。至鍾齊海吳爾占扎卜事。我當奏請。因付
噶爾丹之尸。以雲端格隆充使來奏。其奏詞
云。蒙
皇上恩威
勅書賜物並到。前者歷奉眷恤之
旨。故遣格邑爾隨爾使臣往請屬裔之事。未蒙賜
覆。想或所奏未悉故爾。至在此人等。及臣所
應籍人等。在中國者。前雖已奏。今仍奏請鑒
恤。鍾齊海及噶爾丹骸骨。已自之侍郎侍讀

學士侍衛克什圖阿喇木扎巴彭蘇克丹津
多爾濟塞桑哈什哈上奏矣。然
大君特遣使來。是以將噶爾丹骸骨。遵
旨而行。緣許臣陳奏冊譜。是以罔知所忌。有此陳
奏。噶爾旦多爾濟及他諸事。俱雲端格隆口
奏。雲端格隆云。策旺喇卜灘使我口奏云。噶
爾旦多爾濟逃來。並不至我處。居在郭蠻喇
嘛所。後我欲征哈薩克。彼詐言亦欲隨征。我
到伊里河。彼又從厄冷哈必爾漢逃去。往同
子所居庫察城。被擒特人等所殺。其下人俱
四散。噶爾旦多爾濟之母、弟塞桑數人。向西
而去矣。至噶爾丹之尸。鍾齊海吳爾占扎卜
之事。我前已曾奏請。雖經奏請。而奉
聖旨特遣使臣來。是以將噶爾丹骸骨。遵

旨遣發。至鍾齊海乃一女子也。且係吾妹。我厄魯
特風俗。向不與女子爲讐。
皇上垂慈。請以畀我。吳爾占扎卜等寨桑並非我祖
父之舊人。我所得分之輩。但我人力甚少。哈
薩克等類。俱與我爲難。我得伊等。可以助力。
倘
皇上諭旨必欲索取。我亦安敢有違。理藩院據此爲

之轉奏。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噶爾丹者。乃逆
天負
恩之賊也。而將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暫行收禁
者。
聖上特俟噶爾丹骸骨到後。一併處置耳。今侍讀學
士喇什既取噶爾丹骸骨來。應俟彼到後。照

吳三桂粉骨揚灰例。將噶爾丹骸骨搗爲細
末。至法場通衢拋撒。塞卜騰巴兒珠爾乃逆
賊噶爾丹之子。不當存留。應俟噶爾丹骸骨
到時。將塞卜騰巴兒珠爾綁赴兩黃旗教場
立斬梟示。差理藩院司官一員。乘驛帶塞卜
騰巴兒珠爾首級。徧示四十九旗喀爾喀各
部落。帶回仍懸原處。至塞卜騰巴兒珠爾乳
父敎武和碩齊。乃擒獲之人。亦應處斬。免梟

示。至程貝臧布奉
旨暫且停決。有要言質訊。今即解來。茲事已畢。應
將程貝臧布亦處斬。布林察罕兩婦人。交該
部處置。奏入。得
旨。敎特和碩齊當免。程貝臧布當誅。此事俟朕回
鑾可也。喇什到日。著單身乘驛追赴行在。尋侍

讀學士喇什既到。趨奏
行在。
上命喇什齊噶爾丹骸骨。置城外。爾親至城啟皇太
子在鄂未到之前。懸諸國門餧鵝。著交理藩院
議奏奏曰厄魯特擇人。俱係噶爾丹屬下。噶爾
丹逆
天逆

旨毒害生靈。
皇上親統六師。三臨絕塞。討而滅之。俾其屬衆。招之
使來者。有之。陸續來降者。亦有之。並非策旺
喇卜灘之人。則奏請仍加眷恤之處。無庸議。
至噶爾旦多爾濟在伺子所居庫察城拒敵
殺。亦無庸議。查前
諭策旺喇卜灘文。內開若隱匿吳爾占扎卜等人。

不行擒解。則爾歷年之恭順。皆虛耳。爾使人貿
易者。亦永遠不許通行。特差侍讀學士喇什等。
賚
勅往諭。令策旺喇卜灘。雖發噶爾丹骸骨。而鍾齊
海者。乃逆賊噶爾丹之女。吳爾占扎卜等人。
乃助噶爾丹作惡之人。此輩不便容留。策旺
喇卜灘所。應令將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吳爾
占扎卜色稜阿巴車林布木塔爾諾顏格隆
等人。仍遵前

旨擒拏。差人起解。以臣部文發去。
上又遣侍讀學士伊道往諭。至是策旺喇卜灘。以諾
顏格隆納爾巴喇卜楚什伊道等。遣使渡楚
克覆奏疏云。謹奏
聖上睿覽。臣前捋誠上奏。蒙

天語褒嘉特與凡衆。又延請聖徒之
旨。亦
諭以扶掖宗門之教。不勝懽忭。臣亦思竭力以裨
宗門之教爲念。至於第巴自臣前次上奏後。
聞其凡事越理而行。中國亦當
明鑒之矣。果其如是。又有欺誑。亦未可知。前經具
奏。今亦如是使人口中。當詳奏之。其使人滾

楚克達爾漢囊蘇告曰。我策旺喇卜灘使我
等奏言。自使臣達虎首先下臨以來。歷奉
聖旨。言於道法有裨者。朕則眷之。於道法無裨者。朕
則懲之。節次頒
諭。臣以利濟宗門道法。仍前使我衆俱得安樂。爲
請。隨又有侍郎常綬等來。索吳爾占扎卜諸
人。乃視臣所當留者留之。擒噶爾丹博碩克
圖之子車陵薩羅卜及其母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兒爺。差彭蘇克丹津喇木扎木巴多
爾濟桑桑等。並將臣情事奏請。幷侍讀學士
喇什等來。遂發噶爾丹骸骨。托博克妻子。又
以原由具奏。今侍讀學士伊道等來索。臣又
發諾顏格隆納爾巴噶卜楚前去。又
聖上歷有

諭旨。謂臣且與噶爾丹通。其間嘗有人讒譖乎。抑
見臣有何罪惡乎。爲此覆奏理藩院以所言
奏。
上命發議政諸臣議。議曰。查厄魯特來降之人原皆噶
爾丹屬下之人。並非策旺喇卜灘之人。則所
奏仍加眷恤之處。無庸議。但策旺喇卜灘以
吳爾占扎卜阿巴邑稜等人原非臣所應分

之人。因臣之人力甚少。而哈薩克等人。又皆
與臣與戎。倘得留此。可以增力。懇切徹請。應
停解吳爾占扎卜等。留給策旺喇卜灘。至鍾
齊海者。乃叛逆噶爾丹之女。不得與他人比
例。不許容留策旺喇卜灘處。此應照舊施行。
如不解來。不許通使行商。至策旺喇卜灘疏
言。臣前抒誠上奏。蒙
天語褒嘉。特與凡衆。又延請聖徒之
旨。亦
諭以扶掖宗門之教。不勝懽忭。臣亦思竭力以裨
益宗門之教為念。至於第巴。自臣前次上奏
後。聞其凡事越理而行。中國亦當
明鑒之矣。果其如是。又有欺誑。亦未可知。前經具
奏。今亦如是。查

嚴勅第巴使遣班禪卽同奏。欽遵
上諭。擬於來年三月。遣發班禪。則策旺喇卜灘所奏
之處無庸議。
命下之後。將此原由。擬
勅發策旺喇卜灘
勅文交內閣撰擬呈
覽。不必遣使。卽付來使滾楚克達爾漢囊素可也。
上從之。
諭策旺喇卜灘勅文。
皇帝勅諭厄魯特策旺喇卜灘曰。朕撫養億兆。凡恭
順竭誠者。必厚待加恩。前以吳爾占扎卜阿巴
色稜等。皆助噶爾丹之人。恐留於爾地。又復
作亂。亦未可定。故命爾解來。今爾疏言吳爾占
扎卜阿巴色稜等輩。非臣所應分之人。但臣人

力甚少。而哈薩克等人。又皆與臣為難。臣得伊
等。可以助力。據實陳情。朕矜爾諄懇之意。許停
解吳爾占扎卜阿巴包稜矣。至鍾齊海。爾疏言
於爾為妹。厄魯特風俗。不與女子為讐。乞皇上
垂憐。即以畀臣。但鍾齊海。乃噶爾丹親女。不得
與他人為比。此斷不許留於爾地。務必差人解
來。如此。則許爾照常通使行商。爾若仍不肯解

來。爾不得復通使矣。至厄魯特來降朕者。原皆
噶爾丹屬下人。噶爾丹違朕之旨。荼害生靈。朕
親率兵勦滅。其屬衆有俘獲而來者。有陸續歸
降者。並非爾之人。所奏不准行。又爾疏言第巴
自臣前次奏後。問其所事。背理而行。中國亦常
洞鑒之矣。果其如是。又為欺誑。亦未可定。前經
上奏。今亦如是。朕嚴勅第巴使遣班禪第巴已

欽遵朕旨。奏覆於來年三月。遣班禪來。爾之所
奏。朕已知之。特諭尋班禪以其身未出痘疹。且
學問淺陋。不敢赴京。奏請
鑒恤。
上免班禪赴京。後辛巳年。策旺喇卜灘遵
旨解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到京。同其弟塞卜騰巴
兒珠爾一處居住。俱加撫恤。授塞卜騰巴兒

珠爾一等侍衛。給之妻室。以鍾齊海婚配二
等侍衛沙克都爾。咸令得所。
臣謹按噶爾丹搆亂之後。
皇上降
勅開諭。遣使招撫者屢矣。總之皆委曲保全之至
意也。噶爾丹若遵
諭來降。則至今尚得留其殘喘。不意彼昏罔覺。終

底滅亡。但因其變。數年以來。
皇上統師親征。經理糧餉。調遣將卒。不避寒暑。艱苦
備嘗。舉朝內外之人。無不痛心切齒。將噶爾
丹之頻煩
聖躬。重勞
睿慮。兇惡已極。雖滅其族。猶未足以蔽其辜也。乃復
蒙

皇上赦其子而不誅。益加撫視。使彼男有室。女有家
下至屬裔。咸令得所。
皇上仁德大度。何如天地之寬弘耶。
御筆勅銘。察罕七羅拖諾昭木多及狼居胥山。併建
碑太學。先是禮臣題請曰。恭惟
皇上親統六師。至狼居胥山等處地方調度。削平逆
寇。此後邊境永清。理合勒碑刻銘。以垂無窮。
至
皇上親幸拖諾山滅賊昭木多及太學中亦當建碑。
刻文紀勲。以垂奕禩。
上從之。至是
親製碑銘。頒發建立。
察罕七羅碑文曰。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四月丙戌朔。十二

日戊戌。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將六軍過此。
御筆勒銘。
惟
天所覆。皆吾赤子。綏靖邊陲。殄滅蛇豕。山澤効靈。草蕃
泉甘。羽衞斯經。貞石用紀。
拖諾山碑文曰。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二
日丁卯。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
駐蹕拖諾山。
御筆勒銘。
瀚海蕩蕩。臚朐泱泱。親御六師。我武維揚。震雷
霆威。誓日月光。翦厥兇醜。安定遐荒。

昭木多碑文曰。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三
日戊辰。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大兵遂至於昭木多
之地。盡殲賊衆。
御筆勒銘。
天心洪佑。剪逆摧兇。罔敢再窺。佇我軍鋒。一鼓而殲兇

庭。遂空磨崖刻石。丕振武功。
狼居胥山碑文曰。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四月庚戌朔。
大清皇帝討滅厄魯特噶爾丹。
駐蹕狼居胥山。
御筆勒銘。
登狼居胥。迴大河曲。遐播德威。以綏荒服。殄寇
寧人。義正仁育。絕域來同。敷天永福。

太學碑文曰。惟
天蓋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
踐祚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
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
兵息民。適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
人。旣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

我臣服人用弗寧大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大詩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逆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務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獨釋眚災衆事禋望為億兆所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頃茲武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耶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

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緬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迪茲三紀背見羹墻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

既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乘畀
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
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草萬乘。建以
龍旂。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
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爲
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
獸。羣受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

其孥。剪其黨孽。俘彼奔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
恐久駐師。重爲民困。愼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
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再至。蠢茲窮寇。
昏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
其賦。藩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
春風飄翻。揚我旌旓。我今於邁。如涉我郊。言秣
我馬。猳居胥山。登高以眺。閔彼弱丸。天降究罰。

孤雛就殲。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既梢梟獍。既獮
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戈。振旅凱入。澤霈郊上。
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酒。來師
鞠旅。誓屆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
文軌來同。采芹采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符
猶維虞廷。誕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愼必克。惟兵
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
宜哉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欽惟
皇上如天覆幬。中外一視。雖在荒遐絕塞之域。非至
頑梗不率。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此
聖心也。即
天心也。自往年滅察哈爾。撫俄羅斯而後。東西南朔
靡不喁喁嚮風。來王來享。其世奉職貢。未隸

臣屬者惟喀爾喀厄魯特三部落而已厄魯
特與喀爾喀交惡歲久日尋干戈
皇上憫其相殘曾屢下
勑旨諭令和協厄魯特噶爾丹抗
命肆虐喀爾喀困蹙不支遂叩關內附而噶爾丹
乃獨狂逞於朔漠之地恣行無忌盖噶爾丹
者西北塞外習於戰鬪之勁怒也初厄魯特

有四部落噶爾丹戕害其兄兼而併之刼服
諸番部攻克回子千有餘城破降喀爾喀七
旗數十萬衆其焰日張其志日侈康熙二十
九年借辭追喀爾喀闌入烏闌布通
上簡諸王大臣統兵往討指授方畧諸王大臣迎擊
郤之而不能窮追殲滅反信濟隆庫圖克圖
議好之誑詞遣人語內大臣蘇爾達等令

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路兵勿與之戰延以竟不
邀擊縱之逸去時蘇爾達與土謝圖親王沙
津達爾漢親王班第等共商欲殲滅噶爾丹
之兵遣科爾沁人俄齊爾等令噶爾丹且止
而竟不少留狼奔鼠竄僅圖亡命詐獻誓書
倉皇背遁緣遣俄齊爾於噶爾丹之故衆遂
疑科爾沁已附噶爾丹將軍薩卜素等亦密

奏科爾沁有異心
皇上絶不之疑佐領畢立克圖復首噶爾丹遺土謝
圖王沙津書
皇上又隱而不泄欲乘此用策故於外藩來朝時以
薩卜素密奏之事並畢立克圖舉首之書當
衆宣示且慰諭科爾沁諸部隨以密策授土
謝圖王沙津令誘致噶爾丹沙津感寬大不

綏之
聖恩。逐遁
諭旨。仍遣使齎爾愛計往約噶爾丹。噶爾丹果如
我成算。沿克魯倫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扎爾
陀音。遂踞巴顏烏蘭。
上聞之。簡練將卒。經畫糧餉。整飭駝馬軍仗。料賊出
入之境。分道環擊。一遣重兵邀其歸路。一調
盛京諸軍禦其東走之路。
上躬率大兵。出中路直入進勦。以三十五年二月發
京師。緣途所至。與士卒同甘苦。馬畜之飼秣。
僕從之勞瘁。隱微纖悉。具廑
宸衷。比出塞
駐蹕拖陵。偵得賊軍確音。遂疾趨克魯倫河。
上手繪陣圖。指授諸臣。賞勵將卒。凡斥堠哨探防衛

諸事。悉經
睿算。開示。於是隊伍行列。嚴肅整齊。旌旗礮火。發
揚蹈厲。噶爾丹遥望軍容。倉皇宵遁。
上躬率前鋒軍追至拖諾山。賊衆心膽迸裂。棄妻子
駝馬於道。紛紛奔潰。適西路大兵。遇於昭木
多。奮擊大敗之。丹木巴哈什哈等率其衆迎
降。噶爾丹僅以數人跳身走。夫以二十餘年
習戰之寇。一日遂摧鋒電掃。獸駭散走
皆由
親征出師。設奇制勝。大創厄魯特之神略也。迨
大師既已奏凱。
念噶爾丹勢窮逃竄。餘黨尚存。未必散亡。不能復
聚。乃遣使責令偏加招撫。於是年冬月。復巡
[illegible]
上親[illegible]河外鄂爾多斯[illegible]

部獎賞其君長簡閱其士馬於是噶爾丹所
屬寨桑諾爾布等各攜其妻子人口絡繹詣
降其所親任之人遣充信使如格壘沽英者。
亦吐露情實約期挈妻子歸命蓋
皇上除暴安民之心至誠且切雖冥頑附逆者罔不
悔罪輸誠是
皇上再駕出師翦鋤賊黨漸滅寇氛之神畧也至三

十六年二月。
上以噶爾丹屢經開諭狡詐皆迷非
親行調遣相度機宜不能滅此朝食乃
命駕由塞中直抵寧夏所過郡邑澄敘官吏屬部
農村邊地父老人民環瞻道左悉令近前諮
訪俾仰覲
天顏歡呼之聲遍於郊野時青海諸台吉向未臣服

者咸請朝入覲哈密回人供噶爾丹賦稅者
生擒其子塞卜騰巴爾珠兒獻於
行在格壘沽英挈妻子如約來歸丹濟拉阿喇卜
灘丹津俄木布為賊所倚任者並潛遣人輸
情納順至是賊之黨益孤賊之勢亦益蹙矣。
聖駕循賀蘭山由邊次狼居胥山遂遣將軍馬思喀
率兵搜討又遣大將軍費揚古兵自郭多里
巴爾哈孫前進夾攻調西方諸軍截賊歸路。
刊布
勅文曉諭利害昭揭四野申諭其屬人噶爾丹進
退無依計窮力竭遂仰藥自殺繇是丹濟拉
以其部衆乞降策旺喇卜灘以噶爾丹骸骨
及其女來獻巢穴俱空根株盡絕是
皇上三駕出師廓清朔漠永定邊陲之神畧也臣等

伏覩

皇上聖德好生神武不殺以噶爾丹之兇惡貫盈猶

欲曲賜生全屢頒

溫諭迨至執迷罔悟怙終不悛乃不得已興師勦

滅之其脅從之衆陣降者赦而不誅來歸者

悉予官職亂離俘掠者皆發帑贖還俾完骨

肉而且恩綸乳哺澤潤枯骸種種德施咸孚

蒼昊以此師行萬里風雨時若山川效靈大漠泉流不

毛草茁神佑人助豈偶然之故哉至於用師

之道無慮不周有謀必中灼見敵情於指掌

之上洞矚荒遠於耳目之前

躬任勤勞膚功立奏自古大有爲之君肇造區夏開

拓疆宇者未有比隆於今日之盛者也臣等

幸際昌期職司鉛槧智識謭陋莫測

高深而

謨誥巍煥據事直書隻字片言無所增飾播諸四

海仰允文允武之難名垂示後人知上世上

年之未覩猶然休哉誠邁百王而超千古矣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之四十八終

三十四年八月噶爾丹至克魯倫河。掠納木扎爾陀音後。竟於克魯倫土喇相近處居住。自秋徂冬。將朕三次使臣。甚加侮辱。朕因是深知此人力强志大。必將窺伺中原。不至殞命不止。豈容泛視。寘諸度外。若聽碌碌庸人。與憚勞苦之言。恐後日亦似前代各省膏脂。盡糜費於邊塞矣。故預爲遠圖。

會令三品以上諸臣集議。此時議當征討者。舉朝不過三四人。其餘雖口稱小醜何足計議。而中情甚是恇怯。是以朕心深咨之。風寒雨雪皆所不辭。習於戰鬬之勤寇。亦所不避。决計親征。亦欲使天下自茲以往。永定寧謐。不爲目前一時苟且之計也。從此秣馬厲兵。教習伍隸攻戰。激勵將士。申明賞罰。朕度官兵豢養有素。唯其所嚮。必不辱命。可深信也。乃告祭

天地宗社。以二月三十日。親統中路大兵往征。二月十八日。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領西路兵啓行。兩路剋期四月下旬。會於土喇。若噶爾丹從克魯倫河而下。與中路兵相近。而與西路兵相遠。則中路必待西路之兵。若噶爾丹在土喇地方。與西路兵相近。而與中路兵相遠。則西路必待

中路之兵。規畫已定。於未啟行之前。二月十六日。特諭大將軍費揚古曰。大兵進剿。朕與議政大臣所議者。已遣書諭爾外。今聞根敦帶青貝勒。從洪俄額以內進至七斯希卜地方。爾等兩軍。勿誤以喀爾喀爲厄魯特。此事至要。宜務知何南達。又爾等過翁吉後。選能事鄉導。給與商南多爾濟。從何地可達。約定日期。遣至朕軍前爲要。此二事雖無

大關係偶思慮所及因交與阿廸令諭知之二月二十三日又特諭大將軍費揚古曰覽總兵官康調元所奏有山西巡撫所助騾匹米石俱未到等語朕觀此或因大兵起程日期改近猶有措辦未及亦未可定糧餉牲畜所關最重前後之間將軍宜審顧萬全西路所由道遠運送糧餉較中路其難數倍萬一糧餉不能陸續運至爾等兩軍恐致

匱乏朕心深切憂慮特手諭急速馳示三月初一日又諭大將軍費揚古曰朕大兵至南口屯駐見副都統阿玉璽等遣至奏稱前途鑿井易成不勝喜悅爾等領兵至喀倫奏報疏內即約度至翁音日期一併具奏又將到土喇日期詢問喀爾喀能事鄉導以地名與日期亦約畧擬定奏聞朕所統大兵行駐皆因西路兵之故並覽特召諭爾知之

三月十九日大將軍費揚古奏疏至疏稱臣等率領大兵於三月十三日至喀倫即於十四日分派京師及右衛兵十五日臣費揚古率領京師大兵大同綠旗官兵由東路進揚威將軍覺羅舒恕率領右衛大兵由西路進詳詢鄉導約計宿處凡十八站四月初三日可至翁音又二十一站於二十四日可至土喇又三站於二十七日可至巴顏烏

蘭又據副都統禡國相報稱上所頒發敕入門於二月初七日至拖里呼地方等語臣等不能久候酌齎都統伊勒慎每旗派護軍參領二員護軍百人於喀倫候敕至護送前進至翁音後另行奏聞外為此謹奏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題即於十九日諭大將軍費揚古曰爾至喀倫約計可至翁音土喇日期一疏於三月十九日駐蹕撥窩地

方滿捷已到。云爾等四月二十四日可至土喇。朕大兵因雨雪稍阻。收拾輜重。雖急速前行。斷不能於二十四日前至土喇。爾所領兵於三月十六日之雨。或有遲阻。將日期另行酌扣具奏。若無所遲阻。至翁音特。亦另行明白具奏。爾軍中馬匹何如。糧車已至何處。得寧夏兵消息否。此等情形。每具疏時。務期奏聞。正月二十八日。奔來喀爾喀之逃

人。言噶爾丹在土喇河上游。爲此特諭。又四月十三日。護軍叅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喀爾喀盆楚克貝子之侍衛穆扎哈爾。同鄉導二人。蒙古二人共七人來奏云。臣等遵旨夜行晝伏。相機偵探。於伊扎爾厄爾幾納地方。見噶爾丹形跡。有厄魯特之衆在彼是實。臣等於回行第二日。遇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往噶爾丹之俄七里等十

五人。云噶爾丹入吾計中矣。彼言現今領俄羅斯礮手鳥鎗兵六萬。再俟俄羅斯兵六萬至。即順克魯倫河而下。直抵科爾沁。致爾二王者即爲內應。因將我等甚加敬禮遣回。我等應與爾輩同行。但我等之後。現有厄魯特哨兵相隨。爾等甚危。可急去。速行奏聞。我等亦接踵而往等語。此信至。即諭大將軍費揚古曰。朕所統兵。近喀倫地方。遣叅領

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於克魯倫尋蹤哨探。車克楚等歸奏。初九日至伊扎爾地方。得見其形踪自彼處回行。於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俄七里等十五人。云噶爾丹於是月初從上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將我等遣回。噶爾丹在達爾罕敖喇山等語。由是觀之。噶爾丹於朕所統之兵相近矣。此賊最爲狡詐。潰遁時未必退回土喇。必渡克魯倫

河。或自俄倫巴爾郎奔色稜格地方。或繞巴顏烏
闌之後詭遁。爾等兩軍。若見彼順克魯倫河而下。
隨之而往。或致落後。亦未可定。朕深切憂慮。特專
遣人。諭大將軍費揚古。細訪彼處地方。凡賊可以
脫逃之路。加意堵截。勿以其順河而下。遂輕視之。
為此特諭。寫勅遣侍衛殿扎納同鄉導波羅等十
五人。令其沿喀倫直尋翁音而往。務期必達。大將

軍費揚古軍中之信。自三月十九日到後。至四月
二十一日始至。奏稱皇上三月十九日所頒諭旨。
於本月二十八日未時。駐劄阿爾哈林圖地方接
到。臣等自三月十六日。大兵經行。並未遇雨。二十
二日。有雨。薄暮復雪。途中稍有泥濘。軍行遲一二
日之程。又礮車一日止行二三十里。不能緊隨大
兵。因將神威等大礮。留於喀倫。派綠旗官兵守護

頃上所頒新製礮八門。景山子母礮二十四門。江
南所進子母礮五十五門。用大同喂養隨行駱駝
二百。負之而行。運米卿員喻成龍侍讀學士范承
烈。於三月二十四日。在招哈察罕和朔屯營處與
臣會集。言米車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途中水草
稀少。且牲口皆從太原長驅而來。盡皆疲瘦。請將
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以備大兵凱旋。將十五日

口糧運至翁音等地方備用。其二十日口糧於小
車及挽車牲口中。擇其可用者。運至土喇。供應大
兵等語。臣等以大兵口糧。所關緊要。會議將十五
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盡運至土喇。
小車及挽車牲口不足。則將載礮所餘隨行駱駝
令其助運。議定。遣喻成龍等往料理。臣從歸化城
起程。將寧夏兵何時啟行。何日可至翁音。曾遣人

問之孫思克等。回稱我等所領兵。以二月二十二日啟行。計三十八日。可至翁音等語。遵諭旨至。即遣人往令將寧夏兵今至何處。速行咨報。臣於四月初六日。在翁音口之東席喇呼會蘇台地方駐劄。大兵須按鑿井處下營。是以分為二隊而行。初七日駐師一日。以俟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於初九日亦至烏

闌厄爾幾。臣等或一路進兵。或分兩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濟赴御前時。明白具奏。若仍不至。正月二十八日。逃歸喀爾喀之人既言噶爾丹在土喇汯游。臣等焉可遲緩等待。則於初十日起營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又鄉導等約略計算。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

之西克勒和朔地方。為此謹於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初七日具奏。本月二十二日。諭大將軍費揚古曰爾初七日奏疏。於二十一日酉時到。覽奏五月初三日。可至土喇等語。爾等原奏稱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闌。朕所統之兵。水草皆得無悞。故擬定二十五日至克魯倫河。今遣發前鋒探視形迹。得其活口。噶爾丹有自克魯倫而下

情狀。距朕五日之程。其間爾等應節次奏報。俾朕易於酌行。爾等經久不奏。不知已至何處。欲久待恐致遲悞。欲速進恐在爾等之前。或行或待。二者皆關係重大。爾等作何行事。宜速報聞。兩路之兵。有先到數日者。必相待而行。原有成約。朕因此緩行以待。倘不得已。日期所關至大。則當詳審關合而行。為此特諭。遣侍衛額林辰。鄉導扎卜等。仍由

捷徑速往。務期必達。一面傳集前後營諸王。諸皇子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以上諸臣諭曰。前因大將軍費揚古奏稱四月二十四日可至土喇。二十七日可至巴顏烏闌。故整齊中路大兵。已逼近敵所。今大將軍費揚古等途中阻滯。久不啟奏。須忽具奏更改日期。現今朕所統之兵。既已近臨噶爾丹。無庸等待費揚古之兵。欲即

行前進。鑲紅旗大營皇子胤祉公福善副都統孫扎七。侍郎席爾達等。議稱不必等待。即行前進。餘諸王皇子。大臣。皆稱此番大兵非尋常可比。皇上親師征討。苟非萬全。所關非細。費揚古所奏。展期十餘日耳。宜少待之。朕採聽衆論。嚴飭斥堠躬親巡察。每日防禦慮噶爾丹聞大兵至。突然遠遁也。四月二十六日。商南多爾濟賚大將軍費揚古所

奏二疏至。其一疏稱前因卿員喻成龍等。前赴臣所。言米車於二十二三日出喀倫。牲口從太原疾驅而來。盡皆疲瘦等語。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令運至土喇。議定交發喻成龍等去訖。又寧夏之兵。何時啟行。何日可至翁音。遣人往問孫思克等。回稱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啟行。三十八程。可至翁音等語。臣於四月初

六日。駐劄席喇呼魯蘇台地方。初七日。駐兵一日。以待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至烏闌厄爾幾。或一路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濟前往時。明白具奏。倘仍不至。臣等豈可遲緩等待。則於初十日起營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十二站。於次月初二

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克勒和朔地方。俱經奏聞在案。初九日。據運米侍郎王國昌等報稱。我等欽遵上諭。至山西太原府。與巡撫會議需用牲口甚多。各州縣千里數百里不等。遠處採買至太原府齊集。裝載兵役口糧。青草未生之際。牲口所需豆料及器械帳房鑼鍋板片等物。於二月初八日陸續從太原府起程。經雁門關險峻之山。行

千餘里。至湖灘河所。又將大兵正項口糧。押車兵役口糧。及駱駝鞍屉繩索等物。通融裝載。車輛雖重。而牲口壯健。視有水處下營行走。今水草稀少。處處多有沙石。牲口漸多疲斃。行至喀倫海栁圖等處。遇二十一二十二晝夜大雨。北風颺發。牲口雖經遮蔽。因寒冷而斃者甚多。前後倒斃牲口數目。將効力人等所捐牲口四百餘匹補用。尚且不

足。又將我等官員及効力人員所騎馬騾幇助。現今挽車馬騾瘦乏者甚多。米糧不能全到。但大兵口糧。關係緊急。斷不可遲悞。是以將現在稍可用之牲口。令其牽挽小車。裝載大兵二十日口糧。竭力運至大兵外。又將十日口糧。移送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以備大兵凱旋之用。請留二十日口糧於喀倫。但小車之行甚緩。趕至大兵日期不能

預必。大兵接續米糧。甚爲緊要。大將軍若不相助照看。貽悞亦未可定。今不預行報明。臨時雖加我等重罪。於事亦屬無益。行在相隔道遠。將此等艱難之處。申明大將軍。求大將軍垂念。將兵米二事。措處萬全。轉奏等語。臣即刻檄行。大兵深入征討。口糧所關甚鉅。前給過八十日口糧。食用已五十日矣。計至土喇。即係散給口糧之期。郭多里翁音

距土喇不遠。留於郭多里翁音之米。運至土喇。亦不爲難。今又將隨行駱駝。遣往爾等處幫助。爾等仍照前所奏。將三十五日口糧。作速趲來。尾大兵而行。不可遲延。去訖。臣率領大兵初十日。從烏蘭厄爾幾起營。至察罕和朔。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率領西安滿兵五百名輕騎而來。於十一日。至察罕和朔。與臣等會。孫思

克云。我所領綠旗兵七千。部文一到。隨卽起程。倉猝間馬匹難於齊備。兼以途中於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遇大風雨。馬匹牲口。半致擔悞。我所領之兵。現今在後。距大兵有十日程。皆陸續行。是以我選擇兵二千人。親自帥領。趕至大兵同行。博濟云。我領滿兵二千。漢軍兵一千。途中遇風雨。馬匹稍有擔悞。與大將軍所領大兵。相距十日程。難以剋

期趕至。將此兵內選擇二千人。親身率領。急速趕至大兵同行。今旣議將運往翁音米石。一半運至土喇。請將馬匹缺少之兵千人。卽令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如此。則於兵米二者。似乎皆有裨益。等語。於是臣等公同會議。令大兵直趨噶爾丹所在之處。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其西安寧夏之滿兵二千名。綠旗兵二千名。俱應照將軍孫思克博濟等

所言。其餘滿兵一千名。令防護按察使龔吉理所運送之米。此兵留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璧駐防協領等管轄。其半留翁音之米。著於孫思克標下所留兵內。撥派五百名。令副將張德誠率領守護。至陝西西安寧夏等處調來滿洲漢軍綠旗兵四千名。與大兵相距有十日之程。不便由兩路進。相應隨臣所進之路。急速前來。與臣等一路同

三千跟隨人役口糧。令進勦之兵。賫三月糧。一月乾糧。其預備凱旋所食一月之糧。暫留在後。運至翁音。此運米關係重大。不可不選派文武中賢能要員運送。因選出鞏昌按察使囊吉理漢中城守營副將楊琳。令將洮岷道董紹孔等文武各官。酌量擬派。臣等將出征事宜。料理已畢。大兵於二月二十二日自寧夏起程。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題。三月初八日奉旨該部知道。密封到部。應將此處移咨知會撫遠大將軍等因前來。大兵進勦口糧。關係甚要。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爾等俱係朝廷簡任要職。宜仰副皇上任用之意。竭心効力。今各路大兵將噶爾丹聲罪致討。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口糧所關。更為緊要。正臣子奮勵之秋。前者將軍孫思克等所議。未可拘

行其一疏稱准兵部咨開據將軍孫思克疏請甘寧夏兵丁凱旋時所食一月之糧。隨後送至翁音地方。應令孫思克等於翁音地方少留官兵。此所運一月之糧。及馱米牲口一併收存交割之後。其運米官兵。著令即回等語。臣等竊惟大兵進勦。口糧關係甚屬緊要。米既運至翁音。則去土喇不遠囊吉理等所運送一月口糧。一半留於翁音。一半即用其腳力運至土喇。似屬有益。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及運米各官。皆彼省大臣。揀選才能人員。料此米可以運至土喇。因以口糧關係緊要。行文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等。為口糧關係甚要事。內開准兵部移咨振武將軍孫思克疏稱進勦之兵。若令親賫四月口糧。則滿兵跟隨人少。綠旗兵全無跟隨之人。裝糧而行。殊屬煩難。公議減去

執爾等運送萬人所需一月口糧之內一半仍照孫思克從前所奏留貯翁音交與孫思克等所留看守米石官兵令其加意守護其一半即以爾等運至翁音之人力牲口速行趲運至土喇軍前其防護運在土喇米石於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璧處留兵一千名令其護送此所指等處將米運至爾等勞績亦不小矣等因已經行文爲此謹

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題爲南多爾濟口奏西邊之兵不便兩路行走故從一路來馬匹困乏徒步者多京師右衛西安及西邊綠旗兵共一萬四千名前來餘皆遣回其大兵尾後所設驛站亦且疲敝所運之米全然未至等語因此言復令會議皆以西二路兵令歸一路此兵甚爲勞苦若噶爾丹人衆馬健則深爲可慮且科爾沁沙

津王之俄七里曾有俄羅斯兵六萬之語關係非輕因稍有瞻顧朕諭之曰朕所統大兵不勞而至士得休息馬皆肥壯不獨滿兵與綠旗兵丁即跟隨人役亦無一不至者如此精銳整齊人人願効死力敵雖有十萬朕躬親帥領相機進勦一向遣使賊勢若衆則與我兵交戰勢若不敵則潰遁倘此賊竟逃朕與爾等豈無後悔議政諸臣云賊寇

潰遁則吾事濟矣相應遣使衆議僉同於是遣使諭以利害選擇喀爾喀納木扎爾郡王之長史庫即根理藩院撥什庫納爾布等七人諭以爾等前往克魯倫河之歐德哈爾哈地方潛踪渡河伏於北山溯流儘力前往偵探曾聞噶爾丹順河而行今或恐已過我兵駐劄之處爲此遣往伊等回稱臣等遵旨至歐德哈爾哈踹看踪跡知賊未過此

處我等渡河溯流而上行五十餘里至塔爾吉而即地方見一人我等將欲擒拏復旨遂窮追之遂遇厄魯特伏賊三十餘人欲圍我等飛騎奔來正當不能走脫之時忽風雹大作從後將我等環蔽彼此不能相見因順風而出及覩所在已至古爾班圖爾漢口即此知我皇上洪福

上天眷祐遂向天叩頭而來厄魯特在塔爾吉而即地方是實又曾遣親近一等侍衛喀瓦爾達一等侍衛巴唐阿巴爾珠喀等酌同前鋒至古爾班圖爾漢地方潛探賊哨來報二十四日駐蹕察罕布喇克時回到奏稱臣等遵旨前往於前夜越過巴顏泰哈之山黎明時遂至西圖爾漢山頂賊之前哨始至我等避過偵看賊哨駐於山上尋水臣等北向克魯倫河瞭望見有烟起厄魯特在此是實恐

其窺見我等遂蔽於山曲折而來等語觀此兩次情節益顯然洞悉矣中路大兵可齎八十日口糧行裝太重將二十日之米留於半途今因等候西路之兵將及六十日特遣內府管駱駝官員催至米石於五月初一日給與古北口宣府綠旗兵二十二日口糧兼賜所食牛羊其有留下米石不足八十日口糧之人皆補給之於拖林地方整肅大兵所獲厄魯特四人賞賜衣物明示以出師之故令其偕使臣於五月初四日往中路大兵以五月初五日前進是日行五十里駐蹕於阿敦七老之地初六日行六十九里至枯庫車爾地方是日早朕領親近侍衛行過西哨科爾沁之巴克席呼爾貝勒喀爾喀車木楚克納木扎爾公阿玉璽公朕諭之曰賊哨駐於古爾班圖爾漢地方此當前所

見者名阿思哈圖山。爾等哨瞭必占此山駐劄。明日賊哨不知爾等所在。必自阿思哈圖山之東來窺朕大營。朕之前鋒見而追逐。爾等可橫截擒拏。諭而遣之。初七日。原擬駐蹕於顏土庫列圖地方。遂將大兵分排隊伍。綠旗居中。漢軍火器營排列兩傍。盔甲烜赫。士卒奮勇。旌旗輝耀。掩映山川。辰時來報朕所遣防哨一等侍衛喀凸。往追竊窺我

營之厄魯特七人。至阿思哈圖山之東。其伏在阿思哈圖山巴克席呼爾貝勒等哨兵見而迎逐之。朕笑曰。何必追逐。聽其報噶爾丹更佳。是日午間至顏土庫列圖地方。原有水塞。皆已枯竭。鄉導等惶懼。四面奔馳尋水。朕思此原係有水之地。今忽無之。意者

上天欲我兵直抵克魯倫河。亦未可定。但步兵已行五十餘里。今又行四十餘里無水之地。若遇賊。如何可戰。且後隊之兵。必至晚始到。遂傳喀爾沁和碩額駙噶爾臧。諭曰。爾今即前往。令爾父杜稜王札西領兵千餘名。駐顏土山高處。防護大兵後隊。盡過。若有警。則一面交戰。一面報聞。無事則俟昏黑隨後抽兵而來。斷勿洩露。密諭遣之。時各處尚未報得水泉。不勝憂慮。親近侍衛吳什回奏。稱馳過

一山坡。即得一泉。在下流六七里。約足供大兵人馬一夕之用。朕心深為欣悅。遂往前過閱立營掘壕之處。明白曉示各旗。時厄魯特人將朕差往中書阿必達一人。獨自遣回。令其口奏云。聞中華皇帝。親統兵前來。自爾使臣到。方知確信。我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在土喇地方。不在此處。爾兵請緩之。若竟衝突而來。我則避去。必欲窮迫之。則我亦能

抗拒等語。復遣往蘇克格隆喇嘛。及中書阿必達。
理藩院撥什庫因才能克稱任使授以防禦職銜
之訥爾布。往厄魯特諭之曰。朕此行。爲蒙古諸部
落。不能咸遂安養之故。非必欲勦戮爾等而來也。
今爾等請緩我師。此地水少。我師來日。必至克魯
倫河。始可緩耳。明白曉諭。薄暮從哨地遣往。是日
賊之哨兵。與我軍之哨兵。相對而駐。因駐劄稍遲。

後隊之兵。安營未畢。掘壕未完。朕躬親巡視。見之
甚以爲慮。將王及大臣旗纛。朕親自指視。令其防
衛。至起更時始畢。令皇長子胤禔領侍衛內大臣
索額圖徹夜巡視。朕躬及諸臣侍衛軍士。皆未支
帷幄帳房。俱身擐甲胄直至天曉。是日行七十六
里。因近庫烈圖山。其地名爲庫烈圖西巴爾台布
喇克。初八日天明時。令軍士皆暇豫整齊隊伍已

畢。朕親省侍從。登高阜處用遠鏡眺望。俯見河流
未有人迹。料賊必堅據此河占此水以圖死戰。又
等候後隊之兵。坐於高處觀看。東則有厄爾德尼
拖羅海山。西則有從巴爾台哈直下臨河之山麓。
此地因遮蔽觀看未晰。於是傳集科爾沁土謝圖
親王沙津。達爾罕親王班第。喀爾喀車臣汗納木
扎爾王席地西里貝勒。盆楚克貝子等諭之曰。賊

必據河死戰。爾等率爾所屬蒙古兵二千人。將西
邊從巴爾台哈直下山麓高處據之。作大兵全向
此往之勢。賊若來犯。勿與之戰。誘之使來。賊若知
我由此進兵而設備。則大兵便可奪河先據之。又
命親近侍衛喀爾喀瓦爾達赫哲爾根。帶領新滿洲侍
衛於厄爾德尼拖羅海一帶有無賊寇確實偵探
訖。正前行時。見一人從克魯倫疾馳而來。遣親隨

侍衛往視之乃朕所遣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回
奏云臣等於今早到克魯倫河遇厄魯特七人見
我等即往上流遁去喇嘛中書二人令我回奏此
情伊等隨其踪跡追去等語朕急至克魯倫河閱
視已無賊踪跡因歎息顧謂左右曰噶爾丹習於
戰鬭西攻回子取千餘城收四部落之厄魯特盡
殺其兄弟破七旗之喀爾喀所向無敵乃不據克

魯倫河而戰則其庸劣懦怯顯然可見矣所云俄
羅斯兵亦屬虛妄今我軍欲戰不可得矣惟以窮
追為至要耳因待後隊兵遂於河取魚暫坐軍士
齊到後將此故告之安設營壘照前布置至日未
落皆備是日行四十八里駐蹕克魯倫河之布隆
地方念深入賊巢不知四面賊從何而來分布哨
兵南則於巴爾台哈一帶地方安設北則向塔爾

吉而即口僧枯爾口安設東則於厄爾德厄拖羅
海及河之下流安設西則於克魯倫河之上流安
設內又設八旗防衛薄暮時朕謂前鋒營行走親
近侍衛喀瓦爾達曰我軍明日擊賊哨兵擒一活
口便得其真消息矣正議時適有頭隊前鋒統領
碩鼐哨地擒來厄魯特一人問之彼云皇上所遣
使到時我噶爾丹不信聖駕親臨云中華皇帝不

在中國安居逸樂乃能飛越過此無水瀚海乎及
詳詢放回厄魯特四人所見黃幄布城網城起居
之處始信為實今日伊親登北孟納爾山瞭望大
兵見軍行隊伍規模云此兵甚嚴整不似烏闌布
通時難於脫身遂傳示其衆令皆棄帳房器械酋
長連夜逃遁等語於是賞以衣服仍令訥爾布趕
送至前所遣二使臣之處初九日行十七里駐蹕

於克魯倫河之曲。是日諭議政諸臣曰。若噶爾丹欲相拒交戰。不應棄河與我。今觀其沿河上游。倉惶而去。其為潰遁無疑。若帶綠旗步兵追趕。敵皆乘騎。必至遠脫。欲將步兵及粗重器械留下。以便追襲。諸王大臣等甚難之。後乃遵諭。於是諄切諭令內大臣阿密達領綠旗步兵為殿。令防禦四面隨後行走。總兵官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各領標

下馬兵。隨之而進。初十日。見沿途帳房釜甑。一切器物。盡皆拋棄。潰遁之狀。不堪觀矣。衆人之意。始猶以為引誘詐遁。後漸察之。甚為真確。是日。從厄魯特逃來者。接踵而至。所言皆如前。行五十五里。於克魯倫河之札各森相對處駐蹕。克魯倫河以上自正月無雨。旱甚。儼然隆冬。地無一莖青草。此數日天氣陰雲。下營甫畢而雨。草遂怒生。自出京

師。至是馬尚膘壯。因此地無草。牲口微覺勞頓。十一日。行六十五里。駐蹕克魯倫河之克勒和朔。復諭議政諸臣曰。此三日一路看來。噶爾丹將老幼及日用器物盡皆棄之而遁。其奔潰之狀。甚為倉惶。今揀選我軍。將大礮留下。前往追逐。每佐領護軍一名。并火器營大礮留於此駐蹕之地。十二日。追逐八十里。駐蹕於拖諾山前綏爾哈圖地方。議

政諸臣等公議。噶爾丹已極窘迫。連奔五晝夜。我師雖窮追五日。軍中因待火器營晝行早息。計其間已相距三日之程。中路之米。應於八十日內運至土喇。今尚不能望其運至克魯倫。按察使劉暟牲口所載米五百石。麪七千觔。既報以五月初九日至拖林。亦至十一日始到。嗣後米無到期。拖諾地方距拖林約三百里。劉暟之米非十日不能運到。

雖運到亦不足大兵二三日之需費揚古兵又無
信息我師止餘七日之糧所關重大等語因衆別
無計策觀噶爾丹潰遁蹤跡并量酌所獲賊人之
言議將滿洲漢軍火器營兵親軍及前鋒兵全在
察哈爾兵蒙古兵喀爾沁兵內挑選馬匹可用者
二千人并綠旗三總兵之馬兵全在著領侍衛內
大臣馬思哈爲大將軍酌派參謀大臣將回行官

兵之米奏爲二十日口糧給之諭曰爾等追逐五
日前至土喇料亦決不能及如果可追及朕躬斷
不肯旋師今噶爾丹破壞已盡朕所目擊想決然
不敢再至諭畢于是將大兵駐劄防哨護衛之處
周詳指示又念西路大兵乏糧日久令速回拖林
將現到之米不必給與朕所統官兵令其徑過趣
至土喇以濟西路大兵續到之米僅留支應數日

餘皆陸續催趲運至彼軍十三日親視大將軍馬
思哈等起營後朕亦統所留之兵於十三日旋師
是日行六十五里復駐蹕於克魯倫河之克勒和
朔地方十四日午後朕於四月十三日所遣侍衛
殷扎納等賚大將軍費揚古二疏至一疏稱臣等
率領大兵於四月二十六日至杭愛山之喀喇拖
羅海駐劄聽藍翎侍衛殷扎納等賚到皇上手書

諭旨并行在兵部咨稱議政大臣欽奉上諭議得
皇上所頒大將軍手勅已極詳備聽行文大將軍
費揚古預防噶爾丹遁走色稜格之路留陝西兵
令其擱截伊仍親領大兵躡其尾後而來一切皆
當遵上諭所指示行爲此具題奉旨依議等因前
來臣等公同議得上諭極爲詳備除臣等率領大
兵躡尾後而進外將軍孫思克等所帶陝西之兵

應仰遵上諭指示。留以預防噶爾丹逼走色稜格之路。令其堵截。但陝西兵來時。途遇風雨。馬瘦擔悞。先經題明挑選滿兵二千。綠旗兵二千。令赶隨大兵而行在案。今若留此四千兵。令堵截噶爾丹逼走色稜格之路。則兵力單薄。臣等請照前所奏。仍從一路進兵。今聞噶爾丹從克魯倫河而下。在達爾罕敖喇地方。近於皇上所統大兵之處。臣所

統官兵皆歡躍奮厲。思即刻躡賊尾而進。悉仗聖主天威。從後勦滅。但臣等本係庸劣。大兵行七十餘日。牲口稍疲。不能剋期速至。仰祈睿鑒。留臣等西路官兵一生面目。乞皇上稍緩六軍。爲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題。又一疏稱先是運米卿員喻成龍等赶至軍前。稱途中水草稀少。牲口從太原一直行來。皆致疲瘦。臣等公同

商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共三十五日口糧。將小車及挑選挽車牲口。并載礮所餘隨行駱駝。令其運到。題明在案。查右衛官兵所賫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初四日應滿。京師大兵所賫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十一日應滿。因是飭移咨督運諸臣。言爾等所運口糧。須於所賫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作速運到。據伊等回稱。四百餘乘小車。裝載

米石。於四月初九日從喀倫起程。儘力催趲而行。看來地稍堅硬處。一日僅可行三十餘里。於砂磧坡嶺之地。一日僅可行二十里。大風起。則爲風所擋。難以推挽。隨所到處。天晚即行駐宿。官兵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不能運至大兵處。不得不預行報明等語。大兵口糧所關甚要。臣等因撥駱駝七十餘隻。往迎米石。於四月二十五日。在撥宿地方

遣去。令以十五日口糧。酌留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仍照前議。速運至土喇軍前。雖行文去後。至今仍未運到。看來路途遙遠。牲口之力不足。若再從土喇往前趲赴大兵。其勢更難。但噶爾丹既在達爾罕敖喇地方。臣等所領大兵。不便俟西路運送之米。俟駱駝載米到後。所賫八十日口糧盡時。即酌量續給。率領大兵前赴行在。到後。仰請勅督運

諸臣。將中路大兵米糧。分給臣路官兵。俱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題。是日。行七十四里。駐蹕他爾渾柴達木地方。十五日。朕於四月二十四日所遣侍衛額林辰。又賫大將軍費揚古奏疏至。疏稱臣等率領大兵。於五月初一日。到厄布爾山溝之阿達克地方駐劄。二等侍衛台吉布庫額林辰等賫皇上手書諭旨至。臣等欽遵上諭。應即領大

兵星夜前赴。但大兵所行路遠。牲口稍疲。且噶爾丹將布爾車克地方。往前去十有餘程之草。盡行燔燒。故遣人於前途速往覔草。臣等率領大兵。仍於初三日趲行至土喇。尾追噶爾丹。仰乞皇上稍緩六軍。留臣等及官軍一生面目。又藍翎侍衛殷札納等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時。臣等以陝西官兵。不便分留。欲從一路而進。其西路所運口糧。不

能趲至大兵情由。曾具二疏。交與殷札納奏聞。未知殷扎納與額林辰。誰先至行在。故將前二疏另行繕寫。一併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遂將此二疏事宜。示議政諸臣。諭曰。伊等西路情形。前此未經奏報。將朕二次從捷徑遣往侍衛留住多日。始令來奏。西路糧絕。乃求中路之糧。約定日期。三次遣悞。此等情由。朕已洞悉之。皆豫爲料

理完備。今此疏至。爾等衆人皆見之矣。果何如乎。諸臣及侍從人員咸奏云。皇上預先料定。故雖兩路糧有擔悞。兵役無一困乏者。且移中路之糧經理西路。委曲周詳。臣等踴躍歡忭無既。是日行八十二里。駐蹕古土爾布喇克地方。十六日。大將軍馬思哈將從厄魯特來投誠之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呼戸諾爾之波碩克兎濟儂之羅

雷厄木七等及二百家口遣來。審問伊等。稱噶爾丹見大兵形迹。竟夜奔遁。於拖諾山。將欲拒戰。而不能遏止其部下之兵。又於厄赫木布爾哈蘇台地方。正欲於柳林內將駱駝臥列拒戰。聞西路兵聲息。噶爾丹乃云中路之兵勢甚可畏。勿與爭鋒。竟擊西路之兵。搶掠而去。傳示後。即向土喇而行。衆兵連奔五晝夜。又因無草。馬駝甚疲。戰兵五千

餘人。鳥鎗以千計。至此地已極狼狽。及與西路兵交鋒。即已大敗。我等見事勢已去。先曾爲使臣。三次到京。皆受聖主深恩。念此或蒙收養。故來投誠等語。又問噶爾丹情形。彼稱於交戰時。先衆遁走。後被大兵所圍。我等於未合圍之先奔出。故此後情形不得而知。是日仍駐蹕所宿古土爾布喇克地方。十七日。行四十四里。駐蹕西拖林。十八日。行

二十六里。駐蹕中拖林。是日。正黃旗副都統阿南達賫勦滅噶爾丹捷報至。此疏已經傳布中外。無庸詳記。庚午年。將噶爾丹誘至烏蘭布通之地。距京師七百餘里耳。此時當使一人一騎不返。朕用是積憾於懷者。六年於茲矣。今噶爾丹違蔑誓言。包藏侈心。潛竄土喇克魯倫地方。煽惑人心。侮辱信使。稔惡貫盈。至於已極。念天下蒼生。恐將受其

擾累。精誠之意。上告

穹蒼。夙昔水泉乏絕之地。而靈源出矣。芻茭不產之地。而茂草生矣。樵蘇不給之地。而薪爇足矣。噶爾丹者。如荒野之禽獸。去來無定。古人所謂聚則比於烏合。羣則同於鹿豕。羅之匪易。攫之實難。正此之謂也。朕統此每佐領護軍六人。漢軍火器營二千人。綠旗兵二千餘人。蒙古兵二千餘人。直抵賊巢。

毫無瞻顧。挺然而行者。朕躬非素嫻於軍旅也。非熟知地勢之險易也。非習於觸冒寒暑也。非預諳其水草也。惟所憑者天理。所恃者人心。故不懷安逸。不恃尊崇。與軍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飲濁水。甘受勞苦。而爲此行。

上天降鑒。

祖宗默佑。將已經脫逃之賊寇。恰濟西師之困乏。將斷難俘獲之牲畜。適飽西路之饑疲。此果人力乎。抑由

天眷乎。由是觀之。我國家無疆之景福。於茲可見矣。往返九十九日之內。凱旋京師。途經五千里。一人一騎。未嘗困憊。留皇長子胤禔殿後。亦不出二旬。咸振旅而歸。

御製親征朔漠紀略終